

250.89
138

袁州府志

袁州府知府陳喬



戶口 棚民附

口率出賦之制昉於秦漢至魏晉而日重然均田法行
輸戶賦者麗於田故未至於厲民唐宋而降田不丁授
差役僱役利害約相準且丁增則加賦而版籍脫漏無
由酌豐凶而為之備豈敬天勤民之意哉袁州戶口宋
崇寧間為盛明中葉減耗過半其季也兵荒叠見幾不
可問

國家戢盜撫綏丁不加賦貧無戶役百年來之休養無已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一

也怙之如父肩之如天軼漢唐而與三代比隆矣

宋大中祥符間戶八萬四千有奇口十六萬八千六百二
十三崇寧戶十三萬二千二百九十九口三十二萬四
千三百五十五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七萬三千八十二口三十八萬三千
三百四十九永樂十年戶六萬一千零六口四十萬七
千五百一十五宏治十五年戶六萬六百十九口三十
八萬九千六百八十八正德間數同宏治嘉靖二十一
年戶六萬三百八十八口三十九萬二千二百三十六
萬曆四十年戶五萬六千六百二十三口二十二萬六

按前志載郡戶口與四縣分數不符今改正

國朝不載戶籍止計丁口今考全書及縣冊錄後

原額人丁婦女共一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三丁口

男丁四萬一百一十一丁

內有優免人丁二千二百八十七丁無糧單丁六百六十

一食鹽課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二口

各縣派徵不等原共編起存各等銀

四千七百八十兩一錢三分八釐九毫

順治十三年男婦共一十六萬九千九百一十四丁口

男丁三萬四百一十二丁食鹽課同前

康熙五十年見在男婦共一十七萬五千八百四十一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二

丁口 男丁三萬六千三百三十八丁

內優免丁同前無糧單丁六百

六十四丁 食鹽課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口

實共編銀四千三百四兩六錢九分七釐六毫

外又扣解不准

優免銀六十兩三錢三分八釐四毫

康熙五十二年欽奉

恩詔以五十年丁冊定為常額續生人丁永不加賦自康

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各屆編審新收

盛世滋生人丁共九千一百七十六丁食鹽課一千二百

六口俱遵

恩詔永不加賦其食鹽課婦女於乾隆十一年奉文停止

編審口數照舊

外附載宜春分宜原編棚民人丁一百八十七丁食鹽

課一百一十四口

共編丁口銀二十二兩一錢四分一毫

通共計編丁口銀四千三百八十七兩一錢七分六釐

一毫於雍正五年奉文攤派通省地糧內均勻帶徵現

共實徵銀九千八百七十三兩六錢九分一毫二絲

年編審將陞減各數照例均攤乾隆二十二年奉文攤減銀二兩九錢八分八釐七毫

宜春

宋大中祥符間戶三萬二千七百五十六口五萬七千五

百九十四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棚民附

三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二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口十一萬四

千三百七十六永樂十年戶一萬四千九百七十七口

十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二宏治十五年戶一萬八千一

百二十七口十二萬六千三十二正德間數同宏治嘉

靖二十一年戶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五口十二萬六千

三百七十三萬歷四十年戶一萬七千七百九十五口

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

國朝原額人丁婦女共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二丁口計八

丁一萬一千三百七十七丁

每丁馬銀一錢三釐八毫一絲四忽四微六纖

優免人丁六百九十九丁

每丁編銀五分五釐四毫二絲四忽四微六纖

食鹽課四萬三千二百五十六口

每口編銀三釐七毫六絲六忽三微二纖

原共編銀一千三百八十二兩七錢三分

順治十三年共五萬四千七百九十八丁口 男丁一

萬一千五百四十二丁 內優免丁同前 食鹽課同

康熙五十年見在男婦共五萬五千八百二十一丁口

男丁一萬二千五百六十五丁 內優免丁同前 食鹽課同前

實共編銀一千四百三十三兩四錢九分四釐六毫 外

補徵扣解不准優免銀一十八兩四錢七分九釐一毫

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各屆編審新收

盛世滋生人丁四千七百六十八丁俱遵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棚民附

四

恩詔永不加賦

外附載棚民人丁一百三十三丁食鹽課三十口 每丁編銀一錢四釐

四毫一絲九忽三微七纖每口編銀同前

通共計編丁口銀一千四百六十二兩八錢四分一釐

九毫於雍正五年奉文攤派帶徵現共實徵銀三千四

十五兩四錢六分九釐六毫八絲 乾隆二十二年奉文攤減丁銀七錢九分

一毫七絲

分宜

宋大中祥符間戶一萬六千七百九十八口三萬八千四

百九十二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一萬三千二百三十口七萬二千二百八十七
永樂十年戶一萬四千六十二口七萬五千一百六十五
宏治十五年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一口六萬二千二百七十四
正德間數同宏治嘉靖二十一年戶一萬二千八百二十七口六萬二千六百零六
萬曆四十年戶一萬一千八百一十六口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一

國朝原額人丁婦女共二萬四千一百九丁口計人丁六千七百八十五丁
每丁編銀一錢二分六釐七毫四絲六微六纖
優免人丁八百六十三丁
每丁編銀六分九釐八毫二絲九忽五微六纖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五

食鹽課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一口

每口編銀七釐三毫三絲二忽七微

原共編銀一千四十兩九錢一釐九毫

順治十三年共二萬三千八百五十七丁口 男丁七

千三百九十六丁

內優免丁同前

食鹽課一萬六千四百六十一口

康熙五十年見在男婦共二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丁口

男丁七千九百二十七丁

內優免丁同前

食鹽課同前

實共編銀一千七十六兩二錢六分二釐五毫

外有補徵不准

優免銀一十八兩九錢八分五釐九毫

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止各屆編審新

收

盛世滋生人丁二百七十九丁食鹽課二百八十八俱遵

恩詔永不加賦

外附載棚民人丁八十四丁食鹽課八十四口

每丁編銀一錢

二分六釐八毫五絲七忽一微八纖每口編銀同前

通共計編丁口銀一千一百六兩二分三毫於雍正五

年奉文攤派帶徵現共實徵銀一千九百六兩二分二

釐九毫五絲

乾隆二十二年奉文攤減銀九錢四分八釐二毫三絲

萍鄉

宋大中祥符間戶二萬一千六百九十五口三萬九千二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棚民附

六

百三十四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八口十萬九百

零五永樂十年戶一萬六千八百一十七口十一萬二

千九十八宏治十五年戶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一口十

一萬六千七百五十五正德八年戶一萬六千六百四

十八口十一萬六千七百八十四嘉靖二十一年戶一

萬六千五百九十五口十一萬八千六百三十七萬曆

四十年戶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七口十一萬八千五百

九十二

國朝原額八丁婦女共四萬八千一百九十八丁口計人

丁九千八百四十三丁 每丁編銀一錢一分三釐四毫三絲一忽四微九纖

無糧單丁六百六十一丁 每丁編銀六分四釐一毫七絲六微

優免人丁二百一十八丁 每丁編銀六分三釐七毫八絲四微八纖

食鹽課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六口 每口編銀四釐九毫九忽七微二纖

原共編銀一千四百五十五兩二錢五分三釐七毫

順治十三年共男婦三萬九千二百八十五丁口 男

丁一千八百九丁 內優免丁單丁同前 食鹽課同前

康熙五十年見在男婦共四萬三千六百二十五丁口

男丁六千一百四十九丁 內優免丁同前無糧食單丁六百六十四

課同前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七

實共編銀八百九十兩六錢二分三釐七毫 外有扣解銀六兩一錢一分四釐八毫

銀六兩一錢一分四釐八毫

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各屆編審新收

盛世滋生人丁二千一百二十五丁俱遵

恩詔永不加賦

通共應編丁口銀八百九十六兩七錢三分八釐五毫

於雍正五年奉文攤派帶徵現共實徵銀二千七百五

十五兩七錢二分九絲 乾隆二十二年奉文攤減丁銀六錢八分八釐二毫

萬載

宋大中祥符間戶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口三萬三千四

明洪武二十四年戶一萬五千九百九十八口九萬五千七百八十一永樂十年戶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九萬七千四百八十宏治十五年戶一萬三千八百八十口八萬四千六百二十七正德間數同宏治嘉靖二十一年戶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一口八萬四千七百二十萬歷四十年戶九千六百六十五口四萬二千三百零八

國朝原額人丁婦女共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四丁口計人丁九千一百五十八丁每丁編銀九分五釐七毫三絲六忽七微四纖優免人丁五百七丁每丁編銀四分八釐三毫一絲五忽九微二纖

袁州府志

卷九

八

食鹽課四萬二千三百九口例不派徵

原共編銀九百一兩二錢五分三釐三毫

順治十三年同

康熙五十年見在男婦共五萬二千七百七丁口 男丁九千六百九十七丁內優免丁同前食鹽課四萬二千三百一十

口 實共編銀九百四兩三錢一分六釐八毫外有扣解不准優免銀一

十六兩七錢五分八釐六毫

自康熙五十五年起至乾隆二十一年各屆編審新收

盛世滋生人丁二千三丁食鹽課九百九十八口俱遵

恩詔永不加賦

共計丁口銀九百二十一兩七分五釐四毫於雍正五
年奉文攤派帶徵現應實徵銀二千一百六十六兩四
錢七分七釐四毫

乾隆二十二年奉文攤減
丁銀五錢六分二釐一毫

袁州府志

卷九

戶口

九

藝文

袁郡自唐以來藝文林立其中經制之敷陳典章之紀述以逮金銘石勒月嘯風吟苟與郡之風土相關者蓋靡不垂之舊牒輝映縑緗矣但前志所載主客兼收而郡人士著述所存未及標其書目徵文考獻未免闕如今特倣班固藝文志式首列書目次附以古今文詩之雅馴者庶儒林模範可永垂不朽云爾

經部

宜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唐

通元經解 彭雲構

國風正誤 鄭谷

宋

毛詩句解 李公凱

明

詩經櫛義 袁一唯

易經秘旨 劉世華

國朝

四書大全辨

四書集註定本

四書諸家辨

增刪郝京山九經解

大學衍義辨

四書辨註 以上張自烈

周易九經廣義

周禮正贖

四書眾解合糾以上張自勳

周易闡定解湯之相

周易講義

四書講義以上易尚行

四書講義袁一蓀

易經講義劉士基

春秋秘旨張世垓

春秋典要林喬植

周易參同契

周禮註釋以上劉而實

四書講義袁克觀

五經纂要釋注袁克瀾

尚書驍解劉幼發

經史辨正袁克贊

禹貢註劉長發

學庸滙要錄袁際唐

分宜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書目

二

宋

詩經箋註趙嗣誠

元

周易說約

春秋辨正朔

尚書閏法詳說以上歐陽自強

明

校正春秋本末劉仲質

周易問辨歐陽貞

易燈集鍾必顯

國朝

四書纂要

易經衍義以上彭萬祥

禮記講義

林際虞

四書解

習廷獻

周易便讀

林際元

投壺考

切音正鵠

以上嚴秉連

五經劄錄

林有席

經史合璧

林大宏

詩經經世輯覽

古今韻學通叶紀聞

以上楊日鯤

叶韻發明

勾股發明

以上歐陽敬

四書理解

楊杏材

周禮紀纂

習家駒

四書駁辨

詩韻考正

以上張日榜

武城訂誤

康誥臆評

高宗彤日仲虺之誥禹貢五服解

以上楊福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書目

三

詩韻會通

趙文蔚

萍鄉

宋

春秋指歸

李格

明

孝經註釋

羅象

易經元旨

譚美玉

國朝

孝經集註

周寅亮

周易會歸

鄧嗣禹

春秋左傳註說

鄧培荀

周易傳義合纂

鄧錫禮

學庸意讀

蕭光浩

易經圖說

姚象申

萬載

南唐

說文繫傳篆韻譜 徐鉉

明

春秋細講註述 彭汪

易講 常大用

四書經史摘證 朱繼種

國朝

四書講意 宋希陳

四書理解 楊維繼

周易四書解 辛廷芝

尚書今古篇第圖考

周易篇第圖考

詩國風解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四

周禮考

儀禮考

禮記考

春秋正論

四書論孟類

學庸章節

孝經章節 以上李榮陛

春秋類釋 盧汝洛

四書廣義 陳池鳳

春秋釋要 辛炳辰

冬官旁求

易圖存是

周禮釋文問答

古文尚書免辭辨

詩經毛鄭權衡

周官官聯表

儀禮經註證誤

春秋禮存樂存

經傳車考

九歌解

律呂考 以上辛紹業

周易玉海

春秋申議

註疏剛緯 以上辛炳燾

四書細錄 郭大經

四書日知記

律呂考 以上郭祖培

春秋畧例 何良

春秋異文考証

春秋內外傳類文疏義 以上辛僎

史部

宜春

唐

盧子史錄

逸史 以上盧肇

廟堂龜鑑 彭蟾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五

宋

循吏龜鑑 彭俞

明

兩朝奏議 袁業泗

潯陽紀事 袁繼成

國朝

函史考信錄

刪定歷代名臣奏議

明史編目 以上張自烈

綱目續編 朱勝

古今逸史

廿一史獨斷 以上張自勳

袁州漢魏七代畧

袁志備考 以上袁錫光

分宜

明

史提鈎 歐陽貞

歷官表奏

南宮奏議奏對錄 以上嚴嵩

和州志 易鸞

國朝

鑑論 習廷獻

讀史錄 彭即達

欽恤成案 歐陽瑾

大清律例按語 楊日鯤

萍鄉

唐

貞觀新書 唐廩

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六

吳唐拾遺錄 許載

鬱林紀事

太祖聖謨纂要 以上潘修 儲政篇 劉應龍

國朝

五代史補註 劉鳳誥

萬載

南唐

江南實錄 江表志 以上徐鉉

方輿記 徐鉉

國朝

四塞蕃國考 竹書紀年始末考 以上李榮

府志參考 辛炳喬

奏稿偶存 辛從益

子部

宜春

明

陽明先生摘要 陳異言

性理說約

修齊正矩 以上袁業韶

訓蒙編 袁業泗

異學辨 劉世華

國朝

余家宰方畧

批評聖學格物通

刪府元龜鈔

重訂正續文獻通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七

古今理學精義錄

古今理學辨似錄

聖學殊同錄

文中子集評

元次山集評

鄭一拂集評

林和靖集評

徐節孝集評

胡忠簡集評

薛敬軒集評

櫻山堂全集評

嶧桐集評

批評陶淵明集

以上張自烈

卓菴心書

朱陸折衷

增定學思錄 以上張自勳

性學纂要

張世綬

學道編

袁克贊

正家善俗編

訂頑覺夢編 以上易之泰

分宜

明

精旨 嚴克忠

國朝

允儒粹言 袁汝璧

啟蒙圖 黃抱奇

三才本說 歐陽瑾

天經地緯圖 玄步寅 實實 嚴秉連

日記錄 楊福豫

瘋門全書 劉旭珍

麻科全書訂正 張士

萍鄉

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八

芻蕘古議 潘偃

國朝

修江偶語 王政光

蘖蔗記 鄧嗣禹

一節終錄 周學濂

請業錄 文守元

萬載

南唐

化書

理訓 以上宋齊邱

稽神錄 徐鉉

明

鑑性纂粹 張以仁

環堵漫言 宋九儀

子史粹語 常大用

國朝

齊治通書 張明德

性理體要 辛繼攀

家語考

諸子彙古 莊墨子 說苑新

天文考辨

地理圖說 以上李榮陛

讀書割正編

不可不知錄

袁州舊聞 以上辛炳喬

公孫龍子註 辛從益

天文圖說

日知記 以上郭祖培

梯田山人話 孫馨祖

集部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九

宜春

唐

文標集

愈風集

大統賦注

大統賦 以上盧肇

詩文集 黃頤

詩文集 易重

集道林寺詩

碧池書 以上袁皓

雲臺編

宜陽外編 以上鄭谷

宜陽集 劉松

迴文詩集 盧選

詩文集 王穀

詩集

主客圖 以上張爲

冗書

詩文集

元餘集

以上楊夔

宋

文集

燭理集

以上彭俞

宜春傳信錄

羅誘

隨杖集

孟浩

明

尙賓集

劉迪簡

鴻泥集

燕居集

以上龍瑄

葵菴集

蕭義

遺珍集

郭進

詩文集

家禮

以上易直

仰山稿

楊以正

秀橋集

歸來集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書目

燕遊草

以上袁業泗

驚秋集

袁一鳳

措大草

宦遊草

燕居草

以上袁一鰲

叔子文稿

何山

六柳堂遺集

魏鶴山集

晉三立書院記

四山樓稿

未優軒集

以上袁繼咸

武林遊草

袁一唯

澹園文集

自怡詩稿

以上易嗣重

芝房雜稿

劉世華

自怡草

袁繼衮

宴鴻小噉詩

李從時

倚崖集

楊文盛

國朝

三唐人集

芭山文集

河村集

歷科今文辨合刪

讀文辨合刪

字彙辨

詩歸辨

古詩文辨

古文嚴

古文辨初編

古文辨二編

古文辨三編

古文長編

以上張自烈

巖湖小草

偶險集

以上陳之龍

爐餘草

四知家譜

以上楊文周

怡怡草

袁世琦

四傑詩選

陳灤

燼餘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書目

十一

螺山詩文集

以上楊嘉材

有園詩草

湯之相

飛霞園詩集

劉長發

琴鶴堂詩集

黃在中

尙友詩集

袁學淳文稿

以上袁起濤

樂天堂詩集

顏甲編

輯橫塘袁氏詩乘

以上袁芳杏

海干試草

周德潤

宦遊草

徐輔忠

澣花樓詩集

彭舫

十笏齋詩集

張沆

文標集註

袁際唐

袁州唐集

宋元明集

以上袁錫光

分宜

宋

見一堂集 李師愈

自修集 歐陽椿

中州文集 易充

元

圭齋文集 歐陽元

文集 李明造

明

餘學初集 歐陽貞

止庵集 趙杞材

介軒文集 歐陽汶

雙峯詩集 李雲

鈐山堂集 嚴嵩

澗山集 李香

見一莊文集 袁怡

逸休堂稿 彭鳳

草堂集 趙錦

丙餘錄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三

歸田稿

寄適集 以上趙濂

行寓錄

滇中稿 以上趙伯冠

白華館稿

西昌雜草 以上嚴堯日

大海迴瀾集 鍾必顯

國朝

詩文集 黃瑞芝

二難詩集 嚴開禧開祐同著

繭舫集

一鴻亭草 以上張嗣旭

清門雜草 歐陽鍾

內省草

尋樂堂詩集 以上習廷獻

鈐陽詩徵 袁汝璧

菜根詩草 林際元

儀亭詩草 林鳴鴻

梅園錄 趙遜顏

坦園詩集 張聯阿

愚齋遺草 嚴宗岳

可繼錄

負書草 以上嚴宗定

學樂編

竹園文章 以上嚴宗寬

撲園雜草 嚴宗勛

云云詩草 嚴秉璋

潛庵詩鈔 嚴思濬

南庵詩鈔 趙祓

瓠園詩存 林有彬

逸仙詩鈔 嚴秉珩

半閑詩鈔 林大宏

古今體詩 周大猷

樸齋詩古文集 彭即達

紀游草 楊柏材

小袁山房詩集 袁壽齡

桂園詩草 張日紳

西園詩草 楊杏材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三

石廊山房詩稿 林大任

從軍泛海集 歐陽惇

平山小草 夏侯廣

壽田詩集 趙錫疇

盤谷集

聽兩集

種蕉山房集 以上歐陽敬

詩草雜著 黃其晉

雲林草

西樓逸編

亦園剩草 以上張日榜

侶蘭遺詩雜著 趙應達

果能軒詩集 趙錫寅

詒癡館詩鈔 楊學曾

雲谷小草 袁松齡

易堂詩文集 袁汝璧

藜餘詩集 鍾天龍

松房小草

袁峯續草 以上夏侯琤

片園詩集 袁人伯

鈐陽六子詩

林有席袁汝璧林有彩有原嚴秉玘嚴思溶等同著

藏密山房詩鈔

歐陽恪

續選古文雅正

國朝古文雅正

離騷參解

平園雜著

古今體詩彙選

高林詩鈔

袁陽文徵

題明詩總後二百首

以上林有席

同文堂稿

嚴秉遇秉迪

秋樵詩集

歐陽嗣李

蕪林詩集

觀心堂四六偶存

以上歐陽

萍鄉

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書目

古

楚澤集

李著

明

傅巖類稿

簡迪

學葛堂集

簡繼芳

竹間集

簡寧

國朝

梧階詩集

鄧起鳳

白賁堂詩集

鄧錫禮

崑山堂文集

王瑛

半潛草

李明高

存悔齋集

劉鳳詒

六一居士集詩註

江湖載酒集註

佩觿集釋

以上歐陽鉉

釋鵠吟草

王孺

亦得詩草

歐陽政儀

尊生閣集 胡增瑞

澹香齋稿 喻增高

雙潤軒詩集 易樹年

畫脂軒詩鈔 歐陽涵

融谷詩草 文守元

味澹軒詩草 文鴻

綠淨山莊詩草 彭炯

宜亭詩草 文晟

吟紅山房詩草 鄧樹標

雲錦集 彭銓

萬載

南唐

文集 徐鉉

元

海槎空話 盧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志

明

龍江別集 龍儀

綠陰書屋集 郭瑾

東皋五更草 龍瑛

怡雲懶仙詩 龍玠

恕菴遺稿

天游別集

寓禪稿

思巖宦游二集 以上彭澄

茅窾微聲集 龍國賢

詩稿 鍾美

瞻思堂集 龍以仁

發祥堂草 葉璽

連城集 張壁

猷猷集 張汝梅

飛兔草

公餘合刻 以上葉世美

訓蒙禮集 譚炯

芸窗一得 編楊邁用

春草堂集

澤田遺稿

以上 邦德

五雲三桂齋集

宋九德

巖壑寸芳詩集

王若棟

國朝

田寮文集

楊維鑑

蒼巖草

辛繼攀

丹巖集

辛汝勤

鵝峯詩草

汪發楫

燕石集

彭元升

西堂詩草

巢起歧

離騷考

厚岡詩鈔

滇南花卉記

沅江三錄

以上 李榮陞

夢禪詩話

龍鳳祥

詩古文稿

辛炳辰

古文同聲同形譜

古字逸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書目

六

古文詩稿

以上 辛紹業

讀胡繩崖通議

益智櫻

離騷解

田間詩學

最秀園集

以上 辛炳喬

和番集

辛啟泰

秦游草

汪元英

詩文駢體集

辛從益

詩文集

郭大經

勤補拙齋集

辛師雲

岑樓詩集

楊眉

慎餘堂詩集

郭光笏

此堂詩集

孫馨祖

寰中集

何良

傲蘇和陶詩

湯譽光

協韻集成

辛价

袁州府志

藝文

詔

賜答張商英上仰山瑞禾表手詔 宋徽宗

御筆張商英省所上表袁州仰山太平興國禪院園中產穀一本兩莖七穗事具悉博原效祥嘉禾育秀和氣所感元貺昭彰匪耘匪耔以挺生如坻如京之將見卿為時柱石秉國鈞衡召此至和實惟變理忽披竿牘曲盡形容實野充箱行慶豐年之兆歸美報上不忘忠盡之誠省覽已還益深嘉歎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詔

表

袁州刺史謝上表

唐韓愈刺史

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疏論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貶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二十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以今月八日到任上訖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伏以州小地狹賦稅及時人安吏循閭里無事微臣惟當布陛下維新之澤守國家承平之規勸以耕桑使無怠墮而已臣以愚陋無堪累蒙朝廷獎用掌誥西掖司刑南宮顯榮頗煩稱職寂茂又蒙赦其罪累授以方州德重恩宏身微命

賤無階答謝惟積慚惶無任感恩慚惕之至謹差軍事副將郝泰奉表陳謝以聞

賀慶雲表

韓愈

臣某言臣所領州今月十六日申時有慶雲見於西北至暮方散臣及舉州官吏百姓等無不見者五采五色光華不可徧觀非煙非雲容狀詎能詳述抱日增麗淨空不收既變化而無窮亦卷舒而莫定斯爲上瑞實應太平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謹按沈約宋書云慶雲五色太平之應又據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故黃帝因之以紀事虞舜由之而作歌又按李夏六月土正用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表

其曰景成亦主於土西北方者京師所在土爲國家之德祥見京師之位既徵於古又驗於今伏惟皇帝陛下德合覆載道光軒虞嗣位之初禎祥繼至昇平之符既兆仁壽之域已躋微臣往在先朝以論事得罪身居貶黜之地目覩殊常之慶怵躍欣幸實倍常情伏乞宣付史官以彰聖德所致瞻戀闕庭心魂飛馳并圖奉進無任欣怵踊躍之至謹差官某奉表陳賀以聞

復袁州監酒謝上表

朱鄒浩

臣某言昨任右正言緣論事妄謬死有餘責蒙先皇帝矜貸除名勒停送新州羈管至今年四月十七日准告復官

及移差遣臣已於今月某日到任訖投諸荒裔已絕望於
生還沐以深仁忽叨承於內徙冥心自揣感涕橫流伏念
臣昨在先朝誤蒙睿獎賜以清閒之對拔爲獻納之官聲
光聳動於當時遭遇迥逾於前比承惟圖報尤務竭誠豈
知稟賦之愚遂至敷陳之繆罪當萬死難逃兩親之誅恩
錫再生僅比三危之竄敢意哀憐之異亟還品秩之榮俄
白流人越參局事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性隆孝悌德際乾
坤知臣夙遇先皇不居人後察臣薦更夫赦特許自新從
今膚髮之餘年盡出聖神之再造臣敢不虔思訓刺痛艾
愆尤遙望北辰雖莫陪於星拱回瞻南嶺固已近於天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表

誓堅忠義之心上答生成之賜

進仰山瑞禾圖宋大雅表

宋張商英僕射

臣近上表袁州仰山瑞禾蓋春秋書大有年乃魯侯一國
之事今天下稔而珍祥發於嘉穀則春秋所書何足道哉
伏蒙聖恩賜以詔答宸翰天文輝炤藹屋溫詞德意淪浹
肌髓臣竊惟天保之詩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故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垂之六經詔之萬世臣敢不拜首稽首對揚睿
聖之不顯休命謹繪瑞禾圖作宋大雅十有三章繕寫圖
如右上進以聞

謝除知州事表

宋劉克莊知州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
封域具布詔條本起鯁生最爲拙宦偶逢總攬遂忝旁
猥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燭裨日月之清明
雖披龍鱗覺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
及速彊排尙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疴象罔得珠俄而
起廢唯袁爲郡舊名安靜之區與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
城空無備兵少且孱以妄庸謬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
一朝之變而况別慈顏於膝下魂夢屢驚旅隻影於天涯
宦遊奚樂徒有君親之一念若爲忠孝之兩全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威靈作新吏治謂多壘艱危之際務使民
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澤乃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
不厚培本根申畫圻守長江之險與我共願爲強敵之防
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狀

進海潮賦狀

唐 盧 肇 宜春

朝散大夫持節歙州諸軍事守歙州刺史柱國賜紫金魚
袋臣盧肇謹進上海潮賦一首右臣伏聞神農立極先定
乾坤軒后統天始宏厯象蓋以大聖有作而大法乃明必
自臣子之所爲克成君父之至德只如陳韶奏夏允諧聖
帝之音而伐鼓鏗鐘元在工人之手業雖成於微賤事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表 狀

四

使盧商自中書出鎮辟臣爲從事自後故江陵節度使
大尉裴休故太原節度使贈左僕射盧簡求皆將相重臣
知臣苦心謂臣子立全無親黨不自吹噓悉賞微才奏署
門吏臣前年二月蒙恩自潼關防禦判官除秘書省著作
郎其年八月又蒙恩除倉部員外郎充集賢院直學士去
年五月又蒙恩除歙州刺史臣謹行陛下法令常懼僣違
理郡周星未有政績潛被百姓詣闕以臣粗事緝理求欲
留臣奉七月二十二日勅又蒙聖恩賜臣金紫臣素無強
近之援不異草澤之人忽荷寵光及此叨忝臣不以生平
志業上奏於宸慈實懼犬馬之微忽先於溝壑則臣積年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狀

疏

六

無所闡揚非惟自負片心實亦上辜聖代是敢竊以所撰
前件海潮賦并圖進上臣爲此賦以二十餘年前後詳參
實符象數願以潢汙之水輒赴溟渤之流而雕蟲小技刻
鵠難肖塵冒天聽罪當鼎鑊今差軍事押衙盧師自隨狀
奉進上黷宸嚴敢期膚覽臣孽無任惶懼戰越屏營之至
謹錄奏以聞伏俟誅責

疏

請兵籌餉疏

明周燦巡按

題爲寇氛已迫敬陳兵餉急著以固疆圉事竊惟禦寇者
禦之於門庭之外若待賊逼城下僅以閉門却敵外無救

援內加細作鮮克久持楚省數郡之破皆中此弊前此荆襄麻黃與江右尚隔一水長江天塹猶曰有險可憑而今破武昌在西江肩項唇齒之間不啻剝膚矣此時急作門庭之計上自袁吉下自九江皆賊充斥之路九江近設總督重兵雲集可以恃而無恐袁吉一帶如萍鄉之接醴陵萬載之接瀏陽永新之接茶陵處處須防而萍鄉尤爲第一門戶賊過岳陽一步則萍鄉危矣萍鄉不守甯但江西之患南則百粵八閩東則祁門常山將有不忍言者今日守江西卽所以守閩粵守徽浙也兵單力寡決難捍禦亟須精兵一萬分布萍鄉萬載永新三路統以遊擊一員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七

獨畫藩而守且與湖南彼此犄角互壯聲援賊往武昌去巢穴益遠四面受敵若大兵會約淮皖應諸兵從九江而上更調虔粵諸兵從袁州而進會合長衡永諸兵從岳陽而下水陸合湊上下夾攻滅此朝食此其時矣但兵興糧隨前此西江無事則西江之餉解京解楚總爲寇而解今日西江有事則留西江之餉養西江之兵亦爲寇而留守得西江不爲楚省之續則兵餉皆爲有用亦不至如楚省委之逝波呼吸安危司計者當不待其言之畢也臣謹會同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郭某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林某合詞上請伏乞勅下戶兵二部準臣等所奏或募或調

湊兵一萬計哨官隊長什長教師等項每歲約食餉八萬有餘懇祈準於本省練餉內動支至於遊擊二員一切廩餼心紅紙劄與添設營房等項不敢擅動止額容臣等與地方有司商酌另行設措庶使軍容壯而士卒鼓進足以攻退足以守西江安而閩粵徽浙五省俱安誠今日東南半壁救時之急著也

請改折南漕二糧疏

周燦

題爲楚疆決裂幾盡西省危在旦夕懇祈聖明亟勅行間諸臣併力夾擊以保江南再懇聖明速渙蠲折德音以收人心而張撻伐事臣六月入境後卽具有地方兵荒情形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疏

八

一疏爾時逆獻正盤踞武昌也使乘此會師合勦獻可成擒卽不然而固守岳州與九江互相犄角猶可蹙賊使饑疲而遁乃不知楚撫王聚奎何以棄岳不守至八月初五日而岳州又告陷矣岳陷則賊必走長沙長沙安危江省實與共之唇亡齒寒必至之勢也今贛撫林某移駐吉安江撫郭某移駐袁州二臣慷慨臨戎有誓不與俱生之氣自能爲皇上鞏此危疆但江省兵力素單二臣所統不滿三千餘人其何能有濟宜於督師呂大器標下分兵數千徑趨袁萍再勅兩廣督臣及閩越撫臣各發精銳三千會師境上壯長沙之聲勢爲進勦之圖而鎮臣左良玉之師

溯九江而上直搗岳州東西夾擊賊未有不窮蹙投首者也臣竊觀前此之失事大都不出賊之善攻而繇我之善棄今若再棄長沙是併江省而棄之皇上封疆豈堪逐節斷送此臣所以大聲疾呼而不能已也乃臣更總總深慮者今歲旱災特甚而軍興旁午一切本折錢糧勢必取之地方小民疾視長上捨讓之風日見告矣夫賊之假仁義誘吾民也業已盡民爲賊而吾圖所以制賊者慮必盡民皆兵自非行慎仁義以結之不可今追呼日繁內潰將作大寇狎至其何以支朝廷縱不能蠲亦請於南漕二糧各折其半留未盡之子粒以遷民間庶可留溝壑之餘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九

以保疆土臣豈不知軍需匱乏仰屋方殷顧爲此不識時務之談以聒宸聽獨以事勢至今有同累卵萬一魚爛瓦解狂氛四塞異日卽欲議蠲議折而不可得尙忍言哉臣所以痛哭流涕而更不能已也伏乞皇上爲封疆計立賜睿斷施行

重定四書大全第一疏

國朝

張自烈

宜春

臣某爲致治首明理學黜邪先正人心懇乞勅訂四書大全闡釋聖經光昭祖制事臣按四書大全荷成祖特命其修功在萬世自坊本承譌彼纂此刪與原本頓異後學文辭失真義理寢晦惇孔孟而崇佛老棄忠孝而尙權姦其

乘纂修初意此世道人心之患非獨是書闕畧而已臣少
遵祖父庭訓偕臣弟自熙自勳講貫是書見坊本脫誤心
甚痛之因歎諸儒臣承命纂修召集學徒成書大速各章
小註不可不加釐正又永樂後名儒論議宜擇別增入或
詰臣曰先儒說具在何增定爲臣謂本朝洪武二十三年
詔徵錢宰等正定書傳凡蔡氏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
諸說足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今臣增修大全蓋推
本太祖足書傳之意雖微分軒輊不至離經叛聖同罪可
知尤幸四方博學洽聞之士覽臣義例不以臣言爲非具
呈南京國子監咨部鈔行崇禎十四年江西學臣侯峒曾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一疏

據兩直十三省公呈轉詳按臣徐養心請旨重訂學臣行
文袁州取臣四書大全辯寫本到道驗實進御臣以前此
未經具題寫本先出互相傳抄妄有去取與臣初藁相背
卽臣寫本塗乙義例雖明倫次未定故未齎送學臣然又
恐臣馬齒日長天下多故不自卒業坐視刪纂紛紛亂後
世學術臣學不終臣罪滋甚此臣所以終不能已於言也
伏乞特詔有司許加較定假臣編摩數月於國家無少勞
費在是書粗有發明書成繕寫呈進恭請皇上御製序文
賜名四書大全辯頒布學校庶學者知所取正義理日著
經術徐興久安長治實基於此豈惟不負二祖建學興教

至意天下曉然知皇上明理學正人心雖時方孔棘不廢講求播諸中外書諸史冊尤足爲萬世聖子神孫法臣雖寡昧竭管窺萬一使坊本不終淆亂亦可無罪於孔孟程朱矣他如臣所論定程朱遺書語類古今理學辨似錄史辨大學衍義辯歷代名臣奏議辯古詩文辯宦寺賢姦錄先冢臣余懋衡古方畧等書篇卷浩繁劄劄有待擬次第上進仰取聖裁至時政得失利弊諸大臣所不能言不及言者臣居恆非無芻蕘然身伏草野就大全言大全不敢越次而有條列也所擬重定四書大全序例一卷辯畧十卷與友人論大全書一卷謹隨本奉進以聞臣無任悚切待命之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七

請減蘇松浮糧疏

國朝嚴開昶分宜

爲蘇松之田賦偏重累年之逋欠難清籲請

聖裁以甦民累事竊惟江南之材賦甲於天下蘇松之額稅倍於他郡臣近聞兩江督臣常鼎條議虧空一疏有蘇松之錢糧倍重額賦難完等語嗣聞江蘇撫臣吳存禮爲欽奉

上諭事一疏有自康熙三十七年起至四十二年止未完民屯地丁等銀一百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兩零米一萬八千三百石零造冊保題請

旨蠲免等語又聞江蘇撫臣吳存禮爲積欠現奉并徵等事一疏有自四十四年起至五十八年止共有十五年之民欠題請帶徵等語臣因思蘇松賦額誠重若不量爲豁減則四十三年以前之民欠固已籲求蠲免而四十四年以後之逋欠甯能刻期全徵是蠲免類多實惠而帶徵終無成效豈不皆由賦重之所致與臣伏查宋元以來蘇州原額八十餘萬明初加至二百八十餘萬松江原額六十餘萬明初加至一百四十餘萬迄於正統因江蘇巡撫周忱蘇州知府况鍾之疏方減蘇賦七十餘萬松賦三十餘萬仍下寬恤之令徵至六七分卽爲上考較之洪武初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三

雖覺少輕較之宋元舊額猶覺大重伏惟我

皇上子惠元元率土皆沐天和而於蘇賦尤加軫念康熙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欽奉

上諭查蘇松二府故明洪武加增錢糧開摺具奏欽此初五日又奉

上諭這所查未明着送戶部查明咨覆將蘇松錢糧若干明季加增錢糧若干又加增米若干或在銀數之內或不

在銀數之內查明作速具奏欽此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十

一日又奉

上諭蘇松浮糧一事朕刻刻在心此明之弊政豈可踵而

行之其會同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科道官詳議以聞欽此是蘇松之重賦固

皇上所熟知亦

皇上所深憐天語煌煌如綸如綍兩郡臣民未有不感激而涕零者也乃格於部議未蒙裁省故至今官苦於徵民艱於輸以致逋欠充積二十餘年或請蠲免或請帶徵究于國帑無濟且安保後來之逋欠不又甚于今日乎伏懇皇上俯念蘇松之苦大沛不朽之鴻恩酌議量減或照常州則例一體施行或通計每畝豁減幾分以垂永遠之規臣非不知額賦關係國課何容妄議末減因見蘇松之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三

欠歷久不清分年之帶徵迄無窮期臣職司言路不敢緘默坐視以上稟

聖天子採擇之虛衷况逢我

皇上御極六十年久道化成普美稱慶雖遐風萬里全叨覆載之仁而蘇松二郡益深頌禱之恩引領懸望千載一時誠得仰邀曠典則上可以寓撫字於催科下可以急輸將而休息使蘇松士庶並沾

聖朝之雨露而蒞茲土者亦得從容而敷治矣

請停口外買馬疏

嚴開昶

為營驛之馬匹時缺遠地之購員實難懇乞

睿裁公私兩便事竊惟營驛之設所以利差操也國家無一日可曠之差操亦無一日可缺之馬匹隨到隨補因時制宜允爲久遠盡善之圖自康熙五十六年戶部具題將江南浙江江西湖廣福建五省營驛應補馬匹交與商人王綱明承辦各省差人前往張家口收受馬匹每匹除路費使用外價銀一十二兩內以九兩作王綱明馬價以三兩代王綱明補庫行至一十二年補完庫欠遵行未久若累已多蓋五省之距張家口皆間關數千里往返動輒半載有餘日久則費多途長則馬疲以營驛緊急之差操懸待此日久途長力竭筋疲之馬匹已屬遲悞况中途倒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四

不可勝數又復就近買補前功盡棄是營驛徒受賠累而差操坐致懸曠誠何以堪伏閱康熙五十七年浙閩督臣滿保爲遵

旨會議事一疏歷陳道途遙遠倒斃賠累操防曠悞情由准據各標鎮協營情願于應領朋銀內每匹扣銀三兩存司彙解赴部以抵王綱明欠項其馬匹仍聽各處就便購買一舉數善有裨營伍等情又閱康熙五十八年江西撫臣白瓚爲遵

旨具題事一疏歷陳領馬各員因倒斃遲悞叠受參處買補重費一馬而用兩馬之價實爲賠累各營驛情願每馬

扣銀三兩代王綱明補庫其應領馬匹請照舊就近購買
上無損於國帑下無悞於差操有裨營驛等情據此皆公
私交便通變無弊之善策也俱格於部議臣又何敢置喙
但以營馬赴領途長倒斃加倍賠累年復一年鎮協力不
能支只得扣除兵糧以圖補苴此亦理勢之所必然者也
至驛遞委官買馬江西一省兩歲參處四員嗟此窮員不
盡喂養失宜之故而遭此處分未免冤抑臣至愚極陋竊
欲上丐

天聽仍照福督江撫所請每匹扣銀三兩存司彙解赴部
以代王綱明補庫其馬匹仍聽各處就便購買隨到隨補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疏

五

既不悞時又不過費而代賠三兩亦于十二年内完結所
全實多臣思部臣既於前案不允今臣所奏勢必仍以無
庸議題覆伏念我

皇上愛養兵弁憐恤驛站普天率土無不感頌

皇恩今於買馬一節必當大沛仁慈甦此困苦懇乞

勅下該部再行妥議似于營驛不無補裨也

請定採買銅觔疏

嚴開昶

爲錢局之鼓鑄難容遲悞銅觔之採辦畧宜變通敬抒管
見仰祈

睿照事竊惟國家之財用關乎錢局錢局之充裕關乎銅

勅使採買不得其當解交不及其時恐鼓鑄滋誤也我國家定例寶泉寶源二局歷今開鑄以來每年計需銅四百四十餘萬斤向係鹽關海差採買自康熙三十九年商人王綱明等具呈領辦節年拖欠部臣乏銅停爐於五十四年酌議變通交江甯蘇松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廣東等八處督撫委員採辦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無奈八處不盡通洋之地洋客販買銅筋只聚蘇州杭州二處其餘各處委官遠涉蘇杭費銀購買而二處之商遂視爲奇貨可居承辦各員欲與之急售則故高其價欲與之平價則故匿其貨以是校重價值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疏

六

延累月坐致踰期欠缺懸爐待鑄而不及顧然則銅筋之遲悞亦非盡由各員怠玩之咎也甚至有參罰隨及漸圖開復不得不百方借貸爲割肉醫瘡之計迨夫事竣回任而私逋堆積勢必上求督撫設法補苴道府問之州縣州縣問之里民其流弊有不可勝言者臣以爲立一法必求其可久今法久弊生皆大負我

皇上慎始慮終必求盡善至意據臣愚見銅既聚于蘇杭卽就附近蘇杭之鹽關海差承辦如兩淮浙江二鹽差松江甯波二海關淮安北新濤豐揚州四鈔關共計八處分購不難就近甚易况二海關乃銅筋必由之地採買更便

二處應辦一半而二鹽差四關差六處其辦一半仍着江浙督撫督催務必依期完解接濟鼓鑄如有遲悞仍照原議處分極其所至決不至有派累小民之處且鹽關海差每年更換權稅之限滿則辦銅之限亦滿一人之事即完結于一人一年之事即完結于一人良爲甚便非若江甯等八處之督撫每年辦銅前欠未清後欠又增之難於完結也臣請嗣後買銅除工部荆關仍應照舊自辦外其餘所需銅劬悉乞

勅下兩淮浙江松江甯波淮安北新濟寧揚州八處鹽關海差復照往例將首季所收稅銀辦銅如不敷于二季收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疏

七

過稅銀內補給其銅劬無論板塊舊器皿一體兼收其銅價照依新定額創銷算按期辦交以定永遠無弊之策則銅劬可以常敷而爐座不致久懸矣

劄子

題豁保結黃太常遣戍劄子

明董

爲聖明御宇率土霑恩懇乞聖慈特宥株連久錮之裔以廣皇仁以光祖德事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易案驗內奉都察院勘劄准兵部咨武庫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田題前事等因該職等覆看得君義臣忠天地無逃之分宥罪賜赦聖主解祝之恩况忠

錄先朝恩宏近代此聖明之世所亟欲推廣而遍及之者
先臣兵部尚書齊泰丹衷炳日正氣凌霄當運際乘龍敢
諫陳叩馬全家化碧九族編戎至今談革除往事未有不
憑弔之者當仁宗御極曾聞却放放還往皇祖登基業已
優崇恤錄且皇皇聖言有謂泰食其祿自當盡其心又謂
忠於建文原以忠於太祖等語真可謂九原華衮異代榮
施矣獨是泰之姻親族黨如楊保員駱應朋等四十五家
尙淹行伍未及寬政爲可憫耳雖一丁存衛仁祖已宏優
恤之仁而尺籍未除迄今尙煩勾補之令夫此纍者囚者
非真有自作之孽莫贖之辜也駢首就繫原以成聖祖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劄子

六

太平而濺及餘波自當徼皇仁之蕩漾况事同一體情屬
株連彼旣以泰故而均被震霆茲獨不以泰故而共微愷
澤使臣民岐視而形跡尙存反之聖心必將隱痛此亦不
能將順者之過也諸臣籲訴堪憐御史陳情最悉皇上纘
承先緒繼述斯皇培萬古之綱常植人心之忠義當有一
觸目而惻然者懇乞聖慈俯垂憫恤除楊保員駱應朋二
家免勾其原戍四十五家止存三十八姓見存戍所一體
豁免如願回者准給印照發回原籍不願回者給與免帖
聽入民籍當差該衛所衙門將編軍底冊除名不許妄行
勾攝至於黃子澄與泰同此忠行戚屬當年遣戍如株連

楊黃皮同遣者四百餘人今已零落銷亡不知有幾矣并乞行彼處撫按查核盡數除豁庶乾坤無偏造化聖澤無偏榮枯上以述志事於先朝下以鼓忠貞於今日此亦皇上御極以來慈美善政臣民所願舉手加額者也敢因按臣之請補牘題覆伏惟俯賜裁察

天啟元年閏二月兵部尚書崔題准欽遵抄出到部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欽遵施行將該縣忠臣齊泰株連姻親族黨原戍四十五家除已絕五家又除楊保員駱應朋二名免勾外其見存戍所三十八戶一體豁免其忠臣黃子澄戚屬楊黃皮等遣戍四百餘人今零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劄子 議

九

銷亡一併移文江西清軍道令各該衛所盡數查豁以昭聖明解網之恩等因到司移咨到道行府照劄事理轉行所屬衛所盡數查出申道覆覈批允開豁

議

籲天四議

明 韋明傑 萬載 知縣

一陳田荒之苦看得本縣田糧自萬曆九年間丈十一二年再丈時值巨盜李天鑾嘯聚黎源等處地方附近七八十里庄佃俱爲撲迫逃散一切庄主俱爲充高株連迫至盜戡民安舊佃無一復業新佃有難卒集而庄主磨貧又不能出辦牛種以致田產日荒國初版籍之田至今鞠爲

茂草亦有與巨盜地方相遠而田多荒蕪者緣本縣在萬山中田地如樓如梯萬厯丙子年元冥肆虐巨浸滔天山谷之田藜莽蔽翳沙石傾壓至萬厯己酉年懷襄之勢甚於丙子魚鱗冊籍盡爲河伯所收夫田雖隨水去而糧則以戶存地既不毛微復難貸民於是故土難安他鄉可適二三十年來逃亡相繼十室九空一望荆榛有不知係誰氏之田者及至徵糧荒者稱荒不荒者亦稱荒人人藉口莫可究詰相蒙之弊莫有甚於此者合無別爲土中下荒糧田冊漸召開墾且寬以三年緩其租賦其有不可以人力墾者存爲欠數項下不灑派於本冊則人無田磽賦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議

三

之苦另存荒於本甲則冊免盈縮不定之愆庶真正荒田有所確據而中有以熟作荒或半荒作全荒而通同爲姦者不得藉口田荒而恣其狡猾拖逋矣

一陳絕甲之苦看得本縣一百零四里卽是一百零四冊國初丈量分爲在城東西二隅在鄉懷舊鄉萬載鄉進城鄉歐桂東鄉歐桂西鄉共五鄉後乃分爲六區二十四都都統冊冊統甲每冊有十甲而在城則謂之坊長在鄉則謂之里長居里之下則謂之甲首以坊統里以里統甲大小相制居平則講信修睦當官則勸納催輸中有變易名字淆亂簿書者法則有禁制甚善也然厯年既久糧則一

定不虧丁則旦夕消長且業主滄桑屢變人戶星散流移
法不弊而時弊法弊則全革其法時弊則但理其時今一
里之中有糧多丁衆者有寥寥二三丁者甚而有丁絕戶
絕者卽有丁未盡絕所存一二子遺錢糧則無勻合者里
長名號猶存每逢徵比之日承催無人勢必委之差役差
役無從覓戶第以一二殘疾病廢之人輪值應比肩輿厮
養冒名當差牧豎乞兒頂差塞責致有司莫可詰問錢糧
何時得清而窮民何時脫苦乎此正所謂索驥按圖刻舟
求劍時窮而法亦宜變者也

一陳加派之苦萬載邑居山谷旱澇不常十無一稔田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議

三

賦重甲於江省勒石永不加派所從來矣歲久事湮差日
煩而額日增比之他郡邑積漸至倍民有殫其力之所入
不足以供賦稅者而且困於李大變之兵火丁亡戶絕有
田無人而且困於丙子己酉之洪水沙壅石陷有糧無田
如書堂白水鐵山界瀏陽界黎源等處百里人煙鞠爲茂
草糧額虛懸里甲空設於是逋負歲積官罹重罰民苦流
移自萬曆四十七年以前已爲撫按兩臺所軫恤題准上
疲七分免參矣不謂近年以來一任其加莫顧其後重益
加重苦益加苦而民之棄田不業逃亡轉徙者日甚一日
至動色相戒率謂有田不如無田甚有送人承糧而不得

者卽有田召佃土著人稀皆藉高新楚瀏外人春利牛種
秋收飽颺租入未半八口爲艱救死不贍奚問追呼是本
因瘠生情因情轉貧亦復因貧轉偷轉頑所以規避錢糧
每當比較通旨有欠至數百兩者通甲有欠至數十兩者
勸輸之而不得告誡之而不得朴責戒懲之而不得問其
田則曰已荒也問其人則曰已絕也已逃也糧多掛欠者
則曰我已完三分也五分也糧少全通者則曰我從來不
完也誅之不可勝誅遂使慈吏無所行其勸相嚴吏無所
用其鞭笞民實窮於力之無可奈何官亦窮於法之無可
奈何不得不降之又降直以官爲殉其真能化瘠土而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議

三

壤乎其真能起不毛而樹藝乎其真能呼哀鴻而還集乎
其真能以紙上之糧盡爲實徵之賦乎其真能以皮焦骨
竭之百姓變爲樂輸好義之百姓乎總之糧通由田荒田
荒由民逃民逃由賦重常賦旣已難供又安能受額外之
加哉然則與爲空名之徵派甯爲實惠之蠲除庶官無掣
肘民有甦息常賦亦或可多完未必非公私兩全之術也
一陳賦重之苦看得本縣山多陂少土瘠毛微百姓至貧
甲於江右蓋以高山爲田與他邑平洋者異田厠山巖如
屋之樓如登高之梯際晴易涸過雨易潰與他邑陂塘蓄
洩者異最下者多居坑坑四山覆壓陽照不長陰多冷風

與他邑暗霽照被者異陸斜坎峭層累而上力作艱難與他邑片段易耕者異產穀多鎗米無什三與他邑斗穀半米者異本縣佃民多係撫瑞等府甯州上高新昌等州縣雜以閩楚易來易去牛租兩無所恃與他邑土著自耕者異佃民孤處窮谷形影相弔賊至無援水旱饑荒牛種盡於剽掠至多棄佃遠徙與他邑井煙稠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而田不拋荒者異一衣帶水僅通瑞河秋成糶賣稻穀適當水涸又阻於上高高安浮橋以時啟閉舟楫爲難商賈罕至與他邑河大水深市艘市舶鱗集相望者異本縣之糧國初以三鄉斗卽九升疑爲三官斗折半成賦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議

三

田六畝科米一石與他邑二三百畝五六十畝少亦二三十畝科米一石者異卽如袁州一府其賦重則三縣與萬載同而厯數前效其民疲則萬載更與三縣異迄今本縣各鄉之田如白水書堂潭埠鐵山界瀏陽界首等田有送人認糧而不肯受者以此思田田可知已以此思糧糧何得不欠乎嘉靖年間耆民高儼等詣闕奏聞袁州科派獨重奉旨永不加派雖經勒石儀門無奈事遠年湮未幾而星子峽江等縣沙塞之田糧派入萬載夫他縣沙塞以萬載爲任苦之區萬載沙塞將安歸乎

按前志刻於崇禎丙子距前萬曆年開李大變寇亂後

五十餘年承平已久人民當復生聚田地當復開墾而
韋令猶有是四苦之陳自此丙子後則時將鼎革變亂
繁興丁丑流寇驚竄越兩月而始安壬午寨賊焚劫至
甲申而始平乙酉孽龍四出各山崩而地陷丙戌夏秋
連旱丁亥餓死枕籍兩年間大兵駐萬取楚不下萬
餘戊子又有金王之叛弁假義之亡命以至每年非苦
旱即苦水甚有一年而水旱迭見者迨甲寅春則棚逆
聞風竊發男婦被擄被殺十戶九絕田地生荆棘廬舍
毀焚以致追徵徒急輸納不前其苦視昔奚啻數倍使
韋令在今又不知何如纘陳也

縣志
原政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議

五

兵議

國朝 王延禎 推官

按袁郡在承平時止有團練民兵三百一十八名分防郡
縣以及挿嶺慈化兩隘每名工食歲入兩六錢四分守令
提調不敢恣橫迨崇禎六年流賊四起知府田有年始詳
設標兵百名把總一哨官二統領以防萍鄉之挿嶺關又
編僧兵百名更番以防慈化喝斷山挑選衛軍之壯者給
以雙糧使互相城守是猶無損於公家也崇禎十年流寇
犯袁州屬紳衿議設義兵宜春萍鄉各三百分萬各二百
壬民照糧助餉崇禎十一年撫院解公發省營兵四百名
使把總一員哨官四員統之屯萍鄉西城外十六年獻賊

犯袁總鎮左良王兵踵至追逐於是賊梳兵篋地方懸然
矣十七年江督袁繼咸宜春人也遣標將謝騰雲率兵千
餘防袁餉則司餉也

大清定鼎袁土初入版圖長沙尙未向化所在伏莽竊發
委員郭天才鎮袁兵丁廝役等其二萬餘名順治三年部
推副將尙登第協守始有專官見設兵將每年約俸餉銀
三萬二千八百兩有零此袁郡設官之原委也今外患內
憂均難弛備然去歲鄰警仍求外援潯鎮兵來但聞擄掠
蘇都司防禦萍鄉所部土兵盡逃止統親丁捍禦幾罹不
測土兵之緩急不足恃卽此槩見故知將不在高銜而在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議

五

勇怯兵不在多寡而在精練果能實心簡練不冒虛糧堪
戰之兵雖數百可也多復何益倘謂兵少則戰守難兼顧
不知守兵在城何嘗登陴警夜日晝遊行里巷或邀截柴
米蔬菜或壓買雞豚砍伐樹木或離伍貿易串引叛僕且
一隸兵籍卽逋抗錢糧甚有族黨姻戚俱爲包逋使長吏
束手而莫可問又有部氓一委以千把之職卽乘馬蓋黃
抗搦長吏至有操其長短者兵丁卽守令薪米攘奪不恕
平民可知也此輩肆橫監司亦未遽行法則守令可知也
戰守機宜府縣槩不與聞一有踈虞不免先受處分恐府
縣亦不任受也今欲使兵民相安莫若使兵有制而畏法

欲兵有制而畏法莫若使之稟令於府止設守備一員
總二把總四兵一千名以三百駐萍鄉一千總統之令分
防撞嶺慈化喝斷山等處二百駐萬載一把總統之防湖
南瀏陽一百駐分宜亦一把總統之以備不虞四百駐府
城擁衛根本不時策應知府總其大綱各縣分其訓練兵
不擾民民不苦兵一旦有急可恃以無恐矣至於守兵又
有可議者彼妻子墳墓多散處各鄉猝然有事欲閉之城
中使爲我捍禦必不得之理也計莫若慎選府兵而操練
之夫管中守兵一年計食餉十二兩府兵每年僅八兩六
錢四分猶之土著也一兵較減三兩三錢六分留原額民
兵卽減去守兵三百一十八名當減餉三千八百三十六
兩再招足民兵以合八百之數卽減餉一千六百一十九
兩零待人數既足後漸裁營中守兵是袁州仍存一千六
百戰守之兵而袁已去八百名之實也但此議所關甚大
遇變而兵將奔潰責不及兵將無兵而小有亡失則咎歸
議裁之人此日後之慮也目前不密一露此言則禍且不
測此旦夕之慮也

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議

美

萍鄉楊岐山乘廣禪師碑

唐劉禹錫尚書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若教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

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一者之位以遷其人則乘
工立中國之教懋建人申慈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
哉乾坤定位而聖人之道之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其
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其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
羣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寢息佛以大慈救諸苦廣起因
業故劫濁而益尊自比邱東來而人知象教佛衣始傳而
人知心法宏以確實示其攝修味真實者即清淨以觀空
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覲福懼於苦
者證業以銷寃革盜心于冥昧之間泯愛緣于死生之際
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有陶冶刑政不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碑

三

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
論之富必有以得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
乘廣其生容州姓張氏七歲尙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
遵剗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起初地至洛陽依河
澤會公以契真乘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燧含烟晞之乃
明始由見性中得自在嘗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
者衆生存頓漸之見說二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
來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徑行不
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逮歷周月而滯縛者漸

悟以月倍日以年倍時瘖喑桐開荒憬漸革邑中長者七
方善衆咸信發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復引僧舍身心恆
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涉湘而南仰
茲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盡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
人世自跌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瓜髮加長容
澤差衰真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數十百焉於是服勤
闡法之上首曰甄叔乃率其徒圓寂道宏如亮如海等相
與拭淚具役建塔於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
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也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
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三月既望之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碑

表

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奉神與建銘以
垂休皆憑像寄懷不可以闕一謬謂予爲習於文者故爾
足千里以誠相懇大懼其先師德音與時寢遠且曰白月
中黑東川無還颺于金石傳信百劫彼墮淚之感豈儒家
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文曰如來說法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道不二至言無辨心法東行羣迷
丕變七葉無詞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
冥極道樞承受密印端如貫珠一室寥夔高山之隅爲法
來者有千人俱哀民啜啜尸有屏渠攝行方便家藏佛書
願力既普度門斯盛合爲一乘散爲萬行卽動求靜故能

常定絕緣離覺乃得究竟死即我休生非我常藏者身
常圓者性本無言說咐囑其誰等空無碍後覺得之像闕
靈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宜春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碑 元程文海

皇元有天下佛法益尊大天下名山思致崇極以稱德意
皇慶元年袁州大仰山重建太平興國禪寺成有司圖上
其事詔加封開山祖師小釋迦曰慧慈靈威昭應大通正
覺禪師二神曰顯德仁聖忠祐靈濟廣慶王曰福德聖仁
忠衛康濟順慶王命詞臣發揚休烈勒垂堅珉臣某謹按
唐宰相陸公希聲塔銘師名慧寂世韶州族葉氏文宗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碑

无

從瀉山大圓師悟曹溪心地直指之奧又從國師忠和尚
得元機境智之妙按宜春圖經會昌元年師來自郴遇二
白衣神指其地居之方是時國正侮蔑佛法學徒陵遲幾
不自立而師應七葉之蓮龍縱此山歷歲數百其道大暴
於天下斯亦奇矣神蕭姓伯大分次隆初宅水上游忽夜
半風雨遷廟於堵田漢晉以來或淖高原爲田或助官軍
弭盜禦災捍患神怪不可度已迄今水旱疾疫之禱輒響
應廟而祀者幾半天下非聰明正直能致然耶神得師而
化乃宏師得神而道益彰故合祠於師之室封秩必俱大
德癸卯冬十有二月乙亥寺災明年長老希陵圖復厥宇

冰涉暑步不懈輸幣薦貨者川至爲殿閣各四樓亭各二
堂六祠一若方丈衆寮若門廡軒庭若庖庫庖溜以區計
廿有八丹碧煥燦制度宏密廣員倍於舊而加美焉攢峯
突嶂靈潭健瀑風景不改於昔而增勝焉十方來者莫不
驚異讚嘆俯視四顧而忘歸又建棲隱禪院於城南門爲
出入祝釐之所應勤矣陵何氏世以儒顯金華去爲釋嗣
雪嵒欽師之後爲臨濟十八葉孫外宏而內峻學禪而行
律故施諸其徒則尊嚴整齊而學成者衆示諸行事則感
動聽信而業樹者隆凡三錫命曰大圓佛鑑禪師於戲是
道也藏用於體則靜無所爲推體而用則動無不應慧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碑

三

以之承六祖開名山而神以之輔有道惠四方佛鑑以之
廓象教宏法緒其致顯累朝宣光聖代北儕秦華南友衡
廬歸乎大江之右微而著毀而完豈徒然哉辭曰惟大仰
山周八百里據楚之藩昔有神人伯仲赫靈廟食其間在
唐武宗粵小釋迦至自郴山歷澗絕谷神獻異境瓶鉢以
安躡危躒難道喪不悖旣固旣完湜湜曹溪益濬而疏流
爲大川畝滌滄泱廣洽混冥會於一原道得其正地得其
勝來學日繁後五百年室燬徒隳適啟聖元莫盛匪今莫
高匪禪或鑄而刻乾乾佛鑑統一儒釋有光厥先揚濶激
濟惡衣糲食以示學人學人若林直指其心有覺有聞表

正釋惑遐邇丕變順風駿奔崇構拓趾高明博碩如祇陀
圍青山爲城白雲爲屯翼翼言言由甲底壬克潰厥成孔
勤且勤職司上言天子嘉之景命攸敦於赫慧慈泊乎大
神鼎峙高尊靈宮旣抗休號允爍尙迪思綸天經地甯保
有無疆壽我聖君太史稽首播頌萬億永歟山門

待補莊碑

宋羅克開 知州

士大比應書志於得而已所取有寬窄故所得有難易士
子銖較身之通塞則舍窄就寬心所同然比歲儒風益盛
場屋舉于益蕃閩浙一郡人或二三萬大抵數百才得一
士窄且難若此獨大學首善之地著令四人一分解一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碑

三

其寬且易又若彼袁號士鄉名流墨客先後相躡前舉終
場逾二千五百藉令額十有三人率再百乃取一今九人
而已其狹已甚自待補之制行士居遐方小州疊疊有執
經槐市之望以趨寬且易之塗歷計袁之先達繇上庠取
科第者不少近年中待補赴國學者甚嗇抑何甘心於窄
且難而又絕意於寬且易諷之有二說曰其行無資也曰
其往無朋也予細繹其說二者不相待而實相關其言非
以自文實則自揆也有資斯有朋矣迺斥公帑之贏鬻田
置莊命曰待補收其租三歲一結分餉赴補之士凡用錢
六千緡有奇田以把計五千四百有奇歲收租市斛六百

有奇眠學田免輸稅給憑附契匣得開元子寺金仙廢屋
數間並其餘地中庭左右分創四倉庭後龜頭供燕憩之
須餘地以備暴浪觀眺推澤一鄉之善貢士趙監稅欲進
士李蒙亨趙重諉以司存凡收租發糶以時一聽其經畫
宮不預知市估有低昂積貯有登耗悉居其實糶畢具某
年歛散米若干直各幾何報州學或租戶逋負過期申州
學錢糧官遣人督治深惟此邦限以貢額之窄士氣沮折
其待補前名較以盱江清江取放蓋在解送之域而諱勞
憚費有如前之二說聞者深喟是莊初成人情積習頹弛
必藉卿大夫勸率經理以趣其行惟茲事龍圖右史張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碑

三

暨套局李判院實敢初議幸不隕墜後日縱更其初僉言
所屬一試之後如就熟路孰不競勸凡赴補人給三十券
不許併支起程十千或慮人意難憑則發輒五千至臨汝
五千亦在審度到三衢十千行都試罷十千人多券不足
以券盡止人寡券有餘儲之以俟次補衢暨行都當有寓
券之所人給二帖取之寓券非卿大夫或郡守貳移書齋
往不可自本推之待補亦勸駕之小者得辭其責哉乃若
攷覈分餉州選委一寮吏治之足矣莊旣訖工右史張公
大書其扁揭諸門端觀者懽敬凡田之士名畝步租額佃
戶列具下方敬鑿諸石用貽永久開禧三年二月初泚

銘

房公德銘

宜春大守房瑫

唐李華

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羣兇害直事乃
 不行寇起幽陵連覆二京帝慈烝人避狄西蜀爰命監撫
 理兵北朔登賢為輔逸子以續公齋冊書亦捧瑞玉聖人
 神聖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元踴躍命帥中軍謀殲昇泥
 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則佞生柄不在公象昏
 曠明退師儲宮出守函谷入為尚書正色謬謬又刺汾澮
 遂臨彭濮何負如東何負而西公按挫抑邦人悽悽帝懷
 明德俾我不迷徵拜秋官僉曰休哉薨殂闔中國瘁人哀
 喬嶽隕躓輔星昏霾天子涕洟追崇上台巖巖岱宗瞻其
 峻極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撫宜春列邦是式建銘江濱
 以慰南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

房公德銘之陰

唐柳宗元 刺史

天子之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諸侯之人為王卿士亦
 曰公有土封其臣稱之曰公尊其道而師之稱曰公楚之
 僭凡為縣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謂年之長老曰公故言三
 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後若宋公為王卿士若衛武公號
 文公鄭桓公其臣稱之則列國皆然師之尊若太公楚之
 為縣若葉公白公年之長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平

能以姓配公者雖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房公相元宗有勞于蜀人咸服其節相肅宗作訓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愛以成于德用是進退所居而事理辦所去而人哀號理袁人袁人不勝其懷爲文士趙郡李華銘公之德亂故不克立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猶存乎人袁不忘公之道爲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爲也人之思也乃增飾棟宇卽而立焉州人大悅咸會隕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爲卿士道爲三公德爲國師年爲元老嘗爲縣縣懷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澤凡我子孫罔不戴慕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

盛德之詞文而不刻更刺史數十莫克興起乃率歸于王公王公嘗以機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刺于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遺文以昭前烈則其入爲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懼其去我也遽願書于銘之陰用永表于邦人之良政

都官鄭谷墓銘

宋 祖無擇 知州

予旣作韓文公祠成因畫尙書都官鄭公守愚像于東壁以配未幾都人之戴白者以公墓所在來告乃率僚屬亟往視之距城纔七里而獲焉于是增封樹植宇隧前周以墉塼限以閤閣伐石爲碣表于路隅公名谷字守愚袁州

宜春人光啟三年進士及第始為京兆府鄠縣尉終以都
官郎中老於鄉嘗作拾遺補闕當時正人多稱其善尤工
五七言詩為薛能李頻所知有雲臺編與外集凡四百篇
行焉士大夫家暨委巷間教兒童咸以公詩與六甲相先
後蓋取諸辭意清婉明白不俚不野故然嗚呼人患不學
學患不專雖小善必聞古之醫師曰者之類有能臻其極
猶或不磨滅于後世矧詩者吾聖人之門六藝之一乎宜
其公之名與世俱存也予觀今袁人服儒而志古者誠不
少矣他日卓然以文章事業與前人並駕則誰與予是舉
也將以勉後學未至耳墓在宜春縣信義鄉仁成里至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

元年二月五日記

鞠城等銘 弁序

宋 李冲元 司理 參軍

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自大道既隱純朴已散雖堯舜之世猶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然則聽訟之際聖人所以敬慎而哀矜者豈以民念非辟之習曰金木之訛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以還教民無黨庠遂序之法養民無井畝夫家之田饑寒困苦逼於垂死之地而又於先王忠信孝弟未嘗聞知一旦陷於有罪而刑之無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挾書承歎思致主於三代之隆者其說有在是也冲元不敏承乏法曹祿愧無臯陶種德之實而憂不能致孔子使無訟之道故因修治固圉既成適為鞠城等銘凡十一篇置

于座右以自勵云

鞠城銘

理而藥雖糾固而何及

祖銘

福生有基絕惡者于其微兩兵鬪于桑女殺人起于揚灰
初則弗戒而悼絕者之不屬猶不稼而憫饑

衣銘

嗚呼教之不勤俾爾殘義而賊仁予不能與物為春徒俾
爾不寒而溫

孟銘

曩也挈德而飽汝今也數粒以食汝予為忝則勤而德則
弗新予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穀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

陰德堂銘

兔狡起于獵狡民詐由乎吏詐雖得情而不寬顧何功之
可謝唯全德之君子功被物而不有以予眇眇之身跋古
人而敢後與其為濡轍之魚寧相忘于江湖

難禪閣銘

宋 黃庭堅 學士

龍眠道人李元中為宜春法曹椽盡心于狂獄忠
信慈惠于百度訟者伏辜而罪如罪在已治罪
之器人服而病焉如傷在已郵其寒饑痾瘵加以
保惠教誨使宥者渙然而悔杖者自今而悔流者
在塗而悔死者方來而悔孔子曰子產衆人之母
也而書言不盡其行事未知其能若是乎獄事既
飭于是築閣以退聽已無憾而後安禪而乞名于
其友山谷道人山谷曰菩薩久習勝妙禪定于諸
三昧心得自在哀閔衆生欲令成熟拈第一禪樂
而生欲界是名菩薩難禪可名曰難禪閣龍眠曰

若是則吾豈能不勉焉請爲我銘之山谷曰勸已
以不倦勸同事以不倦勸萬物以不倦故曰難爾
夫禪又何
難銘曰

正念現前常樂我禪于法不難生死險地于物無畏于法
不易能易能難則無難易俎豆鴆毒使令虎兕蛻乎其無
功淡乎其無味至道之極不出于聖人萬物之俎不歸于
天後百世而見堯舜忘義忘年不動不禪坐無生禪

龍龍山先生墓誌銘

明甘泉 萍鄉

龍公鐔字德剛萬載人狀貌魁偉氣岸孤鶩髻遊鄉校郎
穎敏不羣出入經史尤長於詩文章隸所與師友者梁公
寅黃公子澄年十九選入南宮時髦俊蝟集惟公才識過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六

人曹國李公司成宋公遇以國士薦之高皇帝召對稱旨
命同貢士張宗濬等隨春坊官分班入直講悉民間利害
田里稼穡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諸史遂詔治水於泰州
視軍於遼東川雲隨試輒效所經軍民利弊當興革者悉
以聞高皇帝覽而竒之引對右順門嘉異其能特授首省
按察使司其屬繁劇甲天下前此以罪去公下車振飭綱
紀修明德教民翕然向化道不拾遺幾致刑措正己率百
司悉尚廉潔頃歲薦饑俸贖悉捐廣濟各郡尤嘉與士大
夫敦崇行誼有不軌者曰簡不避權貴以故多爲朝士所
忌下遷公於蘇之長洲令文到離任兩浙士民歸德攀轅

卧轍遺道泣送相率於公所植桃李處碑而亭之以誌棠
恩歸鄉宦橐蕭然無數畝負郭自矢惟以清白貽世不辱
爲榮家府君亦喜其清潔不問家人產雅嗜山水急爲親
卜佳城菽水承歡侍養年餘適晉府恭王薨世子尚幼上
難其傅都御史袁公泰刑部侍郎張公思恭以公對起公
爲晉之左長史遂辭親就職託弟以家事公至任輔導嗣
王不激不阿王禮重之委以督兵重權克承付託時西戎
寇太原公率諸軍禦之水陸戰於河汾有功赫然作一面
長城時皇太孫嗣統患宗藩強盛太常卿黃公子澄進漢
削平七國之計周代齊湘岷五宗王相繼竄流時文皇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三

方奉藩於燕上書求諸王過狀不報師起北平檄至晉徵
兵靖難公泣曰高皇帝封建諸王設置護衛所以奠安宗
社今北藩曰昌倉卒調兵非先帝意也固拒之文皇帝親
引兵至城下諭招賢王王推之曰兵權出長史司旋諭鐔
曰借兵進香鐔對皇上無旨兵豈可借督軍士豎壁不出
文皇力攻之不克竟趨金陵人正大統飛詔械鐔下錦衣
獄鐔不屈癸未歲十月九日公死焉有收其骸骨得其衣
帶中所自血書有曰捐生固殞弗事二主別父與男忍慟
肝腑盡忠爲臣盡孝爲子二端于我歸于一所公生於元
朝甲辰卒於永樂癸未年僅四十娶易氏有懿德生男二

人叔馳叔飄方三齡卜以乙酉年二月十八日葬於祖塋
葛家窰之原將葬屬余以行狀誌銘予與公束髮結盟同
朝共事予不能辭也於戲父老予幼公行不來求仁得仁
抑又何怨銘曰祐命方新篤生豪傑早擅文儒備殫勞瘁
總持外臺憲節以植弼亮藩孤執兵抗志氣作山河允矣
臣極

太常黃忠愨公墓誌銘

明劉連江南

子澄上世楚相春申君歆後有孝子香居江夏十五世生
公高祖偉偉生鐸鐸生端端生側卽子澄父母沈氏生公
於分宜則每教公忠義公孝謹克遵父教以貢登洪武十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罕

八年進士靖難之役李景隆憤事公慟哭乞誅上不聽凡
公建白皆不能用於是奉密詔率夫人許氏及四子珪玉
潤澤由洞庭微服過蘇州與知府姚善倡義勤王善乃印
黃冊編公子補籍崑山珪爲道士更名立微守公譜籍玉
爲里正更名彥修時壬午購公益急太倉武士湯華縛公
至御前百挫不屈公死之從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
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逮其九族外親四百餘人皆發充
軍獨彥修能爲崑山音語克解送役收骸骨從江中夜歸
藏焦山數年子澄有愛妾在繫所立紙牌祀之忽一日書
雷大風發瓦取其主去會漢王高煦謀危宗社上乃追思

公言悔殺公于是路防稍弛可行欲葬江陰君山黃歇墓
獨守墓者不容厯常熟皆不可至洪熙元年七月十一日
葬崑山馬鞍山有子有墓非人力也天實司之今公論稍
明是應有銘銘曰天生忠臣孝之力天植綱常死之力天
佑眷屬友之力天護骸骨子之力死而不忘君之力百世
芳風山之力藏銘於中萬年出

種德橋銘

并序

明嚴嵩

介溪之水縈折而東二里經唐家村行旅往來出於其塗
舊有橋各下介橋歲久圯涉者病焉宏治戊申先少傅仰
雲府君捐貲建造至今利之府君志行超美食貧而嗜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銘

碑序

今勅葬棗林祖塋之南百步嘉靖丙午命蕃以工力之贏
重加修治橋以增勝因憶橋建時有塾師教先生語嵩曰
此尊君之種德也時嵩甫九齡重其言今取以名橋勒石
路隅庸識先德銘曰

士苟用世澤利生人嗟哉遺佚抱志靡伸隨力所及仗義
求仁施不言功植行冥冥靈臺一點可質穹昊天道福善
不在其身貽我後人百世其振

六柳書院銘

國朝

辛炳喬

萬載

何所有賸六柳六柳後誰弗朽忠殺出并山斗子能孝光
世守數百襪瓣香久堂巋然新戶牖其人在左或右後來

秀盡尚友淡榮利恥污垢蛟龍躍狡狴吼俾來者知某某
室則適人遠否香雪飛宜詩酒

序

題宜春臺詩序

宋 劉嗣隆 知州

江南古郡袁爲佳麗之地若宜春臺者又郡之所謂勝遊
也闐闐之旁崛起數百尺陰森竹樹掩映棟宇遠而望之
峻不可陟按轡徐行坦如平地周覽川原下望人烟四時
佳景羅列目前爲一州之壯觀萬家之遊息矣夫各山異
景在處有之而皆出於郊野之外巖谷之遠若根盤里巷
之間影落軒牕之裏則未之見也某甲子歲自臨川奉詔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三

移領是郡下車事簡首登斯臺愛其臺之高而名之美也
徘徊終日欣然忘歸廡廊之間惟相國王欽若寄題詩一
首在焉重念由韓吏部而下爲郡者鴻儒巨賢清塵相望
又郡之人盧肇袁皓章皆魁傑士也無隻文片字書其上
豈好奇逐勝之心有乎未至耶而不爲好事者所保有所
遺墜耶不知其果何如徒使曉烟暮雲有鬱鬱之狀嘉木
修篁如聞大息之聲且世之言南昌滕王閣者衆矣觀其
雉堞之上聞其無窮異之迹豈足與夫斯臺爭勝哉而王
勃爲之序播在人口又丹青者畫其圖傳之天下何幸與
不幸有如此者某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題其上雖不足

以繼風雅之末亦自類乎發潛者其屬而和之者凡八人
雪勝槩之遺憤補前賢之闕筆亦詩人之職也

韓文公集後序

宋陳煇知州

煇蒙恩假守袁州到官之初嘗念近歲諸處文籍板木甚
盛至如江西則豫章有山谷文臨川有荆公文廬陵有六一
一文而袁爲唐吏部韓公退之舊治則宜有公之文無疑
然訪之不獲也顧公庫所存類皆佛老氏之書竊嘆公之
遺澤在人未泯不應牴牾如是亟以屬教授宣城劉諭使
求諸士大夫之家得京滬暨潮陽舊集且俾與士人叅較
焉旣而讎正謬誤刪補訛闕遂成善本施諸末學以助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 序

四三

考是亦邦人之志也惟公道學之正溢爲文章見於行事
久而人益尊之故能使聖人之道皎如天日異端邪說終
不能抗六經而並行以迄於今有功吾儒大矣宜乎天以
三百年斯文全付之而一代諸儒皆不與也其可不使學
者日見而常誦之於是鈔本流通以貽永久將令人人皆
得此書探公之緒餘以正其心術庶幾有補於名教蓋不
獨以備宜春之闕典而已

李衛公集後序

宋許子紹

唐有天下幾三百年賢相名儒接武而出固未易歷數也
然考其功烈文章光明偉大卓然足以垂不腐者蓋亦無

幾自房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已王楊
燕許之後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
者必以功烈言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
或畧於功烈殊不知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
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
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烈著矣觀幽州紀聖
功碑異域歸忠傳序會昌功烈非衛公孰能形容之文公
論淮蔡之敗可立而待折王庭湊之兇焰而奪之氣骨中
所蘊固不止於文章也夫道之在天下操之則爲心盡之
則爲性見之設施則爲功烈寓之言語則爲文章易地皆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四

然豈有彼此之異哉元和十五年文公嘗爲袁之刺史太
和八年衛公亦嘗爲袁之長史文公之去袁也崇廟貌以
祠之列豐碑以記之其文集之行於世者又鋟木於郡庠
至於衛公則不然祠堂數椽地石刻數尺許蕭然岑壑之
中佛屋之側文之流傳者僅有十五賦其全集則未之見
豈世之知衛公者一於功烈鮮及於文章歟紹興己卯冬
建安邵公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訪韓李遺跡歎衛公文
集獨未有表而出之者於是出家藏會昌一品制集二十
卷別集十卷外集四卷合三十有四卷既釐正之又命工
刊之俾韓李文章一旦方駕並馳以爲有永無窮之傳然

則公之知衛公其異乎人之知之歟集成屬子紹序其事
子紹問學淺陋何足窺衛公之藩籬然因公之教竊知衛
公文章故併論文公之功烈著於集末以爲袁之盛事云

文標集序

朱童宗說 教授

子發諱肇姓盧氏宜春人子發字也唐武宗會昌三年以
詞賦魁天下仕至集賢院學士歙州刺史歿後三百年郡
人許表集其遺文僅百篇目曰文標集傳筆日久序存而
集亡文粹所載海潮賦漢隄詩新興寺碑銘上王僕射書
四篇而已其餘如通屈賦注大統賦志在藝文者學者亦
罕見之自建中靖康辛巳迄紹興庚辰又六十年矣會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墨

安邵公來守是邦崇鄉化以厚風俗謂宗說蒐綴闕文子
職也既授以雲臺編廣其傳又俾求子發遺書得古律詩
二十六篇於劉松宜陽集得闕城碑震山記於古廟嵌巖
中得劔贊於清江玉虛觀合賦序圖狀四十有二篇分爲
上中下三卷名從其初序取其舊附以成應元舉榜祖擇
之梅聖俞諸公盧石題詠鏤木於郡庠以貽永久又論其
出處之大槩而尾諸集焉子發少貧篤志好學器識宏邁
而濟之以瑰竒拔出之材故其爲文馳騁上下偉麗可觀
自長慶以來雖善鳴者罕有其比當時達官宿儒皆推重
之然最爲相國李衛公所知當衛公再主魁柄炙手可熱

子發廷試第一稍自求顯何爵不縻而乃韜晦州縣屢從外避未嘗奔走於形勢之途迨咸通初通籍金闈出任牧守獻賦進狀結知九重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大用然比於阿附而得富貴至於失勢頓挫一跌而不振者蓋有間矣則子發雖久窮亦何恨哉今郡之南修仁鄉有盧狀元書堂遺址存焉而東湖之石氣勢凌厲見者豁然有昂霄聳壑之志詩曰高山仰止此邦學者不志於古人則已儻有志焉捨子發其誰與歸

雲臺編後序

童宗說

宗說始見唐書藝文志所載鄭谷雲臺編三卷以謂谷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吳

詩盡於此及考祖擇之所作墓表稱雲臺編與外集詩凡四百篇行於世自至和甲午迄今百有七年外集又闕其半則知谷於道舍詮次之外著述尙多而傳者寡也谷字守愚宜春人永州刺史史之子幼負雋聲司空圖許其爲一代風騷主而薛能李頻當世名士咸愛重之擢第於光啟三年嘗作拾遺補闕乾寧中以尙書都官郎中退居於仰山東莊之書堂高尚其事以至於卒蓋唐自牛李植黨之後學士大夫不擇所附貪得躁進者罕能獨守於義命之戒而不牽於名利之域至於吟咏性情出處默語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况至於僞蹈之世哉守愚獨能知

足不辱盡心於聖門六藝之一豐入而奮出之論其格雖
苦不甚高要其鍛鍊句意鮮有不合於道其所得於內者
又能信而充之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嘗取其退
居淨吟等篇三復而賢之因其言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
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風教而重之者以村學堂中兒童
諷誦往往視爲發蒙之具曾不獲齒偏裨於李杜詩將之
壇日往月來殆將磨滅蓋跡其表裏所得而與世俗耳鑒
決之彼烏能知守愚之意哉顧宗說道榛力綿豈足軒輊
其詩使得以行遠因典教於此而重其鄉之先賢之難得
也亟請諸郡邑葺其墓宇又得賢使君家藏善本鋟木流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七

通而序其顛末所以致區區之意焉

傳信錄序

宋羅誘

郡自東漢陳重以後寂無其人逮唐有鄭谷獨以詩名得
綴於文藝傳末又無顯赫功業於世如彭構雲之隱逸盧
肇之文學亦有足尙者而史皆佚之予因憤焉作傳信錄
三卷上卷則序前世之事自陳景公始中下二卷則序當
代之事自王冀公始與夫守令之治狀過往之遺迹僧道
之高行山川之巖異皆附於錄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春秋
之志也

按此序篇幅甚短或係節畧但事關志乘理宜載人

郡縣之圖志何爲而作也國有賢守令猶家有賢子孫守令保圖志以治分地子孫保關券以治分業能治其所有即爲賢矣因田野之有定界也而考其有汚萊者乎因戶口之有定數也而考其有流亡者乎因賦役之有定制也考其在公者有湮沒在私者有暴橫乎因士習之有舊俗也考其有可匡直而振德濯磨而作新者乎治之無倦則田野可闢戶口可增賦役可均風化可以日美人材可以日盛矣然則圖志可以一日而闕乎分宜有縣起宋雍熙至南渡嘉定間謝令謀作縣志不果潛祐黃尉始克成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吳

混一以來更六十有七載浚儀趙侯尙之爲尹乃作鈐岡新志以續前編書成適予至侯以予於是邦實多采梓之誼以序見屬辭不獲則願以昔人治官如家之責告夫求芻於吾邑者庶知前人作圖志之意非徒以廣紀戰備考訂而已將以爲勤政之一大助也推本作者之意龜勉述者之事吾邑吾民其多幸矣乎

圭齋文集序

明宋 濂學士

文辭與政化相爲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資之以達務是故祭享郊廟則有祀祝播告寰宇則有詔令胙土分才則有册命陳師鞠旅則有誓戒諫諍陳情則有章疏紀

功耀德則有銘頌吟詠鼓舞則有詩騷所以著其典章之
懿敘其聲名之實制其事爲之變發其性情之正闢闢化
原推拓政本蓋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然必生於光
嶽氣完之時通乎天人精微之蘊窮乎歷代盛衰之故洞
乎萬物榮悴之情覈乎鬼神幽明之蹟貫乎華夷離合之
由舉其大也則極乎天地語其小也則入夫芒抄而後聚
其精魄形諸篇翰颯颯乎泱泱乎誠不可尙已世有與於
斯者其惟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乎公諱元字元功潭之
瀏陽人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修出於安福令萬之後公
幼岐嶷十歲能屬文逮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面經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一

百家靡不精究伊洛諸儒原委尤爲淹貫遂擢延祐乙卯
進士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而兩
爲祭酒六入翰林而三拜承旨蓋當四境混一之時文物
方盛纂修實錄大典三史皆大制作兩知貢舉及讀卷官
凡宗廟朝廷雄文大冊頒示萬方制誥多出公手金繪上
尊之賜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墓隧之
碑得公文辭以爲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愛文學
德行卓然名世羽儀斯文黼黻治具公之功爲最多君子
評公之文意雄而辭贍如黑雲四興雷電恍惚而雨雹飄
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雲散雨止長空萬里一碧如洗可

謂奇偉不凡者矣非見道多而擇理精其能致然乎嗚呼
自宋至元三四百年之間文忠公以斯道倡之於其先天
下學士翕然而宗之今我文公復倡之於其後天下學士
復翕然而宗之雙璧相望照耀兩間何歐陽氏一宗之多
賢也不亦盛哉初虞文靖公集助教成均其父并齋先生
汲方教於潭見公文大驚手封一帙寄文靖謂公他日必
與之並駕齊驅由是文靖薦公升朝聲譽赫赫相埒卒符
于并齋之言文靖之文已盛行公薨二十四年其孫佑持
持公集二十四卷來謁濂曰先文公之文自擢第以來多
至一百餘集別藏於瀏陽里第皆燬于兵此則在燕所錄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辛

自辛卯至丁酉七年間作爾間有見於金石者隨附入之
子幸爲文敘之以傳濂也不敏自邉角僻鄉即知誦公之文
屢欲褻服相從而不可得嘗見濂所著潛溪集不賜鄙夷
輒冠以雄文所以相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學識迂踈
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敘其文哉雖然公文之在霄
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草爲醴泉光景常新
而精神無虧亘萬古猶一日序之與否尙何暇論哉佑持
字公輔閩學精該論識英發無愧於家學者也

贈萍鄉李游公後裔序

明解 縉吉水

聞李氏之興山西平以忠節武功顯於唐延至於觀察公

憲名聲藉甚其子游守宜春遂家城東袁之有李氏自此始在萍之車田暨橋南者與分宜之白芒吉安之谷村豐城之湖茫其流派也第世遠年湮傳聞不一獨車田之譜余閱之最詳時奉使諭黔中道經萍邑因訪昭萍李氏見其家譜與袁郡之李氏同一本噫何其盛耶余嘗讀歐陽文忠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世德之美讀周益文忠公之贊則知李氏有延英之譽紀功之寵讀文山信國公之序則知李氏有仕宦不去其鄉之說讀吳文正公之詩則知李氏有勲業隆先代流波衍後昆之句讀彭沖所先生之題則知李氏有科第表表之祝讀揭學士之跋則知李氏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五

廉恥之節讀申齋劉先生之書則知李氏有以學自殖之積讀果齋夏先生之題則又知爲李氏芒溪之銘是皆聞人鉅公溢美厭頌之餘又何待余言哉雖得余言又烏足貴哉譬如數玉而得砥砢焉數珠而得魚目焉噫天祐善也不以李氏千百年之系而墜其宗乎余又敢致頌於千百年之後而靳其辭乎於是繼之以贊曰我李盤根培以厚坤實垂鍾山秀接崑崙傳芳布陰子子孫孫椒聊遠條奚足比論

雲臺編序

明 嚴 嵩 分宜

孔子言夏殷之禮有杞宋不足徵之嘆吾袁爲州僻在江

介波嶺遺復代有文賢昔在李唐藝文特盛若都官郎中
鄭谷揆藻鑄詞見推當時其詩散見各帙每得一篇咸可
瞻炙獨世罕全集郡中無傳稽古者每爲之浩歎相傳州
南仰山有都官書堂遺址乃予攀磴踐棘往尋之不可復
識徒見泉聲巒影悄愴幽邃殆非人間意其時謳吟嘯歌
斯境有助歟夫詩之道難言矣非天景勝奇無以發竅智
非功力深到無以造微蹟予讀都官之作精刻洗鍊時有
月露烟雲之思永夜靜吟至謂得句勝於得好官則其平
生殫力於斯可謂勤矣世之士落筆出語未得古人一字
而遽已訾病之豈可乎哉此集予往得之吳中故少傳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五

文恪公公本錄自秘閣予假以歸手自讐校正其譌闕三
之一刻之庶幾以補是州文獻之闕遺云耳

鈐岡紀勝序

明黃鳴喬知府

袁饒佳山水而分宜尤勝卽洪陽一洞蜿蜒盤旋計十數
里中有七十二穴所指爲日月星辰雲水烟霞仙釋鳥獸
昆蟲器具諸類靡不肖似志云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賈其
然乎而邑旁復有鈐岡嶙峋插天萬松蒼鬱其下長溪環
抱澎湃湍激聲殷於雷每緩步遵蹊夾道陰翳無慮數十
折山岫有泉一泓清澈可鑑由泉而上幻變萬狀相傳爲
景有八則其大畧也予嘗從公餘兩衡之洪洞以奇勝鈐

岡以正勝洪洞去城二十里許稍費跋涉而鈴岡則出郭不數武公事釐畢可扶筇醉其上洪洞幽邃元窈若螺尾然非火炬不得前且游者惟秋冬爲便若春夏則嵐液襲人而毒蚊怪螫時亦有之鈴岡峻絕宏敞雨晴雲月靡不宜人况樓閣亭臺參差布列而禪房尤快栖息予嘗謂洪洞有志而鈴岡亦不應泯泯茲大令李君將部署之復搜先後所題詠者編輯成帙問序於予予欣然爲之憇憑第媿筆非如椽弗克傳照正張嶠詩中勢竒看不定景變寫難真者也姑爲勒數行以塞其請

六柳堂遺集序

國朝 張自烈 宜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三

予友袁臨侯殉國其嗣子出奔父難未至燕道死知不知皆流涕是時予奉母僑信州一夕臨侯凶問至哭之慟聞閱理行篋見臨侯後先授予書疏泣數行下喟曰臨侯雖殺身成仁如齋志歿何私惟臨侯自筮仕敷歷中外植節不儻累著公勤涖事則與人歌思去官則衢巷攀惜諸行能狀史比宜有紀載痛遺文軼弗傳耳遲者襄陷臨侯方就逮予懼臨侯出處大節湮沒失實疾馳書趣臨侯自敘本末貽予久之臨侯緘日錄抵予山中蓋自癸丑洎乙丑以後編年紀述語至數己丑冬予繇閩潭上歸里門走哭臨侯牀垂就其家索臨侯與二親生訣書畢命詩溇江紀

事凡三通讀未竟又泣數行下嗟乎臨侯得死所矣而其子又能捐軀赴難義無反顧與卞氏眡肝頤頤孰謂忠孝不兩全哉先是臨侯督潯嘗告予曰袁子不爲睢陽必爲平原生平論著賴子以傳予頷之今臨侯且死言猶在耳後死者忍負良友哉况臨侯從容西市髣髴文文山予不獲踵家教父之遇文山遇臨侯異時何顏見臨侯於地下若之何併遺文而淪棄之也因念唐集賢學士沈子明請京兆杜牧序亡友李賀詩行世宋蘇軾悲董傳沒世無聞經紀葬具訖急取傳所著文上韓魏公古友朋樂稱人善類如此臨侯績業讜議聞中外非李董二子比其章奏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五

歌書牘關國是輕重政教得失生民利病爲多去賀傳所

詩文尤遠甚如是而聽其磨滅凋零後無繇考見皆沈

君予之罪人也予與臨侯義愛何如而遽忘之哉戊

子予上其書於朝思易名請卹爲一門忠孝光且爲萬世

臣子勸不幸志弗遂歿有餘恨姑錄其集以俟後人榜曰

六柳堂集者蓋臨侯曾王父魯訓公成化丙戌進士景慕

晉陶靖節年四十隱不仕自稱六柳居士臨侯少壯讀書

六柳堂克繩祖武恥事二姓予故彰之俾族人識所自云

臨侯僅一子名一藻卒時年三十一一藻舉丈夫子三人

甫髫卽歧嶷不羣此天祐忠節克昌厥後之信而有徵者

也嗟乎臨侯可以無遺憾矣獨予窮困老不能日見臨侯
諸裔孫之光大先世徒撫遺文而悼慟也惜哉

外孫袁子制義序

國朝 王猷定 南昌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余
以納餉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一藻
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子壻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
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
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
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
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爾公忽緘其文寄予乃知垂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三

髻兩髦已能自立余持之不知爲制義也蓋聞王哀蓼莪
之慟焉蓋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
有後而忠孝之食報於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詒
余老矣尙幸於公父子見之軫石老人題於金陵劍臺之
寓齋

袁袁山先生未優軒遺詩序

國朝 孫嘉淦 尚書

明侍御袁袁山先生總制九江左良玉脅之南向公於舟
中執大義讓良玉背汗下喘自悲死其子夔庚降於我
大清執公北上館於內院將有所重任於公公不屈死之
論者謂公成仁取義有宋丞相文文山之風我

初扶植名教不得已從公請亦無異元之於文山所謂君
義臣忠兩得之者也予少時聞長老言公督學晉中時廉
明致謗諸生走京師伏闕訟公寃已而讀 國史及公本
傳則伏闕事在焉然後嘆吾鄉爲公過化之區三代遺直
在人 國史所錄父老猶能言其故又悲公授命三忠祠
下公子聞變踉蹌北道復賊亂兵死忠死孝聚於一門而
公所自謂雪窖冰天爲異域鬼者公子亦如之繼自今後
嗣之或昌與否都不可知又安問三立祠六柳堂四山樓
藏卷之爲何如也歲庚午予蒙

恩再起爲兵都袁子起宗手錄公未優軒詩帙謁予祀宗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五

公會孫以選授授職需次都下余喜公有後賢而能世其
家學時優禮之因詢其先世舊事及公他著作無一存者
此詩又殘帙十不得二三同時王季重叙公得詩中趣李
之椿以爲足補楚風余則謂公之雪肝鐵骨亦畧見一斑
矣惜乎舟中雜詩十五章脫畧僅存其三不及盡見公之
感時撫事旣而以詩本不足盡公此編本不足盡公詩竊
敢謬附於知公之人不得不一論公之世而喟然爲公三
太息也公登第起家行人司魏璫焰方熾東林黨禍一興
高揚諸君子相枕籍蔓延株連善類一空有明二百餘年
元氣不可復回矣公至思陵朝儀存頽果慷慨談時務屢

披刃責躬恤當是時中原鼎沸僉壬盛朝公三任三已其
間張孫振誣以賊榜顯名鐫其秩呂大器代其軍事而九
江之恢復爲虛馬士英寢其奏章而瀟湘之六龍莫奉卒
至卧薪嘗胆疏詞激切忠義凜然福王雖降旨俞其奏其
如羣小之不喜何哉於是汰軍餉黨士彥衆謗羣疑孤臣
力竭使良玉藉清君側之讒直興晉陽之甲以國故脅公
以壯士陌刀繫公以江上牛酒邀公而公侃侃正論寒姦
雄胆曰我段秀實也豈能泄反耶自發九江密章不達橫
江大礮計不售或縊或溺或絕粒不得死嗟乎運丁陽九
天意有歸公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黃石齋金嘉魚諸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七

後先抒忠勝國抗命

興朝扶乾坤剛大之氣邀

聖朝高厚之恩稽諸前史例得並書毅魄忠魂丹青照耀
豈不休哉余嘗讀文山寄弟詩有猶子是吾兒之句或以
是爲文山憾顧文山當日身且不有何有於後而千載芳
馨百世俎豆且與其遺集若文與詩並垂不朽焉公之後
昌矣集又不存蓋仁人義士之傳其後與傳其集皆歸於
冥漠不可知之天而已矣余謂詩不足盡公惟因公傳詩
則後之人得隻字片言以爲寶貴而不能自己於言況乎
公詩之不下百餘篇也謹書所感而序以歸之

杜若堂二二集序

國朝 沈德潛

吾友查子嗣誠少負異才能文章善吟詠時有一日千里之目余自總角交最契無何查子年逾弱冠以疾卒期年其嫠婦出曩時所制時藝百餘篇詩一卷向余再拜泣曰先夫子生時表表歿後泯泯此未亡人之憾也子爲知己願以問世俾一生甘苦無置灰燼死且不朽余受而藏之欲付剞劂姑有待每風雨晦明展卷歛歔不忍釋亦不克竟讀蓋悼吾友之亡而悲其婦之志也今年秋於燕臺得張子坤喬遺詩一篇其同里林君賓麓稔其始末具爲言予喟然嘆曰異哉何與吾友故事若一轍也浙西江右

重刊州志

卷九之一

藝文 序

渠

相去數千里其間才人傑士並駕齊驅者幾百輩而獨異張子與吾友才畧同齒畧同不幸而天同而其婦之惓惓懇懇欲爲夫立名更無不同詎非近古來一再見之奇乎夫名者實之賓人苟擅一長精一技精神詣力之所注後之人必有不能泯滅者况文章千古代有傳心知人論世不無識者是集行而張子可以無憾矣然則張子之婦惓惓懇懇爲張子立名計不誠然仁人君子之用心乎哉予因嘉嘆不置林君請爲之序余遂述吾友故事以比張子而且喜巾幗中有此二志士也

四書理解序

國朝 湯

聘 提學

崑山徐氏初學辨體一書本老泉評孟子蓋山評禮記及
有明郭鐘之徒評諸經遺意而集其成然於四子書則缺
而未備也虔州楊廣文維鑑好古勤學迥絕時趨晚年取
四子書悉以文法評之大意與徐氏辨體相等不可謂非
卓然成一家言者竊惟朱子讀書之法第教人虛心涵泳
切已體察不可橫生意見妄爲穿鑿若徒以文求是則周
子所譏爲陋者矣今觀易序因辭通意之說則沿流溯源
寧與航斷港絕潢而求至於海者同類而共笑也哉余悼
士習文勝急欲進以實學而慮難遽轉亟因其素所沒溺
者而姑爲之因勢利導焉按試諸郡輒用辨體一書爲多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堯

士訓揚廣文適以四書理解問序於予予嘉其能補徐氏
之所未及也於是乎書

重修新安橋序

國朝 陳廷枚 知府

津梁所以利涉宜舉不宜廢也昔子產治鄭用來漆洧之
譏晉武平吳遂起富平之築徒杠輿梁歲以時舉誠王政
之大經

聖朝所加意者也余奉

命來守茲土一切興廢舉墜之責時切於懷雖琴清鶴瘦
實期次第見諸施行上年因公出巡道經分宜之挺秀鄉
九有危橋一座勢將傾圮目擊溪流慨然動念當卽詢請

父老成云地通閩粵乃江楚要津往來孔道前代設石爲橋名曰新安輪蹄稠雜若履周道近因歷久傾圮鄉人築木爲梁以濟行役當其春雨作波秋霖騰濤洪流急湍酒肉等者久之終功鉅費艱常往來於心計欲得一急公好義者以董其事而鼎新之而未逮也今邑庠湯廷璋陳顯祖黃其源鍾肇大等欲易木爲石鳩工重建丐余一言爲之徵夫濟人利物固賢士大夫之同情而樂善好施亦仁人君子之嘉會捐助必自余始然衆擎易舉凡我士民之慕義者誠踴躍焉則斯橋之成有日矣余既喜湯生等勤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序

周易會歸序

國朝 林枝春 提學

易也者性命之原而天地鬼神之奧也其萬理之會歸乎溯自孔子而後商瞿子木受之遞傳於漢爲田何爲焦贛爲賈直其說屢變施孟梁京鄭王輩旁見側出戶裂門張紛紜而無所歸至宋伊川易傳畧卜筮象數一以義理爲宗朱子復作本義本卜筮以發義理易學之旨歸於是乎定我

仁皇帝纂周易折中徵引儒先剖析疑似承先啟後易

學炳如日星領其大要以朱子本義爲歸又嘗覽郭青螺
易解自謂本義取十之七凡其所立說推本朱子徃徃有
翔贊功昭萍鄧氏精易學嗣禹司訓文江編輯諸解以授
學徒子壽世其父業與長兄雲參互考訂勒成一書最得
力於郭氏易解舉天地古今人物事理之原皆恍然有悟
遂備錄其所論著於篇又自彙纂兩卦合旨六爻總旨圈
外句旨取象引證佐以史義發明無遺易之爲書也兼括
三才廣大悉備斯其得所會歸乎余嘗謂易學之難言也
善讀易者以一卦通之六十四以一爻通之三百八十四
以一卦一爻之詞通之一卦一爻之人以數千載下萬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空

不齊之人之事通之前聖人確有可據之詞皆合如符契
則經也而史寓其中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之謂
也會歸一書蓋有見於此其庶幾融本義闡精蘊卓然成
一家言者

國朝名儒輩出談易者不下百家曩見大傅朱文端公易
書早知有鄧氏學今獲是編頓使余進一解因深嘉會歸
之義足仰佐

聖代崇經雅化於是嘉會來學傳世行遠奚疑焉禮有之
其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雲江教諭鄧子培蔣思傳
其先人之美重爲請序仁孝之心亦約畧可觀已

國朝古文雅正序

國朝 林有席 分五

經天緯地之謂文聖以觀乎天文人文以察變成化而議禮制度考文用昭同文之盛孔子晚年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此固載道之文懸日月而不刊者他日又信斯文之未喪於天而有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之嘆則更以斯文自任故孔子所以爲斯文宗主教萬世無窮者也惟我興朝

聖聖相承以三十年一世計之凡閱五世有餘歲於茲

欽定七經頒布海內較明代大全諸書益加精密士林傳誦

已久彬彬郁郁非天壤間大文乎興賢育才之所培植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空

儒巨卿之所發皇非有物有序之言不道非子臣弟友倫常之所關係不形諸筆墨蓋其涵濡熏蒸於文命之敷者深矣席老朽不文竊不自揆前既續蔡文勤古文雅正一選增入有明一代若干篇茲復取

國朝諸名家文集搜次得三百數十首加以點勘爲後學導夫先路匪獨以其文而已文品之規矩繩準卽人品之誦法師資也以學道之人讀載道之文法載道之人求無負於

盛朝文教之隆是則愚忱私心之所竊願於後之學者主其體例一倣文勤原編輪轅虛車之飾風雲月露一篇概

置不錄蔡邕所主在此席雖識力未逮或庶幾亦步亦趨
免致正猶面而立也夫

鈐陽詩徵序

國朝 袁汝璧 分宜

袁於李唐間風雅特盛散見唐詩各集者十餘人分宜爲
袁屬邑袁嶺七峯峙其西北秀江貫其中水土之所生神
靈之所感魁竒文章材德之士代產於其間亦地氣然也
吾邑前哲流風如易正翁李公凱歐陽元春稱經學功臣
而微言精義善缺有闕卽聲韻爲文事之來自一二鉅公
專集外殘篇斷句絕少概見豈眞人不間出抑收拾而寶
貴之者少也予自成童後頗矚音律古選唐宋元明諸大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李

家曾擇其尤都爲一集而於同邑百年內近人篇什亦復
以己意收彙成帙風晨月夕展卷把玩若聚里彥以談騷
韻戊辰間友人林子儒珍嚴子介玉相過從案頭翻閱謂
此足爲

本朝一邑風雅之徵余以見聞有限網羅多遺且意見頗
僻安能以一人之好尚定通邑百年之風氣二君作而言
曰吾邑宋明間偉人代起文獻少徵今予有是編而復私
之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姑就所錄存規規可乎予重述
其語又十年後錄得如干首併前詩次第之因書此以弁
其首而頌爲鈐陽詩徵云

心書序

自俗儒以心學爲出於陸王而近禪於是存白首爲學而不知所學爲何事者嗟乎彼獨無人心者乎抑其心獨不同具理義者乎不然何言之違也夫借心學之說而流於禪者非陸王之失其徒慈湖龍溪之屬爲之奈何以其流而罪及倡明者哉夫心學非陸王之私言也孔孟言之程朱言之彼以爲論語言仁不言心因謂孔孟有殊途朱陸有異指豈心違仁與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言俱未之誦耶亦無怪集注章句與夫或問語類大全集之言心者未及博考而深思矣宜春卓菴張先生博涉之餘因有味乎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六

子玩物喪志之戒潛心近理著爲此書以堯舜孔孟之言爲宗濂洛關閩之說爲正傳而於象山陸氏陽明王氏復爲之兼綜條貫開來學而繼前修絕不存黨同伐異之蔽非有見於廓然大公而能然乎後之爲學者欲不墮於虛無寂滅而又不失於繳繞支離由朱陸諸儒之同然以上體夫孔孟之心法胥可於是乎取資焉諸君近先生之里讀先生之書屬予序而刊布之亦可見人心之同而是書之所感發興起者爲不淺矣然予所望於諸君尙其禮義悅心服膺勿失也哉

文標集序

黃河清

萬載辛子好學存古嘗輯唐賢鄭守愚雲臺編復三卷之
舊其用心可謂勤矣茲復哀次盧子發文標集將刊布之
而屬序於予予謂斯集之輯視雲臺編爲急而其事則尤
難蓋子發沒三百年始集其遺文者爲郡人許衷已僅得
百篇至紹興庚辰袁教授南城童宗說復輯之欽巖古觀
無不畢蒐分爲上中下三卷實止四十二篇耳自是以後
雲臺編尙有前明嚴惟中之表章而斯集無有今欲網羅
於六七百年之後使泰山毫芒人間復覩其功誠有倍難
者然守愚但以詩名他文概未之見卽其詩雖司空表聖
嘗推爲一代風騷主而格調亦卑子發則當宜陽風氣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序

奎

開卽爲李文饒所賞海潮一賦名動至尊漢隄四言詩亦
復近風雅不徒斤斤律絕間其才視守愚殆遠過之乃自
童教授以來無人復爲披拾至使孤寒崛起哀然舉首者
祇於遺選雜說中時見一二而其遺風餘韻渺無復存文
獻何所取徵來者何所興起是其事不尤急乎以倍難之
舉而當最急之期此辛子所爲慨然而不能已於斯集也
予奉命宰宜春嘗懷先賢之遺澤登其洲撫其石輒想見
其爲人况得其遺文而盡讀之不猶並時而與上下其議
論乎於是嘆辛子之用心爲不可及矣遂書之以復於辛

周義門序

國朝 徐曰都知縣

萬載黃茆周氏七世同居

天子旌其家曰義門蓋

國家承平日久涵濡休養和氣熏蒸至於山陬僻壤莫不欣然向化甚且累世孝謹聚順一堂視夫異宅別爨思以肥其一身一家者良如也豈不盛歟月臺辛君萬載文學士又周氏姻婭也知其家甚確嘗告予曰周氏之先不及詳今歷七世世推一人主家政百數十人皆受裁焉自習舉子業以至力耕任勞服賈走四方量其資之近而命之無弗從者績紡緝緘使婦女各執一事以供冬夏之布無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六

私鬻於市者小兒女序坐飲啖寂不聞聲家故薄所食粗糲園蔬而已魚肉非歲時伏臘不設至於養老燕賓未嘗或缺凡卑幼稟命拱而立莫敢坐於長者之前平居教子弟循循有禮里中識與不識望而知為周氏子也予聞而歎曰周氏家法推之平天下可也豈特風示一鄉一邑已哉宋江州陳義門百犬同牢而食一犬不至眾犬不嘗今周氏有豚甫生母亡旁犬就豚乳之日以為常夫和順之氣由人而及物不假勉強而皆出於性之自然即此一犬先後而出一轍是足膺義門之

寵錫而無愧矣辛君請予文紀其盛予固樂道節義之事

若送書以爲序使歸於義門庶有以堅其志而爲天
世法焉

寒衣會序

國朝 辛從益 萬

民無告王政必先撫而字之朝廷所望於良有司也而
有司所望又在於民之相恤恤之事有二饑與寒而已饑
者易爲食而寒之給衣較難天下有偶元之歲無不寒之
冬以常有之困行多費之惠宜其難也古司牧之職族使
相葬黨使相救州使相周上以是帥下以是勸所以成親
睦之化也我縣土瘠產薄而民情尙近厚好義樂施之舉
往往有之自歲饑公米樂助外其設公會爲窮民計者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卷

囚心堂施棺之會有育嬰堂養女之會相葬相周救與古
義合而寒衣之施尙闕焉蓋以費侈人繁情僞多而喧爭
易成也邑侯錫山丁松濤蒞任之四年頻歲豐登四民安
業思所以廣恩樹德求民困所未紓進父老紳士訪焉則
僉以寒衣宜施對侯慨然立出金三百付之已而縣人競
相傳頌以爲我公誠仁甚乃肯捐清俸爲吾縣窮民計吾
儕爲同縣奈何不自相恤於是爭輸樂助不勸而集數口
間得八百金而未已迺相與推廣侯惠計永侯之澤於無
窮先立輪册登侯捐數於首邑人所輸陸續次焉并於
侯先事酌籌製襖施襖之法及存留生息之規備具梓邑

之版實賢能者司其事官爲左右之俟既善邑人之與亦
從義也爲杉定程式載於州而屬余以序余惟賑窮恤
俗之美政之仁也昔漢王望爲青州刺史行部閱饑民徠
行以便宜出所在布作褐衣晉鎮南將軍劉宏憐持更老
兵無襦給韋袍複帽並見稱史冊然皆出自宥帑非由減
餼今侯此舉視兩賢有過之無不及五君之誠復見於今
矣而縣人感侯之仁亦遂能踴躍捐助以此見善倡必應
而致之大可爲也是册也傳遠鄉之聞風而捐者尙不知
其幾以吾邑好義之多不患公財之不聚而特慮誤於所
施誠能守侯之意而推之將來醵金所舉皆有益民生事
哀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突

既不惑於非義之義而民得因免饑寒而益生其廉恥禮
義之心我侯衣被萬人之澤豈有涯乎於是欣然搦管而
序之嘉慶丙寅八月既望

春秋異文考證序

國朝 孫丙章

說經之學易與春秋爲尤難易經劉向校於前郭京正於
後中固鄭康成王輔嗣以翼附經篇第不無移置然文字
之間其有異焉者亦寡矣春秋則三家各守師承肯言之
歧動生義例故春秋之難治視易尤甚萬載幸同叔先生
家世以經學者尊甫助教公纂述詩書三禮三傳凡數百
卷尤精於易所著易圖存是學者稱之先生研精六經皆

有心得其治春秋功尤遠嘗病一字褒貶之說未能盡合
經旨乃撰異文考證二十二卷微示其意按而不斷若不
欲與諸家爭者然諸家當之末有不爽然而自失美哉淵
乎不獨先生之學問見而性情亦見矣我

朝經學昌明漢學宋學並臻極盛其治易春秋者則安溪
李氏桐城方氏余尤心折焉乃今復得君家父子蓋文貞
公之於易象助教公之於易圖皆能敢千秋未有之鑰必
傳無疑方望溪之解春秋也謂經之所書孰爲春秋之文
孰爲聖人所作必辨之不惑然後經旨可見而先生則謂
三家之經文各異三家之傳說各異必經文定而後傳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九

可得而折衷其於望溪立說之弊廓清尤力昔助教公易
圖存是序云一圖之成必求有據一義之立求爲可通先
生實師其意凡治經者所宜取法也獨易也哉獨春秋也
哉

春秋內外傳類文疏義序

國朝張芾 巡撫

咸豐元年三月歲試饒州浮梁教諭辛君以是編見示余
閱其書輯左氏內外傳文分類而疏解之內傳分六十四
類編輯爲二十卷外傳分三十九類編爲十卷合咸三十
卷凡古人文章之體例具備而訓詁之形聲悉明誠善於
說經可以別樹一幟者夫書無注讀者不能了未讀羣書

不可注一書欲注一書者必合羣書而會其通乃能曲暢其旨是書有不注者固不贅一詞有不得不注者必苦心分明考據稽核足補服杜諸家所未詳其於古音今音之異同正義俗義之是非本義借義之可通與否無不剖析入微至於糾正舊說有所折衷或參議論於注釋之中亦皆切中情事講小學者莫能出其範圍習古文者皆可尋其渾淡其有功於學者豈淺鮮哉君著作甚富此特僅見一斑吾知不脛而走海內矣

引

鈐岡志引

明李元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引

半

山川奇勝顯晦有時車轍馬跡之所不及則闕而不顯及顯矣而狎之為無甚奇則弗顯弗狎矣而表章未能則弗顯噫山靈將無笑人哉袁為江右輿區洪陽鈐岡山洞之最勝也而皆屬分宜洞去治署僅一舍岡則環對且夕相揖也而當塗顯者覽勝探幽殆無虛月乃問其志則俱寥寥洞志自觀察鄔公檄王司李重輯岡志自都伯檄予創修余實奉成命部署其事嘻兩山不遇兩公將汶汶湮沒已哉余耽幽興且憎世套幸邑地僻而事簡得以其間遊憩兩山自喻適志竊謂洪陽之窮深靜雅吾良友也鈐岡之端巖峻朗吾亮友也兩皆厚余余其敢薄於兩山洞

志既成而余精神稍弗逮因陟眺鈐岡朗誦雲出岫登東
臯之詞冷然神動爰將和之遂移疾乞身然終不敢委郡
伯之命而負鈐山之靈故爲之蒐輯殺青以告成事夫余
自免得請當穩卧江臯不能有鈐岡矣郡伯公才望峻隆
又將爲高遷遠舉亦且不能有鈐岡矣惟茲志既成時與
洞志俱置案頭庶幾旦夕得左右兩山乎是鈐岡藉郡伯
以顯而余亦得藉郡伯以謝兩山也是余之厚幸也夫

鈐岡山四亭碑引并偈

明 李一誠

分宜縣之南有鈐岡融結高聳包羅四面峯巒秀偉草木
森鬱中構得翠樓真勝境也逶迤而上約二三里許登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一

藝文引

七

者苦無駐足之處邑令周侯因卓泉亭接建四亭其一曰
傍雲其二曰惠風其三曰得月其四曰漱石大都木植磚
瓦取之舊物不費公帑不資編氓不踰月而功告成遊斯
亭也撫景眺望竒趣在目而妙悟自得風物稱懷而塵務
頓釋仰有宇宙之大豁乎其閒吾之心朋也俯有品彙之
盛充乎其益吾之智慮也所謂心爲之曠神爲之怡矣宜
民宜人豈不同樂乎哉侯之蒞政三年諸所創建儘多此
特其一耳迺爲之偈曰賢哉周侯心地優遊政和民安諸
建是修鈐岡四亭登者曰休山巒天秀風水益幽士民忻
悅誦德永悠如飲卓泉殷望源流

書

答張爾公書

國朝 侯朝宗 商邱

僕自患難歸里後舊遊零落人不通江左音問以為足下已死去歲見所著書乃知尚在因狂喜呼賈三兄開宗告之開宗老且病感足下尚在喜極而泣僕又竊疑足下昔日遇黨人之禍備極苦毒必無全理或有假足下名而著書以營利者急取反覆觀焉則種種見解議論悉折中於聖賢非足下不能為自是而私心冀幸足下之真未死與萬一恐其已死而或有人假而託之乃終日怛怛不休也前月抵江陰忽從陳定生處接足下手示定生又為面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書

七三

足下之道貌無減於昔且盡得其十年來出處生死之概始信斯文之未喪而足下果幸而留也足下云幸在死後尚須僕匡其不逮共成不朽僕之鄙陋豈日能之然亦有故人之意不敢默然已者惟是以海內之所仰望於足下轉為足下期勉足下今日已無負前日但求後日復不負今日耳今日海內之稱足下者曰正學也清流也昔者姦人秉國蓋嘗欲錮而殺之足下能守死以無悔未幾故主採詢人望拔足下以禁近之官授之以講讀之任足下侃侃正論不回即與移社墟猶間關存其初服不忍一旦委於草莽說者謂足下如此生平之事畢矣僕者以為足下

生平方託始於此何也足下道高名重苟一日未死則天下之仰望故人之期勉與夫足下所以自處皆未知其果能終焉與否而不可稍自寬假也譬之傀儡學技音節雖工面目非情必俟筵終觴散始復本來足下前此不過習其音節耳自今以往乃筵觴時也觀場者固多賞音亦自不乏可不慎哉又艾千子已云亡矣其死時殊不草草足下向駁議其文章固及其行已驕愎其在當時固所不免但驕愎千子之小疵大節士流所難言今日論定似宜爲賢者隱護也足下文集中可刪此一則否并祈裁鑒不宜

上皇帝爲友訟冤書

國朝 張自烈 宜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序

三

崇禎十一年月日袁州大學生臣某謹昧死上書皇帝闕下臣觀今天下清公蒙誣未有如臣友山西學臣袁繼咸者也臣今年肄業南雍試畢不得志將歸里聞咸就繫匍匐來京師唁咸獄中竊嘆咸七年七月內奉勅到在九年九月內撫臣吳甦會同按臣張孫振合疏具題請特加優擢以重學政奉吏禮二部察議具覆之旨公論旣明官方自肅治平可跂足待本年十月十六日見邸抄則按臣以茂憲婪贓糾威矣荷蒙聖慈不即膏斧鎖革職解京究問令撫臣自行回奏臣念咸素清謹不宜溺職至是撫按又不宜矛盾若是之甚卒觀按臣全疏臚列贓款臣駭且泣

然臣非同官後無言責不敢爲咸展辯獨臣與咸居同里學同塾知咸莫如臣深其在晉服官行政爲紳衿所師法推道諸臣所嚮服者臣不遑縷述姑舉咸生平居鄉本末爲皇上陳之昔仲尼與子貢論士不辱君命自行已有恥始臣少壯見咸事親孝處友信方咸爲諸生咸父業汾課咸有尺度咸終歲講貫恥謁郡縣甲子與臣就試鄉闈卒事次日執臣手曰咸親老且貧苟不售則子道闕如烏能資事父以事君哉輒出涕又咸厭聲利攻苦茹澹往往衣垢忘滌履穿弗顧及登賢書僦居郡城僧舍卷帙外無長物族鄙稱之臣後先里中所親見者類如此今據按臣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書

書

款質諸咸生平居心行事如薰蕕不相入此臣所以輾轉嗟異而莫敢信也夫曾參殺人不疑盜金後世以爲誣咸不幸遭謗皆殺人盜金之類耳上自藩王下逮士庶皆爲咸稱冤卽昨臣到獄見咸咸曰死何足惜如磯身負國何適業汾手書到獄其言曰古人蒙謗多矣聖朝無冤獄兒始終慎自愛咸跪讀流涕臣亦流涕不止又臣來京師咸交遊宦南都者憐咸在難少有餽遺咸卻勿受繇此觀之咸所自處與咸父所以誠咸皆灼然在人耳目豈有廉介伉直如咸而婪贓自汗者哉始臣發金陵就道或戒臣曰按臣方錡黨母贖買禍臣口不然周宣王時左儒憫杜伯

無罪不忍順君誅友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宋李繼隆以私隙誣轉運使盧之翰軍興失期罪當死錢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已而虜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古今異事同情識者皆知咸誣枉與之翰等又皆知陛下仁明寬恕咸可以不爲杜伯臣可以不爲左儒又况聖明在上衆正盈庭鉤黨惡自而起哉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臣二親皆七十艱劬困憊百倍於咸然臣獨間關萬里伏闕上書瀕危殆不悔雖愍咸無罪誠恐咸旦暮入地天下萬世謂朝廷以某御史蜚書殺某學臣故敢觸死代陳冀幸瀚雪儻咸復見天日則國法信而人心服許誣者無所容清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書

七

者益知勸矣伏惟陛下矜察

與鄒南皋論袁州學記書

張自烈

某頓首啟執事世所稱儒先生講學者士大夫尊仰非一日某遄歲讀願學集不無可否私欲以管見就正已而不果比閱袁志得執事所撰學記文采瓌麗宜爲多士所推重然某獨惜執事不深惟死忠死孝之說而謂盱江有激而言也執事之言曰死忠死孝變也彰教者不忍言君子惟首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某謂古今有治必有亂有常必有變使教士者道其常而止不相與講求處變之道一旦遭亂未有不淪胥以亡者也教士而不言變必天下

有常無變然後可盱江言豈過哉况盱江之所謂死猶志士不忘溝壑云爾猶武侯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云爾豈盡捐頂踵棄髮膚而後謂之死哉如以爲必死則不忘溝壑死而後已無之而非死天下焉有教忠孝悉驅之就死者哉又况盱江合治與亂而言之其曰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蓋皆道其常者不幸而至於亂然後見危授命不濟則以死繼之其不專責忠臣孝子以必死明矣又况死忠死孝之時變也死忠死孝之理常也當死而死死亦常耳不死則背理滅倫失其常耳安在彰教不忍言忠孝獨避死哉然則盱江立言無弊而執事以爲不祥非也某恐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書

七

後世傳會執事不嘗盱江立言之意謂死忠死孝非士分內事至狃常偷生而不自悟誤學術甚大故爲之難折如此執事儻樂受盡言不以某論爲非然後出遣歲讀願學集所可否者爲執事縷陳之或於講學有微助惟恕營幸甚某再拜

與合郡鄉紳論六款書

張自烈

某頓首諸老先生執事前月五學諸生公呈除寇餉遼餉火耗北布諸款外深痛酒亭馬戶飛報殃民徃徃流涕父老告諸生曰本縣頻年帮解戶書侵欺約九百餘兩盡分其餘以給酒亭原呈輒有此議此固書生之見耳但聞諸

生具呈院道後卽將原呈投鄉紳袁景老景老覽至分任
酒亭數語欣然許可蓋原呈意在甦民欲裁分舊日帮解
嚴禁戶書侵欺非舊額外加派也分戶房久侵之帮解以
給馬戶酒亭見一肥一瘠就中哀益令戶書侵欺無實非
割彼補此編成定額也卽如公議所云與其徒填谿壑莫
若暫移甦困原係輪帮往例並非新派苦民曰往例非烈
創立帮解可知曰暫移非烈編成定額可知且縣奉府駁
章父母請同鄉紳潘亦老袁瞻老黃葵老公詣城隍祠僉
議磨平分派非烈一人臆見刼議可知察通縣民米六萬
八千二百石分十年輪差每年鄉隅合有六千八百石內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書

七

將一千石鄉紳舉貢生員優免實餘五千八百石鄉隅每
石照舊派帮雜差銀一錢二分共銀八百一十六兩起解
錢糧除兩學倉米膳錢門斗各官柴馬南北布價南糧腳
價各役工食等項俱不用解費外通計實解京司約一萬
九千有奇全書原編管解錢糧路費六十六兩七錢八分
零今公議於八百一十六兩內存補平銀二百四十六兩
又值櫃收銀除全書原編油燭紙筆墨銀三十六兩今公
議又於八百一十六兩內再措銀六十四兩凡此皆照舊
派帮非重加勒索先是派帮無定額戶胥取盈鄉民一錢
伍分甚至二錢七八分諸市猶殷實強有力及鄉紳子姪

青衿與戶書親知者或僅輸六七分或槩從蠲免弱肉強
食民膏殆盡潘亦老謂磨平畢竟可行真仁言利溥至總
計舊派全書共四百一十二兩七錢八分仍付經營支解
戶書幫費稍分其餘以佐馬戶酒亭烈依會議錄載一單
聽上臺裁擇可否未嘗勒成定額一郡事非一家事烈何
必執持成見以抗府縣府縣不謂烈加派小民亦知烈非
加派獨一二恣騁浮說力排正論從身家恩怨起見者一
則曰幫解之名就條呈諸公名之前此未有愚意幫解經
前任吳公祖申詳撫按裁革非一朝夕則前此實有幫解
差謂條呈新立各色非也一則曰今日割補誠當前此支
銷何歸官吏未免並尤愚意此等支飾但苟且避上臺稽
察曲爲官吏護過無涓滴下及小民謂條呈獨好事滋擾
又非也一則曰留幫解一項俟後有賢父母公祖痛行裁
革愚意不移補他項又不竟行除革欲姑留此以懸待賢
父母公祖議裁則頻年戶書私侵數百金之幫解置之何
地非爲戶書樹干城卽爲借免留狡竊名雖卹民實則長
姦謂那移爲加派害民又非也一則曰確派一錢二分立
爲定額聞之院道則收入編額議爲移借或助軍興或抵
別項終不得絲毫之用愚意一幫解耳奉明文裁革而仍
歸私侵則是歷來之成例竟同額額今日確派作偏

紳士肯免而取足小民則是戶書之督催什倍院道豈條
呈重累戚鄰抵別項而助軍興固逆慮弊孔之百出委泥
沙而飽姦橐亦應憐民脂之徒耗今議者但指移借之爲
害而不知侵欺之害尤大但知定派之不利豪強而不思
磨平之有裨百姓然則謂一經條呈卽成編額一成編額
卽是加派又非也如昨袁景老揭云各項公費俱有編派
與百姓無涉揭誠是矣但爲今日計能申明吳公祖原禁
盡草帮解則通縣糧戶均微德惠啣結無涯又察明除條
鞭外全書復銀一千二百兩從何支銷照數剔出以足
各差則不必議帮酒亭不必議帮馬戶亦不必議帮戶房

解差美惡良法自可絕酒亭馬戶之飛報自可杜此日小
民鬻兒賣女破家喪身之害又何必徒誣烈以加派之名
也加弟自熙原呈亟甦民困故欲止馬戶酒亭之株累亟
清衙蠹故欲禁戶書頻年之侵漁豈有弟以釐弊開端兄
以獻媚結局者哉此中是非曲直不辨自明所可嘆者始
焉以書生條利弊何異從井救人既焉以劣黨駁公呈竟
爾操戈入室終焉以爵齒兼隆之鄉紳據一二萋菲貝錦
之言坐烈以萬不可寬之斧鑕人情傾險已極合郡涇渭
不分冤士類者小而誤百姓者甚大伏冀諸老先生俯察
愚衷共伸公論毋終落井而下之石也士林幸甚地方幸

幸某再拜崇禎十年五月日

答江督辭辟薦書

張自烈

僕酷罹家難今年春扶老挈幼擬避地死上娛老母榆暮
冀他時少有建就不至湮滅無聞庶幾見先人地下可以
無憾雖然今世知僕者誰哉舟過潯陽適吾子復奉旨督
海亟索僕相見頃之湖口謝父母持書幣來舟中再拜稽
首致吾子辟命僕辭不獲謝父母別去因發吾子書讀之
告季弟曰參我而不知我一至此哉宋歐陽修曰古人所
與成事者必有國士其之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
士不爲用僕嘗怪近日宰相不知人故事事挫敗鮮能成

功此猶曰咨訪誤耳聞見濶遠耳若吾子于僕蓋髻亂交
也同里同學十數年僕生平事親處友讀書求適用不敢
自後於恒人皆吾子所習見自吾子通籍以來僕遊學四
方罕與吾子接見然發言決事指切當世利害徃徃誤中
爲賢士大夫推稱者吾子又聞之熟矣然則知僕深者宜
莫如吾子嗟乎吾子謂僕何如人哉昔蘇雲卿之于張德
遠終身引避不出者雲卿自度無益於世耳僕居恒雖語
吾子曰我其爲蘇雲卿乎蓋自悲窮困以灌園老豈慕雲
卿而與之同哉今吾子來書媿七千餘言欲薦僕於朝使
蚤見用似知僕者然三復來書則是雲卿我也則是信僕

鄉者我爲雲卿之言而冀僕今日改圖也僕私以孔明扶漢皆自隆中而決阿衡耕莘特出處應顯異耳古今豈有肆志灌園無少挾持能出而有爲者哉僕坎壈不得志學問經濟不能講悉隆中有莘萬一若雲卿者僕所不屑使僕鄉者語吾子曰我其爲巢許吾子亦將信僕巢許乎哉夫知士不深士不爲用非獨不爲用欲盡其用而不得他人不知僕僕無恨以吾子而不知僕則愛僕雖厚且夕優僕以厚爵膺秩僕不受也又况吾子於同里同學少壯游好之人言行灼然見者尙未知之雖辟士日數十百人士有挾持者必不至豈獨磴磴如僕者哉伏冀收回成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書

全

毋玷清舉僕不勝幸甚吾子終以僕爲雲卿可也某再拜
甲申仲春日

復邵伯定祭器書

國朝

黃河清

知縣

日前晉謁承憲面諭以府學文廟祭器不備恐多違式委卑職考定舊制先自捐俸將正壇祭器置備再及其餘此誠憲臺仰體

國家尊師重道之盛心也斯事重大木非末學下吏所能稱塞要不敢不竭其愚以備採擇查秦尙書五禮通考載明會典陳設條云正壇犢一豕一羊一登一釗二籩豆各十簋簋各二帛一而成化十三年增樂舞爲八佾籩豆增

爲十二此前明春秋釋奠器數之大概也近日楓江黃氏律例圖說於至聖先師神位下陳設云牛一羊一豕一制帛一白磁爵三登一鉶一簠簋各二籩豆各十酒尊一茲蓋遵會典所定者卑職謹加詳參所謂正壇卽至聖先師位也牛與羊豕皆薦以俎是俎有三矣禮明堂位周以房俎鄭註房謂足下附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蓋以木爲之登瓦豆也木豆薦醯菹瓦豆薦大羹宋史禮樂志登如鉶數則今制登鉶並一較前代登一鉶二獨爲得宜鉶說文謂木作然亦有瓦者籩竹器豆木器並面徑尺容四升通蓋高一尺籩豆之數前代加至十二要當從今制用十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書

全

宜簠簋註疏謂簠外方而內圓簋外圓而內方而說文則云簠黍稷方器也簠稻梁圓器也近東原戴氏考工記補註又云方曰簠圓曰簋簠稻梁器簋黍稷器其方圓無定說以外式爲準大約戴氏爲近簠簋并容一斗二升舊皆以木爲之而考工豆簠皆職在旒人則又以瓦矣各二之數與前代同至以盛膳饗賓若所傳周邦父簠太師望簋其制各別未可例論乾隆二十五年蕭山陳郡伯修府志於學校門具載祭器庫除竹邊木豆外餘并用磁亦不可概謂其不合於古然陶器脆薄易毀加以典守者不慮遠至殘缺酌古宜今是在憲臺裁定至於四配之鉶一簠簋

各二籩豆各八十二哲之簠簋各一籩豆各四東西廡之
各二案每案簠簋各一籩豆各四正壇既復其舊他可次
第舉之若夫禮樂相輔所謂舞佾歌詩以極尊崇而可昭
盛典者陳志樂器庫簿錄具存而其破缺視祭器尤甚卑
職猶不勝區區之望矣

啟

回袁州曹守啟

王炎

榮膺芝檢分守竹符五馬鼎來聞說賢侯之撫字雙魚拜
賜首勤君子之撝謙修慶未遑懷慚不敏某官英才秀異
深識疏通剴劇撥煩解數十牛而又無缺折發姦摘伏照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二

藝文 啟

全

十二乘而珠有輝光持虎節於靈山援魚書於湓浦沿聲
聞上遺愛在人日邊丙夜之憂欲孚德意江左宜春之與
今號名藩暫領一麾即歸雙闕某聞風惟舊披霧末由魯
柝相聞幸依仁之孔邇郇雲有爛感陳誼之甚高喜愧俱
深編摩莫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修夫子廟記

唐蕭定刺史



於戲大樸既往溘風不扇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而大賚於生人不然則禮樂墜於地憲章弛而不張必信薄於家人其被髮左衽矣周德既衰諸侯擅命時非上古其能以天下讓於聖人道在先天其能違天命要於富貴故夫子屈身以行道而道濟天下邁德以立訓而訓被邦家使夫子為有土之君南面而治則大道洽於羣動而況於人乎大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一

化及於蠻貊而況於華夏乎是以夫子之教修身以及家自家以刑國而治道備矣是以治萬人如治其身治天下猶治其家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粲然明白若日月之照臨光於下土是故用其大者其治大用其小者其治小不用而能治者未之有也其三代之王皆聖君也而猶社稷與世數存沒祀典將子孫廢興則其餘皆可得而知歟夫子宮為司寇道冠百王歷萬古而彌尊與四時而並運生徒滿天下祠宇充禴國與生人終始同天地盈虛非天下之至聖孰能與於此乎稽夫兩楹坐奠惟夫子疇昔之夜夢之尊為人君惟開元御歷之辰應之則開元叶明

王之符夫子播君人之化美矣大歷元祀定自尙書左司
郎中試秘書少監兼此州刺史祗膺典禮式展誠欽入夫
子之庭廡美盛德之形容高堂巋然垣墉平落俎豆雖在
榱桷全朽靈像遺容門人虛位乃謀及僚吏撰日增修府
僚從胄子從龜從筮從是之曰大同敢徵良工祗敬歲事
敢造夫子及四科之像兼畫十二子之容江鄉土卑垣墉
多隙以板易竹以粉代圻廡廡庭除四顧交葺遵豆簋簠
罔不具陳入其室若聞講誦之音升其堂如聽金石之響
冀能者慶之述而不作識之可已時大歷二年

郡城隍廟記

唐劉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二

有天下有祠祀有郡邑有城隍雖徧天下尙其神而未有
的標名氏者多因土地以祀惟袁古之城按漢書高帝六
年春大將軍灌嬰所築先未有郡是古宜春縣城隋開皇
十一年置宜春郡大業三年改爲袁州因山名也移縣於
州東五里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夫固護城池福及生
人俾其甲馬安而士卒和司局寬而官僚泰千里之內樵
童牧豎農夫織婦識君臣少長之禮名儒秀士時時聞出
災沴不作人不夭傷此乃郡政所致而由神之冥化也大
中十二年潭廣宣洪士馬紛擾人不聊生是歲州之小卒
熾聚欲興剽劫而機洩有密告之者伏法袁人解脫虎口

之難斯莫不由神之陰惠也大中十四年大守魯郡顏公
遐福理斯郡公文章獨步致身高科自辭天闕恭播阜猷
泊今未逾二載百穀豐萬彙蘇而疆土無事今則郡城不
變風化斯新公因謁神退曰神之所止不宜湫隘可以高
張棟宇後拜奠虛其禮樂之位禱報嚴其樽俎之所公之
祇敬神心如將軍在焉乃指蹤於都押衙李汾等目其地
勢採其形勝從舊廟東三十步之外以咸通二年十月二
十四日構斯堂宇環廊厨院廳廡舊碑闕
五字巨雄虹之長梁
結葦橈以相接丹楹森布彩櫺疊施繩墨之工雅合其度
公理俗政靜商賈原其利願投金帛以新之軍吏安其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咸請同力以成之未周星而斧斤坊壤彩績告畢蓋公之
指委監涖得人矣驥奉命輒敢撰列其功紀其建立年月
而敢獻神言惟神聰明正直我公致力於神神宜饗公之
德有唐二百四十五祀壬午夏六月三日記

閱城君廟記

唐盧肇宜春

昔者秦毒天下鬼神之主英精動質潛躍失次故龍遁乎
漲海之涯託乎嫠姥之室圓苞不陣霞錦相光鱗鬣未生
風雨如晦姥既託之在手覆之以衣一夕威靈欲震雷電
皆至龍遂育焉厥後姥以丹龍以子提護縈繞如乳如嬉
或游於泉或躍於淵姥每翺膳必薦鮮鱗他年姥斲鱗於

溪值龍游刃下尾觸銛鋒忽墜數尺因游泳去於是蟠天
乘月出幽入冥倏恍變幻竟不復至而姥亦逾乎鮐鮓充
慎厥化無姻戚闕城人葬之水涯龍乃寓形於人衰杖如
瘵洩苦涕塊哀呼浹日謂人曰藏我母卑他日潮水齧之
非葬所也其將假爾牛馬爲役以遷於塋爽一夕風雷大
至明日視之則封若覆夏屋矣在於山巔里之中牛馬皆
忘不飲齧齊衰者亦失所在闕城人立姥及龍之像以禮
祠之旣而龍降於祠堂大小長短視無常質遇誠禮之則
飲卮酒循衣繞軀翫狎如喜其能司人禍福若有權衡度
量焉自秦至於聖唐千六百餘歲厥靈不泯有龍伯龍叔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四

龍季焉伯則舊也叔季不知何代相踵而來故宜春縣令
盧府君嘗游南越乞靈於龍夢龍伯謂之曰君將宰邑江
西其致我焉許之及太和五年壬子府君來宜春遂立祠
於邑東昌山津石府君諱萼舉孝廉三遷爲宜春令始至
遇邑大飢令豪族以陳積周賦貧民故得不病不流民從
其化夫神物蒞乎陰府君之美政惟龍之輔乎余於府君
爲宗姪故悉始終龍姥之事及府君置祠之旨焉姥温姓
闕城人也闕城爲秦南越也邑民謂之曰龍母其言近質
吾思以文之追書姥爲闕城君記刻銘於祠之闌西云

宜春郡東五里有山望之正若冠冕同麓而巽峯在東方如畫震卦郡人名之曰呼岡意者謂其若長幼相呼回在一處其義不顯予無取焉其西北有石室臨游溪之浹邑人彭先生嘗釣巖下先生諱構雲善黃老言寶應中詔以玉帛召先生不至時大守命其鄉曰徵君鄉巖曰徵君釣臺咸通七年予罷新安守以俸錢易負郭二頃在震山之西又得楓樹之林於溪南曰與郡守高公遊其下公名厚衣纓之茂士也為政嚴簡民悉安之予以震山易呼岡之名白公公喜命刊其事於巖下予既得西林而羅鳥置兔挾彈走馬於其間亦請命其林曰盧氏弋林以對其東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

氏釣渚也因謂高公使郡人無得樵漁於是林之檀欒杉檜不日豐茂以冠於郡高公因戒吏以丹書貽盧氏使西疇之人世世掌之郡民相率言曰二刺史俱好事者吾儕幸寓目焉遂以刊之是歲十一月二十三日記

郡廳壁記

南唐劉仁瞻刺史

南唐保太二年春二月廉使彭城公新建大廳者所以延賓旅服不庭也載筆之士得以總叙興復叛亂始龍蛇之起陸旋戎馬以為墟羣維角立諸化風行列郡之俗猶尚草創爰屬大統土德中興漢戀劉宗寶祚重尊於光武夏思禹力鴻圖復霸於少康我烈祖光文肅武孝高皇帝反

正宗祧光宅寰宇雲龍自契風虎相符乃命我公解印黃
崗擁旌袁水公牛千應運七葉襲勳公則父子匡周乃賦
緇衣之什賈大守則兄弟理洛爰刊棠棣之詩方枝幹以
猶疎此源流而未濬夏日冬日莫之與並一酪一酥俱弗
如也初客省司徒清河公監臨是郡乃究尋往制奏復舊
基召良工而方切運斤奉急徵而遽廻丹闕公纔臨理所
歷覽區中公署而頗極欹表巷陌而仍多燥濕翌日與通
判員外中山郎公議歲斯事矧輿情攸願帝命曰俞乃蠲
帑廩以市棟楠剏陶冶以備飯爨物無苛費人不告勞曰
居月諸厥功克就所建立郡齋使宅堂宇軒廊東序西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六

州司使院備武廳毬場上供庫甲仗庫鼓角樓宜春館衙
堂職掌三院諸司總六百餘間仍添築羅城開闢濠塹所
役將士皆均其勞逸賑其饑寒氣等指拇言如挾纊同孫
仲謀之砌壘咸矜鐵甕之堅異皇國父之築臺取訪澤門
之哲終乃圖施丹雘表進斯庭飛章陳戮力之功丹鳳降
紫泥之詔褒崇迥異賞賜有差先是茲郡鬻竹木柴炭者
有彫門之稅公乃復南頓之免於是豐財足用士庶易其
居第二載之內閭闔櫛比公儉於身而富於人孝理家而
忠奉國心惟惻隱德契清甯昔漢宣帝有言曰與我共理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卽我唐得斯人也暨先皇晏駕聖上

御圖慶賜遂行無有不當勅升袁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賜貞威將軍食邑三百戶褒政績也邸之大廳舊有壁記以紀方伯除任授代自干戈俶僂歲月微失其本末唯存姓氏乃命筆吏叙而補焉故使刊勒復紀於壁某年五月一日記

先聖廟記

南唐徐鉉萬載

昔夫子稟天地之靈膺斯運之數體山嶽之成形合堯禹之宏度跨三五以傑出遊千載而高步然而日月有薄蝕之運生民有淪胥之期老聃已游蹈流沙而不返文王既沒顧天下而誰宗是以則天以化民屈己以濟物使夫子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志在於爲君也則當假道百里因基一成受祿以有民逆取而順守然後革命創物錫土苴茅布子姓於九州頒正朔於四裔因王法以行禮假號令以濟人然而不屑也意以爲堯湯既遠武有慚德樂則有司失其傳禮則孟孫病其儀風俗崩弛皇綱解散是以周流天下皇皇列國一車二豎訪葺宏而觀周廟四科十哲昭日月而播微言抑陪臣以尊周公修春秋而正王室匡輔元精陶冶情性因國風而正樂順人情而定禮萬物既治我無位焉至夫載費諸境濡足當時止璠璣而救季孫斬侏儒而存魯國故令君臣懸解井樹不刊而地靡立錐權輕飛羽喻醯雞於通

室譬喪狗於東門野餽弗糝門徒菜色坐席不暖炊突不
黔其利物也甚豐其爲已也至約所以夫子欲見於衛妃
諸生發憤於陳蔡有由然矣漢高甚武心涵帝度爲舊君
而祖哭望魯國而輟攻受天明命將半周室其遺言餘祀
也則自闕里而徧寰區出壁中而寶東序蓋帝王之崛起
大數之中興焉聖歷中否羣雄大馳衣冠禮樂不絕如綫
聖皇紹作文思累洽掃大學之煨燼編羽陵之蠹簡濟濟
焉煌煌焉民德歸厚矣猶慮隈隅未潤蓬艾未光慎彼觀
風敬茲有土保太王子歲以樞密院副使兼尙書吏部郎
中李君徵古有幬幄之效克定之謀俾守於袁下車視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

解甲息兵巡省農功周行廬室以爲導化有本振葉由枝
而孔廟頽替誦堂風雨顧禮器而赧慙振儒衣而淩泣於
是攷圖謀徵碑版蓋天寶中太守房公瑄始立廟於州城
北門之外五十步乾元中大守鄭公審始移之會昌中又
遷於州東大中中復於房公之卜不常厥所於今四遷乃
永尊陔次大興力役回廊月照接廡雲征洞門靜深重簷
掩靄徵兩楹而正坐儼四科而列侍如嘗不寢似欲無言
植以美材緯以藻泳靈衣兮披披華蕊兮襄襄黍稷合芳
籩豆普淖解危冠於季路見繪事於卜商足以目擊而道
存不言而心喻矣昔魯恭壞宅於舊國廬陵伐木於孔門

金石爲鳴父老歎息然則夫子之道得其人而後行文翁之風感於心而自化是以袁江之上袁山之阿朝爲空同夕成涿泗用此道也若夫敷孔業而無祠宇是猶棄筌蹄而待兔叩寂寞而求音盛趨翔而無至心是猶衣猿狙爲周公假詩禮而發塚也是以李君炳筠州之霧錫鍾陵之秀行出鄉里名聞京師題橋以啟途懷緩而返國者之去國而衣錦者蘇秦無守土之實終軍無表里之名君之兼總其稽古之謂故分符之際勅改君筠州萬載縣所居高侯鄉高城里曰懷舊鄉及秀里君又以私財百萬代其鄉輸稅增閭里之氣爲儒者之華功成不居無待刊紀而庠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藝文

記九

序之作所以聳善懲惡記託予叙述吾師也故爲之記至其遏寇虐浚溝渥則有底績之司書勲之府焉唐保太癸丑歲正月二十日廟成之日也

孚惠二王正祠

南唐朱恂

仰山之神如蕭不知何許人也仲曰大分季曰七郎漢文之世立仲廟於山阿立季像於別殿晉有徐璠自燕州歸宜春繫舟彭蠡忽有人附載自稱蕭氏居仰山之陰石橋之右逮及茲鄉約聚石橋告別去璠應期至神詢所欲訴以無產思十畝之田給家俄而驟水漂湯陵谷成田五頃他日再往潛覘其形見二龍方悟其非人即仰山神也厥

後屢著靈驗里民尸祝肝鬻威靈愈彰唐廣德未神感夢於大守闔公瑜曰我龍之伯仲也姓蕭氏祠在仰山既險且阻將徙近爾郊詰且視之則畫板殿宇置山下去舊祠僅一舍卽今廟也朝廷以廣惠公贈太保次曰昭靈侯贈司徒噫巨靈之擘太華也萬古以爲異而神之拔棟宇漏邱壑豈非異乎袁之農夫實有所賴保太七年刺史邊公鎬以廟貌弗嚴棖薨漸損遂興匠重構方架重門旋解任明年刺史張公承傑下車歲微旱爰請軍事判官駱延卿虔祝二神願續締建果獲元貺歲稱有年因率屬邑僦工修之未終其謀而去十年六月李公微古自鈐曹郎牧斯

郡求瘼之始親造其祠命畢厥工用成前美廣楹長廊丹楹刻楠規模宏麗爰飾其像迎於二殿士民覓集盡其瞻敬非二神不能垂其祐非賢侯不能崇其祠因紀其事用刻貞珉保太十年歲在壬子冬十二月五日

疏泉亭記

宋袁延度通判

亭之建由官渠復治作焉考唐元和刺史李將順以民嘗苦火公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遠民居不獨爲火備亦以灌溉濯滌民獲利焉公罷去繼者不能循其績渠於是堙後二百年王公懿典是郡復以州人頗爲火困王公察治舊渠以爲備然經制靡固王公適去渠隨塞又二十年延

度自同得罪倅是郡至郡時居民新爲火焚蕩然如野處
噫民何知而居上者不與之爲備也由是訪耆老詢故迹
深決而浚引溢城西池循環宛轉無所不周漉漉泔泔聞
之使人有山林興接郡之左因濬爲池池中築洲洲植以
竹其下種蓮復爲是亭意蓋欲其登則思李之經始王之
嗣興而延度復大其迹將以防民患建民利無使如李公
後二百年間無若李公之用心者乃命之爲疏泉賦詩一
章刻於壁天禧三年九月五日記

新修郡小廳記

宋楊侃知州

郡之有小廳所以便於臨事也長吏大其庭峻其階深居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十一

以自重使下民望之堂上千里雖詆寃而來必抱恨而出
矣其或公門大開民見無阻庭宇之制不壯等威階無尺
高坐與軒近上下之言接左右之壅開臨問其是非就辨
其情僞則何細而不察何隱而不知乎袁之於江南中郡
也地接湖湘俗雜吳楚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訟多自皇宋
削吏權而責治術天下之郡吉稱難治而袁實次之何者
編戶之內學訟成風鄉校之中校律爲業故其巧僞彌甚
錐刀必爭引條指例而自陳訐私發隱以相報至有訟一
起而百夫繫獄辭兩疑而連歲不決皆謂弊在民知法也
抑法者民之銜勒嘗聞上執之可以御下下持之可以犯

上也是故子產鑄之於鼎鄭國不聞不治商君令之於市
秦人不聞不畏且民者冥也以其冥然無知所以難治也
今袁之民既皆知法是治也非難治也其由在上者自紊
其法故民得以紛紜於下也嗚呼政不廉法不平雖非良
民口不可塞也既廉且平袁民其如予何侃臨郡邑十有
八年矣去年秋自筠移治是郡察弊問俗不俟下車亦未
嘗敢變十八年之所行也既而獄訟清郡事簡比前所治
不見其異則知有不治吏無難治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安有袁乎吉乎易治郡乎郡庭之西有複廳焉巨梁中折
別柱四扶漏若疎網簷溜斷飛燕來不巢人過恐壓郡更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數守空而不居今歲田農之家百穀大稔營壘之士復多
休息乃命凡民有州縣之役於版圖者均出其財以助之
命工庀徒咸出卒伍無勞民也營繕既畢規撫咸新不志
以文來者何觀時歲在敦牂月次應鍾日記

重建分宜公廨記

宋唐靜

國朝雍熙中以袁州宜春地大民眾析二萬室爲分宜郡
東馳一會置理所於水濱水之名曰秀其流三百里昔人
詩賦多稱之景祐丙子夏苦雨水驟漲民廬墊官舍圖籍
公廩蘊蓄靡不壞實自平日規構不圖遠其址下材用樸
樸燃政者視之猶旅寓故其陋也寢久患至而不克救時

瑯琊王君以佐著作爲之宰務以道德佑其民然而遇歲
凶叫饑者盈塗日與其佐萬吳二君子周爰賑給故葺壞
圖新儻工勞力而不忍也更有詳利病之經久可爲者爰
集其徒與富民議其故曰吾邑之罹水患也公宇壞旦夕
居者懼危壓廩儲囚繫燥溼無所避吾邑長與其佐皆仁
明固不忍徭於一丁而斂於一戶然則吾儕之倉箱僅有
積遇饑年而不知散盍捐乎萬一以助營繕與夫修佛宮
飯緇流希諸福而發其財者首之櫛去一髮耳不亦愈乎
眾曰然君與二佐悅聞之甚痺暑之得涼飈餒腹之遇嘉
穀也一之日言風乎境內二之日齋金粟而臻者連連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之能禦專委吏司之出納謹其籍凡百規度凜村之風自
自是梓人獻能市巨材於山隆其址十倍於舊遠邇之饑
者日傭千夫揮鍤運土殫工致力實腹而暮歸未十旬而
厥工告備矣開闢東西爲二佐居揭重樓以秘勅書翼修
兩廊以分吏局高廩庾以虞後患豁狴犴以副欽恤自蒞
事堂卻眠正寢鞦韆然至於庖厨齋閣靡微而弗具煥乎
軼大壯之妙矣民始知百里之任如古諸侯之有制也或
嘆曰豈水之患乎天假吾邑長因其壞而變其陋矣不然
何以使人發其財而忘其吝也如是哉又曰豈天之欲新
是邑乎假吾邑長因歲凶而活其民矣不然何以日傭千

夫使之無菜色也如是哉識者謂君之蓄道藏德發之以
惠民豈止是而已乎若將適千里騁騏驥初舉足於莊道
矣然而棟宇之設古聖人著之於經取之夫壯不可謂之
細務也衛文公徙居楚邱營宮室而百姓悅之故詩人美
焉著於篇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泊
乎晉昭公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故詩人刺焉著於篇曰山
有栲櫟有杻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則詩人之美刺也剛自
聖手垂世以爲法戒豈誣於後之人乎若君之爲邑知言
者宜乎美矣靜夙受知於主爵清河公伯起見其取人也
詳非名符於實則未始輕譽嘗謂靜曰予漕運於江西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而

部凡十見其政之殊者王分宜而已澤水之爲患人甚賴
焉予狀其實聞於朝廷請三載成績使之輯蕪振墜則其
民永永爲利果未幾詔下從之不獨彼民之幸亦予之幸
也靜移疾訪醫因道出於斯見其吏之與民萬口一舌求
文以永其事固知伯起之賢其知人也如是是用發其辭
請刻石丁丑季春十有三日也

郡廳壁題名記

宋韓綜知州

按輿地志宜春郡在禹別揚州之域春秋屬吳楚之國秦
爲九江郡亦曰南楚漢初啓國大封子弟波漢之陽巨九
疑爲長沙孝武以疆土過制制詔御史諸侯王欲分子弟

邑者各條上定其號名自是長沙王發得侯其子成於宜
春原建國之舊析於長沙厥後侯削入於郡縣訖漢領其
地於豫章吳始立安成郡晉改宜陽隋開皇中肇置袁州
歷唐不革斥備遠服用人亦輕五代倣擾偽邦竊據開寶
中王師平秣陵負固之地圖版歸於有司逮今歷五十載
民安厥業休我樂土尸是任者頗習唐故予以坐累得補
茲郡暇日閱公寢北壁隋唐刺史題名暨偽命守土者姓
氏蓋武帥擅兵崇大位者俾表奏史據舊纂爲此記起開
皇十一年刺史袁伯通而下刻石者凡百有七人及觀修
夫子廟記乃刺史蕭定大歷三年所作視壁間漏缺名氏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

惜其刊去舊記謬畧析亂莫可攷正而又開寶以來領是
郡者輒識名於偽命者之次豈春秋記事尊王之法乎今
記自朝廷置守之臣錄殿中丞王漸而下得三十有二人
表其位氏題於樂石揭寘東京將以監居任者政而而奪
絃之且以附於史官地理志皇祐元年八月二十五日記

韓文公廟記

朱祖無擇知州

元和十五年昌黎韓文公嘗爲袁州刺史後一百二十四
年無擇實蒞此州築宮而祀之公諱愈字退之幼孤鞠於
兄嫂氏嫂卒服菴喪進士及第應董晉張建封辟爲汴徐
二府從事入爲國子博士監察御史關中大旱民死盈路

公請寬徵復租幸臣切齒貶連州陽山縣令在陽山有善政既去人懷其惠生子悉以韓名繇江陵府法曹秦軍西爲博士避謗分司東都遷尙書都官員外郎判祠部僧之無良者一切實於理用是復力穡者眾改河南縣令將發魏鄆幽鎮留邸亡卒尹恐禁止厯職方員外郎及比部考功郎中史館修撰知制誥初議討吳元濟朝廷文武大臣無敢言者公以爲宰相被殺中丞傷僅免若是兵可息乎及裴度出征公以太子右庶子爲行軍司馬先馳至汴說韓都統宏韓興疾以從蔡州平公謂度曰王承宗可取乃授書相者以往承宗卽獻德棣二州轉刑部侍郎佛骨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六

自鳳翔百姓火飢膚爲傾京師公上疏極諫其不可因得罪貶潮州刺史近境有鱷魚食人公以衣逐之鱷輒遠去移刺袁州袁之民男女爲人隸者踰約則沒不得出公皆計傭予直而出之尋奏聞著於令拜國子祭酒接學官儒生必以禮除兵部侍郎鎮州亂殺其帥署王廷濛爲節度詔公宣撫旣行穆宗遽止之公已入矣眾皆危公公辭氣慷慨與士卒論存亡逆順之理莫不聽命解深州圍歸牛元翼以吏部侍郎典選聽令史出入令史之勢遂輕任京兆尹六軍將士咸畏憚不敢犯口是欲燒佛骨者其爲人信服如此憲宗旣貶公於潮且將復用之爲皇甫鎛所忌

乃以公爲狂疏止可量移一郡故有袁州之命公自鎮州還穆宗卽欲相之會京兆尹以不治聞乃擢公兼御史大夫有勅無臺參中丞李紳繇是不協復爲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尙書嗚呼公之器業可謂宏深魁偉施於行事細大夷險無所不宜其文章博辨卓詭與商盤周誥相上下惜也孔子沒無聖人者爲之章顯以信後世而見絀於史臣之筆其亦不幸也歟無擇何人哉道不加修學不加益夙夜懋勉庶幾前列謹拜書其實以著於記云時皇祐五年冬十一月一日

州署慶豐堂記

祖無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予去年春正月自廣南東路徙荆湖北路皆爲提點刑獄秋七月按部道次鼎州奉詔改廣南東路轉運使時廣源州蠻入寇陷嶺外數州朝廷趨行乘遽日馳二百里浹辰達所治遠方久無事戎備旣寡糧餉不給賊氣方銳我師屢敗予不量力亦提羸兵追躡其後逐出境外未幾以罪移典此州其始至也見城郭井邑在迤邐眾山之間如圖畫屏障使人俗慮都去郡僻務簡居多暇日小寢西有地一畝餘荒穢無人迹命糞除之爲堂以休焉公退則擁書隱几而坐考聖賢之事業以自廣間或速賓友以琴樽相歡因謂坐客曰昔也委妻子而去履山川之險見危致命

可謂勞矣今也曹無事秩有祿飽食終日不亦泰乎人雖以爲貶予不以爲貶也顧無以報陛下之德爲憂矣是秋禾大熟百姓足食上下莫不悅懌乃名其堂曰慶豐且持其說私自賀焉皇祐五年十月二十日記

東湖記

祖無擇

袁城之東有湖焉上有四亭興自遊歲厥後爲州者老昏不事事湖亭用不治以荒初予率州民其處不及往者三月既而吏曹事簡登城而觀水雖盈而甚汙屋雖存而將傾廼議葺之且官無羨財苟賦於民則予不爲也閱封內之浮屠氏多藏者籍其餘什之二募工掄材一皆新之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六

爲亭臺閣五楹以珍木嘉果間以奇卉幽草紅蕖綠荷雜襲波上於是游者日往焉予樂州人之觀游是好遂署其中堂曰樂游其東堂曰廉循厓之南其亭曰休因城之高其臺曰月抗水而榭曰采香閣爲庖厨二次供賓客舊亭皆無名亦名之在樂游之西者讓堂堂北有石棚南有石高丈餘奇秀可愛實白盧肇故宅徙焉背城而東向者曰采珠閣閣後有石亦惟舊廉與讓采香采珠皆東西相偕據城之隅者曰銷暑亭與月臺相屬而差小者曰風亭其浮有航其絕有梁其登有磴道其周有繚牆南北其門後谿前市山煙水風淵魚林鳥明滅虛徐浮流下上跳躓之

際可以釋幽鬱可以遺和粹予以公事不得自放於其閒
月或一至再至蓋希矣予猶以為數也越二年新太守在
道予行有日矣因置酒為會同僚舉觴屬予曰湖亭雖舊
而增廣之以至大備者非君而誰不可以不聞於後蓋文
而刻諸金石乎予曰池館之作耳目之娛非政之急何足
道哉然此州自在以西最為窮處故朝廷往往以有罪者
君之子即其人也或終年不逢王人出於其塗非數君子
相與樂此予何以久處乎後之踵於武者其以才選而來
厥職是宜政成民和能無燕嬉之事歟若以罪譴而來又
宜有登覽之美庶幾忘遷謫之累焉繇是而言則茲境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十九

當不廢也奚取於予文如欲謹其歲時請以斯言刻之至
和二年冬十一月一日記

州學記

宋李觀大學說書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
厥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
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
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教澗
疎亡以稱上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
舊夫子廟隘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
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

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
成舍菜且有日用江李觀諗於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
可見已秦以山西廬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
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見利而不聞
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
延於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
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
此今代遭聖神爾袁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跡天
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
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若其弄筆墨以微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
者之憂至和甲午夏五月甲子記

萍鄉聖岡廟記

宋袁及萍鄉

袁州之西邑曰萍鄉邑之聚曰蘆溪上有眾山迤邐望之
蒼翠崛起瞰臨官道者曰聖岡焉岡上有祠卽晉甘將軍
遺像也將軍字季思名卓丹陽人世仕吳以顯貴聞司馬
氏平吳將軍出州郡察舉爲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
侯東海王越引爲泰軍出補離狐令天下亂棄官東歸元
帝之渡江也授以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其討周
馥征杜弼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拜諫章太守尋遷湘州

刺史復爵於湖侯終以王敦肆逆而致討之計不就櫃鳴
禍作大命斯殞其忠亮之志有遺恨焉方其守豫章泊湖
湘也威畧著聞綏撫有術政尚簡惠且袁於豫章爲支郡
於湖湘爲鄰疆是以數百里之內熏蒸善化使當時之民
謳歎之不足又祠以尊之爾後歲時享祀是祈是報下宋
逮唐幾七百年而無圯廢者民賴以惠可知矣我宋有天
下征伐旣已息民得保家樂業殖財之風陶於上下至於
一鄉一聚莫不戮力農畝間或凶旱水溢則歸於神祇是
故神之澤嘗浹於一境焉皇祐三年居民何彬等率錢三
十萬一新其宇門廡堂序丹漆彩賁予知夫亘百世之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奉牢體於將軍無有窮也已噫嘻漢藥布爲燕相燕齊之
間皆爲立社是名藥公社朱邑先爲桐鄉吏屬其子必葬
於此謂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予不知今燕齊與
舒之桐鄉能復祠藥朱二公不絕如甘將軍者乎抑亦可
見德之厚薄耳及里人也旣託庇於神之靈又喜遠近之
俗信嚮如是謹詳舊史而次第之時嘉祐七年夏六月記

書萍鄉縣廳壁記

宋黃庭堅

庭堅航荆江畧洞庭涉修水經七十二度出萬載宜春來
省伯氏元明於萍鄉初元明白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
畧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予安置於摩

園山之下淹留數月不忍別士大夫共慰勉之乃肯行掩
淚握手爲萬里無相見之別蠻中九年白頭來歸而相見
於此訪舊撫新悲喜兼懷其情有不勝言者方予入宜春
境聞士大夫之論以謂元明盡心盡力視民有父母之心
然其民器訟異於他邦病在慈仁大過不用威猛耳至則
以問元明元明歎曰天子使宰百里固欲樂安之豈使操
三尺法而與子弟仇敵哉昔漢宣帝患北海多賊盜起龔
遂爲大守及見其老而悔之遂進而問曰北海之盜陛下
將勝之耶將安之耶然後宣帝喜見於色曰張官置吏固
欲安之也予嘗許遂以爲天下長者也夫猛則玉石俱焚
寬則公私皆廢吾不猛不寬唯其是而已故榜吾所居軒
曰唯是以自警庭堅曰夫猛而不善善良寬而不長姦宄
雖兩漢循良不過如此萍鄉邑里之間鴟梟且爲鳳凰浪
莠皆化爲嘉穀矣因書之屏間以慰別後懷思云

仰山廟記

宋張商英 僕射

仰山在州南六十里二神姓蕭氏仲父曰大分季子曰隆
初廟在山之獺潭後徙於堵田唐咸通中封秩視文昌郎
南唐時大分封威烈王隆封靈顯公本朝大中祥符二年
改封王曰靈濟公曰明顯考之遺圖訪之耆舊昔有徐璠
者宜春蒲村人也還自維揚舟次彭蠡有兩蕭生附舟以

載順風揚帆一夕至袁願謂瑤曰予家仰山之下石橋之
右若欲雨欲暘乎瑤悟其神也叩頭訴曰瑤無田可耕雨
暘非急俄而山水大至夷高淖下爲田五頃今浦村西徐
田是也唐武宣間釋之徒有惠寂者隱於郴州王莽山以
嗣瀉山靈祐之道宴坐之際禪牀陷地尺許山神跪曰吾
地薄不足以棲大士袁州南仰師所居也會昌元年寂捧
錫而來尋澗而入夜憇大槩泊然假寐有二白衣進曰深
山險絕師當何往寂曰吾欲卜菴於此白衣曰我山神也
願以此山施師寂曰汝能發歡喜心廣大心無障礙分別
心則吾受汝施白衣曰諾卽指集雲峯下曰菴基莫吉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此居數月神來告曰陋旅據水上游恐汚飲漱遂徙居下
流五里三年四月十三日神又來言曰師淨侶日盛咫尺
其佳勢非所安請徙居中途且以族四方參學爲一頓之
地是夕大風雨拔木黎明廟已建於堵田寂之將滅也神
泣別曰法恩深厚未知所報寂曰吾師瀉山以正月八日
去寂汝能爲吾營齋吾事畢矣於是城中火神於空中具
述其事太守再拜許之火乃滅遂於其日齋僧於廟席地
而坐威靈恐怖眾莫之測神言曰何不造僧堂擊棧椎如
叢林之制眾又從之徐鉉在金陵時二少年謁見風姿灑
落語論高妙鉉曰二君吾國之秀也何相見之晚耶少年

曰僕家於宜春之南三十里方春農事興國人用羊豕臠臠姑至此避之鉉異之遣人物色已失所在此仰山之天畧也吾聞莊周之言夫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然則山川之神皆得其所以爲之道而分授天地之職故能雷霆電雹以致其威雨雪霧露以致其澤祥風休氣以致其和疵癘旱霽以致其罰惟其得道也故可以與之進乎道若二神者幾之矣嗚呼茲山介於南方僻左之境蛇蟒之都虎豹猿狐之所廬魍魎魍魎之所窟宅蔽以荆榛限以嶄絕樵夫牧子望崖而返馬蹄車轍不與人間世通者莫知其幾千萬年而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二

蕭乃與惠寂老相值於曠莽岑寂之間悅其風樂其說不愛其宮室居處之安谿山形勢之美委而去之無少靳心若二蕭者其進乎道者矣惠寂老歸死於東山其事獨傳於其徒而其徒不能宏其事繼之以亂離因之以廢壞邪巫老祝假托禍福以瞽流俗而神死亡以明予素知之元祐六年春將漕江西會廟令盜神廩者爲姦而佛印禪師了元者適居仰山因移郡下元擇僧主之元來言曰淫祀不可遽革釋乎巫乎一聽於神禱而卜之神以釋告於是國人改器悍詞服流膏割鮮化爲伊蒲塞之饌淫歌踏舞化爲清磬梵竺之音元遣法子正已求文記之因叙其本

末而示之時元祐七年九月辛丑日記

石乳洞記

宋鄭王賓 教授

袁爲州在禹貢揚州之西南治宜春按寰宇記宜春有石室山今乳洞是也大中元年刺史蘇公球於嘉平節率其僚游而觀獵焉命從事魯受爲文識之題曰乳洞文久失傳莫稽其迹後有蕭亢宗者縣掾也書於壁間亦能言大中事惜當時之文不授無以紀勝槩予被命典教於袁嘗從容茲所嘉其隱然天成與人世絕遠自立區域也將使聞四方傳不朽因叙其畧洞在縣東三十五里洞之前有石亭衡二十五步廣三步有奇崇五十尺坦而明亭之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有門自門而入密不容光若廣宮大厦闐然而夜半也執炬循行厯厯可數曲而深度百尋其廣自三步其崇自五十尺而殺之環蓋維石門入而履之初則平土也可驟可馳已而降登旋折所觸惟石素乳盤結下垂旁出異狀爭進人物可命若觀音若羅漢若鐘者若田者若井者觀音之狀上覆下承羅漢之狀森列不一鐘無形而有聲附壁莫辨叩之乃應田宿井有邱塍卑高廣狹爲之制井分三級水清而甘滿不溢酌不減田之上有小洞方廣二十餘尺峻不可入號石倉井之旁深入可十尋裂兩岐終合而一號南北市洞之畧如此洞之中冬溫而夏涼昔有李生

者隱焉里落每夏旱則往問雨之日告無差期人咸異之其化也又枿木堊墁立像而神事焉像今存於亭或無雨禱之必應生既失其名字且不知其世聲聞相傳在人耳目予意天造鬼置當有物護持代不乏處者豈一李生止哉抑嘗聞陸羽茶經其評水謂山水上乳泉石也又上信也然羽雖喜泉源使其品第必知洞之水不劣於惠山虎邱也及讀韓吏部江山多勝游之句其謂宜春則是矣然吏部雖賞宜春江山之勝亦未必知乳洞又其勝者也政和癸巳中和日記

萍鄉鄭公陂記

朱潘 棗萍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六

蘆溪鎮在縣之東五十里其地號爲沃壤者二溪之水可陂以溉田神陂其一也陂居鎮之上流五六里而其圳貫市中以出流膏泛膩盡注於田故其所收視他所常倍歲在己丑山水暴泛陂圳盡圯興作之費民力難辦遂荒蕪不治者二十餘年昔之所謂良田者皆化爲茅葦之墟民以困憊宣和六載三山鄭公強來宰是邑會朝廷嚴水利之法遵奉詔條不敢自暇首詢民間利病而老父以陂事告公曰吾受天子百里之寄所當憂者孰急於此吾敢憚役費之艱而使一邑之內有失所之民邪遂躬行相視其堙塞者闢之其傾頽者補之鳩工度材敷率不苛勸督有

方民樂於赴功斤斧交揮畚築具舉不三旬而神陂崇成
圳路通流一方之民再遂其業逮公瓜期甫及則神田禾
黍雲屯豚彘布野家有餘粟租稅畢給爲酒爲食以御田
神以享祖考相與醉飽婦子嬉嬉簫鼓之聲弗絕於是
方樂公之德永永無窮予宦遊南荒旣歸里間有來告者
曰君去鄉里時吾徒不免於饑今得鄭公復神陂而濟矣
吾將何以報功粲曰古之君子潔已從仕蓋將行斯道以
濟斯民者也今公興爾役復爾陂以濟爾豐乃其道然也
汝烏乎而報之哉雖然爾之意則善吾將因汝之意而廣
之以爲後來者之勸可也昔韓惠秦之伐使鄭國爲間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秦鑿涇水灌關中之田及渠成關中爲沃野且無凶年因
名曰鄭國渠爲間其事至陋也其爲利大則尙能使聲稱
流於千古之下况公爲民父母能爲爾興旣廢之陂以漑
斥鹵之地乎吾將名是陂曰鄭公陂則公之遺愛有傳爾
子孫其無忘公之德而竭力修治公陂使無敗壞則爾於
報公也得矣審如是則非特以報公而爾世饒於斯粥於
斯以享有斯利也豈不美與眾曰唯宣和乙巳八月望日
記

疏泉記

集

孫

琪

通判

宣和六年春正月予始至袁未幾民居三火而求水艱甚

詢其故則曰井泉不豐歲旱輒涸仰水於江汲遠而售貴常以爲病故緩急之際不足供餽缶昔嘗堰取仰山水爲西陂溉田而以其餘轉繚城中爲火備今渠塞陂壞田變爲陸不知幾何年矣博訪耆老莫知其端而老吏劉澄者出天禧三年通守袁延度疏泉亭記具載始末顧其石雖亡而跡可攷又按令許歲委軍吏部役開決以防火災則知興廢之迹開浚之法其詳如此惟吏多苟且慢令不恤民瘼耳予曷敢不勉冬十一月農功旣休乃召宜春尉馬緘治西陂乃召兵馬監押趙士勿浚渠未浹日已告功支分派通皆復其舊田不病溉居不病汲緩急之際不病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邦人歡呼樂復其利于於是樂斯民之樂而嘉前人之志感興廢之迹而懲苟且之習蓋自唐元和及今凡三廢而三復矣焉知今日之復能無後日堙廢之患乎因復刊袁公記於石而書其後庶幾異時體國愛民者有考云七年三月望日記

重修郡城記

宋阮閱知州

袁州郡城議者謂西漢大將軍灌嬰築信史沒其實爲可疑按高祖五年嬰破項籍渡江定豫章郡時宜春爲豫章屬邑六年令天下郡邑城意城自此始必智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不必嬰也後升縣爲郡改郡爲州而城不遷戶

盜黃巢蕭銑寇江南獨不能入袁馬希範據長沙儂智高破邕管皆不敢東窺其城之利歟歷年既久墉堞頽圯濠塹堙塞漸不足恃蓋承平武備弛雖時繕修不過增庫培薄而已靖康初方詔修郡城建炎改元升郡爲次要凡城池皆令堅險明年春瀕江盜起州無城者多不守袁人方懼之徽溪汪公希且來鎮以靜重千里旣肅廼謹奉詔帥治中間邱公霖暨僚屬登舊墉視廢闔慨然相謂曰險之不設何以爲郡不暫勞無久逸不一費無百利於是計功度用請於朝給度牒又許勸有力者借助乘農之隙涓日之良大興版築諸縣翁從伐木於山陶磚於野募閒民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无

冗兵雖致期勿亟而工役自勸馨鼓弗勝矣重阿崇闔屹若雲矗控山阻江雄冠東南何其偉歟城基周三千三百一十五步高一丈五尺周不可益而增高五尺爲二丈女墻三千五百步高五尺盡易以磚敵樓戰棚五十總六百五十間皆舊無而今規修也守禦之具如弓矢甲盾旗幕鉦鼓數皆累萬而藏之有庫守卒民伍晝役夜警居之有屋百爾所須無或不備三月克成事不愆素費約而功倍自非才力絕人疇克有濟袁爲州屏蔽江淮襟帶湖湘地沃少饑民消惡盜南土之樂邦也山平廣而無高險水遠秀而無深險俗尙文而無武險惟知力田畝以食營廬舍

以處服教化修禮義而居常安鄰封近壤間有寇攘矯虔則亦不能無蜂蠆之虞今郭郭既壯姦宄潛殄雖異時弄兵潢池之徒亦當聞風而辟易矣西北上大夫千里流寓者殆踵接輻輳誠以金湯之險有足恃焉耳其功惠豈小補哉閱嘗見州縣營一臺榭亭館志在速賓客備登覽而已尙記其本末夸耀無窮斯城之作上以奉明詔下以保生靈而無以記之其可乎於是書之時建炎三年三月吉日記

化成巖記

阮閱

宜春太守龍舒陳元明下車之初屬萍鄉賊退之後暇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行郊原視城壘相形勢慨然念韓退之謝章曰人安吏循閭里無事此非古刺史語乎銷盜賊還流移撫凋瘵吾職也時方艱難要以從容鎮之稽考圖經訪求父老見歷代人物之盛如漢陳重之謙盧唐盧肇之邁往鄭谷之華藻其間接武公卿肥遯林壑者殆不可勝數則又歎曰山水所鍾固應爾耶仰山峭聳萬仞距郡南數十里比以渴雨請於神輒應未及詣山拜賜也郡之西北有巖曰化成距江才二里許歷覽山川回視城郭號爲勝地部使者趙粹中曰巖與仰山對盍試登之翌日相與俱來顧予曰舊傳唐贊皇公嘗居於此因摩挲石刻驗之不誣東西上軒巖

之上與其傍兩小亭皆未名而記之予因以贊皇公宜春十五賦二詩讀之掇其語曰倚幽巖而將夕故以倚巖名西軒積松杉之翠靄故以翠靄名東軒臨眺峯岑振鷺翔集見於公所賦故以振鷺名巖傍之亭不但臨流可觀亦想像公之羽儀如此巖上一亭特名曰仰止蓋以見吾曹仰止前人之意而又拱揖仰山相爲酬酢雖欲辭此名而不受不可得也贊皇公相大和間方文宗意向訓注奮身排之連貶爲是邦長史而不悔放浪林泉著之言語其賦鷓鴣有君子小人之辨而嘉二芳叢之晚榮足以見其崇靜退之風逮相武宗削平澤潞襲服三鎮凜然與裴度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名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嗚呼昔人謂邱壑廊廟不相爲用贊皇公兼有之然則後之所以仰止公者豈獨倦倦於巖石之間爲哉予衰且病尙及見公等云紹興四年甲寅七月二十五日記

萬載重修縣署記

朱徐升知縣

萬載本高安故地初置場隸於洪僞吳順義元年也後爲縣隸於筠則南唐保太十年也皇朝下江南遂割屬袁州則開寶八年也宣和初改曰建成而復舊名則紹興元年詔也筠袁俗險而健訟有珥筆之號茲邑雖創蒙惡聲然民惇訟簡風俗特異其產才代不乏人義烈慷慨則有若

蘭相如風穎秀邁則有若謝康樂謀畧佐主若宋青陽雄
健授兵若鍾南平皆世居其土遺址具存遺風可想焉邑
之舊治地勢隱然負山帶江民安物阜逾二百禩建炎三
年十一月金人陷豫章叛將杜產率羣盜乘亂焚劫明年
正月鐵騎長驅蹂躪自是井邑化爲邱墟繼而劇賊曹成
馬友輩支黨蚊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據我郭郭血肉我
生靈狼殘虎噬歲無虛日而邑境殆無噍類矣紹興二年
冬升被命謬職宰宇於時潰寇劉忠張成各擁衆蟠踞山
谷縣官日與編民駢肩穴處以避難無復辨高下胥吏與
案牘竄遁類脫兔首鼠無復恭衙喏士庶捐老弱棄墳墓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而散徙無復安土計予視縣治故所則林樾蒼然因歎息
曰昔衛有狄人之難渡河野處狼狽失措文公營楚邱建
城市立官府民始有所歸而國由以興且縣治者所以臨
眾庶施政令之地主德宣焉邦賦理焉民訟聽焉今圯廢
若此何以安集夫民社哉乃乞師以靖兇殘而扶療瘡痍
招撫流亡比年賊退民漸有生意遂以八月丙戌剪榛莽
斥瓦礫鳩工度材庶役並舉己亥建柱架梁辛亥遷入視
事且督促焉九月丁卯落成於是宴寢之堂聽訟之廳吏
舍獄事筦庫倉廩庖厨賓廡各有攸序而崇卑廣狹率視
故基者仍舊典也寸木片瓦悉取壞宇棄材罔有科歛規

橫簡儉龕庇風雨而不務壯麗者惜民力也方彫殘而興
土木人不以為病纔四旬而訖工人不以為亟者民人離
散失所依而喜有官府也嗟夫自藝祖有天下百有六十
餘年間承平日久人不識兵草燕安鳩毒恬不為慮豈知
一旦變亂而窮僻如是邑亦蕩析靡遺今既修復矣而邑
人自兵禍以來得脫萬死以復見此邑之成者亦甯有幾
然則後之生於斯含哺鼓腹於斯者豈得不念此哉故升
雖及瓜將代不可不書其廢興之歲月俾後人有考焉紹
興五年立冬日

楚昭王廟記

宋彭襄
萍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袁州之西去城百餘里有大邑曰萍鄉地廣民庶風良俗
美上接雲夢下連彭蠡自邑去七十里名唐昌山川壯麗
外險中平左顧右盼景勝勢雄中有楚昭王廟在焉積有
年矣廟貌嚴肅所求即應謹按春秋昭王與孔子同時每
以禮尊聘孔子其時有雲如赤鳥夾日而飛三日王使人
問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崇可移於司馬令尹王曰除
腹心之疾而宣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
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初王有疾卜曰河為祟大夫請
祭諸隣王曰三代命祀不越望江漢淮章楚之望也禍福
之來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

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王初避兵北至雲
夢南至於郢一日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如日直觸王
舟舟人取獻之於王王怪問羣臣莫有識者使聘魯問孔
子孔子曰萍實也可剖而食惟霸者獲之使者返王食之
大美復令使者問孔子何以知之曰予昔之鄭過陳聞童
謠云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
是以知之今吳楚接境醴陵縣有香水渡乃得萍實之地
而萍邑之得名蓋本於此嗚呼王之德謙冲致感鏗錫炳
耀蕩人耳目使天假之年豈不能合諸侯尊周室劃然著
之當年貽之後世有足稱者唐韓吏部自潮移袁過其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而留詠有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祀昭王之句是以
編之青史世有所傳聞信不誣矣舊廟記云廟之始建立
於山之巔無泉以供庖爨春秋祈禱人持斗水以自給眾
苦之一夕風雨暴至徙神像於平陸面舊址以居焉卽今
之廟是也殿堂門廡煥然一新王之居福及生靈則王之
德受人享祀亘億萬年而不窮顧不偉與

新修州學記

宋

張九成

宗正少卿

紹興乙未建安陳侯煠來守宜春下車謁先聖先師於學
宮已乃瞻顧廟貌徊翔廊廡喟然嘆曰夫子之道傳帝王
相天地叙彝倫膺戎狄自天子以下皆師事之顧丹青漫

漚楹桷傾弛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崇之意風俗之本教化之端當如是乎廼命教授劉瑜撤而新之越明年仲春經始而季秋落成畫繪炳明輪奐高潔儒風之盛甲於江西予出守邵陽道過其門諸生乃交揖而進曰吾鄉人物載在信史在漢則有陳重在唐則有盧肇黃頗諸公相繼而出又韓公振斯文於前今陳公大其事於後願紀厥實以爲不朽之傳予曰憂患流離學殖荒落不足以副子請既而教授以書來宜春尉林仰又以書來予再辭而弗獲乃爲之說曰學乎學乎利祿云乎哉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而入夫子不踰距之道自志學而入蓋一心之所營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經綸天下之業也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也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以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以弗思陳侯之爲是舉也豈徒然哉蓋將使此邦之士不遷怒不貳過如顏子無伐善無施勞如顏子自忠恕而得夫子之道如曾子自灑掃而得君子之道如子夏自徐行而得堯舜之道如孟子抑將使此邦之士從顏子曾子子夏孟子數公而知格物之效志學之宗平天下不踰距之道學乎學乎果利祿云乎哉諸生其勉之十一年正月日記

萍鄉新建縣治記 宋江淮

紹興丙辰十二月己未郭侯自萬載移宰萍鄉從大師丞

相李公辟也建炎己酉縣治遭賊焚煨燼之餘蒿艾荆棘
駢爲坵墟凡八年間令二十有七視事皆於僧舍越有芟
刈荒穢銳意興作者旣鳩工飾材俄以沮弛令數易吏徂
於姦民弗服教罷者善訟以誣官長爲能事悍者悍公以
拒徭役不入租賦爲得計令誠才則以穿墉去其畏憚縮
手莫敢施者又以弛職罷故士大夫至以萍鄉爲不可治
之邑所以多更令尹而縣治終莫能以建也侯來議者難
之蓋郡盜大肆燒劫殺虜久爲民害巢穴所據環列縣境
者十數黨出入通衢郵傳梗塞敢與官軍敵所未寇者縣
而已先是邑政苟玩保無長長無正侯深原積弊下車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闔戶版按民高下差昔不受役者三日補四百三人靡不
拱手聽順乃曰吾可以治賊矣丞相呂公還朝道由萍鄉
喜侯所爲而薦之且以除盜之事屬焉於是榜諭四馳譬
以禍福俄率其黨各就招輯白刃遮道來納於公公釋罪
犯而還之農集游惰而給之田分醜類而屬之保且使入
賊誘其徒以歸故他邑無賴跳梁乎此疆者亦丐自新爲
平民其怙惡憑險尙爾嘯聚則起丁壯選豪戶授以方畧
爲掩襲計又親以身披甲胄踐林麓分部而大索之盡得
諸首領與其徒械以送郡其漏網者率踰境而徙自是邑
里清而無虞矣方議治寇也當延見吏民之初邑人相謂

賊熾如此民弗康家屬莫相保意縣治不立無以重百里
吾儕小人皆有闔閭以避燥濕寒暑况爲一邑根本乎盍
各悉力以就之侯聞之念政在謹始而邑人之願不可以
不從也命收前日遺材聽其奮功遠近翕然口不俟乎叱
咤手不勞乎指撝威不煩乎鞭扑自丁巳正月戊寅訖三
月丁丑爲日六十合內外百有餘間由上戶以下見其木
斃瓦石藩垣堊墍之畢具而不知其所出見其羣工並作
而不見役使之及已庭無幽隱之蔽獄有溫涼之便其高
壯深廣視前規爲有加戊午侯奉勅書詔令徙而正厥居
予與其賓佐慶焉且勞曰萍鄉不治久矣僕未易革俗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易化患未易除廢未易興今比閭有職帑廩有輸商無隱
貨酷無私釀燧斯革矣弄法者屏姦健訟者竄跡俗斯化
矣外則鋤積年盤互不可破之賊內則新前政睥睨不敢
措手之棟宇害斯除而廢斯興矣未逮三月而庶事修舉
聳動觀瞻政其神速矣乎侯謝曰不然古之善爲政者在
於奉天子德澤以字養元元爲事故雖堂下之草舍亦足
見思於民而吾之所以爲此實因乎民心之樂從爾因民
心之所樂從此所以小大無怨續而成之易且亟也由是
言之天下更無難使民無難化顧御之如何侯爲政裨民
易從如此固有道矣是豈以萍鄉爲真不可治乎予被酒

檄來究田賦觀侯之明敏果斷又富學博聞充其學蓋將有大者焉縣治之建何足以見其所爲抑亦可以觀其才矣而論者或以爲一邑之善不足以貽將來嗚呼環天下多邑也其能當盜賊不暇給之際奮身爲民且得其心之所樂爲而成於不日若是者其難邪其不難邪而其難安可使後世之無傳於是書其營造之本意與其歲月而并叙侯之設施如此俾來者有考焉侯名溝次山其字也

免和糴記 隆興甲申

宋 薛仲邕

皇帝卽位之初優恤軍民之詔屢下又令條上奉行次第敢有不虔者必罰無赦遠近驩譁以手加額曰王言大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先是隆興初元秋九月戊己之師分屯備邊計臣謹儲積有請和糴大江之西數以百萬石轉輸丹陽袁之爲州地辟左二十糴一官吏視朝會不知所以爲趣辨計且聖天子立武事圖恢復知者慮勇者奮傾困倒廩資供億固所願欲奈何視傍郡田畝寡而山陸倍江流淺而灘磧稠歲一不登則盜賊攘斂人有饑寒流移之患皇祐中上供苗米漕運不能通行乃有支移之議著爲令甲可覆視也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己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果行利害甚明人莫敢議太守曾公迺慨然身任其責取前後成案件具屢陳丐先罷黜期於必免章既聞二三大臣嘉其

能布宣德意之美臺札報可命下境內鼓舞皆走告其令
尹曰四邑之人飽飯安業忘愁歎疾苦之聲者吾君之德
也吾君堯舜盛德固無能名矣大守之賜可忘乎異時民
官興一利除一害莫不立祠以祝刻石以頌率誇說溢美
矧今日之事可無大書昭示於後於是諸令尹具以士民
之請俾仲邕紀其實仲邕因爲言曰君以民爲體民以食
爲命是君必資乎民而民必資於食也士君子泄官行已
當視富貴得失爲餘事心之所處要必於君民爲無負然
後可若容身保位遇緩急噤不吐一言迄無所建明使主
德不宣下情不達則尸祿素餐昔人謂以政事殺子孫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爾端明蘇先生在杭記陳公述古治其井云吾在此可使
民求水而不得乎然則人之於食豈不甚急於水耶先生
論浙西潦疫合發年額解斗漆價貴糴以此湧貴小民之
食條陳至於三四遂免上供米三之一杭人至今不忘太
守用心乃與蘇陳合是於吾君吾民爲兩無負其可以不
書太守名及字彥思溫陵人治郡恪尊詔令廉平不擾待
物誠存心恕馭吏肅然隆寒盛暑遣決不少倦抑強扶懦
每思久而便民者然後行之見於治理班班有古循吏風
此皆畧而不書獨書其爲袁之無窮利者如此隆興二年

甲申五月十四日記

青免和糴卽今免免准也
哀不兼漕前代已然矣

萍鄉縣官題名記

宋卓津

江西州有七軍有四縣四十有七惟袁州之萍鄉以繁劇
稱厥壤沃而闢厥民夥而富公牘吏案穀帛賑籍蓋倍於
他邑長官必鉅德通才然後可以整列條綱優閒而治黃
侯毅辛巳歲自長樂來至則究其職凡民之害事之蠹每
從而刮之剔之鋤鏝爬梳而順理之既踰年風俗丕變盜
賊息獄訟簡侯曰未也復思所以爲警者一日延吏民詢
前後政孰賢否僉進而陳曰茲邑名楚萍由來舊矣晉魏
隋唐洎政者莫知其幾惟國朝張公晞顏黃公元明有聞
焉今閭巷尙能記誦或謂二公之時士敏工勤農無惰商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罕

無詐征稅共輸不違頃刻至若驛傳橋道籌漏器用亦莫
不端好精明其政可想也言畢率以手加額吁嗚而退侯
駭遽問曰豈止於斯邪則又進曰茲其內外統備者也餘
雖不及二公亦歷歷可言甲廉其失也拘乙厚其失也緩
丙明而幾於刻丁勤而幾於冗反覆指數抑短揚長了無
疑忌侯深肯之翊日津以丞事進謁侯因語及遂欲書羣
公姓名自警且以警後仍命津秉筆叙其首敬不敢辭乃
叙曰士君子涖官宜自修飭善與不善俱傳於世蓋難掩
也善者傳固善不善者傳雖欲改不善就善其可得邪吏
民所陳深可畏吏或有私民蓋誠實非僞也君子勉諸乾

道改元春三月庚戌記

重修郡署兩獄記

宋陳琦

張侯守袁州之數月政孚惠洽闔境安帖宿弊不留方春時吏以囚病告侯卽命醫診療往視狴犴則屋朽欲壓外壁虧疏旁溝壅閉淫雨無節病故交作退謂僚佐曰愚民抵冒至此罪重法當繫又爰書訊鞫論報法不當泄獄所由立也有如敗腐湫底弗圖使病者得不當死之死非過與乃節浮費得錢百五十萬有奇度木於山募工於民間以垣墻培厚基址撤舊屋而增新之堅而明寬而密飲食洗濯之器左右具足爲外牢二一待病者懼戾氣之染一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待寄囚防漏言之失思慮周備可爲後法經始於五月之初告成於八月之中於是邦人相與言此邦適太守數更易百事廢弛侯之來梏吏姦卹民隱有土木之餘方不以他及而先斯獄請有以記之琦聞君子之政有本末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法不失罪顧以爲末於獄何有雖然利欲熏心與外交馳相戕相搏愚民何知有法縲紲之下困苦捽抑客氣剝落天理漸復往往悔前之爲是獄也亦教化之助未可以末故忽也如其已弊弗顧諉曰不忍以是待吾民毋甯使完備而恥格之民不至嘗考月令有繕囹圄之文而漢詔以瘞死者

爲吏殿最重人命也侯之用心可不謂仁矣乎爲吾告袁
之人畏法守義其自今使亡一人之獄則爲報侯之德也
已侯名杓字定叟淳熙丁酉九月望日記

隱齋記

宋張栻修撰

予弟杓爲袁州再閱月以書來曰杓幸得備位郡守懼無
以宣上之澤於斯民乃辟便齋於廳事之旁日與同僚講
民之疾苦相與究復之暇則講詩讀書於其間以自培溉
敢請名予嘉其意爲大書隱齋字以寄蓋取孟子惻隱之
心之義夫所謂惻隱之心者惻然有隱云爾嗟乎是心乃
子民之本也一日夕之間事物之接乎吾前與乎講論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所及思慮之所萌所謂惻然而隱者如源泉之達續而不
窮新而有常流行而不可以已則其履度也豈有越思而
其施於四境之內者雖不中不遠矣子其體是心而存之
而充之勿使有害之者而已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所貴
乎學者以能愛人也爲政者苟惟不知是心之存則本既
不立矣雖有過絕人之才智亦何以觀之哉抑又有說焉
人之情於其始也惴惴然懼其不免也汲汲然憂其不及
也察民之從違而未敢安也則是心之不存焉者寡矣及
其久也於意之得而偏於譽之聞而矜於令之行而忽則
所謂隱然者將泊於因循而息於驕肆政之所繇壞也嗟

乎可不懼哉而可不察哉又其可使箴傲之言不聞於吾耳哉併書之使刻置於壁酒熙四年三月戊午記

新修州學記

張 栻

酒熙五年秋八月栻來宜春至之明日州教授李中與州之上舍齋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庫陋弗克稱至於今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稽古閣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新之將告成而君侯適來敢請記以詔多士栻謝不敏則請益堅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考之哉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三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於三代之時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泄之而其法亦加詳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乎人倫之在天下不可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於多士甚厚三代而後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夫四德之在

人各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擇民是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杓實栻之弟也是月庚戌記

州學三先生祠堂記

宋朱子

宜春大守廣漢張侯旣新其郡之學因立濂溪河南三先生之祠於講堂之東序而以書來屬熹記之蓋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四

文詞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其君之德不得比於三代之隆民之俗不得躋於三代之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濂溪周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源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旣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焉蓋三先

生者其有功於當世於是爲不小矣然論者既未嘗考於其學又拘於今昔顯晦之不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輕議之其有畧聞之者則又舍近求遠處下窺高而不知卽事窮理以求其功於修己治人之實也嗚呼張侯所以作爲此祠而屬其筆於熹者其意豈不有在於斯歟抑嘗聞之紹興之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嘗欲有請於朝加程氏以爵列使得從祀於先聖先師之廟其後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揆之爲大學官又以其事白宰相且請廢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當時皆不果行識者恨之至於近歲天子乃特下詔罷臨川伯雱者畧如揆之之言然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聖

則公卿議臣有能條奏前一議者悉施行之且復推而上之以及於濂溪其無患於不從矣張侯名杓丞相魏忠獻公之子文學吏治皆有家法觀於此祠又可見其志之所存者異時從容獻納自發其端使三先生之祀徧於天下而聖朝尊儒重道之意垂於無窮則其美績之可書又不止於此祠而已也故熹旣爲之論著其事而又附此說以俟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朔記

萬載新學記

宋楊愿博士

袁自唐昌黎韓文公爲州文風被於屬邑至今不泯萬載介於羣山之間風土淳厚士好學而民畏法得一材令則

治道易易爾惟皇宋慶厯間制詔州縣立學縣始建夫子廟距縣治之東二百許步厯時滋久棟宇腐撓至不庇風雨崇甯以舍法造士乃立學於通濟橋之東南廢廟基爲官舍俾監市征居之乾道乙酉適有以異議者自橋東南遷之古寺而士託足焉學區至是三徙矣神無以妥靈士無所肄業邑之秀民頓學以成就者蓋少淳熙四年三衢祝侯勛實宰茲邑下車之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他日入學釋菜已事而嘆曰浮屠之法吾儒所不事今寓其舍可乎會知丞趙侯師俠主簿江侯琪克協厥議爰相舊廟而改作更徙監征之舍於他所是乃尊吾道激士氣而順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吳

人情也於是邑之賢父兄喜子弟之有教也不愛其力願輸家財以作其費錢以緡計者二千傭以日計者萬餘經始於四月之辛卯迄役於七月之丁亥莫享有官講勸有位退習有齋庖廚滷浴庫廩之舍罔不嚴潔且屢致鄉先生之有齒德者以爲師資自是執經而至者源源不絕然後祝侯知邑民之可與爲善而樂其政之成也以書抵愿求文以爲記愿竊觀今之爲縣者日力不暇給嘗懼財賦之不登獄訟之不平吏功之不應程而已至學校事則曰緩而不切仰爲主上勵精爲治總數名實至於教育人材未嘗不留聖意歲在丁酉親幸上庠龍光多士又明年臨

幸秘書編閱四庫君臣樂愷皆所以風勵學官以藻飾太平之巨觀今祝侯乃能上體德意一新廟學再請賢令尹矣昔晉范甯為餘杭令興學校之教士皆儒宗之史官以謂中興以來未有如甯者唐郡邑至廣而不聞復有范甯者出獨衡山得一陸宰而杜子美作為詩章至今張飲豔以謂首唱恢大義則茲事寥闕不常見自晉唐以來可知矣聞袁之士克賦有司者萬載為多異時我朝拔擢策名委質為天子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者皆自今日教養之故而祝侯亦將去此而羽儀臺省益茂尊生庇民之業矣姑承命而為之記六年己亥中秋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新建支移倉記

宋新介

袁負山為郡水分東西流一自萍鄉之楊岐逾醴陵以西至於湘江一自萍鄉之宜風循宜春分宜兩山並出以東至於清江而水於此乎發源淳蓄不厚瀘瀘木脫舟輒膠不進故歲運稻粟入於大江所謂上供綱者自祖宗時率假廩清江貯所隸三縣聽從便裝發官吏隸事於外弗克自任厚征苛取惟彼之欲吾袁民越境輸賦運甚苦公私告病殆不能堪乾道丙戌遂徙之新喻新喻清江而距袁不百里宜可從亡患而病猶是也或謂尋在之月水時至而綱始發新喻分宜等耳新喻可為而分宜獨不

可爲歟於是淳熙改元又自新喻徙焉今七年於此矣自
七年觀之可以更千百歲而不易唯是遷徙之初倉廩未
備寄寓於縣之僧舍隘不足於容弱不足於負水運陸走
民惕惕若不及賦入才萬有五千則以盈告且拒弗納曰
吾以俟裝綱者空其廩而後領也又學佛者林焉以處火
禁不克修地勢注下卒有水變不可禦步口積石差差舟
度可著二百斛而上則艤之深流運小艇十數往返而取
足焉今太守周公刺袁之明年境內旣安開關視聽寄廩
之弊吏別有請公曰盍求可以垂不朽者定址焉五月水
大至浮圖寄廩壞吏持益力公益信不疑七月鳩工中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吳

廳事列廩東西序廩悉礮地而被以木外輔以長幹周以
塹垣而掖之廩之前若左若右繚以虛廓以待風雨兩廊
之間有隙處如廩之地加礮焉凡建置之數爲廳爲廩爲
廊爲門爲隸舍之屬合五十有七間其累土爲墉廣袤千
尺以限內外凡用木二千五百章竹三萬箇糜金錢百六
十萬十月通判黃公來視賦事民輸入亡留難朝至夕歸
舳艫相摩軋泊岸下皆相與鼓舞而謠曰官不我病於今
七年病而不病孰使之然莫仁匪基莫勇匪決彼嚚以囂
私是巢穴俟有明命於水之陽咨爾顛蒙視此濫觴俟有
羸貲其源其儉爾食爾力而不我斂於乘其阜於俯其淵

侯舉自公昇我便安允也侯德千古斯在敢告來者勿替
勿壞介方職是邦寔董役事親見百姓德公施道公美次
第如此天下之事惟要於既定之後茲役也是足以傳不
朽於是乎記
淳熙七年十二月望日記

萍鄉縣學記

宋 劉清之 知州

袁之西南有縣萍鄉山水淑清羅霄楊岐秀氣所挺碩儒
鴻生縣故有學主簿袁采勤力所營淳熙十年孫君逢吉
治縣有聲始因其址斥而新之爲屋百楹禮殿居中倫堂
經閣齋舍孔宏章甫繼掖肄儀讀書講勸有程於焉游息
於焉寢食以理性情學長文毅告劉清之傳記厥成惟昔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兪

三王明夫人倫以校序岸至於夫子金聲玉振斯文用克
詔爾後人克念作聖罔念則狂念之伊何知至物格心正
意誠本於修身齊家治國而天下平來者勉旃弗齊於茲
弗已於行或曰大高前輩猶病未俗所驚曰譬夫匠工有
巧拙規矩弗更抑亦如射雖力不足我鵠用張察爾學子
塵居野處氣習混淆幸而學焉所習者辭所願者榮以爲
學者若是而止詎云知方今我何告達道有五豈不可輕
彼軻旣往周程未出理甯遂亡寥寥千載善爲屬續豈無
豪英盡倫無難取其一節依之奚傷請開其塗父子之美
萬石九卿惟勝槩堂潔清並著交友之良伯鸞德耀天婦

如賓不矜而莊君臣之際始終無猜厥有孔明日椿曰泮
白首孫弟亦佳弟兄合斯五典根心則同誰獨弗忘爲聖
爲迂謂道爲遠曷其弗詳嗟惟學子乃其夙夜恭畏自將
初觀近躅終歸聖門祇率典常迨其久之行著習察理明
義精斟酌損益權度在已應酬無疆如或知爾量而後入
不入而量否則淑身燕及朋游副時所望俾我孫君與其
令聞百世之長我昔州民欣誦光烈具著古章是歲九月
辛未記

泮鄉縣治勞拙堂記

朱王謙 泮鄉知縣

縣苦兵久矣官舍蹴成阜且狹有堯爾堂焉向君之所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辛

義也余既至詫之曰噫傲哉割雞也而果牛刀哉名之曰
勞拙其可乎客有見之者曰書云作僞心勞日拙垂戒也
子乃冒其所戒何哉余應之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撫字心
勞催科政拙乎之二者陽城之書下下考也余則爲之獨
不見今之課最者乎陂塘淤塞也則曰水利興人民饑殍
也則曰賑法徧養蒸繼惡則以獄空聞瘡公肥私則以羨
餘獻緣是曲意彌縫愚上官耳目得好爵者比比矣勞則
有之拙蓋未之見也客曰子之言吾不能盡抑中有所激
耶子謂向君傲子之傲似倍甚於向也余笑之弗置辨復
鑿其語於壁間以諭後人請擇於斯二者迨熙十四年秋

八月記

免和糴記

紹熙甲寅

宋徐傳知州

祖宗酌前代和糴利便開命諸道糴所部以備邊儲以待平頒凡以為民也命有司相視地宜量度民力而後下令於郡郡奉命而行斯民權忻應令無黽勉不獲已之態天子之惠施均達而有司於體國誼亦無負嗚呼祖宗以仁愛垂法此其意萬年不可易之規歟惟袁山隘地瘠民不得盡其力相習而惰任年豐穰賦輸之外家無蓋藏歲一不登則仰食旁郡其溪源流淺東歷分宜出渝川灘磧鱗比商運不通就糴者負載以馳僅紓旦夕之急設旁郡亦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

饑乏則袁無炊烟其西北二邑曰萍鄉曰萬載皆水道阻絕轉載崎嶇勞費特甚是以袁獨不可糴仁祖皇祐中以萬載秋苗不能輸郡俾附輸於箇袁之苗庾俾附清江政為袁不便水道省轉載費耳祖宗規度民間利病周密無遺聖聖遵體不敢違越雖紹興甲戌發常平之儲已卯糴萬斛之旨皆寢不行隆興初元軍須調度供億百費有旨江西糴百萬輸丹陽一時有司失於討論而袁當其數守臣曾伋懼失祖宗初意具不可糴狀條舉先後成牘上焉先罷黜朝廷嘉而免之淳熙癸卯總司被旨以椿管糴五十萬常平使者復欲均糴五萬兩賑貸二司文檄交至

守臣曹訓曰袁之和糴蓋屢免矣民之受賜舊矣使之一
且開病民之端訓之罪也所請懇切二司卒從之郡爲去
碑銘天子之仁記使者之惠相望後先爲袁人慶袁人雖
不能刳牲醜酒歌舞絺衿家自娛樂而十數年來婦子相
保亡愁恨歎息聲皆免釋之賜也紹熙癸丑傅被命假守
大懼民力不裕明年漕使顯謨趙公諱以帥委糴之文下
之袁袁父老誦隆興以來會曹二公所請故事鳴於廷傅
應之曰漕使靖重少許可事不當意操持不移獨民所不
使及所願欲弗得遂者罷行恐後麟闢立變視古使者無
愧傅爲民祈請職耳豈當自後於會曹二公耶及列其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三

便以告果爲之改命無難色未幾漕使更視帥事會朝廷
議賑饑委諸道分糴江西當二十萬糴南昌縣佐葉國喬
以三萬督辦吾郡袁素不贍又適潦驟和仍農收不及常
歲十四人方憂饑聞帥有檄聚議失色二郡趙彥真宰邑
趙帥慮來諭傅曰今者帥以天子之命糴奈何傅曰請必
可免亟使募碑聯事狀馳詣府禱曰隆興紹熙相繼免糴
有石刻在袁人德賢使者之惠銘之肺肝豈惟石焉日者
拜帥之賜尙新袁人繼此不無望於帥也而忍棄之乎已
而南昌縣佐察民力地勢不便器以賦聞使者未復命而
改糴之檄下矣袁人舉手加額曰帥之愛民非吾屬所知

也以吾郡數百萬生靈夾生死於祈請從違之間猶將奪之乳哺而慈母弗忍也昔賢使者有乳哺之恩而今賢帥臣沆保護之賜帥之惠侈於昔矣豈可無紀以光前躅請伐石大書以銘不朽傳曰民受賜而傳道責不足道民頌帥之德而傳獲託焉有稱於無窮傳之榮也於是著前後免糴之由以明沆此惠之難與所遭之不偶然而刻之季望口謹記

萍鄉縣西社倉記

宋鍾詠萍鄉

淳熙戊申歲大稔金華潘公友文尉萍鄉講行荒政先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無積者固不容以寔免其或無田而積反厚或力可置之遠方則又暉官有定價歲爲常額而不敢出其所有公於是盡革前弊乞糴勸分專以誠信感動從者翕然邑賴以濟訖事公猶以嗣歲爲憂載念朝廷頃常頒浙東常平使者崇安社倉法於四方而往者侍郎孫公逢土宰是邑又嘗斥俸餘立兩倉於邑之西鄉成式具存卽是而增益之爲經久計宜莫良於此值括蒼趙公汝謙行常平事下其法於郡縣諉公勸率是邑公雅志在此孜孜開論曾不踰月民樂於應命自郭至鄉爲倉者九且願輸已之積無勤有司集於己酉歲之六月迄今九年倉猶未建歲儲主事

者之家儲益多隘弗克勝始合議泐屋於縣之西關爲堂
六楹外爲都門兩廡列爲六庑繚以垣牆翼以守者之舍
費五十萬有奇輟息米爲之凡倉之歛散皆主於邑之士
而官不與焉其有頑戾弗輸則官爲督趣且嘗致其主張
維持之意總其事者詠與彭君公修厚其儲力其事者柳
君廷傑宗顯佐之旣落成因記其顛末如此將藉是以請
於當今之大賢而識之以詔來者慶元丁巳十月旣望邑
士鍾詠述

萍鄉胡君安之來學於予一日致其鄉人士之意欲予
爲之記其社倉之役及叩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書

士鍾君詠之所記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修實有力
焉故所登載詳密如此予固嘉其敏於事而又能述以
文也因念紹熙甲寅之歲杜鎮長沙道出茲邑邑之士
導予以觀於其學而請記之及行堂序間則旣有亡友
劉君清之之刻在焉予拱而讀顧而嘆曰美哉乎子澄
之言也諸君日誦而時省之則亦無以予言爲矣卽謝
去不敢爲而諸生至今猶有望於予也矧曰是倉之成
旣出鍾君之手而此文又出其筆則亦何以異於學之
有記而復何待於予言哉又况天下之士是非得失固
有定在而其盛衰興廢亦有繫於時勢而不可常者故

若予之衰謝淪落徒只爲是倉之累而不足以增其重
諸君亦何所賴而請之若是其勤也爲諸君計莫若具
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
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胡君告歸因題其卷尾
以授之且以併謝庠序諸君幸毋忘子澄之教也慶元
庚申二月乙酉春分晦菴病叟朱熹書

宜春臺孚惠新祠記

宋周必大 丞相

袁特孚惠二王爲司命郡以宜春臺爲勝境壯亭榭於林
木之表山川城郭俯視無遺輟燕游以奉神儆則改爲者
太守徇邦人之志也按仰山距城七十里而遠二王旣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十五

釋氏遜山與寺徙廟堵田距城三十里而近人猶患不得
朝夕致敬也故凡水旱疾疫迎神臺上以便祈禳已事乃
歸其來久矣建炎中劇盜金兵繼至守奉像設而駐師焉
賊薄城若有禦之者最後望見二神黃衣白馬往來雉堞
間駭異而走紹興初卽臺立行祠淳熙甲午易亭爲殿又
移慈濟院於臺西奉惠寂禪師卽神所敬者初寂歸老韶
州將謝世神往訣別問豈無見屬乎寂曰吾師靈祐禪師
以正月八日游於瀉山宜就是日普設僧供神敬諾白後
及期則盼嚶幽贊緇素咸聚歲以爲常旣遷城中齋會滋
盛遠人四集峻虛創閣以待有衆慶元己未九月丁未融

風爲災一夕俱燼士民謹曰此飛簷架空之咎也爭輦土石培展臺基首營正殿五間後列瀉仰二禪師暨王之父子又爲堂以識參請設亭以備拜享別造齋閣於新址總用錢八百餘萬郡守李詵捐金穀倡之闔境爭趨和之明年四月訖功來求記予聞靜者爲性動者爲情性無有不善情則隨物應焉大而天地明而爲人寂滅者佛變化者神雖曰殊塗然而仁民愛物之性善善惡惡之情未嘗不均今二王旣弭災捍患加惠斯民民亦秉彝好德思媚神靈故是役也富者輸財壯者效勤自求多福用底於成得非道一而已如吾儒所云者乎咨爾袁人治情以禮養性以仁以稱天地神佛之心還比屋可封之溘豈惟袁人四方其訓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十六

重修郡城記

宋張嗣古 中奉大夫

開禧改元夏五月廬陵羅公克開被天子明命來守宜春郡訪風俗詢利病髮櫛刃解未幾登城周視則墉堞頽圯榛莽叢生大不足爲民衛因喟然歎曰保障大守職也而玩愒至是乎廼稽功料役增卑培薄伐材陶甃於山於郊百堵咸作因舊而增新之其木石甃瓦之材以枚記之凡五萬五千有奇役人之力以工會之幾二萬而樓臺屹立維堞崇峙大體蓋畧備矣按宜春郡肇於秦漢定於隋唐

而引於我宋江湖荆漢蜀廣之道四出於此方海宇熙乂
擊析聲沉咸謂江右樂土歲或不登隣壤環接一有赤子
弄兵潢池則武備不完所恃惟城池而已世傳漢濯嬰定
豫章郡城宜春而史不書殆無所攷信然圖志謂黃巢蕭
銑寇江南不能入馬希範據長沙不敢東窺則城之堅且
固亦舊矣靖康建炎間修築之詔屢下翼翼巖巖罔有利
門數十年來縮甲不用太守以理財聽訟爲急以釐廢補
獎爲緩決防弛備踵陋習傾墉摧陴廢類不復經意袁民
得莫枕者真幸耳世所急而公緩之世所緩而公急之此
公之所以爲遠慮也賈誼有言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天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之弊其積非一日則其起亦非一人吏以習安苟且爲常
固不可望其有所修植然植者立修者全而繼之者弛焉
則僵與壞不旋踵矣公治袁二年惠洽威暢璽書之徵當
已自九天杜瓌於微扶僮於漸獨非來者責與雖然民
保於城城保於德使良二千石有善政以結民心有德化
以固民志則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城雖百年不壞可
也開禧丁卯三月記

宜春社壇記

張嗣古

社以神地之道古也邑有祠社之壇禮也因其圯壞而修
復之爲政之先務也古者養民之政六府是先金木水火

非土不成人非穀不生故聖人惟本始以報祀即天子至
於郡邑通得祀社稷所以教民反始以厚其本也後世吏
以文法相高催科獄訟簿書期會是究是圖絀禮不講視
土穀之祀爲具文壇壝弗飾牲幣弗虔踵陋襲傾類以戊
祭應故事禮則亡矣何有於政宜春社舊有壇在西南頽
敝歲久鞠爲榛莽一遇春祈秋報始鳩工役整拔蕪穢事
已如初乃若風雷雨師則望祭於廳之東於禮經尤不協
今邑大夫王君孝序期年政成慨然憫焉亟命工墀治之
壇增其高壝周其外傍立風雷雨師之壇四列其位一如
禮制亭翼於前以虞風雨門伉於外以嚴啟閉周植喬松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六

創立華表以引遐觀於是昔之廢墜煥然一新夫古之有
民有社者固欲齊民之禮與事神之禮並行交舉然而講
明古道者尤以民政爲事神之本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
是以尸百里之寄者使能以禮義廸民毋暴征毋峻令本
末有序治化流行膠庠相習於明倫而禮行於土墀里相
安於平秩而禮行於農塗肆相爲貿遷以利用阜生而禮
又行於工賈驗諸四民式禮不愆則事神而神在庶乎可
以亡愧不然雖潔斯牲雖崇斯壇神其吐之矣王君之於
是役也蓋深察乎事神之本故予特書其事以詔悠久嘉
定十二年二月庚戌記

自堯舜至於孟子二千年間聖賢迭興以道相授其章章較著者前後相望也臯陶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之倫亦皆得以與知道者之列顏曾子思則不待言而源流可考也自孟子益千年而後有韓公獨以斯道之傳爲已任以古準今宣何盛衰顯晦之殊邪古者道德一風俗同歷世雖久所守者一說而見素明也周衰異端之禍起學者各以其所見爲守而道始晦故古之爲道也易後之爲道也難若韓公者尋墜緒於支離踏駁之餘而卓然有見焉則自比於聖賢以冀斯道之傳宜矣公固以道自在後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五九

稱公者亦以道歸之約六經之旨以起八代之衰排二氏之非以濟天下之溺諫宮市貶諫佛骨又貶流離困躓瀕死而不悔公如鎮州迂公者皆甲人爲公危之公以禮開諭皆俛首聽命非有道能若是乎然先儒誦公之言獨曰軻之死不得其傳非公有所見則所傳者何事且公之所見者何也天之所命之謂性公則曰所以爲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率性而行之謂道公則曰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修身以導民之謂教公則曰其法禮樂刑政其位君臣父子由是而充之則日用常行莫非天理而私意人欲邪說詭論無所容乎其間矣其辭確其旨明此豈臆度料想

所能及哉體於身驗於心斷斷乎不可易也以公之所見
觀之則聖賢所傳其不以是歟荀楊氏去孟子未遠也醜
疵之不同其見者異也公稱孟子醜而斥荀楊之疵則公
之見蓋有得於孟子而又以自況也公之書一則仁義二
則仁義見之明也如此居仁由義聖賢事業不難進也而
況言論氣節之一二乎故論公之迹不足以知公之深觀
公之所見則公之以道自任者可知矣公嘗爲袁守袁故
有公廟後遷焉尋復其舊歲久頽圯太守著作郎鄭侯自
誠始新之宗正少卿滕侯強恕續成之而屬榦記其事世
之稱公者旣不足以知公之深甚者則指公爲文人而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本

以文爲道使聖賢之道不明而公之旁搜遠紹辛苦而僅
有之者生不得究其施沒無以白於後非先儒發其蘊公
之志何自而伸邪推先儒之言以明公之志其敢以陋爲
辭榦不敢以文尊公則公亦不陋其文之陋也廟之役始
於嘉定戊寅之十月其成以己卯之三月董其役者司戶
高炎後三月望日記

平政橋記

宋滕強恕知州

袁爲州負山帶水一水清瀉東北入於大江負城兩崖東
爲驚湍犇駛激射不可以舟橋之爲宜慶元六年郡守李
侯訖始一新之詎今垂二十年初敝圯闕不可賴足負巨

行於其上者震怖若將溺焉余乃括公庾之贏得米二百餘斛易緡錢八十萬有奇斥治倉之餘以佐其贖命戶掾高君炎董之取材於山取工於傭閱月而成規制侈於其舊翼如輝如車輪馬足其行于于履月戴星坦若通衢民咸曰休哉訖是役公與私皆無知者橋始名永濟易今名自子始也夫子產以區區之鄭當四大國之衝登進厥民手加摩洲勞力且百倍至以車濟民涉者本不爲過而孟子非之國雖小安可無政邪政有大體推誠心昭公道行實政而民不與焉如斯而已後世不知出此施小惠則解衣市恩有若田單行小慧則摘伏立威有若趙廣漢皆孳哀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李

孳焉欲以喜懼移易人心務自銜耀此子產之所不爲也而可與言政乎子以迂拙來守是邦日與邦人共此安靜之化若曰違道干譽立威取名則非子志予所願則學孟予者也故因一橋之成以告邦人高君廉已律下能使廩有餘粟以佐公費又出力經畫以庀是役之成皆可書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記

州儲倉記

滕強恕

予爲當塗歲大旱人食不能日二黼闔郡震怖始乞米於常平使者則不足乞諸朝請截上供綱佐民食又不足則乞諸轉運使請發寄輸之儲以助濟糶於是得米斛十萬

以食餓者民熙熙如樂歲焉事少聞因思艱食時非賴天子仁聖朝奏暮報其答如響部使者又皆賢且協心厚下一日不得食涸轍之民皆將索之枯魚之肆矣予懲往事守袁兩載歲率上熟慮穀賤傷農於是始議廣糴以平市賈且豐凶代有天之行也州苟自有備遇歉發以予民如探篋中物隨取卽獲固不待有請於朝於部使者而後得之其利不既遠矣乎此州儲倉所由立也州故有儲慶元六年太守李侯說爲之貯粟凡一萬二千斛惟有文書計其出入廩庾弗修防禁不立抵今二十年見米才什之五乃卽郡帑省浮浪不急之費斥其贏貲以充糴本又稍附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李

益通得米一萬斛夫自李侯至今閱歲無幾何而廢壞折耗若斯之極者法不立也法苟不立雖有賢者將不能繼始闢州倉之北偏建廩四別爲儲倚又限門闕嚴扃鑰別官吏固或侵越戒守者以新陳相易贏縮相補循環如一日無廢厥初其殆可久顧法雖立守之則在乎人予之志抑豈無所待乎袁雖小比歲士大夫更治民者多樂居之而朝廷常遴選賢侯以惠爾民其選精則繼者必多賢也繼者多賢則同予心者不待二十年之久而後一週且將益廣其儲益修其法以成予志之未備者豈但曰俾勿壞而已予爲袁修李侯之廢一事曰平政橋曰州儲倉橋別

有記茲載其置倉始末及所以期待後人者刊之石嘉定十四年四月日記

二先生祠記

朱真德秀叅知政事

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正烏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生民之極不建烏乎安天之生聖賢也其意固有在也昔為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謂天之柱地之維而有生之類所恃以為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是焉耳堯舜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十三

至於周公扶植之功見於事孔子至於孟子扶植之功見於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然春秋成而亂賊之禍熄楊墨拒而禽獸之道消其有功於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歿而聖賢失傳漢儒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義尚名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也鄉使佛老莊墨之徒獨行乎中國其不胥為夷者幾希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

蓋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洒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樛糠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燦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於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發於繫易性無不善述於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群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大極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六

爲大極今知吾身有大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於百世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蘆溪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廼卽學宮講堂之東爲堂三楹繪其像以祠書來曰願有識某惟韓子之於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已甚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爲耶意者天經地義之

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於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屹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於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於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忘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矣

新建尊經閣記

元虞集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十五

宜春之爲郡在江右上游山川完固神氣休明民生其間務本而力穡志定而用約商賈利欲之誘少都會繁夥之習微尊吏畏法奉命受役歛焉自保政用不煩昔韓文公以文學爲治其民不忘至今尸而祝之迨時江李氏之作學記有以風厲之及張宜公記新學朱文公記三賢祠大有以化其人其君子有以成其德庶民有以成其化休休乎其無斁也然而世之相去漸已遠矣國朝慎擇牧守豈弟之譽相聞前太守真定張侯宗顏在郡時嚴君仲毅來長其幕作而言曰國家恩澤至厚也府君甚賢吾民甚易治然而鬼神禍福之說勝而閭里之趨向易譌豈非學校

不修而教之無其素也乎乃躬督學賦之入時其師弟子
執事者廩稍之給而節其浮冗期年得錢若干將大作學
宮之事今太守廣信張侯熙祖寬厚治辦民以甯壹學校
俟職也而所屬諸仲毅者益得盡其心焉乃購巨材於故
家取良斲於遺澳作尊經閣於講堂之北若干步崇基八
尺深四十尺廣五十尺楹之崇如深之數形勢規模之大
升騰壘壘稱焉東南學校建立之盛莫或加矣爲兩廡以
屬諸講堂之左右作櫺星門於廟門之南餘屋之適用者
以次而就自一木一石一工一役備估之直親給以時不
及吏手如治家事畫諾之暇日必至焉畧無風雨之間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矣

其治事嚴明是以用約而利周敏成而固久足以流美於
方來也舊有夫子燕居像奉而置諸閣移李氏學記石刻
置堂中經始於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四月至八月而落
成予以過客得觀覽焉郡史以下授簡俾爲之記集乃爲
之言曰美哉乎尊經之爲名閣也人之於天也天下之於
君也一家之於親也蓋有恒尊矣上古民瘼朝作夕息於
其所尊無所違矣風氣旣開帝王迭作已不能無不親不
遜之憂孔子出於群聖之後當時變之極王者之迹熄斯
民之禍起生乎其世者不知天之所與者至貴至重而不
可喻也不知君君臣臣父子子之分不可紊也是以有

憂焉而述作興矣則又因其行事之失而正之以復禮之
常使萬世之下因其典籍之所存得以行乎治化是以儒
先君子以功過於堯舜而有罔極之思焉然則天下萬世
之於聖人也書之於經也所由以知尊其所恒尊者也可
不尊乎奈何後世之學者誦習文義以爲工不真知其可
尊之故異端高遠以爲勝而謬於其所尊之實其憂可勝
道哉是學也有諸君子之記言在來游來觀於斯閣者必
有能尊其所當尊者矣豈徒爲瑰竒詭異之觀而已乎

分宜縣學明倫堂記

虞集

國朝仍改至元之二年歲在丙子六月前進士豫章徐邦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憲爲分宜丞律已以奉職厲志以成事其久也有言而上
之人聽之有行而下之人從之丞亦自信其可用乃取其
邑之繫於觀瞻者謀於僚友而作新之其令姓某以他役
自任而夫子廟學之事悉以屬諸丞按縣學本清源書院
興安仁驛之故地宋咸淳庚午令章采遷驛他處併書院
之地爲縣學學有廟廟後爲會食堂而所稱講堂者在東
廡之東用陰陽家言面乙之位內附國朝令膠東劉德以
爲郡縣講堂必在廟後徹會食堂以作明倫堂而東面之
堂不廢然取具一時地卑材劣不足以久學瀕水水漲而
堂壞久而不可支遂除去之以其地爲菜圃丞之始來周

視慨嘆而言曰此吾之責也將誰議乎乃告邑人士以修學之意良民大家莫不驩附而旃儒鄉之士陳辰翁獨曰丞至年餘一無取於民而爲是義舉何俟於衆力請專爲之丞善而從其請陳氏出其私財使其孫德星親任其役而縣教諭吉水李辰良董之丞以公事之暇朝夕程督毋苟無緩壘石於岸以障水取剛土雜石子築堂基高三尺拓舊基凡十尺其邑產紫杉良材也修直中度者用之撓弱斥不取於是爲堂廣七丈有六尺深半之棟之高二十有七尺工績堅緻宏敞偉然其爲堂凡三十有六柱起工於三年之十月堂成於明年之正月計其財用工食之費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六

爲鉞萬有千餘緡丞乃使其弟邦傑與邑諸生趙良來求文以爲記分宜本分宜春以爲縣袁之壯邑也昔者袁守祖侯無擇之始建學盱江李泰伯記之厲其民以忠孝足以感發於人心儒者多誦之後百二十五年張侯杓作新學其兄宣公爲之記詔學者以唐虞三代建學造事之本意而朱子記其祀周程之祠則又以原乎道統之傳而示之以修己治人之一大法兩先生之言非止爲袁學而言也天下後世之學者莫不誦之而知所以爲學者矣况乎分宜之邑去郡無百里章甫逢掖之士來遊來觀而得其說焉何啻耳提面命之近歸而修之於身講之於友施之於

子弟推之於閭里豈不富哉其爲言矣乎若集之不敏爾
敢贊一辭於其間學者卽朱子之說而學焉則宣公所謂
孝弟之行始於閨門而刑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
推以澤民者吾將於分宜之邑而見其人焉則無負於邑
大夫修學之意矣故書以告來者

萬載縣馮侯修學記

虞集

萬載縣尹懷孟馮士毅縣學教諭匡廬曹邦來告於集曰
學校之繫於教化大矣風紀之司以爲職任部使者巡行
郡縣下車卽理廟學以爲先務而士毅等備員於此謹廟
祀繕學舍以待教今不敢緩也茲邑之學始作故宋至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

中屢遷不常季年始定於水西內附國朝因舊無改越五
十年餘至治辛酉之歲僉憲薩德彌季至縣以其規模敝
陋弗稱而學計不足以給用用父老言命縣尹河南張輔
延見邑人江州權茶太使黃璧咨以修學之事璧承命以
爲已任禮殿小不足以容祭器樂懸之設進退拜立之位
爲四楹之屋於殿南深丈有八尺廣與殿等以兩廡之迫
於左右也移而廣之丈有五尺徙其門而南之凡三丈有
三尺又移櫺星門於門之南三丈有五尺皆更作焉講堂
齋舍官廳厨屋加葺焉事具郡人前進士夏鎮記又十年
爲至順辛未僉憲聶公延世至以先聖先師及從祀之像

設弗嚴知薩公之用人也審又以咨之黃君受命如初不
三月而像設之冕鳥裳衣五采絺繡如章又八年爲仍改
至元之四年今副完顏公至以殿棟橈前後簷之交承雷
池壞仍薩公聶公之意咨請黃君受命亦如之明年陶甃
材木具作虛屋架其上以通水飾以文瓦建以鴟尾而殿
益高以固完矣凡三役三使者一以屬黃君不資於衆人
不煩於官府材木之直工役之備一出於私帑故無所費
是以臬司公府標以善士之目焉敢請記之蓋聞之舉直
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施諸天下郡國其
道一也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人以爲稱人之善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必本於父兄也司民風者將有爲焉豈乏材用之供哉而
審人以託之不以煩煩一士爲嫌者誠有教行於其間也
取諸父子昆弟之無間言者所以興孝弟也取諸謹愿無
干於官府者所以化鄙薄也取諸敏事而不乏者所以懲
驕吝也鄉黨州閭之衆庶見而感焉則驕吝鄙薄之風消
善良之類盛孝弟之道興而使者之教行矣尙何憂學校
之不修乎乃若嚴經傳之誦說以爲學則尙廉恥敦厚以
開士習出其俊秀而表之勗其所未至簡其所未率則有
司之教猶有可爲者焉縣令學官勉之

張巖書院記

虞集

張巖書院者臨江教授千崖張君作也千崖沒子孫遠在
京師弗遑於茲而其甥榮岳孫請諸舅氏捐貲鳩工繕治
不數月而成來求文以記之夫南山張氏之亭館甚多而
岳孫獨先事於書院觀其志之所存可謂知本者矣袁州
在江右之上游其風土淳厚其人易與爲善西瞻衡岳則
岳麓書院在焉東望廬阜則白鹿洞在焉此昔賢之所經
營皆依乎名山大川者也今巖學得山水之秀故可託以
久長者乎今天下好事者築室買田以資講習然一列於
學官則行有司之事而絃誦籩豆殆爲文具者多矣獨巖
學違於城闕之喧囂逸乎公府之拘制饋餉時至無乏絕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十一

之慮人跡在邇無岑寂之苦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
其閒暇可以登山眺遠而發揮其詠歌環千里而觀之爲
學之善地未有過於是者雖然樂順適則志易墮乏磨礪
則德每孤前輩寥落師友道廢遺言之微孰究孰擴趨時
尙者竊緒餘以釣利祿務高遠者假近似以立名聲疏鹵
自欺之風有不可勝言者袁州文物之邦深山茂林豈無
學古之士經明行修足爲師表者張巖之人其力致之也
乎苟賢者之未易致也則岳麓白鹿洞晦菴朱子南軒張
子之成規緒論在焉宜取而表之相與尊信而從事焉可
也尊信則不搖於異議從事則馴致於成功異日衣冠之

盛彬彬然自巖學而出則張氏榮氏之名顯著於天下豈
而山水光華而已哉

重建府署記

元社可

都會裂侯衛廢錯置郡邑羸行無良懲末大而公其制章
惟是善漢仍之代遂莫渝土貢田賦民數訟牒一隸取給
而字理之凡郡卽古侯國也袁名因山山曩居漢袁隱君
名繇生頌邑四較萍鄉戶九繁元貞制州之說傳版民二
十萬是郡於江西爲上舊治崇級而廳聯屬驪函南對峙
吏舍中爲重門又前爲戟門門薄大衢左右跨之而岌岌
樵用出入民廳陰不百武別闢堂次堂復構齋西圍堵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三

園植芳卉嘉木間樹奇石簷李渠注池榭其上還分池之
餘溝引灑灑走西北貫漱玉亭赴曲水環池曰清心曰風
白曰景韓歲寒不受暑皆堂也惟清心風自表裏相麗樓
其巔同於堂飛複閣以通往還山若袁若仰若蟠龍白鶴
偃蹇起伏無日不獻狀歲寒之雲山則二樓附庸規制宏
且備矣憶昔之經始與增建廣築逮久而敝敝而葺葺不
一葺覘成績而知前修勤勞不竊貴饗富怠偷苟秩滿去
郡歛附逾世擁牙坐府守幾更迭曾興懷直漏者乎至太
初元侯長忽都魯脫因總管朶兒直偕僚屬如前之始營
增廣屢葺者雖庖傳靡一不撤而作新舊或狹卑有舒有

隆倍光其初東益賓幕二十六楹閣庫牘廊四十八楹右背歲寒新崇節堂永廊峻墉殊行異閣候部使者按治歲至所也懷麗礎堅赤白炳明助稱大府雄中江西諸路能是奚資而然蓋議始總管公侯長謂茲予心乘時豐穰割祿導先佐貳順成巨室有禮勸相奔走斬木陶埴一鼓作氣四閱月遂工偉哉斯役也推類從事何之弗成十金之家一畝之室晝茅宵索追天未陰矧大府民具爾瞻憊陋憊乎可第有賢侯之爲而飲愧者宜著忝力事職不懈之實爲方來勗時同知舍刺甫沙治中暗都刺哈蠻判官馬合麻沙推官孟誠經歷李貞知事成翼照磨按牘萬國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七十一

董役分宜縣主簿慕嗣宗府椽袁賢張顯忠并士民之樂施名附碑陰至大己酉季夏正議大夫袁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兼管內勸農事忽都魯脫因少中大夫袁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兼管造茶勾當朶兒直立

袁州路繕修記

元 歐陽元 分宜

宜春爲郡介江湖間山水清曠風氣厚密其神能靈其民能酒爲厥長吏因俗易使導以身教利建事功至順二年冬十二月通議大夫錦侯不花擢由容臺來刺名郡私未焉矣畢飭在公乃睇府治東柱西楹視厥門廡上漏簷部使之館賓幕之次以及燕休之堂登眺之樓游息之

鰥寡之亭府史胥徒扈闈廡斯舊有位置今穢不治或傾
欲隳或危欲壓維時錦侯乃諏察案乃咨賓屬宿戒父老
斯徵富民進而爵之侯乃言曰治官猶家家之隆替觀所
恒居垣墉虧疏廡陞夷削凡百廢墜推是知之視彼富潤
有覺斯楹勢固不侔亦所自致矧今牧守視古侯伯維今
富民其道視子其分視臣爾退而處服御華好側睨長上
居懷阡危從我遑郵甯汝獨安吾嘗觀風考察部屬有司
興繕弊有二焉民賦力產吏容姦欺官督期程工售濫惡
苟完未幾馴致朽撓粵有文吏拘牽故事常在得已輒持
兩端媮容目前遺患厥後迄夫淪胥滋以病衆斯一弊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

吾實恥之今及汝約恒產高下推次惟汝工稍多寡陳力
惟汝官不督迫吏無徵呼汝某治甲汝某治乙我惟示成
有不樂者疇抑汝配於是父老曰便富民曰宜言訖飲酒
罷而與期及期子來並手角能植者用壯承者用隆寡者
無贏饒者無墟械者砥平磨而贊之丹者黝者藻者繪者
無或浸漉先後工訖完美如一矣窳從衡楹數百計悉前
所陳煥若新作侯乃於日共具牢醴合樂落之又進父老
及諸富民曾如初議爲之言曰維此宜春郡治奕奕山川
發靈神降純嘏暘雨時若有年穰穰民富以教士秀而文
吾幸處此與爾同休去卽傳舍凡厥洵美汝世享之守何

與茲父老富民咸卜其手合辭報公且矢於福願賜蕃祉
與治但新天子萬壽百度斯甄公敏且潔宜爲盡臣君匪
奉已示我等倫我民於變不戒以信受命於上服勞其親
筮占在茲施我子孫無遺公憂以愧我民參軍揚撫奉圖
是書來求予核其爭辭以繹之且告來者嗣而續之有廢
不理衆手攤之爲從子游爲我石之是役初作郡牧之長
伯顏帖穆相與欽之用迄於成是皆宜書尉韋元輔實董
其事吏宋必達又宣力焉侯至之明年壬甲九月傷工又
明年癸酉七月竣事記以是年之八月上水金石堦埴壟
斷工費若干既集衆力不會於公無從稽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五

分宜縣官題名記

歐陽元

分宜縣袁上邑置達嚕嚕齊縣尹丞主簿尉各一員尹以
上省選丞以下部選起至元十三年丙子迄今至正二年
壬午六十又七載仕於斯者接踵而邑未有題名後義趙
君思順以世家文獻來宰斯邑二年官政修舉乃考索故
府得歷政名氏到罷歲月悉登載諸石某適訪族邑鈐岡
南防里屬題其端以告來者嘗謂題名之設官署皆有之
本非以爲勸善也而其道寓焉士歷官服采人品不齊上
焉者不恒有下焉者無庸言中人苟且之政十居八九其
志皆爲三歲終更身去是卽已殊不知身去而名留臧否

何可泯也使能以是而存諸心則知官之爲惻隱也文雖
然謂其身去而不之恤者無才而闕於事者也求爲有名
至於生事以厲者有才而過乎中者也其旣謂題名有勸
善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趙君爲我刻之後
之覽者有以自省則吾鈐岡之人繼自今受廉勤之賜而
被愷悌之福於無窮也

錦江橋記

歐陽元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初爲新昌通守自歷官宣政院
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敝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
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子伯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六

又新之屬予記予惟大丈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
以宿昔恩讐爲先而能思以一己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
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江者雖出於
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以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
伯川不墜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
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
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伯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
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墩一爲隄岸二爲屋
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
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爲岱山場鹽司今克廣先志不

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
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整石

分宜縣學復田記

歐元

昔前宋咸淳癸酉分宜民曰宋應槐訟其鄉有田稱梁子
思所置立戶爲萬壽菴長明庄者崇法院僧正冲之所作
僞也宋田令寺已有常住田不得買民業冲違法私買妄
稱梁氏所置故應槐發之漕使鍾某閱實據法罪冲等而
沒其田以畀分宜縣學養士士刻石爲記其文載縣志甚
明越三年宋亡分宜內附其田租歲入學廩前後凡二十
有八載大德己亥庚子縣學直學劉應丑死其子自昭受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七

崇法寺僧錢盜以本學碯基簿賣之由是僧恃力奪田學
雖有文移在官求與僧論直而僞多寒酸學官滿三歲率
去力莫能競僧拔其有餘之資又歲收所奪田租以助其
力故訟連年不決延祐間江西僉憲薩德彌實按問至邑
攷覈始末以田歸學僧又爭之旣而奉使宣撫及江西行
省理直如前田復歸學僧德夏者往懇宣政院院達之都
省省循例移行省體勘其是否行省檄下袁州路路以其
事付錄事判官怯烈決之怯烈惟僧言是聽僧又誘刑餘
之人冒僞名者曰宋應祥赴官誣伏怯烈輒以學田歸僧
公論成不直之學乃有詞展轉歲久本路專委縣尹趙

嘉慶初究尹詣田所集耆老個人詢知固學田也查宋應
德子從吾出前主學徐棋印信徵租之文以爲左驗先是
自昭盜賣學籍於僧學無其副田之條段四至無所於考
至是得從吾之文疆界瞭然尹乃周諏密訪備實上於路
議以田歸學路質於憲僉憲伯顏適按部力主其議憲掾
某相之路推官鄭時中又屢言之尋得行省儒學提舉范
君匯悉以其實告藩垣大臣咸直趙言遂以田歸學如初
寺主大有坐是爭亦徹罷歸咎始謀赴官入準伏狀願遵
分宜縣所斷以田復分宜縣學爲業第數內有水田四十
畝及山園地大有舊所佃者乞減輕租額仍付耕種歲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六

學租尹再三審之以其親書入案而徐議其所陳乞於是
四十餘年之訟一日而絕諸儒礮石請文以記予乃大息
而言曰天地間物人各得主其所有者以時王之法爲可
恃也在法可則物已物也在法不可則非已物也僧違法
而田歸官則田非僧物矣官以田與學學受田於官非受
田於僧也神聖受命易世凡前代之所與欲亦惟其是之
從耳世祖皇帝在位崇儒之詔屢下其以膳學錢糧爲養
士之資者旣久則分宜之學田實在其中矣成廟卽阼又
明有諸人毋得侵占學田之旨由是考之分宜縣學之士
是田也在宋之日甚淺在皇元之日甚深由內而附至

於庚子二十五年間田固學有也僧於斯時未嘗起而爭之也直至劉自昭盜竇砧基之後始生詭謀則其枉直較然易知也已國家近年田令民間田宅僧道不得爲隣不爲隣者不使買民產也後至元以來又著僧道買田之禁使正冲私買在今日之法亦豈得爲寺業乎嗟乎士四民之一僧亦自民出者也王官奉命以司王民之直於斯二者豈容心於其間哉事往則必復事直則易斷趙侯之明能信其直故無疑也田在儒林鄉土名良步等處計一頃二十三畝三分六釐歲入租七十三石二斗一升又有一山園地計五頃四十三畝一角亦在其處云是役也宣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七九

者曰某附著於斯

重建衛碑記

明譚九齡

皇明誕膺天命撫有海宇神武之功超邁千古四方旣平爰定兵制以馭內外京師天下之首也旣設重兵以固基本郡縣手足也凡形勝衝要之地亦置兵控制使大小相維中外相應臨事調用則綱張目舉有條不紊所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而定千萬世之鴻業也袁居江西上游連接湖廣自昔爲藩郡歲丙午始命歐文顯爲僉事開衛置司俾十有二千戶所隸焉明年千戶韋富以功陞僉事繼陞副使時征討方殷公署未立洪武改元韋侯始建公署

治事而一時權宜未盡如制三年朝廷以天下大定論賞
功臣韋後擢陞同知而淮西王侯仍濟甯馬侯英來會衛
事二侯久歷兵務至則議新政合而舊所隸兵悉分戍閩
建惟千戶王用所轄千人存焉會朝廷籍兵士之餘丁義
屬者爲兵三侯閱其壯勇者二千人以聞明年命下增設
千戶百戶等以率之併舊兵分爲左右中三千戶所自是
兵勢益勝迺新政令增城浚壕築飛樓營串房立屯田造
輕舸凡戰守之具靡不畢舉暇則引士卒躬訓練旌旗衣
甲煥然改觀方議公署而湖南柳桂峒民弗靖有旨命王
侯領南昌撫州永衛及袁之兵討平之師方旋而南康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

有以妖言構亂者馬侯承命往征之侯善用人獲其渠魁
餘黨就解五年宜春侯黃公奉命征辰沅五溪蠻王侯復
行侯前詢知溪峒之俗設策掩擊之以故東西千里烟塵
廓清矧年穀屢稔士飽馬騰三侯乃謀曰國家以闔任分
委將帥以宣威德而鎮方面也今公宇湫隘弗稱觀瞻宜
改爲之廼命鳩工選材分職任事因以舊規而增廣之中
爲治事之堂堂之旁爲贊政之幕後爲重堂以備籌策最
後爲旗纛廟以奉軍牙之神廟之側神厨神庫宰牲池在
焉治事之前翼兩廡以分六曹前設儀門外爲曹門門之
內左爲鎮撫廳右爲屋四楹以備僚屬之居自堂及門合

用之器室無不備梁棟戶牖丹艧輝煌光彩耀日來者爲
容經始於七年四月落成於十有一月工用之費皆三侯
捐俸以給之分職田人以膳之暇則親臨授以成規故工
善吏勤不誠而勸旣成韋侯改遼之金川擬建始末久未
有述今年秋二侯相謂曰公宇之成所以宣布威德也作
而不紀何以示將來乎遂謀伐石以記請予惟自昔聖人
經理天下未有不資於兵除暴定亂輯衆安邦又非威武
不能是以我朝視兵爲尤重在法任人斷自衷衷動而必
當克成大業今袁得賢侯明國太體一德一心以永有濟
剛毅智勇各盡所長其能外清邊防內修政令大新公宇
而不遺餘力也非惟以表三侯盡職之美而已於國家立
法得人之盛皆可見焉後之居此者觀其功績之盛與夫
擬始之勤尙有以續美於方來而袁民得依金湯之固以
享太平之樂者尙毋忘三侯之盛心也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全

重建萍鄉縣治記

明簡迪萍鄉

夫世運之隆替有數物理之興廢有時理固然也洪惟天
運循環四海定一坐致隆平內而宮闕臺省之制旣超夫
前代之規外而郡縣解宇之設悉備夫營建之式然遵而
行之在乎司牧者得其人焉萍鄉古稱萍實縣蓋以楚昭
王渡江得萍實因以名縣夷考昭王至此之由縣西有香

水渡之名縣北有萍實里有昭王廟證以吾夫子之言其必有自來矣按春秋魯定公四年吳與唐夾伐楚入郢昭王出奔其至斯境也蓋當在隨子綦深匿王之時王實分領從御潛奔於此也審矣縣治則根於楊岐而控於駟馬東則羅霄之水入於秀江北則楊岐之水西延陵陵在漢則屬豫章郡之宜春縣至吳寶鼎二年始置縣屬安成郡隋置宜春郡唐屬袁州歷代之改縣爲州則前元元貞元年復州爲縣則洪武二年氣運所丁適星周於一甲子矣縣治解舍前經壬辰兵燹莽爲坵墟迨乙巳秋始命官開闢州治雖屢經守臣相繼創建然百廢未遑悉舉辛亥朝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十一

廷遴選文學之士以充司牧之官是年冬乃有承事郎知縣李順英將仕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下車之初經理民事之餘間有餘力凡公舍祠宇前代之廢圯無跡者卽興復之前代之經營未足者卽完美之三載之間經綸有法處置得宜先其急後其緩循循有序不日而成於此見賢宰牧之用心亦勤矣嗟夫不有廢也其何以興然尋墜緒還舊觀人心之所同然顧其力有所不及爾然必待其人而後行非有賢宰牧以更張綱維之則功何由而成事何由而濟蓋能順民心則不賞而民知勸能故雖勞而民不怨信乎爲政必在乎得民得乎民

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茲焉諸廢具興百堵皆作江山啟
觀城郭燦然上有以副朝廷維新郡縣之舉下有以慰斯
民謀復舊觀之心於是相與謀刻諸石而列序其實於右
初非所以誇示於方來蓋以紀夫歲月云爾洪武六年記

重建萍鄉縣學記

簡迪

我朝誕膺天命奄有四海武功旣成文治斯舉於是命天
下郡縣大興學校以教育人材追從乎三代之制而損益
之非徒事文具以侈當時蓋欲練真材以資實用其經國
嘉猷取士良法不亦遠乎萍之爲邑始於楚昭王渡江得
萍實之祥載經周朱二子過化之地按學宋乾道四年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三

基於縣者之車田以其山水峭秀拱揖環抱而創建焉世
代相因屢經興廢迄元壬辰兵燹蒼爲剝燦逮七已之秋
始闢州治於時草創弗遑興構垂二十餘年矣今洪武辛
亥掄選文學之士以充司牧之官是年冬承事郎知縣李
順英將仕郎縣丞徐成美將仕佐郎主簿王如珪奮然以
斯文爲己任見學校頽壞不治慨然興嘆謀大作新之乃
曉諭士衆曰學校爲人材之所自出禮義相先之地所以
宣風化明人倫斯吾黨職分之所當務其可後耶惟爾士
民盍相與新之儻邀福於夫子在天之靈山川改觀將見
文風所興賢材輩出則今日之青青子衿爲異時之濟濟

多士矣豈惟從政者與有榮焉實有以光於爾也也可不
勉諸僉曰昔者學宮成於皇慶壬子之歲阨遭兵燹可爲
長大息者矣茲焉天運循環歲在癸丑星向一甲子而作
新學校殆文運之復興與何多幸也取諸越之乃芬命智
士董其事工師校其能民庶展其力創建大成殿明倫堂
櫺星儀門左右廡舍悉遵前制以還舊觀棟宇聳飛丹楹
炳煥復擇建講堂齋舍一所乃築射圃司教之宅於其後
由是拜謁神靈則有以致讎肅之儀訓育生徒則有以爲
講習之所宏規遠制殆垂不朽經始於洪武癸丑之夏六
月考成於甲寅之春三月不期年而告成於是文學藍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古

績暨諸學徒相謂曰古者作器必銘作門必書今作新學
宮又有大於此者俾愚記之嗟夫後世有功於一時興利
於一邦者人猶追思而祀之况聖人有繼天立極之功雖
不得位設教而能推明二帝三王之道以垂憲萬世其功
誠有賢於堯舜者則夫崇德報功之典其可後哉繼自今
之後學者游斯息斯講明夫脩己治人之術齊家治國之
道深加粹礪俾成偉器庶不負朝廷崇德之意有以副賢
宰興學之功顧不偉與昔者周公制禮作樂而教化大行
及周室衰微天下猶知尊周爲義漢明帝臨雍拜老橫經
問道迄漢之季士皆能勵名義以正風化是知學校之設

豈小補於世哉乃爲之歌曰猗與泮宮岌岌崇崇禮義所
出斯文是宗爰命作新邦侯之力彌億萬年聖澤無斁洪
武八年記

萬載南浦橋記

明謝詢山東

縣之南爲適郡通道行不一里有溪流自西南來縈帶其
前使命往來邑大夫送迎必涉焉故昔之爲政者礱石爲
橋架木爲屋以便行者橋之有亭舊也壬辰以來燬於兵
燹十五年間無有舉而復之者今朝廷清明邑大夫幕賓
皆時英傑庶務集而百廢興橋之復舊蓋有其時也邑人
文泰卿者精於醫賴以生活者衆悉以其報德之貲獨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十五

爲之屋凡九間若柱若梁若椽若桷直而壯樸而不華內
則因柱爲扶欄外則通爲版壁以障風雨簷棟黜聖規模
一新活人而得之濟人而用之皆出於中心之誠而非尙
浮屠因果之說徼福於冥冥之中也主簿黃君以正書南
浦二字以標其額東魯謝詢簿宦之迹老於江南會而別
別而會不知凡幾南浦固通於道塗者也登斯橋也覽山
川奇勝懷改鄉而不可到仰其命名之義思文通作賦之
意烏不爲之悵然也哉因述以爲記

分宜大岡山記

明黃子澄分宜

分宜之南距城七十里許有大岡山層巖峻嶺界接四郡

登陽遠眺則袁吉諸邑咸在顧盼間山之巖巍高出羣峯
縈迴而穴闢於中僅十餘丈景聚多方迹難枚舉其端拱
於前者則觀音坐蓮也而齋盤山掛壁洞磊落出奇環聚
於後者則涼傘峯是也而石牛嶺瀑布泉崢嶸秀麗徐徐
而下象公潭爲之積其流獅子巖爲之鎖其口石筍竟天
橫松俯地相傳謂之擎天柱抱石松勝概不減天竺西晉
時有伏虎禪師者飛錫於茲而建爲寺名曰廣慶去今千
餘年古蹟邱墟傳燈錄載此岡之蹟雖袁秀所鍾未始非
翼軫分也余生也晚不得際禪慧法化猶幸相去里許時
得覽其勝境溯其源流紀其遺事遂不嫌鄙而爲之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十六

倘數傳而後亦有踵跡西晉卓行如伏虎宣法闡教繼往
招來則此寺之傳方與大岡並留不朽云

萬載重修浮橋記

明 曾宜勉 廬陵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
而遙竹渡則亦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洪南
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燬於火竹渡續
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者每春洪水
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
往往官於斯匪因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
武壬午池之貴池舒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

輸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安如也臨政之際尤難
於從行與梁首修竹渡命僧支隱董其役始壬午冬訖癸
未春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順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
厥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
曰盍若更新爲可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永懷又力贊
之經費力役不勞於民而事斯舉橋皆載舟水面隨其闊
狹聯舟以濟貫以繩板其梁欄其側而石其兩岸傍立庵
舍擇民復其身守之規模朴固足以久遠車馬往來晨昏
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費也凡若干緡非哀衆施協力而侯
爲之倡孰能成哉衆請言書其事刻板於菴噫龍江竹渡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七

之有橋也成於我侯便於爾民凡僇僂而提攜負戴而奔
頓者不憂乎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暨今寒暑代謝
凡若干載又始成之誰之力歟是皆侯之善政也宜記之
以貽後世使繼此以爲縣者皆能行其政若我侯則龍江
竹渡之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萬載綠陰書院記

明周叙吉水

綠陰書院者刑科給事中郭君瑾未仕時藏修講學之所
居也其地擁丹臺紫蓋諸峯崑翠逶迤而龍江之水引清
紆練出虹橋以達平曠喬木碧樹濃鬱隱映謂之綠陰池
上君祖敏齋父子孟膺結屋藏書以教君招致賢師友相切

礎期於有成志甚篤也君克承先志研殫弗怠既已出爲世用階清顯恒自念所以臻是者未嘗非書之由而祖父義方之所及牙籤插架手澤猶存松楸雨露之思深矣不有記焉懼世德書香之無以詔後人也乃屬言於予予惟君子之學也每卽夫寬閒雅潔世紛弗接之地然後理以靜明節以苦勵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此昔范文正之長白石守道之岨嶮所以專意肆力而暴著於世也然二君子者猶離家庭卽曠寂孰若君祖父處豐裕闡幽爰使其子孫居慈孝樂地成爲己之功立顯揚之本乎且君復將宏德業茂繼述彰而大引而伸之此又子孫難得於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六

父而祖父難必於子孫者也可謂交賢矣雖然先民有言書者用不敝取不竭可供無窮之求者也爲君後人亦勉於斯焉則其繼君而來又未可量書屋之光榮詎有艾乎余嘉君之知所本也故記之而期於無已焉

萬載桐岡書院記

明胡儼南昌

萬載邑治之北二里許其地口桐岡其土豐衍其人近厚邑人劉文忠築室其間環龍江之水面紫蓋之峯又擇其地之勝者蓄古書教子孫際太平之興運樂邱園之間暇所以求其志者裕也其子蓋登永樂乙未進士擢刑科給事中溫厚而文雅足以見劉氏詩書之澤矣昔韋長孺能

教其子傳其經並貴顯君子謂之重學司馬溫公曰積善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君子謂之貴德世之人勤一世以治生各有其業有其業者皆欲其子孫士以詩書農以畎畝賈以貨工以藝古今天下皆然也然子孫賢不肖不能齊雖其業有本末或傳或否則亦豈能必哉故曰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積德者後必昌有賢子孫必食其報矣嘗觀宋之時范氏積德百年而有文正公其初孤貧無聊人不能堪乃能奮志於學而卒以功業顯聞又有出於韋氏上者豈假祖宗尺寸之業哉由是而言士大夫所以遺子孫者德與書不可偏廢也文忠蓄書既教其子光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八九

矣優游暮齡豈不可淑其孫乎由子而孫繼繼繩繩亦豈有窮哉雖然積德與書以啟後人固在文忠至於積學術慶以顯揚先德又在子孫之自致何如耳蓋來求文余未嘗一至桐岡其山川景物有可題詠屬之能賦者獨書此以爲書屋之記云

新修府學記

胡儼

袁州何侯澄過予言曰袁之儒學自唐天寶五載刺史房瑄始建於州之南乾元元年刺史鄭審移於城西宋皇祐中祖無擇來知州事觀廟學陋隘乃改營於治之東北隅卽今處也國朝洪武辛亥郡守劉伯起建尊經閣復置四

齋歲久敝壞洪熙改元郡守周鐸衛使石偉各捐俸新之
時四邑官屬咸以其資來助越五年災僅存者尊經閣厨
廡廩食之舍而已未幾澄忝郡寄釋菜之日有歎于中乃
議興作於是積以歲俸勸導士民鳩工聚財陶甃輦石作
正殿五間殿有像東西廡各七間廡有主大成門五間門
有戟又作明倫堂五間翼以四齋始於宣德癸丑夏六月
成於丁巳冬十月願公記之嗚呼郡守者民之師率其所
以爲師率者必有其道焉亦曰治教而已治之具存乎人
教之法本乎學我國家法先王稽古制自朝廷以至都邑
皆建學立師豈徒然哉爲生徒者宜體朝廷之至意與何
侯之盛心隆師親友亦曰務學而已學之道進德居業也
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日新者必遜志而時敏無倦者
必矯輕以警惰此聖賢之教亦豈出於日用彝倫之外况
袁之爲郡土俗原樸士秀而文將見道德明秀之士出以
鳴世其所造就豈止於昔之盧肇榮一時夸一鄉也耶予
雖衰老尙當拭目何侯字彥澤毗陵人以朝著出守是邦
和易近民豈弟之化聞於遠邇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卒

重建秀江橋記

明陳定

袁郡城北門外有秀江江有橋去府解可二里許天順甲
申夏四月洪水懷襄頽波潰決墩礧蕩析川逝靡遺永平

劉公懋知袁州府始至覽橋圯壞狀喟然興歎謂昔王周
爲刺史見橋壞覆民租車因引過償粟治其橋今吾滋茲
郡而橋梁不修責將安歸貳守莫公昂通守夏公繼先節
推常公琳皆固而是之謀以克協遵故趾重建而揮使石
公原尤慨然解犀於時宜春知縣靳敏領其事悉力綜理
砌岸累墩厥石貞經甃碣立屋厥材孔臧仰垂天紳俯跨
地帶由是民免病涉岸無印須輒轡蹇躑往來交迴利濟
之澤霈乎無窮越明年成墩醜水五道覆屋凡二十七楹
頷篋舟屨俱極續壯其視舊制廣袤如之而堅緻有加旣
而郡侯以事非細故命定記其後定屢謝以不斐不獲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十一

記之曰惟橋梁之修王政之一事也子產以賢大夫聽鄭
國政一見涉溱輒以輿濟煦濡姑息至不能忍何邪先王
之道淫惟知植恩而不以義制焉耳故孟子譏其惠而不
知爲政崔公建橋渭水百姓咸懷之又因以名之至今以
爲美談公道之在人心與其大德而不與其小惠固如是
哉今世逢主聖臣良王道復行爾袁得賢守政通公普下
皆率俾以佚使民勞而不怨抑所謂蕩蕩平平而不知者
與昔杜預橋成晉武臨會舉杯勅曰非卿此橋不立蓋政
平施普君用賞之則夫修橋梁者詎非王政之事與郡侯
之志其果在茲與使繼是者咸有侯之志則當行大政制

大矣其去思是豈惟郡邑民之福抑亦爲守令者之長
定其盛而欲引其道於永久迺撰其事以復厥命

重建三先生祠記

明 錢習禮

道之大本於天用之在天下傳之在聖賢自堯舜至於
孔子至於孟子皆五百年或百有餘年而聖賢出故斯道
之傳繩繩不絕自秦而降漢晉隋唐以及五季千數百年
之久聖賢不作斯道不繼至宋興五星聚奎天啟文明大
賢輩出時則有若濂溪周先生河南程氏兩先生皆以傳
道爲已任圖之於書探造化之原明事物之理發往聖之
所未發覺斯民之所未覺扶天常正人紀使斯道大明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三

如日星其功與天壤相爲悠久可也天下學士翕然宗之
故所在學校多闢祠室以祀焉袁之祠舊在學宮西偏迫
隘庫陋不足以示嚴奉之意比歲都御史韓公雍按部至
學謁拜祠下徘徊興歎亟命郡縣長貳與韓文公廟徙至
宜春臺右一時並作制與廟稱左右列之肖像其中濂溪
先生南向坐明道伊川先生東西向以侑焉郡之父老士
民來觀者莫不稱慶然祠之設豈直爲觀美哉尊賢尚德
而風勵之意存焉凡袁之士勉力於聖賢之學者歲時必
祀進拜跪奠近先生之貌像而瞻仰之悠然興高山景行
之思惕勵於中退而玩其圖誦其書咏其言存諸心藉之

爲德行見之爲事業斯無愧矣若徒滯溺於俗學之陋持之以取科第謀利祿釣聲譽不足以淑人心扶世教是則三先生之罪人而非公與郡縣之所期望也可不勉哉遂書爲記俾刻石而直詣祠間以爲爾諸生觀省之助云

分宜重修儒學記

明汪諧

分宜爲袁鉅邑山水秀朗仙臺外倚於仰山秀江東馳于彭蠡士生其間率崇節槩而敦詩書有由然矣儒學在縣治東地勢亢爽規模整肅路當衣冠之衢前有清源溪水之勝山川清淑之氣于是萃焉顧其宮室門廡建自國初歲久傾圮縣令每致修葺而理者屢矣然未有能悉力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三

易之者也成化癸卯今南臺監察御史錢塘莫君立之以名進士來主縣事謁廟之頤慨然退語僚佐曰文翁在蜀而學校興僖公君魯而頤宮作及今不理誰執其咎于是召工師集羣匠度地宜具畚築伐堅實之木以爲棟梁陶膏沃之土以爲甃譬于其頹者興敝者易隘者闢漫漶者章施凡三閭歲而告成蓋自廟及廡堂齋門庫棲息之廬庵福之所祠祭之器罔不煥然一新也夫然後人之入其門者見其崇宮峻宇鬱鬱峨峨升其堂者見其黼黻冕璫洋洋如在至其室者見其籩豆有列禮樂肅只莫不忘其勞敝而相與歡樂之是豈非聖化入人之深而莫不從順

道之訶克爾耶旣江陰曹君源孝來代厥任又從而修其
之念謂分宜學舍遠過往昔二君之功也嗚呼學校教化
之本三代之所以必興者其養士皆有法也周衰法壞而
東漢趙宋猶僅得之漢養士以節義廉恥采以道德中和
故漢之君子剛毅敦朴悉能自樹于波頽風靡之中其平
居出處皦皦明白至雖羅禁錮猶奮勵而不可奪宋之君
子醜正詳雅履規矩而蹈準繩平居則守道義談禮樂至
遭竄逐亦從容就之而不變是豈上無所養下無所得而
能然耶我國家建學立師作意培養有二代漢宋之遺意
而祇若彛典悉力以作興之者又有如莫君先之曹君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

之士自今而後藏修游息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踐古人
之成跡處則有以表率乎鄉閭以敦風化出則當侃侃自
立效忠盡職以勵名節則是宮之所以作斯爲無負不徒
使學者藉聖賢門戶以爲干祿取寵之階而已也故因其
學李訓導洪謨之請而爲之記

修郡儒學記

明吳節 安福

古袁大郡也山水秀麗爲江西奧區儒風之盛聞於古昔
唐天寶間房瑄首立學校乾元中鄭審改建類宮士風並
盛迨宋楊侃祖無擇張杓江古亮延於皇朝又有劉伯起
薛何澄諸君子迭守是邦或修禮殿或造書閣或更門

應增齋舍皆具載誌書傳之碑刻足徵也然年代攸邈廢興相仍成化八年榆社常公顯以給事近臣奉命守哀期年威惠大行士民樂業政暇謁先聖廟庭顧瞻梁棟蠹朽壞瓦脫落廊廡齋厨亦將傾側徘徊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已任乃乘歲稔鳩工市材開拓遺址盡撤其舊而新之首建大成殿塗以丹漆飾以金碧次構明倫堂四齋二廡崇倍于昔次廣泮池正其階陛遷廩舍號房于泮東置神庫神厨牲房於震兌列師儒之舍於射圃之西以間計者六十有奇皆明靚爽塏稱止宿焉凡百經費之需皆公所自任不煩於民經始於癸巳季春畢工於甲午之閏夏於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五

郡教授蔡永借諸師儒謀曰公之作新學校功溥而意勤宜有刻文以彰成績乃具書來徵吾言竊惟學校賢材之本也守長政教之先也得其人而作之則風化之行特易易耳今常公以初政百務所繫乃能留心學校不再期而殿堂齋廡咸加整飭視唐宋以來諸公有加美焉可謂爲時賢守者矣謹爲序其創構始末剡勒於石

萬載重修縣治記

明羅倫 永豐

國家之待士也因其才而養之養吾民也士之仕也以其才易吾民之養非厲民以自養也是故飲食巾服宮室使令易菲惡以甘美敝陋以壯麗野朴以輕便非過也官也

夫公宮之制內以位叙外繚周垣入則同署出則同門蓋欲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繩以立政體傳之無窮非獨以自養也夫何仕者不假官營私則安於固陋此何道哉萬載礪帶袁筠俗號易治廨宇腐壞漫不可支海陽陳崇文吏斯土也八年矣知其民之可使也乃圖新之南嚮爲公堂北爲退思之所前爲重門旁爲吏宇龍亭居貨有藏戒石有亭徒役胥吏居息有舍凡爲屋百餘間民見其成而不知其勞殆非才其然乎移之於理何有今夫四方司牧寵賂章行上之所爲民亦歸之剝膚椎髓公私罄然民不堪命不革其舊而新之殆甚于斯乎夫司牧而奪其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十六

是盜之也吏之盜吾民也久矣安其養而盜之國之養士士之養于民其端固然哉易之道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者養人而養于人小人者養于人以自養君子內而小人外則泰小人內而君子外則否否者陰柔之極致也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傾否爲泰易壞爲新天之道也風俗之成政化之行夫豈遠于人哉書曰邇可遠在茲君尙圖之是役之興縣丞陳衡主簿王琇彌相有績以生員彭用中陳鑑來告紀成乃文其成以詔來世成化十三年

萬載重修學宮記

明彭華安福

皇明混一天下自京畿以達於郡縣無不建學校以育人

材故當時士無不教教無不用用之於國家天下又無不
宜此其所以時稱盛治而非漢唐宋之可及也矧萬載爲
袁郡鉅邑而舊學在縣治之東窄隘弗稱凡文廟祭器堂
廡號房悉因陋就簡前之有司鮮有究心於是者永興黃
君琪由進士宰是下車之初拳拳以興舉學校爲念然不
能以一旦遽成比三載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慮學宮之
窄隘則廣之以曠地憂文廟之傾頽則創之以新祠廟後
建明倫堂堂後立奎文閣櫺星門舊以木也今則石以易
之泮池水舊所無也今則鑿以浚之禮門義路昔所未闢
也今始闢於兩齋之左右露臺躍臺昔所未築也今始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

記

九七

於文廟之前後以至神像之繪邊豆之新庖廩之設戟門
之修丹墀之廣號房之造與夫鄉賢祠習射圍解宇饌堂
煥然一新皆出侯之規畫也經始於丙午夏落成於丁未
冬於是二尹黃君仲哲判簿徐君瓚掌教李君仁訓導劉
君顯等具其事令庠生鄒泰賚書請予記予維學校乃王
政之先務職守令孰不知之然知而能爲者少爲而必成
者尤少若黃君之用心可謂知而能爲爲而必成者矣然
則斯邑之士宜以邑宰心爲心務窮理修身於未用之先
忠君愛民於効用之後上不負聖天子下不負所學則有
光學校也已

萬載重修大成殿記

明張元楨

萬載廟學曠治已久廟制自禮殿門廡下迄庖庫牲殺之處學制自明倫堂齋舍外洎廡廡會食之所有廢焉而莫之舉有敝焉而莫之葺禮樂教化之地弗急於簿書期會固有司之常歎成化戊子海陽陳君崇文以偉才宏局來令是邑甫下車謁廟視學卽慨然興嗟曰令一邑師帥務孰先此於是經營注措持其無敢慢之心堅其必欲就之志甫一月廟櫺星門成旣一載學書舍成又數載禮殿廡東西戟門及明倫堂成又數載庖室牲房學齋東西門內外饌堂粟廩廡宇成其費也弗糜之官其役也弗徵之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六

或廢焉起之而加宏壯或敝焉葺之而加侈麗又從而固厥周垣端厥階陛廣厥塗街由是法制宜有煥然大備廟庭肅肅儼乎聖哲之臨堂室言言宜於講誦之樂儒風聿振士氣勃張陳君爲令可謂急當務者矣學司訓葉福桂梧咸嘉君績欲詔之無窮乃論於貳尹陳衡判簿王琇遣生員朱瑤鄒泰來南昌屬爲記夫廟學國家制自有定廢以壞舉之有司職固然也而固有忽焉弗之急急之而必待其人是何異於學者理本固有成厥毀作厥隳非上之人有以致厥功弗可歟茲邑廟學固曠治焉久今陳君乃毅然爲一新之諸士子來遊來歌覩茲盛美其亦反而有

所興哉廟制焉久廢而備吾容有久廢而弗備者
久頽而葺吾容有久頽而弗葺者因耳目之新日致所以
自新而求無負於賢師帥異時出而登庸將有以推而大
振天下之頽起天下之廢以補造化以福蒼生則陳君之
功豈徒今茲右於廟學而已哉

萬載雙虹橋記

張元楨

一橋梁之修於有司詎爲重以大者然古人占茲於政今
人盛茲於舉古人曰小且理矧大輕且舉矧重今人曰庸
有司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撲滿於已遑民焉軫勢急第
簿書期會之劬遑民焉厯茲其故事則末而有司臧否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三

藝文記

九十九

攸繫亦弗小也萬載縣左有橋曰雙虹創於元季國朝洪
永間圯而重修之至成化乙未夏霖猝溢復衝廢涉者病
焉縣尹海陽陳君璨惕然曰茲非吾責哉乃伐石斲材擇
人程督仍故址梁而甃之樓七其間甃三滴叢之飛掬繫
之風鈴修尺百廣尺十二崇尺二十復橋比立關王廟以
鎮之龍江南浦間病涉者免矣工肇於歲乙未八月訖於
歲丙申五月陳二尹衡王判簿琇喻掌教滄葉司訓福僉
曰茲功弗官縻弗民騷匝十月歛焉於成侯誠良厥畫者
微有以章之久疇能知厥功之白則相與植石橋左而亭
之走生員辛容李升乞吾記吾謂茲今人盛厥舉古人古

厥政者陳君善績在民殆弗勝書然茲亦證無小之俾就
泯況茲橋袁利民之創則前此有司愧於民已多陳君此
功又詎賢於今有司而已於戲先王之政舉自不忍心建
橋以利涉亦不忍心一端也有司朝廷責之宜有大乎此
者此猶不舉餘從可知使天下事上以下不忍心人人乎
陳君茲一橋之能達詎王道焉弗備詎世道焉弗隆噫然
而難矣



藝文

記

萬載城隍廟記

明朱憲 教諭



古之有國家者必務利民利民者必祀神凡神之有功於民若山川社稷以及坊水庸門井之屬悉載祀典歲尊祀之而城隍之祀不經見三代而下萌於唐歷宋元而漸盛我高廟皇帝綏靖寰宇即大正祀典以為高城深池鞏固疆域不戢者不敢睥睨以肆侮民賴以安厥功不在山川社稷下非門井之利一家坊水庸之利一鄉者倫尤不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不祀也故著於令甲曰廟而天下郡縣皆立之廟之高廣視郡邑廳事為差職郡邑者將篆必先謁廟誓神有事於山川社稷則其主以配享焉夫聖人重神之旨所以崇其功抑欲司牧德與神合為民利不為民病也萬載舊有城隍廟在邑東北隅去邑治不一里歲久堂寢門廊俱傾圮予自宏治丙辰視學案目其廢壞常致慨焉己未冬洛川張公道顯來令是邑詔曰廟廢若此曷稱神棲更新之舉不可緩矣義宰辛潤聞而起曰此吾素志也遂出私帑若干緡市木石磚瓦覓工役作中堂五楹後寢三楹又作東西廊各五楹為堂之翼作內外門各三楹為堂之限戶

臺丹堊夷以磚堂寢門廊覆以瓦與夫龕坐几案之設黝
聖金碧之文司曹馬侯靡一不具堅好礎密是垂悠久經
始於庚申春三月十二日落成於辛酉春二月吉日道顯
恭奉神像中座每祇謁視謂僚佐曰美哉廟之更新也貴
不出於官役不及於民辛其克成吾志矣將記其事以貽
後會以艱去乃請予記之而予以校文南都旋考績北上
不果後八年戊辰辛君走書來徵文予與君交之久知之
深義不容默况數年心諾不敢不踐竊惟人生世間有財
不能施者爲吝能施而於無益者爲濫皆非義也夫人心
易惑莫如淫祀相率崇奉之峻厥殿庭侈厥臺觀雖傾囊
倒篋而不恤由不知義耳城隍之神爲聖朝所重辛君仰
尊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二

朝典成邑侯之志不吝捐若干緡撤其廢而一新之誠可
謂知義而尚焉者也其視惑於淫祀以其貲爲無益之施
者不亦遠哉神用永歆監吏民之臧否而禍福之茲邑其
享久安長治之福矣自是而後星移物換廟貌不能恆新
不知任起廢之責亦有如辛君者乎予故記之以俟

浚渠亭記

明徐連知府

宜陽官渠考諸志唐元和中刺史李公將順因郡民恆罹
火患距西郭外南行十里許舊俗名鯉魚潭下雨溪夾洲

相地勢築陂漲水鑿石開渠延山麓引人城繁迴曲折可容小舟抵東門北隅注秀江其始爲引火災而民田藉以蔭蔭者不可頃計其智謀訖遠比之白公穿池陽渠鄧艾開白水陂功尤過焉郡民目之曰李渠後二百年淤盡宋至道中王守懿大疏之元禧年通判袁延慶再疏宣和年通判孫琪繼疏年久湮塞至我朝洪武初劉守伯起重疏如舊迄今宏治年朱守華疏後壅頽日甚正德癸酉歲連來守抵袁江北嶺火起左右告曰舊有官渠備火久塞當疏予拒之曰甫下車未能反風以拯民災遽興徭役勞民力費民財殆有不可未幾旬日回祿三報民心驚悸予曰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古渠之疏或有待于予也乃詢及吏民耆老謀諸僚友皆曰當疏遂督集夫匠循舊堰址疊石覆土高數尺濶丈餘堰固勝昔淪渠培圳決壅砌頽未半月告成上下流通外而原隰坵畦內而井塘池圃灌溉霑足居民飲食滌濯咸取給焉繼後防微杜漸視其塞者卽疏之水流不息適今戊寅上巳前予與諸同寅巡行渠堰處見罄谿委會地勢殊勝嘉其景而憇焉縣尹張參亦與畫經久之計欲建亭立石以記事逾月亭完予攜僚友會飲以樂之棟簷軒昂窗扉耿爽背巖谷回洄流穿石越嵌湍激潺湲前有磐石盤踞巋然巖然如企如伏其遠翠巒屏環列龍從傍村多

楓栢松篁近渚多蘭芷蔬蒲野花競香幽鳥啣鳴駭娛心
目予歎曰山水之景在在有之顧所遇何如耳會稽山陰
不有蘭亭則翠峯流觴付之荒沒斯亭之作山增其輝水
益其媚信有徵乎令尹請予名亭以記予遂在座者各立
名擇之少頃有曰香泉有曰清流予知香泉蓋取醉翁瑯
琊泉香酒洌之義清流蓋取五柳東臯臨流賦詩之義命
名雖美吾懼後人欣慕異景將以爲登游逸樂之所而古
渠通塞不加之意焉予欲名曰浚渠使登斯亭者知爲渠
而建又知渠開創于前者如彼之難繼浚於後者如此之
易利澤及民者又如此大且遠修葺疏導自不容懈利民
之功將垂之無窮豈特專美於前哉眾皆稱善遂扁諸亭
而刻諸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四

萬載潭頭橋記

明張邦穀知縣

部民李氏曰珪者幼補博士弟子員長而俠施晚益敦行
誼以廁於膠賓予接其人知非齷齪者潭頭之石橋也實
助於彥端至珪重建以鎖鑰族姓之水口走而請記於余
余頷之先是余以勸農行部一至其家見其族之子若孫
不下千指皆敦樸守素間以秀文絕不妄與人爭競有先
民之遺焉家環湖而宅其中大江循其左而一往不復顧
去家東里許曰曰象兩山始牙錯而抱焉石橋雙鎖亘

於東南支流之間以縫其闕龍圖祠則踞象山之趾而履
清泉之下江之中有石如盤面徑可數丈餘所謂涼傘石
也天造人工皆爲李姓水口坊不滋他族逼處此以與爭
競豈偶然哉夫山川盤錯怪石嶙峋爲捍門華表之綴旒
地之勝也因山川之陰陽而利導之以補其闕陷英傑之
行也事有關於地方而樂爲揚扝之以垂於後世亦守令
之職故不辭而記之後之君子其有感而護之不衰端有
所望云

黃忠愨公祠記

明邵銳副使

維我皇祖開天統壹海宇紹植人紀文廟入繼大統於時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五

忠烈之臣以靖獻于皇祖若太常寺卿分宜黃公視九族
若鴻毛尙暇計一身耶又暇逆冀後之闡揚振厲俾英聲
義概與天壤爭不朽耶公蓋可謂純臣也已惟我文祖儷
美湯武惟我諸彥庶幾夷齊嗚呼懿矣小子弗類正德庚
辰承乏江西視學爰檄有司祠以享公用彰道化袁守羅
君輅邑宰嚴君鳳從而繼之邑博潘君廷憲與士民之良
者樂而相之樹堂三楹翼以兩廡負幽向明規構實善妥
靈之朝邑子咸集瞻顧咨嗟高山仰止勃然同心彰往勸
來不可無紀故不敢以不文辭是爲記

重修郡城記

明嚴嵩

正德庚辰夏大雨水袁之城壞大守江東羅侯輅始議修之維時兵革甫息餽餉耗竭民用告病侯則太息曰吾政未集而勞民不可迺已責弛禁均役清訟罷勾攝之卒節賓客之費是歲菑而不害歲乃有秋侯乃進吏士者民言曰惟掌固之令其責在予予敢不力乃進富民之義者曰爾其董於役植表定位析地計功惟協力程事以章爾義名乃召匠民而論之曰工惟良惟堅無苟補塞頽漏以速倣無玩無怠苟以速倣與玩怠有罰乃用祝幣告于城隍之神曰實相厥成以利我民惟神之休閏秋之吉萬堵並作工徒子來侯識慮審確才敏而志銳始自隳度規費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六

出民弗知也比庀事之日板築之用畢具木石瓦甍填委山積百爾所需或出計措無糜于官無病于民侯素精勵夜分視事罪罰所入一付工所秋毫不私佚道使民不俟督迫相費出力罔有或後越三月而工畢君子以謂羅侯善爲政也維袁州古宜春郡郡古有城最號堅險昔人謂必知慮宏遠知地利者所成信然觀夫崇墉疊雉層樓周閣遠近迴合綿亘矗屹被以林阜阻以川坻隱然奧區也往時隘壤有潢池之變袁獨安枕無恐民累累然道相屬襁負而至曰袁有城可恃也其勢既足相援其民亦樂于耕耨以自足果蔬魚稻不出境而得之土沃無外慕則澤

巧不作故鮮爲盜長吏撫循誨誘治以禮義故常易使而
事有成羅侯自大理被命而來下車問俗澤其瘡痍照以
惠和民既輯睦遂能用其力以爲茲役樹風聲而壯侯度
植利捍患垂之無窮雖有小警不能于道爾當祠正其失
以病衰也然則爲袁之民者其果可恃矣乎予觀侯仕未
踰年百廢具興其考大成之樂于學飾祠于仰山觀兵于
郊峙粟于庾思力變世吏之習以追古循良君子之風多
可書茲役也民不知勞役不違時郡人之所欲書也故特
書之且曰使嗣是修其政者俾無墮

分宜萬年橋記

嚴嵩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分宜邑治前瞰秀江源發于楚萍至此渟滯而邑之西東
限以兩山東以巨峽每春夏之間水暴溢洶湧往來者以
涉爲病迤東數十步有清源古渡路當要衝有司濟以二
艇間歛富民斥官帑比舟加板聯爲浮橋以通濟之然水
稍泛激橋復斷病涉猶故而一造費數百金越四三年輒
壞居民行旅盼江漲而迴轍迫則從舟橫奔而渡類懼覆
溺頃歲于世蕃以事歸嘗兩捐金造舟與橋民頗稱惠然
邑父老謂必造石橋庶可永久而費則鉅萬合詞詣蕃以
告復致書京師以告于予曰公爲宰執當爲斯邑建千古
長計予私自念屢歲荷蒙皇上賜金雖嘗捐造宜春一橋

而此舉猶不可已父老言良是迺興石橋之役始度地相
址議者爭論東西弗決有指今處者曰盍在斯迺櫃水畚
土探其底則下有巨石橫亘其平如砥遂加石立墩稍移
之東西則深溪浮沙邈無涯矣信異哉若天設地藏焉先
是予往來吳中閱橋美於是徵匠買石于吳川運山伐載
以巨艦滿江入湖至於樟鎮灘水淺涸易數百小舟乃獲
抵于宜而石猶不敷將往吳復買之一日鄉氓來告邑西
楊江之岨有石盍採諸往穴數處果獲石堅大豐盈用遂
以足既謀合材集制定工興灑水爲道凡十一空其長一
千二百尺有奇廣二十四尺翼以兩欄如其長之數計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八

白金爲兩萬餘縣令許侯從龍出力經畫侯吳人也故計
處甚習以被召去通府曾君大用來署邑嗣理之尋以他
務去典史周承源者民張澹王治隆張梧專董其役郡守
張公任節推蘇君景和時程督勸勞有加巡撫中丞前可
泉蔡公繼鍾陽馬公巡按侍御五台徐公行部至皆親往
臨視申勅郡吏罔敢弗共經始于嘉靖丙辰秋九月訖工
于戊午夏六月行者嘻嘻獲履坦途易危以安罔不稱便
夫自有天地則有此山川厯今凡千百載橋渡之建古今
人非不欲創構之也悉阻于時力而有不能予始者懔懔
然以難成爲懼既而禱于山川以徵神明之祐又賴諸賢

大夫之力乃克有成噫亦難矣父老以書來曰是惟萬人之緣萬年之利也吾儕敢不德公之賜予曰非也吾非歷仕之久叨錫與之隆其曷能焉此吾君之賜也自古人臣受君之賜則作爲銘識以示弗忘江漢之詩曰作召公考天子萬壽盍名斯橋曰萬年橋以無忘聖天子之恩以仰祝萬壽與天地相爲無窮焉此吾之志也遂勒石以記

分宜縣新城記

嚴嵩

昔在成周宣王中興其功烈盛矣而詩烝民韓奕諸篇于築城之事特詳焉想見其時君臣相與同心以憂天下之治所以設險防患者若是其悉也國家承平日久比歲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九

彝作難數犯浙直閩粵間所至有城守者寇不能久持即去其無城者標掠不忍聞夫城之有無其利與害較然可知也嘉靖庚申夏四月分宜縣作新城成袁守季侯德甫分宜令戴君廷恣以書及城之圖來告曰願有記分宜舊無城正德壬申寇起瑞州華林邑民恟恟奔竄無所于芘始謀築城而吏苟簡從事以蟹爲墉高僅丈餘厚不及三尺甚陋不稱雖名爲城實非可緩急恃也嘉靖戊午寇復起贛州遠近震恐兵部疏言祁縣皆當刻期築城惟時中丞吉陽何公遣適領巡撫江西之命曰是責在我何公學道愛人之君子也下車軫恤民隱作新吏治勅所司毋敢

慢天子之詔凡城若干處而分宜比舊址加闢之高倍其數厚乃三倍崇崇屹屹非復昔日之舊矣始者都議或沮於無財或病於勞民何公親爲規畫財用取自公帑不煩民一錢之費用其力則計日受直發倉粟給之侍御史鄭公本立巡按茲土體國貞度與何公議克協旣而中丞張公元冲侍御段公顧言實來嗣任工有未竣二公又相與處畫適覩厥成戴令者專董茲役季侯總之經始于己未冬季而以辛酉之春訖工凡費白金爲兩三萬二百有奇夫古之君子事所當舉則不計其費知有以惠于民也役所當興則不恤其勞知有以佚于民也始也未免怨咨及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十

其後也見德而忘其費享佚而忘其勞故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若今始旣無所費于民矣又未嘗勞民民德諸大夫之賜其有旣耶此季侯之所欲有紀於後也參政王君宗沐憲僉鄭君述咸與綜理蓋諸君子並以宏濟之才當明天子睿謨雄斷欲興治補弊之時保衛其民求以紓當二南顧之憂寅恭奉職如此使天下四方皆諸君子若也事焉有不舉民焉有不蒙其利者哉予邑產也慶茲役之成父老子弟之有攸賴故敘其說以復季侯使刻諸石焉

廣澤橋記

明徐階華亭

廣澤橋在袁郡袁山門外秀江之上秀江於袁諸水最大

其南爲郡治而北則宜春之學與其驛舍在焉厥初伐木
跨江而橋之嘉靖甲辰燬于火凡往來者胥以爲病然而
有司詘於財力未能復也丙午春少師大學士嚴公嗣子
太常少卿世蕃蒙恩賜假歸郡父老相率詣君言狀君爲
請于公欲以屢歲所獲賜金爲之公慨然曰古之居位者
先其民而後其身是故苟利于人有約己以圖之者矣予
幸際聖明忝輔職屢荷駢蕃之錫懼無以勝焉矧吾父母
之邦望予以濟其曷敢自恪而不以急其所不便哉遂出
金二千七百兩餘命太常君從事君擇匠而與之謀募工
而授之役增其高十二厚築之以防水之決溢改甃之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石以遠火災經始于是歲八月明年六月告成廣二丈袤
三十二丈有奇于是行旅之經其上者坦然如履康莊而
勞與費郡人不與知焉其秋公以橋之建出自賜金具以
疏聞上親賜名曰廣澤言公不自私而克廣其澤也嘉名
載錫山川增賁于是巡撫中丞傅公巡按侍御伊君方伯
喻君合辭以謂是惟少師公彰君之賜是惟聖天子重輔
臣之請乃希闡盛事不可無紀爰命有司建坊樹碑于江
之澣而書來屬階使爲之記階聞之三代以降願治之君
莫不欲康乂兆民以宏大業而時無其臣則其澤不能以
下究其士大夫之賢者亦莫不欲利濟斯民以行所學而

弗遇其君則其勢不能以有爲仰惟皇上兼體堯舜淵衷
宸慮無一日不在于民而公以明德異才贊襄密勿其視
天下惕然有饑溺由已之心夫是以道合志同諫從言聽
措諸政事若育賢才弭邊患罷煩苛之令養和平之福賑
窮卹孤長善宥過旣已導宣皇仁流澤蒼生矣乃今又屬
念梓里捐千金之重發累年之積以就茲舉同時建郡東
下浦二橋上又賜名曰廣潤行道之人一旦咸得免病涉
而皇上仁澤覃敷若雨露之施元氣之運遠邇大小罔不
濡被蓋公之學得上而大行上之澤得公而彌廣豈不可
謂有君有臣曠千載僅見者夫公之勲德在廟廷利澤在
天下固當有紀相遇之盛垂竹帛銘鼎彝者而階非其人
也謹因茲橋之成論之如此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廣潤橋記

明鄒守益

袁郡東十五里曰上浦宋淳熙間創橋名尚古至我朝成
化間修之尋廢其五里曰下浦舊無橋地當楚蜀滇黔孔
道輿騎旁午遇霖潦激射編木以渡寘足者惴惴若溺及
圯則望若秦越少師介溪嚴公聞而喟曰吾當爲鄉人拯
此患公爲明天子簡注自宗伯入柄弼嘉靖之化寵錫鴻
典罔敢自私出賜金付男少卿世蕃伐石僱工以興鄉人
沐皇澤于無疆始于丙午四月成于丁未七月計橋二浦

灑水九道袤三十丈廣一丈五尺而費以費工於前
親定曰廣潤郡邑大夫告于撫臺巡院及方伯諸公咸忻
然曰御賜也仰山秀江蘊靈萃英其預寵嘉之若于少師
廷亭礮石以俟少師手勒狀命幣徵言于益益瞿然曰巖
廊宗工炳炳而公于山林取之將以對牀論文軍門趨義
三十年舊交其出頌功贊德表耶昔伯禹佐舜克艱交儼
八年于外視溺猶溺伊尹相湯一德用協匹夫弗獲若推
言溝中少師其諸猶溺若推之志乎古語有之觀室于隅
觀家于境觀天下于鄉世有陵駕鄉閭倣化茂義人之視
之若觀火然維公造膝密勿嘉猷外順于邦本邊務人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時政天下陰被其賜至此歲大饑糶粟五千石以活邑孳
茲復費鉅役艱周訖茲偉績以酬鄉父老曰仁以貽翼子
姓曰訓以祝皇釐而推以彰賜曰忠曰廉夫教于一鄉而
運天下猶掌也晉史載杜預橋富平津武帝舉酒勞之君
臣動色相慶則仰瞻聖額規模更宏遠矣帝德廣運澤潤
生民若天涵日臨申命用休老有終幼有養俊民有章并
獄有經旱潦蝗疫有備將薄海若比閭畏途若衽席而無
復墊溺昏札之沴以于中和是曆訓之所以嘉虞而樂殷
也公尙懋之罔俾禹伊專休于謨訓

袁之循學立夫子廟自房侯始其徙營于州治東自房
侯後始其宏舊規左廟右學自王侯後始而備門在廟
學之間規置詭隨其外復障以民居嘉靖甲寅袁侯襲裳
涖治視學顧瞻而慨之語于僚屬曰義路禮門聖道嘗譬
之矣入室白堂升堂自門而詭隨若是其奚以端士習吾
儕鄉射讀法聽訟獻馘咸于斯設以詭隨雜之其奚以清
化本郡僚鄭丞鏊葛倅之奇戴推景和協其議而宜春劉
尹廷舉任其勞相方鳩工改作于明倫堂之中市民址而
拓之重門洞開如砥如矢諸師王朝科金端王猷李惟寅
屬於諸生吳鳳昂顏昇潘宇劉應選等曰茲其易陋就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古

之幾乎在詩之民勞無從詭隨以謹無良故惠中國而綏
四方在易之臨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故教思無窮容保無
疆侯履昌黎之緒學道愛人用新耳目心志俾得其門而
入其將振我袁于泐乎長府仍舊貫重民力也泐水頌徽
德隆士教也迺儼然徵言以彰嘉績而範來學東廓子益
拜手以復曰諸師諸生亦嘗窮於中之源乎降衷維上帝
爰中維烝民養之以福曰協於中敗以取禍曰不協於極
千古聖哲建學立教壹是以中和爲的興樂之教直欲其
溫寬欲其栗剛欲其無虐簡欲其無傲之聲爲律而身爲
度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肅肅雍雍與天地同流上律下

祖述而憲章之曰智曰不欲曰勇曰藝隨其才質而文以
禮樂禮樂者非自外也申和而已矣自易其惡自至其中
舉剛柔善惡而用錙之是以善人多而朝廷正諸生亦嘗
釋于盱江之記乎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辛
死忠死孝者自禮樂流出從令爲孝容悅爲忠詭隨而可
歸也新城雉堞海鏡魚腹高而過亢矣是以均天下辭爵
禘禘白刃代不乏才而依乎中庸爲難世之豪傑孰不欲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而忽中和孰不欲經綸大經立大本
而忘戒懼是欲升堂入室觀宗廟百官而閉之門也戒慎
恐懼須臾勿離視于無形聽于無聲三千三百無往非瑟
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五

何者喧工課是謂出入以度外內知履戒性存存道義之
曰益承乏南雍思以陶胄子而未逮也嘉鄰郡之有休聞
而視其深造以居安資深焉凡厥正人凡厥庶民是履是
禮以會皇極之福將士習曰端化本日清聖的日昭帝衷
日易無窮無疆四方其綏之尙有史克之頌在

化成巖續記

明曹光同知

袁郡西北距城五里許有崇岡平臺可倚登眺之勝者曰
化成巖信屋其上名開化院舊有精舍乃唐李衛公德裕
所置於袁時寓居讀書處也夫衛公立朝大節固莫能殫
一節即其陳丹旻排訓注薦盧肇選平澤游暇三鎮諸事

皆可爲後人法程則千百世之下因其地思其人何景仰
先哲之至情豈徒資游觀焉已哉歷宋及元宦游于袁者
如陳述李訖趙銓夫曹叔遠那海諸公相繼建亭構祠侈
飾其盛惜其後莫有嗣修之者而歲久寢廢古蹟不可復
見我午秋尙書郎渤海季公來守是邦飭憲貞度布德宣
仁莽年之間駸駸乎百廢俱興暇日登覽茲巖見岫環如
壁巖虛若軒下瞰寒江高樹鬱蟠綺如擘如奇觀競出而
衝公之蹟則湮矣乃愀然曰先賢遺矩方將爲後人繩武
而忍其湮沒一至此乎是我守土者責也遂撤舊稅課局
之廢材卜日命工建屋于其上中爲燕堂凡三楹扁曰化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六

成軒傍有廟宇以供香火間館以備庖烹經始于己未年
七月辛卯日落成於八月戊辰日其費悉取諸公帑於民
無與焉由是舒嘯有止燕喜有居晨憇宵游咸有殊致而
昔日荒莽之區蔚乎改觀矣詎非斯巖之幸歟嗚呼自有
天地則有此巖歷數千百年得衛公而名始顯今夫衛公
又數百年得季公而名復揚是巖之得遇于衛公衛公之
得遇于季公若相得以有成者豈偶然哉使後之繼守是
郡者亦如我公所以追慕衛公之意而益葺其所未備則
茲巖之名稱雄于袁郡當不朽矣不然安知茲巖不爲樵
牧之地而亦如今之所以悲昔者耶予以臺末謫貳是郡

其迹稍同于衛公自愧才德不逮是甚而竊謂李公之恢
復古蹟真有以克紹衛公之休者也是不足爲良二千石
乎時僚友汪君魯泉泄任樂觀厥成予乃爲稱述其事勒
石以記俾後之觀斯巖者有考焉季公名德甫字仲修別
號竹隅蘇之大倉人其他政蹟赫奕當自有記之者茲勿
著

修郡城記

明張春新喻

城之有屋非制也江南列郡多有之大抵南地恆雨土善
圯不堅屋覆以瓦俾雨弗侵而歲不一修葺瀑溜上注第
射爲圯益速圯不止勞費不休守土者甘心焉其說有二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一曰撤舊材之難二曰舉新工之難今吏于茲土上之人
法守是防費銖兩以上必關白候允而後可下之人伺察
蒐剔之得間則嘖言有興乘上下交責之勢而并是二難
卽不得已之舉亦將反亟爲徐有志者浩歎中沮設奮焉
從事其不往復文移稽牽議擬淹積歲月竟以遷代去而
克抵于有績者幾希矣凡在更作之務皆然獨緩視于城
哉以故江南郡邑鮮見崇墉峻堞而治世者所夙夜爲憂
也袁郡據江邑上流而接湖湘其爲要地也舊矣城相傳
創漢灌嬰屋之莫究厥始正德庚辰郡守江東羅侯軫嘗
仍制修築今少師嚴公記之歷三十餘年諸君子相繼來

守固不虞。州郡與衛雜治。卒參用軍民三七之則。爲常費。未有改圖。建經久計者。無亦如前所論。志格于勢。而非籌慮所弗及。抑事成有其會。不能無待。耶嘉靖癸丑。蜀立山袁侯拜刺。袁之命甫下車。卽登城閱之。顧僚若屬而歎曰。屋以覆城。亦以蔽城。易瓦以費。不一勞而永佚乎。僉曰。然。盡圖之。聞諸大吏。均報可。議遂定。城周遭爲丈凡一千有奇。其費通估六百餘金。無溢也。而侯夙謀諸心。區畫。家。屋可市者。易金幾二百。而以軍民協處之。數足之。軍之全一百二十有奇。民則取諸郡帑之羨。爲金二百九十有奇。夫役簡。衛卒民兵之可勞者。日百七人。凡五日而編。迺戒期。鳩衆獻伎者。無留智效力者。罔遺。勇始於甲寅之冬。再閱月而工告竣。陟者遐矚。而曠爽履者。步武而暢適。回嶺。矗矗氣雄。形壯稱江右一鉅鎮也。四邑之民罔知郡有大役。倏瞻新城。莫殊昔觀。相與駭愕曰。侯何神哉。是舉予于是。貳守鄭君鑿判府。曾君大用。節推蘇君景和。暨各僚屬咸曰。是績也。豈可無書。走使屬子文。用紀厥成。予隣壤鄙人。側聞侯易直子諒允矣。君子長者。蓋心誠乎愛民。而注措尤不苟。誠故上下信之。不苟斯其於難者易矣。宜不大聲色而重役。過就偉功。茂建式垂遠規。於乎觀是。一端也。其爲政要于錫福庇民。民永有賴。昔可知已。曩少

之記有曰使嗣是者修其政俾無墮若袁侯可謂無墮
前修者矣後之君子以袁侯之心爲心則茲郡之重江右
也豈直今日而已哉侯名龔裳蜀眉州人登嘉靖乙未進
士由南戶部郎擢守而府經歷劉相之衛經歷陳縉者實
受侯檄終始是役于法亦得書云

萬載重修學宮記

明吳山高安

萬載學宮故隘陋弗稱制興成化間充拓之歲久就敝嘉
靖乙丑春郡節鯤溟郭公臨視邑篆周覽悵然且啟聖祠
宇遠隔而敬一亭奎文閣亦遺址僅存非所以尊時制樹
風聲也乃屬經衛徐君大且丞貳王君詔市材鳩工聿興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九

役事進學博潘君然王君繼相譚君埜董治焉詔然等祇
受厥成疊疊事惟謹首文廟次啟聖祠敬一亭又次奎文
閣皆鼎新之又念名宦鄉賢缺祠非制則附建於奎文之
東西而儲用有庫蠲潔有厨藏修息游有號舍諸凡典藉
禮樂之具井井咸備於是延經師開經幄日與諸青衿講
明經理然未嘗以興作勞庶民也贖金所受錙銖不入私
室凡榷榘棟梁版幹力役罔不取給焉蓋常情所必取爲
已有者而悉捐用之此所以民不告勞而賢宇就飾也惟
時士類欣欣焉嚮風承德禮闈春榜宋君良佐先登之其
諸文明之嘉會而感應之徽光乎不休哉郭君之芳烈不

可磨也既而令尹胡君文光至喜前緒之存聞而新休
之易於爲力也徵記於余余惟古有三不朽之說其先
也功與言曰其緒餘焉天生孔子爲萬代道德宗主瞻
諸賢無非身心性命天常人紀所繫故萬世允賴報祀至
今不衰然曰吾無行不與二三子是以身教之也鯢溟郭
公東海間出也學孔其素志焉持節明刑得情勿喜孔之
曾也推排權勢名達帝聰浩然之氣剛大莫禦孔之孟也
艱憂者有助弛葬者有禁忌行者有飭無非道德齊禮之
遺意則其出身加民又皆孔氏家法也茲而修飾黌宇教
學爲先是蓋推其所得於孔氏者以淑諸人此其屬意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辛

文亦至矣哉二三子服儒衣冠誦法孔子苟於操履之間
漫不加省一旦叨竊科第登陟崇臚將上負天子下負所
學吾恐其過廟生愧而孔氏之靈亦戚戚然曰非吾徒矣
是又郭公之憂也先達爲袁士謀者有曰文當如韓道當
如張余亦曰操修作用當如郭也余不敏職列史館日以
采錄名實爲事是殆不多見者故特爲記之亦俾爾有司
爾多士知所興起以無負郭公惓惓之志焉

萬載崇文堰記

明張文錄

萬載學宮東畔古立崇文堰秀水瀦蓄科第蟬聯這堰圮
水涸丁酉迄乙卯鄉會不競者二十餘年憲泉江公典文

教慨然有興復志謀諸合江徐公蒙泉張公卽其故處出資聚材鳩工闢塞積導上流列波而障之嘉靖丁巳冬經始戊午夏告成秋試庠生葉子璽果中鄉薦真若桴鼓之相應焉則斯堰也信於學校之繫重矣余泣茲土樂觀厥成見其滄森迂迴波流萬頃泮壁若渾然天成歎曰昔地以至今何教者不知其幾矣視堰之興廢罔有注意者而公經理若是是壞於數十年之間者舉於一旦不費而能之乎令而後司是學者享其成游是泮者際其盛真才輩出羣取高第萬之諸士有不興去後之思者哉不惟是也甲寅歲郡判淮陽春谷葛公散俸收置學田久未聞竟其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事者公推廣其惠買田二十畝有奇以成葛公之德則公作興學校之功更無既矣諸士徵予爲記豎石中流庶來者有所歆望而堰可世世不圯也已

萍鄉去思亭記

明易可久 宜春

楊侯自拜命令萍萍人仗恃者三年繼卽貳本郡政年七易侯且旦夕念萍萍人亦旦夕依侯濡注被暄惓惓於七載間侯既陟去萍人徬徨攀轅擁道相期挽留至弗諧初心因其去而思迺相謂曰侯澤在我其遺澤在子孫我則思之世旣遠何以使子孫知所思耶盍構亭樹石庶少誠於不磨時則蔣公時謨撫萍一泮侯萍人德之猶德

也遂籍事列狀以慰侯之意告將公嘉其義且樂嗣至
之可望而肖遂徵余一言以記余嘻然曰余宜人也侯嘗
以意氣相推引被澤未始在萍後萍之思亦我思卽不文
何辭今天下時平世治固多良令而愧於古循吏者亦往
往憂虛篋則盡膏脂喜時名則尙折節志巧宦則視秦越
而不顧民之視之至有捕毒蛇尾乳虎而甘心者於斯乎
何有若侯之令萍則不然萍俗頽敝百有餘年侯悉心化
理味爽臨堂至更漏移時迺退舊歲民多逋負至煩追償
官勞民疲侯籌之舊者畢輸新者緩徵官旣逸民亦無累
庫役侵漁沿積成蠹侯按法無縱年來絕不爲弊萍人亦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保其家侯爲萍免患也何如萍大安鄉多竄民侯憫焉免
輸立業治其豪使相容民各安其里歲戊午大饑侯憂之
亟以賑告發倉給米諸饑滿負萍賴是不滿壑民悍負氣
多投毒以貧故多至溺子侯且諭且禁保全甚眾侯爲萍
撫貧困也何如萍城土多圯侯患之竊不忍以勞費貽民
捐歲俸葺之萍人恃以樂枕侯爲萍保衛也何如萍夙稱
多才近日稍厄塞艱於科目侯屬意轉旆飭學官督士課
日給供費靡有所惜萍士爭自淬礪學業日增侯爲萍興
教也何如居三年侯視萍眞若慈母之哺兒萍視侯亦眞
若小兒之戀母擬侯於古人其魯中牟乎可謂稚子知非

仁矣其孔姑城乎可謂處腹而不瀾矣其薛零陵乎可謂
變直而無怠矣宜乎萍人之去而思思而亭亭而勒石也
此亭此石垂之百千世萍豈能一日忘耶萍欲無忘耶萍
欲無忘郡之人誰獨異侯名自治號曲江蜀之崇慶人起
家進士以今年春正月陟秋官大夫去逾三月望日之吉
亭成當城兩郊外萍人所目侯去地也余之記此亦以託
所思於萍人爾隆慶元年三月記

郡官題名記

明申時行

周官施法於官府必建其正設其貳其職業相參而輕重
相得爲法甚善郡之有守有佐亦如之夫守太吏也天子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側席而求剖符而命擇能而使大者據十數城小者不下
數萬戶一境之內齒類林立守得而存亡休戚之操吏鱗
比守得而臧否廢置之闔郡之喜懼繫其解頰蹙額之間
而大小屬邑之吏無間賢不賢在其臂運指使之際其位
亦高而勢亦重矣位高而無輔則孤勢重而不分則專故
復有材賢者受命於天子而爲之佐而守之于佐或心誠
相知道誠相和有謀議則就諮有煩劇則聽理然後佐之
于守亦將志得意附畢智盡力以振發其材之所能爲而
輔其守之所不逮于是郡中之治益起而守之譽益尊此
交修協贊之道也今之爲守者挾尊官據重勢以爲一郡

之政事惟吾操縱弛張可以恣睢而無忌視其任履如也而爲作者亦外佞掩抑而內自濶疏其禮節不能極下志不能相孚則必相視漠然如秦越是直惟守陵其佐佐易其守以蠹政敗官已耳嗚呼此豈國家張官置吏之意哉袁州江右一大郡也當湖湘之孔道雜吳楚之敝風其民固號難治而會天子明聖銓司慎守法郡之守佐皆精擇而器使之一時良吏於斯爲盛由是郡守李君實實同知楊君自治通判胡君夔柱推官郭君諫臣先後及止於袁既協力同心展采錯事復慨然曰袁自明興以來吏於斯者踵接矣而名氏不傳藝文不列豈非郡志之闕哉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相與立石題名而郭君致李君之命屬予爲記予以爲郡縣之吏誠循良慈厚長者有大造於民其在位則歌之去則思之沒則祠之名垂無窮逾于金石其他暴戾殃民貪墨敗官者此其身不獲譴則幸矣奚名之足傳耶然在諸君有深意焉今天下簡任俊良綜核名實僞工者庸不次之賞庸違者蒙不測之誅有司羣吏奔走率職而諸君日惕惕焉奉法尤謹若曰某賢守某良佐吾輩之師也不且失職某守而不賢某佐而不良吾輩之監也不且畏幸俛仰左右克永觀省期在對揚休命以業厥官其亦銘戶厲風羣茲之意歟且諸君固東西南北之產也幸生同時仕

同家乃復政同舉志同起不忘前事之變以垂後世之則
其慮後人也深矣其有利於袁也大矣繼是而後者乎是碑
尙論諸君之際能無惕然而深思超然而慕彼者乎是碑
其可以得已茲刻也知府自朱守仁劉伯起而下若干人
同知自孫表浩郭銘而下若干人通判自蔡廷瑋林應而
下若干人推官自陳谷表陳全而下若干人名氏實屬具
載其下若袁之山川風俗詳在郡志中茲不復論者云郭
君子同年進士也

府暨四縣新置學田記

明張秩

嘉靖戊申今少司空鳳竹徐公起家宜春令宜春是時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二十五

民力竭矣公除其煩苛與之休息忍饑而哺冒寒而襦諸
所興建釐革一切順民之欲而無所擾民用大蘇邑以無
事日惟引諸生課業揚摧古今雍雍如也居三年徵入爲
御史民失慈母士失良師依然有遺思焉其後二十四
年爲隆慶辛未公始以大京兆改御史大夫鎮撫江西當
公令宜春時從事勸業已迺涉諸屬縣卽崇山遂谷士
習民隱無一弗諳者至之日則下令郡邑民所疾苦與
願欲而不得遂者皆罷行之根穴之寇談笑芟殄于是
境晏然無疾呼急步之警治十三部衆若治宜春焉
宜城氏沒官出宅歲入萬餘金詔以佐江西南贛軍

矣而蕪田收屋歲多逋負軍儲告匱則取盈於民被朴轉
徙怨聲載路而瑞臨撫諸郡良苦之而袁爲甚公廉知其
狀歎曰坐派名也而積逋若此是無益於官而重困吾民
也且田蕪屋敗歲益甚耳失今不規畫其有極擗近利而
懷遠圖孰與計直鬻產儲之以備軍需乎乃謀於南贛督
府殷公江西巡按劉公兩公議合遂會疏得請于是官民
兩便而屢歲倒懸一朝復釋矣已復念曰袁民今則稍蘇
矣若士困何且茲地故瘠得無仍有力學而不給齋粥者
乎有歿不能構壯不能室者乎有貢舉舟車之費一切倚
辦于民者乎吾當計所以給之會有匿報沒官田產者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其直得金若干郡大夫以請公欣然曰是不足爲諸生資
乎卽以分給五校爲市田費多寡以差自是庠有恆產士
有恆資始公爲諸生慮者胥此焉取給矣事竣凡阡陌疆
里佃人姓名歲入歲出之數籍而記之且以報命於公且
白學憲邵公而郡大夫則謂茲嘉會盛舉何可無紀乃介
子門人何生元會謬以爲屬秩聆已感焉夫俗之敝也士
大夫傳舍視官府塗人視士民在則念去則否久易忘之
者豈少也公去袁州歷二紀餘矣乃其心乎士若民也晷
焉如一日至爲置田給之若父母之遺其子弟然者此非
眞仁篤愛怛然結于中而不可解者能之乎雖然公意履

居然爲多士。薄粥計哉。上臣之義爲國。樹人。其日效當世用耳。夫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士之業也。農夫之耕也。農禱弗厭。錢鏞弗戾。曰士之情。鹵莽而。裂而耘。曰士之。合我嘉穀。殖彼萑莠。曰士之。必也。耕義種仁。聚樂安。而日講學。以耨之以肥於身。以肥于家國。天下斯公。屬望之意。不然者。是素餐也。卽國家何賴焉。故置田授粲公之養士也。修先聖之術。明當今之務。則士之所以自養也。多士慎毋舍其田以負公哉。秩不佞敬繹緒言。爲桑梓忠告。因以復郡大夫田在郡暨四邑者。總之若干畝。歲入租若干石。其直若干金。具載於碑陰。公名栻。字世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蘇之常熟人嘉靖丁未進士。以今年某月日。晉工部侍郎。以去公孝友仁厚。自不家食。時歲以所餘租入給鄉族。凡親而貧疎而賢者。若而人。蘇人德之。謂有文正之風。其撫江西也。崇素儉舉。鄉約嚴保甲。省繇役。平巨寇。鋤貪猾。所爲撫摩。噢休之者。不遺餘力。茲以紀學田。也不具書。

萬載龍河橋記

明徐一唯知縣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築之初。邑者譚鉞。倡義創建。中頽于嘉靖間。鉞之子義民。登龍捐資。修之。暨萬曆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而橋

亦蕩沒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火而子亦孔棘矣斯時也
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舍道旁令也民也
將如之何義民譚煜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踵縣門而告
曰自水之爲災毀其城廓漂其橋梁邑人洶洶而父母茲
邑者之皇皇也煜亦悵然煜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
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煜籌之救
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母氏母氏亦同然矣請無憂焉予
乃屬其耆老而告曰義哉舉乎遂率官吏師生祭河伯聽
其卜日糾工計捐金三百餘兩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薄
者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丈建亭五間瓴十滴叢之飛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桷繫之風鈴衛之欄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其旦暮經營
也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
愠色五閱月而落成予以聞之當道當道下檄旌之曰善
具羊酒幣帛勞之而煜且不敢當未幾予以載觀行矣越
明年予官留曹而其子庠生嘉猷嘉謨走尺素來曰煜建
橋爲通國也通國之所難而煜以身任之爲有賢父母也
橋之功不足多而橋之名豈可朽乎予荅之曰橋成矣義
在是矣第予身經其事當記其實於橋亭吁乎煜凡民也
卽此一事可謂無待而興不必槩其平生而捐數千緡乎
一橋雖賢者以爲難矣始綴數語俾觀風者有所考云

萬載城南社倉記

明 宋良佐 萬載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爲不足無六年之蓄爲急無三年之蓄爲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天時之荒歉無常而備之不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於積乎故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缺食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其法于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不足供稅邦之廩庾儲蓄無幾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五

一遇早澇饑饉薦臻臨期告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溯淵源用能光大其緒出宰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痲瘰立迎春亭以重時政建養濟院以恤孤貧置南儲倉以便轉運清一徵法以平輸納政績顯著諸當道屢褒崇之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欽加大夫秩留久牧欲祗席吾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荒歉茲舉也先得我侯惠下之心真足以償我侯民饑之念者乎侯庸是措置多方度里中之地便民者各立社倉勸誘鄉井之民民咸樂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歛散之規苑

然朱氏遺意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楮樹潭曰進城曰平村
每豎巨厰四門堂二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其數有什
伯於鄉者取邑之南隅預備倉側則空地起立城南社倉
左右巨厰八中有廳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宿守者以
司啟閉垣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十倍於鄉真萬世
不易之規也是歲孟冬工竣邑之鄉耆屬予紀其事予以
爲君子之仕也固當志存益下而每難於施濟之衆濟衆
固難而濟衆於顛連無告者尤難也此法立蓋有澇不能
使之溢旱不能使之涸疫癘不能使之災惠澤沛然溢千
萬載其與朱子活浙東之民者其心一其事同救荒之策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孰逾於是予固慶聖天子愛民之心無窮而我侯仰副聖
天子之心益廣于無窮矣侯諱文光別號西川徽州黟縣
人登嘉靖乙卯鄉進士令萬載有古循良風莫殫紀述而
宦業蓋未艾云

萬載重修縣學明倫堂記

明彭天補萬載

萬載有學舊矣倚官山環龍河筆架盤旋江橋矗起蓋天
造作人地也學創於宋崇甯間至入我國朝鼎新於趙公
中拓新於黃公珙歲久代更士羣聚於中睹其瓦墁巒
題榮棗桷之屬腐缺黜亂無以游息而肅瞻仰翕然有
盡之謀次省徐侯以名進士來治吾萬悉意以撫摩其民

而保之若子謹身以綜畫其事而理之若家邑時鼠鼠潛
伏饑饉薦臻民心洶洶侯應猝如宿慮度遙如周嘗時糶
賑而餒孳者哺矣嚴信必而猶黠者殲矣綏恤虔恪而滂
沱者兆有年矣尤推尚文學獎掖譽髦迺大闢黌宇而更
新之費斥之羨役驅之義不數月而工且竣矣今之適學
者見其繡屏粉道出入縈紆深池文闕上下隱約修廡旁
翼左右輝奕又仰而觀之聖廟撓者隆坳者堅金鋪相映
玉題交輝觚稜特起摩霄迴漢莫不湛英風之耳而灼珠
斗之目矣於是邑博劉君銓甘君常蔣君世俊庠生袁伯
恆彭紹美輩僉曰茲侯績也可無紀乎委記於補補弗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安能紀侯績無己則推侯新學之意以復我師友可乎夫
人之一身髮而櫛膚而浴手足而澡雪至几筵器盥服帷
庭除稍污濁則涓潔而拂除之以謀爲新而日孜孜也微
而一心易染以污新與否又已所獨知而人不及知以人
不及知而自欺於獨者何限嗚呼此湯之所以銘盤而德
之不修夫子所以深用憂也諸士始望而屏屏久且仆仆
則起而植之因思吾心得毋惟欲之仆矣乎植之也宜敬
則新矣又入而門門久且塞塞則治而闢之因思吾心得
毋惟利之塞矣乎闢之也宜正則新矣游衍而泮見源不
濬則流淤淤則涸可立待因思吾心得毋易盈而易涸矣

乎濬之也宜潔則新矣又進而廡而廟則籌所吟誦繹所
詠歌津津焉濡吾吭雍雍焉滌吾襟恍乎昔未能今有得
也儼乎聖賢相對越相儆戒而宜闡其堂奧也惕惕乎自
晝而夜自夜而晝如循環然吾之日新又新者無已也以
新乎身以新乎家以新乎國與天下庶幾不負侯嘉惠後
學之深意矣侯名一唯號次省楚黃蘄水人登辛未進士
其所植立所闢闢所淵源藻飾馳驟皆足爲多士式者新
學之舉特其善政一端云

重修府學記

明朱衡

國家建學育才懋興治理自京畿至於天下郡邑莫不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學故人才炳炳風俗所由美治化之隆何其盛哉袁州稱
文獻郡其人多孝弟力行以勲業著者後先相望鄭君守
是邦興罷利病而尤加意於風化祇謁先師顧視殿堂廡
舍咸傾圯焉乃議鳩工輸財首撤大成殿而新之至於門
廡齋舍庖湑及名宦鄉賢祠各以序爲易腐以堅闢隘而
敞規模宏邃煥然壯觀矣以萬曆三年八月經始至四年
二月落成萬載徐令一唯宜春曹令倌分宜趙令日新萍
鄉黃令臺實相其事僉謂是舉也振前美塞後費不可無
紀于是介諸生請予爲記予惟袁州學則李旴江嘗記之
其言教道結人心者至悉有斐乎其文也予何言雖然我

國家建學之意所以異乎前代者請爲諸士誦之太祖高皇帝龍興之初首詔天下郡縣皆建學而學自先朝尊祀夫子始爲士期以聖而標的在是俾諸士日仰瞻升降如在其上由之將自知之然其道何居曰明倫爾已故文廟之後堂以明倫名人之生也其入也必有爲之父子長幼夫婦其出也必有爲之君臣朋友合五者而盡乎人親義序別信之心油然而生是則所謂道也未能須臾而離乎人則未能須臾而離乎道道之所著卽倫倫之所遇卽道而散見于事物者皆道之用也孩提愛親及長敬兄見孺子而惻過宗廟而欽此不慮不學生生不已之機極而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於大成之聖亦不外是夫子傳之曾子故大學述修齊治平之教曾子傳之子思故中庸能盡人物之性極參贊之功至孟子而揭其旨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斯夫人之大道也而世不知學高者淪于無而不知倫物之卽性命也卑者執于有而不知性命之卽倫物也夫道蟠于天地充于萬物散見于三千三百而其歸致則一至遠而近至近而遠循乎庸言庸行之常而通於知性知天之微根於不聞不睹之時而入于無聲無臭之至常感常應常定此明倫之極功而學之所由名哉今夫梓人學梓輪人學輪必盡輪梓之技而

後曰學然則學夫子之道而不盡其道謂之學可乎諸士
謁夫子之廟升其堂則思所以入其室求之于子臣弟友
之間務盡其分慥慥焉流貫乎事物通極于性命之原始
而士大成而爲聖濟濟麟麟道德一而風俗同是則朝廷
設學之意而鄭君之所以懇懇者豈其爲諸士干世求祿
之階也哉鄭君端慤精明身教倡于上諸士當必勃焉應
之效用一時垂芳後世爲斯學之光則鄭君之用心亦將
傳誦于無窮云鄭君名倬典字維勅壬戌進士福建侯官
人

萍鄉鄭公祠記

明 莊國楨 提學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距萍鄉東五十里爲蘆溪鎮故有宋知縣事鄭侯祠按志
侯知萍鄉縣築神陂以溉田所注五六里化磽爲沃歲登
穰穰號鄭公陂又民多目疾侯以邑彷彿鳳形鑿二池於邑
治左右象二目民患息號鳳凰池由宋宣和迄今世祀推
移陵谷遷改而故老傳語猶知宋有鄭侯則以陂若池存
故也萬厯丙子余同年比部維勅君出守袁郡廉公寬簡
克繼其世之美以嘉惠元元民德太守君且念爲萍鄉裔
益相與誦慕不置狀上督學使者江公業檄所司崇祀如
制猶謂舊有專祠而圯剝頽摧委爲榛莽非所以嚴屏蠻
而肅瞻儀也署邑事同知陶君之肖義其舉乃卽祠遺址

廓而堂宇峻而垣墉像侯於中枚枚殖殖既完且亟耆老
率子弟以歲時伏臘奔謁扶筇跋履頂趾相屬嗟嗟世所
稱能吏挾智任術以興起事功夸張煇熠燿然見爲可喜
者非鮮矣顧去不旋踵而聲跡已寥寥無聞侯以身勤民
導其利賴救其疾苦實心實政亦胡意於身後之思乃遺
澤流風永垂而不磨若此則務名與務實所繇致相遠也
矧明德之後彌熾而昌相望數百載間能令民邈委思源
以興崇報之願種投甲坼機觸天隨其勃乎不能自禁尤
有非偶然者太史公論燕祀八九百歲而推本其甘棠之
仁今所觀陂若池視蔽芾何多讓侯之血食於斯土甯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窮極哉余曩者視江右學職得表章先哲以風示有位如
侯治行竟掩而不著殊有愧於江公故因陶君請記而書
以授之非直爲萍鄉重異日當有記太守祠者余文亦左
券也公名強閩三山人宋崇甯進士太守名惇典雜勅其
字嘉靖壬戌進士

萬載康樂橋記

明陳王廷 知縣

天橋梁之建古今人豈不同有是心哉限於力安於仍則
不能盡然乃其間有奮然以創適然以圯又復圯又復創
固有待於人者而其命義則各有攸歸矣萬載古康樂也
距城七里爲丁田渡丁田有橋亦名康樂蓋晉時謝靈運

封康樂侯於此故名其源有二一自金鐘王居洞諸水合流環抱於縣之後一自石洞白沙諸水合流襟帶於學之左皆匯入於龍江而注此以達上高蓋爲縣之水口焉夫子之宮牆瞰其流而挹其秀者此非其關鍵之大與所經由南則歐桂東西二鄉抵新昌分甯北則穀皮連香等處聽輪役於縣商旅負輓絡繹其間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唐宋以來未有建者建自元至正間邑人龍胸董其事壘石爲址架木爲梁椽以甍結屋覆之高八丈廣一丈六尺長三十丈有奇屋二十八間凡一百八楹中亭有樓巋然飛閣無異浮鼉沒鵠歷三百餘年無窳萬曆丙子夏洪水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美

漲刻去北岸漸水二道民皇皇然如至正初未有橋時也大府鄭公憫民艱於徒涉檄前萬載令徐君一唯圖所以拯民於溺令義民某任之著日鳩工伐石購材悉捐貲以終事明年秋八月廷丞之茲土見其制尙未就緒又爲申飭而廣勸之以畚以築以石易木仍屋覆之爰足其楹修廣崇高皆如舊制始事於丙子夏六月訖工於戊寅秋七月自是渡者不喧涉者不濡馮然翼然一方稱奇傑之觀而水口得以隄障諸源環萃非文明之獨鍾乎夫橋創於元之至正今復於萬曆戊寅江山信有待哉且大府膏捐俸修黌宮矣立課程諸士矣而是橋之築又屹爲一邑江

山門戶則風氣所凝人文攸萃必有英偉卓犖之材繼起參翔爲此橋爭勝大府公之餘潤詎有窮乎廷僭新其額曰毓英蓋原公之志而望諸生以無負此橋也然則舊名丁田志地也繼名康樂志古也余更名毓英非謂止通濟利涉亦將振起乎斯文其義各有攸取云

分宜重修公廨記

明周應治 知縣

夫分宜有縣廳舊矣而修於嘉靖乙巳其後長吏輒相仍以迄於今日數十年所而廳乃壞余以庚辰受命來茲非古所稱百里寄耶於時諸廢徽纏當事鞅掌所以自惟則奉法宣化求稱上指使耳間有一二稍便者業已與民經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始而惟是縣廳費稍重大弗遑營繕居久之廳乃壞彌甚而至於不可支則召匠計之費不下三百以數呈府府報可於是乃率作舉事不日而告成蓋以費如彼用力若此何役民若斯之易也分宜之民非昔所謂民耶昔奚而罔便則承極弊之餘其民罷於奔命而多貧窘一旦有急輒鳥跡散去不可收拾在世宗末季余蓋難言藉令今如曩時所遭民有家室弗守安能爲縣官役哉邇者天子嘉與海內更始屢屢西顧其化至牛馬遍滿郊圻自絕域窮裔皆加爵賞亦號稱極治以故故臣黃太常子澄爲邑人永樂間以弗從靖難覆宗後稍陵夷衰微今其裔孫亦有所

感激人主自吳還分宜請祭田以不失先人血食余嘗訪其遺於鈐山之陽不能得今幸來歸而適值前役方竣費且有奇輒借手報之乃爲置祭田俾世世勿絕余竊不自意一舉而兩利存斯亦奇矣此余勞民固長吏分然要以顯微闡幽則死節之義又何可少者哉顧余則所謂碌碌因人成事亦惟上之澤與百姓之力於余何有是役也始於萬曆乙酉某月某日成於某月某日而因扁其堂曰忠愛取以自勉焉至規爲制度悉准諸舊猶然仍也余是以不論其始末

分宜洪陽洞記

周應治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袁嶺七峯其三峯之麓有洞曰洪陽世傳晉婁陽葛洪修煉於此因以名之前爲洞門舊建亭由亭而入首洞懸崖巉岬石室平爽可容百人中立婁葛二仙像傍有石榻丹竈丹池上題洪陽古洞四字從左而進二洞地勢漸低須火乃能入羣石環纍天柱矗立雲巖高挂而大土石畔特見半鐘三洞頗稱廣衍石若雲流雲中三區一標月窟一壺裏乾坤一別是洞天玉筍恍出林梢石磨一座圓外而竅其中洞之四中擎一柱視二洞稍曲左壽星右土地石人對立其上大小異形若拜觀音然蹲獅棲鳳委蛇雲巖香爐間五洞之勝銀峯疊見雲窩雪崖與煙光相掩

映南田北土間以石牆螺螄厯厯都可名狀過此而東西
攸分矣東之爲洞者五合首計之厥爲六洞壁孔微光景
曰石竇竇之側或如張傘或如懸鐘帶巖直豎彷彿八幅
羅裙下則井泉清冽冷然善也七洞雲波盤湧石崖撐天
鹽翁森立於鹽池醉仙呈態於石級崖覆半壁氣象萬千
更厯八洞霞燦雲流一壁方廣平夷號題詩石其直垂而
下者爲石簾云九洞疊石嵯峨中穿一孔上見日光名通
天竅下悉坦如惟昂頭小石酷似雞羣至十洞懸崖墜石
不可躋攀有石寬平遊人多記姓名其上內二石類釜馬
象蓋東五洞之勝概若此又由前五洞而西厥洞維六西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五

之一卽洞之六也雲浮天際雲菴隱見石鼓扣之欲鳴蓮
房可數瓊峯玉穴雜然而前陳若乃石燕紛飛帆檣高挂
礪房錯互柱笏端平則西七洞之大致也已而探八洞之
奇門巷不過丈餘而麟遊洲渚倒影中溪水澄泓九洞之
柳巖玉筍雪岸冰崖信美可愛而水沫徐滴柏幹直扶留
憇者久之再閱十洞壁光瑩淨名渾天儀鶴巖攢簇不讓
華亭清標過此爲十一洞天線孤懸翠屏疊嶂臥龍蒼犬
紆徐於浪紋石乳間最後經十二洞巖石紅紫輝映不異
霞紋滴漏鉤然湍巖嶢削若牛若羸垂頭而靜浥玉漿遊
至此觀止矣餘俱隘而不可行矣昔人有聞昌山渡篙聲

者特甚言茲洞之深遠耳然洞以內仙蹟填委殊令人應接不暇有如斯余忝守土以時休暇覽勝竊謂鈐邑名景此爲第一既命工繪圖且記以實之萬曆十二年甲申季春月

分宜表忠祠祭田記

周應治

愚嘗觀漢文帝赦季布之罪而知英君誼辟其度量豈不超越尋常也哉文皇帝之言曰使練子甯在吾且重用之而語誦戮周是修者曰彼食其祿各盡其心竟舍之不問莊誦此語文皇帝其儼然漢高之度量歟而勸忠之微權寓矣嗣是洪熙之初仁廟特賜赦于四民穆廟登極遂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甲

詔秩諸公崆峒李公之視學也則祠祀練公於金川二泉邵公之視學也則祠祀太常于茲邑子守官於此每展先生祠下慨先生苗裔不留秩祀之外無以奉時祀者適先生之七世遺孫雲自金陵持牒來歸而予謀以居之飼之無得也則有慨然矣會縣治重修得羨金五十兩乃爲置田三十五畝四分地三畝五分以備時祭之需庄舍三楹以居耕佃又爲給牒復其身照生儒例使朝夕祠下以安先生之靈且識諸產坵段于碑之陰以杜後人之私相授受者脫有之卽以益賣官田不詢來歷之罪罪之凡此蓋亦仰體列聖勸忠之微意竊附李邵二公好德之盛舉也

爰為之記
田在二十三都四區名洲背上計十一畝八分
計五十二坵花土園地三畝五分計八片房屋三間廂房
四間西坑湖堂屋基一所計十一間門前魚塘一口田一
畝六分地一片三分秀溪基臺地一片又田四畝五分
地名大田上黃連樹下墳山十二所一地名黃家邊一在
十五都地名青龍潭上一地名東箱店背一在城隍倉背
地名剪刀坑一在三十五都地名黃岡嶺一在范草里一
在賀源下賀觀邊一西廂地名范家巷一新齒塊下名金
猶捕鼠形一在宜春詔君鄉名馬鞍山一在四都北坑一
在十二都野源又雜柴杉山一片分龍嶺為界

重建周濂溪先生祠記

明 劉堯誨 巡撫

先生在宋康定間以洪州分甯簿被臺檄來攝蘆溪鎮市
故袁人世祠先生在蘆溪道傍雜于闐闐間而垣堵不
備地且湫隘又當江楚孔道驛吏往往因之以館上官使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客其或盡室行者則假寢處焉萬厯丁丑予自閩罷歸取
道於袁驛吏具午飧祠中往謁先生遺像歎曰予力不能
為先生更諸爽塏而衛以垣堵也其終不忍以先生遺像
而代館人惡囂家居數月有命撫江西再過先生祠竊自
許下袁州守鄭惇典議徙建乃卜地得蘆溪市北聖岡山
麓故土人周氏廢宅也報可將擇日舉事予出公帑贖緩
若干金來佐費屬同知陶之肖董其事自戊寅夏五月至
冬十一月而祠成適兩廣令命下明年己卯春正予得代
過袁度蘆溪敬謁先生祠命有司具牲帛而告落成于先
生時在同有事者則按察司副使吳從憲袁州府知府鄭

淳典同知陶之肖萍鄉縣知縣常自新暨學官諸弟子具
若干人祭畢而飲落於寢歡甚按先生以宋淳祐元年詔
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迄今廟享遍宇內而宦遊如楚
蜀江粵每專祠祀之蓋地以先生重而後人不能忘如是
夫定崇尚以表俗顯聖哲以章志而祀事秩焉懿興修焉
良二千石所由以導民率屬而能其官固非所以爲先生
重而予因是藉手報先生此自爲職亦豈能重先生耶乃
先生之學載在圖書者夫固人人言之也而得于言外旨
者固難自手圖授二程造詣各從所契再傳而南而又遠
也然尊先生者無賢愚而皆屬之孟軻氏之後予亦楚人
也後先生五百餘歲往習靜山中從人究反終之旨而觀
於無窮謬謂得見先生竊意先生逝矣其必有不與俱亡
者故像而祠之期尸祝于世世將使求見先生豈與彼桑
庚楚同慮耶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萍鄉新創磚城增設護隄記

明姚一理知縣

萍以望縣名州聞天下而自漢迄元垂二千年載籍未有
紀城池者豈承安襲治可無備歟抑因循玩愒遇變不能
卒圖歟或運移事改興廢不可明徵歟母亦工繁費鉅當
職者視官如傳舍憚一勞而不遑爲久逸舉耶無論隋唐
宋元來竊據長驅事即正德間瑞賊百餘猝至直突如入

無人之境庫獄不守則以城池不備云爾隨因郡寇洊起
興築土城始其役者知縣胡君珮嗣而葺者知縣高君桂
但壘土爲垣無女牆迨嘉靖間架木覆瓦補敝支傾楊君
自治蔣君時謨黃君臺輩咸後先實力焉夫閱時觀變城
池繫重可前睹矣然考郡志載正德始築土城周圍一千
三百七丈五尺高一丈六尺址濶一丈五尺面濶九尺而
城圖亦繪沿城雉堞四面如一覈其實則當時惟築岝城
週止西北若東南濱河民居列匝未嘗有城又焉有堞究
其設險之所利賴此豈可以緩急恃乎今上明燭萬里心
聞八荒萬歷十年詔天下州邑未城者咸城之而萍鄉新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創磚城之議由茲始焉巡撫都御史王公承制發藩帑沒
官貲三千餘金檄郡二守陶侯令知縣沈君校縣丞周宗
復典史吳江共董其役初議岸城五百六十四丈五尺河
城二百六十七丈五尺而河城較岸城得九之三每丈砌
石爲基連堞高丈有五會工料磚物約金五千五百有奇
卒費萬計公帑數外皆縣設處充之經始於十一年春至
十二月而功垂成忽值洪水衝灌比十二年春河及岝凡
崩幾三百丈促工修補沈君尋以他事去矣功未及竣蓋
任事若是之難也夏巡撫都御史馬公甲檄陶侯親督終
役侯于是量日鳩工不愆於素趾基薄則培之馬道狹則

拓之措置有方綜理縝密費不浮而食不縮民歡趨之維
時守道戴公巡道沈公又以贖銀佐之民用益勸既逾月
遂告成功蓋始以陶侯而終亦以陶侯焉凡闢八門東來
陽西連湘南達秀北通楚四正門東南一小水門學前建
木欄植桃李曰禹門則侯自書額也冬一理捧檄來知縣
事欣然與兆姓齊民同觀厥成次年春兩道會日親行部
閱視城垣水衝要害諭以贖金十五砌築石磯三座用木
爲椿竹爲棧殺水勢捍驚濤一理無似初視事卽以城基
蓄水爲虞竊議木椿竹棧猶未足以支水患莫若於沿河
增設護城石隄長以丈計須百高以尺計須五濶如其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記

人可通行城得輔趾擬諸三磯功當數倍也顧所捐金儉
不克舉羸一理復請以修衙公直益之不足則取給於兩
造之贖入兩道報可遂如所請築之按郡城世傳爲漢灌
將軍作史無載筆而縣舊土城載於郡志亦未見實錄矧
今新創磚城增設護隄春秋所以重初城之書者也既有
紀述傳信則杞宋無徵終有遺憾矣爰記本末且圖勒石
垂示將來蓋以著聖帝廟謨之宏遠揚蓋臣經畧之靖其
而一理以涓滴承流洪澤有不嫌於紀實不容於自隱者
矣

萬曆十有八年郡侯沈公蒞政之明年也正己率屬隊舉
廢興民熙于業士勸于學因念萬載巖邑士有貧者乃進
邑令張君曰有司固須士則必養士貧不能贍于養之謂
何乃捐贖六十金令買田贍學母瘠母確母浮于稅張君
唯唯得其腴五十畝以復且爲之辨疆域定輸納悉實贍
之數又籍循環于所司用杜侵漁以圖永久不兩閱月而
事竣士無論貧不貧皆感侯惠而益競勸焉邑人彭君天
補述其事以張君意命記于予予不能辭且以甲告二三
子曰爾多士亦知上所以養士意乎上養士欲士知自養
也故上焉者唯恐不知士之貧而不能恤乎其貧下焉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聖

惟恐累于貧而不能忘乎其貧此上下相成桴鼓相應之
道也侯之養士至矣爾多士之自養何以哉夫人有治生
之田而亦有生生之田治生之田學田之類是已所謂生
生之田非吾心之仁義乎其天則自定不必正經界其靈
臺自明未嘗落塵滓其生意長存無慮旱乾水溢在多士
一反而求焉所欲必仁而非仁罔耕所爲必義而非義罔
耕母以私意汨沒其靈根母以功利榛蕪其大道母以異
端曲學莠稗其嘉穀時而遭際聖明則爲莘野之叟爲南
陽之夫事業光天而聲華炳日一或窮約其身亦必明道
以淑世軍瓢可樂則負郭無羨也敝衣可耕則金石其音

也若而士也斯謂不失其本心得自養之道有司亦得藉
手以報國家豈不誠幸歟不然者享不耕之食忘自穀之
謀甚則窒塞良心徘徊蹊徑退無裨同井之風進有負作
人之會若而士也亦宮牆之荆棘吾儒之根莠耳豈不重
辱此田而深負有司者之盛舉哉昔東方生之善耕也不
憂三年之旱不憂九年之水而唯在一勤君子之善學也
不以大行而加不以窮居而損而唯在一心爾多士其慎
念之哉

萬載崇文堰記

明張璧萬載

自昔聖人在上菽粟如水火而後民興於仁卽唐虞申命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吳

司徒俾衆著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而不胥與
比於禽獸則治水明農之餘始及焉彼其化民成俗若斯
之殷也而出之有緩亟行之未嘗無次第已萬學舊有堰
歲久就頽非所以時游息聳觀瞻而振青衿之氣也殊爲
缺事忽學博濮君之賓李君盈陳君之垣以修學建堰問
記於子曰此爾張侯嘉惠多士盛心也可無一言以志歲
月余撫然曰建學育才夫非守令事耶顧今菑沴頻仍所
在見告吾邑士瘠民媮卽豐饌僅望半菽以飽而令營大
役佐大費則力不支若夫以振作文教之事責尅靡待盡
之民竭蹶以趨其將興仁於聖人之所難而司徒之命不

問時之阻饑也况周禮十二荒政弛力居其一一旦二役
並興厲已之怨其何辭顧念之侯之奉公約已其瑾瑜比
潔而滄溟比潤也四三年所孳孳焉噓白骨而肉之雖屬
大役不重爲菑繫士也秀出乎民侯以士之故屬若民乎
其必不忍而以憂民之故遺若士乎謂師帥何故當救億
持傷之不暇而宮牆有飾俎豆有數先雋崇祀之所泯滅
於荒煙莽莽之中而莫可蹤跡者皆有所辨舉多士亦忘
其菑而敬業其中相與議明親義序別信之理而必不肯
放僻邪侈近於禽獸以蹈聖人之所禁更聚而謀曰侯誠
大有造於士士則何以不侯負思昔賢科武接夫非崇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堰之滯其秀耶顧今堰善潰而力倍於剗詢之堪輿家故
基爲良遂毅然修復鳩工聚材不越月而堰成旱則水有
所束而不至洩潦則水有所洩而不至潰庶幾學宮相與
不毀已余何知堪輿家言然學宮所廟祀者非孔子歟川
上之嘆水哉之稱則此水之關於道機蓋有取爾也侯方
以興仁明倫望其民而豈徒以弄筆墨微利達爲士望必
不其然無論多士不待教而興一旦入其宮睹腐缺爛
之易其故乎何可安乎庠陋儼棟梁柔桷之美且均乎何
可不就乎高明撫川流之浩淼而不息乎何可不
泗而契孔思自茲乘昌造會出則爲名公卿處亦不火爲

名需要之灾沴不常有而太平有道之日長雖使易世而後無愧於為君臣為父子為夫婦昆弟朋友而成可封之俗是所為不負侯矣是役也侯取諸俸餘工計日受直士有其樂而民不稱厲經始於庚寅二月之朔落成於臘月之望侯名履中字汝用出晉陵世科其諸惠政不備書

萬載潭頭橋記

明 彭自新 萬載

夫有功德於世為其足以垂永利愜眾望也執因果之說者酷信浮圖修崇梵塔誤以為功德而孰知其非然也功莫大於造津梁德莫重於濟病涉以故口碑與橋碑並傳不朽湖溪李君耀芳居傍河隔一里許有潭頭山山下為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吳

潭潭內起叢石如傘蓋狀為一簇水口山至今人文蔚起風水之說實關焉潭傍一小溪泛流為高新湖湘通濟春水濫溢行人苦之李君集族眾之財力首先倡率鳩工運土甃石砌管始於萬曆甲午秋於乙未春告成題曰潭頭橋因傘石故名人多題咏橋既立為一鄉之觀遠近過客免搢衣涉險之患李君之功德其有涯際哉予與李君姻表其族庠李邦俊等屬予為碑文因不惜片語為表揚其功德是為記

鳳竹徐公生祠記

明 張春 新喻

鳳竹徐公始令宜春擢南臺也越十有餘歲而袁人有去

思亭之建鄉進士迎川楊子記之矣又越十有餘歲來撫江右公視列郡如一而爲置學田袁所獨也太史鳳林張子記之矣時袁人已有建祠之議公聞峻止弗遂其私蓋嚴氏產連數郡官旣征其租賃佐軍需歲額取盈耕住者罔避荼毒若枯若竄數郡皆然而袁爲甚公廉其狀會疏奏乞斥賣爰直兩便官民學田者特袁產匿報之一端耳袁人昔茹苦滋于他郡者感德更深相與籲天而祝曰微公曷活我公擢司空往又數歲感而祝者曷能頃刻釋此祠之不容以不建也士民易梯等遂倡前議捐貲鬻地鳩工聚材爲寢堂成若干楹肖公像于其中爲前堂一爲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哭

一廣稱之而各易以廂室繚以周垣制閔且備矣先是嘗白于郡侯景山程公未及成而遷去茲告成于郡侯雲洲鄭公請勒石以文用垂永久予惟實政之孚積久而益著中心之感愈抑而彌堅是祠之役也公能拒之于相臨之日而不能遏之於旣遷之後斯民之直道尤章盛世之古風攸復豈非久而益著抑而愈堅者乎然人皆知公位日崇澤之廣被化之大行易易耳而不知其有所本也夫造家者始之拮据艱難亦孔瘳矣已而宏展厥猷規畫素定爰啟甯宇紹厥祖世篤其惠斯承庥也曷有旣哉故聖人以綢繆牖戶爲知道之咏言立之預也燕翼貽謀爲數世

之仁言流之遠也公筮仕時卽計袁之利病若何罔不係
貫於中力所任任而爲之所弗克者任未究也則江右之
政孰非素定于袁者推之耶而袁人世受其賜矣然又非
始于袁也公家食時卽殫精于邱支莊衍義補一書凡天
下之利病其暫可行與久而不可易者又莫不條貫于中
藏器待時動有矩矱當繁劇嬰變故身所未經者若熟讀
衆所難決者可立辨匪蓄之預能耶是故爲賢令爲名御
史爲良藩臬爲衛社稷大臣數歷中外所至霑渥誠孟氏
所謂有本者如是而可徒以崇位掩其實德哉公之嘉績
在在頌述江右之績又槩見于會城遺愛祠記中故不具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五

論茲本袁人立祠之意謂其德之及于袁所以繫袁人之
思者如此而不足以盡公也祠在郡城東之通衢諸與是
舉得附名于碑陰

萬載重修南米倉記

明 畢懋良 知縣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予捐
資庀財鳩工補緝者六豎造者二不費民間一粒越閱月
成子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都苦于南運小舟苦
草竊大舟苦風濤至自都石石而輸之又苦捆載所費詎
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任之雖竭家以從猶且不給予
益以三千石南布邑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腳耗銀給

票令自催收不從官中覓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被
各都置悉余酌定不假手吏胥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
自以爲得蘇息乃余猶以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
空力以效國課終不若優游閭里者之爲逸也自彫疲既
久豈能頓復因于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予所以優恤
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子兄弟永守之若立石後譚
營造非予意也是爲記

宣風大虹橋記

明徐之孟推官

宣風舊有大虹橋更木爲石自陳使君使君始事由署萍
今竟事亦署萍始于甲午冬月竟于戊戌夏月橋費可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至

金越三載乃落成詎不難哉而使君以千金之橋不請帑
金銖緡曾弗以此益贖錢又無動民間一石一木一船一
夫不得不需歲月歲月積則工餽靡爲之益難然上爲文
法慎重下爲脂膏珍惜中爲官守兢持惟知一勞永逸利
賴實多而甯需歲月靡工餽勢固爾爾工訖使君走一介
告於子曰可以記矣予惟始天下事不易成天下事難成
天下事不易方其始而卽圖所成及其成而克竟其始者
尤難方使君之始之也疇不謂使君難其成及使君之成
之也疇不謂使君奇其始總之斷于使君之果念耳果之
言誠也一念果誠可以動天可以格物天下無難事于橋

何有觀斯橋也知使君無難天下事矣天下事以無事事類因循而遺切要以有事事多擾攘而滋勞傷惟是酌于有無之間不以秦越視民不以傳舍視吏不以我始不必我成重首事不以我成不必我享委半途當急則急可緩則緩貽千百年於永逸而民不見勞斯善天下事者也使君其熟籌之矣茲役也仰成使君慨施勤督賴鎮尉易君乾重使君之舉疏勸處助子亦微有心焉繼使君設法董役豈襄其間于陸令公不沒也陳使君諱啟孫判袁先後攝邑事浙之餘姚人

袁先生祠記

明錢 檟提學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漢陳仲舉爲豫章守甫下車而首訪徐孺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爲美談予癸巳承乏袁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于古有袁先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名郡爲袁州山亦爲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圯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于宜春臺遙望故址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憮然道故高刺史請以身任之不一年祠成徵子言爲記且曰是公故志也子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

方及生長茲土既沒而人思之爲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
足而卽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矣至以之
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巖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與先生故
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鮮聞者如所稱徐
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
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旣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尤足重
也及欲數其事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卽徐孺子陳義至高
亦塵厯炙雞絮酒遠酬故人一事爲可稱繇此以談士君
子砥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勲猷哉而孺子不
遇陳仲舉亦何所託以不朽千載而下誰知南州之有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士故闇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
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尙未舉行
非先生之不能爲孺子固子之不能爲仲舉耳顧前此自
歎至今莫之舉矣而子始欲舉之卽子欲舉矣又不克終
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而陳司
馬經營尤力卽其故山佃金得百餘不煩官帑宜春周令
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爲堂五楹奉先生於後而前堂亦
五楹爲講堂左右廡各十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
如屏秀江若帶學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甯不
足一當先生乎刺史高名爲表番禺人司馬陳名敬孫餘

姚人宜春令周名應何吳江人皆得並書

重修府儒學記

明 鄒元標 吉水

予昔過袁觀其山川秀鬱澤宮宏遠入其堂一讀盱江記竊歎曰譚澤宮者率豔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若神遊其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記之力入我明來凡幾修矣迨以年久殿堂齋廡頽圯日甚諸生李靜春袁輝春李素等上狀太守汪公公慨然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道諸使君而佐以贖鍰計百有餘緡于是頽者起舊者新學宮煥然學博林子若全偕諸生黃同寅黃時選等將汪使君命謁記于鄒子鄒子惟盱江一文卽善爲辭者亦多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書

披靡矧元標腐儒其何能爲役惟是憶盱江昔所諷諭多士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值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甚高或有所激云然子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姆母愛其女然姆母訓其子也居嘗限以重關節以佩玉卽寢則結其身旣字于人惟告之曰無違夫子及采蘋采蘋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斬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萬一事窮時危蓋出于情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如何雖秉大義者時揚權一二以厲世磨鈍然亦非貞軌彰教者所忍言也故上古曰教曰序曰庠總歸於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其常以故歌詠有

章進退有度鉤銘有方藩籬絳結何周以密皆所以與其志意束其筋骨鎔其躁心歸于中和內而修身繕性由家而鄉而國而天下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覩一焉顧近世之所以爲學者平日視澤宮爲贅麗足終年不一至號穎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旣得青紫眎前語如芻狗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爲利祿計視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曰荒袁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于道也直反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生不虛生必不虛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勗之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刺史以學爲政欲元標一言其志欲復古不汲汲簿書期會間可知元標言得無有概萬分一乎若謂與盱江言稍殊指以元標有怯志則吾不知矣汪公名若冰以南京民部郎出守粵富川人同知金公名錫周臨海人通判李公名鳳毛太倉人推官王公名隆德桐鄉人宜春知縣劉公名汝芳宣城人咸樂相其成例得並書

巡道王庭梅禦寇碑記

明張承詔 分宜

江西袁吉二郡界連楚之醴陵攸縣實湖西一大咽喉東南半壁實式憑之國家建侯弼服樹之屏翰特簡藩臬重臣彈壓之保釐安集於是乎在誠慮之也誠重之也爾來

寇氛劇熾吳楚粵蜀蹂躪殆遍幾入無人之境袁吉甫者
累卯凡一切固國防禦之畧著爲令下郡邑畫一守焉歲
丁丑賊果犯永新公以素所料理者率義勇麾之去已而
寇復大舉自湖湘西下勢如破竹直抵萍邑萍邑兵不滿
百其何能支公提兵兼程而進時子月晦日公同守道郭
公袁守解公分門防守公守北城解公守西城更番調度
如繹絲焉賊至卽攻西城堅銳弗克旋攻北城北城門之
秀江橋臥如虹左右翼以石欄屹然險矣然我視爲險賊
借爲利蜂擁竹蓬攔蔽而來矢砲所加如雨復造雲梯交
攻西北公置蹲砲墜其梯賊一二巨魁人心益鼓奮滿夜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襄

復募士渡河人持一炬出賊不意賊遂喪膽舍北而東公
率諸僚屬若別駕陶公司理陳公暨宜章公指授方畧殺
賊百餘時部院解公所發援兵先鋒已至東郊萍鄉程令
借楚兵適至賊冒雪夜遁去咸疑兵之神如此而不知公
之神於用兵也語云將重而兵不擾公之謂矣計城獲保
全無恙西北城功居多乃羣策羣力公運籌制勝之力尤
多嗣是而議修城鑿池設兵建營以圖善後無不至詳且
盡是公甯輯一隅而捍禦在全省整飭一時而利賴在百
世公覆庇之休甯有旣耶袁郡城賴公再造僉謀爲公不
朽屬子袁鳴屺年兄季子克昌奉書稱幣徵子言予定曰

昔名賢有功於世者如庚桑之畏壘支翁之中蜀仲鄉之廬江召公之百陽政化翔洽溢爲謳歌祝頌永矢弗諼公之功不先後美耶公前督師勤王功在社稷由此而晉秩樞垣入調合鼎以安哀者安天下復以安天下者益厚吾江右勳名事業光照史冊甯僅僅碑碣足爲公表其萬一公諱庭梅號如谿登癸丑進士見陞四川按察使

新置學田碑記

明袁業泗 首春

今皇帝在宥之三十七年郡伯汪侯涖吾袁且三載矣寬而栗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廉九德咸備吏民畏懷諸敷政弗能殫述獨置學田一事勵人心維士風關係久遠安容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無言以紀不朽竊惟朝廷廣勵學宮給以廩佐以膳規制亦云備矣而學田何居尤當事者周思曲慮嘉會無窮已也我江侯政先教化毅然以興起斯文爲已在獎恬靜退陽鱗日有會月有課親臨校閱弗塗空文諸所勞費割俸勿問大造我袁士亦旣渥矣猶以爲國家尊賢養士覲食報于他年有司當官儲材甯飾采于一日不可以當吾世而失遠圖必置田遂捐金七十餘兩得腴田於高坵周家坪處歲租七百二十二俾諸弟子員永永藉焉已又慮往時學田出入一乘學使究之士未沾升斗而文移簿書往來勾校反爲學擾侯曰吾設田獵虛名耶悅當道耶將令

曰下士飲食我躬翼我庶一日有天地則一日有吾澤
在故田設而上不請租入而官無與收支惟學豐儉惟學
一切賑貧弔乏惟學厚諸生以實而勿擾諸生以名嗟乎
士固有志不振則不厲士固有氣不養則不厚二三子亦
知汪侯設田之意乎修禮以耕陳義以種講學以耨本仁
以聚咀其華沃其根晬盜有徵四體充盈身之肥也父慈
子孝兄良弟恭夫信妻貞長惠幼訓家之肥也嘉謀嘉猷
我后賴之大法小廉百辟式之國之肥也或司封疆或領
中原邊鄙安瀾黔黎輯睦天下之肥也則我汪侯今日學
田之設毋乃欲二三子肥其身以肥家國天下乎不然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袁

徒希心于利達滿志於溫飽使下士大笑之而亦甚非我
汪侯建田雅意矣夫天下靡學無記獨吾郡學記海內奉
爲尸龜總之忠孝兩言耳今汪侯平明之政不減於祖君
而修學設田之旨遠振夫忠孝此異代而同符曠世而一
轍者也二三子亦悚然于中否耶是用書其基址稅畝租
利俾後之君子清而理之勤而撫之母忘當世之首事者
侯諱若水富川人丞金諱錫周臨海人倅李諱鳳毛太倉
人司理王諱隆德桐鄉人同心協濟例得並書

盧洲三元閣記

袁業泗

按盧洲盧狀元肇讀書處臨洲之上品故卓絕初登石以

志千霄韓昌黎刺袁時西北有慶雲見洲實當之不數年而肇大魁則洲名尙矣後石移東湖張南軒且謂其挺然特立望之似汲黯寢淮南氣象嗟乎一石猶繫人愛况茲洲哉時代遞遷滄桑互易志士高人徒懷仰止一日鄉紳士民僉曰狀元洲雄據中决迴瀾砥柱一郡鎖鑰矧盧君賈式臨之建閣壯觀實闔郡利賴時郡別駕毛侯從中愆懸之注向鼓舞適中州李侯貳守吾袁兩攝篆得修舉盧洲忻然首肯親臨賜額前後指金幾三百毛侯與司理伍侯邑廉侯各指金有差一郡士夫同心捐助三元閣不日成矣障以石岸周以高垣繡栢星拱綵柱雲連門廊亭臺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堯

漸次重構下蟠地軸上膺天樞中流峻起四望崢嶸南瞻大仰則鄭拾遺書堂在焉雲臺一編載入金匱至今炳炳北眺袁岡高士遺跡清風萬古西顧北巖遙對昌黎文饒遺愛猶堪墮淚朱幡墨綬暇日登覽倘亦有甘棠思乎東企釣臺以下徵君之風采大常之忠耿動少微貫日月吾儕亦有意乎荷歟茲閣成而神靈護綏波恬川澄月恆日升鍾英毓秀洵足美已然則地之靈孰翼之靈人之傑孰助之傑閭閻之豐盛孰錫之盛工始于歲乙卯竣于丁巳計費金幾二千餘此時予方解政歸養首事者索文予不敏聊記其剏始如此且議狀元興復之機云

重修秀江橋記

袁業泗

按府志秀江橋始末天順八年夏四月橋圯知府劉公懋因舊基修復民德之陳定記繇天順至嘉靖二十三年時百餘歲矣正月初橋災分宜相國發賜金二千七百兩付嗣蕃召工甃石修築橋成奏聞世宗肅皇帝賜額廣濟大學士徐階記煌煌寶翰昭回史冊迄萬曆戊子年水衝北岸橋一甃宜春縣侯蔣公應震補甃捐金六百兩未嘗病民至萬曆乙巳年全橋盡圯止遺北岸橋一塚病涉十餘年往來苦之知府黃公鳴喬縣廉公養貞命工復仍舊基築甃里耆陳國鏡劉復吾等監造不肖泗董其事其費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本

千餘金柱石欄杆儼然如舊無何丁丑寇迫橋壞時姪繼威有維揚之役語曰此橋不亟修後將不可支遂捐金五十兩屬里耆崔楊等貶修荷郡大夫解公印簿指貲召匠採石泗亦與監督募年完整如故遂費金二百六十兩眾力共成橋始末如此橋之前曰盧洲乃盧狀元肇讀書處今泐三元閣併盧祠在焉泗與修記文閣之後爲震山建文筆峯其上實一郡大觀知府王公猷縣王公家賓爲記茲併付碑以俟觀風者採焉於是系之以銘銘曰富平旣設洛陽亦突賢路且通匪云利涉桃花翠浪銀河直上虹跨萬年唐虞齊唱時崇禎十三年庚辰歲也

重修珠泉亭記

明侯世屏 何知

夫珠泉亭何昉乎闢疆於泉水嶺結亭其上而亭下一泓澄碧濺湧如玕珠自中盤折九曲漑田萬頃蓋兩居其勝而名所由來矣且綰轂南城對春臺相輝映而此泉襟帶以陰消其鬱攸之氣若天所造焉洵郡治一勝觀哉奈歲久日圯而從東闢門於形家亡當也泉之上有臺則跬步靡騁矣泉之下有樓樓之旁有廊則一木莫支矣垣之坳途之弗池之堙城之塌將爲鹿場鼠壤矣莆陽黃太公三年報政百廢俱飭一日攜予與攜李劉公龍水孟公觴飲于其上因歎曰以名勝之區陬陔如斯甯得不一繕葺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李

乎不惟負山霧且負茲游矣輒遴委檢校韓朱錦董其役恪奉公畫諾公悉捐餐錢辦之迺卜日興事陳畚揭蘊沙礫撤曲廊纍層城夷沮洳卽一椽一堵一瓦一石不以問之民傭者且計日受直門闢中道將將爾堂增疏櫺矚矚爾樓拱兩翼業業爾臺廊方丈平平爾池湧渙文湜湜爾壙繚重圍汔汔爾途表夷庚膺膺爾卽袁江多佳山水而思清冷之適也高明之觀也舍此其奚之哉蘇子曰人之居乎此也必有以樂乎此也居則樂樂則不去班荆燕胥極悵懷萃蓋景與心會也與公猶慮守者莫何新構罔功募僧性存守之復于在官田塘之內度肥瘠而輕重賦之

田多者割半而僧自爲之耕塘腴者徵租而食其餘于僧不費不擾官民兩利皆公心清如泉與民休息意乎嗟乎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坎以潤于下離以炎于上陰陽互媾以消息其機天之所以示象于人也五生不相殄五剋不相逆饒減並用以變化如燿人之所以補大於天也撫茲一泉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然因泉以名亭因亭以濬泉收坎之潤以洩離之亢天乎人乎其斡旋造化者之善權哉公新其堂構俾此嶺此泉以競秀於南城也其名亦藉以不朽是公大有造於袁也夫卽以之斟酌元氣持衡天下可矣工剏于仲春造成於初夏公始適然曰盍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觀乎同儕相與臨流舉觴喟嘆移夕予不揣不嫻於文援筆而紀其事公名鳴喬字啟融莆田人甲辰進士萬曆庚申歲季夏望日

重修宜春獄禁記

侯世屏

余攝邑甫三月守者控獄疫易種而行交相爲痾心甚惘然例舉祀典以禳之躬事惟謹不踰旬有起色予因嘆曰雖茲勿藥有喜豈天實式憑之哉或闕政以召之幸不厚罰耳輒檢案簿覈之得成獄者若而人疑獄者若而人約計百有餘余又嘆曰凡此交臂厯指稿項黃馘者獨非民乎萃百囚而其處五楹氣有滯陰憤盈而不可解宜其疫

也余敢激天貺爲己力乎然萃者宜渙窮者宜通各有甯
宇迺無恙譬之越人非能隨痛而調藥惟摩息脈血知病
之所從生也斯可生矣於是相其中隙地廣輪數十丈特
捐餐錢創五大楹鳩工掄材絕不問之民其成獄者居如
故疑獄者移之斯構爰得其所若起白骨而肉之庶幾免
於災乎嗟嗟緹室之灰吹從暖律騶虞之治行自春田蓋
春者蠢也言萬物茁茁焉呦呦焉以有生也矧園土寃林
豈盡奏當生生之德能不稿乎顏其堂曰春回寒谷俾慈
惠之長目擊心動求所以生之乎放生之孔有萬而生生
之心不一有慘於名理人莫予禁者則以臆斷爲出入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待生於喜愠之遭也有昏昏無辨以獄爲市者則以聞說
爲輕重是寄生於左右之口也亦有知天鑒在顏持法明
允者然上疑心與疑無必其中孚也下訾耳與訾無必其
允服也究且無當其亦寒也哉周官以五聽求民情呂刑
猶曰丕蔽要囚服念至於五六日此墨墨求生之心可想
矣故司讞者不可先逆高門之報而惟執犯蹕之平也不
可先怙照益之哲而惟協釋滯之規也不可先密箝勒之
網而惟快愀刑之衷也不亂法不峻法不任德不任怨明
恕而行秉之以公則春意內益生機外溢是不尸其生者
迺其所以生哉何者天無心故歲功成也人亦無心故刑

罰中也噫操一好生之心獨五刑之惟兢兢哉充而拓之
化滿春臺矣敢以質之同心者斯可以爲宜春令於是次
具本標爲之記

文筆峯碑記

明王嘉賓 知縣

予令宜次年壬戌會新天子首選南宮士子宜稍遜他郡
豈帖括未遽狎盟中原抑山川靈秀作者甫洩待者後興
乎往間之形家龍自南來水從東注層巒疊嶂非不環拱
而秀江一派瀉盧洲尾遂北眺則灣抱之脈微奠砥柱之
力峻也因相與謀之袁觀察朱明府楊學博諸鄉紳及孝
廉弟子員咸議建文筆聳鎮之興數百年所未備并頌頡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益

十二郡以補坤輿之缺乃營度水口山麓築文筆峯九丈
屹然中立俾潺潺散漫到此關鎖不惟風氣凝結郡邑嘉
賴將毓爲人文連翩鵲起繼盧易而大魁天下實復式憑
之江西諸邑不推袁狎主齊盟乎哉是役也始於天啟二
年孟夏落成於三年季冬諸鄉紳孝廉弟子員不約而同
義捐所餘善耆陳國鏡等實董其成區區予捐薄俸數十
金不過隨郡大人公助後爲地方舉墜固有司事何功之
有焉始末當別有紀敢援筆纂歲月云爾糸以訶曰崔巍
者峯倬彼震方挹茲辛流迴瀾於狂濟濟多士應時其昌
於萬斯年邦家之光

萬載城隍廟記

明 韋明傑 知縣

邑之有城隍祠其規制與邑廳事埒夫豈虛崇廟貌將金湯實式憑之歲有旱澇則令茲土者必以告神爲之請命於天亦猶民有疴癢邑令爲之請命於上也萬固巖邑地當四塞鄰境有警則風鶴皆驚而城垣之設初制苟簡近益漫漶與無城同奸宄更復叵測且田居山陬狀如樓梯十日不雨卽苦旱五日連雨卽苦澇故予嘗謂爲令於萬難而爲神於萬亦難自予承乏若與神精爽相接八年間禱雨雨應禱晴晴應間者小大之獄默禱於神神亦必先告之卒使囂者以定點者以馴卽無歲不被災沴無年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奎

罹鄰寇而猶能存其子遺寢其睥睨則神之照臨茲土者遠也第廟貌儼然而顧瞻廊廡門寢日卽於頽亦復與廳事埒余謂廳事爲令所出政天禍不德葺而復壞以昭其過周應爾爾祠宇爲神所棲依神則何咎可不謀所以重新之乎而一時會首辛張汪陳楊周彭李潘龍王龔林等遂相與踴躍醵金鳩工不踰年而門寢廊廡瓌瑋壯麗金碧輝煌通邑士民舉欣欣然余曰是可以彰隆報矣會余遭斥逐羈繫於袁爾時楚寇竊發自昭萍窺伺袁郡余日與袁之戍卒更番守堵登陴而望曰是安得南風不競蠹茲狡奴不比其轅乎則幸有神在耳不然焚劫之慘適當

落成之時將神之捍衛吾民者謂何且非一方所以崇廟貌之意也而精誠所至夢寐與神俱亦遂若振髯而就余應之曰唯唯卒也狡奴反風滅火三至張家山下不利而退豈其有神兵在耶夫乃知神之果能捍衛吾民而民之尊崇吾神爲不虛也嗟乎余惟不能爲民請命而議蠲議緩動而獲咎神直能爲一方請命而水旱盜賊保以無虞神亦靈矣哉雖然神之爲道上通於天必能下牖乎民繼自今時其雨暘驅其游惰化瘠土爲沃壤起不毛爲樹藝呼哀鴻而還集變頑梗而急公其以崇事神明者崇事長上使盡滌肺腸以無累後之賢者余卽斥逐歸休乎猶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六

逃聽風聲以無忘八年對越之忱一時經營之盛云爾故不辭而爲之記因以昭告之若衆姓樂助其費若干緡則命鑄諸碑陰可也時崇禎十一年孟夏月

萬載龍河橋記

韋明傑

邑之有龍河橋與城連亘作一邑藩維上受竹山烏溪諸水下入龍江余前堰記所稱風氣屬焉扞蔽藉焉然勢當其衝旋築旋圯有元太史譚自廣子孫世居其左創而新之實五世於茲因名新橋嘉靖間新之者爲譚鉞已而鉞之子登龍繼修焉至萬厯丙子壞新之者爲登龍之子熈熈之子嘉猷嘉謨佐修焉至歲己酉又壞嘉猷之子經濟

屢困場屋思人文不振繼志重修率弟經世經綸伐石鳩工經始於甲寅越明年乙卯落成蓋其時復罹水患捧土於河口與狂瀾怒濤爭壘而角勝至費數百鎰不惜且也舊列二墩中流柱砥水勢磅礴一時旁徒立壞民居茲去墩易三洞爲一更加高廣北前址益又蜿蜒壯觀登斯橋者曰美哉津梁乎雙虹倒影南浦枕波碧流漣漪滔滔乎汨汨乎無不望斯橋而北趨至斯橋而迴瀾矣譬之人身石洞烏溪則任督也龍河錦江則尾闈也學前在三江則井營俞會也脈無壅闕而氣有旁鬯一邑之水如渾身太和然卽昨年乙亥陽侯復祟其懷襄滔天殆甚前丙子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西而斯橋得以無壞遂使城市之民免於淪胥將來風氣其轉乎一時人文蔚起與勝概俱新鎖鑰長城與山河永固則橋之功大也夫以橋之功大譚氏父子祖孫其又可少乎哉余初受事登陴而望見斯橋之屹然嶄然以爲疲邑有此是必衆建不拔者不則請於公仰給縣官必歷數令始得享其成及讀次省徐公碑始知譚氏世澤在焉余爲補建左關麗譙使沒水得石猶纍纍不絕其有餘於石者爲不惜傾囊而出有餘於德也溯往推來則譚氏克紹前人光自此世世如新當與康樂津梁之表一邑者同不朽矣謂之新橋也可卽謂譚氏之世澤橋也可喜而補爲

之記

萬載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於烏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龍河
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爲邑者譚煜世建橋之下
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利而一邑之風
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祟其勢高出城關門
橋堰一時盡圯甲寅秋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
越乙卯復圯再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
則僅存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
而訟兩臺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逡巡二十餘年徒望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奕

而歎予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見水門高廣以
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閭洩之風氣大散乎且新上之
民飛駕小艇闖入城河設有姦人暴客溷跡其中何以譏
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曰是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
嗟于眾心之不一專利之多口子曰碓則私而堰則公以
一勞貽永利以利益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
一方之扞禦者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
矧有憲檄在卽尚利庸何傷于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
積薪負土畚鍤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旋築旋圯予
再葺以作其氣終不以一費廢九仞也已而事竣相與登

城凭橋眺望二水洋洋交瀦學宮之前迤邐虹橋滌迴筆
架無復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
大有裨于人文之聚乎水陸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
上流塢溪樹以石柵龍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
篙師舵伯銜尾而進爲姦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
又有益烏干振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鏹若干緡爲譚姓通
族科派有差議以朝夕錐刀佐歲時所葺所謂因利以導
之不損民財不費官帑而實陰有造于全邑者也乃其經
營拮据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不致問諸水濱以
有今日則惟譚君之功予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堯

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姦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讐而重
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萬載增修學宮記

明鍾 烱分宜

高皇帝定鼎之初首詔天下郡縣設立儒學崇祀孔子聯
以師儒董以守令育才儲俊黼黻皇猷列聖相承世爲法
守今上御極以來勸學右文詩書之教炳焉萬邑雖僻處
一隅而章縫之士被服教化駸駸嚮道乃廟貌傾圮風雨
剝蝕齋廡蕩然生徒皇皇無所登降先時令茲土者逡巡
莫知所舉崇禎己巳冬韋侯以名進士綰符茲邑既下車
謁廟與諸生講論畢環顧悄然曰學宮剪焉勿治委釋奠

於草莽以辱先聖之靈卽博士諸生能恬於弛余可晏然坐堂皇臨士民而置之乎第席未温而役驟興恐傷民心且圖之越暮年民用嬉遊度可興工遂慨然捐俸釀金鳩工庀材進諸生而疇咨之度料經費推學博徐君董其役徐君宵旦經營不遺力偕薛君蔡君襄其成肇功先師廟次庶次齋舍次啟聖祠又次鄉賢名宦祠大飾其舊棖敝者撤棟撓者易垣傾者築門戶階除登砌如砥是役也經始於崇禎壬申春仲迄功於季冬至今宮牆巍巍齋廡翼翼休哉文教仰承祖宗培養人材今上壽考作人至意真千載一時也諸士峩冠博帶遊息其中可悠悠泛泛無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起欲躍之色以副侯嘉惠盛心平夫豪傑匪以地限也棟梓之木植於幽巖曲岫物害不侵人跡罕到用全其天爲棟梁之用重淵之下有神物焉深藏以養鱗甲然後風雨奉之高翔青冥之表萬邑賢雋先後雀起代不乏人卽今風氣稍遜而諸士孕蓄已久正精英鬱而欲鬯之會精英何在生氣是已孔顏授受曰己曾子子思曰獨孔氏私淑曰我統之曰生氣生氣常王宇宙常新生氣常流宇宙常活噓爲文章挺爲節義皆是物也若沾沾焉爲陵陽之泣爲蹯冶之金視高足揚飄忽不稽覈駕詭御雖有生也與稿同則宇宙之大隱也諸士沐侯之訓必有真才真品輩

始還籍來袁能其官孳孳詢民疾苦訟牒旁午罕留滯
民以故不寃少閒進諸博士弟子員上下古今誘之以忠
孝厲之以風義酬唱講評衍衍如也甚者爲諸生授麟經
被服儒素數抵張生塾不稍勸顧獨峭直少喜可嚴格律
人請謁莫敢干以私迨其去袁也卮匱匕箸凡袁有者委
諸袁橐無長物數卷圖書而已况公強仕方出爲時用一
日預擬歸隱圖自書其後云讀書學陶淵明不求甚解飲
酒似邵康節最喜微醺未幾果以名御史予告歸杜門掃
軌殫精論述四方贊其門者公傲湖學課之嚮服日以衆
公後先束身涖官愛民造士類如此予繇是知公服膺理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學非一日蓋所得於濂溪者爲多而袁士民今日之以書
院祠公視昔祀濂溪相差埒盛哉雖公去袁弗獲朝夕親
炙袁士民食公之德佩公之教登斯堂也若或見公焉相
與講磨漸漬重廉恥敦禮義烝烝未艾也公所貽于袁何
如哉或曰書院與時信誦幸不幸存焉當熹廟時攘排正
學毀書院瑄祠遍天下賴今天子撥亂反正正學復大明
於世公書院得歸然存謂非幸哉子曰若公者徒以書院
廢興重輕乎哉書院不能無廢興公所繇有是書院在袁
士民之心者雖百世不祧可也語未竟張子爾公適謁予
予具以臨侯言告張子張子曰今天下郊壘貽辱忠孝蕩

然書院非獨祠公公教澤是繫推公學以教來世匪私也
不可以無志遂記以歸之書院經始於某年月日落成於
某年月日公名相說字懋弼號鞠劬直隸秦州人登天啟
壬戌進士諸始終是役者例得書書於碑陰

西城三官祠記

明袁繼咸 宜春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治矣軍旅之事受命于廟受賑
於社犧牲玉帛必虔祝史陳辭可以一戰乎而或曰未也
民神之主也告民力之普存者先成名而後致於神故其
道有神之聽之而無聽于神以爲聽于神必據荒忽而邀
不可知之福據荒忽而邀不可知之福必棄百姓而廢當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成之業爲民之心力無所不殫而冥感元通恍恍若遇焉
匪必其果有神卽其果有神而予以爲非神也爲民之誠
之至也大守西安解公鎮撫袁山蓋亦有年民大和會神
罔時恫丁丑仲冬楚寇闌入以爲公憂公聞之投袂而起
劍及室皇車及于市而寇卽齧指宵遁謂非威神之所攝
歟公因是以稱畚築增城隍謹訓練畫郊圻多儲倚象物
而動浹旬而具官修其方民忘其勞郡西門外舊有三官
閣賊行火矣公移而更新之兼廟大士而妥之而民益踴
勉從事公曰疇昔之夜禱實見夢於予夫夢因也想也帝
座鈞天可以遊聽必無夢乘車入鼠穴憂危綢繆至意徹

于先醒如呼神明而語之假實則不至而靜日以幽求終
乃頽然而寐矣且三官之名不載於祀典大士之祝不領
於祠官脫果有知豈不能于周廬既燼之餘歸然靈光自
泰脫其志果在禋祀豈不必出光怪驚動福禍以邀百姓
而乃徒向公乞靈耶神所憑依將在德矣於彼乎於此乎
有其取之或屬或不屬耳至人之體質氣燄神之所藏卽
神之所附也力有難全毗庶獻之而不能受道有必達魄
兆繁之而不肯去禮樂鬼神各虔其職兵農喪祭相錯爲
理無所借于彼而獨存則爲彼之所借矣故夫雞蟲之尊
赤白之雄匪眞大黠巨敵也寇至之無時而民生之不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匪在燕閒可徐取而安定勞求之也公閔皇之忱如達於
面而劫盜之効已形於手爲民之誠之至不以大小險夷
間也其徹人天而感冥漠宜也今者室戶相交本末不撓
民曰幸矣神之格思其有據乎則又或致望焉曰享祀豐
潔何以報我永爲茲土禦災捍患乎世無不更張之治法
而有能不攜貳之精爽嘗循覽往事城郭抑已夷井木抑
已湮崇功報德之祠亦且散爲寒煙蕩爲冷風而中獨有
耿耿長存者爲民之誠之至不可掩而不可射如此夫子
旣歛公之爲神依而更歆神之知所依也雖曰有神焉可
也是爲記

邵伯解公鼎建各營哨碑記

袁繼成

丁丑之歲仲冬晦日臨藍巨寇數千蹂躪攸醴踐掠昭萍勢如破竹隨長驅抵袁斫門豎梯畢盡攻城之技勢耽耽必下若瑞若臨堅虞唇齒幸邵伯華育解公專城斯際殫心瘁力不辭巖風凍雪嬰城固守時郡之西門正寇之首衝一面也公不動聲色率兜鍪介冑暨闔井効死之衆捐金激犒更分泚各寅僚共相協防公平日威信固結雖敵衆我寡鏖攻七晝夜其如瞋目雉堞者堅壘具在人心公旣暇整寇已失其銳矣會部院以調遣臨郊及程令乞楚師兼至公啟壁來擊俘殲無算衆孽遂踉蹌遁去孤城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繇幾危而復安也然公豈旦夕獲茲殊蹟哉公下車正值洊饑後流離瑣尾而公茹檠捋荼多方招撫屬楚氛隣震除器飭備百爾繕葺著有固圉要畧諸書爲未雨徹土之防讀者蚤知公之籌算遠矣寇遁而衆方相狃公獨悵悵旣割俸增築城闔復深隍渠徐進鄉大夫士庶而前曰若曹雖僥倖以有今日而近顧虞壙遠顧虞關隘善後謂何補牢猶未晚也爰稽舊額精兵數百星散各邑統無專閫故武備弛而緩急靡恃脫今徧不益兵將有險無守雖孫吳罔以制勝兵議募一千用六百均隸郡萍而分隸分萬者各二百額益兵則措饑置帥營房幕府勢必關隘要

地連彙並舉因謀之紳衿父老輩白諸當道既許可仍協謀詳酌凡官餼兵糧供應器械若而費再三較訂尤懼以安民者因民念袁賦什伯他封邇來兼苦寇餉而編較萬不容已因是痛心疾首每縣酌衷厥獻以給公需貯厥資以備餘費務期公私兩便無憾而後即安蓋凡我公之所爲正極難耳公爲其難而一時帥閫兵營以暨諸關哨塞堡星羅碁布煥然畢舉軍容交振若李光弼新入河陽壁壘旌旗一變今自東郊外築郡營外復謀所以控扼湘楚者以防洞庭旋擇險于萍邑之西關勅建營署合計官廨若干兵舍若干楹工始于己卯年二月落成于十一月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美

宇飛翬形勢克壯真一方雄鎮哉是役也董謀則道憲王公郭公吳公協贊則郡丞周公別駕林公司李丁公前司理陳公則庀材督造之勞尤多也至若篤念孤城百世之安維始圖終實賴華育解公云雖然神氣壯矣瘡土繁徭皮枯血盡所期繼茲郡長如我公者嚙培元氣庶營衛一充或稍可安枕於一隅也撫時思變其將有感於斯文公名經達號華育陝西韓城人崇禎庚辰歲冬月記

湘東營房記

明袁一唯

哀治居楚之盡地踞上游兵自下而溯度能至臨而止袁鍾山之險甲於吳楚滿水磷嶼峻石五里而入昌山昌山

磷峒尤甚兩崖之間嶺高而壁峻徑纔容趾百人守險于
人莫踰卽有不測度不能渡昌山而入也萍介兩省當滇
南蜀楚之衝長沙一帶皆平原曠野非有高山險峽之界
于其間也插嶺雖雄無江塹足恃在吾袁猶外藩耳湘東
背山面水居民繁茂沿流置堡據河而守之是誠與昌山
之險可並峙爲吾袁之鎖鑰者田郡侯臨袁每歲聞警必
親至插嶺修鎮督兵其爲外藩計至勤懇也越數年而有
湘東建立營房之議當事可其請別駕孟公力董于成蓋
前此未有也夫太平無事甲鈍戈朽防弛備疎怡堂宴笑
此人臣之福而非百姓之慶也萍之接楚境也計醴陵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插嶺不逾半晌萬一插嶺不及禦而四十里至湘東有備
可以無虞此則倣九邊重關之至意小用之一郡者也昔
高皇帝于袁置衛武職繁森非袁多故惟接滇南楚蜀之
衝是故以袁爲塞邑使變不至于吳越而袁守湘東猶吳
越之有袁小大異耳夫以天下爲家者聖天子之事也以
一郡爲家者賢刺史之職也而控喉窒戶曾不得越虞而
號是將以湘東安袁以袁安吳越又豈惟一郡之庶然南
贛必設重軍而袁僅制衛者自陸口入袁亦流逆而河高
僻險而舟楫艱此袁之可以衛安吳越而湘東之可以營
房安袁而非迂也或曰兵未及境勞民動衆奈何今東西

諸路多請新立司道以備寇至久矣世廟時李大鑿寇萬載殘劉已過然後議設黎源銅鼓二哨雖備後虞實惟前禍與其設於有事之後不若立於無事之先豈非聖人之所爲除戎器戒不虞者乎祇慮法久則倣兵冒於食伍虛其人非甚有故無所用之因而議首事者之無謂夫設垣以備盜不可以無盜而撤垣蓄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禁犬矧其在告警之日耶高皇帝內防外鎮犬牙相制襲常鞏變未嘗忘備則惟斯元元之慮周以遠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于斯有焉

武功山記

明劉守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美

歲癸卯秋七月既望余自秀江泛舟夜宿龍雲寺明發將登山行至楓木凹卽武功東界也紆折高下循溪而往水灑灑激石鳴抵平處色湛靜迄下行有所觸輒復作響水如人有語嘿時所觀厯千巖萬嶽或峻矗入雲如筆豎筍攢或壁障排頓如植碑倚屏或倒巖如人作磬折狀或傑竦如弁冕執圭爲敬者龍鳳軒舉如虎豹躩且踞者又時出一奇石卽丹青不能施自山麓行叢林蒙翳空翠溼衣泉瀑鳥聲皆歸履舄下時有堰樹橫澗中以代木梁根葉皆如故時有長石枕流側宛如天仙橋若方竹龍草仙茅靈藥所在有之野鹿逐人行猿猴掛樹跳躡恬不驚避自

楓木四四十五灣約十五里許至迎仙橋橋北爲圓坪菴
有二杏樹逼簷對峙圍各丈許東花西實至明年花實易
向矣此植物中所無也山有五菴箕峯在圓坪南集雲行
宮在圖坪東北其西則九龍也十五里至葛仙壇謁者以
壇爲頂聞白鶴峯尤高雲雨皆出其下白鶴仙人居之顧
未歷耳宋趙儀可記云瀘瀘之水各出其麓瀘瀘噴沫如
芙蓉發榮聞人語則愈溢出其爲行者所循溪皆其委也
相傳爲葛仙煉丹池或謂池旁有石曰今爲箭竹所翳或
其然乎西北有雷巖豁衍洞嵌可容數百人路險絕遊者
必經掖而升人或褻之卽迅霆霹靂故名雷巖上有數洞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堯

恍惚有人居其中可望而不可卽蓋爲葛仙藏書處又其
岨有齊雲山山有寺徑亦澀惟獵者時入焉荒基敗礎平
疇帶溪沃田數千畝溝塍宛然皆作械充布亦與區也山
木填壑干霄其大蔽牛至頂則童以厲風不育故茨壇以
鐵瓦可耐霜雪風薄雲至烈烈鼓怒如廣陵八月潮雲自
下起瀾漫山谷天際一色浩如望洋人在頂上猶居海島
中風驅雲冰入巖洞如百川之投巨壑及其風靜也蓬勃
徐出則又如萬竈煙浮也雲之滂湧時各依巖巘凡林木
皆肖像萬類隨所命而合真奇境也因以袖內雲扃行數
十步開而窺之雲片片出袖如向之出入巖洞衆皆蹀然

又一小奇也登壇時天氣澄爽忽風霧淳作更衣禮神畢小坐壇中見一徑問之知爲攸縣所從入獨起行至一高處見其下白日朗照景象厯厯在目回顧壇間反似陰曠者然乃心慄而還仙界奇勝盡荷收挹幾不讓衡山開雲矣歸至郡猶覺蒙鬱在山中也山之奇秀得於聞見者彌多以未盡詣不及敘敘其大者耳山川幽奧瑰怪昭靈惟不獲宅於通都上京不大彰顯於時殊足惜也

萬載竹潭橋記

明龍國臣萬載

竹潭距邑西十五里有大道截流橫渡上通荆楚下達筠陽凡商人之販者負者邑人之往者來者咸之焉先時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卒

勢狹淺設徒杠而已頻年以來洪水衝激澣日圯潭益涸每春夏瀰漲汨沒於中渡者頗多君子見而歎曰不仁哉竹潭之水也有司之心也夫水無心也亦無爲也不仁之名可追也有司廢王政使人病涉若此責將安委邑西宋母鄧氏聞之曰吾夫君西溪一元不幸賫行道之志以徂畜愛人之心未及一試良可傷哉幸有篋笥遺貲足值木石費創茲橋庶幾顯愛人之仁於身後乎遂慨然命匠屬工伐石於砮斷木於山卜辛巳歲之元日經始焉橋凡四墩岸壘以石長一十丈廣一丈六尺上庇以屋凡九間覆以甌楹列二十期年而集人咸羨其成功之速也販負往

來若履周道人無病涉功何懋哉夫西溪翁厚所藏而足
今日之賢不幾於善藏其用者乎鄧氏不吝所藏而揚夫
之美不幾於善顯其仁者乎嘗聞宋之先世有渡蟻而大
魁天下及其弟並顯名於時者視創擢利人仁之大小奚
啻倍蓰哉夫能培植昌大之基後日子孫得無若郊廓之
顯世者乎余非佞也古人所謂仁者必昌其後可徵也三
子江恭官遊余門借從弟來請文紀事蓋將揚考妣之休
於無既不又幾於孝乎是故不得辭而爲之記

芭山藏書記

國朝 張自烈 宜春

子弱冠嗜書家世多艱不獲觀先人遺籍文鄉先達豐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全

皆不喜聚書間就他郡借書作蠅頭字手抄還之語家仲
季白書在四方宜出購里居抄借非計辛未予走京師上
南離廬古今理學經濟書目藏諸袖賈人持書日中書來
售倍其直橐中餽遺脯資自菽水餽負外悉捐購書無少
吝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是甲戌
載歸將建樓居之弗果已念袁地僻士起家制科獨博雅
不少概見無他書亡士廢學耳袁學校歷年久宋淳熙五
年知州專張公杓鼎新之設稽古閣藏書元至元中路總
管張公熙祖復建尊經閣二公意誠盛然二公徒知尊經
稽古一切古書遺經皆闕焉不詳國朝洪武二年太祖詔

天下郡縣建學衰以旴江記特聞然是時郡學書未備也
世廟中分官嚴相國嵩自爲鈐麓書院祀先聖止善堂無
藏書先是嵩官大宗伯歛書送學攷邑志所送僅四書五
經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名臣奏議正蒙玉海二程遺書晦
菴文集西山讀書記文獻通考昭明文選唐文粹元文類
劉向說苑蘇文忠集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明倫大典義
勇武安王集而止二十一史雖載缺不完又其書獨私之
鈐邑無補郡學又皆散棄蠹蝕不可識因歎衰建學以來
建閣增舍置田蓋有之所少獨書耳急欲出芑山藏書置
郡學尊經閣續建稽古閣講堂數十楹廢產買附郭田數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全

千畝籍學宮使世掌之佐郡人士家貧好學養殮膏火諸
費郡人士由是稽古適用以博雅著稱惡至如子鄉者抄
借之勞且困哉雖然予徒有其志耳丁丑臨藍賊掠袁書
藏盧洲者逸什之三四戊寅居金陵增續補輯如初癸未
徙家南村方別擇經史子集副本出公郡學以竟始志寇
攻城城陷冬左師以援勦至屠城芑山藏集燬什之六七
甲申春扶母避亂將之閩撥山中遺書僅存者若干卷笈
以自隨每憶居金陵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悲咽
不自勝蓋夏客濤聞國變撫卷流涕秋載書入信州興安
葛川家焉乙酉僭季弟暨及門刪定四書大全辯行世會

隣寇窺葛川將母竄山谷中寇退則書又逸什之八九子
盡然傷之或告子曰遭亂救死不贍焉用書爲兩都中秘
書安在張子獨抱遺書不置何哉子曰治亂皆不可無書
秘書蕩盡賴芑山書存耳世雖亂未有一日不衣食者書
猶衣食豈遽廢之哉今天下干戈未戢芑山書在葛川者
異時不知存軼如何姑爲記以貽後人袁守宰及鄉先達
之賢者推廣予意補昔人稽古尊經之闕使古學賴書而
復又使天下後世知書不可廢學不可輟則書雖亡猶存
予復何憾哉因畧敘藏書始末書存葛川誰廬列其目如
左仍顏芑山蓋不忘所自云丁亥仲秋月旣望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雩記

張自烈

崇禎十六年袁自四月至七月不雨苗焦卷無復蘇者民
相向泣曰魃災我魃災我已又聚族謀曰弗獲我殍追呼
迫安之率老稚詣郡邑泣請蠲郡邑曰吁蠲必不可得檄
司巫雩雩累月旱益甚民田近陂渠者日枯槁不遑他宦
田壤接則宦佃實梗之雖百桔槔何益宦佃曰我能禍福
若何雩爲煽宦僕數十人絡繹阡陌問渠自上流趨民澮
者絕流導入宦晦民不邀涓滴迨宦晦水溢宦佃決令他
道出委諸壑民視苗立稿耳宦佃又誅民曰若欲澆盍賂
我民粥衣履雞豚往賂佃得賂與宦僕酣笑爲樂不予澆

如故民恚莫誰何也仰天泣不已或曰宦徇暴羣詈之宦
佃笑曰若輕我獨不畏宦邪須臾數十人前曰我宦家僮
孰我當毆詈者垂斃眾愕眙無人色顧諸宦門扃弗得入
泣而還或曰不賂宦僕禍且酷宦僕陽受金而陰阱之導
佃膚愬宦曰甲某爭漑乙某毆某佃宦急疏甲乙名白郡
坐以罪郡阿宦各笞焉民泣呼曰魃災我魃災我天無知
哉環泣者數百人未幾又有市猾者思行劫罔郡邑曰故
辜早擊龍湫乃雨非啣郡邑命不可郡邑曰姑擊諸猾收
召諸無賴揭竿往夜肆掠殺人里老跡之則曰我啣命擊
湫者羣譁去或歎曰雩盜竿也民何辜魃害甚矣益以宦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益

益以佃僕滑則是天旱一人旱四也不荒於歲荒於人袁
豈不殆哉逮予遊四方聞苦澇苦催科傷之今里居又苦
旱患滋蔓不止予慕古范文正劉善明思有以拯之弗逮
因次其事以明虐有熾於魃者而尤慨吏茲土者之扞暴
備災失宜也俾後之仁人君子鑒焉

誰廬記

張自烈

庚寅陳大宰趙直指謀梓予四書大全辯檄江國一十三
郡襄厥事宜邑令王誨吉召工就芑山構數椽爲劄廟地
予因自爲屋十餘間藏芑山書籍退老其中亦猶古菟裘
之志也屋成及門諸子議額芑山書院志盛也諭予曰是

居肇自大全大至芑山白刪定額不可易先生盍自爲記
予蹙然曰諸子爲此數椽者吾有乎誰有乎同郡故大守
郭氏堂構頗宏窳後裔別立精舍自榜曰吾廬然不四世
廬已易數主自兵燹以來環郡高門勢族灌莽彌望狐鼠
穴處主莫知誰何凡皆子後先所親見况前代賢相如唐
魏徵宋呂端故宅其子孫或粥或質丁晉公甲第朝廷以
賜外戚楊杲卿若然者猶傳舍耳人皆得而有之惡在其
獨爲吾有哉李文饒平泉山居戒子孫勿售他姓形諸雜
咏有吾廬日堪愛之句予心竊過之迨讀陶淵明詩亦云
吾亦愛吾廬淵明後世所稱達士也豈私其廬哉偶然廬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全

之則偶然吾之耳然子意淵明達則有之以語聞道則未
也天壤間誰爲吾有即吾有之吾子孫有之一旦陵谷代
遷凡有之皆不足恃而况吾廬乎故予嘗歎古人不治垣
屋不廣侈廳事割宇以處友焚券以還嫗皆有合於道然
則廬而吾之者皆私也識者無取焉予先世敝廬數區風
雨莫蔽甲寅洎今三十年中徙居無甯日間取赫蹏書誰
廬額自隨每至僦舍坐則懸於床去則藏諸篋凡旅居皆
然明乎芑山非吾有書非吾有廬非吾有誰之斯可矣欲
盡攫而吾之得乎及門諸子曰先生過文饒淵明遠矣遂
唯唯退是時子重違二三子意不遽毀芑山書院額而居

燕居仍額曰誰廬不忘初也異日者廬幸而存幸而子若孫有之卒非吾有也與其吾也甯誰自號誰廬居士云辛卯某月日

太平山記

國朝陳之龍宜春

大平山者初不知爲何名因定空禪師將赴南嶽道經袁州夜夢老人指此峯頂曰天下太平山敢以相贈師覺遂從峭壁叢棘中攀援直造峯頂古樹蔽日清泉噴珠四望悠然爰敲石融水日惟一食而人不知也一日有採藤者見而異之歸告里人相與裹糧築室蓋茅而居焉苦巨石當道忽迅雷大震巖崩石泐遂成坦途室惟一龕不設衾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矣

枕與人語惟告以習靜元旦師忽語於衆曰自我

朝定鼎本山陰霧頓開日星朗耀天下自此太平矣因憶前夢實與運會相符契其卽以太平名吾茲山可乎余時尋芳至山問師起居適遇老人劉迪吾語及師言太平之兆與山所以名太平之故相與稱快謂太平今永享焉用是徘徊山中周迴顧望東則有若雷打石暨走砂瑞慶塔中巖二王試劍石劃然碁置焉南則有若虎皮江下烏雲巖隱然如圖畫焉若夫西之仁澤江楓樹陰獅子巖四傘樹松巖百步坳與北之中山下江香山分水坳皆茲山之勝槩也覽睇久之竊重有感焉茲山綿亘二十餘里昔號

官山人跡罕到蓋數千百年以來虎豹之所居麋鹿之所
穴也而長老定空得之遂成太平山焉意其土之淨與地
之靈天蓋待其人以作千百載之上方者乎是爲記

鈐岡記

國朝 巢震林

余過袁州謁保定王敞菴夫子登宜春臺探大小袁山及
珠泉諸勝二百里皆從山中行峯巒百出應接不暇而聚
靈結秀莫過鈐岡相傳爲嚴相國游息處其下爲分宜縣
治出郭卽長橋跨江不數武抵山足山陡險四削肩輿不
得上余恃有躋險之具拾級步行入第一門鳥道崎嶇關
而爲徑盤折數十層至翠微亭少憩松風謾謾比萬頃濤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再上爲得月亭又里許爲惠風亭其最上者爲傍雲亭每
至一亭輒當一面之勝東西南北隨足所轉絕巘飛巖輒
換景相送其高踞岡頂者則仰山行宮遭寇炬宮已焦土
道士構造草廬以祀香火計嶺周圍不滿二里而自山足
以至於巔凡五里至於連山拱揖則不知其幾千萬重也
諸山縱橫在目每兩山界合澗水汨汨積爲溪河而落星
池尤大觀採山釣水此中當大有苦心肥遯之士土人於
其平行處卽墾爲田方者圓者斜狹者各從其地勢爲之
村其傍樹木蒼蔭雞鳴犬吠雜出籬間遠寺之鐘聲木魚
聲亦時入耳濯纓泉亭則在半山之間云地數尋大旱不

曠余爲飲一甌甘而有方沁入心脾山下復有一泉亦泓然浸玉但視上泉稍濁又有萬卷樓及撫松漱石振衣三亭今盡圯其巋然者又皆頽楹僅存余盤桓至日晡望城中暮煙興猶未盡將俟初月到樹而令公張鵬南促歸張公名雲路博學尙氣節當大事片言立決蓋當世有心男子也以巍科來宰是邑民德之比召杜殘城綏集如舊爲余言洪陽仙洞之勝尙當踵而遊之

萬載南浦橋記

國朝 范廷鳳 知縣

余奉

命丞之茲土講學後遍巡城郭見茲地之形勢特異也他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矣

處城垣多據陸地而水繞其外獨斯邑不然南流之水自竹山洞發源迂迴貫入城中直抵北境始滙大河則城南之有南浦橋城北之有康樂橋連絡城堦橋存則城完固橋廢則城中斷兩橋之所係不啻往來要衝重門鎖鑰關蔭地方豈淺鮮哉南浦橋於丙午年洪水爲害巨浪奔騰損兩岸破中墩橋面中陷行人病涉余目擊心傷慨然念除道成梁縣令事也因謀諸父老爲修葺計復詢橋之所由建僉曰辛宦圖猷績也其先不可知自萬曆己酉歲辛公繼劄及崇禎九年橋復壞公子生員啟夏啟商啟周纘志重修已數十年於茲矣今欲使圯者復興厥支猶盛盍

命修之以光先德余因力爲勸勉辛公後嗣生員辛瓊
弟勤學等不惜多金鳩工庀材不數月而橋成余深快往
來者之不病於涉而城垣藉是以鞏固也又喜辛公之有
賢嗣能繼先德於不墜也因序以志喜勒石垂不朽云

重修秀江橋記

國朝 胡希聖 知府

秀江在郡城北門外爲通衢要津跨江而橋所繇來遠矣
闔邑之風氣與人文之盛衰繫焉固不止利有攸往宏濟
萬人已也明嘉靖年間分宜介溪公在相位出資金二千
七百有奇鼎構此橋極一時盛事嗣是屢圯屢修至萬曆
間全橋盡頽先賢大鴻臚景源袁公倡義鼎建崇禎丁丑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五

楚寇逼城橋被挖壞先賢總督臨侯袁公復與景源公重
謀修葺越二十載爲順治丙申兵火蹂躪茲橋漸以不支
前郡守秦巖吳公思患預防爲經久計而孝廉勝之袁君
慨然倡首謀贊拮据功實懋焉登斯橋者固如履周道而
馳康莊矣余不佞叨守是邦景仰前徽將與都人士慶遺
澤未艾也乃辛丑夏五月淫雨連綿洪水陡漲滔天之勢
實從前未有壞民居滄民田蕩民命慘苦百端橋遂因之
崩裂惜哉予不佞念此殘疆知恢復之難也袁郡七遭兵
燹民窮財盡而此日物力艱貴較嘉萬時且十倍亦復奈
何雖然此固非得已事也余謀之寅勸諸公與廣文范君

而孝廉勝之卽起而身任其責多方料理不遺餘力勝之卽景源公令嗣也後先倡義均足不朽茲橋漸告成矣郡邑紳士百姓皆于萬難措處中慷慨樂輸襄此盛舉而奔走効力協謀勸助則老僧破衲與橋長蕭引悅楊文瀾張廷耀余一麟姚文元等鄉耆張文雲徐益俸張國卿葉元茂等之勞均不可泯也工始于辛丑六月越癸卯七月乃竣計費金二千五百有奇嗚呼艱哉余不佞不敢侈言功特敘茲橋興廢始末與夫今日落成之難用告後之君子尙當留心護葺以永茲澤也哉是爲記

秀江橋記

國朝 施閏章 守道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七

事嘗發於不再計而成於不憚煩當大險之未濟也興役動眾功鉅費艱無夙儲以經始則相顧畏縮不敢發及其垂成而莫究也財力旣殫經營旣倦眾皆曰是可已矣餘以俟異日則姑苟且卒事而其敗也潰散而不可收凡事盡然郡國之治橋梁其一也夫出人力以與陽侯爭勝負用之湍流漂石之所十金不當一也取之公私瘠枯耗弊之餘一金不翅十也于此不辭難不終倦而爲之堅以備則其事爲可書袁州北郭道當江楚之衝秀江湍悍實鬻城根明嘉靖中始置石橋賜名廣澤而郡人猶稱曰秀江橋從其地也今百餘年興廢凡三告矣先是萬厯之己酉

橋崩及趾遂有議他徙者郡人作浮梁於邑學之東偏因仍十餘年于時郡守黃君鳴喬興復其舊維大鴻臚袁公業泗是董是營已又同江督袁公繼咸修繕

國朝順治丙申前守吳君南岱又補葺之並有記辛丑夏五月江漲暴甚傾壞十餘丈蓋磯于江故易泐又數苦兵寇蹂躪摧敗亦其勢然也方是時眾相顧震駭謂是殆不可復或需之遲久漲洊至僅存之石必蕩決無遺留于時文武上下僉謀斯同募金伐石維太守胡君希聖是誼是圖將訖工而胡君免去今李君芳春至不遑啟處乃克成之而覆以石旁置欄檻補塞罅漏益舊增新其間先後勞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勸用纘鴻臚公之志者則進士袁君繼梓與有力焉問其費凡若干金問其落成則乙巳歲是役也爲之數年助之者千百人而倡于二三長吏及士大夫相繼修舉必果必周以迄有成夫袁之人亦勞矣其土瘠無他產人無他業又多藉客佃力不任賦稅既儉且貧故重棄財歲又洊饑修城治廨之役且駢集非上竭其誠下激于義烏能有爲而畢就哉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於戲是可知爲政也已同事茲役者協守副總兵許君壯猷同知孫君席慶推官鄭君燾都司董君正已知宜春縣張君浩董君義行署縣事鄭君宰皆捐橐有勞績尙裨來者有攷云康熙丙午仲夏

月

化成巖記

施閏章

亭于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共語也巖在宜春城北大石礧礧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若不知有石者予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帕其首作三日新婦耳盍去之郡丞孫君曰諾于是發屋而石出徙閣而亭成稍進爲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其色深碧如齒蒼初開而拳其半名之曰青蓮洞撤巖下敗屋數楹始見巖勢側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舉袖揖客于煙霧間客之同遊者皆曠若發覆僧之居是巖者亦詫以爲非吾故巖也于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七

與客舉酒歡甚山水之有亭榭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補其不足不得揜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所加也因勢損益相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昌山孝通廟記

施閏章

分宜昌山渡之西有廟焉土人呼曰聖母問之莫知所自覽郡志得盧肇氏閩城君廟記其言頗怪云嬴秦之季有母溫氏瓚且無子得巨卵於水涯襲以衣袂久之雷電交作龍出其中姥不怖駭於是姥兒育而龍母事龍日出捕魚爲母饌一日姥膾魚江上龍儻以尾觸刃斷數寸許遂

驚去姥嗟恨如喪厥子後母卒里人葬之岸側龍乃人形
服衰經語人曰是當有水患不可以藏吾母夜大風雷陟
母於山巔其封若厦屋衰經者遽失所在土人異之爲立
祠旣而龍降於祠堂稍禿其尾蜿蜒變化視無常質禱祠
輒應又稱龍有伯叔季三人唐元和中盧萼官南越過祠
下夢龍伯語曰君將宰邑江西其禮我焉大和五年萼果
來宜春遂治祠於昌山津盧氏之言大畧如此且稱爲孝
龍作銘以美之曰龍有孝思俾民敦睦余讀而嘉其言袁
州介在江西險僻之境舊稱蛟龍窟宅如仰山之神二蕭
氏亦龍也寓形於人遠自彭蠡事與此近而此特以孝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三

稱且昌山峽古謂之傷山以其石齒鋸厲渡舟多破溺也
迄今舟人上下恃神以無恐又若人子之事父母然則神
之孝篤其親而慈及乎民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龍
之謂歟廟當祀龍伯而舊名龍母蓋崇其所報也盧氏改
書閱城君謂母閱城人也攷方輿圖記古越城在廣東之
德慶州有温媪墓載媪死瘞江陰龍子嘗在墓側縈浪轉
沙以成墳與盧記小異又按揭傒斯作峽江龍母祠記稱
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古祠在悅城盧以悅爲悅者
誤也余謂孝通之名正而可風乃更榜曰孝通廟書其梗
概仍別刻盧氏碑於廟左俟博雅者並觀焉時康熙六年

四月袁州知府李芳春同知夏毓龍推官鄭鼎知分宜縣事朱鼎立石

重修宜春學宮記

國朝 陸炳謙 知縣

宜春爲袁首邑舊學蓋屬諸郡自宋淳熙間太守張公杓始與邑令柯春卿議建置袁山門外卽今地也相傳爲唐狀元集賢學士盧公肇故居歷宋元明代有名誌載在郡乘班班可考明正德乙亥太守徐公連嘗因諸生請數按其地特爲修舉始正方向壘石壘江建聖殿立明倫堂並東西二齋分豎學宮三舍於殿東改櫺星門建興賢樓育才坊黌宮粲然一新明年丙子庠生郭鵬卽獲解元選自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齋

後科第蟬聯名鉅接武允稱人文奧區矣然聖廟學宮多歷年所風雨之所剝蝕兵戎之所蹂踐間有補苴不足當其萬一迨明末且將百十餘載而寒櫺古瓦鞠爲茂草枯木夕陽行路興歎

國朝崇文重道數

詔天下郡邑重興學宮順治丙申學諭范謨上狀郡邑始構明倫堂修文廟然工用浩繁未能興復如舊炳謙自到官祇謁聖廟及朔望春秋釋奠瞻禮率往來野蔓漏痕中無駐足處心惄然憂之圖所以重修未逮也會金學諭王書新任茲地目擊心疚急陳其狀於我郡太守李公公素

以文教爲已任聞之殆刻不能緩矣卽檄行柄謙與博學
先期經度計需木石墁瓦若干費梓者圻者墉者若干人
經報可規畫在胸乃與郡司馬夏公首捐清俸多方拮据
諏吉鳩工又適值郡內興復多不得已之役公爲酌量緩
急大約以文廟爲兢兢而柄謙與學博亦惟奉行鼓舞卽
承苦心激其樂事於是未期月而聖殿峩峩嚴正鞏密如
鼓如矢如鳥草暈飛神得其栖人愜於禮諸如廊廡明倫
堂以次修飭而講肄有地游息有資文教蒸蒸蔚起矣始
自戊申之春成於己酉之夏工竣學博介諸生求公一言
爲之記公以屬柄謙則又何敢辭謹銓次重興始末冀以
哀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九

告後之君子留心黽勉焉則張廣漢徐真定兩君子不得
擅美於前而公之學道愛人徽猷盛績暨夏公之一德同
心有口碑傳之永永者矣至其地遠面春臺近臨秀水西
橫畫舫東峙盧洲旁有墨池石筍之勝將來科名文章當
甲七十二州邑有徐公記在柄謙拭目望之學博與諸生
無忘我公並夏公今日可也

新建府堂記

國朝 熊文舉

蓋不佞文舉猶記戊辰從師西蜀曾道袁州厯覽江山諸
勝停車悵然者久之考圖記地接湖湘是爲江右與區而
俗尙古淳土風悠穆山川毓孕良不偶然及兵燹之後城

闕摧頽人文凋耗烽火蝴蝶羽檄旁午怛怛惴惴不有寧也賴

皇朝聲靈赫濯取次蕩汎芟彝山高水深漠然漸有太平之慶乃太守李公下車蒿目地方之阡危公署之榛磔深念之矣謂政治不昭民罔綏靖堂皇不肅民罔瞻依因出廉俸首倡屬吏踴和庶民子來不數月而府堂告成殖殖其庭有覺其楹觀者趨者豁然鼓舞耳目一新卽不佞聞之遙燭隣輝額手稱慶屬年友袁勝之進士致地方紳士之意俾記其事予屏居蓼渚未獲登公之堂亟見君子然遙意當日所歷之山水所遊之人物而竊有感也夫山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記

雜

無異以人而興廢俗尙何殊因時而丕變天下事無不敗于因循苟且一念苟且因循則生民之痼瘕等于隔膜事機之叢脞輒諉後人日往月來悠悠曷極卽

新朝鼎定以來袁之官太守者屢易矣未聞有毅然新其堂構以臨民而出治者而公獨煌煌創始不委諸物力之艱難不需諸後人之締造蓋由其夙夜匪懈無刻不在吏治民生以清肅示風規以寬和爲愛養吏治清而後精神暢悅民力暇而後興作無勞此堂建吾知袁民之遊其宇下者無幽隱而不可達無疾痛而不可呼蓋熙熙然長在光天化日之中以耕耨之餘修其詩書禮樂異時人物之

昌隆財用之殷阜日可埃也不佞兩佐統鈞每與諸司言方今

朝廷子惠元元爲萬物吐氣惟郡守爲最要蓋督撫監司去民遠尊而不親縣令去民近親而不尊惟郡守仰承德意下飭有司且尊且親使今之爲郡守者盡如李公精明樂易百廢具興事取安詳功垂遠大道化之行其有望乎稽昔唐韓昌黎宋張廣漢皆守袁郡昌黎之文章風節炳蔚廣漢之道德理學淵源李公將與參立而並美踵事而增華矧重葺郡城鼎建書院釐正萬邑賦役崇新郡邑費宮上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四 藝文 記

三

朝廷下撫士庶實心實政俱卓然可垂不朽尤其文章明較著者也不佞譚陋無文因袁君之遠將招撫以應冀公旌旆賁章門得撰杖履而請事當有進于此者茲固其嚆矢云是役也郡司馬孫公席慶司理鄭公燭共襄厥美例得並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重建郡治記

國朝 李芳春 知府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熙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杓任其事公為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弟於時甫葺年修學增陴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苴迄壬午府堂災泄茲土者率草草一亭視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癸卯孟冬奉命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巷無居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而聚垣環疆者脊脊未艾方怛然于衷因謀之寅屬延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陴濬濠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癸亥迄甲辰中間往來亦閱暮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袁郡士民似頗相倚仗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烟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為鼎建郡治公堂計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為凜凜幸同官勸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經度營表遴匠程材之苦心既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之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



然紳士父老亦樂予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事詣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以三韓鄙劣敬謝不文特爲旨其糾工始末同事姓名庶幾竊附于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泣斯堂者謹思創始之艱相與噢咻吾民以無負斯役也則予曰望之工始于康熙三年十月成于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前堂一所十楹經懋及照磨計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者爲郡丞孫公席慶前任孫公有恒司理鄭公燦屬邑宜春知縣董義行分宜知縣朱鼎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動例得備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二

重修郡城記

李芳春

袁爲郡屏障江楚襟帶湖湘東南一都會也其城剏自西漢世傳爲灌嬰所築而郡史闕其文然觀其規模宏壯構造精密昔賢謂必智慮深遠知地利者所成良然乃歷年久踵以兵燹兼以霍潦墉傾堞摧漸改舊觀雖時一繕修大率因陋就簡苟且具文而已予以癸卯冬奉

命守袁始至之日卽兢兢城池爲急務旦日周覽遶復得全城漸圯狀兼奉新式改修四門週圍墉堞備造守具及四城樓方措置鳩工乃自北城迤邐而東其下有潭相傳爲盧祝二仙降伏水怪之所里人卽其地設祠鎮之至今

不廢舊時類架木潭上立城年久木壞淫雨時浸遂于康熙三年四月十七夜城忽陷塌入潭連延東北迄附郭邑署後更折而西幾三十餘丈予臨眺久之見潭水深不可測法難草率畢事且廢壞滿目深愍獨力維艱因一面經畫委官度用采石於山陶甃於野伐木於郊頗極况瘁而速請於上臺仰荷存注封疆朝報夕可首倡捐助爲諸屬吏先并允支本年分額編修城經費遂於夏五月十有三日躬履潭上祭告盡誠督典史楊賓冲巡檢魏映奎等遴匠選工大興版築始立城基樹壩填砌廣投松石務成實地然後加工增益漸次培塿必期堅緻完好而始卽安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環城計之工力所及幾徧東北西三隅分守施公自臨賁止親行閱祭節旄所指官役增勤羣心益奮從此崇墉巖巖雉堞稱壯矣又重修北門甕城樓一座及南門城樓一座並修四門周圍城垛補築舊城各崩裂處備造箭簾守具共四門內外城樓八座悉煥然改觀總計袁城九里一十八步今鼎新者自北城廬祝潭至東偏計長一十三丈有零自潭以北至袁山門甕城內外計長一十一丈四尺有零自北迄縣署後而西計長六丈有零皆予跋履瘁瘁經年課督之地也其間灰石諸料有價工傭諸役有資予劫掘調劑皆有冊存要不過上奉

功令下爲生靈及仰承諸上臺覆庇地方至意無曠無擾
勉告成功予敢貪爲己力歟夫民繫於城亦懷於德後之
良司牧有基勿壞而亦增廓焉毋亦是務乎則斯城雖百
世可也工始於康熙三年五月十三日竣于四年六月初
四日是爲紀以告來者

清釐萬載縣田賦記

李芳春

余以康熙癸卯孟冬受事袁郡始至之日按所轄四屬賦
役完逋獨萬邑適歷年正項二萬五千兩有奇又南糧七
千石有奇駭愕久之因謀諸寅屬暨紳衿父老詢所以致
此之繇或云萬素稱瘠壤自兵燹以來兼以水旱頻仍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四

多流亡田在草間致生計無聊徵輸日縮或云萬俗澆民
頑以逋爲得計其性天也前此守令以萬投効去未可指
數或云萬之田賦以歲久弊生甲戶不清飛詭日甚影射
負欠職此之故然無如險詐千出雖大撓不能窮其筭而
廣漢之發奸摘伏無所用其神也余伏而思之夫萬邑褻
瘠民貧固矣彼撫字催科責在司牧謂何古人有惠愛及
民而轉下考爲課最者矣若云俗之旣澆則三代不易民
而治誠如魏文貞言當盡化爲鬼魅豈篤論哉獨所稱日
久弊生負欠之由差爲得之而遲遲以未能清釐勝在告
訕嗟乎天下事顧力行何如耳豈真有終不可治者哉因

細繹冊籍編稽人戶首取萬之總書列于庭而詳訊之得其飛詭姦弊狀繩之以法悉輸服無辭予遂以是冬單騎抵萬大告通衢覆察畝甲糧冊多寡不等收除濶殺有一甲而載幾百石者有一甲而僅止數石者有全無升合者又有已經賣買之田糧應除西而俵東或更名而改戶甚至田去糧存增減變換者乃詳加清剔此磨彼對蓋風雨不輟食寢俱廢忽忽不知閱幾晝夜雖以予積勞嬰疾辛苦顛連尤不敢視陰偷息朝夕講求如清出岐源等處或積年而從未輸將或作姦而故遺石斗頭緒紛然難以枚舉於是議申請上臺立法釐正猶恐紙上虛額敝徒具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且既屬錢糧絲毫爲重蓋上關國計下繫民生安得不徹底澄清從實整頓迨次年九月中旬方次第就理滌故鼎新始定均苗之法俾甲甲有糧戶戶有丁去從前偏枯之害矣更定催頭之法簡便催趨面諭過糧人戶設立串票官給印信亦發催頭註明年一輪值俟十年大造方許關會收除不得如前私擅過割以滋弊竇然後勞苦適宜飛詭得清逋欠永飭嗟乎予於萬邑往來道路幾三年其車轍馬跡雖祈寒暑雨衝冒雪霧如一日也每以田糧事就託者必爲曲折清理雖至再四不敢縱喜怒生厭倦或庭質一時難據必單騎躬詣其地親視其田數之有無地畝

之荒熟期心目瞭然方行讞斷其果有蕪穢不治及地近深山人踪稀少者必爲之設處牛種相地誅茅務安集開墾而後已今萬之士民亦似稍信服而以從前之因循陋習爲非計因是國課無虧民俗臻美積蠹旣剔康阜可期予且得以告無罪于地方而追官謗孰謂萬爲俗澆民頑而終不可治哉謹爲粗記大畧一以宣上臺相成之美一以白吾萬積逋之誣後之涖滋土者鑒予苦心而留意講求加務清釐焉或未必於萬無小補卽謂予爲萬之田賦草創者其可也各冊俱存開卷如指掌不復贅

重建萬載縣城記

李芳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余涖袁以來旣以萬載田賦事進來縣治躬自較閱蓋不啻如家事必期盡心釐正使公私得當而後卽安視事之暇按閱縣城四門週遭殆徧見厥土卑濕雉堞傾圯雖若屹立維墉而支吾頽圯猶難言之又一水中流若南浦龍河烏溪等處頗泱泱不易測捍蔽之法更難施設余悵望久之適康熙甲辰夏仲奉

功令修城余旣殫竭心力重新郡城乃單騎詣萬進范令而熟謀之及諭于萬之父老士民曰役不大興終於無成觀茲殘黎生氣索然能復堪此重困乎今此之役非數千金不可祇用民力不傷民財事乃有濟或捐俸或將助爲

爾萬造無疆福願以身先之衆論僉定始請諸督撫道憲
籌之寅文咨之協鎮與萬之學博諸屬隨分捐橐其襄曠
舉荷守道施公軫念殘疆首行捐助部撫各臺亦捐金有
差予乃躬行措置分署邑令及營捕等官畫疆董治予親
總其事遂于是夏鳩工版築雖盛暑炎熱而經度營表一
木一石皆予所手口拮据每朝出暮歸未敢告勞間閱有
苟且畢事不堪持久者必立視其更置完好而後已總計
萬週城一千一百六十四丈自夏徂秋萬堞崇峙提封如
繡從此春雨秋霖可無意外之患而樓櫓鼎新防戍有堡
瞭遠有臺儼然金湯天險矣至南浦龍河烏溪等處爲水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道通筦版築難加予爲籌畫求大木名材立柵其上頗覺
永固於是四境之內百屢雲連萬之城居可長享奠安之
福嗟乎予爲萬不憚艱辛類如此總計三年中蓋往來十
數又爲郡城工亟難以簿書期會集事以故倏郡倏邑跋
涉水草每一念及焦思如焚惟恐吾事之不得其當也今
幸粗告成功初心用慰總計修費約二千六百二十兩有
零米一千一百石有零出入支給另詳冊中予微俸之倡
微助之捐區區未足云是役也萬令范廷鳳實同籌策竭
心力而典史于昌祿營官李虎等咸著有勞動例得並書

袁爲郡在江右上游山水清奇代多偉人碩士士之由科目進者自漢唐來考之郡乘魏科甲第炳炳麟麟蓋嘗指不勝屈矣近年以還稍遜往詰議者謂時會偶然予竊有不信者亦謂顧人事何如耳予嘗遍詢江右錄科如南吉撫建諸郡多者千人次亦不下數百夫其取之也廣故其得之也衆袁固多才不讓諸郡而阨於限數通計五庠每科不過百幾十人以是卽事用希逢年益寡良有由也予自康熙丙午昌黎書院甫成思得援鷺洲鹿洞澹臺三書院例卽草具另請科舉一詳上之學使王公業蒙錄遺准試拔取如干名入場在案然私心猶未之愜也頻年與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八

士書院晨夕勤勤考課竊見風氣日益秀上自謂此中可當旗鼓受上賞者誠多其人而盛事猶有待心惄然憂之爰於丁未之冬請諸學使吳公期以按部親臨書院另額錄取幸荷報可至次年戊申春抵袁予躬申前請蒙諭以昌黎書院科舉額數准取大學八名中學五名小學三名榜示署門永著爲例及至案發果如所定予爲忻躍再四秋闈撤棘而登賢書者有人中副車者多人矣是謂人事一盡數卽從之由此昌隆光大聯翩科名何遽不若諸郡也鄉先生同多士又恐歲月就深典制莫定復于庚戌王正公詞以書院錄科定額立案請且求筆之郡乘俾後有

所徵予適赴會城躬詣學使吳公呈詳懇切蒙批據詳昌黎書院科舉額數諄諄至再具見該府作養人才盛心在於正額科舉及遺才錄科外大學八名中學五名小學三名爲昌黎書院科舉定額以示鼓勵之意永遠爲例嗟乎當事之深念我袁士至矣諸士砥行立名讀書揣摩明先王之道以達當世之務所謂勤職業乃所以求知是爲盡人事之本予雖鄙陋猶將與諸生益勵前功其無負重建書院之意或邀昌黎之靈如貞元會昌洪丞故事從此巍科高第繼繼繩繩文章風節彪炳海內予拭目竣之因從鄉先生並諸士之請錄學使吳公之批而謾爲之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九

昌黎書院田記

李芳春

余作昌黎書院成數與寅屬進五學諸士講藝季有課月有會每品第其尤者肄業其中錄其文如干首授之黎棗以示激勸更爲日給廩餼俾得一意講習自謂頗稱快事既伏而思予一官傳舍幸有此書院與諸士朝夕倘無經久之規將來生徒日盛苦無所資且絃誦之地歲需修葺徒責望後人以不可知之設處萬難行之捐助是殆未可以有永已簿領之暇籌畫數四因查得宜邑開曠荒田數段此田載在全書約計一十二頃有零實稽成熟不過十分之一二總緣歷年深久業主無存愚民既苦難墾又恐賦

隨其後以故佃者率畏縮不前比年菑畚且多與草及重
考成官民交病予謂是固可以爲吾書院地矣爰讓之陸
宜春柄謙往復久之議以此田置之書院而予爲措給牛
種區處廬舍召佃開墾免其徭役許以成熟陟科國計漸
可無虧多士從此永利在吾輩設誠力行之耳謀既協乃
請諸藩臺余公又往復覈詳至再幸蒙批行在卷因于康
熙戊申仲夏集諸耆民於庭責以分往鄉隅履畝清楚務
詳務實間有疑似未明必委官再行檢踏或單騎躬自省
勘召其比隣細爲詢實偶有欺隱薄責而貰之然後此田
瞭然指掌遂于是冬大治田事其熟者安插原佃諭以樂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十

耕矣其荒者悉爲設處牛種廬舍諸費分給各耆及早市
置招民承佃一切雜泛差徭概行蠲免俾得悉力田間明
年己酉東作告成予間行按視並令諸耆轉相勸勞見其
疆場翼翼禾黍彳彳曩時所避爲畏途號稱石田者今良
苗在望十有八九矣節屆三秋命諸耆造清荒熟二冊延
鄉先生之賢者總其成遴諸士中之髦秀者分其任公同
簡閱一如初約令諸耆止按成熟收量新田姑置以俟陞
科余爲計完糧外尙餘租谷若干石貶之爲吾書院廩餼
修理之用亦旣卓有成效今歲庚戌仲夏雨暘以時可望
有秋予按行及分遣勸相一如昔時督其芟柞更加闢拓

焉踴躍稱快至爲起舞又明年則是田盡可倉箱矣嗟乎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昔賢每爲三嘆然予歲嘗躬赴會城又間行言州詢及澹臺鷺洲兩書院僉云南州昔年有涂恭襄先生諱宗濬者官大司馬講學澹臺卽其提衡書院錢穀事厝置不苟出納有方不越數年資用充溢賓興讀書之費具足焉又吉水有李忠肅先生諱邦華者官總憲亦主鷺院講習其與九邑諸生經紀公費歲時諸生補助書院修理暨鄉會公車贈送俱不缺于供此兩先生不足爲吾書院先資模範乎予願鄉先生及諸生肄業其中者三復二郡盛蹟時督諸耆留意綜理無俾耗蠹力行省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十一

無俾荒廢自完公賦外其有書院當支給修葺當及時者不憚毅然身任之總之期公期平何思不服若夫後之君子有地方之責者念謀始之艱從而修舉噢咻焉毋視爲不急之務而緩置毋指爲不經之費而那移毋苛索田租致其草竊毋輕役佃民使其獸奔將此田可以永永奕世而髦士奮興科名接武予日望之田共一十二頃三畝五分八釐六毫坐落鄉隅各地名并畝分租數房屋山場佃戶姓名詳載如左茲紀其大畧以俟後來有攷焉鄉先生董其事者梁公佳植袁公繼梓其諸士名氏另書于冊

重修李渠記

李芳春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二年刺史李公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漑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漑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爲禦災而惠且無算故袁州到今尸祝焉宋太宗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大守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息歌頌興焉自至道至天禧三年爲時廿有三載袁公延慶通判是州濬之歷徽宗宣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力贊太守林公徽之復濬之後五十四載爲清熙四年太守張杓濬之並治郡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諸井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二年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實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歷久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作袁人稱慶刻有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卑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纖細畢具其治渠而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爲斗若干以貯水某爲橋若干以便往來某爲減水溝若干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戶甲戶等悉有老謀遠慮無不修舉蓋自元和至寶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得五人此爲修復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憲元至明洪武初

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宏治十三年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連因郡多火、大濬之、刻有浚渠亭記、萬曆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黃公鳴喬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寶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焉、嗚呼、何今後時與人之相侔一至此也、余自涖袁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且日思得一當疏濬、學步前賢、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袁天罡先生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苦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若躬履其地也、先委照磨吳允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訖、乃于康熙己酉仲冬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戶、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且往來殘堰之上、週遭殆徧、詳討寶慶原志、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瀑發、堰既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橫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又塞所經故道、或淤為洲、或高為阜、卽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並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渠廢之由也、

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諏吉祭告循其舊址而加增廓焉以防水之橫決壞民田居者其法夾堰內外俱植松爲椿期堅期密每于其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爲枕木伏壓其旁作椿外護取固取穩然後兩面依椿疊石覆土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澗視故堰倍之又於其上設牽木隨椿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所搖動而後止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料既精良工無冒破亦閱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四

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令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坵畦郭內之井塘池圃旣霑旣足而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卽予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有此今日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並偶有殘缺壅淤卽時修補疏濬毋俾蔓延大有損失

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椿若干枕木牽木名若干及總管牙管之者民與正充明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冊存南昌大史鄒公聞其事於其同門胡學博文衡爲予作記以誦予愧未敢當謹據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昌山鐘山兩峽小記

李芳春

秀江自郡抵昌山蜿蜒曲折幾百里至此兩峽闌東水勢奔突昔年有堰水成渠溉田四百頃者余每訪求故迹杳不可得但滿水嶙峋廉利俾劍戟會不容刁雖長年未有不攢眉者望洋浩歎久矣又由此三十五里歷鈴山至袁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家渡是名鐘山其險與昌山等派流者勞疲竟日僅可達分邑而昌山又無論矣以此商賈不通舟楫罕至殆若天造地設焉康熙庚戌秋仲余間行相視委官鳩工約平其兩峽中石之險峻者凡兩閱旬而畢自是水勢緩衍舟可坦行篙人擊楫以濟吾民往來自謂有得也桂香初綻漫爲之記

珠泉見我亭記

國朝黎元寬

亭由泉著似泉惟德太守見我胡公誠其人可以似泉泉在袁陽去治所僅若而武舊時稱珠泉第取形容未及水清見我之義體用乃完內外一合是泉宜以是謂之而公

署號則既然矣公清心介節凜乎非今世之士也嘗誦少陵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若公眞清不可得濁何必重在山而輕出山于是守郡至五載政成人和訟稀謳起四境多可樂者公雅意尤不及遊觀而棠樹鬚髯衮衣將迎羣情有寄許公曰當無迕之以就斯構間委予書見我亭三字予且妄意泉不妄有名今陳子來言始知其用公號一如醉翁已事但從人命之非公自命而公能爲人來許公復能爲公來又何咕咕于來爲一身不來爲萬民乎蓋佳境恣取瓌狀迭呈風冷雲流常在襟裏至于酌酒賦詩豪管哀絃時時間作公事未嘗不了予聞而欣然有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裳濡足之想先日客或謂予此泉當洪武時嘗一日給軍千萬不竭以功得封其賜名則忘之矣又一客曰所封遠使者迷偶置于此泉遂飛而來嗚呼此卽豐樂亭記中求清流山戰處不得之說也歐公於滁嘗治三亭皆以泉醉翁則同人豐樂則思古顧不如醒心之爲親切夫醒心猶之見我矣夫潤澤豐美可被於人無加于我而惟存我者自可以及人唐宣宗詠泉以終歸大海作波濤評者謂之帝王氣象其實恃源而往雖放乎四海莫非我與我周旋易曰雲行雨施天下太平天下之利見大人卽大人之自見其我也予請以是義記見我亭太守公名希聖號如石

臨汾人丙戌進士許公名壯猷號元公總戎命書陳子名
潔宇于邱受公知索記佐郡則教公一沐司李則鄭公燠
宜令則張公浩幕府則董公正已得並書

萍鄉重修學宮記

國朝 孟宗舜 知縣

萍學凡七遷矣明季一炬地幾成榛莽耳創之者一吳繼
之者一刁功雖勤如小就何宗舜來萍時詢王學博永新
曰今之學蓋太守李公力也公守袁重興昌黎書院學者
仰之如泰山北斗不下昌黎猶念萍學之復沿二十餘年
草創之舉因循至今不有振作其何以濟我先聖先賢之
靈得毋愀然乎爰割廉俸並爲多士倡曰有能慕義者吾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八 記

七

其嘉尚之縣任也引爲己任前事也視爲今事公之心非
昌黎之心公之力非昌黎之力哉宗舜值朔望與諸生行
禮其間稱美者久之然猶有待焉東西廡明倫堂其未竟
者也諺云創始難樂成易公爲其難我輩敢不爲其易乎
宗舜雖不敏請事於斯願借學博圖之作此記者亦先河
後海意爾康熙八年記

重修昌黎書院記

國朝 鄭 燠 推官

袁陽舊有昌黎韓公祠在郡學講堂西宋知州事祖公無
擇實經始之明初姚公文守茲土卜移宜春臺下卽今址
云嘉靖間劉公廷請改爲昌黎書院增原道閣延諸儒講

學其中此袁陽昌黎書院所自始也後鄭公情與至復增
屋三楹以備庖厨汪公若冰又重修焉後先敘其事者如
祖公無擇黃君幹諸記具載郡志中其所以尊尙韓公者
至矣然竊謂知所以尊公實未盡知公之以傳道礪世爲
心慙千萬襍如一日者也公嘗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
列又曰堯舜禹以是傳之湯文武周公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後不得其傳非隱然有以自任乎蓋公實有見夫
孟子之心之性與夫持志養氣者若親承其統緒焉故其
貞一已之心性以全生平之志氣溢爲文章措諸行事歷
久而道彌尊今袁之有書院已數百年登其堂者或徒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公有濟天下之略與夫起又代之文而不思其所爲約六
經之旨以反二氏之非者則是登公之堂而不能行公之
事其於書院之建不大失前人意哉蓋公守袁實移自潮
潮之人嚮未知學公命趙德爲之師士皆敦行延及齊民
至今號易治及在袁一時盧肇黃頗諸名人皆公所勉而
教之用能發高士之風規振都官之遺緒文章節義麟麟
炳炳公之教倡于上士之勸應于下代有聞人時多育德
書院之子袁顧不重歟且其地枕春臺面珠泉實擅山川
之秀數十年兵燹煨燼樹生瓦礫間高且尋丈癸卯冬三
韓李公來守是邦與予二三僚屬文武同心協恭修葺葺

學繕橋梁構郡治百廢漸興署中舊額景韓公實爲任之
余因道及昌黎書院鞠爲茂草講學不行人罔則倣道分
守參議施公按部余從李公後相率白其事輒慨然首倡
又得進士袁君繼梓偕鄉紳梁君佳樞共襄斯舉爰相舊
址諏日重建堂廡巍然樓閣翼翼齋舍庖湑以次而備中
祀昌黎公旁仍舊典以李翱皇甫湜盧肇鄭谷配之自茲
以往道德之所由成教化之所由一政治之所由美韓公
傳道礪世之心所由昭示來茲皆于書院是賴顧不重歟
予司理茲郡訟牘簡少爰請太守李公暨諸寅屬同謀諸
生遴其尤者肄業書院中親行訓督相與明聖賢之指究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九

平治之略如父兄之於子弟朝引而夕導焉又日給廩餼
俾得一意下帷頗謂一時盛事太守李公屬予記之予不
敢辭謹爲之敘其本末俾後之君子知創於前者如彼興
於後者如此從而推廣教化增修宮墻尙將有厚望焉是
役也工始于康熙乙巳九月告成于丁未三月分守施公
名閏章江南宣城人協鎮許公名壯猷京衛人太守李公
名芳春三韓鐵嶺人郡丞孫公席慶新任夏公毓龍都司
董公正己宜春知縣陸柄謙前署縣事鄭宰分宜知縣朱
勳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廷鳳皆與有捐助者司
理鄭燻爲之記閩之莆陽人也

重建府儒學記

國朝 袁繼梓 宜春

聞天下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致也袁庠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瑄立學宮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內郡治西南唐保太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眞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爲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陜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爲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神宗熙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以袁州學記爲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更講堂爲明倫堂宏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模之爲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世遠代殊其間修廢舉墜者固自不乏要未有勤思教化之所出人材之所聚以實心行實政如我郡侯李公者也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袁下車之日睹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缺而莫之補救其奚以教而奚以率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又不欲費民間一絲一粟故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而數

政有其地一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其基乃自丙午夏邵學以全圯告蓋前此以積朽之材間有修葺不過苟且畢事故圯適與時會公聞之疚甚爰數行按視經度周悉遂捐俸措置爲之倡而檄前學授伍諱臣董其事凡庀材選工必躬必親由是明倫堂不日成之矣故凡棟宇椽桷之必嚴甃甃丹堊之務飭而周坦屹繚門戟闥闔堂廡深血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之趨踰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都哉可大可久如我公之荼衷卹下匠心造士而有猷就緒若是者不其難哉茲者豫寧胡諱文衡來授郡士於前此護屬之未竟與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茲講課之務勤者又靡不仰承德意焉乃以貞岷事求言于予予父子兄弟俱輟發自庠者昔荷先聖之式憑今睹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昔文公之刺我袁也以元和十四年六月有慶雲見於州之西北進圖表賀豈非以文教之身起乎八代者應在一方歟故於先刺潮時出俸舉本收贏餘以給學生厨饌一時人材磨奮多所成就是又與拜祭酒一解俱爲有開必先者也今我公以豈弟作人之惻敷雲漢爲章之治知爲國得人而名重金甌將喬皇多士與霖雨蒼生不相因而一致乎吾願多士之息游其中者飭躬勵行高會忠孝之築必有如盧學士之

特達於李衛公之知遇者矣則以袁爲韓李棠封也不信然哉

分宜重修縣學記

國朝林笙分宜知縣

蓋自我太守李公泣袁以來於郡中之廢墜有當修舉振興者百計經營既不遺餘力也其事關鉅典爲風俗人心所繫屬尤切注向焉每遇屬之大工大役苟有申請未嘗不行行未嘗不力至於學宮若郡庠若宜庠若萍萬剏建者增修者皆已改其舊而新是圖惟分邑之學宮興復最後其最後奈何蓋學宮之廢惟分邑最久而習習而忘遂無有齒及者笙不肖亦不意其荆榛一至此也到官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初有事文廟瞻眎週遭慨然久之適胡學博鴻漸有修葺明倫堂之舉申請於公備述學宮久廢狀公不勝太息謂我輩遊聖人之門平生所學何事於此而可已又烏乎不已爰是銳志重修以文廟爲亟亟或有難者曰厥務至鉅厥費綦繁度用材木幾何工役幾何歛貲幾何廼可鳩工公曰不然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患無必爲之志有志者事竟成耳惟分邑之民已感不堪重困其毋棘欲毋勞民務俾有濟迺首捐俸五十金以爲倡而徐漸爲之計其責成在縣省試在學更爲約法期以十日具文一報凡竹頭木屑及工傭食指盡可稽也歲時公以公事有會城之役使

道鈴山尤必親詣管覈焉以故鮮弛力鮮冒破用簡而功多是役也始事於戊申之夏落成於己酉之冬起視聖殿崇巍有加廊廡跋翼門屏伉將啟聖之特廟攸芋名宦鄉賢之几筵咸秩肯也廢址荒臺今焉輝煌文物萬民是若不亦宜乎學博請記於公公屬笙識其事且曰豈余不佞是爲時維綜理則規畫勤劬具窺盤錯之班時維簡閱則泮壁籌度日分氈席之晷時維駿奔則圍橋觀聽譽髦踴躍以爭先時維竭蹶則經營于來百工鼓舞以待命用是藉手告成以不負所學併信必爲之志可以自勉勉人耳嗟呼公之意念豈不深遠矣哉勞而不伐謙而有光我公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有焉惟笙襪線微才不足仰佐公高深萬一然卽公興學一事必誠必信其爲屬末模範亦復何窮爰泚筆而爲之記以俟觀風者考焉

分宜重修譙樓記

林笙

邑有麗譙晷漏存焉仰答天杓則昏且無爽俯循民紀則作成以時其義大矣譙例爲治署之正門鈴之譙獨在署之左翼離治署數十武則自有明萬厯邑令鄔公度邑治崇卑之宜卽邑前桑地所改建也譙面西背東左江右市仰嶺峙其前仙臺拱其後鈴峯聳翠鍾昌人望數雲樹於遠近目魚鳥之躍飛居然有樓閣臨觀之盛焉不第如碑

刻所記邑治左右崇卑相稱已也予以康熙戊申來令茲邑其時昇平豐稔民物協和暇日偕僚屬登樓眺望覺景物常新而樓觀垂舊蓋汲汲有將傾之勢予按馬公五因樓記爲萬厯庚子歲計斯樓之建距今八十餘年耳何以遂至此則以材取乎因當日撤郭西告地之神祠壯而不堅故不能垂久也予捐貲鳩工扶其將顛葺其垂敝修理整頓幾還舊觀方一年爲康熙戊午歲仲夏雷電震凌風雨大作閣竟傾塌無尺椽片瓦得完者予心甚憂之念譙爲一邑大觀經始之勞予何敢辭乃興工庀材勸士民之好義者捐棟樑之材若干覆簷之瓦甃垣之磚則罰諸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二

隸之惰者至工資餼廩之費則予捐貲任之厥材孔良厥工孔固浹莽而就樓上供銅身大士下祀武安王悉仍舊規鐘鼓在懸晷漏如故兵息民安而此樓適成所謂宣上德恩以與民休息此其時矣予涖茲邑一紀有餘於今當遷轉而其重建斯樓之始末與捐材好義及與勞監修之姓名義當紀述以告來者爰爲文勒諸石而刻其姓名於左工始於戊午年八月竣於己未年十月例得詳書

萬載重修大成殿記

國朝 常維楨 知縣

記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學校興則人知禮義勵氣節大道明而千載有真儒大道行而百世多善治是

以古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余於康熙戊午秋承乏茲土當兵寇蹂躪之餘里閭凋殘姑勿具述涖任之二日躬謁文廟豐草淒烟慘然在目乃披蒙茸踐荆棘俯拜荒庭之下成禮而畢仰瞻殿宇剝落傾圮無完瓦全椽以蔽風雨堂廡廚庫灰燼無遺皆爲戎馬飼秣之地矣躊躇大息久之返而廢寢食者數日以謂春秋豆籩將安薦歟士習民風將安淑歟因毅然曰修廢鼎新余之責也然招來孔亟時不克舉至庚申秋哀鴻漸集遂竭僿貲委典史于昌祿巡檢鈕嘉豫董其事奈名修實創百務經始工用材木之資屢給屢匱至癸亥春矢心畢力必期成功乃大集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材躬親監督復委典史趙濼初佐之閱四月而告竣焉熒煌屏檻櫺星建也丹雘椽題戟門葺也巍峩棟宇宮殿完也翬翼連甍兩廡新也不啻七十二子環立侍坐於洙泗之庭而拱聽先師講學矣而且堂祠重構廚庫咸備齋舍復增護以垣墉丹桂翠柏前後森挺乃集諸生肄業於斯絃誦之聲達於中外凡厥士民莫不仰首而嘆曰不意今日覩茲壯麗蓋從凋敝起而大振之其規模氣象誠有軼於前此者濟濟多士當奠厥攸居之初誠能棄乃舊習維新厥德爭自濯磨勵精於高明光大之域處爲修士出爲名臣則今日新學之舉未必非移風易俗之一機也若以

爲余功余何敢任

萬武建修常公講堂記

國朝 卷九之五 連 萬載

古人一言一行足以訓方型俗後之人猶傳誦記載謳歌
不忘矧深仁厚澤宏濟時艱力蘇民困功德人人至深者
乎如我邑侯常公誠足令人尸祝弗諼也公以遼左名胄
年二十二由成均銓授萬令偕吳逆僭亂邑被禍最慘四
境之內幾絕人跡公下車灑泣曰

天子命吏守土牧民今閭閻流亡田疇荒穢將何以爲治
乃悉捐已貲招徠近遠布給牛種賑恤衣糧慰彼安土之
思民相率漸集然軍供浩繁征繕無藝公曰傷殘之民卧

東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三

未帖席而又擾之是使哀鴻復驚也罄洗囊橐力爲肆應
而里民初不知有其事每羽檄到邑痛哭繪文以籲當事
當事亦知其愛百姓而不愛功名甚雅器之路當楚南孔
道卒伍時人民居橫索公厲色驅馭纖毫不敢犯甚有迂
道不敢過境者徃常納賦有耗公痛行革除一切陋規悉
皆屏絕民嘗沾染疫癘公齋戒禱神疫頓瘳山鄉猛虎爲
害公繕文告神虎害亦息兵燹後民間子弟無力肄業公
設立義學每月課藝必親校閱相與講論書旨及先正體
裁文教蔚興其科歲試童子几席飲食皆親爲檢設所授
皆名雋學宮遭戎馬蹂躪焚燬無遺公毅任建葺貲貸不

足爲之贊佩焉。刻日告成，公署中食指約數，陰晦午不舉，而讀書賦詩怡然不倦。其處士不卑不亢，相挾以禮而出之。至誠屢作爲文詞，息訟孝弟力田，征比賦糧，更不忍束溼重困然。通欠者多，往往屢被嚴檄，亦恬然不爲意見。此難而公不畏其難，心之所苦而公不辭其苦，公常爲何如耶？吾聞報功崇德者生而尸祝類多，又歌功頌德者見諸謳思，輒多勒垂貞珉，固尊莫若就公精神所聚求之。公平日精神在教養，之側構公講堂，近校以教，近庠以養，所以綿公之功德於袁州府志。區泮宮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無窮也。紳士里民屬記於連連，爲公治下士，又爲門下生。雖不交義，不容辭，因統邑人之志而舉其深仁厚澤，所以人民之深者以爲之記。庶公之功德與堂而並，不焉公諱。繼禎字晉臣，號白山，遼東廣甯人。

宜春重修學宮記

國朝江為龍知縣

政莫先於教，教莫先於學。學也者，所以尊王道，而育人才。由郡縣以達朝廷，胥爲興賢崇化之基焉。敢急厥事哉。宜春學舊屬諸郡，創自房琯，邑無專學。宋淳熙間，令柯春始議建置袁山門外，其地傳爲唐盧肇故居，襟帶江流，川盤鬱靈氣，所鍾人文，因之以振宋元以來時修時圯。

正德簡太守徐公連特爲修舉正方向疊石江殿堂
廊廡規模大備至今百年來未有新之者無復舊觀矣余
承乏茲土祇謁瞻禮周矚庭廡多蕪漫弗治心焉愾之於
是計工度費先其大者次第舉之戟門兩廡及名宦鄉賢
之祠鐘簋籩豆之器舉頽易敝黜聖塗乃由是漸增舊規
勉告成事爰進諸生詔之曰士知學之所以重乎學者教
之始政之所由成也諸生誦法孔子歌咏先王履仁蹈義
敦詩書而習禮樂皆上所以養之期其學之成出而施諸
政也生有爲之時焉可造之地深之以實學將進而幾於
道可以淑身淑世繼聖賢之絕學非徒博科名而謀利祿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也今

天子建學立師養士之法遠軼三代可謂世際休明矣宜
雖叢爾邑前賢如袁京盧肇諸公節行文章耀千古芳
躅可追地靈終未歇也予忝備教化之任諸生其毋負此
學其勉副

聖朝之教則斯學之成長吏亦藉得爲政之木焉因記而
勒諸石云

重修宜春臺記

爲龍

袁城之中東南隅有臺五十丈聳然特立曰
漢長沙定王子成敗跡也舊有種桃亭瀉山
春臺傳爲關其正宇

祀仰山之神臺畔石坊二曰憑虛口積翠爲郡邑名勝之最
最佳者高明宏壯出雲氣而凌風雨挾光景而薄星辰袁
陽諸山勢若環拱凡平沙急湍林木蒼蔚與煙雲禽鳥之
出沒漁舸賈舶之上下皆雜然呈於几席之間予始至是
邦歷衣其上見夫殿宇檻榭欹側傾斜聖像金碧剝落塵
埃風跡間所謂亭閣石坊已無一存者不勝今昔之感焉
蓋夜之勝地如珠泉化成不一而足皆未若茲臺之雄踞
闕闕中山川平遠可一覽而盡者也奈邑處瘠僻適予葺
學宮建義塾纂修邑乘捐俸募貲騷然繁費於茲臺未遑
培構惟是瓦級之破缺棟榑梁桷之腐黑撓折者悉治之
成其人觀也可

東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无

宜春下浦沙陂兩橋記

江爲龍

甲申秋予自桐來宰是邦舟次彬江陸行二十里許至下
浦見長橋頽頽僕從褰裳以涉予乘輿而濟心惴惴然訊
其名曰廣潤橋水自大仰山發源經入秀江值春霖激射
以圯予遂捐俸募衆爲修復之越丁亥歲邑人來告曰去
郭五里而西有沙陂橋焉忽秋漲水決而橋壞渡甚險凡
十甃工費浩繁予復捐俸以倡令募資鳩工以堅石固其

岸巨材壯其趾閱歲而成蓋二橋歷有年所當楚蜀滇黔
兩粵之衝利於商賈負販之往來者甚大關乎仕宦郵驛
之奔馳者孔亟也昔杜預以孟津之險請建橋於富平津
衆論不可後橋成而衆便焉百官舉杯勸預曰是非君不
立又王周易四鎖噴有仁聲橋壞覆民車粟周乃慨然曰
予過也遂償民粟而治其橋二者雖先後不同其爲利民
一也余之不逮古人遠矣是兩役者不過率羣力以董成
之較之杜王二公之流風遺澤吾固遜焉而未遑抑修舉
廢墜其於自責之意或有合焉向之頽頽而病涉者今則
鱗疊密次危而易之以安險而與之以夷登斯橋者可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臨流而賦矣爰綜其本末爲之記俾後之人得以覽觀焉
分宜鈐岡書院記

國朝 嚴一沆 分宜

鈐邑大常黃公子澄先生表忠祠自明以迄於今蓋百十
餘載矣其靖節守死典誌所載班班可考洎茲土者奉香
楮祀春秋循行故事鮮有言及之者歲在丙戌越周公開
緒宰鈐陽甫下車卽以表忠祠是詢又憫棟宇將圯慨然
已任雖蓮幕清風拮据經營公餘之暇鳩工庀材取舊址
而式廓之而且稽墳墓以杜侵佔置公田以隆饗祀非徒
以稱壯麗也今

國家求賢若渴取士如飴凡餽廩之類

無非儲才學宮以

需一日用而公尤於祠傍捐貲五十五兩置堂廡數十楹立義學置田產爲鈐多士倡則其所以敦教化而厚風俗者卽古循良吏曷以加茲今其事就理始於丁亥成於戊子僉謀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捐建宜陽書院記

國朝

劉長發

宜春

稽古大道之行由於明教化教化明而後禮讓興禮讓興而後士無佚行民無奇衰其時國有學黨有庠家有塾明先王之道以成比戶可封之俗彬彬乎人材蔚起治之盛也有不自里巷都邑漸而放乎邦國達於天下者哉方今聖天子崇儒重道同文化治內則輔弼大臣外則州邑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三

民之官導揚德意宣布風猷故一時文治軼前代而過之邑侯江公以桐山名宿出宰吾宜越數年政平訟理事息人安寬仁恭敬之實孚於閭閻神明惠愛之風傳於隣壤蓋德意之綿亘與袁山爲高秀水爲深者也下車以來興廢舉墜善政未易殫述獨其振興文教養愛士子尤加意措注焉邑舊無義學寒畯之英僻處一隅業無耑師公時思規畫初構舍於城東多方修葺業已四方雲集遠近畢至顧猶以爲湫隘囂塵復于城南行宮寺之左相其地脉枕春臺面仰峯雲山秀麗水木清華公曰可矣爰買民屋庀材鳩工百堵皆作頽者興敝者易狹者闢皆舍其舊而

新是謀公退之餘日必親至周視焉不踰月而告成堂廡門廡翬如翼如又慮供膳無資置民田若干畝地名十里山以其近郭而便經理也增置廬舍募佃耕種卽以歲入之租爲生徒餼廩悉捐清俸不費民間一絲一粟焉于是講習有堂寢息有室庖舍涵浴有具授祭改衣有給俾士得一意講習于其中然是舉也豈徒獵取科名之是爲惟是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修身勵行則內聖外王之必講窮經學古則異端曲學之必嚴窮善一身達善天下此物此志爾則侯之建學立教聯以師儒所以仰答

朝廷造士之意與夫當道作人之勤者不已兼舉而無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憾也哉將見人文麟炳忠孝與節義並著處擅鴻遠之望出昭鳳翽之祥佐

國家一道同風之治萬世無疆之休于彌永也而侯之道德文章久爲名公推重其爲吾邑人士師表豈淺鮮哉落成而命發爲之記發不敢以不文辭謹書其畧勒諸珉石以垂公德於不朽

萬載南浦橋記

國朝程元度知縣

距治南三百武有橋曰南浦爲適郡要津凡使命往來負販步趨者必由焉建自元之大德至明正德中山水衝圯有宋氏女良貞捐貲重葺及萬曆己酉復遭水患邑孝廉

幸國賦解囊再修嗣後屢補屢塌僅存廢址於是有臨河
而...者矣余既服官此土舉廢興隆皆予責也緣阮囊
空乏未及一一施行乃辛氏後昆繼承先志謀欲復建是
固先得余心者但鳩工庀材費費浩大非圖猷一支所能
給爰邀紳耆數人爲倡而樂助者遂多余因諭於衆曰費
財弗充不能修也衆皆懽然曰信哉是言也於是請良工
而董治者愈勤捐已財而醵歛者益力經始於雍正四年
四月越明年八月告成登斯橋也濡軌無虞垂虹如故車
輪馬足無煩問渡之勞泥濘風寒可免褰裳之苦豈惟辛
公後裔善於繼述凡捐助者與有勞績焉若以駕溪澗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通衢乘波浪爲康莊歸功於余余則何敢今余行有日矣
橋成而欄楯尙闕心未慊焉願董事有以終其事酬余夙
志是所願也

萬載重建康樂橋記

國朝 謝 旻 巡撫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則十一月徒杠成十二
月輿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
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東
北十餘里舊有康樂橋上通甯州新昌下接宜春分宜爲
往來孔道元正年間邑人龍珣實創建橋謂謝康樂嘗
遊此故以名明季毀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

水涸時行者以濟春夏水雨暴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五年福建許松估來令斯邑政既洽於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關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於公不煩於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訖工於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表三十丈爲廣一丈六尺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以文來請記其事按萬載縣在晉爲康樂吾先車騎諱元淝水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渙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卽康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康樂專目靈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以其才之著也余故因橋名而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月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

國家百年休養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惟恐後時宜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皇上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在宸幾哉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恬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廣而吏士之知勸也

遂爲之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用時加修葺能
歷久而不壞尙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詩令松信實
董之而萬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
而從而樂助者或百金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
知義者也例皆得書

分宜重修表忠祠記

國朝 周開緒 知縣

明太常卿黃公膺儲君師保之重承太祖顧命之隆節烈
芳聲忠貞懿行旣已昭明國史彪炳寰宇而世系源流慘
罹顛沛又見於劉待御誌墓碑銘矣爰考明成祖於漢王
謀逆之後追想公言旋已悔悟然僅得稍弛其禁至隆慶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三

時始邀詔復官秩表忠崇祀是蓋精神之不能久鬱而食
報明禋允昭論定也因公後裔守墓崑山隨已立祠墓所
其分宜專祠則爲督學邵公所建時有四明周君諱應治
者來令於茲會公六世孫雲告請復籍贖牒回里周君爲
之查復其祖塋基產又以修理縣堂之支剩公銀五十兩
爲置祭田三十五畝零並地三畝五分令雲主守管業以
綿祭埽不意雲竟乏嗣祠墓無主歷今百數十年棟宇傾
圯頽垣斷砌徒存俎豆虛名衰草寒烟幾失邱壠舊跡良
可慨焉予始至瞻拜公祠相顧淒然因思公凜凜忠節扶
植綱常爲人倫儀表豈可使祠宇蕪穢以褻祀典是亦有

司之事何敢以職微祿薄物力維艱爲諉用是勉捐庀材以爲首倡益以勸輸設法而構成之雖限於基地舊貫不加而廟貌聿新威儀有赫庶上足以仰副邵公創建遺意至黃公所葬祖墳山併基地田畝率皆散處各鄉越雲回籍復業以迄今茲年遠世隔強半爲隣近所侵甚至有毀滅舊碑冒爲祖塚而續葬其下者竊念先賢祖墓允宜防護安可以無主之故任其侵削恐日久湮沒難稽謹就萬曆十四年周君勒志各地名逐爲清理但誌載簡畧稽勘茫然幸賴老成好義留心舊跡者從余跋涉歷爲指點始克有所依據免致混淆仍有志所未載而爲里民舉報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六

並得清出茲予告請歸養未克竟事深望於來者之有心焉

萬載汪公橋記

國朝

辛金鑑 萬載

萬邑西行六十里許爲楸樹潭潭之下越二里有橋名下亭明正德間石塘龍大智創修嘉靖癸巳圯於暴水其子昇通伐石斷材仍其故址梁而甃之架樓十餘間上通湖粵下抵江淮是亦康樂之通津也迨甲寅兵燹橋復廢居民行旅卻步江干者日不知凡幾康熙丙子先君受中偕龍運開林雲澄等倡導重建石墩架木爲梁約費數百金而橋復興於茲二十餘年矣雍正十年五月洪水破墩大

水漂流維彼行人其何以免厲涉也論者謂必墩廊
盡以石甃如康樂橋庶克垂久第工程浩大用費不貲
乎難之幸我賢侯汪公自下車來痾瘵在抱一切興舉
廢凡有利於民者靡不引爲己責適在萍邑道經於斯
目擊行人病涉心焉憂之爰屬廉巡馬與鑑等集鄉之善信
丁廸及李沐天辛九成林漢承龍達遠等共董其事而侯
且捐厥俸殫厥心籌畫經營悉協民志由是閭閻樂助父
老行誠經始於壬子五月初告竣於癸丑十月之望橫
計一丈五尺直計二丈八尺約費二千餘金詩曰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然則斯橋也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卽賢侯之甘棠也且在昔橋名下亭而興廢遞更曷若茲
之玉虹橫江金鰲跨浪而頌我侯之德於不衰也乎爰題
其橋曰汪公橋俾後人覩侯之功思侯之德與康樂橋並
垂不朽焉是爲記

萬載康樂祠記

國朝袁寬萬載

謝公靈運之名垂天壤也固不因祀而重亦不藉記而傳
然予獨有異焉者古今文人才士其所以彪炳當時照耀
後世不與庸衆同其澌滅者祇以其發詞之工繪藻之妙
令後世操觚家奉爲科律因其文以想見其人耳未有尸
祝俎豆經陵谷滄桑而愛慕弗諉如康樂謝公者蓋德業

文章自古難兼夷考江右十三郡名宦其爲文人學士者
遙遙古今不過韓昌黎范文正蘇文定數人而已然數公
者皆際得爲之時而又有親民之責久於其任因以布其
經綸綿其膏澤入人深而繫人思固其所耳若謝公者丁
晉祚之末造值劉宋之多故負濟世之才而無所施蘊忠
憤之畧而無可展於是寄情山水託志嘯歌而不知者或
擬顏鮑或比二陸又或致疑其疏豈不過歎觀其薦長瑜
識惠連論公間潘陸具有卓識使遭際聖明倚任綸扉功
績必有過人者乃僅以先朝世胄襲名爵土未幾以廬陵
獲罪再起秘書監復爲臨川內史尋爲永嘉太守其於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樂遣封亦如逆旅過客瞬息位號已耳乃康樂之人於公
所遊歷之處率著其本末誌其原委由是境內山水蒙公
姓氏封號者指不勝屈傳至有明尙以名其橋又復建公
祠宇則民之不能忘公與公當日所以撫綏民者視韓范
諸公爲何如又豈顏鮑諸人所可同日語哉雍正八年邑
侯汪公由長甯調萬旣董康樂橋之成又覩其寺在橋北
岸者堂宇湫隘且與釋氏雜處乃率紳士謀所以恢廓之
紳士素慕公徽烈其樂宣力咸推郭君邦藩汪君之圖高
君岱等仔肩其任乃葺其故而鼎新之繞以垣牆華以丹
雘宏敞巨麗視昔有加適公裔太常公巡撫江右復製匾

聯雲章燦爛不獨生道豆亦且增江西色矣或曰謝公
翩翩貴胄才名卓犖歷歷千古又重以鳳超諸公之賢接
武詞宗後先濟美積厚成流節靈爽之所在又何必於一
州一邑中沾沾焉俎豆之妥祐之歟予曰否否夫不聞眉
山之言乎賢人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往而不在也
又不聞劉季之言乎季力經營奄有四海酒酣耳熱猶曰
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况爲公星流嶽降祖父世
守之區乎則謂公靈爽實式憑之亦無不可惟是昌黎刺
袁無擇爲之立廟范公守饒十朋爲之建祠穎濱泊筠逢
辰爲之崇祀而祖王諸公政治文章復與韓范埒殆亦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堯

其有之是以契之耳今汪侯訪公遺躅拓新祠宇則其爲
人與其志之所存可知矣異日者人過謝公之堂瞻其嚴
翼思其重新之功不惟謝公遺澤流傳不朽而我侯尊事
名賢之功亦與之不朽也予雖不文亦安敢不述其興建
之績俾侯與康樂公之名共垂天壤也哉至若碧流縈繞
古柏參差長橋亘其前嘉林布其後足以妥公靈而壯廟
貌者我侯暨紳士雅韻已曲譜其盛矣又何敢贅

萬載重修明倫堂記

國朝

許松佶

萬載知縣

歲在戊申余以

朝命來宰是邑循例釋菜首謁聖廟瞻仰殿庭聿新

惟神座未修兩廡牌位未設廊廡有碑屹然讀之知施君之力爲多而程君踵成之者也嗣至明倫堂則堂事傾頽師生無復講道之處殆施程兩君力所不逮而貽余以責者余豈敢辭第時已冬初轉瞬改歲且庶務孔亟簿書期會日不暇給拮据數月粗得就理於是先新神座繼設兩廡牌位而後謀及於明倫堂維堂工費繁鉅非一人之力所及因進諸紳士而謀之咸踴躍樂從用是醵費經營鳩工庀材閱三月而厥工告成既塗既茨以丹以雘書聖經一章於屏八月初吉集紳士耆庶宣講

上諭并舉行鄉飲典禮今而後師生時集講道微者以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罕

幽者以闡明於倫理致其親睦其士人周旋於揖讓相先之地詩書之氣日積弦誦之聲時聞其庶民相安於闔巷各供其職業沐浴膏澤歌咏昇平而爲之長吏者得以課政餘閒時登斯堂與士民相見勉勉循循庶幾德化之有成豈不幸哉余不敏蒞事未久曷敢交飾其說惟是勤宣聖天子恩德以期化民成俗之心孜孜不敢怠而於此堂之成旣喜爲政教之所由始而又樂諸紳士之共勩厥成卽以質之施程兩君想亦欣然其慰也堂之修維年己酉始事於季夏訖工於仲秋儒學教諭徐能宗訓導周溥督其成邑紳士舉人楊言唐裕猷貢生郭邦藩王敷教監生

張士魁生員汪朝祖辛汝勳等董其事捐貲勸學者甚夥
悉勒碑陰是爲記

重修府學記

國朝 趙大鯨 提學

袁州古宜春郡也仰山峙其前秀江環其側文章攸萃人
士恒甲於江右昔韓昌黎自嶺南移守於此教化旣洽州
民交口頌之其後宋祖無擇知州事寬刑禁尙文學悉奉
昌黎爲法於府治之左改建學宮俾弟子肄業東西舍袁
之有學所自始也我

朝康熙六年前太守李芳春嘗葺而新之閱年漸久日卽
傾圮乾隆丁巳之秋長安程君來守是邦祇謁文廟周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四

內外諸僚佐曰學校者教化之本予承乏茲土而綢繆無
策將何以仰副

聖天子興賢育才至意乃捐已俸爲倡一時僚屬與縉紳
士子皆爭輸恐後得工費銀一千七百兩有奇自乾隆四
年二月鳩工至本年十月告竣太守曰聖道如重嶽然升
其堂者觀感係焉非宮墻不足昭崇峻也爲之繕以垣墉
數仞且舉非戶舍無以資游息也爲之修建兩廡及櫺星
門儀門之屬如兩齋舊制且小大從公詩不云乎泮池則
鑿而加深園橋則闢而加廣遊於學者庶禮門義路不遠
矣向無崇聖殿規模未備爰創建於大成殿之後祭器樂

器之有庫鄉賢名宦之有祠次第興作無不整贍予承
命視學江右常懼隕越每當事有能興復舊制扶掖人才
者聞而深喜焉若太守非卓卓可稱述者乎歐陽公口政
治之盛衰視乎學校之興廢今太守率是意而行之誠漸
以歲月俾人人含醕味道誦詠聖涯於以見

國家久道化成馴至唐虞三代之盛然後歸厥休美知教
化之有自而學校之所係匪淺鮮也不綦幸哉是爲記

重修府學及祭器樂器記

國朝 岳 濬巡撫

聖人師表萬世郡縣皆立有學春秋上丁恪供祀事牲用
大牢肴核維百樂奏八音舞用六佾典至鉅也而有司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三

諸生肅恭將事罔敢怠焉乾隆丙辰冬廡

簡命巡撫江右仲春入廟承祭見器用未備樂舞有缺籩
豆之屬皆有司臨時猝辦夫備物所以將意物不備具而
徒抱區區之意非所以昭格告虔也爰稽典籍命有司鳩
工庀材敬備禮樂之器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慎選其良調
其律呂罔勿協也羽旄干戚籩豆鼎彝製必依古文采爛
然精且潔也凡製祭器一千四百有七事樂舞之器二百
三十有六事復延闕里之嫻於禮儀者來江教習諸生於
是乎鼓歌有節登降有度蹒蹒濟濟雍雍肅肅仰見禮樂
之盛而歎聖道之大感人者深人人者切也予旣於南昌

府學備其儀而又依其度數廣爲製備分頒於一十二郡
學者州縣學七十有八則現在編其次第悉頒以昭美備
焉乾隆庚申秋袁郡太守程君來告予曰袁學之傾圮歷
年久矣守土者不敢視爲緩圖自戊午春集議鼎建四邑
紳士樂輸恐後百執事贊勳維勤鳩工於己未春仲迄今
落成而祭器樂器奉頌適至美哉輪焉美哉與焉禮樂備
而文治光願請一言以紀其盛予謂袁郡自宋李泰伯作
學記教忠教孝剴切詳明而士習文風於今爲盛恭逢
聖天子誕敷文教超邁古昔崇實學黜浮華四海蒸蒸然
人文蔚起而禮陶樂淑宣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聖

聖德以造就人才者則予與各有司之責也予嘉程君之
殫心學校文廟鼎新而觀瞻肅穆禮樂大備而教化日隆
將見懋德懋才日新月盛爲邦家光者正未有艾予於袁
郡實有厚望也於是乎書

創建府學講堂記

國朝 黃在中 宜春

講堂昉自青齊予嘗過臨淄西郊基柱尙存遺老猶然談
修文遺事蓋吾道昌明於魯登闕里之堂三千七十之徒
郁郁彬彬皆有聖人之一體齊魯壤相接學者雖未盡遊
聖人之門而遺澤所漸文章辭說極千古巨觀也厥後伯
起三鱣盛于闕西康成儒林名于北海皆以講道論學衆

四方英賢續千聖統緒次則昭明爲藏書之府文定開文
業之區以至華陽石室文翁創建嗣太守增修用廣其制
所以啟迪後人厥惠無疆

國家重道崇儒郡邑無不設之學興賢育士鄉無不學之
人廩餼以優之燕耻以厲之課試以稽之而又慎選師臣
擇文行兼優之士使司鐸而豫導焉凡膺斯職者固宜宏
菁莪棧樸之化申鹿洞鷲湖之規由文章而性道自美大
而聖神非徒講論已也吾郡學基在府治東祭祀有典大
成有殿先賢先儒有廡名宦鄉賢有祠師長有署諸生肄
業有齋明倫有堂藏經書有閣宮廟巍然皆有可觀惟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四

堂缺焉雍正七年春同譜湯君松含以名進士除掌郡學
教先是居是官者類視爲冷署又皆老且貧於舍宇畧不
加意日侵月削傾頽殆盡至是秦莽塞途瓦礫盈庭數椽
僅存不蔽風雨湯君曰嘻吾旣以振起爲己任斯獨非吾
事乎爰解雪囊爲諸生倡躬親董率構講堂數楹於明倫
堂西北卽掌教公廨後空址也旣成日與及門課文其中
更爲之講求聖賢致知力行之方修己治人之術與古今
興衰治亂之跡倫紀綱常之大禮樂制度之詳草木鳥獸
之蕃以端士品而廣學者之識力又以茲堂之設予固與
君等共之更望後之擁皋比于茲任者日思諸生登斯堂

而訓誨不倦也歲甲寅君以憂去諸生走相告曰少留既
而弗果則相謂曰先生之曲成吾儕也至吾儕之佩先生
生也深薪木猶戒毀傷矧茲堂吾儕日夕所共講習者可
勿誌其盛事以傳知後之繼先生志廣先生業者此其權
輿也予既嘉湯君創始之功又多諸君子相與有成庶幾
三鱣儒林不專美於前而吾郡文學之盛於齊魯無多讓
焉爰爲之敘其顛末俾壽諸石以垂不朽其基址間架材
木工程另冊俱載茲弗及君姓湯名大坊號松含南豐人
雍正丁未進士改授府學教授

改建分宜縣學記

國朝 譚獻策 知縣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四

禮有類於從宜而制不合於羣議者則將仍古乎曰然事
有近於從俗而情實協於神謀者則將違衆乎曰否古者
國有大疑既內斷於心猶詢於士庶謀及卜筮稽其從違
以決作止蓋其慎也况學校爲聖賢靈爽所式憑士子才
德所由造孰有大修舉敢妄詢衆議而違古制乎哉昔袁
甫奏建象山書院命洪季陽相地徐巖因境之勝坐已面
亥位先聖先師以北向當時或訾其非是今分邑改建學
宮其位置適同乃卒行之而不疑及成亦無議之者則以
相地之宜採從輿論從欲之卜尤斷自聖靈也 邑學地前
昂後窪舊建聖宮主盡前址自址門以外逼近 街衢

雜沓車馬之所紛馳既無以作肅起敬而諸凡典制若櫺
星門頽池亦弗能備議者僉謂易向而北則其地寬平高
爽可以盡制盡誠且七峯秀峙於前鈐山拱倚於後形勢
之宜他時新建曹安峯先生曾極稱其勝緒論可徵則地
利於人文亦有助焉會余自蜀東膺

簡命承乏茲邑每逢祇謁瞻仰廟貌懼頽圯乃延邑士謀
新之於是持前議以進者十居七八而難者執古義相繩
互持不決余乃請於本府憲李通稟各憲率校官弟子齋
宿祠下翼開聚禱於先師前令各以片紙疏所議納瓶中
三閱皆北衆議遂定乃規方攻位輦材伐石凡諸陶冶梓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巽

匠丹漆黝堊之工周無不備苑建大成殿次堂廡及諸祠
戟門外繚以長垣修廣中廈有嚴有翼惟櫺星門壁池因
材費不繼待漸修復經始於乙巳之春竣工於丁未之夏
既成余釋奠於廟觀者如堵因礮石請記余既謝不敏而
邑士大夫復以爲言乃不獲固辭因諗於衆曰書云民之
所欲天必從之易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古聖王神道
設教未有不叅驗之天人者也是役也人神符合龜筮協
從蓋庶幾洪範所謂大同則吉者分邑人士際此昌期殆
必有厚自淬礪以應維新之運者焉毋驚於科名而忘其
本毋逐於浮華而絕其源於以應

其遂謂大成矣乎舊建明倫堂跨廟後非諸生講習處所敢安而崇聖祠在宮牆之東與廟向背亦非所宜方謀所以更置之隨以憂去邑人士是究是圖又以事勢中格癸酉春卒持前議上狀大方伯華亭王公得直所請今陳侯實董其成士衆謹動競出費以勦厥役乃移崇聖祠於明倫堂而撤舊祠改位南方建講堂北向旁翼二室爲公廡左廟右學制乃大備閱三載而告成何其難也夫自有廟學卽有此規制門池之設崇聖明倫堂之位前之人非不欲有爲非沮於經費之無措卽沮於毋動之爲大是惟賢侯明作有功大方伯篤近舉遠所謂舉動合宜則衆志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學八

至應使數十年曠墜興復於一旦吾儕得相與黽勉匡勳以樂觀厥成其敢忘所自耶諸君子咸欲壽諸貞珉以志不朽以延琳身在事中與聞顛末旣讓不獲已泚筆書之則誌其歲月如此且以告夫嗣之爲政者王公諱興吾華亭進士張侯名若涇桐城監生由新城二尹來署縣事今任陳侯名大經湖北天門進士

宜春永安橋記

國朝

袁芳杏

宜春

古人有志興作必爲之紀其歲時詳其顛末凡以誌不忘也然徃往見於鬚眉丈夫若身列閭閻惟懷無成之戒已耳縱偶有創造何敢存誇示人羣之想哉若易門徐藩人

永安橋之建有不容不誌者是橋經始於乾隆戊辰年
夏月至庚午仲秋月告竣地舊有津渡每當春夏之交山
水衝決往來咸病徐孺人之夫易君永耀始易爲木橋不
數年又爲波濤飄沒長嗣光緒克承父志重爲增修較前
雖完固然雨淋日炙板終易朽孺人以夫創於前子修於
後聽其蕩然無存終於心無以安且夫與子相繼而亡莫
計其長久此所謂望洋而痛轉深也因與長孀媳周氏謀
廓前功易爲石橋命次男克宗董其事糾工采石以底厥
成計其時二載有餘費金一千五百有奇橋長十丈濶一
丈六尺四墩三瓮名之曰永安蓋深望夫功之永保而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完

者之常安庶有以全夫與子之志於不朽也夫以一女子
不沒其夫好善之心有志竟成濟人利物無成而代有終
此鬚眉丈夫所難能孺人優爲之志之可恃也如是夫

分宜翔龍橋記

國朝 齊召南 侍郎

江西鈐之北偏號曰楊橋其地兩水夾流一發源於北而
斜抱於右遂於橋分東西焉橋之東一水由東而西紆徐
迴環襟帶於黃氏家廟之南不數百武而兩水合流與大
江通則又有橋以便往來舊亦號楊橋而以小別之蓋稱
名不欲其混非橋有大小也往年架木爲之人亦利涉然
春水暴漲漂流而不可救後更以石而結構不固遂不數

年而圯今

上御極之十年黃氏二三同志興廢舉陸相地勢而改造焉自經始以迄告竣凡四易寒暑而橋始成爲長十有四丈高二丈二尺用銀二千兩有奇雖求善士而結良緣端賴衆擎而憑饒口以勸義舉亦大勞勩矣夫橋築道路皆三代王政之先務而周官尤謹誌之以爲民利今黃氏之成斯橋也不辭集腋爲裘之勞不憚經營創造之苦使人不病涉車無曳輪其有利於遠近往來之人豈淺鮮哉黃生汝亮予門下士也戊辰提南宮適斯橋落成之歲嘗於京邸夢里中龍飛是日果祥雲旋轉雲內吐烟如帶直下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辛

江中江水飛沫騰波盤旋奔馳上與雲應由江而橋回翔橋上移時而散說者以爲龍翔也蓋與黃生所夢相合斯亦奇矣余謂人事盡而天休至理固不謬今橋成而瑞應足以知斯橋之爲功於一鄉大矣誠當因事誌實垂之不朽爰捉筆爲之記且錫以名曰翔龍云

萬載龍河書院記

國朝 辛廷芝 萬載

龍河書院舊在龍山官署後仁和進士嚴侯在昌涖萬十三載廉明勤慎政治肅清陞任之年捐廉獨建以惠邑之學者乾隆丙子邑士汪朝祖郭治清汪發楫聞鳴鶴鄉耆龍德彰張之球等以其地近市屢喧囂不靜不便肄業呈

請倡捐始改建於龍河其地距城半里許三面倚山前臨
長河中有山水佳趣向爲辛張二姓業邑人士思振文運
興售得之其書院規制悉仍其舊中構堂堂上架以高樓
後內廳左右學舍其十二間周以垣牆庖湏悉具自孟秋
及仲冬告竣學問之道靜其要也舍靜而求入聖人之道
猶越川而自廢其舟楫登山而自絕其途徑也夫豈可乎
莊周云大山深林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內不自鑿而
徒借資外無益也至人亦何嘗擇地以蹈哉雖然初學之
與聖學境地不同矣操持未定一涉紛紜錯雜之會非感
於耳即牽於目縱欲勉強鎮定恐善學者終難有功惟置
身於幽閒靜肅之地隨所誦讀要自有得則制外養中亦
學者學問之一助且斯地也舉目澄觀無境不佳自絃誦
之聲與河水相吞吐鳥鳴花放悠然有春風沂水之思此
在學者之自領耳矣乾隆丁丑孟夏

南園亭記

國朝 遲之鈺 同知

今之同知古之司馬古制領戎行今袁祇清軍捕務而已
乾隆十二年間蒙

聖恩復授是職到任之後遂奉差委至十五年仲春間始
能來袁庭下蕭然聽政之日少問適之日多或繙閱古書
或臨摹法帖或督課弟姪著後空地數畝董僕耘耨播種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五

移植花木於其中是年孟夏開創亭曰有足十六年與長子廣濟十八年又舉次子恒濟名亭之意始此矣十九年又於有足亭西建亭曰滋須樹德務滋力行遺後二十二年三建鶴瓢亭於滋須亭之西南隅其始也荒蕪不治今也亭池花竹翻爲趣地儘堪藉此以消閒日養精神倘來口之差耳時也天晴花放遠峯疊翠兀坐亭端深維九思有益百忍無憂目醒神凝氣舒意爽第能創於始而不能保其終恐後之同事取舍各殊此官旣屬間曹何不留停以爲消遣或曰玩器失志好財失心去之惟恐不速曷不觀古人樓閣亭軒各有賦序詩文傳今不朽耶若然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益之以風雅或加宏敞不時修葺意後亦必有同心相應者矣時乾隆丁丑季春下澣

珠泉記

國朝江皋貴溪

宜春以泉勝志稱醞酒入貢或云在城西四里久失所在今縣治之西有寺清泉一池當其門舊傳泉日兩湧與海潮同中有文魚邑文物盛時乃見是爲靈泉又出城南門里許有珠泉源出泉水嶺下平地湧出穿石罅中瀦以方池廣尋丈清冷澄澈其光可鑑微波蕩漾時噴沫波面厯亂如珠圓轉錯落掬之隨手而散上覆一亭橫以小橋可俯而濯汲而飲輕儵遊泳其中去來如空其流湯湯漚漚

千民賴其利此蓋泉得地之靈而溥潤物之利者也聞
之易曰坎者水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又曰坎爲水爲
溝瀆爲隱伏爲矯輮水之爲用大矣哉故其流爲江河匯
爲江海注爲淵潭激爲驚濤揚爲飛瀑奔騰振撼其勢動
而不能靜勞而不能安也其爲萬物之所歸也蛟龍居之
鯁鵬化之舟航泛之網罟依之以至寶藏珍奇珊瑚瑤琨
木難火齊百貨填委而山積莫非其源流之變幻而不可
測也况乎隱伏出沒不可端倪矯輮波折茫無涯際如禹
貢所稱沈水東爲濟入於河溢爲滌或入地忽千里不可
尋或出土高數丈不可抑又豈人力之所能施地利之所
能盡哉若斯泉之攸然一勺也同乎水之性而異其情出
乎水之源而故殊其象人之被其澤也旣足以助遊觀又
以資稼穡謂非鍾山川之靈秀大潤澤於茲土也哉則所
以培其源而廣其澤者又在挽狂瀾而濟巨川者矣豈徒
供耳目之玩已耶

湖岡臺記

江皋

袁在萬山中山勢嵯峨盤曲從西南來有峯獨秀出於城
南者曰湖岡臺昔爲晉鄧表學仙地今則學佛人居之磊
翁往遊焉出城山徑頗幽行稍駐流水中十餘里望村煙
縷縷松陰竹翠間漸近江之麓矣一徑斗絕拾級而上若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展身穿深竹數百步梵剎踞其巔巖石爲牆磊磊多異
我白頭老僧扶杖倚巖坐丈室與之語知其得法於
天柱陽清宗派流傳自少林傳來處有小池不盈丈清泉
泠泠僧指曰此池也山巖有片石爲斗壇豎榛莽
草不可見然隱隱一林杖藜扶踈如蓋巨石數塊可箕
踞而生花時香飄空翠蔭欹左一小樓登之衆山拱揖
相迎可招真師宿三三層岡倚長松而遠眺峯巒巖壑起
伏於烟雲變幻中高者下者聯者斷者聳若拔者翔若飛
若蜿蜒若遊龍者軒昂若鰲峙者散亂若鳧鷖者崩如欲
墜者俯而相倚者千態萬狀爭相出沒平田千畝如畫碁

東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五

長溪一帶菁蘿繞之林葉山花新霜乍染不知身在武
陵圖畫也秋雲作雨飯僧廚策杖歸意若有不能釋然於
此者焉從來山水之奇以人傳然人之爲山水奇者不歸
之仙則歸之佛蓋以世無嶽崎磊落之人足以當之謂非
仙與佛不足當其奇也袁固以高士而得名也况乎登臨
流覽又多前賢之遺跡如韓李諸公足爲名山重矣何獨
此一邱昔爲遊仙煉藥之區今爲浮圖卓錫之境竟無高
人韻士收攬其靈奇以自適其性情者何耶豈山水之趨
向有所轉移古今人不相及耶亦吏勒其職民勞其業無
暇觀遊放懷物外耶吾願今之爲政者履茲遺跡古人以

怡神遊志於山高水長可也勿盡委其奇於學仙學佛之人也

化成巖記

江 岸

柳柳州云遊之適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吾謂山水無定適因人爲顯晦曠者適深幽孤寂之人雖曠亦晦奧者適因幽軒豁之人雖奧亦顯袁之山大而曠者惟仰山小而清且奧者爲化成巖仰山距城百里外荒寂不可遊化成去城北二里許耳枕江帶城短策輕舸朝暮可造李文饒謫長史時曾讀書於此人至今稱之山不甚高迴合委蛇茂樹深叢怪石嶽崎自成崖壑曲有奧趣勞人應接秋晴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小艇溯洄從之倚棹沙汀步至山麓石之排突森列若踏若趨類牛羊虎豹奔而下飲於江與客爭路當門一亭特立巖石紛繞其旁拱揖趨承如相應答顏曰語石愚山施先生所構也舊有亭曰倚巖曰翠靄皆用文饒賦中語石苦爲所掩盡斲其礪而層疊之奇先生拆而新之呼石與語也今亦倦欲仆矣 巖山數十丈環以亭軒中爲文饒讀書臺憑高眺遠江流流足下羣山星拱屏列兒孫羅立荒翠空濛想見其置身高曠俯視塵寰也右折數武有石撐崖側出色鮮碧如波上青蓮乍舒半萼下小洞豁訝僂僂而入曲身盤折望之疑蜂入花房卷舒高下而嵐氣烟

痕盡收襟袖矣壁多題名剝蝕不可讀此非境之至幽且
奧者哉然若者遊者朝斯夕斯杖履盤旋往來無聞而
道爲政之人雖曰名山不遠必得一登茲邱觴詠嘯歌以
爲樂豈非以文饒之高風亮節曠絕千古因人以重其地
哉故曰山水之顯晦在人也若仰山吾終對烟霞而惻悵
矣

研幾堂記

國朝 鄧錫祿 萍鄉

質天下士於學釋奠而外無師法文課而下無教術夫學
學爲聖人者也聖有教教有幾德教尚矣言教次之文教
爲後身教爲先三代聖人以政爲教以學爲政流及旣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美

矣政在官教在師鄉校議毀春秋時敢然歷秦歷隋黜儒
任吏世未更二鹿軼海飛脉脉國命繫於教哉武帝從仲
舒議興學置博士弟子員唐興詔郡國立孔子廟然講經
奪席漢有經師無人師唐尊孔子先聖顏子先師於錄哉
素王之麗居也下與青牛白馬之宮遞興廢教爲天下裂
曲阜遺履千餘年河汾興起學爲聖人間字雲亭設經馬
帳睜乎後矣昌黎起八代專擅文章號稱儒者董子最醜
江都作相身教先歟夫儒學莫盛於漢理學莫隆於宋若
至大若至精若至正若集其成師道立矣徒講說云爾訓
詁云爾北溪之陳雙峯之饒論者道俗學例之維時師門

各競永康專功崇安問學與德性之尊時而三而敦尚行
實有用有體帥教以身將毋同江之西體認本心之靈明
省察一身之踐履宇宙內爲分內事金谿學也陸文安三
兄齊名葛文貞陸賢金儂南都標四君子之目東序增五
先生之座繡谷四望遍名賢也吾師魯齋林先生生挺其
間德器粹然動履古人風恂恂孝友融爲一家之春授鐸
諭吾萍斯文中具一種真愛上器識而下文藝駟驥駉駉
入孫陽廐樂道人善未嘗及於惡貴賤小大體以誠雖忤
已無怒色悲辭元氣之會渾然天成而性方道直行履於
潔介可式儀型於古真可風郡邑官茲士引長者重之十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八載人倫楷模身教式士服化及民雖田夫野老婦人孺
子無不知愛林師重林師其事與洛間君實邵先生等徒
課文釋奠了辦公家事侈爲人師哉公視學初頽簷老屋
漏星日於祀事己酉偕余兄祺請序太守薄公議倡改建
士謀爲允公先衆輸帥出力身紀其間熊侯佐之自堂徂
廡畢工於門高明堅壯鮮他邑儼師有廡數椽同學宮風
雨敞也公引師儒官事旋北而拱拓址新之經費逾百構
廳事者二有堂有室有苑有圃周以階櫺門廡庖漏內外
完善不鳩一民不鍛一士解以成夫新祠植閣散貯周飢
公家居事耳一擅冷繫維廟翼翼維舍穆穆維力公宣維

金公翰官以家事治堂以研幾署首蓓齋中儻所謂以學爲政政爲教歟聖研幾顏氏子庶幾幾於聖也夫幾動之微吉先見也曰幾善惡何舜跖介鷄鳴起人禽爭夜氣存微乎幾乎且夫學有址不培則圯有門不闢且蕪一幾之間耳公斯堂也仁基義礎禮垣智牖存邵子一窩道氣坐程生半榻春風乎抑講幄從容勅諸生作仕宦捷徑也公曰有爲者氣能持者志志緣習化氣與風移世升世降之幾也西京經術東都節義晉魏元虛厥習使然唐習詩文儒志在道德一代自爲風氣言治者若無與於學而言道者又不涉于事馴至於今制科限士經義程材莊周所謂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庚

風斯在下者科名起曰士風著科名多曰士風盛宋登錄萍著且盛郡邑志半軼其名淑器一書生獨擅萍鄉之號幾早辨哉記有之士先志志伊尹志學顏淵學遊心居物之初論古俯秦以下洗濯習涅涉聖涯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其民國焉而君其君一士進天下以爲復多士進天下以爲泰觀文成化此其幾乎脫所習者辭所志者榮弄筆邀利達而已爲二三子羞爲有國者憂古相敦矣今爲有志者勗公身教也啟口容身皆至德文教敷焉命祿記之記之說二非明聖人之教將進諸生以學公堂具在研幾可也身教具在觀型可也

重修府署堂廡記

國朝陳廷枚知府

周禮以八法治官府釋者以百官所居曰府爲臨民出政之所未可以傳舍視之故治蒲者入其郭公宇修明觀政者以爲三善之一唐房琯所歷之地皆汲汲繕治廡舍宋寇萊公官道州公宇立成至聞於朝然則衙署之設所以肅威儀崇體貌固不可以苟安爲重民力惜財用也袁州在漢曰宜春三國屬吳安成郡唐以後始更今名守茲土者昌黎而後則有祖徐鄭審諸公爲最著而前明朱守仁撫字尤有方若府治建置之功則宋淳熙間廣漢張公杓爲之之力居多前明壬午火災後太守僅以草亭視事迨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國朝康熙三年李公芳春來守是郡經畫重建於茲又將百歲歷年旣久漸就頽圯前官雖屢請重修皆以經費不足而止邇來傾危日甚風雨莫蔽勢將露處坐廳事者時凜壓覆之懼因陋就簡其何以堪予自乙亥仲夏由嶺南量移茲土下車之日卽欲從而鼎新因工費繁重未能驟舉而經營相度維繫於懷爰詳請重修獲蒙大憲俞允通計工料需銀八百有奇議以府縣先行墊用俟書院租賦所入贏餘按年扣補循例委官規撫製度悉仍其舊惟二堂西偏添設一廡以爲辦公之所內衙後圃另建一亭顏曰靜觀而大門儀門則畧加粉飾所以肅觀瞻也夫李公

當國初底定之時尙孜孜興舉廢墜募匠程材以奠安其
廡舍矧際重熙累洽江山清晏官有餘閒民無怨咨則奔
走力役宜乎各識子來之義不數月而甯我居處也有如
是從此宣猷布令風雨除而鳥鼠去更冀吾民共安熙皞
不以乾餽雀角輕涉訟庭則太守俯仰斯堂得以眺咏山
水涵養民物慶安宅而歌樂土豈不休哉所有承修督工
官吏匠役例得附名勒石以表勤勞以誌不朽

重修府城記

陳廷枚

袁陽一輿區也當吳楚之衝接壤湖湘所恃以設險者城
池耳故城堅緻精完昔賢謂必智深慮遠知地利者所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卒

歲久圯壞間有從事修葺者不過增陴濬濠補塞罅漏而
已方今

聖朝海宇乂安百餘年來無犬吠鷄鳴之警而申畫郊圻
慎固封守未嘗不以此爲惓惓大中丞阿公撫江右之三
年興利除害百廢具舉檄下有司有城垣奔泐者其議修
廷枚承乏茲土無敢怠荒縮食節衣爲僚屬倡紳士耆民
皆踴躍以赴斯舉計西北二面迤邐迴合綿亘若干里樓
櫓鼎新防戍有堡有巖有翼固於金湯雖費鉅役重不匝
月而先後告竣蓋大府爲民勤事之心不戒而嚴而袁士
民和樂之氣真爲能說以忘勞者也郡土瘠而力穡俗儉

而思深民愿而知禮義士秀而服詩書間嘗登陴四望林
樹陰翳烟火相望仰山峙其前秀水環其側菴桑盤石億
萬斯年廷枚躬逢其盛不禁與士民共歌舞之其捐金及
督修姓名書於碑陰乾隆二十四年某月日記

重修府城隍廟記

陳廷枚

築土爲城鑿土爲隍通天下郡邑無不得祀者然必有其
神司之乃能戢奸宄捍寇攘消厲疫而廟食千秋於不替
考之史漢灌將軍平吳定豫章諸郡袁城亦爲將軍所築
故城隍之神皆以爲將軍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也
神之有造於袁不能殫述其最著者莫如大中十二年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廣宣洪有警禱於神州之乘間嘯聚者機洩伏法人獲安
堵昌黎公刺袁時歲大旱禱於神甘霖立應永樂十年猛
虎爲害僉事黃公禱於神虎莫知所之然則神之功其在
聖王制祀之內也明矣余恭膺

簡命蒞守是邦齋宿之日見其堂基門廡半就傾圯徘徊
久之慨然以興創爲己任下車未幾未忍以力役勞吾民
越至戊寅春商之寅屬爰及紳士詢謀僉同乃縮米祿爲
倡卜良辰操祝幣以告定位高廠爽塏宜只度選材木棟
梁良只麟次文瓦鴛鴦叠只黝以丹雘楹櫺煥只未幾而
工告竣自士夫以至樵夫牧豎瞻拜其下者莫不洗心屏

息儼神之臨其上而質其旁也衆競請予言記之予曰於所以居神則得矣尙未極所以事神之道也夫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吾僚屬誠以子愛百姓爲心居斯土者孝弟而忠信不犯於有司則神降之福豈有已乎願與郡邑吏民交勉之

狀元洲記

國朝 楊應瑞 同知

己卯之春三月余以饑學使者導從出城與陳公維舟水次指林木翳如有歸然其宮者問之曰狀元洲也時學使者旣別因與陳公往遊寺僧具禮出迓茶話良久各散行其地則見夫山之蒼翠突兀連亘不絕而水清澈湍激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紆迴複窮望無際川原繡錯村舍儼然鷄犬往來田塍如畫實不知爲子發居也旣數月陳公以志事見屬而郡紳士乃以子發居來告余檄宜春令郭君議之事始得白嗚呼居處蘧廬也過則空焉耳人生不朽惟文章節義爲然是故訪柴桑者必詢淵明過南昌者則思孺子來袁之士問鄭谷之堂掃袁京之墓興賢好善人有同心而况於子發乎子發開風氣之先爲名元之首江右之所宗仰忍使其勝跡湮沉化爲饕餮之香火必不能也斯洲非他人所能私也非寺僧所得有也縫掖之鑽仰卽子孫之堂構有司從而表揚之豈有異哉以視冀公之炫耀於宋少師之

焜赫於明雖頽垣廢井亦不敢問甯能同日語乎余爲書
狀元洲三字而併誌焉異日閱我書讀我文愾然深思其
必有所感興也夫

萬載重修崇文堰記

國朝 張立中 知縣

自古學校之隆替視人文之盛衰人文之盛衰又視學者
之所積所積日深則山川之所瀦蓄亦將大洩其奇以助
斯文之盛是故時命聽夫天形勝因乎地而轉移則必藉
乎人事持此以徵邑崇文堰之成猶信堰創始於前明督
學王公其地承竹山塢溪之委匯爲文瀾士之決科者時
驗其成毀以覘文運近因科名稍替邑人士改修學宮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三

移建書院於龍河門外余來涖茲土適董其成既又徵之
邑乘謀復是堰議甃石爲久計學博魯公亦以爲言而汪
明經有燦卽引爲己任鳩工伐石器用具備始事於戊寅
之夏訖工於己卯之秋旣成甃石請記其顛末余方逡巡
者久之適秋闈榜發李君榮陞以第六人魁其經回舉龍
君鳳祥則明經之女孫夫也一闈兩雋蓋自壬午至今凡
再見云旣二君來謝汪君復徵予文予乃揖而進之曰於
戲天道無不驗而乘時者在人地氣無不鍾而毓靈者亦
在人斯堰之源其初亦僅可芥舟而已及其障爲迴瀾瀦
爲大澤遂足以壯一邑之人文然使受任者或怠厥事或

事成而卒無驗則恃天命與地靈者其說將有時而窮事
幸而舉矣而不如二君之積學敦行則猶不足以明吾人
事之說使奮進者益鼓其氣然則非汪君固不能善乘其
時微二君又豈能遂鍾斯地之靈也哉蓋天地人三者合
以增重斯堰也而吾與學博公乃共觀其成爾雖然吾聞
之水之流也惟不息故可大亦惟不息故能久人事亦然
二君年少而力學方進未已而汪君又將終始其事蓋皆
未能量其所至後之任事者使皆如汪君其人繼起者又
皆得如李君龍君其人相與久於道而大其歸則其所至
宜愈無窮也其益深其所積之者而已矣諸君曰然既退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壘

遂記其語以復於汪君俾刻之石爲後之畫人事者勸焉

仰止軒記

國朝 湯大坊 教諭

袁之爲郡四面皆山也其最大者曰武功在郡西橫亘數
百里遊絕頂可望日出同年黃公瓚爲余言也南爲仰山
山之下鄭都官讀書處在焉迤邐而東兩山合并壁立而
中斷如畫震卦唐盧公肇肖其形號曰震山其北大小二
山頂若雙螺漢高士袁公京所居也故姓是山曰袁山郡
改爲州並以姓州袁不因州靈而州以袁者自州以袁著
袁山之名甲於諸山矣雍正九年余於坐春堂後爲軒面
北取北面也開軒一望袁山在焉北面而師袁公袁公其

可仰也軒之廣丈四尺深半之外爲欄杆砌以磚高一尺五寸防簷溜也又其外爲園廣三十六步深半之環以土墻墻高六尺種竹數竿佳木奇花間植其中助茲軒之勝也落成時與諸生共之顧謂諸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余以諸生其知所仰矣以武功之大仰山之峻古所謂興雲雨而見怪物者也材木於是乎生果蔬於是乎出羽毛皮草骨角山經之所載本草之所收於是乎藏其爲神也能爲民禦災而捍患袁人有禱輒應非袁山之所敢望明矣震山以盧肇得名盧實私之盧氏弋林兩相望也盧以狀元登顯仕賦海潮數千言詔賜褒美宣付史館袁無此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奎

著述亦無此適合袁之不敢並於盧亦明矣然而縉紳學士知有袁山而不知有震山也袁山以袁顯震山不能以盧重乃至武功仰山實郡之鎮名是州者概勿採特假袁山之號號州爲袁豈非畧事功而言性分薄富貴而崇道德之一證也哉二三子其知所仰矣旣以語諸生爰爲茲軒賀顏其軒曰仰止軒

金鼇書院記

國朝段貴教諭

萍鄉城南萍實橋下里許有長洲二里廣可十餘丈如魚昂首波浪中舊名金魚以其形修且巨若鼇然又曰金鼇萍水發源楊岐山東麓四十里經縣蜿蜒而西洲盤踞扼

其流萬曆甲午縣尹陸公世勛以爲邑風氣所倚賴建閣於上中祀梓潼都人士羣誦習共聞一時發名成業瑰奇卓犖之英後先相輝映顏回占鼇意以掇大魁占鼇頭爲都人士望耶迄明末兵寇接踵於萍官廨民居悉付一炬閣灰燼久矣雖賀侯新之越數十年棟折垣頽又冷落荒煙蔓草中頃沈公廷標以乾隆辛未宰是邦率邑紳士謀所以修復者仍閣舊址煥然維新祀考亭朱子濂溪周子昌黎韓子邑人自齋胡子於堂兩廊構學舍左右有匾曰敬業曰樂羣大門瞰江湄額題金鼇書院周繚以垣垣以內竹森列垣外水聲潺然丙子秋沈公以調任去冬張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李

枚泣萍甫下車視學集多士於明倫堂諄諄以興義學爲正人心端風俗之本顧予言曰金鼇書院幸開先有人善其後者予兩人之責也於是選士之秀者相與肄業其中計邑士所捐田若干畝歲租所入膏火不給一切割俸以贍以予一日長司其教夫諸生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大興文教而賢司牧又能體此意而振興之吾願諸生敬業樂羣於斯洲也觀山水之迴環樹林之葱鬱鳶飛魚躍之昭著上下有心曠神怡悠然有會者讀考亭之遺書緬濂溪昌黎之懿矩自齋之品行學問有心切向往仰止情殷者從此爭相洗濯澹心源滙性海於

諸生有厚望焉斷斷大魁稱占鼈乎哉捐田者黎世睿葉應祥文期聖文集聖文象元也因并書之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十月望日記

文明塔記

國朝魯鴻教諭

離爲南方之卦火性炎上而必上之以山乃能光遠有耀故聖人觀於賁而得化成天下之道焉萬載學宮位南向前有筆架山江水繞之而文筆之峯尙闕傳故塔在城南烏溪址廢無可考乾隆二十一年邑士改建學宮糜萬金易生瓊依形家言謂必建塔乃稱遂首捐七白金其友人辛衢等共捐二百餘金選地於城南外而累塔焉塔七級高九丈餘莖濶二丈三尺以漸而合中虛明可瞰既成請予定其名余曰隆起於地上者皆山也山之銳如立錐者於五行爲火位又在南名之無以易文明萬邑文事頗盛於前代今稍稍不競其所以曠然而大振其卑靡之習者必有道矣譬之塔焉厚其基址無以九似虧一簣則高大而光明士之蘊諸心見諸事而可以爲天下國家明者皆文也有敦良之體有光輝之用登諸明堂商煌煌諸生其亦觀茲塔而思所以賁諸身世者乎若徒謂爲風氣所關文明有塔而邑之雋春秋榜者駢肩接踵則非予之所敢知已易生曰然遂書以爲之記

萬載龍河書院記

魯鴻

國家萃髦士於學校月試季考董之以其官又慮藏修之無所也命守土吏得別建書院選生童肄業其中以顯一其趨向所以風天下於學者甚至萬載故無書院乾隆九年明府嚴公在昌始建於縣治後龍山置田若干畝歲廩以租入焉二十年邑人士以近市多喧遷書院於龍河門外時爲宰者奉文建普濟堂割書院之田贍之師生膏火歲取給於學田中纔五十畝今明府張公立中泚在殷乎造士因諗於衆曰郡治昌黎書院田十餘頃太守陳公與釐有方聘名師禮學者絃誦於今爲盛萬有書院而田弗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充其何以仰稱上意胥君袞遽捐田十八畝七分有奇楊生之洵遵父維鏞遺命捐田十七畝有奇而徵予言爲記予曰凡無其事而食於人者非民之窮卽其蠹焉者也自君子觀之二者皆天地之生物要不可無以遂其生耳獨至於養士則其道有進焉者士之官於朝者祿必稱其功學校之士砥名立行則皆其所自爲而優以廩膳邑之士夫又能推廣朝廷之意而不責其報皆所以厚賢而禮異之豈以爲賙卹而已哉然而萬載士風好行其德素矣民之窮而蠹者皆有所歸或且置田以贍之而未有議及書院者豈福利之說中之與胥楊二君獨能勤勤於此可謂

知所本者矣抑吾尤願肄業其中者明此義也士必修禮
陳義厚於自養而後無負乎養士之典不則名雖士也殆
亦民之蠹者耳使流俗謂膏火有田徒爲賑卹貧士之具
實應憎且羞矣士勉乎哉

新建龍山公祠記

魯鴻

吾盱江李泰伯先生作袁州學記明朝家教學之旨謂治
則當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
爲子死孝儒者至今矧其言袁人士莫盛於明代其克踐
斯語者二人焉於宜春則袁江督繼成分宜則黃太常子
澄萬載則龍長史鐔龍公在建文時未嘗與大常同與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九

國大計然爲晉王長史護衛官軍屬焉靖難師起所在多
煽動徵兵於晉公獨抗大義不與文皇踐位下錦衣衛詔
獄不屈死乾隆二十四年秋鴻與孝廉辛君廷芝同有事
於郡志讀公傳唏噓者久之辛君曰龍公爲吾萬圭臬而
祠廟闕焉何以使學者感奮而興起此亦先生之責也考
明縣令畢懋良欲建公顯祠不果後國初奉院道檄建
祠於文廟右偏又不果衆志之不勸與時未可與何宜然
而久不然也暇以語明府張公公曰吾念茲久矣顧萬自
重建學宮以來歲有興作亟於役費於財石何而集事因
以復孝廉辛君辛君曰往聞學校中集君汝成聞君成忠

與吾宗汲與試文酒徵逐相樂也嘗慷慨建議欲爲祀公
建專祠而今已矣九原不可作矣姑就其子弟而謀焉則
皆應曰諾不敢忘及選地於明倫堂之左巢生起薩聞生
儀辛生樹芬童生辛廷禮醵白金若干鳩工庀材經始於
二十五年正月某日落成於六月某日堂寢房與規制具
備辛君曰宜人稱江督公曰袁袁山則長史公亦宜稱龍
龍山且志高山仰止之義也龍山者萬城內山名亦諸山
之鎮也公死節迄今百數十年而能令邑之士夫奔走趨
事新廟翼翼可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矣巢生等勇於爲
義而不忍沒其先人之志抑亦可以風邑之爲人子者矣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茲舉也雖非大作然協諸義而協將以明先王教學之旨
豈徒以公爲有光於龍山而祠廟以煇耀之也哉祠成公
子姓龍躍乾等捐簿田若干以供歲祀附書之以志不朽

萬載遷建文廟碑記

國朝 汪朝祖 萬載

從來興造既畢例有石碣鐫文記事以垂示無極而於廟
學爲尤重余嘗讀唐之昌黎韓公宋之眉山二蘇及我西
江文忠歐陽公荆國王公文定曾公盱江李公象山陸公
諸碑記其於古帝王設學明倫之意教育人材之方崇祀
先師之與言之皆精切詳明無遺蘊矣今年秋余邑遷建
文廟成邑紳士諸君子謂宜有文以志其顛末謬以屬余

余老矣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其謂余何諸君子曰是役也先生身與其事者久願先生有以紀其實余於是乃據其實而質言之邑

文廟創始於趙宋年間厥後再遷今址地廣袤明洪武初建學於東偏越數百年僂興僂壞最後重新於

國朝雍正癸卯春殿堂門廡諸制具備顧其地勢湫隘蠹蟻滋生未四十年而棟樑俱空椽桷並圯過其下者不寒而慄邑之紳士耆庶相與大息僉謀撤而新之遷而大之爲一勞永逸計相彼西偏前瞰綠水後枕高阜厥土爽垲厥位面陽僉曰遷於是地爲宜於是貢生高嶸者首捐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十一

六白金監生王家塾亦捐四百金其相顧而踵起者復合捐助有差於是乃構材伐石陶瓦募工興工於壬申歲三月之五日越明年癸酉擇吉豎柱舊例凡修建學宮應詳報邑紳士屢行呈請而邑侯朱難之至再三乃遵府檄通詳報可士民咸喜工匠競勸首建大成殿柱皆巨石樑選名材塗以丹漆飾以金碧其堅緻雄麗宏厥軒豁他郡邑未之有也殿之後爲崇聖祠殿之前爲露臺臺之下爲甬道俱礱石爲之甬道左右爲東西廡廡下爲戟門崇廣深邃視殿稍遜上有樓樓之上窻櫺四周光明洞達登樓遠眺山川景物如畫門之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門之前

爲池池廣而深中跨以石梁梁之兩傍緣以石欄可憑以觀魚躍池之上左爲禮門右爲義路池之下礮巨石爲櫺星門門前爲屏牆開道德二大門其諸位神龕及崇階峻級俱用石者圖久遠也於東廡牆外構明倫堂及頭門堂之後建儒學兩齋各二棟又於西廡牆外建忠義節孝二祠廟內外橫道路及圍垣皆砌以巨石凡所作皆堅實精密而廟學以成是役也締造經費通計一萬兩有奇始事於壬申季春訖工於丁丑仲秋維時邑侯張公浚萬甫基威惠並著政修事舉睹斯作之成不勝欣喜與儒學魯公藍公以其成事具詳上憲焉吾因是而知天下事惟難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慮始耳故曰非常之源黎民懼焉及臻厥成晏如也夫以小邑而興遷建大役非常事也宜其懼也乃以六載之勤勞成一時之盛事是豈偶然之故哉後之覽者知遷建之維艱念功成之不易時加修葺勿俾有壞則斯作也庶幾垂之千秋萬禩而無敝矣茲役也提調生員汪發楫貢生高彥會計生員郭治清監生聞鳴鶴掌收樂助生員辛廷臯武舉宋拔監生巢起隆生員汪發峻胥衮郭秉毅拔貢生巢起崙募勸舉人辛廷芝王都毫督修生員周繼盛職監辛衢共矢公矢慎協力同心始終不怠朝夕不懈善作善成是皆可嘉也例得備書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孟冬月

昌黎書院膏火記

國朝 熊日華 教授

昌黎書院爲袁郡培養人才之地舊有膏火田十一頃三畝有奇歷年除納糧外額折租銀四百九十九兩以爲書院之用向來以學博兼山長而條規未備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太守陳公仰體藩憲湯公振興書院之意酌定章程詳請允行聘請浙西張堯夫先生爲山長先生諱盛璜構李名儒也其教一本蘇湖學約一時受學之士咸以文行相砥礪而院規一振其束修薪水膏火及各工食各有額山長則每月束修銀十兩油燭薪水銀四兩肄業生童每月每名膏火銀六錢每月三課列優等者獎之并設門役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一名耑司啟閉每月工食銀五錢水火夫二名伺候生童薪水使令每月工食銀各五錢厨子一名耑司山長庖饌每月工食銀六錢其山長聘禮節儀及一切堂課開館席費視所餘盈縮以爲豐儉章程既定於是遠近聞風者爭赴肄業生徒旣衆室不能容更闢東軒三楹額曰映雪舉行之次年歲在庚辰學憲按臨歲試諸生多列高等儒童入泮者十餘人一時稱盛夫自唐昌黎韓公刺袁數月加意作人於是袁郡文運丕隆盧鄭輩出文章科第照耀簡編而袁遂爲名郡昌黎去今千載而太守陳公慨然以興賢育才爲己任規條整肅廩旣優隆而士之懷其德而

其教者咸爭自濯磨將必有經明行修之彥如盧鄭其人者出其間則昌黎文公之流風餘韻惟我公爲能嗣其響也歟肄業諸生感公樂育裁成之恩恐良法美意久而遺忘謁余作文以記之余不敏爰質書其事以志不朽云乾隆庚辰歲孟夏月朔日

重修吳公講堂記

國朝 盧 崧 知府

古之君子其自治也重以周其出而治人也隨時盡分實裨於民生國社之故故能功在一時澤及百世謳歌俎豆久且不忘此吳公講堂所以一建再建而不能已矣康熙癸丑歲公宰萬載甫兩月值滇寇陷長沙而袁州盜起欲挾民從逆應滇寇公潰圍請救復率家丁訓練鄉勇城賴以全適滇遊兵破上高宿白良勢將及城公夜襲之突壓賊壘斬獲無算寇憚之百計啖公公縛使獻其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 記

七

聖祖仁皇帝勅曰忠貞可嘉寇平公輯流亡賑荒歉蘇積困

清田賦與民休息此其事彰彰在人耳目間顧公當兵燹之餘而邑之人文猶惓惓焉於北郭外辛氏居額以叢桂書院招致能文之士肄業其中凡所作育皆以文名盡瘁五年內擢中書萬邑人士戴公之恩而不克留也爲建生祠以奉祿位是爲吳公講堂蓋在北城內康樂坊云丙戌二月樓署兼袁州敬念我

皇上置守之重體上憲用人之心凡有關於郡治者不憚
瑣細以求其要而於文廟及先賢名教之地尤所兢兢宜
春學圯則躬率士夫修治完固昌黎書院立則酌定章程
加增膏火獨郡志所載吳公講堂者崧至萬載而拜謁無
從焉邑令翟公廷法曰前令於雍正癸丑已改建

上諭亭奉公於賢侯祠邑人士屢請復而未能也因集紳
延訪衆情踴躍咸圖所以復之爰據紳士巢起崙鄧鉉郭
至剛辛樹檜辛衢等所請爲之轉詳而復建焉時公文孫
今大中丞來撫江右聞而檄止之而紳士耆民感激奮發
勢不可遏卜地於學殿之側庀材飭匠庶民子來時新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至而崧已赴任蓮花廳矣今年春復奉攝袁務而講堂落
成已六越月中爲堂後爲寢左右爲房前之左右爲廊又
前爲門階級垣墉旣堅且好丹漆黝堊有光有輝是可以
委公之靈而告天下後世爲官者矣公方宰萬時亦祇盡
其職分之所當爲耳豈知一時之政感之深恩之永名宦
列傳賢侯有祠而邑人猶懇懇勤勤隳而復舉廢而復興
如今日也大中丞以閱兵臨萬載紳耆塞道童稚歡迎堂
已落成因命爲諸生肄業所瞻顧棖桷躬拜几筵如見如
聞如不忍去觀者咸欷歔感歎以爲榮又豈宰萬時所知
也然而維天篤慶錫福流光維誠有孚凝庥集祉蓋有不

期然而然者矣嗚呼天道昭然民彝不泯君恩宗傳惟德
斯承願以告天下後世之爲官者堂故有紳士辛受錦辛
受載辛汝歧劉益蕃王錫侯王都會等所捐田以奉香火
具詳於冊掌之學官以垂久遠乾隆丁亥仲春

萍鄉香溪橋記

國朝 賀 禧 教諭

邑北蕉源黎君宏烈來謁於署余見其古貌古心意甚欽
之願少款洽共嘗苜蓿味黎君曰請以來年計自春徂冬
居停書院侍教有日矣詢其故且言修城西香溪橋事香
溪橋古義安渡也簡御史解組後自號香溪老人卽此地
謠云金鰲洲撐香溪橋玉帶不離朝此形家言也儒者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美

之信黎君語云地靈人傑或亦有之此一邑形勝會也余
不敢不急爰鳩工鑿石經始於庚寅卯月落成於丑月吉
日石工課貞珉將待記黎君曰橋之建邑之望也吾髮未
燥時得諸父老傳聞此心曷嘗一日忘今年且老幸力足
相副吾志慰矣何記爲邑人士聞而益重之語余曰敝邑
山川香溪橋其關鎖也黎君以一人任之將必有地以人
傳人由地著者微黎君之功不及此是不可不記記之莫
如師若余目擊其事旣嘉黎君能有功不伐又喜諸君子
不沒人之功必思有以永之也於是乎書

分宜重修公廨記

國朝 林邦琬 知縣

凡事爲於未壞之日則其爲之也猶易爲於已壞之日則其爲之也較難今觀人之居室者高其垣墉厚其塗墍根深本固不可動搖而後之相承者未雨而綢繆及時而修葺所以歷數百年而堅凝鞏固鬱鬱然若竹苞松茂之常在望也若公廨則不然前之創役者苟且遷就鹵莽成功累土爲墻良楛雜用不數年而風霜剝蝕幾於頽敗又官府同於傳舍遷徙無常苟非棟折榱崩覆壓是懼必不肯捐已囊而興是大役故歷年愈深頽敗愈甚欲一旦起而修之而其難不啻倍蓰也分邑治所居城之西偏山環水抱其形勢據一邑之勝而規模之宏壯亦比之他邑爲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然外雖可觀而其中之腐撓者所在皆然矣前任鐵嶺楊侯長桂倡率士民將大堂撤舊更新伐堅實之木陶膏沃之土虬梁畫棟巍然煥然厥功鉅矣然其他則有不逮予以庚寅承乏茲土下車之日周圍環顧漏若疏網簷溜斷飛勢不可支卽銳意興作凡燕休之廳賓幕之次與及庖閤廡廡之處前後凡數十楹盡加修飾計工徵材計材徵力計力徵食皆捐廉俸以爲之不月而告成所費白金以兩計者凡九百八十有五又以旁左倉廩暴露爲患亦於今歲之秋召匠修理折者墜者立甍連棟接望之屹然計其所費緡錢亦百有二十餘貫是一役者前之人非不

欲爲之而力有不及也予以蒞事七載幸值年報豐稔物力稍減乃得相度機宜及時籌畫然而左支右絀之狀亦有不不可以告人者豈非爲於已壞之日其爲之較難也乎事已訖予左右環觀竊幸夙願之已酬而楊侯之所不逮者乃於今而更無餘憾也抑予更有說焉古之謀事者必先定其居公廨之設吏之所以居身者在是即其所以居業亦在是登其堂則思對大廷而不愧入其室何以撫幽獨而無慚至於倉厥之建民食所關上以體

朝廷愛養之心下以籌豐凶有備之道惕若乾乾方無時不切臨深履薄之懼豈得俯仰優游圖一己之便安也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庚

故予雖樂是役之有成又未嘗不惴惴然隕越之爲慮也爰濡筆而爲之記

萬載城隍廟記

國朝 辛廷芝 萬載

神有功於人人必祀之城隍之神功於民也大合一邑之民物水旱疾疫盜賊悉資保障是以歷世奉祀唯謹自洪武二年詔封爲公侯伯爵有差厥位既尊其神又最靈萬邑城隍廟明正德九年邑人義宰辛公潤獨力捐建山陰朱外翰憲記越崇禎十一年合邑重建邑侯西吾章明傑記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廟遭回祿劉侯體元倡士庶更新之邑貢生辛公劄記歲久廟寢門廊神像皆朽壞乾隆

三十八年西川進士楊侯長佐涖萬廉明且勤見廟宇濕漏無乾淨禮拜地因歎曰廟壞如斯奚足妥神神致多福以安我萬而萬之人竟坐視神不安其位非所以答神貺也余雖初涖茲土願捐廉爲倡邑士鄧君鉉等承侯意偕同志十餘人董其事撤其舊而新之邑之人知其克矢公慎也咸踴躍捐囊鳩工三載規制初就而鄧君歿於是起而疑之者告余曰聞人有功於神神必佑之今鄧君年耄勤勞竟不能假彼數載親睹成功豈神不佑耶余曰不然正惟是乃見神之所以爲神夫天地無私陰陽而歲功成聖王無私賞罰而中外服鬼神無私喜怒而鑒臨赫城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堯

隍之神代天地聖王以宰民者也謂有功於神神必報之是以私交也此與貪墨吏暗地受賄囑妄予人以禍福何異古者聖人設神道以立教非能禍福夫人之謂其謂人能確循人道而無所於苟如父在斯孝君在斯忠死在斯慕友在斯信盡孝弟忠信之實積於衷施之於行乃足以感天地而通神明倘不遵人道之正祇藉神力之顯應雖朝夕焚香剪牲匍匐於神坐之前祝曰神其佑我神其佑我神且厭惡之尙望其降爾福免爾禍乎今鄧君體楊侯意爲此非有所祈於神神豈有所私於鄧各行其正子奚以私心測神聖爲疑者聞言乃釋今廟主告竣視昔有加

黝聖丹漆金碧璀璨巍然煥然其所以妥神者至矣興工於乾隆癸巳之春告成於丙申之冬費數千金有奇首士諸君命余記之余曰此百年來盛舉也誠不可不記第敬神之道凜於屋漏世俗鮮克知之今其曉斯義知神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於以各安人道所宜行而神自歆之毋徒奉一炷香以爲我邀神眷也余記修廟顛末并記釋疑之言於此襄事諸君勤勞久皆備書乾隆丁酉冬記

萬載龍江橋記

國朝 李允性知府

萬載縣治東北里許龍江渡風濤不時弗利於濟殆數百禩一旦偃虹於其上蜿蜒巖巖然自洪之分甯筠之新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平

東西過者如堂適闈相與作且謠曰拯我顛隳兮辛氏之庀善作善成兮是父是子辛氏者邑人故幕官琿其子今職監衢也先是琿於乾隆辛未規易渡爲橋築抹逾年病且革囑衢曰善雖小無闕其心力雖拙不潰於成衢月節歲儲賡其役於庚寅越五載甲午長至始告厥事橋之洞五廣約三尋修二十四丈八尺有奇凡糜白金二萬餘兩一手足之烈蓋其難哉旣里老來狀其事於縣遞上之大府以議敘請衢聞再三辭察其意非僞讓者無已請旌以匾則辭愈力曰微寵噉名胥非先人志且衢幸無負陸言而已他何覲焉噫辛氏僅中人產耳隱情病涉世傷厥功

程子所謂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濟不其然乎哉且其讓善不有蓋又加人一等爰記其歲月琢石以詔行人後之慕義者必將有感乎此而俾之勿壞云

分宜尊經魁星兩閣記

國朝黃維綱知縣

分宜廟學居城中央曩向背北面南雍正乙巳改遷北向祀文昌神於大成門西乾隆癸巳修葺文廟兩廡前後各有記辛丑仲春邑紳士擬建尊經魁星兩閣於廟學右輪奐有成歎矣予嘉與邑紳士遂主其事諏吉秋仲迄冬仲兩閣傑然並峙下一閣甃石培築與上閣稱中隔圍廠均圍以短垣復遷北向之明倫堂轉而面南事不擾而成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全

日既報竣礱石請記予曰閣以尊經名當購十三經及

御纂諸經藏之期學中人爲經明行修之士方今

聖天子欽明文思光被四表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鈐城居豫章上游袁江右肇水貫其中爲襟帶昌鐘兩峽石門橫鎖一江澄碧士生其間美秀而文過斯閣不可不顧名思義知經之所以當尊六經之文皆道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垂象聖人則之作爲六經之文懸諸日月而不刊非人文之與天文上下昭著者歟攷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祠司中司命蓋文昌六星中第四第五星也天官書斗魁戴筐六星爲文昌文昌爲天府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

彌並居以成天象禮月令仲春日在奎季夏旦奎中亦主
文昌其星屈曲相鈎似文章之畫史竇氏所謂五星聚奎
主文明者也先王於文昌六星獨祀司中司命者何明夫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爲性祀司中使人知所受之有中
以正其德也人既生而有形氣有數以制之祀司命使知
所稟之有命以定其志也夫奎爲二十八宿之一文昌卽
北斗七星斗魁戴筐六星而司中司命與焉先王旣列之
祀典後人因之以祀文昌魁星而立閣祀廟學尤宜閣復
以尊經名凡以六經皆先聖所作天下古今之大文也舉
文之精華而昌明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建中於民而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全

其極於以上慮天象下成人文仰觀俯察以副
聖天子文治之隆文明之盛豈不休哉若夫本道家之說
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祀文昌而配以梓潼或亦禮
從宜事從俗之一端也予姑置勿論而記之如此

宜春新田橋記

國朝成元一 知縣

距城西三十里曰新田市居稠江上游舊有石橋四墩三
登行人便之乾隆四十九年甲辰夏江水驟漲衝裂橋西
岸墩蘇生恢武恐橋圯難修未若及早改建取舊增新較
易爲力爰糾同志蘇世藝周義廷等勸捐重修闔境踴躍
共襄盛舉鵠然有古鄉鄰敦睦風以本年八月日興工閱

明年乙巳子月告竣生等屢利濟之念廣種福田綢繆先
事予承乏茲土凡地方紳民有好善樂施者罔不大加崇
獎是橋締造完固雁齒排煙虹腰貼浪余臨觀欣喜因於
簿書之暇書其額曰普懷利濟以爲急公好義者勸

萍鄉重修鰲洲書院記

國朝 胥繩武 知縣

書院屬江西義取諸物最稱名者三一鹿洞一鵞湖一鷺
洲洞曰鹿以李渤養鹿名湖曰鵞以龔氏畜鵞名洲曰鷺
則摘大白二水中分句非實言鷺也萍有金魚洲其狀如
魚湖水繼名金鰲魚小而鰲大也鰲象形金則並象色矣
小書院耳曾以二言受名余於落成時額曰鰲洲一如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鷺之稱或偶或竒必實以洲云書院建高閣懸當城西一
面閣以外沓嶂環青修林染黛朝旭夕陰悠然天際俯視
其下但見平橋淺岸沙磧水陂小艇一篙波光人影亦檻
前韻致也初名占鰲今日冠山左大沛賦句也匾曰學釣
鰲手聯曰以詩書作線將筆墨爲鉤祀文昌於上始從舊
其可乎閣以下爲堂遠對晴峯蘊藉可人前有深院春
風楊柳秋日芙蓉綠意紅情一葉一文心一花一詩味顏
曰觀水本孟子也地濱水且思爲諸生導性靈也聯曰於
此中尋活潑就如許問源頭其書之中屏則院長萍鄉賦
也堂之後有庭庭前翠柏當階綠蕉侵牖境靜人閒中設

爲祠祀周二程朱張胡六先生曰宋六賢祠聯曰五姓六賢師友也兄弟也千年一脈俎豆之馨香之堂東西偏爲小院倚階爲兩廊竹榻臨風疎簾待月煙爐茶碾筆匣書燈諸生得無適意乎撫在今茲溯諸向者閣建於陸踵於賀書院興於沈繼於張延師課士昉於馬惟僧久居後院耳余謂講學吾儒事無滋浮屠實逼處此以與我分居此宇向之禪室今則書室向之僧厨今則書厨向之鐘聲磬聲今則讀書聲余專揭兩語切誨諸生則曰科名不負人父母負科名乾隆四十九年夏四月記

萍鄉龍王廟記

胥繩武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大哉龍德剛健中正象應乎乾神道變化出入陰陽雲物山川曰雷曰電曰風曰雨龍神是專嘉錫王號尊崇祀典禮亦宜然城西三里隴上空祠一堵一椽地小而僻神或捨之曷云安便客夏之日步行祈雨撫茲嘆焉爰赴武廟卜基隅旁式度式遷爰彼環池縱橫十丈水沃魚鮮南北倚岸青橙碧桃佳樹翩翩神將宅止池之左右可以宛延亟謀中秋用割廉俸修構惟虔高奩者牆深邃者室孔博且堅今春二月供器聿備進告神前稽昔周禮齋享四方旣載簡編唐享龍池樂章畢具並播宮縣逮諸宋代五龍九龍祭義久沿相厥秋澤要冊朝郊詔封靈泉於乎赫

哉總長養主參造化權肅肅在上威儀儼著金燦珠圓幽
兮邈兮髣髴四壁一片雲煙神之潛也潛以忽見見則在
田神之躍也躍以忽飛飛則在天邑吏攸願農事初興爲
求豐年里夫邗童神實許汝遂作汝緣乃投雷神敷施號
令震聲以傳乃偕電神昭示光曜列缺以宣乃喻風神啟
甲發秀披拂無邊乃命雨神滋莖茂葉潤濟無偏瞻望平
疇與與翼翼東陌西阡登之陳之克奉者壽克迓祖先歌
神之功積倉普慶俾億萬千非直此爾麻蔚於林果大於
拳鄉人來思順成新報擊轂摩肩伊何謝之薦以香醴羞
以華筵優歟渥歟我衣我食我生我全神如有言勉勤種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五

藝霧布星連歲其休徵雨其時若毋忒毋愆自今以始詩
書仁讓風俗彌賢神之聽我永貽多福敬表斯鐫乾隆四
十九年秋七月記

楚昭王廟記

胥繩武

楚山拔起白雲中作之廟以敬祀昭王一夕風雨徙山下
鄉人日絡繹來禱輒應王之靈亦燦矣哉余嘗考昭王事
疑之者三解之者三王走郢奔隨史記無王萍事一疑萍
不近江萍實何由獲二疑山巔無水兵何由至三疑萍實
事見家語史記可信家語獨不可信乎一解因渡江獲萍
實非必在大江也二解屯兵楚山非必在巔也後人乃廟

祀於巔耳三解然則廟作於何代徙於何時曰據宋人記
言之前已有然也王非有德於萍廟何爲作王非有愛於
山下廟奚爲徙其廢也奈何曰廢之年不可知已今試睇
楚山樹放孤煙石堆宿蘚鳥棲獸挺寂無人蹤過山下殘
垣敗礎半在一犁春雨中吁嗟乎神其餒而春祈耶秋報
耶空操一豚蹠一盃酒神弗享已縣北歐陽氏居楚山下
有生員典者籌於族人曰王楚之賢主而萍之令神也願
爲王供血食族人曰僉有同心請於予余曰是廟也縣名
之自始義不可廢族多賢王其福汝且必有造於茲邑廟
旣成余曰妥之矣乃祝曰向也一廟瓦礫塵沙今也一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棟飾樓華王之居處錦帳丹紗王之出入風馬雲車綏我
萍邑佑我室家式憑在上王之靈耶爲之謀廟祀曰自塋
以下悉廟基所有田四陞收其租以資品物餘其飲之便
山巔故有臺廟徙臺久就湮今亦壘土爲之王其游息於
此乎余又聞韓泚潭有將軍廟泚蓋王之功臣也曾沒是
閒縣人盍再舉之願有待乾隆四十九年冬十月記

萍鄉亭泰橋記

胥繩武

水一溪一澗懸畧約橫斜施左右值幾何鄉里稱善人當
小渡口卵色一篙伐石作梁長二三丈許輒碑於道曰某
年月日某姓某名建道路傳之輒曰某義士某義士信斯

蘆溪市舊有橋曰宗濂以近濂溪先生祠側故名地當孔道商旅往來彙集其溪流發源武功合大安鄉諸水東注勢甚湍急初壘石爲一橋嗣以赴市者紛沓又增置新橋於下以利其行乾隆甲辰歲山水暴至二橋俱圯邑人重建謂石亦不可久易之以木然夏秋間溪水漲溢淇波衝激或間歲一壞繕修需資恒苦不給歲丁未原任蒲州治中蕭公敬堂置水田三十餘畝歲收其息爲舊橋繕葺資新橋仍募之市人越十餘年蕭公嗣子有光以田歸於眾爲永久計甲子歲余蒞茲土見橋當諸水之衝固易壞居津遞之要又葺不待時必先時儲備則經費宜裕遂屬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之善信者捐資以補不足某等欣然爲之倡諸好義者爭先樂輸不數年而得若干緡存諸眾董事者生息爲修補資得此而兩橋可永久無虞頽廢是舉也商旅德之市人便之聞其風者皆愛慕稱道勿置然蕭公固樂善非後嗣克繼厥志則其澤不長非續輸者附益之則猶慮力匱而至於中廢噫世之人謀聚畜務纖嗇肩歸自私無毀譽於鄉黨以視蕭公及諸善士之好義樂施功垂不朽其輕重得失爲何如耶邑人義其事請記於予爰記之以示來茲

分宜春暉橋記

國朝張朝樂知府

分宜之西二十里曰昌峽水陸津要當楚蜀滇黔孔道出

峭水激灘石崢嶸川行者類有戒心舊有湖祀闕城君宋
代賜額孝通香火至今弗替每歲時村氓走集與過客輪
蹄絡繹填委津渡往歲乾隆丁亥前大學士長白高公總
制兩江時閱邊來觀謁廟致禮發囊金飭縣興修恭上瑞
額爲民祈福並諭茲地險要宜爲橋以利往來事艱創舉
弗果奉行越丙午十月渡罹風濤之厄邑人士追頌仁言
議興浮橋羣情響應鳩工庀材始事於丁未之秋凡四閱
月而工竣時余奉

簡命來牧是邦下車而橋適成爲之嘉歎不置顧以工屬
捐造例得計貲核獎在事者避弗肯與而檄催冊報案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九

滋紛用是工雖訖而事多未竟橋名亦斷斷未有定也歲
三月兩江制憲書公旌節重臨邑人士列情環籲以題橋
爲請公爲前憲高公晉謁嗣感先澤之遺愛溫諭有加飭
免橋工冊報之累題其橋曰春暉額以袁江鎖鑰公蓋不
自以爲功而一歸之神釋其名義見教思之無窮焉邑人
士咸沐憲德罔不歡忻鼓舞以卽事凡爲橋謀諸久遠者
區畫規制益備以周綽楔有闕巖羅江干上下新舊諸橋
殆莫並焉巖石建亭欲得文以誌不朽余惟山川之有險
要無古今一也維闕城君廟食茲土上下千年舊傳宋元
間曾有浮橋迹已廢今成諸轉盼是惟爾邑人士生長

盛世得以休養之餘勸義趨功用屹茲偉績天下事廢興
墜舉固自有時哉抑惟有前後大憲堂構繼美勤宣
朝廷德意斂福錫民而茲舉乃會逢其適以迄用有成其
亦有莫之爲而爲之者在耶然則翹瞻題額仰神道設教
之旨無非本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盛心從此化日熙恬人人篤桑梓恭
敬之誼則橋之永永無極可知也又豈僅驗誦亨衢地增
勝觀侈一時之盛美云爾哉余膺茲守土嘉與邑人士相
慶有成而尤願來者之繹思於無斁也於是乎書

分宜春暉橋記

國朝 林有席 分宜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昌峽自宋以前屬宜春宋初分其東境十鄉置分宜縣治
峽距治上游二十里爲分宜西境峽石橫江水激石怒江
漲往往破舟唐時宜春令盧公萼立龍母祠以鎮之卽闕
城君廟也閱本作悅盧公筆記因音同而訛峽下有古渡
值瀏大湍急舟渡遭覆溺相傳宋曾立浮橋於此蓋楚吳
水陸之衝而尤險者矣近來峽渡屢以覆溺聞邑中好義
者本惻隱之心倡浮梁之舉四境響應輸金恐後相度南
北江岸彷彿得宋時舊址誦吉興工聯小筏凡三十有六
益以欄柵面攤以板夾鐵鍊下鐵錨額石坊甃石爲隄岸
既慎始圖終復慎終如始邑侯黃公嘉予而主張之不以

一役中梗遂落其成署郡侯懷公新郡侯張公先後據縣
詳申諸大府又以捐辦聽自便請免造報至再三例格不
輕許可會制府書公閱邊按臨投呈公顧俯允所請手書
春暉橋題其柱方公經此正春三月晴暉和煦時也易既
未濟卦坎水離火水火相交足爲用不交卽不足爲用然
未濟第五爻以文明而居中應剛君子之光有孚而吉而
象辭釋之以暉吉則光散而文明用不徒在利涉大川者
况春日之暉昭明有融陽和所敷布行旅之出於其塗無
不遊光天而噓和風其暉吉之足爲用更何如顧山水含
暉以娛人遊子瞻而忘歸視遊子念慈母而思報春暉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有閒矣公題浮梁及此示遊子以寸草當報其足用又復
何如然則經斯橋味斯題可不釋斯義而共鑒公孝思不
置永錫爾類之深衷也歟峽立龍母祠宋易名孝通以龍
之能孝其母也物之有挾氣而靈者莫如龍龍之變化莫
測且不可方物區區孝其母之心且無以異於人若盧氏
所書龍母事非怪誕不稽是乃庸德之行平常之理耳公
或感孝通祠有觸於孟郊遊子吟一詩則卽以所題爲教
孝可孝者所以事君移孝作忠弁以爲教忠亦可凡我邑
人思公本取人爲善之實大與人爲善之公恍然有悟於
教忠教孝所題義蘊之無窮益不禁爲茲橋慶遭逢之非

偶然云

袁高士祠記

國朝林其寔知府

按郡志袁州於漢屬豫章郡郡城東北五里兩山相對峯巒秀拔高士袁京隱居於此故號曰袁山州亦由是得名焉明萬曆辛丑提學錢檉檄府縣建高士祠歲久弗葺將圯矣歲庚戌袁生錫志等董役學宮以其餘資因舊址而重修之乞予爲記予嘗謂天下郡國州縣以及名山大川諸勝境譬如題然人物譬如文然文之至者題且據爲己有人莫得而爭之故名賢碩彥其生長卒葬之邦與夫宦游僑寓題詠之所後之人必考據其年月辨其訛僞異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載之志乘以爲美談一若非是人則山水亦且漠然無所屬者是地以人重也雖然予猶疑之江西之有滕王閣王子安以一序據之雖三王並稱而于子安終當首屈一指也至昌黎文公爲有唐一代名儒文起八代之衰非子安輩所可幾及今載在集中者重修滕王閣記具在也而世弗艷稱之非以子安之序固有所獨至者歟然則以人爲文而傳不若以文爲文而傳也明甚然自有袁郡以來二千餘年于茲矣數名宦者獨推昌黎文公他如李衛公房次律不可謂非卓卓者而名終爲文公所掩攷文公在袁真見於文者惟量移袁州謝表及上五色雲表二者而已

舊唐書亦僅載禁約男女不得隸人一事其他治蹟無所見而袁之人至今稱道弗衰非以其人爲一代名儒歟是又以人重也予竊評之袁有鴻文二篇焉一爲袁高士一爲韓文公高士之文奇而幽文公之文闕而肆于袁郡山水皆能發揮盡致而雅與題稱者夔乎尙矣後有作者弗可及已抑予聞之李白登黃鶴樓見崔灑詩擱筆不復敢題而于鸚鵡洲鳳凰臺一再擬之惟恐弗肖也袁之人于高士不必爲李之于崔予于文公敢不如鸚鵡洲鳳凰臺之題之文而一再擬之也哉至郡多姓袁者卽高士之裔裔耶余無所考姑闕之是爲記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三

秋月穀旦

萍鄉重修試舍記

國朝陸文濤知縣

國家深恤民力一切興作有不容已者輒發帑爲之不得請則不敢妄有所爲若夫仰體

德意罔干於禁而有益於公雖非必不容已之事聞亦聽民自爲所謂因民之利爲利惠無疆也夫鄉會試之有棘闈學使者按臨之有行署此其必不容已者也高其闈閤厚其垣牆旣建之自官又時其罅隙而勤補修之應試者卽於其地焉至邑試則各就其令之署欲別相宅而不能而署之堂縱廣有定應試者衆未免有人滿之患余三試

萍報名者數幾及于署不冗容則支木結茅爲寮以蓋之或雜坐兩階及東西角門偶值風雨則下溼上漏紛起而譁薄暮門啟又逼之以凳几之雜選狀若不勝其勞者余進諸紳士謀之盍專其地以嘉惠後進咸踴躍乃購城內空宅並益其前後左右隙地若干丈前爲門門以內爲平地繞以垣應試者聽點於斯曠然也次則儀門門以內東西各有試場號板皆堅緻支之以石不可動搖其上爲堂令坐於其間顧試場若弟子之環其師席間函文非請業則各專於其坐也堂左右夾之以廂胥吏屏於是其後則爲宴息之所始乾隆五十六年之夏越一歲而功葺蓋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齋

士之勤於是也其於

朝廷休養之意作人之心兼有以體之矣於是諸紳士之與其勞者將登其捐資姓名於石謂余實首其議當弁諸首余則何敢惟是善作善成如萍士固不可無以紀之夫事之罔干於禁而有益於公者往往而有惟好義者爲之審其輕重緩急而已誠若此之一倡眾和出不吝而納不私則亦何所不就也哉是爲記

宜春城隍廟記

國朝

黃河清知縣

是廟乾隆二十三年郭君人傑重修介在東門府城隍廟報恩寺之間後通青蓮寺東旣褊隘又卑陋敗壞無以稱

官吏軍民報答致敬之心改而新之爲宜謀之報恩寺僧
壽山慨然捐地五尺西隅既寬截長補短乃可經營余首
倡僚屬捐廉俸而四隅十三鄉之人皆踴躍樂輸先定規
模高廣視舊有加以乾隆五十八年冬興役速六十年春
告竣葺棟唐甍門垣左右夾宮塑像之屬以及懸簾之鐘
焚帛之鼎漸次煥然一新以其用民力之久用費之多不
可不紀實以告後余按劉驥廟記云袁州城漢灌將軍嬰
築古今得以灌將軍稱祀焉後太守陳公廷枚祖其說攷
之祀典洪武初諸城隍名號各從其郡邑之稱 國朝因
之故祝史至今致祝必先具文謹題籤曰宜春縣城隍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神旣不正署灌將軍自不應勦舊說以悖於國家頒祀之
典蓋儒者之於是事必以義正名不以疑証實典禮所不
許務立文字以顯之是求信而轉啟疑非所爲誠一以事
神也事神在敬不知神之果孰爲神不害爲敬若作其祝
號不得名灌將軍而拜跪獻奠之際以爲必此神焉無疑
名實兩乖信疑莫定義安所取且古城隍卽灌將軍焉知
今城隍亦灌將軍禮勝國之社屋之別作新社以受明禋
又傳言自夏以上祀烈山氏之子柱爲禋自商以來祀棄
爲稷故余文不沿劉陳之說凡所爲報答而致敬者一視
聽謹禮節止知宜春縣城隍之神而已敢鑿空以滋惑哉

至青蓮寺府縣志俱無考惟虞道園慈化寺碑稱是公作
大橋於郡城之東跨秀江作普蓮寺以主之青蓮當是普
蓮之譌以寺連廟後使寺僧兼司是廟啟閉故附載焉蓋
斯役者官屬某某各捐助有差書役勦事勞勦者與鄉隅
捐助姓氏刊垂碑陰

武功山記

國朝王瑛萍鄉

歲壬辰余假館大安鄉幽軒亭立遙對繫馬峰天際一笏
斜挿烟雲似有意揖向者然速當其前過客往來不絕蓋
武功山要道也季秋中澣天宇高澄風涼氣爽輒起登臨
興爰偕諸子行五里許進武功山口人烟漸稀越三里過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矣

石鼓菴地有石若鼓擊之聲鏗鏗然復行倚小徑遠近之
間村廬野店斷續於水聲山色中半里至靜心橋俯瞰流
水淙淙然澄清可愛橋邊有潭潭有石石有馬跡二狀如
囊口亦奇蹤也及過橋則石磴鱗鱗已在武功山麓矣余
仰視其處層級上聳曰此所謂天梯石棧相鈎連耶且行
且憩抵半山山有亭皆石柱平衍處可坐數十人出亭攀
援而上惟聞深谷幽壑中風響如雷令人心訝幾不敢復
作窮遊想轉過山腰急詢諸子曰此中深處仙跡可尋棋
盤石煉丹池是也上有龍潭龍常出沒里人多見之再行
里許忽開一境林木陰森鳥語花香鳴蟬飛集幽賞未息

路轉峯廻始望而知爲官岡庵者日將西抵庵處地空曠
山水之勝盡可攬擷歷階而進葛仙壇在焉是壇也祀孝
先與祀稚川與抑合祀與僧方丈甚精雅進飯皆山穀味
美於回飯過步出庵門時則星斗列眉月殿晶瑩恍扶階
可直接玩視良久旋與諸子分韻詩成乃就寢明日諸子
以登頂請頂距庵十里路險峻諸子翼之行左右遙瞻但
見鳥飛谷間猿啼葉落清風襲襲日影遲遲別具一番光
景不移時寒氣侵人白雲轟起遍布山下如滿地積雪平
鋪似掌一望不覺神醉蹲石而坐襟袖飄飄仙乎人乎勢
將輕身霞舉矣日午躡級復上經兩洞口一日風一日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七

名火洞者暖氣蒸蒸名風洞者冷風細細造物生成之妙
真未可詰問者越半里有掛榜石石如屏壁立廣徑約二
丈許更數武山旁有石極平整俗名打子石求嗣者拾小
石投之中則爲佳兆過山灣地愈險峻石骨稜嶸枯木蒼
老稍平則爲寒凜巖每遇陰冥過此者輒股栗逾此爲雷
打石險峻愈甚更里許至頂地漸寬上有古刹四面磊石
牆覆以鐵瓦中爲葛仙座右數十武凡數石室中藏石像
者玉右爲龍王潭砌石如古刹式壇有龍池清泉湧出味
甚甘有求之者常仰手其中頃刻瓦石花果各隨水出此
亦靈幻事也余延眺其上四周諸峯皆俯伏巖巖若兒孫

旁臨右側遙指袁吉市鎮星羅碁布參差在青煙紫嵐間
乃嘆曰武功山其真大觀乎已而棲息古刹欵談已深諸
子復請觀日余披衣而坐俟夜將艾乃出刹候望其處忽
有物躍出紅焰一片如金在冶少焉騰踴而升似明珠一
顆赤光奪目其異境尤如此余曰觀至此止矣早餐罷遂
與山僧別復還故道追尋勝景什可得七他如觀音巖羅
霄洞三天門地雖接壤要亦得之耳聞也歸館後歷數遊
况稱道未已諸子請於余曰武功山盤根八百里巍巍巨
鎮隱隱仙蹤不可謂不勝矣異卉奇禽幽香古木不可謂
不美矣是下白雲望中海日不可謂不奇矣童冠從遊山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六

僧迎送不可謂不樂矣是不可不記余曰然

盧肇讀書堂記

國朝劉今隆 宜春

袁之名勝多矣凡靈巖幽谷奇峯秀島覽勝者罔不即其
地建亭臺苑圃以恣登眺乃不一二代而高薨巨桷竟蒼
煙白露而荆棘矣崇臺雕榭竟頽垣斷塹而荒墟矣嘯歌
之場管絃之地竟爲鷓鴣鳥雀喙音之區矣徒使探奇之
士致嘆於今昔不常無他少所藉以長留也郡之西南有
山名震山之上讀書堂存焉堂爲唐狀元盧肇讀書處樓
閣無奇制以肇曾讀書其中遂圯而復興興而不廢以至
於今嗟乎肇之去今遠矣泐泐一賦千古絕唱名賢之聲

施固宜不朽卽一讀書堂亦歸然不滅倘所謂地以人傳是耶非耶竊見古之傳其地者矣陋巷以顏子傳東里以子產傳他如富春之山傳於子陵卧龍之岡傳於諸葛凡物皆有幸有不幸焉幸者遇其人卽因人以傳不幸者雖具異觀未遇其人終歸泯沒斯堂其因人而存乎故記之以嘉其遇

盧肇讀書堂記

國朝楊師游分宜

距分邑東南十里有山曰讀書堂者以盧子發嘗肄業於此而名之也公諱肇昔屬宜春今隸分宜之文標鄉生而好學蘄然自見幼時宜春令盧公剪一見卽以異日有聞

袁州府志

卷九之五

藝文記

九

許之唐會昌三年以詞賦魁天下李衛公嘆爲金榜得人厥後獻海潮賦詔褒諭宣付史館四方之傳誦此文模擬竊取以雄長於詞林者不可勝紀其後仕至集賢院學士終歙州刺史茲讀書堂實子發之所肄習其間者也鄧君廷言嘗題詠之以志景仰之思而公之讀書得名豈係乎堂之存與不存耶今是山無一楹之宇而高人達士過故址而想見其爲人則山以公之讀書而傳而公之讀書不困是山之堂而傳也因爲之記而廣斯義以勵後之學者



藝文

記

重修學宮記

國朝 辛文彬 萬載

邑文廟移建於乾隆壬申距今四十餘年矣聖殿四壁悉
甃文磚厥柱以石枅榑椽桷完好如初惟殿外牌樓雨淋
日炙年深質朽且夕間摧壓是懼而崇聖祠木柱盡蠹
蝕值邑中建考棚諸首事先將牌樓拆卸擬鳩工庀材急
修葺而力未暇也嘉慶五年彬告假歸周覽上下惕然不
安適考棚工畢即與首士謀之諸紳士之有力而好義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慨然指輪計得金八百兩有奇慮不敷議收考棚餘金以
助旋將崇聖撤新之地基填高二尺柱易以石締構堅緻
大成殿牌樓雕鏤丹雘巍然煥然其餘廊廡門檐上下兩
旁缺者補之剝者更之無不慶廟貌之重新也因思我邑
自昔廟制規模宏敞為郡之冠迄數十年秩素渾堅無改
於舊此先輩創始之功也間有朽壞諸君葺而新之復可
資崇祀者之瞻仰而我邑侯仰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清吉敬懸

御書聖集大成匾額於廟中諸生以時習禮其闡瞻仰雲
漢涵泳聖涯必有鼓舞奮興思所以樹立者風氣蒸蒸日



上益光於前是所望於有志之士已興工於嘉慶六年七月越明年七月告竣同事囑彬記始末敬浣筆書之

萍鄉興賢莊記

國朝 劉鳳誥 萍鄉

江右古風積祠穀飲試士以勵其家之讀書人俾服書名教恒沐衣冠禮義之澤尙已然不能戶立祠祠殖產也吾萍自嘉慶辛酉廟祀 文昌帝君於邑中慕義者卽其旁舍爲興賢堂十鄉之人子若孫及身及女士爭出田穀金錢納於衆於是興賢莊之設歲取租息供童子三試卷冊費諸生鄉試諸貢朝考費已舉士上春官計借費皆先事爲之備掄元掇鼎之祥則厚爲賀而費之而又專歲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二

租期之踵接以示優異益以勵其鄉之讀書人敦尙名節而表儀膠序大而登進爲公卿大夫率由茲選近科萍人領省解者連獲其三繼此巍然大魁必更有好修奮起之彥大昌吾邑之文明可操券俟者堂後各祀其先迺毋忘本始之義亦足以矜式後賢洵可風也夫士之取科第如探籌焉知誰得則此千百之累於銖粟追計其爲誰而爲之無所爲而爲爲公心又安有不當得而得爲僥倖者此其間殆有神相之歟逸史稱隋末一書生所居抵官庫有數萬錢欲取之神人訶止曰此尉遲公錢可知予奪之權默然中非人所喻充是心以萍志功名必能窮不爲貧賤

移達不爲利祿致力扶世道人心之正仰副

朝廷造士之隆奚止爲吾邑幸哉若夫條畫之善一以鄉之子姓筦其盈縮請諸有司而吏有莫能持公諸舊家而異籍無敢溷曾惠寒峻推廣

皇仁庶乎於學校人才不無輔翼之助故樂聞其事而書之是莊計穀若干石錢若干緡載在圖冊碑櫺並書以垂久遠待增益云

萬載西江橋記

國朝 辛紹業 萬載

距縣北五十里曰謝山泉源滴沔錦江之所濫觴也由謝山東南行十里許至菱蕪兩岸皆峻嶺一水奔注其中勢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二

極湍急凡適瀏陽往甯州與以事入治城者必經焉元邑人敖玉溪之義女福貞曾卽其地建西江橋數百年間未病涉也乾隆庚子霖漲衝齧橋圯無遺址彭君南垣捐私錢若干甃墩架木屢朽屢易嘉慶壬戌復伐石撤舊而新之醜以甕垣翼以欄楯高二丈長四丈有九濶丈有二錢之以緡計者費一千有奇微記於予予曰錢者泉也流而不滯者也世之守錢者如壅泉然不肯稍出其餘以波及人其濃而出也亦一決不可復過豈非惑哉今彭君不變其錢汲汲於濟人飛鵲垂虹於不測之淵出其錢以與泉爭勝可謂得流而不滯之意者矣乃其汲汲之心猶且推

而放之濟困厄若濟溺焉是有本之泉之以時出也予何從測其涯涘哉橋成始泚筆而記之是爲記

萬載柴田福壽橋記

國朝 辛啟泰 萬載

邑西四十里柴田橋修而圯圯而修舊志詳之矣乾隆乙酉洪水復圯或曰此橋受九峯及嶺東山谷諸水而扼其衝非甃高醜洞無以殺水勢且水淺沙深非基地之堅厥岸匪固父老曰噫艱已往余見藍田汝岐辛公獨役於此工之成不知幾費矣今欲易爲高堅非數千金曷濟有心者無力有力者或視爲緩圖雖日賭行旅之苦漠然無動於中惡在其能然也架木爲橋時遭沖壞往來病涉者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四

之嘉慶甲子春邑人辛衛瞻龍雲從與宜春劉經成憫焉謀諸余堂伯汝岐子維遷及近村周天浦易奠宇相與疏簿勸輸解囊者欣若應響因伐石庀材相地之堅售於其主壘甃而岸之作醜洞二濶一丈有奇修十丈高一丈八尺起工於乙丑夏告竣於丙寅冬費五千餘金鄉人曰此橋之建不可無記遂囑余余惟士君子出處有本出而勤恤民隱盡職分所當爲處則引導鄉人補王政所未逮皆仁人利濟之心不以顯晦殊也余觀茲橋昔欲高大未能者今則穹窿足殺水勢矣昔欲遷地爲良者今則有基勿壞矣且構以碑亭翼以店舍上往湖湘下通豫章俱無病

涉患而憩息有所宿次有館可不謂成且備歟以視昔之難易固何如耶數君子者可以爲世勸矣名曰洪田福壽橋仍舊也

宜春流芳橋記

國朝 茅連茹 教諭

橋梁所以通往來便行旅也有官吏捐建者有鄉邑士民公建者有好善樂施獨建者或仍其舊而重新之或乘其缺而肇創之其經費之多寡出於衆擎者易成於獨任者難彼鬚眉男子識大謀遠慷慨捐貲者尙不數覲求諸巾幗中愈難之難矣嶼塘故文學劉榮陞配彭氏以未亡人矢志撫孤修德樂善任郵施予無吝色憫門首洪潦衝溢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五

雖設舟以濟而成毀不一僱募維艱非久遠計也慨然曰吾自飲水茹糲以來計所積資差堪成橋爰命男鶴翔觀流審勢定子午爲首趾鳩工伐石跨河爲梁越歲餘而橋落成所費不下數千金孺人所居去此僅數十武其同懷弟彭大學泰勲謁余署偶言及之余曰此義舉也實可以流芳後世矣今有斷港絕演懸畧約橫斜於左右爲值幾何而鄉里稱善人其一溪一澗卵色半篙石齒齒駕兩涯丈尺許輒碑於道曰某年月日某某建道路傳之必曰某義士某義士者所在多有以視斯橋之利濟又何如余烏知異日子孫不有題橋如司馬相如其人者受額之曰流

芳以表伊母子樂於循善因記其事俾泐石以垂不朽嘉慶丙寅季夏上浣

重修考棚記

國朝 劉方度 訓導

嘉慶丙寅鄭松谷郡守下車伊始見袁州試院考棚舊宇偃仄號舍傾欹卽檄四邑合修宜春侯龔鐵夫明府集邑紳領建邑人猝難定議維時職員蕭君光照欣然任建子棚刻日鳩工平基庀材建宇規模闔敞備極堅樸糜千金是舉也不特為宜邑膏矢且為諸邑領袖落成後宜與諸邑科甲鼎盛英才輩出莫非茲役之大有造於多士也夫根之培者樹必茂源之深者流必長今蕭君始事如此其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六

食報宜何如乎蕭君家素豐予夙稔其好義不藉以市譽共識量過人遠矣特為記其巔末以垂不朽

重建考棚記

國朝 鄭鵬程 知府

州郡之有試院本督學行署所以備按臨衡歲科試也於古稱貢院俗呼考棚考棚席舍為試日士子列坐之所在行署堂下東西袁試院舊在宜陽門外東湖旁宋慶元間郡守江自任建顏之曰公明堂嘉定間郡守趙鉞夫遷葺於城內之東隅有錢文子記皆不可考今試院乃湖西道舊署康熙間添建考棚乾隆十年二十三年叠經修葺二三年兩試居纔月餘其棚雖易蓆以瓦然地隘而屋庳每歲

局促凡與試者曾不得橫肱一動而同座皆推其勢然也
嘉慶十一年余奉

命守袁思改造以便士子而郡屬諸紳士之好義者公餘
來謁以意告之僉以斯舉爲不可緩慨然力承一諾既定
四屬響應乃相其地之東偏拓以外垣得捐地二十四丈
規之直北爲堂皇堂後建屋三楹堂前左右各兩層爲棚
一十有二以條石爲几墊每座約濶二尺餘或獨建一棚
或公建一棚有嚴有翼如跂如矢憲使汪閣部見之嘉歎
良久以爲江右一十四州郡未有若斯棚之宏敞爽塏者
郡人之好義急公固如是也是役也經始於嘉慶十一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十月落成於十二年六月既又卽舊棚爲吏舍中間門堂
牆屋莫不煥然司事者請余爲記余維豫章科名之盛始
於唐盧子發子發袁人爲韓門弟子其文高超不待言乃
其行已有可觀者蓋子發見賞於贊皇當時牛李之黨獨
子發嶢然不與今考棚之役易庫而高易暗而明易狹而
寬易舊而新所願與試諸生於此得進德之象焉則行爲
先而文爲後修之家而獻之廷黼黻文明不特斯棚之冠
諸郡卽爲一時人士弁冕可也若夫捐貲襄事紳耆例得
普書碑陰庶幾見者得以衆著其美焉嘉慶庚午仲秋月

吉日

重新學宮記

鄭鵬程

方今

文治光照垂百有六十餘年從古未賓之地皆設立學校而直省守官暨紳衿耆士莫不崇道教教以時致力以赴聖化袁州郡學建於宋祖無澤厥後繼事具載郡乘嘉慶十四年大成殿歲久滲漏勢將傾圮鵬程朔望赴學循視惕然亟謀修葺乃集都人士而告之衆心僉同咸以改造爲請遂相其陰陽正位辨方經之營之卜云允臧因移明倫堂於東卽其地而恢之改建大成殿梁棟桑桷甍甍砌一取新物四阿殿楹易木以石左右兩廡戟門泮池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八

及兩學官署次第具舉十五年七月告成仲秋上丁奉安神座鵬程率僚屬諸執事敬循定儀行釋奠禮周視几筵仰瞻棖桷美哉煥乎於是司事請爲文以誌鵬程曰昔朱子將記萍鄉縣學見劉清之文遂不復作李泰伯袁州學記當時推爲諸路第一又有三絕之稱鵬程膚學奚足以文雖然盱江之文鄒南皋以爲過激張處士又以鄒爲偏李爲正蓋聖道宏富學者隨取一端皆足發明垂訓譬諸百川派別悉匯滄溟九軌分塗共趨城闕一而已矣則鵬程今日亦有可以正告者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庸言庸行自邇自卑述聖亞聖夫豈人欺始自蒙養實爲聖功格

致誠正去私存公修齊治平道以大同是故能性其情情
乃不偏能予其民民用常親帖括詞章何關性命要惟知
道者能爲之亦惟知道者能正之爵賞榮祿馭世大謨要
惟有道者可以不讓亦惟有道者可以不誣入學鼓篋宵
雅肄三獎勸引掖漸漬沈酣必誦虛車是北轍而南也必
矜捷步是脫轍而驟也烏可哉學者誠預養此以爲之本
而又隨事順理精察而力行之出言有章吐辭爲經處則
爲大儒出則爲名卿體具用周濟濟彬彬庶無負

國家立學作人盛美之至意而諸君子今日所致力者非
有所爲而爲亦必有不蘄至而至者蓋至聖在天之靈實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九

臨質之矣鵬程非知道者自束髮受書誦習已久於心終
不忘耳敬述爲諸生勗卒事旣退因書之以爲記嘉慶庚
午仲秋朔

分宜龍神祠記

國朝黃步堂知縣

韓子作雜說言龍噓氣成雲變化靈快而白香山黑龍潭
詩極言祀者之非程伯子之於茅山龍池朱文公之於天
井龍蹟亦嘗疑之然龍之爲靈昭昭也其在經則見於易
其在傳則見於春秋繁露詣書作雲施雨儒者不容盡斥
爲誣况造物之妙陰陽二氣之靈有不可以臆決者雲漢
詩之嗟旱也歸其咎於魃謂魃尙能致旱而謂龍不能致

雲雨乎則古人雩禱之禮皆可廢而所謂靡神不舉者亦
謬矣按湧幢小品南宋時有謝緒隱金龍山赴江死爲神
明祖起兵神示夢佑助其後禱無不應施愚山獲齋雜記
亦載之由是祀典始於永樂中至隆慶以後乃益盛今江
淮一帶至潞河皆有金龍大王廟

皇清順治二年封黃河神爲顯佑通濟金龍四大王之神
運河神爲延休顯應分水龍王之神是則人而龍也而今
世奉祀者或衣冠像設臨之在上則又龍而人矣夫聖王
之制祭祀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
災捍大患則祀之此以人鬼祀也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十

風師雨師以霾沈祭山林川澤此以天神地祇祀也龍之
効命能使山川出雲降雨感召天和勤恤民隱是實有功
烈者列在祀典宜矣分宜鈐岡舊有龍王廟每逢旱災有
禱輒應邑人習以爲常歷久而廟宇傾圮歲庚午旱甚余
念民生憔悴憂心如熏潔誠親禱旋卽靈雨滂沱蓋嘆是
神之保障一邑者厥功爲甚鉅也爲勸令邑人樂輸改建
閱二月而工告竣每歲致祭如初因以其事之始末詳爲
之記

重建分宜試舍記

黃步堂

國家以科取士士由黌宮出應鄉會試以進於

廷試莫不以縣試爲始基顧縣治雖繁富之區罕有特置考棚者蓋其地三年始再用用亦不過旬日而又非有學使之按臨故守土者與地之人皆輕置之臨試則就公廡堂廡之間排別號案墻宇之隘不足以設關防也位次之雜不足以嚴稽察也豈所以體行

聖天子作人之盛意也哉分於袁屬爲最瘠而邑人士不惜多金營基址備木石召工匠歷數年而考棚以成有東西圍門門內兩曲廊以達於頭門中爲過亭以及於儀門則應點之所也自圍門至此無雨雪泥濘之患儀門內爲東西號舍號皆植石架木板坐亦如之其上爲大堂堂極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十一

宏敞堂後屋數楹爲考官校閱之所既精既潔蓋其規制雖郡之試院無以加焉夫以繁富之區之所不能備而邑人士毅然爲之且又詳審精密如此此其用心之深爲無窮登斯堂而司試者宜何如精白乃心以務期於得人耶而爲士子者平日講貫服習必有所以裕乎操觚染翰之原而出其所以試於此其根柢又當何如也由是試於郡錄於學使者於以應鄉會試以進於

廷試爲用世之學爲華國之文仰副

聖天子作人之雅化蓋皆以此基之凡與試於此者可以勃然興矣是役也起於嘉慶十三年戊辰之歲宰邑者爲

長白嵩君仙圃儒學東齋郎今豐城曾君小山西齋則新城余君寶臣與今介于婁少尹皆與經始之計自嵩君去任後浙紹程君韻篁湘南杜君名宏泰相繼署事並有經畫而余始於己巳歲蒞任與邑人士相助爲理越二年而竣儒學西齋亦屢易其人繼余君者爲新城涂君梅江比闔成則今南城梅君園齋可以見其役之久而工之費也至於土木之費輸納之數捐貲與糾首者之名氏並勒諸石以垂不朽是爲記

分宜大金橋記

黃步堂

地無論廣狹事無論鉅細有守土之責者卽宜平其政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使咸得其所袁於豫章爲西鄙分於袁又屬東偏地雖小事孔殷也予自己巳春膺

命來宰是邑甫下車卽詢一切興廢利弊殫心敷歷有前哲所未舉者有前哲所已舉而復廢者兢兢焉務悉求其平其最大者如考棚之建董其成而逾年告竣義學之設謀厥始而振興有漸是前此所未舉也邑西十里之有大金橋也繇來久矣頃因今歲夏五驟漲傾圮予巡行至是心甚憫焉念此地係通衢前人壘磚爲橋以便往來今旣圯則一溪所隔民皆病涉乘輿濟人嗷嗷之惠不足尙也思謀所以興復之適紳民具牒乞予捐廉爲倡且念予之

勞勩謂是區區者願分効其力以待予攷其成予從所請爰捐廉俸度橋之費須中人十家之產併命士民各殫乃力善乃謀以無負予望眾欣然勸募徵匠取石興役於八月十三日迄十一月而告成予爲覈其計簿攷厥規制翼如曠如任者輦者徒者御者皆如履康莊而馳坦道焉民咸曰休哉賢侯之德百世之利也懇爲記勒諸貞氓以垂不朽夫予則何敢德抑予樂士民之雅體吾意而勇於從義也視橋之成知義學諸要務亦當如斯橋之踴躍蕙事庶化被於邑歌載於道君子小人咸蒙休無窮因卽斯橋而臚其經費且列其首士及助修芳名備刊於碑垂諸永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三

遠以獎以勸俾皆知所觀感而興起焉是爲記

分宜楊橋記

黃步堂

邑西北六十里有楊橋村省會驛傳之達於郡縣者分道於是而瑞州萬載之以負販至及適湘湖往吉臨者皆取道焉予蒞任鈴陽六載經此者蓋十數次一水從東北來遶村迤邐而出架石橋以濟號曰楊橋按通志載分宜水利謂楊赤水發源南山江於文標鄉滙成大溪又西流數十里至洋江市始合秀水過縣治以達章江楊橋正當西流數十里之中村蓋以橋得名而橋之所以名者其以楊赤水故也橋高二丈餘濶一丈五尺長十六丈有奇分爲

五空不知建於何代詢之里人僅傳順治間曾一修理而已壬申春溪水暴漲首鼠傾圮里人捐貲葺補未逾年圯塌尤倍暫時架以木柵行者危之二年來予每過必召集里人告以及時修葺之道而僉以舊橋歷世久遠勢皆就頽必從新重建非數千金不能成事故卒無成議客秋七月本鄉紳士黃汝達等慨然以倡建爲己任持捐簿以告予予爲之引以勸不數月輸金雲集遂鳩工採石盡撤其舊而新之其下石脚天成坦平如砥前人之建橋於此良不爽也橋之高長與濶與舊橋等凡用白金二千餘兩閱八月而告竣夫橋梁陂澤之事雖僅僅爲數村數里之利

哀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古

聞其成猶且悠揚而贊嘆之况斯橋也固不僅爲一邑之要津已哉爰書其緣起而爲之記

萬載龍河橋記

國朝 辛炳晟 萬載

縣西南烏溪竹山各水匯於城心學前而北有龍河二門並聯比城垣夾水而中分之以鎖兩岸寶爲全流之出口其跨河爲石橋上通人馬而下過舟筏自正德中已然其改三洞爲一而益廣之至高凌城雉則萬厯間譚公經濟爲之也先是北關之譚爲縣甲族經濟之高祖名鉞實始獨創此橋後凡五世迭修之以迄於今縣人享其成者數百年中間重築崇文堰於其下湍瀾峭激舟筏自堰而下

上者篙楫之所抵觸竹木之所衝撐橋石往往爲損破近者去橋而下半里許更立石橋橋之上游木橋又已易而石之於是人寢不以石橋爲意塊石圯零不復修補漸次頽壞三橋管剝落波心且過半而橋面之留而未蝕者僅如鳥道盤空一失足便碎黃昏童叟相戒勿前經過者各凜乎危懼有年於茲矣譚之後人思追先志而力未能邑諸君子蓋嘗謀所爲整而修之以衆議之莫專屬而縣中諸務旁午交涉卒未有端緒也歲庚午同人乃慨然決計營之議甫倡其不謀而來首倡者已數家聞而助輸者亦踵至仍內中擇一謹愿者董理其事凡樂助之人與支費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五

之出悉經之諏日鳩工視兩岸水底橋腳頗實且固及橋管有未壞者並仍其舊而補修其剝落之過半者凡東西墩與上下階級橋之全而洎欄杆概易而新之計工灰石零用費七百餘金不半載役告蕝於是經過者坦坦然如履平地復還舊觀相顧謂茲橋之立本譚姓祖孫所存留永澤創始誠難董事者雖若較易爲力然使非修整及時卽橋且不久就盡後之從事者其何因焉是則諸君子紹述前人出力整修之美何容沒也爰請立石錢其姓氏以告成予故爲述其始末云

萬載來秀塔記

國朝 袁廷龍 萬載

白良在本邑北鄉山川暉媚田疇紛錯先君子嘗記其勝概蓋造物秀靈之氣之所磅礴而蓄積有出來焉顧山自謝山北折而南水自黃田江順流而東至毓秀橋下象鼻山則吾鄉水口也形勝家謂宜山上建塔以鈞束之俾秀靈之氣益完固而人材之異必有入金闈登紫閣起鳴國家之盛者且趾相錯也先是乾隆戊辰春先君告養歸與鄉耆獻敖公宜也有義李君榮及世勳暨予伯兄家珍廷瑤合謀之而卒志焉未之逮蓋時爲之也距今六十年乃克舉其事塔成來請名於予予惟先君領王子鄉薦丁已試禮部濱得僂失僅以明通副諸進士後而菽黃諸君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六

經術湛深稱名孝廉皆落第不獲展蘊抱予老矣又功令作縣令者不得復上春官然則所謂入金闈登紫閣不重有望於後來之秀歟因名之曰來秀塔顧予有不能已於言者冀後來之秀益礪其志勤其業象塔之層累日上則塔之靈也亦修塔諸君之願也若謂有塔不患金闈紫閣之不我屬也而德不加立名不加修學問文章不加精進則塔不任咎也而亦修塔諸君所不願也則凡爲吾鄉後來之秀宜何如孳孳矻矻以應斯塔之靈而副諸君修塔之意也夫是役也倡其義者某也從而始終其事者某某也塔凡七級經始於嘉慶十四年己巳越歲庚午落成計

際金錢如干合有記其捐貲以勸盛舉者例得備書嘉慶
十九年歲舍甲戌春正月

宜春康樂橋記

國朝 周德潤 宜春

郡城西南四十里有村名大埭上當諸山溪水之衝向有
橋編木爲之每際霖雨淋漓木泛橋傾往往爲行路者病
村東謝氏國學敬亭翁自東林遷居於此歷有年所每顧
病涉者向隅嘗欲斲石爲梁惜有志未逮至嘉慶甲戌翁
之季嗣君上舍生名澄者始遵遺訓鳩工伐石以竟其業
橋崇二丈一尺廣丈有八尺袤十丈有奇灑水三道糜金
二千餘兩工竣鄉里稱之而上舍不欲勒石余聞之悚然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七

曰成杠成梁是乃仁者濟世之心非乘輿濟人比也世固
有合數十人之力而爲一橋者鄉黨尙傳爲美談矧竭一
已之貲爲萬姓免徒涉而復功成不居有如是耶予深嘉
其事尙能追功太傅因名之曰寶樹不獨見上舍利濟之
心併以見其亢宗之孝倘所謂善繼其志非歟維時董其
事者其長君庠生大勳次君監生大榮姪例貢大昌例得
並書

秀江橋記

國朝 徐樂山 知縣

古王政之行自井田學校而外橋梁道路皆所有事夏令
所謂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也宜春北門外舊有秀江橋燬

於火明嘉靖嚴介谿公捐金獨建易名廣澤後屢修屢圯仍名秀江洎乾隆甲辰五月山水驟長橋盡圯往來者遂艱於渡邑人士雖建浮橋以濟然春夏遇洪水橋不能禦擱兩岸間仍資小舟往還稍傾仄即患仆溺而官之以公事出北門者亦病之余自壬申膺

簡命下車以來親見山水橫決而浮梁之不足恃也亟思有以易之而未能也蒞治之三年城北生員徐宏鵬呈請獨建石橋具言生母施氏苦志數十年積有餘貲憫渡江之危遺言必成此橋生今年屆七十體患偏枯不及時興建恐無以成母志而留餘憾余謂生既誠於好善當力為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六

申請准其獨建生因舊橋當北門之衝民房稠狹水勢過急恐不久易壞乃徙建於浮橋之址自甲戌興工迄乙亥四墩出水而宏鵬身故其子驥良續承前事而益堦告成丁丑面募石欄悉竣八月望日余請於郡守隆郡鎮托闔屬文武僚吏胥落成焉驥良乞余一言爲記余謂宜地北界最寬民商輻輳密邇萬邑問渡者日不暇給浮橋既不足恃而石橋之修二百年來亦無敢獨任新建者况長江天塹拱衛之固觀瞻所係缺而弗修將使採風者按圖溯古必歎是邦之無人今不資衆力不擾閭閻橋成而若無所事可不謂盛舉歟驥良復拜曰此賢宰玉成之力也余

曰否宰官奉

天子命原期與民興利除害今好善如生家長由我
國家久道化成淳厚之治深入人心然則生先人之恪承
毋志謂非動於天良而不容自己者乎官斯土者方藉以
有樂施矣橋仍舊名示生父子之不欲私也橋計醜水者
七爲墩八延袤三十四丈廣二丈四尺工匠木石油灰鐵
鏈費用銀三萬有奇董事者職員厲上選監生彭之綱楊
崇山例得並書

宜春重修大成殿記

徐樂山

大成殿者蓋祀至聖先師孔子於其中所以主闡邑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九

文教令多士人宮牆者仰宗廟百官之富美爭自濯磨以
承羣聖之統而維道化於勿替者也歲辛未予來宰宜邑
得考宜之聖殿由州守張杓縣令柯春卿建於北關外厥
後舉墜修廢非動帑財則皆歛貲以共勸厥事往歲之春
風雨頽壞予復欲聚合邑紳士謀鼎新之適有邑北州司
馬袁君崧因其子遞入黌門遊此見之有志獨任而未敢
遽言迺先呈請予嘉乃志上稟郡守隆公守遂擊節歎賞
欣允其事謂足免紳士之煩袁君乃令其子朝儀等鳩工
庀材於嘉慶乙亥興工越丙子仲夏告成六月蠲吉予從
郡守隆公偕兩學師統率紳士等奉夫子主人廟行禮袁

君亦率諸子衣冠晉拜此時金聲玉振則大成之樂也釋
奠循安則大成之禮也禮畢咸長揖稱歎此袁君之盛舉
費出不貲者也袁君謝曰非敢自逞道在宜然也予於此
知宜之文人學士必有砥節礪行烝烝日上而袁君之子
若孫亦必有騰達振起者遞出而裕於後也今
皇上以聖繼聖欽崇道學有加無已而作人之化遠逾隆
古故自都城及各省府州邑學無不共崇殿宇牌祀維殷
而宜邑尤喜有獨力能支者太守因以記屬予予嘉其好
義而實爲重造急公之大舉於是乎書

宜春獲鹿橋記

徐樂山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此橋舊名獲鹿卽前明嚴少師所建廣潤二橋之一也少
師旣改建秀江橋於北郭以下浦亦當要津復捐金創爲
此橋廣一丈五尺袤三十丈崇二丈五尺工成人奏賜名
廣潤而邑人至今稱爲下浦橋者從其地也下浦水來自
仰山源遠且鉅猝遇霖潦奮迅殊不可當故橋之廢而復
修修而復廢者不勝記焉余自嘉慶壬申六月始涖茲土
所見境內橋梁宜修造者隨在多有存公無項利濟徒殷
心竊憂之乙亥三月有貢生徐鍾賢者偕其子汝亨以下
浦橋傾頽旣久呈請獨力捐修予乃如釋重負矍然以興
曰此義士也亟許之未及一年而工已完善請賜新名余

命之曰好義夫鍾賢父子耕讀傳家貲具粗足非能操奇
贏權子母有三倍之獲也平居謹身寡過無罪以當貴不
必藉善端以自贖也且於鄰里鄉黨多所周恤亦無慮多
藏厚亡也乃能不待勸諭不惜重貲不藉羣力以濟千萬
人往來風波之險志稱里民好義洵爲不虛而我

國家休養生息漸以仁而摩以義者亦於此而見其大凡
蓋善氣之涵濡久矣抑聞之仁在乎熟而義貴能充昔范
文正公爲秀才時卽以天下爲己任卒能出入將相道濟
天下而澤潤生民今生旣以濟物爲心亦能充其所好宏
此遠謨而勿斤斤焉抱義於尋尺之間是則予之所厚望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也夫

萬載迴瀾橋記

國朝 汪元英

事非決擇之難而堅持實難人非聯絡之難而協一實難
夫惟有堅持之力而又濟以協一之心斯能不搖於浮議
不怵於艱難足以鼓舞衆志輸將樂效事以集而功乃成
蓋嘗觀於田下郭氏之重修迴瀾橋而知理有固然者吾
邑踞龍江之曲一水貫城由南浦滙於學前下經城堰而
達蜀江兩岸居民所由往來無阻者皆藉橋爲通行若南
浦龍河二橋之爲上下鎖鑰雙虹橋之中聯通衢固已熙
穰輻輳視若坦途矣而自王家橋以西越筆架洲而前尤

爲要道所必經康熙間郭君鍾植倡邑人創修石橋於此以洲中有筆架迴瀾之景因名曰迴瀾東西經行一時稱便焉後經百年西岸漸淤橋半沈沒存者又皆斷闕剝蝕過者不寒而慄每當春漲人皆望洋驚返當是時豈無有力者欲起而增葺之顧或搖於浮議而遲迴瞻顧或怵於艱難而糜費不貲卒無一慷慨而前者獨郭氏諸賢慨然以斯役之必不可已而實義所不容辭也遂合一族而其承仔肩焉於是解囊爭輸伐石鳩工不以激而加勸不以謗而中沮踴躍趨事撤其舊而一新之才一稔而功以成向使諸賢不堅持其必欲爲之力復聯其合族協一之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三

幾何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而能成功如是其亟乎今邑中諸大興作兼修並舉使諸勤事者皆毅然不搖於浮議不怵於艱難一如郭氏諸賢之堅持弗懈協一相濟又何事之不可集何功之不可成也哉若郭氏者是可風矣橋長九丈九尺廣五尺高丈許七墩兩岸面鋪平石如砥礪儼爲學前作案經始於嘉慶二十年八月初旬訖工於十一月月中旬董其事者例得備書

萬載長礮橋記

國朝

彭玉田

御史

萬載東鄉長礮余同宗藝圃家焉其地山崇嶺峻溪深湍激下流當四達之衢上接湖湘下通南瑞兩岸懸崖危削

中多亂石如牛喘如馬嘯如獅吼水勢益急行者苦之先是鄉人袁姓曾架石梁藝圃隨其尊人朝紳過焉蹙然曰此橋不久將圯吾老矣恨不能擴而大之爲久計歲戊辰橋果圯越七載藝圃乃鳩工庀材因岸石爲基銳者削凹者填磬石成墩南勢陡而隘利醜道北勢平而表利架梁相陰陽而度機宜費金一千六百有奇橋成計長六丈六尺廣一丈五尺經始於乙亥冬竣工於丁丑夏由是車者徒者負且戴者幾不知是水之深且急而相忘於涉之艱且慨然於藝圃之善承遺志而不惜糜費以濟行人也微記於予予不能以不文辭是爲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宜春沙陂橋記

國朝羅允成訓導

距城西三里許有沙陂源出清瀝江上流與官陂分派正派爲沙陂支派爲官陂官陂水引入城深濶可通舟邦人利之今所稱李渠是也沙陂水北注秀江勢頗洶湧迨李渠湮而其流益大舊有橋名廣惠自明迄

國朝屢修屢圯往往釀金編木爲渡經雨雪不數年輒毀地當孔道斷岸朽板如履春冰國子生徐君汝亭好義士也尊甫明經鍾賢先生曾督汝亭捐數千金創建下浦石橋工成卽屬事此有志未逮而明經沒汝亭遵遺命鳩工伐石所費至萬餘金橋分長短兩折首坐庚向甲趾坐甲

向寅起手爲大瓮者七爲墩者八濶二丈袤三百餘尺高一丈有六束折爲隄較長橋低三尺濶殺六尺袤十餘丈有隄右折爲趾小瓮二墩三崇廣與隄等袤五丈有奇經始於嘉慶丁丑年五月告竣於戊寅年十月橋名不襲廣惠卽以沙陂稱從其地也時會郡伯隆公保齋秩滿將入都而攝府篆譚公琴岩適來兩太守偕方鎮托公率文武僚屬往落成余亦與焉時江流潺湲官道一線旌旆飛揚車馬絡繹父老鄉氓緣兩岸觀者不下萬人兩大守咨嗟嘆賞以爲此盛舉也而顧余屬筆焉余謂徒枉輿梁政治攸關而汝亭以獨力任之其補政治之遺而助有司之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詩

不逮宜太守之稱許不置也郡之擁資自豪有數倍於徐氏者矣而徐君父子獨急公赴義如饑渴之於飲食一之不足至再至三當下浦橋初竣此舉尙未興工會省垣改修號舍與豫章溝散募各郡縣鍾賢先生毅然囑汝亭貸千金賫局局中諸君子高其義嘖嘖稱頌綜計先後建大小橋已數十處此舉又經營浩費如是汝亭之善成父志可謂不遺餘力矣余司鐸此邦見聞旣稔今從長官後攬山水之秀靈紀郡邑之勝蹟深羨慕焉獨惜李渠湮而官陂之水盡注沙陂倘得好義如徐君者濬復李渠實於郡縣大有裨益水主文運查唐自開渠後盧易相繼大魁在

城在鄉皆得其力又引水入城血脈宣通主文人居官
壽至沙陂之水分注官陂則水勢漸殺山溪暴漲不至衝
突而橋愈加鞏固渠之神益於橋者豈淺鮮哉既以復兩
太守遂書遺徐君俾鐫諸石用志不朽嘉慶二十四年己
卯

重修考棚記

國朝 劉 潮 宜春

嘉慶己卯秋明經劉君醒吾於試院轅門內建雨棚爲士
子庇費約六百金落成而君以是時居六十誕辰諸友人
郵致其事來京并以壽序請予始喜誌之且爲之祝曰於
戲君之仁也君昔者每言試院立齋滂中旁風上雨輒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然欲爲之庇今果一舉而遂畢其願其天性然也昔杜工
部詩云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使君大
用於世憂國憂民之心與杜公何異吾嘗覽王己山壽儲
六皆先生序云善頌禱者莫先於南山有臺之詩說者謂
臺沙草也篔簹以之農夫蓄篔簹以待雨比君子蓄賢以
爲邦家基故以臺發咏而祝壽焉今君塵愛士之心不啻
廣廈萬間之托庇則雖遇雨淋漓濟濟中不張蓋而若臺
之爲備君真躋於仁壽矣多士之祝君者莫不歌南山有
臺矣斯真可以爲壽矣昔坡公以喜雨名亭爲雨喜也今
多士不喜雨而喜雨之有是備則卽以記雨棚者爲君志

喜並爲多士志祝也可君姓劉氏名錦陞醒吾其別號也

劉瑞貞墾准免運南糧記

國朝孫玉庭兩江總督

劉瑞貞字綸五萍鄉士族生明崇禎末我

朝康熙十三年吳三桂以僞命徇江西其將夏國相踞萍境與棚寇合民大擾耳先生名聲以死不應今其家老屋楹櫺上聞斧鑕痕猶有存者十七年賊平而斯邑凋殘極矣先生避兵隱處捨攘之際能以善行保其鄉萍故有南糧一役自洪武初籍江西凡爲陳友諒守城者苛其戶令如業戶之籍自運江甯濟軍餉及供王府祿米正統間改照輕齋事例開派厥後小有裁減旋改旋廢崇禎末四差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三餉之累滋甚他皆改一條鞭法萍猶按糧增餉如故布政使莊廷臣復議釐正例未定而明亡又自元至正末歐祥陷袁州尋遣其子降明獻田冊誤以民米鄉斗三升報充官斗十升田五畝八分輒科糧一石終明之世江西惟袁州瑞州賦獨重其南糧有正米副米二色萍一辟邑箕歛至萬三千石有奇民尤苦之洎我

朝順治十一年邀減坊兵米千七百餘石康熙二十四年萍鄉令尙崇年以年少勲胄銳氣任事知先生家稍裕抑爲吏沿其先之贅姓戶僉名易吉祥責其按額征米運江父倉是年七月先生力陳兵後戶多逃亡催科無出又

邑東北百渚江灘石險惡前運米覆舟相公方將哀憫
黎而忍迫瘡痍於死地如積困何數請不許督益急遣某
妻子入安福金盈山中山有明月菴僧神語曰明日暮某
某者至善人也盍敬禮之戒其徒俟於道果然先道先生
姓名延入菴因叩所事先生不之告求祝髮而已僧勉從
之令知先生逃盡拘其妻子刑掠倍至期三日必得而僧
已預偵於萍語先生曰君第往必如君願比至令怒其違
命杖甫下仆地遽絕令驚救之夜分有喘息復泣告曰能
用某言牒減此項稅入甦合邑無窮之累是相公無窮之
福不然民惟死徙兩途某一人死無益也令憾悟猶以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格難行幕客蔡桂華者壯先生之義懇令悉情叩大府大
府察袁州浮徵弊畧同撫江都院佟公康年達之戶部覆
請得

旨準舊額糧一石折銀四錢三分歸入地丁併納改留本
省充餉其隨漕米亦改兵折如例自是萍民安而袁民悉
賴以安迨今百有餘年來荷

聖朝仁政再施民無逋賦倉有實儲萍最稱易治其休養
生息之原視斯舉也先生家由此毀晚自號瑞雲築泉龍
菴於井塘居焉後以壽終孫經濟請於督學沈公翼機復
延劉氏五世孫鳳誥應官吏部侍郎曩與余同官粵右曾

聞先生盛德事爰詳述而樂道之嘉慶二十三年戊寅秋

八月

萬載雙虹橋記

國朝 郭大經 萬載

倚學宮左畔有橋曰雙虹創於元季黃竹關舊矣有明洪
永間圯復修至成化乙未縣令陳璨重修之閱歲水又圯
邑之人以工之屢疲也無有議而復之者行人病焉時宋
先世一鳳公獨挈貲發東西兩岸中立墩旁闢灑道二階
級亭欄畢具功其偉哉厥後宋族九疇疇子良彥以時修
治越 國朝康熙間彥之孫復承先志續修之雍正五年
橋面亭欄悉壞重鋪石新欄楯更覆以屋兩岸勒石尋作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天

久遠計謀諸族得四十六人偕於是歲取貲貲益廣積至
乾隆嘉慶間頻加修砌近復撤屋建表亭其上高飴飛栢
左右列塵十有一百貨雜陳鬻售梭織往來者幾忘雁齒
之拾級也夜則篝燈防步躓其爲功於橋者美矣備矣夫
橋之作也所以通行人作於始者難作於繼者難作於繼
而復作於累世子孫者尤難以斯橋之扼市閩鬻水衝其
屢修屢圯亦云瘁矣故竹關後裔無能爲役浸假而通於
官官糜帑金騷民財卒無由善其後藉非宋之先世起而
建之後之子孫因而重之曷克自明閱今上下數百年不
煩官不役民而橋之屹然亭之巍然與學宮環拱美且備

若斯哉此以知宋先世以心濟人大有造於邑者而其子孫克承先志猶兢兢廣濟人之心相引於弗替也是其世濟之美皆可傳也已或謂雙虹之名始於竹關之嗣或又謂宋公一鳳其字雙虹學宮泮池嘉靖間雙虹迭見僉又謂橋之瑞應要皆傳聞異辭而宋族之有功於斯橋固較然不可泯者余故撫實書之以爲邑之世行其德者勸道光元年仲秋月

孝感記

國朝 胡增瑞 泮鄉

道光元年辛巳四月同里帥吟堂先生居母憂廬於墓人來言者多靈奇怪異之說如古致雀產芝事蓋孝感云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元

癸未自都旋謁先生於里請以實人言先生曰嗚呼曾是以爲孝乎而致感召也斯言市子予懼矣予曰然必有故先生曰然誠有之無以異方始結廬夜恆有物登簷及脊嚙編茅而曳之至震撼欲塌越旦巨鼠斃戶外聲遂絕人至謂鼠固在非饒狸所致又有蛇大並數拇繞蒿柱諦視燈火目閃閃光對之累晝夜予以不勝擊也置之旋亦去自是凡蝎虻蜈蚣諸螫物往往出苦塊死肘腋下習久故未嘗傷也夫深山落寞之中昆蟲所宅宅人焉亦若卽其宅而宅之矣何異焉而至爲人言濫觴乎予惟人不斃物而物自斃物能傷人而傷於人鄉之人未必盡知書史援

古說爲附會而傳其心之所樂道使人油然而生孝順之心是可惜也史記載漢光武帝問劉昆宰江陵風滅火宰宏農虎渡河何德政所致昆以偶然對近侍竊笑帝稱爲長者之言先生近之矣於是退而記之以告凡爲人子者並自訟云

宜陽書院膏火田記

國朝 陳會晃 教諭

書院有田原以造就人材藉非賢有司倡之於上而好義者應之於下事或缺焉宜邑舊有社學康熙五十年邑侯江公爲龍改爲宜陽書院并置田租三百四十桶五十九年邑侯莊公令翼續置田租二百九十二桶除牛租外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入租五百七十二桶僅供山長及火夫薪水納糧等費未立諸生膏火且器用未備月課常虛邑侯程公下車伊始卽有志於培養多士視書院之廢弛欲有以振作而擴充之蒞任三載歲有考月有課捐清俸以爲獎勸資可不謂賢歟邑庠生易君緝軒暨姪監生在恢在煊等感侯作育之澤共捐田租四百八十六桶增益宜陽書院膏火侯乃給匾以榮之豈非百餘年之盛事歟緝軒續學立品課後人以經術一門簪纓鼎盛其季子經邦姪蘭墀姪孫開元等俱爲余門下士作善降祥厥有明驗易氏玉樹芝蘭科名烏奕固矣今之肄業於斯者旣稟有資切嗟有藉於以

仰副

聖天子作人雅化則亦賢侯飲食教誨之至意也豈不懿哉爰不揣謏陋而爲之記

萬載重修龍河書院記

國朝 李宗昉 提學

書院之設卽古家塾黨庠之遺意所以輔國家學校之教也在江西者鹿洞尙矣其餘隨在皆有大率賢有司創於上而鄉之先達及俊民嚮學者共襄成之獨今萬載重建之龍河書院爲最奇龍河者邑之巨川院創於

國朝乾隆間浙名進士嚴先生在昌罕是邑始建於龍山之顛嗣朱令徙今所易名崇文後因瀕河遂改今名歲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三

就圮過者憂之邑有義婦曰宋聞氏故大學生海嶠室也先是海嶠之父欲割田助院中未及而歿海嶠復相繼殂婦遂捐貲興役寸材片瓦一舊不仍期年竣工規模倍昔糜白金五千有奇復捐田爲諸生膏火旣歲寧邑人士重其義請記於予予惟大易說卦坤之象爲吝嗇泰巴婦擅丹穴之富但能用財自衛李氏之母樂羊氏之妻卻金不顧史稱其廉而施則無聞焉婦體夫志以成翁志其孝且賢固士君子所難能者僅曰輕財猶未知婦之深者也院爲講學之地士遊於斯可徒工詞章掇科第誇耀流俗以爲榮乎近求師友遠希聖賢出輔

朝廷處型鄉黨其旨固有在矣巾幗且然偉丈夫之自立
宜何如也婦有五子二已成立必能尤其宗者書此以示
多士并以勗之

萬載高魁書院記

李宗昉

道光癸未余按試袁州萬載紳士有以龍河書院記請者
余允其請記之踰年科試復至郡邑人士潘維新劉鳳階
饒廷楷等又以記高魁書院請核其圖冊院別建於邑北
高村里背龍山山有巨石若世俗所傳魁星狀迥介院側
因以命名蓋多士創建以便鄉之來學者也經始於甲申
四月竣工於十月講堂學舍靡不周備近堂有亭曰深趣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距門數十武有橋曰上達橋上有亭曰餘韻可以藏修可
以息游規模蓋宏遠矣復慮膏火無資置田百數十畝通
計糜白金一萬有奇皆樂輸無吝色不可謂非勇非義者
按魁本星名史記天官書所稱魁枕參首是也世貌其形
實憑意造論其字義有爲帥爲首之訓故鄉會試之列前
茅者曰魁士人讀書談道窳則獨善達則兼善貴務其遠
者大者豈第沾沾焉高魁是求然果躬行實踐有獲於心
則出其才學以取高魁亦未始非學人分內事也諸生勉
乎哉通志所載各郡邑書院在萬載者曰張巖曰塢溪曰
三峯迄今無復存焉多士有志復古於龍河書院外別創

是舉凡肄業於斯者由橋而人當思上達之有基登亭而
慰當思深趣餘韻之有在升堂而望堂思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之不可須臾忘異日學成名立出爲良臣處爲良士
學使者與有榮施焉余拭目俟之矣捐廉倡者知縣事衛
鵠鳴余門下士也多士捐數不等具列碑陰

重修古李渠記

國朝 鄭心一 知府

蓋聞民計在農農力資水水利不興旱澇皆足爲農病哀
居豫章上游水勢易漲易瀉無滯瀦導宣之法往往傷於
旱復傷於澇唐州刺史李公將順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
溉出二萬決而入城至東城隅北折入秀江邦人利之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曰李渠自後修於宋者六修於明者五修於

國朝者二其疏濬之功相距或百數十年或五六十年或
三四十年或七八十年尅期有久暫用力有多寡皆因歲
久淤塞水泉不通民甚苦之是以歷經疏濬惟自雍正戊
申以後閱今九十五載渠遂堙廢如故余泣袁之明年適
程大中丞來撫江右首以興修水利督率僚屬宜邑令程
右國觀始倡議開濬焉選擇邑貢生蕭元善劉樹芸二人
實董其事其自官陂口分清瀝江水入渠依山曲折循畝
穿林自北折東達於城西萍實橋下入城至府學齋署前
鑿以方池約寬二畝爲渠水停蓄之處圍以石欄中甃石

橋其明溝暗渠凡數十折水循故道清流汨汨如盤山繞以資灌溉以便民汲總計凡一千九百餘丈興工於本年九月至明年十月告竣經歷一年事觀厥成焉夫功必待人而興而功始成事必擇人而畀而事始善是役也程君經營規畫不辭勞瘁絕無畏難退阻之心是能興廢舉墜勸求民瘼者而得蕭劉二子矢公矢慎襄厥勞動相與有成謂非獨潔自好而能事者與此邦之人驩欣踴躍無不樂其樂而利其利矣予守茲土於民生國計固宜因勢而利導之而兼表率之責茲幸千有餘年之故跡中間興復不一人疏濬亦不一時屢修屢廢而於近百年之後一旦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五

窮源竟委泉流不竭俾民間灌溉有資汲取甚便此何如功利及民又非大得民心允洽輿情烏能底績哉尤當斟酌籌畫銓次善後俾渠身無殘缺無壅淤傳之世世咸資利賴又予之厚望也乎

黃忠愨公祠記

國朝龔 笙 知縣

自古忠臣義士有其謀而志不獲展雖百折不回卒底滅亡而不之悔者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取義蓋生不如死死猶愈於生也嗚呼有明靖難之役可慨已當建文之在東宮也謂公曰諸王尊屬擁重兵多不法奈何及踐阼之初公遂建削藩之議既而周齊湘代諸王自罹天罰燕

王獨強莫制彼其時太祖之謀臣宿將畧亦盡矣公於
倉皇之際因舉李景隆可大任迄白溝濟南之敗請正其
罪公雖始闇於知人而終明於執法惜其君忍弗能斷至
令拊膺於大事之去豈盡薦之者之誤國哉且夫鼂錯蒙
難而國賴以安馬謖伏辜而刑以之立公之謀國也同於
錯而事卒無成公所請誅者亦如謖而權莫能制此正公
之痛心疾首而無如之何者議者乃以成敗計之尙足與
論世也耶公歿後文皇以高煦之變亦稍悔悟至萬曆時
建祠於邑城之西額曰表忠閣世既遠當事者輒以講學
無所更題曰太常書院予下車伊始拜公之祠竊以稱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之混未足以奉俎豆薦馨香也又見棟折榱崩益非所以
妥神靈維名教也亟請於府改建之報可謹遵

欽謚忠愨以顏斯祠並考當世之與難者咸祔食之昔人
稱鄉先生沒而祭於社禮在則然而况如公之昭大義於
天壤者乎而况如有司之藉以正人心維世道者乎是爲
記

分宜鈐陽書院記

龔 笙

環分宜皆山也當袁嶺七峯之勝迤邐而銜華蜿蜒而抱
秀爲今鈐陽書院斯地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本黃君其
甥張君曰杰別墅子旣改黃太常書院爲忠愨專祠方也

諸生肄業之無所而二君慨然以是公諸一邑且助之田此其與人爲善視較錙銖吝出納者奚啻天淵哉竊惟西江之有分宜肇於宋西江書院之盛亦莫逾於宋若鹿洞鵝湖朱陸之淵源如在也當淳熙初邑亦建鈐岡書院於西郊祀宋五子明末兵燹鞠爲茂草自明迄今率以大常祠遷就爲之蓋書院之廢數百年於茲矣豈盡訕於物力之故與抑梵宇琳宮常人狃於福田之說不惜重貲以付繼流至於書院則無好義如黃君張君者爲之前與今二君既導之先而邑人士亦歡欣鼓舞樂助於後相與鳩工庀材處之於燕閒以成茲選造者至詳且備昔朱子之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美

鹿洞教規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陸氏之於鵞湖會詩也曰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士子於其間講貫服習無異履鹿洞鵞湖之地於以探朱陸之源而尋孔顏之樂修身立行蘄至於聖域賢關而後已則斯舉也所繫豈淺鮮哉若夫標榜於聲氣之間馳騁於詞賦之末以梯榮而釣譽既非諸君子其勳盛舉之意卽非子不佞之所以後望於斯邑道光二年小春月望日記

宜春長峯橋記

國朝魏常

距袁城西南四十里曰長峯有大溪源出清瀝江曲行至

此合溫泉水而流更大兩山夾川水石相激灘聲如雷鳴地當南北之衝向有橋編木以渡經雨雪不數年輒毀斷岸朽板實足者惴惴職員揭翁亢宗謀欲新之督其嗣君明經莊獨力捐貲易以石焉崇一丈八尺廣一丈六尺表十一丈六尺有奇灑水三道糜金千餘橋成手勒狀命其子造余徵言爲之記余維杜梁之成王政之首務也罕聞以一士之力而任有司之責者求之史傳惟晉杜預富乎津後魏崔亮之建至今傳爲美談夫名公鉅卿輔相朝政流澤蒼生卽以一人董其成亦易爲力猶且垂諸竹帛不可磨滅而况爲鄉曲之士竭一己之貲爲萬民所利賴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七

諸後世其功德又曷可忘耶翁爲唐刺史揭公鎮後裔公滋袁時增築羅城浚治濠塹歛不及於民惠澤不可枚舉其子孫家於袁數十傳而至於翁蓋祖宗化行之鄉卽子孫桑梓之地則斯橋之成豈惟利濟斯民抑且繼前人光將使輿騎往來過斯橋不忘翁惠因不忘刺史公也豈不懿與勤其事者翁之子莊暨長孫國學邦彥次孫庠生邦俊例得並書道光壬午孟夏上澣

分宜增修鈐陽書院記

國朝楊振綱知縣

天下郡縣皆立學校所以廣教化育人材也書院輔學校以造士故人材之成出乎鄉以達於國而國家收甄治之

效分宜屬袁東偏面鈞嶺帶秀江扶輿磅礪之氣蜿蜒而鬱結材德忠信之人代生乎其間如唐之盧子發明之黃忠懿文章節義彪炳史乘人材係於山川教化啟乎人文不有所自來歟邑富宋雍熙分置後鈞岡清源歷有書院名目世遠年湮遺蹟不可復尋自明迄今皆以大常祠爲書院蓋名存而實亡者久矣前鶴泉龔公來權邑事有意振興文教既改大常祠爲忠懿專祠而以黃君其湖張君曰杰所捐別墅爲書院題曰鈞陽黃張二君又助田租爲諸生薪水美哉始基之矣然一畝之功環堵之室規制未極崇闕而舊租所入不敷度支無以爲修脯膏火之助予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美

下車時頗以爲慮經營學畫甚費周章適大中丞陳月川先生駐節江右以興養立教爲先務飭地方官無書院者卽行建立許撥公帑爲倡當是時予首先捐廉邑人士勸輸踴躍共成善舉不期年而捐田若干畝錢若干緡有李君四維者宅近書院又捐園地數弓以廣基址於是牆垣門宇講堂齋舍次第營建延山長置膏火設條目嚴課程而鈞陽書院之規模至是始備夫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倘功利之見未泯無以窺道誼之真浮華之習不除無以爲德性之固大學教人之旨具在也鹿洞鷺湖講學之規常新也士生治教昌隆之時

聖天子右文重道賢宰輔尊德育材辟雍海流庠序盈門
沐浴詠歌固已滌瑕盪穢去闇昧而就光明矣又况山靈
川秀篤毓偉人賢筵之風節師友之淵源可效可法乎吾
見書院既成諸生以時肄業其中尊所聞行所知成德達
材明達經世固將處爲醇儒出爲良臣翊景運而維風教
也豈徒誇詞章馳聲譽獵取科第爲一鄉一邑光寵哉襄
是事者學博王公欽梅公照壁縣尉洪君治邑紳黃君其
湖張君曰杰用乃書其端木並刻捐輸姓名與支存款目
於貞珉以垂諸不朽云

萬載重修龍河書院記

國朝 辛從益 萬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天下郡縣皆立學學之外皆有書院爲教育英才計者至
周也然學之體制嚴自 文廟奎閣署宅外可爲諸生肄
業地者希矣司鐸雖冷官有案牘之勞有檄調之赴既鮮
暇日與諸生講論諸生以其官也亦未便數晉謁故師
生恒渙而不親且所教祇庠生廩給弗豐就學者少惟書
院專爲課讀設地寬而資廣生童皆得受學其主講多鄉
先達有宿望者無官府迎候之煩身閒任專生徒亦樂朝
夕請業無異家塾其心安故其教易成余故嘗謂學者親
師取友書院視學校爲尤切也吾邑之有書院自乾隆九
年始其初建於龍山二十年遷於龍河其膏火所取給及

捐田增助原委姓氏前志詳矣自遷建迄今近七十年堂
宇齋厨一切漸就傾頽學者幾無可棲息連值邑中公事
頻興貲財告匱眾咸欲修之而未能也先是邑大學宋寶
承先世遺產饒積蓄甘節省將有所用之末年慨然壹意
於義舉而未得其會至其子海嶠善體先志凡縣中以及
事勸輸者至必立應已而疾卒嘗以勸建書院屬其婦聞
氏至是其孤壽昌始以母命請於官願捐數千金爲修建
費於是諏吉庀材增拓前規房舍軒楹有加於舊經始於
是年十一月落成於次年八月邑之人升堂入室周觀庭
廡美奐美輪罔不嘉歎乃走書京師屬益以記益聞之禮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甲

曰賢者積而能散非儉何由積非仁何能散仁莫大於興
賢育才今海嶠席先業繼先志甘出其財爲一邑教養人
材計可不謂仁賢矣乎而其婦聞氏能教其子以成其夫
與舅之美慷慨好義得之閨壺此爲尤難史稱巴陵寡婦
清以財自衛秦皇嘉其貞爲築懷清臺彼非必有惠濟桑
梓之功也以今視昔賢實過之矣抑益更有願焉魯厚畚
師之記膏火田也謂士必修禮陳義厚於自養乃無負乎
養士之典若以膏火有田徒爲贍恤貧士之具應憎且羞
矣今斯院之成也余亦望居是院者之居仁由義務爲明
體達用之學以達到自期若徒視爲廣廈之庇寒錢粟之

足贍其生焉豈惟失儒者以道自重之意亦恐辜捐建者之功而爲巾幘羞也學者其勉旃道光甲申春仲

昌山鐘山兩峽記

國朝張溥雲知縣

鈐陽之西二十里許曰昌山距東十里則鐘山在焉二處限以兩山束以巨峽水激急流衝行舟前康熙庚戌郡守李公芳春曾委官鳩工平其險峻而石齒鑿鑿仍如劍戟未有不望而攢眉也道光甲申張公郎庭各建英協鎮袁臨舟從此過見其山峭水駛灘石橫亘舟人望洋浩歎不禁惻然久之遂欲捐資鑿石易危而安郵札請邑士張君壬商之而峽口逼窄若環繞四櫃築砌茅柴土石中裝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里

車阻遏河流似於舟行不利若止就石之上流下櫃則瀏大湍急左右衝決又難措手卽就上面與左右各下一櫃而逆流迴瀾亦難爲力張君乃召熟手卽於石之兩傍酌定左右空出船路止就一邊下櫃其上下各斜下一櫃先將昌山峽中石盡行鑿平次及鐘山峽石自是水勢平易客船徐行篙人擊楫罔不稱便是役也經始於乙酉仲冬訖工於丙戌秋九月郎庭所捐白金凡一千二百有奇余忝守斯土慶茲役之有成嘉郎庭之功不敢以不文辭爰紀其始末以勒諸石道光丁亥年十二月日記

萬載文昌宮記

國朝陳文衡知縣

邑龍河門內舊有閣曰文昌康熙初前令常維楨因其地而修之雍正十年前令汪元采率士民重建并塑祀帝君魁星像於閣中因其地踞高阜藉以撐峙文峯雖體勢巍峩而規模偏仄原非宮廟制度也嘉慶六年奉

旨以文昌帝君有功文教照崇祀關帝典禮每年春

秋動地丁銀致祭著直省各州縣一體遵照於是天下郡邑皆立廟崇祀萬邑以乏費未卽建就試棚內恭設神

像朔望行香春秋祭祀悉於是乎成禮然而宮廟未營終不足以彰盛典道光四年邑紳郭世華辛錦斐陳鼎龍宋珮宋海嶠宋謨策郭如岡郭樹藻鮑啟倫九人子孫僉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捐貲建造惟卜地購材尙需時日未敢率易從事六年文衡來宰茲土世華子大經等業已筮地北關內相與擇吉鳩工仿廟制構造爲中庭九楹石柱八重簷四流繚以飛檐周圍石柱二十有二豎牌樓於正中環以石階階下爲露臺臺下爲甬道拜墀俱甃以文石左右迴廊石柱八列魁樓於前飛閣拱翼閣之前爲儀門內外石柱八閣左右爲官廳旁各有室中庭後爲先代殿石柱六東西夾室四爲祭器庫環以磚牆牆外西偏構屋五間爲守者棲息地閤閣壯麗美奐美輪經始於六年八月至七年秋遂迎帝君神像於新宮行祀禮嗣加斲礪丹雘又閱月五功始

竣共糜白金萬一千七百有奇皆九家釀費經理不勞焉
焉衡於此竊有感矣世傳 帝君爲文章司命士之登科
甲濟廩仕者實主宰於冥冥之中萬邑人才輩出甲第蟬
聯內致啣貳外膺民社者後先接踵爲 帝君眷佑久矣
今者廟貌旣成神靈以妥雖感應果報之說諸君子不以
是存心而宮庭翼翼俾歲時薦馨者得以對越駿奔冀陟
降之在庭也 帝君實式憑之其益有以福此都人士殆
亦理之可信者歟至於不惜多貲經營創建藉襄
盛朝祀典之隆如九家者可不謂勇於爲義乎哉謹記

萍鄉有才莊記

國朝 彭涵霖 萍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記

聖

古者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皆上授之民之貧富不甚遠也
故士農工商各宿其業而已今農工商皆以力自贍而士
有出無入勞其心志逸其手足加以負笈從師修膳之資
歲時奔走應試之費中戶以下業未成而產以罄者比比
也吾萍曩有興賢莊爲祠以祀 文昌帝君其旁爲堂鄉
人之以己財入者卽是堂以祀其先人十鄉之人釀錢穀
歸之堂置產取息供童子三試諸貢朝考費已舉士上春
官計偕費鄉會試得首選

廷試得

賜及第者則厚賀之以示爲鄉里榮其來久矣鄉之人樂

之顧猶以爲未足道光丙戌邑重修 關帝廟復卽其旁
爲育才堂所以勸士之法與興賢堂同而稍殺以佐其不
足惟文武新入學爲諸生者舊有費用今於是堂給之則
向者興賢堂所未及也堂成甫二十年而通籍者六人得
館選者五人又以武進士起家者三人鄉之人益鼓舞奮
興焉曰是不可無以示後之人乃命涵霖爲之辭將勒石
垂永久蓋甚矣吾邑人之能教子弟且能用財也

國家以選舉取士爲父兄者教其子弟莫不欲其子弟之
預舉以爲幸故富者嘗以是竭財而不惜而天之道顧或
不出於此何哉彼私其財以教己之子弟其意猶重財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器

子弟習見其父兄重財則其志嘗在財而不在學今吾邑
之人公其財以勸一邑之子弟則一邑之子弟皆深喻其
父兄之志所重者在學而所輕者在財以爲吾之父兄預
施焉他人得其償吾不預得其償則益恥且奮然則吾邑
之士愈勵志於學而多發聞於時未必不自此矣遂書是
說以遺鄉人庶來者益勸也

萬載萬歲橋記

國朝 衛鶴鳴 知縣

萬歲橋踞屏風嶺下去城十五里白良譙隄之水經注其
下余蒞任後嘗因公往來其地見橋之將成而耄叟者功
役或三或五寒暑不輟進工人問之言興作已數年其事

之舉自何人未詳也余引疾後首其事者以始末告言舊橋嘉慶二十二年圯矣遂爲城北往來之衝呼渡爲艱行者苦之衆議以舊修復張宗理儒成會榮鳴春郭錦肇錦園近仁宋彩雲謙富祖等邀太學韓獻之子學貴往視韓乃揖衆而言曰仍舊非計也必改造方可經久衆以費浩爲難韓顧謂得四十人出銀二百兩者事可成於是韓與郭與張與謙各輸錢二百貫衆爲之動於是辛酉成捐錢四百貫宋橋會李以正胥奉川各捐二百貫宋子銓李伯繁各捐百二十貫其餘量力願輸無不相觀踴躍衆以爲好善樂施之多而成功易矣爰以二十四年四月肇工嗣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聖

因工過半而用不給幾有掣肘之虞韓又增輸一千二百貫郭增輸六百貫李以正增輸二百貫於道光三年橋將成又被水衝損加修補迄告成之日其計糜八千餘金尙有工料價不敷者郭又增輸二百貫韓增五百餘貫以竣其事今橋之完固倍於往昔而營作之者蓋十年於茲矣余謂善事之舉非慷慨無以爲之倡非敦厚無以要其成韓爲公事計垂久以二百金爲同事倡可謂慷慨矣因衆力不繼一再加捐韓至二千金郭至一千金可謂敦厚矣凡公事有如此好義之人主持其間焉有廢而不舉舉而不成哉勤其事者固有勞矣而輸財以濟公奮於始而不

急於終尤人之所難也故如所述捐貲始末次第記之以
爲勸焉其橋之規制并累捐之數則並勒碑陰以志其美
道光六年九月朔日

萬載關帝廟記

國朝 衛鶴鳴 知縣

關聖帝君自漢以來祀徧天下

國朝封號彌極加崇蓋以天下生靈之所受庇厚其報也
春秋致祭鉅典煌煌蓋爲天下生靈延福澤於無窮垂有
祈也然非 帝君皎然之心浩然之氣光日月而塞天地
照人之肝膽刷人之精神曷能使朔望晨昏供香火者自
官員及士民雖婦孺無不虔焉則其節義之昭明綱常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吳

振興天下之人莫不有聖神之鑒臨在於日明屋漏中而
思所以尊親也萬邑 關帝廟舊志在雙虹橋今失其址
明邑侯姚公移於靜安寺前殿其移自何所亦闕如相傳
邑生員宋啟洛集同志百餘人修祀事以爲美談而展祀
時宰牲佛前祭者心不安邑之人士皆不安焉乾隆四十
年職監生辛琿捐石柱六志立廟以獨力寡勩未果嘉慶
十六年生員某倡建勸捐數百金以功程浩大未集也余
以道光元年春來任斯邑瞻謁時心悸念 聖帝有特祀
而無專祀宰之罪也嘗與邑人士言之皆爲慨然幸蒞任
後年穀順成人心鼓舞即捐廉勸邑人士併力舉之職員

宋維新等首其事城鄉各踴躍樂輸不數月貲可舉矣卽
卜基於將安寺左鳩工庀材作於道光四年十一月告成
於五年十二月殿廡門庭與藏貯祭器供事值宿之所煥
然肅然無不整備共計三十三間需白金五千有奇以余
之舉其事而將去也屬爲記余以萬小邑非年豐人和不
克成斯舉今以百數十年善人信士力圖而未逮者期年
而告成民力之足以濟衆心之罔弗協無非神之所感而
通所佑而行也抑無非邑之人崇義尙節炯然悚然覺有
聖帝之神在於心懷而後不忽於所行也已足則節義之
所關綱常之所係必有介然其不苟毅然其自豎者由此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純臣孝子端人正士森森林立其成風矣受福其餘事也
而爲福莫大於此余惟記其始末推其意爲一邑勸焉廟
之基宇及捐貲各數併勒碑陰以示來者道光七年秋七
月

萬載東洲書院記

國朝 盧殿衡 萬載

書院創始於道光六年丙戌歲在萬載縣之西鄉距城四
十里而近其地諸山環峙豁然中開土田平行風景清迥
書院坐艮面坤河水自右來潏洄繚繞而過其下故命之
曰東洲因地而爲名也有享堂以祀文昌享堂之西有小
廳以儲藏經籍東有小廳以批閱文藝又其東爲客廳以

宴會賓客其外爲講堂爲前廳爲門廳各一生徒棲息之所左右羅列計六十餘間庖廩器用罔不備具而四周更圍以繚垣可謂完且美矣予惟袁郡自唐以來人文甲於江右按有唐一代最重進士科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以故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江南西道洪吉虔袁信饒江撫八州第進士者僅七十人而袁士約居其半江西通志選舉條可覆按也論者謂地接衡湘名山大川孕育幽秀苞蓄靈異而房大尉李衛公韓文公以鉅卿碩儒相繼爲州刺史興學校崇教化士之被其甄陶者莫不能文章砥礪廉隅相與發名成業而山川之秀爲之一洩理固然歟萬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巽

載自南唐保太間始置爲縣隸袁州宋因之由宋及元書院之建於縣境者不一而元時獲富里張巖書院其最著者也茲幸生文教覃敷之日士可不務通今學古以達紹一郡之前徽而上聽

盛朝之驅策乎予嘗竊嘆富厚之家耽逸樂而不說學貧困之人苦饑寒而不能學或學矣而無親師取友之功則亦難以充其量而盡其才故義學之設裨益良不淺也然而虞文公之誌張巖書院也又以謂一列於學官則行有司之事絃誦遷豆殆爲具文者多矣今東洲之學遠於城闕之喧囂邈乎公府之拘制膏火筆賞無乏絕之虞勝友

良朋有觀摩之益藏焉修焉息焉游焉無所事乎其外及其閑暇可以觀山玩水發舒其性情盪滌其溼鬱讀書之勝地蔑有過於此者矣雖然樂順適則志易惰喜遊觀則業易荒爲學以精勤爲先行已以篤實爲要必也守岳麓與鹿洞之遺規以上溯關閩濂洛之統循蘇湖眉山之教法以養成文章經濟之全由是處則爲有本之學出則爲有用之才東洲之士安知他日不卽爲

聖天子東觀石渠之選哉若夫創建之由財用之數與夫條規之盡善足以經久而行遠前之記序詳矣茲不復贅而特舉此邦之故事與學問之實功以期多士共勗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完

宜春續修學宮記

國朝趙

璠知府

余服官由吳楚而江右數十稔矣所蒞通都名郡莫不隆夫子之廟貌而崇其先則有祠錫其類則有東西兩廡統名之曰學宮亦古者闕宮泮宮之遺意也他若文昌宮明倫堂暨學師講學燕息之所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皆入而得見者去歲奉

簡命實授袁州知府朔望詣郡學行禮而宜春爲附郭首邑學宮亦以時至仰瞻棖桷巍然煥然令人生敬深歎都人士追崇先聖罔敢不敬固宜士氣奮揚人文蔚起爲一郡四邑之弁冕也丙戌六月二十七日陽侯爲虐城不沒

微鍾氏此事至今有待矣遷延簡陋將何以昌文教展祀儀豈惟地方細耆之恥揆諸先聖在天之靈得無有蹙然不安者乎今鍾氏不呼將伯不厭紛劇卒諸工於數月之間紆鄉里之力貸有司之憂雖聖人復起亦宜心躋既又建市屋數間將課儻值爲歲修資謀久遠焉然則鍾氏之思深慮密又可知矣余宦遊半天下所遇有力而好義如鍾氏者蓋寡行將振其事聞於上而先爲序其顛末次其日月俾付貞珉以爲袁州士民勸非阿好也捐修者東外廂九甲世居西關外監生鍾毓川率其子學易學成襄其事者族弟監生毓華毓英文燧職員文煌皆始終其事合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并書之

萍鄉萍實橋記

國朝張埴春萍鄉

萍實橋在城南門外砥中流延袤數百步爲商旅往來必由之孔道乾隆辛卯圯於水邑紳文誠齋先生建後李公振桂添石欄八十九柱人甚便之按萍水自東北楊岐山南流繞城西注橋正當其衝其間興廢不一道光丙戌六月山水驟發田廬漂沒者十之六七洪流冲刷橋全塌墩石剝除殆盡故家大族同時被災無能議興是役者文君其章名燧爲誠齋先生孫曾任清河知縣輔亭公第三子以藩理問需次在籍所居在城西水漫城入屋盡傾舉家

被難燧及姪鶴壽并妻妾數人僅以身免洪波巨浸申若有陰爲之相者非偶然也燧於遇難後他務未遑以斯橋建自先人慨然思繼其志商之孤姪鶴壽不吝重資仍舊址鳩工斲石重建新橋越一載告成費錢數千緡視舊橋高三尺濶二尺益稱堅鞏夫大工大役獨任之爲難於毀家後竭蹶任之尤難以其難能而爲之是可貴也郵書粵東屬余爲文紀之因念曩者試南宮報罷主講清河官署燧兄弟皆侍函丈而燧特純謹數十年來師友之誼久而彌篤今聞其爲善於鄉義舉仁心稱美載道感念吾徒爲之喜而不寐焉嗟呼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弗繼余樂是橋之前後有成更樂文氏之代有人也爲紀述本末郵歸鐫石匪惟文氏之爲亦以風鄉人之贍於財而能好行其德者

萬載龍岡書院記

國朝 湯慶曾 知縣

距邑境上游有鄉曰萬載邑之名由此昉地界瀏陽宜春其山之高水之駛爲邑境山水之權輿焉元時教授張千崖就獲富里構書院虞道園爲之記稱其殿祠園亭絃誦衣冠比於京洛蓋一時之盛也厥後人材輩出逮

國朝龍在達弱冠登賢書比來學博湯馥堂明府湯翀暨皆以科名顯則其鄉之績學能文出爲世用者 有素已

余承乏來斯邑值龍岡書院落成間因公過其地見夫外
屹崇墉內闢儀門門以內豎雨亭中構廳事三重前講堂
後文昌祠及魁星樓左崇義堂右書屋爲肄業地其規模
洵閎壯矣哉時進父老詢之僉告予曰書院之設以鄉多
舉業土地遠龍河負笈頗艱學博湯公迺謀於鄉諸君子
各醵其族之金而成斯舉也置田供膏火更以餘貲給童
試卷費及鄉會程儀其爲蒸育人材計者至深遠也余聞
起躍喜其鄉之樂善好施何多君子也旣而諸君子來謁
語次以記請余惟古昔造士之法莫先於鄉校德行道藝
以鄉老鄉先生董之及大比賓興鄉大夫以禮禮賓之獻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五

賢能之書登於天府由是入使長之出使治之罔非由鄉
學基之也今多士肄習其中其期乎經明行修其砥礪廉
隅自足善風俗間出文章緒餘亦無不足爲世用豈非與
龍河之士有以相望而相成哉則昔以鄉之名名一邑者
今且以鄉之學竝耀一邑之學回憶獲富書院烏足擬其
盛也哉是役也興工於六年春月閱七月冬告竣湯公薦
馨周公治睿龍公文陳公常竝倡督有力焉例得書其餘
捐助及田畝竝列碑陰以誌後之來者是爲記

重修文昌閣暨魁星閣記

國朝

曹夢鶴

教授

考星經文昌星如半月形在北斗魁前色黃潤則天下安

蓋文明之象也後世肖像祀之而處之以閣尊天神也而
軒星閣亦建焉我

國家文思代盛二閣列在祀典嘉慶六年特

詔天下建文昌宮一切典祀與武廟配而魁之祀如故袁
州一郡有宮又有閣然宮則宜春私之閣則四邑公之自
奉詔以來每歲春秋二仲闔屬文武修祀典其間罔不飭
其不曰宮而曰閣從其朔也道光八年三月大風折屋閣
瓦全飄椽桷窳柱岌岌不可終日當事者憂之以爲將無
以展禮儀昭文明也然是時大役屢興公私旁午欲鼎新
之而逾年無應者國子生鍾秀峯先生宜邑之好義士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語

上歲曾捐修宜春學宮茲復取而身任之子與副齋吳公
爲之請於郡伯趙遂涓吉興工經始於八年五月閱丑月
而告成於文昌閣則撤其舊而新之加崇宏焉而魁星閣
亦修葺一新計費緡錢共一千四百串有奇於是展祀有
地觀瞻亦肅過之者以爲與譙樓宜春臺東西爭峙矣夫
閣之初建志書未詳前於乾隆年間郡伯陳公蘭森倡修
大約皆四邑公舉今鍾氏不呼將伯以一身任其勞捐其
貲無少吝可不爲難哉然鍾氏爲闔郡計文明修學宮又
修二閣而其子學成遂於次年入泮爲弟子員諸孫亦英
露俊爽說者以爲默默者有以佑之似非無因而四邑之

文運從此蒸蒸日上又不下而可知者矣予郡學師也廳事與二閣最近爰不揣謏陋而爲之記

萬載彥威書院記

國朝郭大經萬載

距邑城之西八十里許曰書堂在深谷中羣山蟠互西南卓筆尖秀插天際雖霽常有雲霧洵巖壑佳境也晉習彥威避苻堅亂結屋讀書於此故名曰書堂具載郡邑志攷之史彥威爲桓溫別駕及苻堅陷襄陽聞其名輿致之俄以疾歸既而襄郗反正朝廷欲徵召典國史會卒考古錄辨其無避地事夫輿致徵召當在得地安民時若聞寇而避轉徙他境尋幽結屋亦事理之常書闕有間傳聞要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藝文

五五

盡誣也第晉距今久書屋興廢末由遠稽今居其地者爲張氏族焉歲乙酉余料寶興貲道經其地詢遺址則書堂祠踞其半餘皆侵沒爲田所存僅墨池荆榛蔓之余低徊大息安得有心者攘之剔之構數椽於斯以存先賢遺蹟乎越丁亥張氏謀諸族挈金數百以倡遠近響應遂購田拓復舊基備工作庀名材構前後廳事二左右繚以廂列書舍十數庖漏具備門牖洞達遙與卓筆相拱向額曰彥威書院本志也今秋辛明經起人偕其徒張教軒來告屬其事余作而歎曰善哉斯舉也自古學校之教莫先於鄉鄉而爲名賢所寄跡則興起尤易况以威良史才帝

蜀削魏深得春秋之旨開紫陽之先其學術甚正氣節甚高不足令百世下頌廉懦立乎今書院之建紹復遺蹟使流風餘韻常在人耳目間立意既良厚居是院者因彥威之名思彥威之行得無感動奮發乎哉其必蓄道德礪廉隅學術氣節出處皆宜將尙友古人不難自一鄉善士基之然則斯舉也謂不忘古在是矣謂不忘古而善師古亦在是矣工興丁亥八月迄於戊子十月共費金一千有奇董其事者職員張明芳堂圻清元與景周秀中等例得書餘竝勒碑陰道光九年冬月記

萍鄉新增鰲洲書院義田記

國朝馬友蘭知縣

凡州縣之治莫先於振士風士風之振莫先於興文教文教之興莫先於設義學義學之設莫先於置義田 向有占鰲閣隸在城西前令陸公創之也近百餘年來一修於賀公閣如初再修於沈公增書舍數楹顏曰金鰲書院張公繼之計義田所入無幾慳於費實無一人肄業者余癸巳夏承乏茲土迺勉帥課徒區匕之意將爲人材地也顧館雖啟恐費不繼如中輟何屢念者人之時別駕歐陽君名鑰者假歸里中慨然出二十畝爲膳諸生計公素稱好士聞通守保陽攝晉磁肥鄉等州縣所在多善政率以教學爲 今且念其鄉塾勉諸子弟俾 業其間迺有事義

田是亦有心於人材者也斯其所以爲賢與嗟夫世固不乏素封家田連阡陌衣馬輕肥凡邑有公事客而不輕予有釋道者流假事相告往往不恤重費稽首縉笏若此之類荒誕不自悟者何可勝嘆卒之咄咄書空爲世人笑以視公此舉相去奚啻萬萬哉語云修德不望報崇實不近名余必爲之記者誠以遵大夫之行恥獨爲君子竊願人之其爲君子也

重修鰲洲書院記

國朝楊際華 知縣

白鹿洞爲江右第一書院朱子揭條規風勵學者延陸子登講席講喻義之章聞者莫不興起而萍鄉胡叔器鍾唐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傑兩先生親受業於朱子之門載道而歸以教化其鄉里士習端民風淳至今萍之人猶輕利而重義鰲洲書院實萍士肄業所視鹿洞集天下英才者隘矣然自基於陸紹於賀特建於沈重興於胥擴修於甘而增祀於黃曰敬業曰樂羣師友之聚也曰觀水曰冠山仁知之蘄也曰五賢曰六賢曰七賢溯淵源而隆坊表也二百餘年來講習其中遵先賢之軌能處則以義正我出則以義正人者筆不勝書胡鍾之流風於斯未墜乎而何意丙戌之圯於水也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際華來知萍鄉縣事縣之事叢矣何不當知而風俗其首也士先四民教士尤移風易

俗之首也故亟亟於書院之役集紳耆議其事方分簿勸捐而文君運隆以獨力捐修請余喜其能棄利以崇義許之工始於十三年七月告竣於十四年三月而講堂學舍一新如舊規落成之日邑人士屬余記之余惟古書院之設舉邑中之秀者使之羣萃州處敦詩書習禮樂以濡染其耳目以陶淑其性情凡欲俾人倫之敘人心之正爲一邑風化先其德成而名立者且將薦之

朝廷用之邦國俾行義以達其道而非徒以衣冠之濟濟詞章之秩秩稱士之盛也然則多士之來吾書院肄業者亦求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已夫儒一耳君子小人何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美

辨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朱子延陸子講於鹿洞者深切著明見利思義則爲成人以義爲利則可以平天下多士勉乎哉尙無遲七賢之教而書院足重矣而修書院者與有光矣邑人士而以余言爲然也其書泐諸石道光十四年三月朔日

宜春三元橋記

國朝 費嘉樹 宜春

姚家港爲萍楚孔道在兩江橋之下雙流匯注河濶而水深色碧綠熒熒可畏也向雖設有義渡人未病涉而春夏霍雨暴漲奔激瀾漫招招舟子彼岸究可望而不可即易公仕華好義士也目擊心惻思欲創建石橋而便往來有

志未逮賈以沒焉道光乙未嗣君廷安廷登乃遵遺命伐石興工經始於是年五月越二十餘月而工竣橋凡七墩六甃高二丈一尺縱二十五丈橫一丈五尺上翼以石欄高二尺縱丈尺亦如面計費緡錢八千串有奇夫以一身一家之利克出所藏不呼將伯廣而爲數百年千萬人之利俾往者熙熙來者于于輪蹄絡繹不致望洋莫前孟子所謂焉得人人而濟者固居然已人人濟之矣其惠不誠大歟然非曉暢大義好善而忘利必不能志於前述於後宏濟艱難若此公之孫煥勳予同年友也以其事來告予予嘉友之有世德而鄉邦竟卓然有此義行因不禁喜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堯

爲之記

萬載重修學宮記

國朝 崔登鼇 知縣

萬邑據江右上游山環鵝嶺水繞龍江奇秀所鍾代興賢哲地雖偏隅其士氣文風與通都大邑相埒而 聖廟之宏敞自昔稱爲一郡之冠粵稽廟貌肇於炎宋歷及元明數經更易

國朝乾隆壬申移建今址嘉慶辛酉重修越今四十餘年規模雖壯而風雨久剝傾圮時虞則修葺之宜急也壬寅孟秋余甫蒞任諏吉謁學仰觀棟宇榱桷歷覽內外門亭次第興役將易以新詢諸董事乃知前歲七月闔邑紳耆

稟商前任韓君彥章廣勸醵費已庀材鳩工擇能勦事矣
自時厥後經之營之功逾三載計費萬金各董事勤其督
稽謹其出入盛暑嚴寒必居肆所凡在工需用皆自捐自
備弗取於公務期貲歸實用是皆余兩年餘目擊心折而
歎民不告勞宮牆漸就魏煥也維時譽髦欣欣向風癸卯
秋闈辛君斌遂登榜首周君樹贊韓君覲及副車辛君有
功同舉於鄉斯殆文明之嘉會而感應之先聲乎迺者中
秋大工告竣正殿戟門新易磁瓦金碧相輝照灼雲霞次
及前後祠廡堂楹露臺覺牆凡關廟制學制均仿原式儆
者改缺者補莫不大飾厥舊咸與維新黜堊丹漆各中矩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本

度名之曰修功實創焉而千百年不拔之基視此矣邑縉
紳問記於余余旣慚不文且愧未與經始而惟念垂成之
易規畫之遠益信此邦之士習文風大有卓越於尋常者
由是而企聖域登賢闕出入禮門義路處則飭紀敦倫於
未用之先出則行義達道於旣用之會啟後承先有光學
校永承

聖天子尊師重道之至意又豈特廟貌之崇爲一郡冠云
爾哉是役也始事於道光辛丑七月訖工於甲辰仲秋督
其成者前知縣事韓彥章署縣事張文誥前任教諭鄧三
升教諭陳煥春訓導李健翎巡檢吳元理典史王棟董其

事者倡修進士盧昆鑾舉人郭光笏辛樹仁劉文毅謝大
舒武舉劉以成歲貢王敬敘龍臨汝庠生辛尊五督修附
貢汪茂楠武生林鳳章張映輿職員陳守謙鮑承勳職監
郭功晟辛東卓監生郭林恭王簡心勸捐舉人周樹贊附
貢辛介福增貢郭光昕等捐貲勸事者甚多悉勒碑陰是
爲記

萬載增置龍河書院田畝記

崔登鼈

歲壬寅余奉 簡命蒞任康樂城下車伊始即觀風試士
講孝弟之經修忠信之實思以爲吏治民風之表會文徵
行樸茂可觀者甚多其翹然特出者則龍河書院肄業士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也龍河者通邑土籍之義塾因瀕河而河名名之也時主
講席者邑孝廉辛君辰雲世家宿學令先君少宰筠谷師
余曾忝爲門下士喜世誼之相得屢詣院劇談訪養士化
民之法辛君曰邑民安業士多廉隅自愛誠得賢師帥因
其材質而養育之易治耳爰委懷講藝竟日而不知倦環
顧諸生衣冠林立於旁竊羨君育英之樂予亦維風之有
賴以稍自異於俗吏面目也進詢書院章程乃知舊有田
若干畝師儒之館穀生徒之膏火悉取給其中近年城鄉
從遊附課者衆租入不敷司計者苦之邑人士勸捐增產
前任張君文誥捐廉爲倡頗有成效予亦分俸鼓舞之邑

之殷戶益慷慨樂輸增置田若干畝有奇申請於部議敘
有差其中心好義不邀議敘者予尤獎勵之然則是舉也
儒以道得民民以道易使吏以士勵俗一舉而三善備焉
是故君子之不耕而食非素餐也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
信功可食也司化者患不能養士耳豈患鹵莽滅裂之報
也歟若茲田也詎足爲稽古之榮唯以裕秀實之基行見
滋蘭之九畹樹蕙之百畝峻茂之時刈者皆芳甸也種玉
之一頃獲璧之五雙理美之能當者皆藍田也禮耕義種
之無荒性禾善米之有獲龍河書院洵大田多稼矣膏火
云乎哉事竣首事楊羅峯高作楫劉履中張昂辛思誠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請記其事於石倡勸捐輸姓名田畝例刻碑陰書以質之
辛君以爲何如也

宜春永福橋記

國朝易樹年 萍鄉

宜邑西路九七村爲通楚南瀏邑要道前阻大溪向來衆
建木梁不甚廣濶過者恆惴惴焉余媼戚州司馬李君偉
贊世德相承樂善不倦每欲大加修治而有志未逮遂捐
館舍其德配彭安人立志撫孤承夫未竟之志而竟之道
光丙戌歲梁爲洪水衝廢村人艤舟岸側繫以修綆互牽
以渡往來艱甚安人聞而惻然出囊金三百餘命長君萬
濤卽余婿也丕擴舊墩橫板其上旁約以欄於是行者稱

便第雨淋日炙終易朽壞歲壬寅安人欲爲一勞永逸計時長君已逝而次君監生萬純暨家孫培芬等俱克襄事遂使鳩工伐石創建石橋墩四瓮三廣丈六尺袤十丈高三丈有奇費金二千落成之日眾請告於當事以相表揚安人不許橋仍舊名永福不立碑紀功此非慷慨識大義行其心之所安者不及此噫世之號爲丈夫者挾厚貲遇善舉人相勸募輒掉頭不顧卽勉強以爲費數金猶形德色安人以巾幗質偕長媳力矢清操持門戶俾子若孫咸爲鄉里善士閭閻已爲可風况復好善樂施屢費多金無少吝他日卽或水潦不時吾知趨而過者如履康莊緩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悉各得其所斯其功德求之鬚眉中又豈易數數觀哉安人卽不居成功余以戚誼故烏能見善不彰故特濡毫而記其事

萬載龍雲書院記

國朝韓 覲 萬載

書院古庠序制自省而郡而邑莫不設以造士而一邑中或城或鄉隨地分建俾學者各從所近以藏修息游於其間以無失乎黨庠術序之意誠善舉也吾邑自龍河建後英材輩出蓋萃城鄉之秀而造就之然肄業者多城居遠鄉或以負笈爲艱取錄後一領月費輒不前各區書院之設尤不可已龍雲書院者故孫家腦辛氏業也地當四五

區之中枕高阜帶清流巖居川觀天開講學勝境四區及
上五區之有宿望者擬購以課眾子弟而苦乏資財鏡山
陳綿韻與謀以告其母吳孺人吳孺人曰此義舉汝父賁
志久矣不可以不倡因首捐千緡命偕弟勲從事焉於是
輸者四應合貲產約若干乃購基經營爲堂室三重後祀
文昌前講堂又前門塾大門左右書室若干翼以二堂爲
輸戶報功所氣象軒敞規制靜穆咸拭目而觀兩區人文
之盛也工未旣輸不時至綿韻兄弟復捐千數百緡以葺
之事起道光壬寅閱四歲始竣 旌獎有差是役也非陳
母倡首不能興非眾君子集腋不能舉非綿韻兄弟合志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齋

不能成功竝不容沒云抑余嘗取其名思之易曰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言各從其類也今書院議一
倡而千緡從焉數千緡又從焉義之從類章矣而况親師
取友性命相孚者乎今日同堂講貫相期爲端士純儒此
類也異日同朝協恭相勗爲良臣名宦亦此類也在院諸
君勉乎哉爲師者務以正學爲倡爲弟者務以篤信相從
則人材烝烝出處皆有以自見庶不負立院造士之意昔
華歆邴原三人爲一龍况合兩區英材以同歸聖賢之學
其爲龍也多矣一旦得雲雨都非池中物其慎擇所從無
貽割席之譏而噓氣成雲咸爲時作霖雨焉則所成豈但

一鄉之善士已乎爰樂而爲之記

萬載龍洲書院記

國朝 彭士模 萬載

龍洲書院在羅城故康樂舊治也先是合邑書院惟一龍河而邑分六區獨一二區附近餘皆遠處鄉村負笈良艱自三區創建龍岡四五區龍雲繼之各鄉以爲便而六區闕焉適刺史盧翰坡守制在籍亟出金爲倡邀同人勸捐合區子姓莫不踴躍得緡萬有餘千至道光癸卯興工越明年而落成爲棟宇五重後堂祀先師左右學舍各二次暨四照亭翼以小廊次爲講堂左崇義堂右藏書室堂下兩長廊前起奎星樓左右客廳各一樓外爲門塾兩廂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奎

學舍各廿餘東司守所居西間倉屋二所廚房四繚以圍牆門首立惜字亭規制大備名曰龍洲以羅城西接盧家洲也餘貲悉置田畝以給師生館餼一切章程俱倣龍河其地踞全區之勝坐擁三台南則墨山聳秀北則錦水迴瀾學者藏修之餘縱厥觀覽可以助文筆之奇峻得波瀾之意度焉抑吾聞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器識者謹小慎微以立其體而後廣大高明以達其用昔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而諸葛孔明一生惟謹慎可知道德事功歸本一貫未有任情肆意而能成遠到之器者也惟文亦然必先謹守繩尺醇而後肆焉吾願居是院者師以是爲教弟子以

是爲學則處爲修士出爲純臣而文章亦足以名世吾龍
洲人文豈特爲一區光已哉故樂記之同事孝廉楊羅峯
盧及芝盧介明經家先生才尹職員李楨李樂行茂才商
炳麟大學楊運機盧炳南彭之傑盧鏡彭賢琛或以其能
或以力舉例得書各餘戶捐數具列碑陰

萬載竹渡橋記

國朝 辛辰雲 萬載

距邑西十里竹渡其澤滙株潭梅源牟溪桃源谷源諸水
其地爲自邑抵牟村小源以達瀏陽往來所必經固廣川
也亦孔道也元大德間邑人徐信始建石橋明初圯於橫
流里人造浮橋以濟後更爲渡遇盛漲輒有漂溺患行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哲之有聞公儀者慨然思復其舊而力難獨任商於牟村
辛公金壽議頓合改卜舊基下十丈許爲墩六管五長四
十尋廣二丈二尺經始乾隆癸未六月明年季冬落成費
金凡萬有奇聞六之辛四之盡厯今八十五年矣二公之
木已拱橋尙巋然如新則工料堅緻可知二公遺澤之悠
久更可知矣夫興梁徒枉本有司事耳自官失其職其情
者聽民病涉而莫之省其健者或私利官帑而後以病民
卒之苟且塞責不數年病涉如故其敝乃甚於偷惰故凡
興作之事在官轉不若在民不獨橋也顧人情莫不私財
集腋且有恡色况人少力單婦孺人十家之產必不能矣

今聞辛二公獨能不惜萬金同心合志以爲行人利可
謂難矣乎登斯橋者莫無忘所自而因思昔人不私其富
之心則凡吾勞所當爲而力所能爲者宜莫不觀感而興
起風俗之厚且基於是二公之遺澤又豈獨利涉已哉爰
補爲之記道光戊申季秋

分宜重修龍標書院記

國朝高夢麟知縣

世言人事之廢興有數而自予觀之蓋不由乎數而實由
乎人邑之張家嶺有龍標書院者西北鄉之義塾也建自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時之規模雍肅結構開闔幾告成
矣厥後旱潦頻仍經費不繼勤事者方以爲憂深恐十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之營創一旦棄如敝屣戊申冬余蒞任茲士始至之日卽
以告養育才爲先務孝廉習君世蕃暨同志諸君聞而激
倡銳意維持於是師生有舍庖廩有次膏火有繼堂廡嶙
峴百爾咸備洵可謂急公好義者其設施約當井井有條
尤見其潔志苦心必可行諸久遠嗚呼人事之廢興成毀
莫不有數而由此觀之何莫非由乎其人耶斯塾廢弛荒
邑已如器之欹側將墜於地設不有志者之士佩起而興
之則碎瓦頽垣終埋沒于蔓草荒煙申而美舉難乎爲繼
矣余故嘉其志之有成而樂爲之記俾若鍾張夸耀之辭
非所以昭示來學而勵後進故慙吝而不述也

宜春重修縣署記

國朝何同文知縣

宜袁之首邑也。自解舊在東城內。隋大業間移治州東。宋紹興間徙居城內善政坊。至明洪武三年仲公時舉以舊址狹隘遷於府治北之開元寺廢基。

國朝初張公綸江公為龍楊公元生疊加修擴規模始大。簡即今治也。咸豐乙卯冬粵匪竄袁至丙辰大兵克復兵燹之後蕩無一存。廬井空虛藏廩凋敝當事者率質民居視事日未暇有以復之也。余以己未來宰是邦不敢為因陋就簡計乃即舊址鳩工庀材凡四閱月竣事余惟官之有解所以臨民出治堂皇之不修非所以肅瞻觀嚴關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奕

也。唐房琯所到之地皆急繕廨舍宋寇聚公牧道州時立成公宇余之治績何敢上媿二賢而修舉廢墜之為則固不容自諉斯堂成予甚幸吾民之瘡痍漸復而斯役得以從容集事尤望吾民其安耕鑿非羔羊朋酒無敢輕涉斯堂後之俯仰斯堂者倘亦念緒構艱難其深有其基勿壞之戒也夫是為記

分宜同人橋記

國朝汪正準知縣

州制歲十一月徒杜成十二月興梁成竊歎古聖王廣行仁政慮民之病涉也特於橋梁三致意焉茲者分宜縣西鄉有洋江市邑人靠江而居岸濶如望洋然因以為名其

地爲湖湘吉臨之所取道其水則宜之北鈞之西北支流
俱匯於此是雖一隅僻處實爲衝要之區按通志載分宜
水利謂楊赤水發源南山江楊橋在其中西流數十里至
洋江市始合秀水過縣治以達章江歷今千百載僅有渡
船往往山水暴漲多艱於涉行者苦之詩云招招舟子人
涉叩否其斯之謂歟舊傳前明嚴介溪相國曾立墩興工
欲建橋於此不果後遂未有繼者然縣城東門外有萬年
橋用費鉅萬壯麗甲於江省爲嚴相國所獨建獨於洋江
橋有志未成其亦有幸有不幸歟今歲豐乙卯春有劉祥
七貧而好善糾諸同志共贊其成遂構材鳩工創始於乙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堯

卯七月越丙辰十月而落成計高約三丈餘濶一丈五尺
長二十丈有奇分爲三空用費五六千金是橋之成也適
值時勢多艱年月持久實賴眾善士之共解囊彙諸君之
不避艱辛而推究本源皆啟於劉叟惻隱之一念故一舉
而數善備焉余承乏斯邑觀茲善舉爲嘉歎久之而鍾生
成勲等懇爲記辭不獲第念當大工告成余得附名於諸
君子之末爲幸實多顏其橋曰同人取善與人同之義諸
君子值此時艱同心共濟無愧斯稱且令往來是橋者彌
切古聖王利涉之感面知斯橋之成爲不易也記成謹付
工勒石以垂不朽

萍鄉黃花渡浮橋記

國朝 蕭玉銓 萍鄉

邑西三十五里曰黃花渡萍水由治北繞城東南而西經於此吳楚通衢也古稱驛又稱站宋朱子過萍鄉嘗宿此而留題焉向有石梁不知何人建亦不知圯何時今僅存一墩 國朝以來里人醵金設舟渡二百年於茲矣咸豐初粵寇擾江西吉瑞臨袁俱陷劉帥印渠由星沙入萍過此連復郡縣凱旋時重里人搭橋之勞撥釐稅錢三百緡諭造浮橋爲久計屬黃侯雲卿給冊勸捐襄厥成家君義不容辭與鄧崇謙文煥奎文錫圭吳培田許耀曾諸君子董其事設法措資鳩工庀材費石兩岸造舟三十橫排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半

面繫以鐵索鑿以鐵錨木欄防其旁木板平其上起工咸豐七年六月九閱月而工竣費貲以緡計者二千八百有奇又置田以善其後核報存案落成之日家君曰文王造舟爲梁秦師其意作河橋此浮橋所自來後世於水深難建石梁者往往效之今斯橋也合則車輿利涉開則舟楫流通旅客時來萬人不虞其阻滯兵師偶至一楫可免於追呼歲有常修久能不做劉帥倡之黃侯督之諸君子董之衆善士襄之不可以無紀命玉銓記玉銓因述其顛末如此維時襄事者又有吳君源瀨段君友蘭譚君承明吳君兆恩施君濟明從叔大岑等例得併書劉帥名長佑泐

南新甯拔貢歷任直隸總督黃侯名瑞圖雲南進士

萍鄉樂英莊記

國朝 敖星煌 萍鄉

國家建學立教崇重師儒所以爲造士計者至周且密士人入學伊始肅衣冠澤宮瞻拜因以慕教育於無窮則降師之誼不可缺而善策何自出焉吾萍學額十二名撥府名數不等師門始入執弟子誼奉修脯此固禮之所當然者顧中產以上稱量而出容或裕如等而下之每艱於力之不足至輟轉躊躇而無以應命強之使從則富者竭而貧者蹙矣此樂英莊之所由設也然是莊旣設歲收其入以供學脩而有餘復籌及鄉會試諸費以次推廣規畫可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謂詳矣而命名則意有進焉譬木之芳華舒翹楚楚天必因其材而篤厚之滋培之俾異日輪囷鬱勃上爲棟梁用皆於此始焉基之以視負穎異之姿聰明特達英年氣壯駸駸乎駕驪駒而前更得賢父兄師友多方造就儲爲大有用之材樂豈有甚於此哉若謂僅爲多士恤其空乏免其周章亦淺之乎視此舉也當甫議釀費之初余時官瀛洲郡丞念同鄉諸君子有此善舉亦樂出俸餘以相資助今歸田老矣幸得見風化日開英才輩出逢

朝廷湛恩叠沛加廣學額歲科遊庠者數以倍計而尊師重道之意皆有所取給則是舉之有大裨於鄉邑非淺鮮

也爰記之以望同人之善持其後者

袁忠毅公祠記

國朝陳 崑知縣

袁郡舊有忠毅公祠湫隘地毀咸豐八年子篆斯邑謀改
葺之篆將期祠適成遂援筆爲文以紀其實余向讀明史
至忠毅公傳每想見其爲人在京師屢過三忠祠南公授
命處未嘗不嗚咽欷歔也今夏課農至橫塘橫塘者公故
里也余慨然念此忠臣義士之鄉爲攬轡遲迴者久之及
接公族人子爲余指點其山川田廬某爲公遊釣處某爲
公讀書處則愈不禁低徊大息信宿不忍去夫人於夙所
嚮往之人而又親履其地必爲詩歌文詞以致其慨慕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嗟之意則余于忠毅公祠烏可以無言竊維明亡福魯唐
桂四王迭起支持殘局十有餘年而後滅中間大臣殉義
者惟唐魯桂三王爲多洪光一朝至今史冊所載者僅史
可法左懋第與公三先生史以城破不降死左以出使不
屈死節最著而忠毅公則于江州之潰進之又久而後死
當時頗有異議雖事久論定而心事則世有未盡識者世
謂明北都之亡亡于闖之北犯南都之亡亡于左之內閣
論世者皆以爲然考福藩援立時左良玉鎮楚跋扈有異
志忠毅公督潯偵知之亟馳書勉以大義左大感動始受
詔如禮迨索餉內向艫艦數百萬蔽江而下公以饑疲二

三千卒力扼其衝良玉雖未卽從臨危顧城中火起曰我負臨侯我負臨侯則當時捍帥桀驁暴戾之氣固已隱懾於忠毅之忱而不敢動假良玉緩死或竟不死必至返鎮武昌與公同心戮力控制上游爲東南半壁稍延數載之命以待錢肅樂瞿式耜黃道周張肯堂諸君子出天下事未可量也洎夢庚旣降挾以俱北數求死不得猶欲忍辱須臾冀得當以報及暗天命有歸乃毅然一死報二祖列宗于地下而有明三百餘年之天下遂于是乎盡矣此公之所以隱恨而不能白於後世者也嗚呼若公者不洵可痛哉雖然公去今二百餘年矣亦自忠於勝國耳於我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三

朝何與宜邑自漢唐以來多名人若陳重盧肇鄭谷輩皆無專祠何獨祠公袁郡迭遭兵燹祠宇頽壞者衆矣何獨先葺公祠夫忠孝節義古今來所爲磨勵斯世之具也今天下多事矣而吾顧汲汲於此者豈徒爲公故哉將斯世平頗理亂之幾亦於是乎徵之因不禁援筆爲之記

萍鄉萍實橋記

國朝

劉世偉

知縣

萍邑南關外橋志載自吳寶鼎時始題曰萍實從縣得名也世代屢更廢興凡幾某也修某也建具詳邑乘中同治二年歲癸亥予攝篆於茲夏四月溪水暴漲奔濤激射橋蕩然無復存活活河流往來者病涉亟商所以修墜會時

細舉羸跼縮不果越明年邑紳等相與協謀以興復爲已任首捐爲倡多者百緡少以五十緡爲率樂輸者其數準此詣余告余嘉諸君子心切濟人非有所爲而爲之者爰割俸以飲邦之士若民舉欣欣然傾囊無吝色乃召匠氏伐石諏吉而鳩工焉先是塲址不及實地植松爲樁枕以橫木壘石於其上歲久水齧木壞故橋易傾地茲役之興適苦旱督視者僕僕烈日中指授方畧窮底止而基之甃方石爲邊幅范鐵鎖其縫巾實以石塊膠以灰土沃以桐膏費不惜不浮工不媮不苟數閱月而僦功垂就余因引疾歸里弗克觀厥成今歲夏六都人士寓書來誌并徵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古

言鑿諸石竊謂除治橋梁守土者責也顧官無可用之貲唯民是取假手胥吏因緣爲奸往往惠未及而厲先滋今諸君子匡念不逮以十數人任其勞不累官不病民不私己財人亦願輸其財以襄事不愛己力匠亦爭殫其力以程能雨渴水涸得天時也掘仞及石得地利也蒞事同心得人和也一舉三善其斯之謂歟是烏可以無紀故不辭而樂爲之記以誌盛美且爲將來者勸也橋爲墩二爲醜水道三表以丈計十有四廣視表七之一高與廣相若旁翼以欄眺者憑兩岸架以屋守者室焉經始於甲子年五月二十日訖工於乙丑年六月初十日計用錢五千緡有

奇董役捐貲姓名另碑刻泐云

宜春城隍廟記

國朝 林祖壽 知縣

神以理幽吏以理明凡屬城邑二者兼資不可缺一吏既
需解署以治事則神豈可無廟宇以式憑哉余丙寅歲來
宰宜春展謁縣城隍廟時適值修建未竟叩其原委知斯
廟毀於丙辰粵匪踞城時前宰胡君湛令各屬捐錢興作
之余閱基址廣袤規制崇闕誠得居神之道今工未半而
費已不敷此責余何能已爰復籌款使迄善完材木磚瓦
選擇維良黝堊雕績工施維麗中殿堂宇崇城隍也後拓
寺院奉列神也旁巨廊廡像森羅也前作樓臺便報賽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統計斯役自乙丑興工越丁卯告竣其費金錢三千四百
餘緡至是落成入其中者瞻觀肅聲靈赫儼神臨上質旁
莫不慄慄惕息頗心去而善心生眾欣居神有道競請余
言以記之於戲廟貌巍峩神之靈爽其憑依矣將禦災捍
患冥冥維持吏所未逮為斯民錫之福竊聞神聰明正直
依人而行彰善癉惡毫不假借余願自今以往蒞斯邑居
斯土者各存一神為伺察之心互相砥礪以裕感格之原
庶幾以妥以侑俾神永享血食於勿替以作一邑之保障
當有事之秋眾志成城無作神羞也可卽記之以交勉焉

秀江橋記

林祖壽

袁郡北關外之秀江道當吳楚之衝爲往來要津舊有石橋在袁山門外乾隆甲辰年遭洪漲橋盡圮越嘉慶甲戌城北徐公宏鵬先生起而捐資獨修改建於縣學之東偏經營數載費三萬金有奇橋成行者便之迄今垂五十餘年矣中間屢圮屢修伊子廷佐補葺者三次伊姪孫曾巖孝廉募緣補葺者一次石堅工緻固已完好如舊矣無何江漲不測復於同治甲子仲夏遭水衝激北岸一墩坍塌過半傍南墩脚亦壞又數被兵寇蹂躪摧敗而瓦級欄杆日就傾頽雖前任胡公會出示勸捐嗣以倉儲事不果次年余奉檄來袁思欲修復但功鉅費艱非綿力所能勝適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美

舉人徐夢虎貢生易雲衢等備述顛末呈請倡修余謂此舉深合吾意遂捐俸爲倡幸合邑紳民聞義樂輸其襄盛舉工將竣紳等復求一言以垂久遠余維利濟之功莫要於橋梁而亦莫難於橋梁蓋橋梁之難不難於庀材費石而難於下圉作箱一不得法則箱壞水溢雖竭力彌縫而罅漏四出是猶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無濟也余於是公退之暇親督工役偕局紳諏吉備牲向江虔禱已而天晴水涸始得施工由是向之傾者頽者損壞者悉完固精堅是役也經始於丁卯七月告竣於戊辰五月計費四千六百金有奇而董事者復以橋捐餘貲繕修縣學之明倫堂

土地祠文昌宮并補葺魁星閣及泮池等處以公辦公三
舉而衆善皆得於此亦可見經理之在得人無虞事之難
成也余故於橋之竣也述其本末以爲之記俾後之人有
所考焉

獲鹿橋記

國朝 路青雲 知縣

蓋聞濟人利物必有善念而後發爲善舉也其事或獨力
爲之或衆力爲之時勢卽有不同而其以善念爲善舉則
一距城東二十里之下浦有溪自新坊來建有長橋自明
嘉靖迄今三百餘年經始難守繼亦不易非其地紳民志
存利濟樂善不倦則日久坍塌勢必一圯而莫可復完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七

斯橋之設自嘉靖至

國朝康熙一新於郡守李公率民修治自康熙至嘉慶再
新於邑善士徐君鍾賢命嗣汝亨選石獨任爰有學使省
崖王公臨觀邑令徐公樂山作記計前後命名之異初曰
廣潤繼稱獲鹿又更名好義均有誌可稽雖義各有取而
善則同歸且夫無不敝者勢也可長綿者善也予自下車
數月以來殷殷訪古遺蹟卽聞此橋自同治乙丑閏五月
間山漲驟發西岸之瓮被洪流冲塌無存鄉紳民以不忍
人之心捐貲設浮橋以濟誠善舉也第非修復如初終難
持久方擬設法興事又念邇年來物力維艱未便遽謀工

作乃惻然興起適有分宜鄉紳盧君嶽下浦鄉紳易君言
颺家潤兆麟騰驤諸善士既自捐倡復合募得若干金襄
成美舉以便新爲守舊俾圯者完傾者定玉虹如跨蔚然
成城東一巨觀焉吾因之有感矣天下事經始固難繼守
尤不易下浦於宜治爲衣冠名區地當滇黔楚粵衝輪蹄
往來絡繹不絕今其紳民志存利濟能本善念以續成善
舉於三百餘年之後不可謂非盛事益見

本朝仁漸義摩之澤久而彌光也若但云古王政十月成
梁斯舉足補有司奉行所未逮又其餘矣予旣樂爲之記
又以義者善端所發見卽易好義名爲孳善也可質之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六

首諸君其與我否乎

分宜重建廩保公所記

國朝朱紳分宜

吾邑舊有廩堂在府治譙樓下崇儒坊前其業向係康熙
辛丑年合邑購置爲理遞辦公所中建馬遲二公講堂董
其事者時則有邑紳嚴公開昶林公鳴鶴諸先達厥後民
徭豁派人藉以息而屋仍留都人士因念廩保歲科試各
覓棲止偶有計議無處會商甚非所以昭慎重而示畫一
爰將此屋爲廩保公所居處有年棟宇傾欹甃甃亦漸斑
駁比及春雨連綿潮氣熏蒸羣焉苦之欲加修葺厥費綦
浩同治丁卯春糾同事咸欲別謀爽塏地適滇中蘇公霽

蔡來理是邦往爲稟商深蒙獎許首先捐廉倡舉並給發印冊挨戶輸寫積錢若干數遂於舊基二百步外得施氏宅購之費錢二千串有奇屋計上下兩楹傍有橫屋一所後有花園前餘隙地規模宏敞較前改觀而舊處亦以所餘貲重爲整理所得賃費藉以資膏火焉然子正有說以處此夫義者人之所樂赴而財者亦人之所其珍此番勸輸具爲踴躍初不稍事吝惜者其故何哉良以廩堂爲稽查考試之所其地自宜嚴肅事由義起故爭出所有以襄成之我輩幸享其益則久矣公矢慎以仰體邑憲意者宜奚若也計惟是冰淵自凜不爲利回不以私撓不憑權以恣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堯

重建

上諭亭記

國朝駱敏修知府

今天下直省府州縣各城必建治立學修設壇廟而萬壽聖節大小臣僚祝釐及歲時慶賀與夫恭迎詔書并月吉倣古讀法講

聖諭十六條皆必有拜跪效趨踰之地以昭誠敬而肅觀瞻禮也敏修之移守袁州也時則同治七年金陵通寇及

閩粵之遺孽盡殲東南奠定氏始獲甦而未下車望其田里室廬有毀者未盡修抵其城視礮火斑駁痕尙存各官廨學舍壇廟猶有存者而所謂祝釐及慶賀諸拜跪地無有焉詢往事則

上諭亭舊基故廓然大焦上也私念欲興復而深懼吾民之不任何也國家初造萬象鼎新率其民而用之不敢不從若承平既久更衽席而干戈縱獲削平閭里困供億喘息稍舒創鉅者痛深雖迫之莫起誰與效子來雖然亦顧其民何如顧朝廷所以養其民何如耳今袁之官廨學舍壇廟新修者固皆民力知袁民可動以義豈踐土食毛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平

不思以誠敬將吾

君不願其長吏之以誠敬將吾

君且自來安有厚養其民恩澤淪浹如

本朝者乎爰進所屬各大尹謀醵金以集事事果集中之上臺報可經始於七年八月落成於今六月凡葺正殿五間承以重簷左右朝房間亦各五二門頭門以間計者各三官廳門房凡以爲朝賀時更衣所者左右均亦各三亭二則迎

詔書并宣讀

聖諭地前有歌臺以演劇亦祝釐所不廢也東西翼以安

門長垣繚之計若干丈尺高壯深廣悉仍舊規凡糜緡錢
七千七百有奇而所斂有贏餘以補葺府治之大堂譙樓
昌黎書院院左右魁星閣月亭廢者新之缺者補之蓋計
錢逾萬符贏數固各大尹之勸導有方哉而我

朝厚澤在人袁之民知大義雖甫離鼎鑊攫鉅剝不待迫
自殷於踐土食毛之報效子來而不以為不任俾有地以
致其長吏之誠敬即以自致其誠敬媚茲

一人轉若較締造初之不敢不從忱更摯此樂與吾民觀
成者所宜書以予之也時承修則宜春縣知縣林祖壽分
宜縣知縣邵春齡萍鄉縣知縣李人鏡錫榮萬載縣知縣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全

江壁王麟昌監修則經歷章甫督工則四邑紳士奔走偕
來胥著勞勩其姓名備列於碑陰

重修普濟堂記

國朝 黃恩浩 知府

袁州郡城北門外普濟堂始於前明洪武間

國朝康熙五年郡守李公芳春增置重建歷二百餘年破
瓦頽垣無復存者余來守此邦周覽故址心竊傷之欲遂
修復未遑也適有郡中宜春縣案經前官判耕讀堂業變
價充公錢二千五十千緡爰與官邑王令希孟酌商提為
建普濟堂費復得請大吏發帑錢七百餘千緡葺材鳩工
余躬親督役經始同治十二年五月初吉越秋七月告成

夫鰥寡孤獨有養者王政也廣廈千萬間得歡顏者善事也昔朱范祖禹請增置京師城南福田院以養大小廢疾蓋官屋處貧民不限人數委提舉設方畧救贍計其存活死亡以爲殿最法良意美史冊傳頌矣我

朝雍正一年奉

上諭廣甯門外向立普濟堂

聖祖仁皇帝曾賜額旌表好義者再行文各省督撫照京師例倣行同治十一年九月奉

恩詔有孤貧無人養贍者該地方官加意撫卹十二年正月又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記

全

恩詔有孤貧無室廬棲止該地方官酌設棲所以便棲處聖訓煌煌體卹民瘼意至周焉德至渥焉余忝任二千石德薄能鮮末由俾無告窮民得遂居養內愧實甚今因空地一區承大吏厚意爲設方畧建造普濟堂估價二千七百餘緡工歸實用棟宇鱗接昔之繚垣三十丈今則拓七十丈矣昔之容住三十五人今則可及百人矣制從其新屋增於舊於額設養贍三十五人費外加至百人之數皆由宜分萍萬四縣及府捐廉給發應聽閩郡老貧人赴轅驗明註冊其人浮於食者待缺挨補者爲令雖亦足以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頌

瑞蓮頌 并序

元夏 鎮宜春

蓋天地一氣耳和氣所感召則必發之為慶祥若周書同
穎之禾唐頌連理之木信有以致之也至元三年河間李
侯從善來知萍鄉州期年而政成秋七月有瑞蓮生於鳳
凰池中者再邦人咸以為瑞時府推李公仲敬目擊斯異
俾予述以文且所謂瑞蓮者予固嘗見之矣宋寶祐戊午
開於東濠其年秋巖方使君賦兩龔二陸詞以識趙氏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頌

一

仲聯登之兆延祐庚申復開於瑞禾堂池則幕客李友仁
所種也若玉霄滕公鳳池瑞蓮一記乃為前太守郝侯作
今雙花呈祥一月之內凡兩見之其善政之所致又必有
過於前者矣爰作頌曰春陽發舒眾藹翠止盛夏長養獨
為君子雙莖並蒂佳藕齊芳機雲競爽嶽湛頡頏聲應氣
求志同道合德隣不孤朋簪以盍萍有良牧憇於鳳池和
氣致祥賁然來思新秋氣清一再獻瑞表為休徵以風有
位

中正堂頌

明簡 迪 萍鄉

美哉李侯既賢且良化成俗懿爰構斯堂堂也何名名曰



中正中以宅心正以施令政刑無頗思在於安徵稅毋重
思在以寬士民無欺思在誘掖田野毋荒思在墾闢侯之
夙夜曰思無邪爲中爲正勿悖勿差萍人其康我侯之力
萍人載歌我侯之德

贊

泐潭乾和尙贊

宋黃庭堅分甯

平常心是道南泉只貶得眼庵內人不見庵外事趙州猶
是擔板秋毫不穩方丈前萬仞深坑但到牢關拄杖子天
下橫行平如鏡面實如石獅子借問是誰泐潭道人萍鄉
老子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頌贊

二

袁高士京贊

明方孝孺

繫袁之山富春並峻繫袁之水嚴灘比清嚴袁兩公東漢
齊名袁山之麓霞霧交橫別有天地籠辱弗驚何年建置
州曰袁城通袁之人羣仰先生總袁之族萬派分明嗚呼
子陵獨鶴飛鳴不有先生幽谷誰廢

袁忠毅公贊

國朝熊爲霖

文丞相慷慨赴死謝疊山從容就義惟先生兼之故星電
炳其英靈而河岳亘其氣勢緬道範之如生信金昭而玉
粹何古今人不相及歟宜千年俎豆於同堂共證心源之
合契

辨

瀘瀘羅霄山水辨

國朝 林有席 分宜

吉安府屬之安福縣即古安成郡與袁州府屬之萍鄉縣犬牙相錯有武功山踞其境故吉袁二府志並載吉安府志據安福志云蜀人有武氏夫婦南來修煉夫止瀘瀘遂以武公名山陳武帝自始興起兵討侯景之亂駐軍西昌楚人歐陽頎助義麥武仙擁騎前驅以告帝帝以為平景之讖更此山名曰武功袁州府志據萍鄉志云宋紹興間趙辰統禁軍平洞寇有功嘗立柵山上因名二說不同以時代先後攷之當以安福志為允其岡勢毗連處又有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辨

三

瀘山安福志云相傳盧蕭二道人結廬峯頂因以名山萍鄉志則云昔有羅霄居此因名蓋訛盧為羅訛蕭為霄也今按夫止瀘瀘之句似此山先名瀘瀘因武公止此而易然則武功瀘瀘實非二山因岡巒起伏綿亘合中有分故一山而二其名安福山志又云縣西瀘瀘山與武功相連接袁州萍鄉界山頂二水瀘水東流注鄱陽湖瀘水南流注洞庭湖其水志云瀘水在縣北發源瀘瀘山自武功東流合洋澤水繞縣北與王江合又東會永新縣水廬陵縣水志神岡山水又云水在邑西南其源有二一自萍鄉瀘瀘山至安福又東北流與永新水合一自永甯蔣山鴛嶺

三水通永新江按此則安福之水名瀘水矣瀘水漢地理志長沙國安成注云瀘水東至廬陵闕駟十三州志云稱瀘水西出長沙安復縣今名盧水蓋山先因盧蕭二仙得名而瀘水瀘水又因山分而名之加以水傍盧音近故漢志曰盧或以爲因水歸廬陵而異名耳但安福萍鄉其一瀘瀘山不應於水志獨專稱萍鄉也萍鄉水志云羅霄水在縣東南大安里源出羅霄山分兩派西流者出本縣合湘東江入醴陵東流者亦分二支一支九十里至宣風大虹橋合蘆溪水抵宜春秀江其一旋轉七十里爲蘆溪水今按東流二支相合而溪曰蘆溪市曰蘆市蘆瀘同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辨

四

則此水亦名瀘水與安福水同出羅霄山故水名亦同而此志既訛瀘瀘爲羅霄又訛瀘水爲蘆溪水瀘市爲蘆溪市耳安福之瀘水經廬陵神岡山下入贛江萍鄉之瀘水經宜春分宜新喻清江入贛江合二水觀之則原志所謂瀘水東流注鄱陽湖者信矣但宜春漢志止載南水水經注止載牽水今按牽水卽南水而瀘溪水又爲南水之源然瀘水南流兩志俱無所指攷安福境內諸水俱合瀘水東流無注洞庭者惟萍志所載羅霄山西流一派合湘東江入醴陵且楊岐山脈亦發自羅霄楊岐水在縣北九十里東流轉西抵縣爲萍川又九十里入醴陵乘市江在縣

北七十里源出楚山抵秋江至上栗市達赤水渡諸水皆
達醴陵出淥口入湘江北流經長沙匯洞庭湖正與瀟水
南流注洞庭湖相合惟此足以當瀟水之名然非瀟湘雲
夢之瀟水也武功山志牽合而附會之其爲失攷明甚故
吉安府新志不采此說予偶檢查漢地理志水經注禹貢
雖指江西攷古錄諸書而以吉安袁州二府志爲斷訂其
異同而爲此辨

分宜昌山龍母事狀辨

林有席

予邑以宋時分自宜春得名邑治上游二十里有昌山山
脈發自紅花仰中一支厯昌田至昌山起高峯下有閩城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辨

五

君廟唐宜春令盧公萼所建也宜春邑人盧公肇字子發
與萼敘族誼自稱宗姪應命爲之記而係以銘書龍母事
甚悉攷江西通志臨江府轄邑之峽江亦有龍母祠攷稱
孝通廟元豐城揭公後斯作記 國朝湖西守道施公閔
章於袁州臨江吉安三郡邑皆其所轄屬康熙六年由臨
江按袁州道經分宜之昌山謁神祠刻盧公閩城君舊碑
記於廟闌門左援峽江例易名榜曰孝通廟復自記其顛
末據揭公記稱大觀二年賜額曰孝通之廟大觀宋徽宗
第三次改元之年號也通志於峽江廟書綱誤爲唐大觀
攷唐無大觀之號文宗時有太和卽宜春令盧公萼建昌

山園城君廟時所書之太和五年也唐有太和宋有太觀彼此世代輾轉相訛又按施公記中言盧氏改土人所呼聖母曰閩城君謂母閩城人攷方輿圖記古悅城在廣東之德慶州有温媪墓載温媪事與盧記小異而未明指其所以異之由今攷廣東通志載德慶州秦蒲媪墓據晉康志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於水滸得一卵大如斗持歸置器中經數日忽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能入水捕魚媪一日治魚誤斷其尾遂去數年乃還始知其爲龍也媪死瘞於汀陰龍子嘗爲大波至墓側縈浪轉洑以成墳與盧記所述強半不侔蓋不獨小異而已且母蒲姓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辨

六

誤作温當是沿晉康志而誤德慶舊志墓在州東一百里悅城之南一夕五龍移於北岸凡洪水湮沒週圍皆濁而近墓數尺獨清則皆盧施二記所未及盧記復訛悅爲閩施公記已辨之矣攷孝通廟註及萬厯雜志蒲媪龍母也本蒲姓秦始皇時人別本以爲晉時人亦誤施愚山集原題孝通廟記而袁州府新志改入雜志首條記詞亦有異同下註虞山集更訛愚爲虞攷虞山係錢氏別號此一訛關係兩人尤不可以不辨卽所載盧記獨刪去銘詞不登殊爲不解本邑新志補錄良是特合併攷明詳加辨晰於

篇

余既爲此辨又得唐代劉氏情類表錄異三卷首卷內
龍母一條與廣東通志有同有異姑附其詞於辨後再
酌其詞云温媪者卽康州悅城縣媪婦也績布爲業嘗
於野岸拾菜見沙草中有五卵遂收歸置績筐中不數
日忽見五小蛇殼一斑四青遂送於江次固無意望報
也媪常濯浣於江邊忽一日魚出水跳躍戲於媪前肩
爾爲常漸有知者鄉里咸謂之龍母敬而事之或詢以
禍福亦言多徵應自是亦漸豐足朝廷知之遣使徵入
京師至全義嶺有疾却返悅城而卒鄉里共葬之江東
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風雨隨作及明已移其塚并四面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辨

七

草木悉移於西岸矣

書後

書雲臺編後

明嚴嵩分宜

予始得都官雲臺編手錄刻之不獨重其詩也重夫鄉之
先賢以爲若一藝名於世者猶表見之不忍使其泯滅不
聞况夫有大勳德節義者乎及在秘閣閱解藏宜春志集
有童宗說撰雲臺編後序其論都官當僖宗時獨能知足
不辱韜晦里閭全去就始終之大節異於其時食得與
者而祖公無擇表其墓圖像配於韓公之廟則其行之
賢又如此而世徒以詩目都官豈知言者哉夫謂其詩

不知其人可予此孟子有尙論其世之歎也予故并錄宗說之文無擇之表刻附茲集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後之君子當有同予之情者

書通志袁州人物後

國朝 林有席 芬宜

余閱通志袁州人物首列漢陳重次即列晉袁京心竊疑之攷范蔚宗後漢書袁安列傳稱安四世三公子孫貴盛其傳末附二子長袁京字仲舉習孟氏易作雜記三十萬言初拜郎中稍遷侍中出為蜀郡太守京子袁彭字伯楚少傳父業歷廣漢南陽太守順帝初為光祿勳終於議郎彭子袁賀為彭城相賀子袁閔字夏甫少勵操行苦身修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書後

八

節省父彭城變名姓徙行及歸賀遣車送之稱眩疾不肯乘賀卒郡閔兄弟迎喪纒經扶柩冒犯寒露手足血流服闋徵聘舉召皆不應桓帝延熹末黨事將作遂散髮絕世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爇納飲食而已潛身十八年黃巾賊起閔誦經不移賊相約不入其閭年五十七卒蓋自安至閔凡五世閔即安元孫也京則閔曾祖皆漢人自漢順帝初至晉武帝改元相距百餘年京尤在順帝前安得以為晉人且京籍汝陽官蜀郡何由至袁為高士郡守為之立坊表墓乎郡州縣志多附會率合通志又緣郡志而誤耳通志既以京為晉人故大小袁山條內亦稱晉高

士袁京隱居此山卒塋其側山因以袁名州義因山而名其質皆非也而袁志尙知京爲漢人故云漢高士袁京隱居於此但人物傳中與通志同悞又分宜袁嶺條內通志稱舊傳東漢袁閔隱居其下袁州志則云舊傳漢時袁閔因黨事將作乃避地至袁築室山下夫閔爲京之曾孫尙屬東漢轉以其曾祖爲晉人何自相矛盾至此閔誠東漢之高士獨移其高士名號於曾祖京以汝南人並未至袁者而列於袁人物傳中無一可者也然則袁志何以有袁京之名山何以有袁之名號意者晉初袁閔之子孫有自汝南來者流寓於山下奉其祖閔祀於其居自題高士坊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書後跋

九

於門後人遂輾轉沿誤而云然姑節錄後漢書本傳語書所疑而爲之辨如此或謂晉代亦有袁京名姓並同則吾不得而知之矣

跋

重修袁州府志跋

乾隆庚辰

國朝熊曰華

教授

己卯仲秋太守陳公慨郡志之散佚爰開館重輯越冬十有二月而告竣邦人咸喜其成之速而頌慶焉初公之守是邦也以祥和之政惠我嘉師因勢利導而民勸率作興事而民從爲政五年早作夜思每單騎嚴霜烈日申以周閱問閭疾苦凡有興作往往民不勞而事集以故志

下而閭郡士民羣相鼓舞如赴家事其收效之速而成功之易也宜也當是時司馬楊公以良史之才志同道合一切地方政要有關利弊者莫不深思遠慮互相商確以期協於中私衷共濟稱寅恭焉古人謂事易於樂成難於慮始非深有見於集思廣益為赴功趨事之權輿也哉袁志因循者九十三年矣今一旦奏效於數月之內非精神魄力有以綜乎事之始終未有能濟者於此益見公之勤勤懇懇於袁者至矣華以非才獲承公命屬以編纂之役夙興夜寐不敢弛於負擔與我同年魯厚畬及四邑賢士大夫會逢其適以藉手而報命焉抑亦一時之榮幸也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跋

十

重修袁州府志跋

乾隆庚辰

國朝

魯

鴻教諭

郡邑之有志非僅以備掌故已也述往事詔來者政教之損益張弛因其時而與民宜之胥於是取裁焉袁郡志之不修垂百年自守道施公太守李公而後非無政蹟炳如者或謂是非當務之為急也柳子厚與韓文公論史官書謂前人待諸後人後人復待諸後人是終無作者也而可乎鴻才識迂疎於古人無能為役辱當道委任慙然滋懼然所以不敢辭者會逢其盛事半而功倍也今郡伯陳公愛民卹士恫瘝乃身尤以微顯闡幽為念起教於微澍而收效於桴鼓郡志之修雖廣集衆思而發凡起例一歸獨

斷之明郡司馬楊公博見治圖思以經述經世事必究其利害所伏言必稟於古先爲程於志書洞悉體要郡教授熊君於鴻爲同年友素以文章行誼相切劘茲同祇厥事不敢以矜心息氣乘之往復討論如醯醢鹽梅和而不同竊慕乎古之寅恭者鴻幸得藉手以免隕越羞有厚幸焉教官職司訓迪書成與諸生講貫服習以仰禱政教於萬一是允鴻之私願也夫

重校府志跋

國朝王朝颺知府

袁州郡志重修於乾隆二十五年編輯甚爲明脩綠曩歲江右禁書案起當事者於書中失檢字句倉卒割燬致文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跋

七

義多未連貫今春奉方伯檄取各郡志送部余深懼簡編缺畧不足脩大廷採擇爰督宜春教諭茅君連茹悉心校訂或篇易其句句易其字務令與原書不少失實而讀之仍歸貫通其一切應拍寫應避寫之處一一釐正以昭恪敬越數旬而功成因捐俸金付梓并附誌顛末以示徵信之意云時嘉慶八年癸亥季春月

重校府志跋

國朝

茅連茹

宜春教諭

郡志原本歷今五十餘年向多草率干犯忌諱之處習焉不察自乾隆四十一二年間禁書案起業經前藩憲開局提版查驗駁飭當卽刻去違礙等篇今又奉部文行取文

志而所存領回舊版中凡刻去之前後首尾零落外錯不一所謂既非善本更無完書矣茲蒙府憲捐廉委茹重加補訂申送上臺其册內有限於邊幅不得已增損前人字句以嚴避就以崇體制者雖不揣愚妄然頗費經營差免疵戾如諸公有家藏原本煩與此書逐頁校對自當廢彼存此足以貽後人而垂久遠因綴數言於卷尾俾後之覽者知此次補訂之原委可也時嘉慶八年癸亥秋日

告文

祈雨告城隍文

唐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於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三

行無以妨於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蓄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事立降疾咎於某身無令鄉民蒙茲濫罰謹告

祈雨告仰山文

韓愈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以少牢之奠祭於仰山之神曰神之所依者惟人人之所事者惟神今既大旱嘉穀將盡人將無以為命神亦將無所降依不敢以不告若守有罪宜被疾殃于其身百姓可哀宜蒙恩憫以時賜雨使獲承祭不怠神亦永有飲食

謝雨文

韓愈

謹告曰田穀將死而神膏澤之百姓無所告而神恤之刺
更有罪而神釋之敢不有薦也尚饗

初謁仰山廟文

宋祖無擇知州

大江之西袁實小邦於京師爲遠地近世守茲土者多不
選任重人而不材與有罪爲時棄逐方至焉無擇不幸既
不材且有罪其小邦遠地固所宜處既至州三日與吏民
相見矣然念雖小人不可不務爲君子既務爲君子則不
進退遠邇易其慮竊惟幽明之際神人相依人克事神
以誠神實祐人以福苟無擇政有繆盥弗協於極以傷於
和神其降罰於無擇之身罔敢怨尤無作水旱疫癘菑害
東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七

百姓尚饗

仰山正祠禱雨文

宋滕強恕知州

某蒙恩守袁已踰兩載無歲不熟豈惟神庥今茲被命將
漕本路所統十有一州五十六縣之人厥任尤重方將邀
福於神以其所庥庇袁人者推之一道百城之廣入秋以
來雨澤久闕袁之民方蹙額請命之不暇十州之人將何
望焉神豈不愛斯人將毋乃爲政者勤始怠終刑政有不
得其公賦役有不得其平冤抑有不得其伸者歟彼民何
罪宜降以澤使得粒食矧入秋叙五旬於茲早稼登塲所
收既薄晚禾棲畝行盡稿死神宜赦吏之愆恤民之苦呼

吸雷電降霽甘雨豐凶之期決在信宿儻或後時嗟何及矣是用躬詣祠下請命於神仍俯伏以待神之賜神其座賜昭荅俾民得樂生吏可逃責豈惟袁人世世永有依恃將一道百城之人罔不咸賴

祭仰山文

宋劉克莊

某少讀韓集知神功惠自唐至今又數百歲神於袁吠啾顧罔替袁人於神飲食必祭某剖符入境靈瑣首詣時方艱虞兵寡民疲眇然長慮何以爲計惟神洋洋左右相承相此方捍災被豎民各樂生吏亦免戾神不我吐故匪醴幣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西

祭韓文公文

劉克莊

嗚乎先生立身之名節垂世之文章史臣比之山斗不可學也至於出牧朝袁二州之人皆奉嘗之至今則某願師法其萬一焉祇事之初敢告

謁二王廟文

宋李景夏 知州

惟神發跡顯靈肇於漢代功德昭著紀於唐朝累朝褒榮貴極王爵宜春之民事神如父而神之於民愛之如子凡水旱札瘥之灾祈之無不弭息嗚乎盛哉仰山旣爲一州之鎮而神實斯民之所嚮嚮也某被命郡符假守茲土視事伊始伏謁靈祠進瞻廟貌清酌藻饌齋心潔形庶幾感

格惟神聰明正直願垂降鑒雨澤無愆疫癘不作歲以有年人不失職是惟神之賜也

謝雨文

朱李 訖 知州

郡處僻隅溪淺土燥雨暘稍愆水旱立至矧苗方徙植而舟運欲行失時不雨吏民惶惑比者奔告祠庭甘澤下沛如鼓應枹王之惠民而憫吏亦至矣丕昭靈貺敢或不虔然吏民拳拳猶不能無厚望者以農疇未極霑足而舟人未可順流而東也惟王其終賜之

祈雨感應送神文

朱韓 儼 宜春知縣

神之來兮衆祗祗兮神之歸兮衆依依兮伐鼓鳴鐃揚旂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五

旗兮還登遊廟臺巍巍兮永惠我民毋或違兮黍稷稻粱卒歲以嬉酌酒奉盛戴德無期

勸農文

朱鄭白誠 知府

太守蒞政今已踰年知此邦田少山多人有餘力蓋無不耕之地風俗勤儉他無營生亦少未作之民聖天子加惠又無煩役苛政以妨奪之宜其悉力田畝固無待於勸也然今衣食粗給有可以為仰事父母俯畜妻子之具而人倫不明禮義不興則雖有粟或不得而食有衣或不得而衣爾民好訟成風累月彌年困苦不悔至兄弟宗族之間交相傾陷亦習為常太守每為痛心詳諭曲譬力懲深抑

幸少衰止慮爾善心未固舊習猶存今屬爾耆老相與來
前其聽吾語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而得以相安相養者
以能盡人倫蹈禮義而已矣故爲父慈而義然後家道正
爲子孝而敬然後子職修兄念鞠子必友於弟弟念天顯
必恭厥兄夫婦有別以正始也宗族有恩以厚本也其交
親戚則有無相通患難相恤其處鄉黨則出入相友疾病
相扶持毋以卑抗尊毋以彊凌弱毋見利忘義毋好勇鬪
狠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如此則禮義俗成乖爭風熄吾民
何憚而不爲此且有司每有刑獄或囚斗粟或爭粒豆或
起於一言不酬致陷刑戮又鄰郡一大姓宗族交訟坐此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六

獄幾年近上司移鞫他郡罪釁交發遂至於毀身破家父
子兄弟夫妻骨肉卒皆離散可不戒哉願爾父老告而子
弟效慕古風相誘相訓鑒觀近事以戒以懼禮遜輯睦皆
爲士君子之行則終身可不至官府太守亦得省刑寡事
上下共成美俗顧不休哉

告韓文公文

宋葛謙白

知州

公以勁節忠操爲唐名臣由刑部侍郎貶潮移袁祭神之
章告至之表載在方冊讀者悚然頃者備數貳卿以罪去
國天子不終棄俾守茲土視印之始其敢不拱拜詞下

禱雨告二王文

明錢文薦

嶽之爲尊以興雲雨潤我田疇膏茲稼穡何況於神端然
繼補此鄉黎庶奉之如祖使其無靈安用廟宇廼今告旱
計旬有五汗邪垢裂勿論甌窶田禾枯槁曷異草莽何辜
斯人獨罹此苦自我雪禱敢辭步武既叩其潭亦謁其廡
爰斟靈液徧灑法部仍令淄黃按方而舞或揚之幡或伐
之鼓凡在所望孰不偃僂會是乞神神功未普籲呼莫聞
匍匐弗覩使我惶惑竟成憂慄眉蹙千鍾負攢萬弩使有
明德神其我吐閉門而思過難縷數民則何咎咎在民父
倘降酷罰願以身取積薪待焚竊傳之古此身豈惜但恐
無補凡人之情誰無鄉土神實慈視民又何怙如憫微誠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十七

冀弗終拒速賜甘澤聊救焦釜洵可小收亦神之祐

驅虎文

明陳 璨 萬載知縣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災宋均至而
東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朝廷牧民之
寄神膺國家顯佑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爲璨
之德不足以格猛獸抑且神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
職皆不稱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或用神兵而驅之或用
獵戶而捕之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祭盧學士文

明黃鳴喬 知府

維公魁名赫奕著作輝煌數歷中外克殫忠良貞傳介石

品媿贊皇相門避跡耿節彌彰海潮挾秘洲潛助光某等
承乏郡守山斗宮牆際茲春仲特薦椒觴

祭袁高士文

黃鳴喬

惟公袁山鍾秀抱穎含英志篤高尚屢聘不行高南州之
節堅夏甫之貞道德文章經世清風勁節垂名魂香在天
百代猶存今茲仲春薄奠微忱伏冀來歆

祭李衛公文

黃鳴喬

恭惟我公迥出人羣道高今古勲茂化成凜凜英鋒借春
臺而並峙注注襟度與秀水以同清盛政宏敷於袁郡相
業懋著於朝廷榮封衛國萬古垂名今茲仲春敬以奠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六

冀其來格來歆

祭黃太常祖墳文

黃鳴喬

維公慶源克濬篤生太常一朝勁節萬古人綱莫為鍾毓
忠烈曷彰巍然先壟久而彌芳某等景仰前哲肅薦蘋香
緣忠廣孝用報發祥山靈呵護永世垂光

祭黃太常文

明嚴鳳分宜知縣

惟公學冠禮闈位正清卿堂堂大節凜凜如生忠義之府
綱常之程公論久定祀典攸行茲惟仲春式薦粢盛衆靈
附食追體至精神其降鑒用副微誠

副祭文

嚴鳳

告爾眾靈列於東者黃姓鬼神四十六名列於西者黃氏
異姓鬼神五十四名吾聞有一邑者一邑之主鬼神攸屬
汝等既同於太常之難享太常之食例收邑厲憐汝幽爽
祠有常祀汝其來饗

禱雨告仰山文

明朱茂暲宜春知縣

維天生民俾服厥土神實所司職同甘苦十雨五風幸惟
上古人生其間熙然含鼓降自雲漢饑饉薦臻周宣修德
舉祀百神神或鑒只罔有怒嗔穀我士女解澤惟均迺若
今茲國家多事賦役頻增兵荒交至况在袁江風稱難治
催科孔艱孰循撫字嗟我黎庶割肉補瘡有司復急不死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告文

九

則忘庶幾大有或厭糟糠胡丁百六降此禍殃旱魃爲災
密雲不雨田坵龜丈民游魚釜彼則何辜責在官府豈敢
暴巫益我罪罟尚徵神貺肅拜行祠鞭雷掣電風雨以時
國儲民命不斷如絲守令不德神甯極之

青詞

袁州祈雨青詞

朱劉克莊

窮則呼天既祈祠之徧舉嗟而求雨庶號籲之上聞謹執
綠章冒陳丹悃伏念臣承流亡狀致早有端戰戰兢兢甘
一身之卽譴炎炎赫赫顧千里之何辜或盈滄而後乾或
閣雲而不下此念未通於幽顯胡顏可見於吏民輒爲四

邑之生靈上訴九閻之主宰伏願曲垂帝鑒深憫輿情川
澤氣升速覩翻瓠之快田疇水足少沐抱甕之勞

追薦兒子澄青詞

明黃順貞

正統元年丙辰十月日志心皈命三境十方東宮南極陰
陽神祇等言念某托處女流痛念兄族君臣有義嗟職分
之有虧天地不容致宗祧之弗續爰申丹悃敢告蒼穹下
情伏傷先兄太常寺卿子澄黃公二神主原命是前己亥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子時生享年四十有四歲不幸於壬
午年六月二十五日在京身故骨殖未收亡兄嫂李氏二
神主原命生於前丙午年不幸於壬午年間在京身故骨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青詞

二十

殖未收伏惟先兄黃公讀聖人之書早登科第授翰林之
職遂擢太常膺寵九重揚名四海惟務盡忠於國豈期獲
罪於天族滅宗親禍連骨肉遺腹有子處京師而弗歸承
嗣無人將第宅而貨易於以薦揚於祖考於以超度於弟
兄特修靈寶之因普度幽冥之苦用是虔辦香楮以今月
日告殺命紫微山上真觀道會領法衆來涖家居修崇靈
寶三朝十回度人演經齋醮一中仰祈道力俯拔親魂事
告地盟天招靈致聖敷禮九幽之懺文洗雪衆亡之罪垢
勅天醫而完形復性命水母以浴質蕩瑕務白孝誠少留
魂瑣徵求真福正薦先兄子澄黃公二神主先兄嫂李氏

二神主附度宗親旁資孤魂伏願矜憫祐叙之愚悵垂憐
兄族之沉魂貨宅宇以修薦拔之因丐宗親以遂超生之
果盡忠報國可憐身死於幽冥以死易生俾獲名垂於竹
帛幽冥普度存沒均沾無任激切屏營之至

賦

海潮賦

并序

唐盧

肇

宜春

夫潮之生因乎日也其盈其虛繫乎月也古君子
所未究之將爲之辭猶憚夫有所未通者故先序
以盡之肇始窺堯典見厯象日月以定四時乃知
聖人之心蓋行乎渾天矣渾天之法著陰陽之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青詞

三

不差陰陽之運不差萬物之理皆得萬物之理皆
得其海潮之出入欲不盡著將安適乎近代言潮
者皆驗其及時而絕過朔乃興月弦乃小贏月望
乃大至以爲水爲陰類牽於月而高下隨之也遂
爲濤志定其朝夕以爲萬古之式莫之逾也殊不
知月之與海同物也物之同能相激乎易曰天地
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夫物之形相
睽而後震動焉生植焉譬猶烹飪置水盈鼎而不
爨之欲望騰羞之熟成五味之美其可得乎潮亦
然也天之行健日夜復焉日傳於天天右旋入海

而日隨之日之至也水其所以附之乎故因其均
激而退焉退於彼盈於此則潮之往來不足怪也
其小大之期則制之於月大小不常必有遲有速
故盈虧之勢與月同體何以然日月合朔之際則
潮殆微絕以其至陰之物邇於至陽是以陽之威
不得肆焉陰之輝不得明焉陰陽敵故無進無退
無進無退乃適平焉是以月之之潮皆隱乎晦此
潮生之實驗也其胸其臍則潮亦隨之乃知日激
水而潮生月離日而潮大斯不刊之理也古之人
或以日而平地執燭遠則不見何甚謬乎夫日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賦

三十一

入海其必然之理乎且自朔之後月入不盡晝常
見焉以至於望自望之後月出不盡晝常見焉以
至於晦見於晝者未嘗有光必待日入於海隔以
映之受光多少隨日遠近近則光少遠則光多至
近則甚虧至遠則大滿此理又足證夫日至於海
水退於潮尤較然也肇適得其旨以潮之理未始
著於經籍間以類言之猶乾坤立則易行乎其中
易行乎其中則物有象焉物有象而後有辭此聖
人之教也肇觀乎日月之運乃識海潮之道識海
潮之道亦欲推潮之象得其象亦欲爲之辭非敢

街於學者蓋欲請示于萬祀知聖代有苦心之士
如肇者焉賦曰

開圓靈於混沌包四極以永貞施至陽之元精作寒暑與
晦明截穹崇以高步涉浩漾而下征迴龜鳥於兩至會不
愆乎度程其出乎天光來而氣曙其入也海水退而潮生
何古人之守惑謂滋濤之不測安有夫虞泉之鄉沃焦之
域棲悲谷以成暝浴濛汜而改色巨鱗隱見以作規介人
呼吸而爲式陽侯玩威於鬼工伍胥洩怒乎忠力是以納
人於聾昧遺羞乎後代曾未知海潮之生兮自日而大陰
裁其小大也今將考之以不惑之理著之於不刊之辭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賦

三

其本則晝夜之運可見其影響言其微則朔望之候不爽
乎毫釐豈不謂有耳目之疾而燿將判乎神醫者也粵若
太極分陰分陽陽爲日故節之以分至啟閉陰爲水故霏
之以雨露雪霜雖至曠而可見雖至大而可量豈謂居其
中而不察乎渺漠亡其外而不考其茫洋者哉故水者陰
之母日者陽之祖陽不下而昏曉之望不得成陰不升而
雲雨之施不得覩因上下之交泰識洪濤之所鼓胡爲乎
厯象取其枝葉而迷其本根也策其涓滴而喪其泉源也
於是欲挾其所迷而論之採其所長而存之光乎廓乎汨
磅礴乎差溲溼之無際曷鴻濛而可以盡度乎乃知夫言

潮之初心遊六虛索蜿蜒乎乾龍駕轆轉乎坤輿知六合之外洪波無所洩識四海之內至精有所儲不然何以使百川赴之而不溢萬古揆之而靡餘也是乃察乎濤之所由生也駭乎哉彼其爲廣也視之而盪盪矣彼其爲壯也欲乎其沆沆矣其增其贏其難爲狀矣當夫巨浸所稽視無巔倪洶湧瀕洞窮東極西浮厚地也體定半圓天而勢齊謂無物可以激其至大故有識而皆迷及其碧落右轉陽精西入抗雄威之獨燥卻衆柔之繁濕高浪瀑以旁飛駭水洶而外集霏細碎以霧散屹奔騰以山立巨泡邱浮而迭起飛沫電熒以驚急且其日之爲體也若熾堅金圓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賦

十四

徑千里土石去之稍邇而必焚魚龍就之雖遠而皆靡何海水之能逼而不澎溲沸潰以四起故其所以凌轢所以薄激者莫不魄落焯爍如爨巨鑊絕兮不可探乎滌滌之內呀焉若天地之有齟齬其始也漏光迸射虹截寓縣拂長庚而尙隱帶餘霞而未殄其漸沒狗兮若后羿之時平林載馳驅貙虎與兕象懾千熊及萬羆呀偃蹇而矍鑠忽割礫而齧齧其少進也若兆人繽紛填城溢郭蹄相蹂蹙較相摩錯闐闐澶漫凌強侮弱倏皇輿之前蹕孰不奔走而揮霍及其勢之將極也潛兮若牧野之師昆陽之衆定足不得駭然來奔騰千壓萬蹴搏沸亂雄稜後闕懦勢前

判儻仁兵而自僵修谷呀而巘斷此者皆

遇日之形

聞者可以識其畔岬也賦未畢有知元先生

之曰斯義

也古人未言吾將輝乎文墨之場以貽永久爲天下稱揚爰有博文之士駭潮之義始盱衡而抵掌俄顛斷而愕眙挈衣下席蹈足掀臂將欲致詰領畫天地久之而乃謂先生曰伊潮之源先賢未言枚乘循涯而止記其極木華指近而未考其垠焉有末學後塵遽荒唐而敢論先生矍然而疑乃因其後推車捧席執牯伺顏言之少間請見徵之所如客乃曰人所不知而不言不謂之訥人所謂識而不道不謂之愚彼亦何敢擅談天之美幹究地之踰指溢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賦

七

之難悟欲盡聽於羣儒今將盡索乎彼潮之至理何得與日月而相符且大章所步東西有極容成叩元陰陽已測陽秀受乎江政元冥佐乎水德莫不窮海運稽日域及周公之爲政也則土圭致晷周髀作則禪竈窮情乎天象子雲贊數於幽默張衡考動以鑄儀滔風述時而建式彼皆凝神於經緯之間極思乎圓方之壺胡不立一辭於茲潮以明乎繫日之根本也先生苟竒之胡不思之先生將寶之胡不考之苟由日升當若準若繩何春夏差小而秋之勃興其逾朔也當少進何遽激而斗增其過望也當少退何積日而憑凌晝何常微夜何常大何錢塘洶然以獨起

殊百川之進退何仲秋忽爾而自興異三時之滂滯日之赫焉猶火之烈火至水中其威乃絕入洪溟以深漬何日光而不滅潮之往來旣云因日月惟一沈潮何再出萬流之多匪江匪河發自畎澮往成天波終古不極盍沉四國何成彼潮而小大一式爲潮之外水歸何域又云水實浮地在海之心日潛其下而逢彼太陰且其土厚石重山峻川深投塊置水靡有不沈豈同其芥葉而泛以蹄涔繫坱圠之至大何水力之能任吾聞之天地噫氣有吸有呼晝夜成候潮乃不踰豈由日月之所運作誇誕以相誣者哉先生閱賦之初深通厥旨及聞客論啞然啟齒於是謂客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賦

美

徐坐善聽厥辭蓋聞南越無頌水之禮鄭人有市璞之嗤常桎桔於獨見終沈溺於羣疑旣別白而不悟爰提耳而告之然事有至理無爭無勝猶權衡之在懸審錙銖而必應稽海潮之與旨諒余心之足證當爲子窮幽而洞冥豈止於揆物而稱哉夫日北而燠陽生於復離南斗而景長邇中都而夜促當是時也氣蒸川源潤歸草木旣作雲而洩雨乃襄陵而溢谷魚龍發坼於胎卵鳥獸含滋於孕育且水生之數一而得土之數六不測者雖能作於溟渤苟窮之當無羨於升掬其散也爲萬物之腴其聚也歸四海之腹歸則視之而有餘散則察之而不足春夏當氣散之

時故潮差而小也及其日南而涼陰生於姤退東井而延
夕遠神州而減晝當是時也草木辭榮風霜入候水泉閉
而上涸滋液歸而下湊瘁萬物以如燁空大澤而若漏縮
於此者盈於彼信吾理之非謬秋冬當氣聚之時故潮差
而大也兩曜之形大小唯敵既當朔以制威陽雖盛而難
迫其離若爭其合如擊始交綏而並鬪終摩壘而先釋日
沮其雄水凝其液既肯威於一朝信畜怒乎再夕且潮之
所恃者月所畏者日月違日以漸遙水畏威而乃溢亦猶
羣后納職來遙王門獲命以出望亡而奔引百寮而盡退
何一跡之敢存此潮象之所以至二日而斗增也黃道所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賦

三七

迤遐邇已均肆極陽而不礙故積水而皆振自朔而退退
爲順式自望而進進爲干德伊坎精之既全將就晦而見
逼勢由望而積壯故信宿而乃極此潮之所以後望二日
而方盛也自曉至昏潮終復始陽光一潛水腹迸起復來
中州逾八萬里其勢涵澹無物能弭分晝於戌作夜於子
子之前日下而陰滋子之後日上而陽隨滋於陰者故鑠
之於水而不能甚振隨於陽者故迫之爲潮而莫肯少衰
此潮所以夜大而晝稍微也嘗信彼東遊亦聞其揆賦之
者究物理盡人謀水無遠而不識地無大而不搜觀古者
立名而可驗何天之造物而難籌且浙者折也蓋取其潮

出海屈折而倒流也夫其地形也則右蟠吳而大江罩其
腹左挾越而巨澤灌其喉獨茲水也夾羣山而遠入射一
滯而中投夫潮以平來百川皆就浙入既深激而爲鬪此
一覽而可知又何索於詳究群陰既歸水與天違當宵分
之際避至烈之輝因圓光之既對引大海以群飛夫秋之
中而陰盛亦猶春之半而陽肥事苟稽於已著理必辨於
猶微故濤生於八月之望者尤岌岌而巍巍也萬物之中
分日之熱叩琢鑽研其火乃烈吹煙得焰傳薪就蕪附於
堅則難銷焚於槁則易絕所依無定遇水乃滅太陽之精
火非其匹至威無炤至精有質入四海而水不敢濡照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賦

三

絃而物莫能屈就之者咸得其光輝仰之者不知其何物
其體若是豈比夫寒灰死炭遇濕而同漂泊哉方輿之下
陽祖所廻厯亥子而右盛逾丑寅而左來右激之遠兮遠
爲潮左激之遠兮遠爲汐既因月而大小成亦隨時而前
後隔此日之所以一沈而潮之所以兩析也天地一氣也
陰陽一致也其虛其盈隨日之經界寒暑之二道將無差
於萬齡故小大可法而乾坤永甯也若夫雲者雨者風者
霧者爲雪爲霜者爲雹爲露者雷之所鼓者龍之所赴者
群生之所賦者萬物之所附者彼皆與日而推移所以就
其衰而成其茂也然後九圍無餘而萬流爲之長輔談未

竟客又勦而言曰若乃寒暑定而風雨均也吾聞之洪範云豫常煥急常寒狂乃陰雨爲沴僭則陽氣來于苟日月之躔一定又何遠於王政之大端彼有後問姑紆前言夫三才者其德之必同天以陽爲主地以陰爲宗參二儀之道在一人之躬一人行之三才皆協德順時則雨霽均行逾常則凶荒接僭慢所以犯陽德也故曝厓莫之哀狂急所以犯陰德也故離畢爲之災此則爲政之所致非可以常度而剗裁也客曰唯其餘如何復從而解之曰惟坤與乾余常究焉清者浮於上濁者積於淵濁以載物爲德清以不極爲元載物者以積鹵負其大不極者以上規莫其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賦

三九

圓故知鹵不積則其地不能載元不運則其氣無以宣夫如是山嶽雖大地載之而不知其重華夷雖廣鹵承之而不知其然也氣之輕者其升乃高故積雲如嶽不駐鴻毛輕而清也而物莫能勞及其干霄勢窮霏然下墜隨坳壑而虛受任畎澮之疏潰則重也故舟楫可以浮寄至夫離九天堙九地作重陰之膠固自堅冰以馴致罔可以乘鴻溟以自安受萬有而不圯者也聽茲言較茲道定一陽之所宗何衆理之難考且合昏知暮而翰音司晨安有懷五常之美豫率土之濱苟無諒乎此旨亦何足齒於吾人子以天地之中元氣噫噓爲夕爲朝且登且沒泛濺波而基

雄處童蒙而未發孰觀地喙乎深泉之涯孰指天吭乎巨
海之窟既無究於茲源甯有因其呼吸而騰勃者哉客謝
曰辭既已矣欲入壺奧願申一問先生幸以所聞教之嘗
居海裔觀潮之勢或久往而方來或合沓而相際曷舛互
之若斯今幸指乎所制先生撰屢秀眇亦窮其變吾因訊
夫墨客當大索其所見彼亦告於余曰日往月來氣迴天
轉其激也大則體盛而相疎其作也小則勢接而相踐惟
體勢之可准故合沓而有羨其何怪焉客乃蹠軀歛色交
袂而辭彼圓元方頤古惑今疑歎載籍之不具恨象數之
尙遺方盡述於闔域非先生親得於學者而孰肯論之於
席而稱詩爲賀庶知元先生之辭辭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賦

三

是乎若卵判鷄生鼓擊聲隨雷電至而幽蟄起蛟龍升而
雲雨滋形開夢去醒至醒離旣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乃避
垣兮名儒幽討理可尊兮高駕日域窺天門兮濤疑一釋
永立言兮若和與扁祛吾惜兮昔之論者何其繁兮意摩
心揣祇爲謹兮陰陽數定水長存兮進退與日遊混元兮
一升一降兮寒暑成下凝濁兮上浮清隨盈任縮兮浮四
溟釜錫蒸爨兮擬厥形願揚此辭兮顯爲經高誇百氏兮
貽億齡先生曰彼能賦之子能演之非文鋒之破鏑何以

解乎群疑客乃酣然自得油然而退也

古詩

進仰山瑞禾詩十三章

宋張商英

彼修者禾相臣報上也相臣得異禾於集雲峰下
高踰九尺分布七穗是歲天下大豐粒米狼戾揚
厲功蹟而作是詩也

彼修者禾其穗七兮復古所無今感格兮

歲在庚辰利見大人十有二祀而紀庚寅乾坤六甲遇庚
則新大人法天有草有因

皇帝仁孝羹墻神考適追先猷三代之道炳然規模百世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賦

古詩

三

之寶孰敢弗祗率意改造

蔽自淵衷恪遵熙豐法非補完熙豐是同

乃戢干戈不勤遠略煩歛是蠲冗官是削屏斥浮虛尊教

儉樸舳艫尾銜泝流通洛

泉幣既平商旅雲行四民樂化迭為重輕

乃疎禁網滌青昭枉流離賜還鹿解禽放戴恩和順涵泳

曠蕩父子怡怡朋友交餉

百度孔修德澤滂流官知奉法吏畏納賕農夫熙熙服我

先疇桴鼓不鳴奠枕靡憂

職是善化有赫臨下陰陽泰通薰蒸陶冶惠雨柔風太和

塞野滌漉百家茫茫禾稼

帝宅中天曷知其然四方郡國咸奏豐年豐年之象何以
昭宣爰有異粟八節如鞭

一本之上雙莖相向穗葉敷榮挺拔尋丈

高而不危神力扶持同而能異濟物是宜

彼修者禾其實駢羅天子萬年本枝蕃多

五言古

送寶司馬貶宜春

唐李白

天馬白銀鞍親承明主歡鬪雞金宮裏射雁碧雲端堂上
羅中貴歌鐘清夜闌何言謫南國拂劍坐長歎趙璧為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古詩

五言古

三

點隋珠在被彈聖朝多雨露莫厭此行難

宜春夏晚有懷平泉林居

唐李德裕

孟夏首畏途捨舟在徂署愀然何所念念我龍門塢密竹
無蹊徑高松有四五飛泉鳴樹間颯颯如度雨箇桂秀層
嶺芬蓀媚幽渚稚子候我歸衡門獨延伫誰言聖與哲曾
是不懷土公且旣思周宣尼亦念魯矧子竄炎裔日夕誰
晤語眷闕悲子牟班荆感椒舉悽悽視環琪惻惻步庭廡
豈待莊舄吟方知倦羈旅

早秋龍興寺江亭閒眺憶龍門山居寄崔張舊從事

李德裕

江亭感秋玉蘭徑悲露泣秔稻秀晚川杉松鬱晴嶽嗟予
有林壑茲久念原衍綠篠連嶺多青莎近溪淺淵明菊猶
在仲蔚蒿莫剪喬木榮凌茗陰崖積幽蘚遙思伊川水北
度龍門峴蒼翠雙闕間逶迤清灘轉故人在鄉國歲晏路
悠緬惆悵此生涯無由共登踐

登春臺醉宿景星寺寄鄭判官兼簡空上人

唐
李群玉

曉發碧水陽暝宿金山寺松風灑寒雨淅瀝醒餘醉夜中
香積飯蔬粒具精異境寂滅塵愁神高得詩思皎皎榮陽
子芳春富才藝漲海豁心源冰壺見門地碧霄有鳩序未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展聯行翹俱笑一尺繩三年絆騏驥摧藏擔簦容鬱抑胸
襟事名業爾未從臨風嘿舒志一身渺雲嶺中夜穴涕泗
側枕對孤燈衾寒不成寐糧薪極桂玉大道生榛刺恥息
惡木陰難書劍歌意揚鞭入莽蒼山驛凌烟翠越鳥日南
飛芳音愿相次

蘆溪道中

李群玉

曉發潺湲亭夜宿潺湲水風篁埽石瀨琴聲九十里光奔
覺來眼寒落夢中耳曾向三峽行巴江亦如此

使還都湘東作

唐張九齡

君庚昨歸候陽鳥今去時感物遽如此勞生安可思養真

無上格圖進豈前期清節往來苦壯客離別衰盛明非不
遇弱操自云私孤楫清川泊征衣寒露滋風朝津樹落日
夕嶺猿悲當須報知己終爾謝塵縉

次宜春

宋祖無擇

退之昔臨郡閒暇多文辭偉奇滕王記簡潔湘妃碑臺中
佩廉印謹牒更符移二字何所繫上書方力辭古今辨名
分動爲來世師誰言愈本強吾謂多禮儀觀風道及此懷
賢重悽其所至尋履迹泯滅無子遺仰山碧巉巖秀水清
漣漪山水有摧竭令名無已時

和祖擇之題盧肇石

宋任大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宜陽刺史才祖擇之雄傑大旱雨一方盡死焦枯活公退
趣向深水石探其絕長江北岫林唐有盧子發曾居此林
下高把簪組脫歲遠成荒墟佳名詎泯沒有石數尺長猶
是舊時物沉辱泥途久實有堅重節擇之渡水見特爲心
慘切萬夫一呼聚撓動雷聲揭地嶮若驅來巖谷俱震裂
齒輔郡東湖脫得大華骨白玉漏纖紋雨頰爲燥刷草蔓
漸盤遶柳綠密揮拂潤恐欲迸泉怪亦有與穴安知無蟄
龍時見微雲出幾因寧夜吟簾曉捲殘月氣暗逼人寒蒙
籠未若別煙重風掃開獨立勢突兀蘇武見單于傲睨腰
不折人皆畫將歸手筆恨麤拙擇之豈不賢天涯避讒舌

對此憂足忘我觀未甚悅不得見媯皇願天無被缺

同祖擇之范伯崇歸自湖南袁州道中多奇峰秀水

怪石清泉請人賦一篇

宋朱子

我行宜春野四顧多奇山攢巒不可數峭絕誰能攀上有
青蔥木下有清冷灣更憐灣頭石一一神所剗眾目共遺
棄千秋保堅頑我獨抱孤賞喟然起長嘆

賦歸雲洞

朱子

人生信多患吾道初不窮云何感慨上伏死岷嶮中宜陽
古道周幾石何嵌空窮幽厯肺腑履坦開房權頗疑有畸
人往昔寄此宮歲月詎云幾井竈無遺蹤我來記清秋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途澗窮冬興懷重幽討水囁回長風風回雲氣歸洞口春
濛濛信美非人境出門吾欲東

隱齋

朱子

大專槃萬生異體實同氣云胡分彼此直以私自蔽君家
桂林伯德學妙一世閉門不忘憂簪纓矧行義眷言介弟
賢四益謹先畀千里各分符一心同盡瘁遠題齋戶冊來
表棲息地系述寫心胸俯仰資惕厲陽嘉既滌盪陰慙失
封閉介然彼疴癢赫若我黥劓拊摩極哀憫征取敢忘藝
戰兢一日力洋溢四封被君看物我間隱顯豈殊致願反
振民功更懋根本計

雷潭

宋陸經

出郭五里餘氣象忽異色蛟龍嘗此蟠潭水至今黑變化
驗莫窮白晝起霹靂山形抱江來怪石若傾測有寺出其
間戶牖立丹壁微雲垂鑑中彩色畫不得小閣纔數弓吐
納半江碧日光涵遊魚到底如不隔老竹風蕭蕭長根摩
青石送聲寄哀絃往往動魂魄載酒同遊遨逢奇得搜索
形體相與忘山林信吾適乃知人世間捨此固恍迥

雷潭

宋李原古

城東僅十里霧迹傳古今兩山夾寒潭秀水清且深山光
與水色上下相浮沉傍有釋子廬高低託叢林停艦叩門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美

屏勝概間追尋殿宇隨石級危檐巧相欵是時秋已高霜
雪捲微陰輕風弄黃葉村鳩鳴疎砧高閣瞰空迥影落澄
波心晴暉射窻壁爽氣飄衣襟僚友盡佳士璞玉兼渾金
設席具餽果酒琰仍自斟天高白日晚欲去又狂吟誓將
樹微績此地須投簪

妙峯寺

宋王古

修徑轉巖阿危亭臨木杪清明江練直紫翠山屏遶林巒
獻奇秀圖畫極天巧松杉韻輕風笙簫奏雲表心知游魚
樂目送飛鴻杳浮生黃梁夢幻事何時了惟應觀勝妙坐
可清紛擾豈須登泰山閒看諸峯小

次韻柳樞密題向萍鄉莞爾堂

宋 黃廷珪

器遠無近用絃歌君暫娛從來趙魏老或爲滕大夫昔時
武城宰其人骨已徂牛刀發新硎夫子輒驚呼向侯本學
道與世疑濶疎擁紳聽衙鼓堂下一事無不無赫赫名詭
衆以自殊催科雖云拙於今乃賢歟夫子儻無言黑白混
一區家有治縣譜不飲嘗晏如棠陰決民訟松間讀我書
飛蝗避境土野鶴馴階除堂下盛賓客不減陳趙予新詩
播京邑異時乃同途振轡若登仙身輕衣六銖雲間候風
馭君馬何時迂

化成巖

宋 趙善堅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低帽白蕉衫跨馬北巖路爲我撤炎敲時有清風度投策
躡游屐捫蘿窮幽趣怪石鳴瘦筇狹徑窘危步雲間啟深
洞玲瓏天巧露僧居羅上下鐘聲答晨暮長嘯排翠靄圍
碁驚振鷺陶寫屏絲竹恐爲風景汚拂薜題蒼崖縱橫醉
中句茲游豈易得載酒莫辭屢

出宰清江省親秀水

宋 李 觀

天闕抵清江萍泛七千里心目駐庭闈恍如尋尺爾河伯
念微哀風師薦嘉祉澄瀾翼順翹庭前堪屈指

游仰山

宋 張嗣古

嵯峨大仰峰雲氣摩蒼天山靈喜迎客收雨散輕烟衆壑

爭飛流四嶺半爲田修竹老歲月喬松裹山川水聲含萬古處處聽潺湲是時秋色半景氣相澄鮮叢桂爲我芳拂拂吹清妍行穿苔磴滑樓觀懸其巔殷勤一瓣香致敬西方仙人坐果奚賴俗累相拘纏是事且置念一榻分雲眠

毛仙山

宋王謙

仙子定不凡所寓多幽獨顧此一拳石乃有千里目我來日初長抱牘退鴈鴛同僚二三友一尊聊相屬逸駕知何許汗漫騎黃鵠援筆記曾遊醉語不可讀

游仰山

宋徐誼

我行之宜陽便作大仰游上有參天松下有激石流群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拱梵宇層層闕清幽老禪雅愛客要作數日留泉石療我饑竹風消我憂征塵積經年可以少滌不絕勝秋江上獨釣滄浪舟所恨招不來莫我更唱酬

萍鄉卽事

宋蔣之奇

人家白雪中鳥道青雲裏耕斲競畬田魚樵喧會市秀出羅霄山倒流楊岐水三真不可尋寥寥忽千祀更想用兵時徘徊甘卓壘

題鄭都官廟

宋柳洪

人死固等耳死有名不湮非以功業著卽爲文字珍鄭公守愚者專以詩發身清骨與土腐高篇俱世新臨編一諷

請翫然想其人會來作袁官始識公之因故居宅他主遠
必編細民擇之賢太守嘉事發幽淪選僚驅車駕訪道披
荆榛增土助風勢繚垣周山垠刊文表行路築堂寧醉神
遂使袁之秀拔慕相趨循觀古所稱道伊人滋弗泯

送周子上赴宜春守

宋 胡 銓

憶昔昌黎伯直諫氣凜然又聞贊皇公直道薄雲天堂堂
兩宗工蓋世勳無前竭來著此邦仰山同不騫公今又繼
往相望三百年風流雖已矣遺迹儼弗愆邦風雜未純雕
俗還未鑄要須痛一洗興毗作其賢東吏縛猛虎愛民烹
小鮮課爲天下最名壓坐中先鳳尾催歸詔看看下細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踐槐知不晚聞早促曹羈

寄題愛直驛杉樹

宋 張孝祥

此杉已百年森立官道側鬼神所呵護斧斤不敢迫愛此
遺直姿凜凜有正色未之支大厦聊以蔭行客作詩貽令
尹爲我鐫驛壁但使杉長存遙知令清白

震山巖

明 陸 紀

鮮日媚晴靄泉石間融融酒味醲於春挹翠迎春風坐映
圭璧秀六合開情踪昔人袖全璞傲睨追冥鴻里閭味前
塵慨慕滋無窮蓄蘊非一身出處固異同

桐岡書屋

明 曾 棨

梧桐在高岡下有隱者居屋後山削玉屋前水鳴渠屋中何所有插架多古書竹簡識科斗芸香驅蠹魚豈伊惜寸陰庶用勤三餘名教有真樂孜孜遂忘劬及茲得賢嗣發軔登雲衢追陪青鎖賢出入承明廬聲光動鄉邑此屋信不虛黃金雖滿籬視斯諒弗如墨莊有遺訓永矣垂名譽

出萍鄉關

明熊汝達

雨歇澗聲微旭薄山光淡鳥影落橫塘涵虛淨如鑒花村犬吠扉石徑人倚擔回首白雲關離愁生黯黯

絲筠清室

明易節

我愛西鄰交王君多意氣植物慕佳卉營構擇幽地三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四

色葱籠一室清陰蔽若人珊瑚姿虛心遺世累晚節固自堅桃李終僮婢孰云林下風而無諸侯貴何當賦歸來與子同高志

武功遊機心潭及龍潭

明鄒守益

石函鑿玉匣奔流太古雪下有雷霆鳴飛鳥不敢越攀蘿往從之路滑足屢蹶斬菅坐盤石神魂自清潔機心從何來乃為此澗湟朗詠侑行觴不知月已沒諸生步更健魚貫升窺葉遙尾猿猴迹直犯蛟龍窟瀑布九天來四壁如削鐵濺注雲氣腥陰風竦毛髮歸來手指畫龔龔如玉屑遊將洗塵慮共飽深巖蕨靈山久有聲勝事多未發短歌

快奇踪聊用俟來哲

武功山射虎行

明陸世勛

環邑總高山武功尤岷岷嵯峨三萬丈盤紆八百里欽嶺
棧道齊莽蕩終南北猿啼老樹巔豹隱叢林裏幽澗舞潛
蛟懸崖走狂兇古路行人稀深塢逃屋圯牧子充熊腸樵
夫掛虎齒田疇遍蒿萊場圃皆荆枳遺鏃紛縱橫暴骸憐
填委爲民父母心傷哉痛欲死袒袖呼甲兵奮臂持弓矢
有馬難操韁捨車而乘椽攀條若貫魚穿巖如附蠅危度
升陞師險陟陰平壘死生眉睫間雲霧芒屨底劍戟日光
寒金鼓雷聲起攘臂恣馮婦裂眦怒任鄙前洞邛邛笏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里

截猩猩趾徒手搏鱗彪赤腳躡封豕豹狼喘餘息犀象俛
雙耳股慄懼狡覩角摧橫靡屍割鱗血染輪解獸肉如市
獲多士氣雄害驅居民喜烏號飛入囊干將躍歸鞞藜披
道路清林焚邱壑紫山谷布牛羊勝畦復耒耜夜眠枕席
安書殄藜藿旨嗟哉萍陽民樂事今方始

讀鄭都官雲臺集

明錢文薦

最愛都官詩尙嫌篇什儉偃蹇曾適蜀崩奔亦至陝有時
寄雲臺盡日窮芝檢苦吟病葉落愁坐殘露斂富爲搜
奇夢驚緣日險凍嶺孤梅破昏江獨火閃佳句總堪傳莫
將鷓鴣掩

重貞為袁氏題

明董緒

潛風日已濤三綱幾銷歇緬維柏舟詩甯忍薄志節袁家
有姑婦雙璧彌光潔姑早喪其天誓死心不越撫孤作未
亡辛苦備嘗閱訛言耳不聞婚嫁隨時畢婦又喪孤兒感
姑同激烈形影兩相弔從一心如鐵淒風撼庭樹明月照
虛室瞻此冰檠倚輿情為蘊結賢侯采風謠烏府照華揭
矧有賢孝孫雅志事先哲行當觀國光旌詔耀天闕

卓泉亭

明袁業泗

何年卓簡去遺井猶然冽影落松間雲光映巖端月澹澹
吐瓊花湛湛激寒雪滄浪吾有咏此地真清絕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望

振衣亭

袁業泗

高尋石頂去千仞亭亭許孤鶴橫江過五老排空語掌上
列星辰肘後興雲雨振衣聊躑躅白日生翰羽

彭徵君釣臺

明江自崢

江畔釣魚臺片石何瀟灑竹籟發山巔蒼苔繡其下仁望
秋風清徘徊秋月瀉暮色復蒼然時逢荷鋤者

彭徵君釣臺

明劉而實

磻石翳古苔下臨江水碧沿沂竹嶼間傍岸松徑窄雲霞
自捲舒風月任朝夕想見垂釣人忘機隨所適

侍御袁八繼咸左官南大行

國朝張自烈

我有博浪椎不能中頭額子無齊門等何以貢娛悅去去
各徘徊行行兩愁絕傷心未可言夜聽江流咽

湖西行

國朝 施閏章

方收坐徵歛此事舊所無軍精日夜急安敢久躊躇昨日
令方下明日期已逾攬轡馳四莖蕭條少民居荆榛蔽窮
巷原田一何蕪埜老長跪言今年水旱俱破壁復何有永
訣惟妻孥歲荒復難鬻泣涕沾微襦腸斷聽此語掩袂長
驚吁所慚務敲撲以榮不肖軀 國恩信寬厚前此已蠲
逋士卒待晨炊孰能緩須臾行吟重嗚咽泪盡空山隅

化成巖

施閏章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林木鬱江曲心知好邱壑攀蹬尋宿深穿巖得踈豁萬古
青蓮花蒼寒半舒萼鐘歇灘響聞嵐開峯翠落荒臺存往
蹟暝煙見城郭延日散襟顏倚石恣觴酌却羨無心雲逍
遙去寥廓

桑棗鋪

施閏章

路僻名偏好幽懷動行客磽壤少桑林陰崖疊雲石窈窕
山雞啼淒迷礪草積人家隔數峯何處詢陳蹟

出秀江驛之石嶺

施閏章

炎者遠行役修塗一何艱川巖苦詰曲徒侶相攀援種苾
開崇坂種苗荒平田人力何不齊農功安可諉顧聞深樹

林失木有窮猿哀鳴求其曹重雲蔽山原惻惻起憂思長
謠無與言

曉過洪陽洞

施閨章

宿霧暗未收曉月照蒼翠謝公急遊賞冥搜穿薜荔石洞
烟空明入室破茫昧物象多髣彿滴溜灑衣袂清旦厯巖
壑得飽朝爽氣丹竈竟何存山花紅委地

珠泉

施閨章

亭榭何晚暖倚檻臨潺湲穴魚游暖日庭柯含碧煙微響
瀉哀玉清流膏渚田心懷濠上賞日謝區中緣昌黎昔來
牧游詠胡不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留

九日遊湖岡臺

國朝 梁 穆

九日天氣佳曉色映簾幕官舍苦踈踈欲踐登高約賓客
四五輩聯轡出南郭迤邐渡前溪野塘橫畧約孤村罕人
跡僕御驚鳥鵲誰家木芙蓉露冷梳粧薄林木忽蒼鬱迤
巡到山脚石級苦薜滑屢進還復却鼓勇陟層巔心目頓
開擴遠水綠於藍平田繡如錯何處墜秋聲微風掃寒穉
入門禮世尊栢子庭前落我聞鄧仙人曾此乘黃鶴丹臺
蹟已湮白雲日滿壑俯仰感遺踪清景猶如昨老桂影扶
疎枯松勢拳攫解帶聊盤桓踞石恣笑謔却怪禪規嚴不
許傾盃酌午磬腹正榜隨緣飽藜藿初參玉版師雋味勝

羊醢食罷扣無生老僧來後閣闡發真實義爲我解塵縛
始知落言銓究竟屬糟粕茲遊良不虛洒然得真樂欲撥
龍山吟愧我筆力弱且卽眼前景朗誦淵明作

袁京故居

國朝江爲龍

望裏秀煙鬟云是袁山趾蜿蜒面城郭平蕪接村市清風
萬古留緬維漢高士志潔行逾芳當年托遺軌草木有餘
馨千載光祠祀悠然溯遐躋嚴光庶肩比霧豹與冥鴻名
利豈能餌地以人而傳風徽播青史

遊化成巖

國朝江臯

拔地青蓮花含苞半未吐拈來一笑看疑出巨靈手花房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五言古

七

幾葉開幽深盤洞口谿衍仄徑通峻岫礙兩肘人如蜂蝶
羣盤旋入芳藪峭壁古苔青半蝕題痕朽捫之辨未眞爭
洗以大斗誰錫此嘉名云是愚山叟勝地藉人傳千年重
培壤玉井十丈蓮華峯許相偶踞石竟忘歸穿林數回首

其二

誰知山畔亭欲呼石其語幽人去不還空山寂無侶老樹
墮巢鴉松根竄蒼鼠欹斜綴古藤荒苔沒殘礎當其結構
時置身渺何所題詩在上頭曠懷事高舉至今巖石叢嶽
崎尙如許芳躅孰與齊清遊不能阻何當問謝公更啟東
山墅擬載鬱林丹米顛恐難拒

珠泉

江泉

雨餘秋乍寒山靜泉逾潔方池清且漣涵虛影澄澈入門
山徑深精廬傍巖結小橋引斷虹疊石步數折閣勢欲凌
空憑高俯一切下視泉脈幽潺潺出巖穴疑聞環佩聲悠
然自淒咽時傾數斛珠波紋其聯綴盤旋沙底輕素絲如
可繼豈是驪龍眠領下光明滅何不噴霧濤微向此中泄
手汲試茶鑷臨流爭一啜恐有徑寸珠盤胸蕩水雪堪貽
飲冰人滿甕歸還絮

過泗州寺

江泉

古寺隔山阿霜滿秋林樹曲折繞稻畦披荆得村路荒寒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吳

傍市城尚有殘僧住庭橘綴青陰籬花滴香露佛座右苔
遮門前刹竿仆誰復振獅絃飛空獻花雨西來意不傳野
子恐多誤仰山天外峯神龍入煙霧况此莖草緣杖鉢安
能聚興廢當有時布金豈無遇我欲問德山來參末後句
會逢兜率翁古佛應重鑄

韓文公祠

國朝

葉涵雲

文起八代衰道濟天下溺髯公信知信千古誰敢托闕邪
開聖道攝叛伸大節當世無孔孟不在弟子列首開衡山
雲龍馴南海鱷精誠孚豚魚難化吉與鈔信讒疏忠良可
惜憲宗惑翻嫌佛骨表危言大憲直八月守潮陽潮人始

知學則年刺袁州治行猶卓卓過化而存神聲名何洋溢
到處走村翁伏臘期無失我來先生祠諸生猶鼓篋再拜
俛仰聞音容儼相接恨余生也晚既不能親炙私淑又無
人道統終扞格竊附爲聞知聊以存一脉

陳景公 重

葉涵雲

交道不可問古今同慨焉何以陳與雷膠漆遜其堅俯仰
孰匹儔管鮑實居前自漢迄於今已歷幾千年更莫爲之
後高誼竟無傳余生好交遊四方多周還吳楚暨閩粵齊
魯與幽燕縞紵所在有肝膽向誰憐覆雨而翻雲宇宙爲
黯然先生如可作欣慕願執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七

鐘山洞

國朝 湯斯祚

秀江三百里百折穿疊嶂滄水下承流鐘山重扼吭迴帆
凜大幽扁關勢阻擋峽影根虛無蛟龍深蟄藏白日晝沉
沉陰風遞慘壯幽鳥作春聲篙人卜夜漲石壁苔蘚文彷彿
秦漢上傳聞永嘉鐘雨後流泱泱又聞驅山鐸舉之川
岳盪神物效地靈此理甯謫誑他年探古來載筆還策杖
續譜金石志一賦鼎彝狀

昌山峽

湯斯祚

陽侯積磊塊吞巖礪不下亂石扼昌山晴空雷雨洗晴厲
辟魚龍十甲

傾軋如鐵輪碾或阜或復踈或躲或復迓水石不肯降決
勝何時罷入陣笑重圍生門爭脫卸扁舟怒螳螂奮臂當
車駕急溜久相持孤軍幾退舍入坎險且枕左顧右不暇
一髮隔人魚安危神力藉始信刑牲時舉念非虛假落日
暮雲平炊煙起桑柘計最爾長年酒聽蒲壺瀉

張公石

湯斯祚

巨靈愛點綴巧成盆景借手擘大湖石布置袁河汎蒼然
風貌古司空掀髯坐頽然顛頂禿醉顛濡墨罷爛柴劈斧
紋一一出剗判秋老泉壑枯巖霜磽露踝沙漲嚙蝕深嵌
空通穴罅我來欣相識再拜袍笏假一拜一狂呼側耳張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吳

犬嘍忽憶圯上期開濟屬變化萬古老人心一片穀城下

老龜灘

湯斯祚

數里灘重高奔湍互迭厲遠聽百輪碾更詫龜灘異何年
洛水靈蛻壳稠江裔一一連尻雕天然相盼睨首或鑄時
迴尾或泥中曳腹或脹豕膨足或跛鼈蹶就中老龜強駝
峯穹鼻鼻陟負將九子恍行九疇秘舟師蛇虺行鬱屈常
山勢捷應首尾擊擊中首尾至曼曼礪篙聲射麋龜脊麗
在昔傳神龜智通元君寐七十二鑽神難免剗腸斃何如
老龜得萬古一棄智揚帆旣越險終飯三嘆唱

萍江舟中書懷

湯斯祚

始別秀江船更涉萍江阻萬疊越雲山雲山莽回互楚王
得萍實傳聞於此處霸氣何黯然西風香水渡江濶暮帆
遲天秋孤鴈度日極楚風濤鄉心斷煙樹邂逅萍蓬間依
止相朝暮那作秦越看四海一親故世途重厓驟衰衣滋
慨慕貧賤餬其口敢辭牛馬驚茫茫虞州箴悠悠章亥步
時哉不可期聖哲久行路

牛牯塘

湯斯祚

萍川貫萬山山根阻盤結纍纍二百里浮江半積鐵最險
牛牯塘雙牯利釣鏗右牯內兜裹長虹雲雨截左牯外挽
收重扁吭喉益左右互抵牾崩奔勢橫決孤舟如在錯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咒
退狼尾踏舟師無全牛餘刃恣操割導窾愜左旋批卻從
右挈肯縈未常經而况大觚折江空雲徘徊天清雁寥沈
西顧族已解善刀志怡悅習坎維心亨大川資利涉一悟
養生主用廣庖可說

萍鄉紀事

國朝 袁 枚

遠望碧桃盛不知何家邨停舟褰裳往頗聞書聲喧柴門
數學子列坐何彬彬聞有江南客欣然喜動顏各將文章
來願聞所未聞爲之小講解圍坐點頭頻歸各具雞黍手
自擎瓦尊父兄荷鋤歸亦來覘佳賓但勸客小住不知天
黃昏我乃行役青風中不定身告以勢難留紛紛淚滿巾

披衣送登船姓名僉云云後會知難期前途君自珍感茲
醜樸意如逢羲軒民方知古桃源依然在人間但恨無緣
留回頭空白雲

登袁山詠懷高士袁京

國朝 熊曰華

悲風響空谷野鳥下喬林山中有鳴鶴遺音杳難尋朝凌
紫霞秀暮棲青松陰青松無醜葉高士持素心鳳凰潔其
翼白雲紛滿襟

登宜春臺

熊曰華

白露下蒹葭西風鳴蟋蟀登臺望悠悠飛鳥隨煙沒千年
帝子居秋雲互淹忽枯木抱新心榮名無倉卒一片袁山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平

雲相期慎所出

萍鄉張明府粒民書郭孝子事見貽跋後却寄

國朝 魯 鴻

污泥亦有蓮荒郊亦有麟誰言丐兒賤金玉貴其身康城
有郭擦孝行芳千春乞食養母弟求仁而得仁王政先無
告何況病且賢奈何令孝子不得奉晨昏靈藥天所賦至
誠實感神富人病如瘵踵門求一丸却金匪小節大懼辱
其親富人亦人子廩擦如所生辭受依於禮母教信不危
古之庠序校皆以明人倫丐者行如擦可以充嘉賓願君
廣物色無令失此人

秋日文燕

魯鴻

冷官有期會雜沓羅衆賓相遭淡與泊洒然清心神昨來
憲府檄歛忽喧城闈右職亟奔走前驅安足云伊子獨何
為興與文翰新從遊二三子曠若山中人豈敢托高躅拙
適自遺氛秋氣日以佳觴詠及茲晨同心易取醉頽然墮
冠巾坐客行欲歸華月滿前軒

昌山

國朝陶連

驅山山不行截流鎮江面巨鼇劈嶄岳神漢肆噴漩衝波
石將崩晴空雨倒濺行看七聖迷鑿待五丁遣呀如石門
闖鞞如鐵輪輾鏑如舞劍騰森如奮戟戰屹如鎮巨鼇臂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三
如駭奔猿頰如虎牙張攫如龍爪胷入坎坐於針沿流引
若綫刺篙術少疎觸崿禍立見賴有忠信存顧猶心膽顛
稽首閱城君乞借東風便

遊洪陽洞

國朝林有彬

厥洞太古初我始入其境結構空連空七峯森翠景上竦
衝雲霄下臨瞰萬井遠眺已移情徐徐穿石梗到處探幽
奇身置桃源町捫壁手為絨踏磴足難騁仙蹤何杳然故
步不可省砢砢古洞門回首光罔罔野叟導前途童僕理
巨頰恣意窮冥搜舉踵復延頸素壁滿龍蛇篆隸工斜整
洞天十二深周匝重環壘或空若懸廊或耀若靈炯或若

星晨浮或若銀河耿或初日芙蓉或揚帆解艦或怪若山
魑或姣若女靚或若蓬萊島衆仙架輶輦或若滄海邦凌
空列怪廬或若坐方壺颯颯寒風冷或若望峨嵋積雪亘
遙嶺靈詭安可名變幻誰能並卓哉造化工陶鑄非穿礦
混沌未鑿時乾坤等幽竅此洞狐狸宮蘿薛纏長綆大寶
俄天開一線漏日影使我塵世人餐霞高箕穎欲遍茲洞
趣相對各昭晴日夕返故廬耿耿猶引領

橫龍寺

國朝 鄧錫禮

日華照東溟流雲蔭西郭出門睇芳叢凌岑踐寶閣前峯
遠微微紫煙浩漠漠春翠濃欲滴庭花森似灼陰洞通元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五

穴寒泉瀉幽壑方池二鑑開天光此中落赤鱗映朱霞修
年耦元鶴正恐風雨來乍向天池躍靈源不可窮大造闕
其鑰地僻境亦微真全性不鑿誰爲後來者相印此心樂

寶積寺

鄧錫禮

出郭踐河梁遵途訪蕭寺陰流春靄深藻發川光媚入雲
枕迴江面遠抱空際縹緲見層樓氤氳吐佳氣日色闕禪
關元鶴還松翳機息心已空境靜道能契坐久復歸來長
風邈天際

嚴壺嶺

鄧錫禮

麗景動幽懷明發陟峻巘仄徑盤空曲石磴緣碧蘚氣接

蒼昊齊幻其流雲變俯視人煙寒秋色渺
孤天際疏鐘散靜言愜幽獨悠哉領餘善

辨峯頭蕭寺

昭王臺

鄧錫禮

當年萍實出啟霸識機先使者聘魯聖昭
王亦好賢如何返國日子西持其權書社
不能封此意竟徒然屯師在山北遺蹟久
相傳高臺復何有鬱鬱凌蒼烟

登橫龍山

國朝 王雲鳳

山原秋氣高暮靄散平陸北雁度遙天寒
泉響空谷涼風拂衣福蕭瑟吟松竹松子
大於拳竹韻如箏筑此境非人間信爲靜
者獨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七

萍鄉行

國朝 胥繩武

甲辰歲夏五余適次章門忽傳萍鄉信水漲幾成淵開書
讀未竟淚下心焦煎火急呼僕役莫歎行路難五日人萍
界舉目殊舊觀宜風稱鬧市十室九不宗通衢積深渚冷
竈無炊煙市民見我至哽咽不能言訴云廿一日蛟出武
功山洶湧在頃刻平地波濤掀幸獲逃微軀重睹長官顏
扶我過斷橋我行益淒酸道旁視民舍多餘孀與鰥哭聲
長不輟垂老失兒孫更聞子喪父並見弟尋昆卓午到蘆
溪蘆水覺腥膻被災復何如一如宜風然巡檢者短衣帶
弁求布禪暫經之市易幾欲廢糞煨我爲玉藪合無德能

感天忝寄百里命何以撫凋殘東有常平倉貯穀偶無患
即日啟封識發粟敢嫌專萍境西南北水勢聞稍馴尉屬
助余勞往稽慎且勤差異東境甚數鄉厥惟均中惟遵化
鄉種種尙瓦全嗟爾蛟作孽流屍沙壑填蕩我千家屋石
我千頃田手寫萍民圖馳騎呈上官直詞無粉飾披瀝爲
民艱情事尙未悉毋乃疑吾謾我聞大中丞心在愛元元
新自長沙移遠迎插嶺關爲細陳水害詰朝許共看是時
天久霽崖壁留泥痕中丞下車望徘徊起長歎昔年赴楚
任曾此歇征鞍方謂真樂土詎意成荒邨令乃民父母勿
憂上官嗔言已促登輿飛章解倒懸遂得請國帑亟買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五

邑錢升堂檢簿冊戶戶親區分旣分各仵聽我誨亦諄諄
汝農毋或惰努力事耕耘汝士毋或曠寒窗守清貧汝工
暨汝商無或習逡巡生者莫攸居茅屋補松椽死者傷暴
露速與營冢墳頻日放衙退太息羞素餐賑恤固成例尤
藉中丞賢萍鄉辛卯夏潦患曾相延上官絡繹來下民多
囂喧今實倍前事風俗忽樸淳應知念我拙願免長官愆
誰料滋咎戾翻令他事牽解官辭署出民意仍拳拳哀爾
瘡痍形病者漸以痊我作萍鄉行聊當鴻雁篇萍人勿多
訝宦途難具論

龍江橋

國朝 辛從益

一水穿城來北流合西派夔江滙龍河豁然放清快東西
崖竟絕渡險舟人戒長虹倏偃波劃若天所界截業鑿巨
釐何田騁水怪既免呼航勞復勝徒杠隘諸鄉路交通爾
我胸無芥誰歟建此橋橋成力已億毀家利民涉吾宗德
種邁初像今何存行人當下拜

其二

我昔下筠洪輕舟發山脚洞鏡入江天鳴橈響幽壑仰視
跨虹人行空想覆閣自別京華春返棹溯康樂津亭倏在
望風景尙如昨岬嶸雁齒排橫江何秀削清川既夷曠雲
樹煙艇泊洲平莎徑遙輿徒人繹絡惜哉崇文堰吼聲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七

城郭梁石漸欹危誰爲防崩落披圖發三歎利濟施真博
食報在後人文章方遑蹠

同蕭大招仙登九龍山

國朝 辛紹業

蕭君好奇者招我登九龍初行密竹徑曲磴盤危峯翠氣
生襟袖丹壁秀芙蓉冷露晝滴瀝幽花間白紅決意逞先
步險途跼後蹤翹首一天門雙卓鼓與鐘力盡不得上輕
矯羨飛鴻山腰野人家小憇聊從容一招甘泉水洗我煩
心胸數轉益高峻巖巒蔽晴空古德杳何許遺跡白雲封
悟彼桑下意慨茲世情濃鼓勇到絕頂寒日淡濛濛黃皮
與紫蓋嶺立衆所宗大瀉橫西北劃空如崇墉天風四山

下萬壑聲 洶洶祇疑人世絕 仙樂聞撞捧相對久無語 晚
煙生重重 迢遞下山去 倦焉路旁松

觀普庵禪師手書金剛經 經藏慈化寺用大青紙金字相傳刺血所書數百年

如新後人補寫 一二頁絕不類 國朝 徐輔忠

珍重啟琅函 靈氣生戶牖 何處燦光晶 獲此拈花手 南泉

大禪師應真符 十九達本泰妙諦 靈異經師幼時誦經至達本情忘語忽然解脫

解脫得未有大聲滿寰中 龍力並獅吼 餘事寫金經 骨法

空前後蒼筋壓枯藤 不數顏與柳 大者如端人 莊嚴動不

苟小亦森戈 弩神威凜抖擻刺血感精誠 光芒貫星斗 補

墨縱巧摹跡在神 已朽昔宦私 所好竊經秘 岑瓊靈火顯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美

神奇驚還故寺 首歲更七百餘兵 燹閱已久依然鞏 金輪

雲巖護深厚 乃知神物藏 自有萬靈守 我曾遊東林 九江道中

覽古窮岩藪 北海碑則存 摩挲龍蛇走 東林寺有李北海

續 又聞妙華經 坡書世寡偶 頃埋官閣中 難許輕摸取 妙華

金剛經東坡書在臨江府署內 以此較神奇 想未出其右 情哉負疇行空

侈談天口 溯源異濂閩 虛無廢善誘 智者知之過 龍象誰

能友反身期 中德賢聖應 堪耦掩卷謝 禪師真宰誰 當剖

謝山 國朝 何 良

白雲翻石壁 鐘梵落半天 蕭蕭凌倒景 翳翳依飛泉 陟嶺

山重複 涉溪水同沿 飛樓凌絕壑 精舍繞層巔 朝猿霜磴

造夜鶴露涓涓枯松倒涸澗古竹卧荒煙近矚塵襟滌遠
醒幽情宜逍遙懷七至疎散話四禪趨喧人事雜即曠道
心全願參維摩術長謝區中緣

六君子詠

國朝 費嘉樹

我讀谷風詩浩然起長歎如此輕棄置轉甚滯雲散先生
殊不然結念屬霄漢幼與雷義友同條而共貫豈似膠漆
堅盡教星霜換仕願同薦舉隱甘同伏竄擬把雷陳名戲
作管鮑喚是謂生死交古道存里閭媿彼蕭朱輩千載爲
憤惋 陳景公

歸然郡北山大小雙鬢列曲徑入煙蘿陡覺天地別卓哉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七

漢高士絕頂茅屋結不染紅塵囂獨愛白雲潔秋樹聽蟲
吟春花調鶯舌豈不知經濟巢由所不屑所以山號袁千
古著清節烟翠滿空山何處尋碑碣 袁高士

漢魏存真氣六朝大卑靡先生一振之健筆扛鼎擬遠追
班馬風沈鮑何疋齒如登泰嶽峯羣山皆仰視後來歐曾
輩曠代聯翩起當時柳子厚二者相表裏左遷來袁陽矯
矯賢刺史惠政紀豐碑書院自公始奕世仰栽培崇祠報
禮祀 韓文公

城北育高樓卜築傍化成時聞流水至猶作讀書聲樓上
有豐碑上誌衛公名我公實名相抱膝學書生乃知典籍

中伊周事業宏古人雖遷謫此志無變更江山供笑傲花鳥助幽情豈無廊廟心藉此奏昇平茲樓屢登眺修竹繞軒楹不見讀書人蕭蕭草蟲鳴

李衛公

淘淘海潮聲先生工作賦當其小筆時定有鬼神護風雨天上來波浪湧毫素炎炎數萬年龍蛇捉不住持此鍊都才干載應獨步區區一狀頭豈足感知遇太守亦好士賞識原不誤不識人中龍試與觀競渡弔古為吁嗟滄桑多變故高閣杳無存遙見兩三樹

盧子發

騷壇樹亦幟羣賢拜下風謂為一字師齊己亦英雄試讀雲臺集無語非化工李杜相頡頏豈與郊島同流俗少特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古

五

七言古

識嘖嘖相褒崇獨有鷓鴣詩播傳及兒童鷓鴣詩誠美先生才未窮以此留千載轉使先生恫不然謝蝴蝶刻翠而剪紅不然崔鴛鴦亦中商與宮歎息古才士多為俗所蒙識之孩提年我服表聖公

鄭守愚

七言古

送王侍御赴江西兼寄李袁州

唐韓翃

中朝理章服南國隨旌旆臘酒湖城隅春衣楚江外垂簾白角簟下筍鱸魚膾雄筆佐名公虛舟應時輦按俗承流幾路清平明山靄春江雲溢城詩贈白司馬汝水人逢王右軍綠蘋白芷遙相引孤興幽尋知不近井上銅人行見

無湖中石燕飛應盡禮門前直事仙郎腰垂青綬領咸陽
花間五馬迎君日雨霽烟開玉女岡

靈棲巖

唐張諤

巖巖業業山如簇磊磊落落石如屋上有綠樹之陰陰下
有寒溜之泔泔通天有竇十餘丈遊子捫蘿來復往是中
端合巢神仙桃花流水何杳然我來正值春風暮似笑賢
勞又還去準擬醜酒聊從容對此坐想飛來峯

盧石

宋祖無擇

袁山之陽秀水側草覆遺基誰氏宅皆云子發其姓盧往
以文章名藉藉宅中舊物何所存惟有嶙峋一巨石濶纔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堯

三尺高倍尋久卧塵沙羣瓦礫余心好異因獨往下馬環
觀聊拂拭地表可見十二三已足怪駭動魂魄呼工運鋪
塹其旁挽以長絙百夫力謹然鼓譟登大車恍爾如蒙巨
靈擘選置東湖最佳處四面澄波映天碧倚空突兀無與
鄰頓覺亭臺增氣色彎環幽竇莫敢探恐有垂龍飛霹靂
余嘗南游到陽朔眾峯矗矗春筍植捫蘿踏蘚窮之遍若
此竒卓曾未識郡人奔走來如雲故老驚視復唧唧乃言
此石遇真賞屈指於今年二百沉埋曠代誰爾珍一日光
價愈荆璧嗟予束髮大夫後區區志尚惟忠直十年再謫
非不窮猶慕堅純無改易如何故老不我愚感物再三形

歎息石不能言人有言勿使他時重埋阨

盧石

宋梅堯臣

袁州太守蓬山客來過盧家尋怪石盧家百物今已空惟
石難移留舊蹟埋沒尚存三四分雨淋日炙如被泐太守
惻然呼健兒荷鋤秉鍤爭來役健兒掘土不爲堅旋旋剝
沙見圭隙漸竒漸異人忘勞更索更深知幾尺高峰削出
高華骨虛竅鑿破蛟螭額千指曳繩車駟輪擊鼓助力歸
東陌東陌東頭湖水傍黃泥洗盡何蒼蒼故宅愈冷東湖
喧貴賤競觀無礙隔太守自憐堅直心愛少憎多屢遭謫
南人蒼梧及桂林名石徧訪無窮僻所宜厭慣不入眼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李

此歌吟尤愛惜我思永叔滌陽時大誇古翠菱谿獲作詩
遠寄予與蘇高唱相隨無節拍今知賢人趨向同玩好託
情忘俗格建康從事胡公疎一見託君如李白雄才落筆
瀉天河綴韻孤清仍險窄入探虎穴誰爲難辭通造化方
能敵殿後吾雖胆力強猶鞭疲馬終無益

分宜道中

宋孫覿

老拈挽犁泥沒膝剡剡青秧鋌水出大麥登場小麥黃桑
柘葉大蠶滿筐猿鳥相呼聚儔侶纒絲百箔聞好語此時
物色不可孤勸君沽酒提壺盧

楚萍詠

宋黃庭堅

雲夢青邱蟠楚藪萍實江邊大如斗故壘摧殘百戰餘
事流傳千載後懸崖半裂青兕吼空坡突過黃狐走山深
日落少人行寂寞鳴蜩在高柳江湖入夢倏三年慰我飄
零一杯酒羣盜雖降漢赤眉故侯慣作秦黔首

送密老住五峯

黃庭堅

我穿高安過萍鄉七十二度繞羊腸水邊林下逢衲子南
北東西古道場五峯秀出雲霄上中有寶坊如側掌去與
青山作主人不負法昌老禪將栽松種竹是家風莫嫌陡
絕無來往但得螺螄吞天象從來美酒無深巷

遊仰山謁小釋迎塔訪孚惠二王遺蹟贈長老混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空

宋 范成大

渚田谿淵清洄洄梅州問路家雲堆連空磴道虬尾獨竹
輿直上無梯階官吏來迎夾道立相逢無言心眼開翠微
中斷空礪吼兩耳不辨供喧豺林間靜極成斷相政要萬
壑號風雷山如蓮盆繞金地龍宮避席餘蒼崖祖師抱膝
坐古塔大禪海浪翻天來騰空狡獪我未暇拄杖踏濕衝
霧苔問龍亦借一席地解包聽雨眠西齋當年公案忌錯
舉神通佛法同坑埋混融菴中的的意笑我舌本空崔嵬
茲事且置飽喫飯梯由米賤如黃埃

仰山行

宋 趙汝鎰

平生幾兩謝公屐愛山愛水真成癖集雲峯在指顧同年
來抗塵乃絕迹西風怨思作意登佛境未入心境清九秋
顛氣接嵐氣五里松聲答泉聲招提金碧壓深窈鐘鼓四
時遞昏曉梵音獨許山鳥聽禪夢不驚蝴蝶遶土腹露飽
蔬筍鮮一粥一飯天上仙伊蒲供罷日卓午浮空半是烹
茶烟四藤欲知閣中味萬字欲參堂上意請將此事且放
置坐看山雨濯曉翠

東湖歌

趙汝錢

湖光蕩綠春拍塞百雉之中纔咫尺五步一亭十步榭軒
窗處處臨水闢露濃晝淑花溜紅烟嫩堤平草連碧俯窺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三

萍鱗魚上下仰聽木杪禽格磔拂拭塵埃讀祖碑摩挲峯
竅憐盧石中年懷抱多感慨東西跳丸駒過隙山林鐘鼎
同一盡可笑世網甘形役甕邊吏部真得計石酒左蟹船
中拍明朝風雨卽可料且對湖山醉今夕沙鷗許我再尋
盟從此時攜杖頭百

洪陽洞

宋 宋之瑞

天台自是神仙窟常恨平生游未足揭來訪古得洪陽不
憚攀躋冒炎酷當年事往雖渺茫至今峭壁摩空蒼豁從
洞口見穿穴始信靈蹟由天藏細泉滴乳散瓊瑤亂石排
筍互擎撐上施牀几看燒丹房布旌旌間種藥虛舟聊具

仍馭風靈源暗與江流通欲攜束熅恣幽討却疑深處藏
蛟龍惜哉此境真奇絕地偏往往成湮沒僅存野廟傍山
阿儻非好事誰留轍吾衰重到定無期肯辭重足陵丹梯
共言荆榛無路入徒羨翠羽穿林飛安知咫尺蓬萊隔避
逅仙人還不識謾書所歷記吾曹歸向天台託泉石

蟠龍山

宋張嗣古

蒼龍蜿復蜒蜒崢嶸頭角摩九天劃然下覽眾山小蟠
伏此地今千年雲盤霧結三十六鱗甲參差動林谷不將
霖雨矜神功却向寒崖散飛瀑西風吹我衝晴烟飛費金
碧懸山巔白雲脚底飛欲盡此身忽在層霄邊問漚堂前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三

舊消息拍碎闌干人不識心隨境轉萬化新跳出世間真
有得清興未盡還歸來却立平地聽風雷紛紛冠蓋趨塵
埃此龍此寺長崔嵬

雪谷潭

張嗣古

崎嶇鳥道開烟蘿長松偃蹇聲蕩摩白龍怒吼掛絕壁蒼
兕離立迎清波孤筇拄破青苔色雷雨收功神斂跡窮源
不得空歸來掬雪傳珠三嘆息

題昌山聖姥廟

宋甘叔異

分宜古縣環清溪重岡複嶺加奔馳行逢山斷水流處閱
城廟枕山之西我來落日在前嶺摩挲一讀盧肇碑嗟唐

去今亦已久尙餘文字光陸離云昔秦人有天下鏖戰六
國愚黔黎礪山雲氣望不見神物乃降江之發雷轟電合
助光怪蜿蜒墮地皆群兒赤鱗玉鮪奉鼎俎追逐甘旨憐
老慈姥先仙去環珮冷安能蟠螭從兒嬉劉果不出浮俗
隘况肯委質羸與斯珠宮貝闕世所希銅環十二白玉扉
紉蘭作佩香披披招搖手掉芙蓉旗哀彈清瑟和宓妃大
川擊鼓勞馮夷巨魚踴躍龜鼉隨蝦蟇瑣細不得追廟門
開閣風颺颺千年萬載龍居之野巫偵伺薦酒卮簫鼓坎
坎來宮祠五彩不辨虺與螭聊以幻化驚群迷嗟我四海
久望霓無復空抱明月輝好施膏澤與六合豈止但慰哀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齋

人思歷階酌水致此辭退以遺誼傳於詩本慳語類論甚
卑龍兮謹勿相訶譏

劉長者讀書堂

宋謝諤

憶昔侍親宰鈴岡首訪盧老讀書鄉鍾山臺高蹟成古苔
潰墨沼文猶香常嗟盛事少繼躅喜聞劉公志幽獨結堂
宛在謝山巔仲初成仙舊巖谷牙籤萬軸填窗櫺煙霞鎖
封甯著塵風雲夜伴幽人宿便覺富貴來逼人况公一方
爲長者兒郎競立文章價他時定能奪錦標要與老盧爭
逸駕

題昌山聖姥廟

宋曾季狸

白蛇妖血腥未掃真龍四散歸江島嶠南道上關城邊發
露光芒自神姥當年龍爲神姥兒人耶龍耶媪未知提攜
襁褓漸至大將從嬰慕經幾時媪持刀匕供晨羞誤傷兒
臙血迸流兒驚錯愕遽入水頃刻變化無停留媪方知兒
是龍子扼腕嗟呼愁不已欲爲母子復如初萬頃滄浪隔
烟水恩深恨久空纏綿媪亦鶴髮終天年里人相率爲封
樹孤墳突兀瀕江邊龍爲人形服衰麻哀念母情如加
自言邱壠大阜下恐爲水嚼填松沙湏臾遷易寘爽塏役
使心靈驅水怪路人俄見若堂封事畢不知龍所在由昔
至今過千歲媪猶廟食江之渙道傍過者皆乞龍割牲醴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李

酒來相繼向來健筆海潮手爲勒蒼珉傳不朽我來摩挲
三嘆息文公墨妙今希有可憐野水年年綠欲薦貂毛直
可掬臨風泚筆賦長歌與當廟食迎送曲

萍鄉如願塔問龍章

宋李訥

龍之變化周八荒朝遊崑崙暮扶桑天門地戶隨闔闢一
升一降爲雨暘頌典霑潤萬物足神功收斂寂而藏豈知
龍爲四靈瑞德貴物賤真靡常須知在德不在物餘外聽
其祥自祥粵從紀官大隗氏負圖繼開帝若王後來漢家
尙符讖往往史氏書尤詳方懷聖母倚廬慕仍待寢門親
藥嘗此時安敢上祥瑞豈非來顯帝孝彰不然淮壩或告

旱內郡或溢或捕蝗爾龍雨澤不均節何乃夜見吾萍鄉
萍鄉令君聞且喜亟爲邑人告黃堂七月初九夜二鼓青
天初月明輝揚邑境西南如願塔忽然有物擊其旁初視
鱗鱗光煥爛徐視頭角高軒昂正得金色全體現少焉雲
氣俱騰驤樵童野叟未嘗識相呼驚駭走且僵異哉此瑞
不敢闕願草章表慶我皇我聞是邦昔祥瑞慶雲嘉禾自
韓張慶雲官吏皆親睹嘉禾九穗堪圖將吁嗟此乃變化
物頃刻泯滅無形相當時見者郵童耳相傳反自涉荒唐
吾君孝出舜文上虛名安肯效宜光方今夔龍登廟廊上
任天子理陰陽水旱雖微備先具民無菜色如堯湯吾州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奕

上奉天子命仰神如響應禱禳爾龍爾龍來何所曷不均
濟彼旱傷要補造化所不及豈司雨暘各一方守也無能
謝賢令毋誇龍瑞勉吏良請效坡老化龍體爲君先作問
龍章

題劉長者讀書堂

朱楊萬里

前輩學詩如學仙吾謂讀書當亦然神丹九轉骨可換聖
門一簣功相先劉公結屋高山巔豈效羽客餐霞烟鄴侯
三萬足高尙霧雨養狗知幾年文章笑拍班馬肩書堂看
來咫尺天會當擢桂廣寒邊祇借謝仙雲鶴駟

大悲禪刹

元虞集

不夢金人長丈一中華那得通西域象教流行遍海隅龍
江崇奉成真癖佛殿峩峩高倚山經聲細細朝連夕邇來
行人行路難促裝常候鐘敲畢

題南平王鍾傳醉搏虎圖

元 吳淵頴

南平酒行山險巖日暮猛虎相抱持僕夫辟易不敢近雙
手現出十後猊口乾大喊眼光爍腰無寸鐵起徒搏沙飛
石走風爪牙草折林摧雪齧齧人強獸勇盡力爭形格勢
禁過用兵英雄變化動霹靂富貴偏樛收僥槍老羅當路
叱貉子指揮六州稱刺史摩挲虎鬚淮甸鬪啖嚼虎膽聞
城靡少年本是貧少年狂卒成功等醉癩盜應有道幸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柄王竟不死還橫鏃一時豪特誰與畫千古畫圖專足戒
投弓棄箭浪紛紛馬上愧殺裴將軍

題南泉寺

元 黑氏兒 西域

普庵大士開山祖山色泉聲似西土道成留與坐禪身名
軋義娥其今古嗣師明照心量竒就地湧出昆野離每年
朝禮秋三月不異靈山大會時暈檐碍日光超忽小草幽
禽盡神物竹枝裊裊認精藍寶塔亭亭秘金丹六時鐘鼓
繞雲天滿月光中布福田花門搭椽空筵席海國栴檀古
鼎烟微塵寶聚他方眾長者金錢宰官俸修廊夜蕪萬枝
燈齋廚日辨千人供庭前柏樹手親栽願力宏深許再來

須知五百年間事優鉢曇華一度開

送劉醫士歌

明黃子澄分宜

世人欲學醫國手今人不見古人有古人已遠可奈何力
追猶落軒岐後四時錯運六氣淫窮簷蔀屋多呻吟眼前
盡是學醫者到頭蘇息誰關心宜春劉君故鄉客京國相
逢舊相識囊中贖貯活人方住市懸壺不盈尺夜來踈雨
敲梧桐爲言歸思生秋風侵晨過我揖我別行李使逐南
飛鴻嗚呼上醫不可見搔首乾坤淚如霰還家種杏早成
林宋清當有河東傳

遊武功

明鄒守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奕

我從石屋訪葛仙芒屨猶帶東陽烟山靈愛客苦淹留九
日陰雨相纏牽東遊虎窟西集雲足跡宛轉滇海埂新晴
忽報鐘磬發仰視星河淨涓涓興來清晨理我髮追遂同
志升岬吼石磴盤迴轉長虬觸目揮汗不肯歇俯首萬山
波相舂玉井碎萬青芙蓉澄川交瀑砂礮練比屋斜綴密
房蜂團雲忽起障我熱兩袖飄飄駕剛風咫尺林木不得
辨冷然直入東吳宮環視上下天一色僮僕爭愁雲雨急
恍疑混沌天未開手挾兩儀分太極仙翁獻竒遽如許指
揮白雲鋪下土靈鎖不放塵氛來獨懸赤日照天府圓光
熒熒敞玉京雲擁雉堞如銀城霓裳羽衣舞蹁

樂鏘九成章亥所步幾萬里次寥無翳海波平洞開肝胆
見上帝粗穢一滌丹池清雲巖石瞰滾龍峽相傳神篆藏
瓊匣結茅且倚木榻卧初試囊中煮石法浩歌呼月正皎
皎白兔怯寒杵聲小香爐臃腫手可熱檀烟撲鼻何縹緲
徙倚不覺斗柄斜啟明先驅引絳霞陽烏振羽若木華金
燈炫耀東皇家熊熊魂魄似堪掬朱輪推出羲和車人家
此時方熟睡誰識九中第一義羣蟲莫笑阮籍狂溷廁爭
守李赤魅屈指竒觀此爲雄青原玉巖皆下風脂車復欲
入鄒魯丹檢一啟泰山封

綠筠清室

明黃恭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完

世人紛紛皆草木惟有王君獨愛竹愛竹之意豈有他軒
居瀟灑絕塵俗軒前軒後竹萬竿節金戛玉報平安每從
詩禮庭邊見久向琴書窗下看大根臨夏翻晴籜小莖沿
砌森頭角會看裁作紫鸞簫和音嫋嫋譜鈞樂君不見當
年姚魏牡丹花雖云富貴何足誇又不見章臺昔昔依依
柳雖號風流詎能久歲晚冰霜寒沍時淡煙疎雨只空朽
何如此物獨堅剛托根到處多篔簹座上每看渾不厭四
時長有色蒼蒼

綠筠書屋

龍駿

幽篁夾徑春雲起曲閣長廊淨如水曉日移陰上石闌主

人嘯傲烟霞裏時從賓客坐徘徊翠色娟娟浮酒杯直須
勁節拂霄漢曾見九苞丹鳳來

宿宣風公館聞溪聲不寐寫懷

明陳輅

旅館疎燈夜寂寞半窓涼思侵紗幕枕邊溷泮亂更籌疑
是山深風雨惡起看星斗還珠宮木犀淡淡吹香風堂扁
虛白人溪影源頭應與銀河通銀河泛泛仙槎杳咫尺春
臺香漢表幾曲高歌驚遠鷄鳥飛早報溪山曉

除夕前一日曉聞鷓鴣聲心異作鷓鴣行

明袁繼成直春

鷓鴣鳴寒枝動我江南思江南春淺尙云早薊北如何聞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七言古

七

此鳥姑姑似爲換新年啼破黃雲滄海曉君不見虞周端
拱垂衣裳鳴韶舞勺儀鳳凰又不見六鷁退飛止宋郊周
公之宇鶴鷓巢杜鵑西飛洛城側地氣推移自南北日月
始諸且迭微梅花云云別可測却悲昔日鴈高飛堂中今
日主翁非原上何人招朱鳥歸來帶血千年悲鷓鴣鷓鴣
江雨客何處一聲一涕沾毛衣

女耕田行

國朝陳之龍

採筍山間已成竹無計充饑思播穀空舍無男田不耕惟
見年年青草生盤盤青草結根老思得燒荒問寡嫂嫂云
兵火燒已空小胆怕向烈焰中小姑舉火延山嶺單禽驚

噪與誰同可憐天公鑿女苦殷殷雷電震膏土急疏溝洫
拔深根鴉頭被沒春田雨纖纖弱指帶血歸綽綽撲面雙
蝶飛不敢開口怨無勇兩兩相思淚落衣

前井蛙行

自棚寇始亂至
朱益吾授首作

矢名

長橋蛟白額虎肆害昔民猶可數咆哮怒吼變不測一胡
屏跡歸洞府封豕長蛇無慮數十萬往來如織紛如雨不
攜半菽與寸絲寢食吾民爭吾土平山塹塹掘墳墓種芒
刈藍其利溥智者先事憂未然愚民貪得微租懷小補誰
知平時夜半竊耕牛凶年白晝搶穀掠資斧時覘四方小
有警揚旗飛幟張翅股壬午天井亂也曾披猖潢池舞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子會城變妄假符命編軍校吾民橫罹其荼苦再犯再叛
日驕恣或縱或弛誰爲主已歎養虎自貽患乃更沐猴而
加組汗嗟兮卧榻之側容僉壬非我族類必異心倉卒突
起疆隅變狻猊磨牙莫可禁方鴟張於己亥兮網漏吞舟
更肆赦旋狼噬於甲寅兮波搖鰲足踵相尋井底淫蛙妄
自大鼓吹幾部盤關隘焦土焚巢窳百族窺矚金城列營
寨一時鼠輩多負嵎觀變少躊躇文武師帥勤宵旰卻顧
而深虞一朝斯赫怒潛師探虎穴彼此露刃正相接咄嗟
種種老頭顱劍首腥污遊魂血渠魁雖就擒衣帶去蠹蟬
鷹眼猶自遠春花梟聲豈復懷好音前車卽是後車戒毋

俾易種於茲滋蔓漫

後井畦行

蘇宋益吾後三關九圖悉起難民無處逃生感賦

失名

君不見投鋤釋耒長歎息夥涉為王歌沉沉又不見公孫
子陽坐井底至今空餘白帝城漢書一帙掛牛角睥睨晉
陽稱兄弟五斗米三里霧黃巾赤眉誰比數轉眼爭看塵
中塵匍匐邯鄲失初步非熊非豨又非王者師蜂起雲屯
欲何之往昔覆車尚不戒邇來投首復滋蔓濁醴萍萬江
楚界建牙開閩彌山寨宜春半壁污青蠅黃霧四塞隔衣
帶鯨鯢相繼雖伏誅蜂蟥愈熾煩兼驅流毒鄉隅一炬盡
滿目黃茅黍離虛掠擄妻孥不得反哀鴻嗒嗒誰安居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乙丙丁長羈旅饑腸久似空倉鼠逝將遠適尋樂土拚擲
老幼淚如雨無家還思歸有田誰為主起爐作竈非容易
買牛買犢不我許蒼天何時復我廬反我桑田草萊得芟
除俾我寢廟鬼神食無餒先人墳墓不邱墟賴得整旅邊
徂莒時棚寇據萬載肆毒宜之善和鄉荆橋等處綠林遁跡覓深處總鎮統諸將同大兵
復萬載破荆橋賊瘡痍暫息傷弓創夢魂聊逸驚彈羽伏莽何日
盡銷穢鶴唳風聲未斷根格回格心知誰是為雲為雨覆
手生更復盤根株深窟穴晝伏夜動肆偷竊吾民誓不與
戴天照我逃亡有如月

重修昌黎書院落成因為義塾得長句

吁嗟乎袁城斗大踞江介山廻嶺複水如帶市冷惟聞
雨鳩官閒日償詩酒債笑予落拓縮銀章仰止昌黎夫子
不可望舊政載人心崇祀歲為常考祠大宋祖公建鬻西
數楹陵谷變有明重道輪奐新移構宜春臺左畔吁嗟乎
人生死不死文章功業耳誰能文起八代衰誰能功與孟
氏比似此明禪世道關千古巋然自不刊豈同民諛長吏
劄一祠官在崇之官去刪我來兵燹餘堂廡無扁牖茂草
等腰長一任莓苔厚力為鳩工不少停滂漉者新破缺增
虔率諸生遞展拜備陳俎豆告厥成因拔鬻俊為師長兼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事烝嘗開迷罔公餘考業時登堂書聲喜應四山響勉矣
休為月露篇各手昌黎夫子之一編不見當年黃與易能
遵文教名高懸又不見廬陵歐陽公得韓三昧名後先吁
嗟乎人苟自立寸陰惜私淑何嘗異親炙我願袁士尙心
宗鑽研不苦終壤隔

麻棚謠

國朝施閏章

山陬鬱鬱多白苾間誰種者閩與楚伐木作棚禦風雨稼
岡蔽谷成儔伍剝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
爾隰原爾原主人不種甘宴處客子聚族恣憑曉主人胆
落不敢語嗟彼遠人來樂土此邦之人為誰苦

發袁江

施閏章

秀江空翠看欲無盤渦激瀨寒侵膚乘流縱棹迅飛鳧羣
山却走如亡逋岸傍水碓喧轆轤釣臺巨石青珊瑚河伯
江妃白晝趨卧聞灘響忽已逾颯如勁箭離離孤萬籟奔
騰鳥獸呼枕籍清光離簿書藤花飄落土須鬚逸興今朝
不可孤舉杯滿酌酬江湖

臨發登宜春臺短歌

施閏章

問君何事不得登宜春臺黑雲積雨連江來簿書如山眼不
開今朝走馬且徘徊空濛遠色碧天盡滾滾塵世等飛埃
君不見千山寂寞皆嵒嶮大小袁山在人口處世翻成古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郡名古來富貴亦何有袁生兮袁生樓頭酌爾一杯酒

萬載謠

施閏章

山城夜閉中夜雨夜聞城中嗥猛虎十家九家聲暗吞城
中人少荆棘存城高丈五半傾裂中貫長河無小門盜賊
哀憐不肯入官吏倉皇征稅急鴈集鳩居一何多土人拱
手客種禾殺牛沽酒醉且歌滿眼蕪田奈爾何

七峰奇秀

國朝 朱 鼎

玉峯如筍當霄立翠黛橫開曉天碧豈知函谷七賢人直
至昌山化為石山頭化石孕神靈南離燦燦老龍星我向
七峯奠杯酒不知身在五雲層

秀江橋成志喜少守憲施公韻

國朝 袁繼梓

清流循州郭遯岸環序英北為江天距如許隱隱蛟龍生

名賢臺榭當北洲學東有漢高士祠下為盧黎光劍氣涼

陵邱朝來負任並擔荷招招叩友限汪流往哲恢宏先後

起長虹百丈橫盈水凌雲屹柱幾春秋藕折其腰碧波裏

余哀先子盛心蓬聚沙飲泣號寒蟲平政幸有多君子濟

川不次樹鼎鐘百千郵許輓沉蹟橫欄甃玉重聯縫補天

並昔不相讓複道平康浚澤宮倚與偉烈非常有淋漓裨

載行人口走鯨怒鬣通北溟青青漁火春雨後壯擁金湯

漫幾年先澤綿亘懷愴然林林碧樹依兩岸可堪隕墜愧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五

前賢迢迢相續如雲客共頌徽音矯霜雪吞壓萬頃迴東
去長存悠悠思不絕

湛郎橋懷古

國朝 習廷獻

城之東袁之陽宿昔有橋名湛郎問郎何為橋不朽當年

郡吏非尋常連襟彭伉題名早廣羅名士坐中堂憐郎閣

後無兼味側耳笙歌竟如沸譬若神駒伏櫪鳴伯樂不能

吐其氣倏忽旋空冀北羣變吏為儒剛且毅座間名士盡

茫然閣後書生官錦衣嗟哉彭伉意何如聞之失聲反墜

驢貧時相識不相好富貴崇朝驚絕倒君不見仰山翠聳

與天鄰秀水灘高錦浪頻雲物卷舒無定態胡為膽落水

之濱嗚呼水濱久乏陸驢客我過此橋空大息

九日登宜春臺歌

國朝江阜

君不見宜春高臺接天起收攬雲烟入城裏漢代長沙錫
壤年干霄傑閣從茲始遂令羣峰羅立逼空來遠翠遙青
散霞綺朝昏變幻轉雙輪衢市蒼茫蕩烟水憑空結構等
蓬萊萬家圖畫看爭倚陵谷俄驚幾度更登高作賦長於
此逸興先推李衛公林壑清風隨杖履芳躅何人稱後先
守令棠陰同畏壘吾宗小謝剖符來種花拓地鋤荒枳我
夢池塘春草生遊筇九日扁舟艤插萸載酒共登臨江山
應接紛難紀碧玉青羅襟袖間秋聲響落清人耳千仞高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十六
寒望仰山晴空碧立後峰峙我昔曾登岳麓巔定王臺上
平如砥置身縹緲入層雲幽懷較此差堪擬此地人傳高
士風東籬不見黃花藥倚醉狂吟望五雲願君早振飛鳧
趾

鵝鼻峰

國朝辛繼攀

陽樂城東小蓬萊蒼翠照耀金銀臺草堂相對空相望落
寞大懼山靈咤林間不速三五友奇懷扣胆輕崔嵬遙看
銅鈕日初上山花山草明巖隈長空好縱千里目無端濃
雲潑墨來顛風吹雨西北角憑凌猛氣走電雷草木爲仆
石爲泐如將遇敵鋒交摧須臾滅沒輕烟捲仍餘礧谷聲

喧厖浮光黯黯天漠漠巒岡半入雲濤堆百年此山遇此
客靈臂曷不撐天開得無虛名快觀者故吐雲霧深藏埋
或畏筆墨工鐫刻秀靈洩盡天爲災欲知特呈烟雨幃林
嘆此日敗興回愁醉村家悞脚酒分秧平曠各徘徊龍江
山下頻回首應念茲遊真快哉

三月二十五日袁江道中舟行苦熱雷雨過清風灑

然縱筆書此

國朝張鵬翀

暮春煩熱如相煎篷窗手談倦欲眠亂山蒸雲忽空湧長
風捲波浩奔汹藏舟未穩驟雨來頽墻裂石驚轟雷漏痕
滿船無處避歛疑身卧雲濤堆須臾雨止雲崩壞黛色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七言古

七

鱗雜光怪清風毛孔汗珠收四體忽輕疑脫械江神酌酒
鼓鼙闕外青山指峽中吟嘯未闕山色暝村燈漁火半
江紅

貞松篇爲歐陽母宋氏作

國朝歐堪善

鬱鬱孤崖松磊砢挺奇節喬柯冉冉初拂雲偏耐凌寒歷
冰雪春來桃李分青紅含烟帶旭光龍葱貞姿不屑競妍
冶落落自表林下風高風自昔傳林下陶女悲鳴黃鵠寡
可憐幾葉蒼青門竟憑孀婦支顛厦憶昔鈐陽烽火驚姦
徒潰野干戈橫義士狗身惟有死書生忍死豈求生綠鬢
編擬效齊眉詎奈北風一夜吹大地維傾君已矣重泉路

泐妾生爲一片青筠色點斑數行血淚暗中溷人無杵臼
孤安托身視曹娥事倍艱從來死易立孤難婦節原同臣
節有以母兼師教養備孤幸成立家室完天道常如屈伸
用苦節之門宜有後卓哉大母志行堅節並貞松常不朽
深巖大壑起長風孫枝一一蛟龍吼

登天柱

國朝 劉正期

芙蓉削出萍之東青青劃斷宜陽峯蘆水蕭水經宣風此
山如鎖灣如弓面拱羅霄互賓主左盤右踞捐龍虎羣嵐
出沒如兒孫一抹烟霞自今古昔人欲訪桃花源不問武
陵來問袁闢茆岡下當薇垣劉武穆孫徙此有蘭在汀芷在沅登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袁

臨似有江山助身在五嶽最高處林巒萬疊不勝春山意
留時水不去鬱葱佳氣四時開招手山靈靈欲來側身西
望楚王臺霸圖今日安在哉

秀江泊月

國朝 熊日華

風靜石頭灘魚戲秀江月灘淺水聲高月逐江流歇白雲
片片醉飛觴銀河灑灑連波光沙鷗出沒村煙外漁火零
星蘆荻傍樓臺徹夜笙歌起山中之人誠樂只遷客當年
此地多鷓鴣聲渴袁山雨借問山靈誰最賢高士於今傳
姓袁江上長歌明月篇舉頭望月月在天

龍江橋

國朝 法式善

龍江橋下江雲飛
龍江橋上行人歸
行人稱羨橋營緝
三十年中子孫及
孝孫敬奉橋圖來
未述祖德先悲哀
我對丹黃心獨喜
載誦新詩歎觀止
匡廬石氣鄱陽風
生平慨想柴桑翁
青原峽雨澹秋夢
洞底猿聲江上送
推窗延月照畫圖
萬峯聳翠松濤呼
夕陽在山紅滿湖
晚風獵獵吹秋蘆
尋詩人至不下驢
擔者荷者漁樵徒
指點江上辛公廬
辛公子孫能讀書

楚山

國朝 林有席

楚山高出白雲隈
我來覽古心悠哉
渡頭香水其徘徊
昭王霸氣久銷歇
古木滄滄風發發
臺邊空照山頭月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書堂山

國朝 辛炳晟

翟泉鵝飛尚典午
景畧不屑桓宣武
撫枕寂寂河鼃生
卻喚孫郎計門戶
滎陽太守謝病歸
漢晉書成厭跋扈
當年蹇步習家池
間巷浮沉守環堵
豈知五丈池草滋
滄海橫流沸鼙鼓
夫人城崩萬民入
馬蹄平踏千衡宇
空將半土誇漢南
鼃聲紫色焉足數
飄飄可惜彌天雲
蹉跎抽身免圭組
故山風鶴雖可懷
間關迢遞歸王土
衣冠吳越正朔存
南董何人老胡虜
艱危想見入林深
西山窮谷遠豺虎
世亂生還定無期
坐閱巾箱送風雨
卽今憑弔讀書堂
星霜著迹知幾部
尋眺故蹟追風流
四山松桂浩無主
耆舊

襄陽此流寓居遊應將國史補十六國事如牛毛十八家
書只帳簿書生識地何崢嶸隻義猶堪紫陽祖棗木山空
魂魄棲兒孫奕葉依屋斧策馬卻問驕省墳江山半壁悲
終古

讀盧子發廟碑

國朝 嚴思濟

橫江石怒鬪雷霆山川天險神所憑急峽奔流直到海迴
風一過蛟涎腥羸顛劉蹶幾興壞閱城君廟歸然在有唐
片石垂千年淋漓大筆爭光怪傳聞龍伯墮地時蜿蜒就
媪如嬰兒一日騰空生變化出幽人冥無不爲漲海孤厓
雲氣白何年嫠母降幽宅倏移覆屋占山巔一夜鞭驅牛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卒

馬力雷奔電掣助鳴吼靜歛神功寂無有有時變幻逐虺
蜴龍叔龍季紛隨後自古神仙說謬悠參龍有氏流傳久
豈知異物自有神亦託文章同不朽我來再拜龍媪祠摩
挲更讀盧公碑孝思所感天人格况是神龍相護持雲鬢
霧鬢靈容與慈烏啞啞啄江樹回首一望失昌山醜酒臨
江出峽去

冠邱山

國朝 辛廷芝

白良山繞成城郭左右迴環萬馬躍兩水夾浮龍欲飛一
峯中尊天外落山在條爾巘巖開小有洞薄金銀臺瑤草
不隨秋霜隕山嵐似帶仙氣來曾公一墓寒塘裏眼窺天

與何取此氣擁南屏北嶂雲秀挹千巖萬壑水地能蔭人
人何在陵谷千年亦變徙畢竟青爲術何恃我起呼龍龍
不起

節孝張煜曙妻薛氏詩

國朝 胡長齡

長安二月柳未酉巖生執手來相別故人語半袖出書斑
斑盡是瀟湘血懇君作詩爲表章懿行一一我能說內舅
弟張氏四人伯兮雛鳳生丹穴長於諸叔叔未婚因之中
饋稿先結入門柔色奉尊嫜新婦宜家衆皆悅海上仙桃
子結遲堦前玉樹枝旋折毀面幾回不欲生慘看堂上聲
還咽不難殉節共泉臺一死可憐子職缺老親弱叔何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全

行願恕未亡生計拙持家健婦把鋤犁婚嫁向平了一切
娣姒先後慶門楣子姓繩繩燦行列豈知閨室陽春暉此
中且夕惟冰雪迴憶所天永訣時一線孤危繫將絕今日
巢完匪力能痛定翻教心胆裂巖生言罷重嘯啼爲道乃
翁念單子歸裝載得彤管篇庶揭苦心光綽楔濡筆未敢
辭不文臚實唯雁彰亮節古來文或藉人傳千載鈐山高
截業他日輶軒採姓名清門本是河東薛氏爲分宜巖宗
燿內廷媳宗燿
臣游京師與胡
友善爲賦此

宣風行 有序

國朝 陳 常

戊申四月予奉委視泮篆去萍七十里有地曰宣

望望惜雨乾怪底江山起煙霧雖未成龍亦有神世人那
得知其故

過案山關

國朝 胡增瑞

楊岐東來勢插天鳥道中開蒼靄連上至絕頂平如案雄
關屹立山之巔山前山後行人倦高寒亭下石厯亂危巖
蔽日斷鴛飛老屋穿雲驚鼠窺烽烟消盡戍卒閒浮嵐隱
入望眼間依稀渡遠惟香水指點雲昏是楚山抱關與我
久相得迢迢家在山以北過此暫還時復來時平有險無
須設

撫寶積寺羅漢松有懷黃山谷

國朝 歐陽涵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古言

全

羅漢五百俱生天爾猶修佛雪山前挺身孤立寒夜月正
如入定參老禪我來山寺慣摩撫清風颯颯生秋雨有心
還著貝多花無夢不繞菩提樹寺僧話古沿後周寶積名
紀祥光淨宋有詩人黃山谷曾栽此樹傳風流風流至今
未歇絕枯枝猶許客攀折心香一瓣祝西江手植千秋凌
朔雪君不見德味厨前額就頽入還堂裏字跡灰此松亭
亭厯浩劫拔地何滅生天才料應現身爲說法證出涪翁
慧業來

丙戌水災後紀聞

國朝 文 鴻

丙戌九月次龍游驚聞袁州水橫流據云六月廿六夜宜

萍未有完廬舍始而半信還半疑兼程抵省乃得知萍鄉
滿城都是水十分居民六分死道我家舍地勢高水深四
八人能逃五十餘口盡無恙屋旁雖圮棟猶牢驚魂稍定
還細問萍鄉災重宜春郡宜春河濶水文餘萍鄉河窄水
數仞山水陡漲夜三更不到四更水灌城頃刻室廬盡漂
蕩但聞一片呼救聲須臾呼救聲頓止哀哉生者無多矣
天昏地黑風雨中魂散魄沉波濤裏翌日已初水漸平樹
頭高挂屍縱橫廿八廿九水盡消城南不見萍實橋城圮
二百四十丈四門牘有一門做萬七千人登鬼錄十鄉便
有九鄉哭蘆溪市在縣之東被災畧與縣城同幸而武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古

水猶小小河勢比大河雄宜風距蘆廿五里獨做又與蘆
溪比街頭基址不分明鄉里村莊半遷徙湘東市在縣之
西水勢較甚於蘆溪後街猶可前街低水頭直與樓頭齊
嗚呼下市尤可悲樓上還有三尺泥縣南山多水更奇水
則湧出山則頽巨石萬鈞流忽轉懸崖十丈力能移高田
下田盡壅塞大路小路皆嶇崎除却泥沙那有地將欲耕
種恐無時縣北崩裂楊岐山水從山頂走山間山中寺觀
多冲破佛子零星贖幾個赤山橋約二百家僅存數家屋
猶斜上粟市街一里半奚止半里被沖斷其餘地名記不
全但是沿河都慘然死無骸骨死可憫生無衣食生可憐

三日五日不見米十里五里不見煙路上行人魂斷絕夜
來鬼哭聲啾啾或則子女靡孑遺或則夫妻俱散失或則
母在父云亡或則兄存弟又歿或失山林田宅基或失祖
宗墳墓穴村村鷄犬絕無聲處處蛟龍惡作孽邇來保甲
遭災間未知幾千與幾百不得其詳不敢說我聞此言心
摧傷急買扁舟歸故鄉故鄉不似來時路出路入路多差
誤親戚便道相問訛門戶誰家難識認歸來恰值月黃昏
壁上依稀見水痕登堂拜母重相會竊幸舉室災能避當
前再見皆再生別後隔年如隔世坐定一一爲致詢僉云
災後難具陳是夜三鼓都睡熟驀地呼聲震四隣初起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全

床水過膝疾呼登樓水滿身次日我家水先退晚來無處
可覓食孤燈尙存自生火餘米雖污敢嫌穢一門老幼猝
受驚兩二外出愁殺人九死一生卒無恙雖曰人事疑有
神宗族漂流共有幾親朋蕩析難屈指眼前畧數數十家
家家都在河之浹其他傳聞想必真大畧情形總如此嗟
嗟吾鄉災累見未若此會遭其變康熙元年水入城今日
水從城上行乾隆辛卯水告災而今災重尤可哀邇後甲
辰遭大水傷人不過七百止豈知天心猶未厭降災又在
萍鄉縣萍縣下流是醴陵得蒙蠲賑
湛恩承上流受災同一律側聞官吏來撫卹

盧石歌

國朝 彭維舉

東湖之水連天碧東風吹浪掀危石危石嶙嶙踞上流巖巖遠映明霞赤吁嗟盧室成墟圮遺石千年空赫赫雨露夷涼烏雀棲風霜飄泊蒼苔積物煥星移亭復頽介然猶自重芳格古人傲骨不可留石頂封雲增惋惜盧洲水繞盪孤舟盧石煙寒迷大澤海潮聲遠幾徘徊仰止高峯懸咫尺

盧石

國朝 易儒傑

數仞壁立勢崔巍奇石久與官牆依當年故物屬盧氏盧公好事世所稀持節歙州宦情薄不載金玉載石歸人間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五

轉盼成今古烏衣巷口宅無主敗瓦頽垣石湮埋數百年來飽風雨憑誰移向東湖東太守風流人姓祖巖巖氣象類應孤後先相賞有吾徒汲黯何人石堪比品題定自張敬夫從此經歷幾歲月介亭圯盡湖水竭萬夫推挽入城來泮水澄鮮石突兀諸君愛石豈徒然欲使此邦仰前賢石以人重人不作此石崢嶸常如昨

晉習鑿齒讀書堂

國朝 辛師雲

魏不禪漢作天子誰其繼之司馬氏紛紛篡奪相效尤乃與六朝相終始仲達方欲師阿瞞晉臣焉敢議漢祀東也百五十年中暗室無燈人心死誰秉直筆陵董狐咄哉四

海習鑿齒習公博洽著漢南征西幕府更誰比風期直邁
劉景升奇才推重袁建武河內大縣紫髯翁雄武專朝恣
跋扈爲爾寂寂文景笑寮佐惰息敢正視襄陽別駕氣如
虹獨批逆鱗申諫沮笑彼亶亶謝侍中君拜臣揖作何語
直道難容觸雄猜遠郡滎陽一麾指天惜良史教生全太
守蹇步歸田壘永固龍驤萬騎來空將安輿辱牛士身雖
可致道難屈全節不受苻秦仕可惜彌天釋道安同輦乃
遭權翼毀中原瓦解國步危翩然逸翮辭簪組歸來卻卧
茲山中煙嵐清潤供吟几五十四卷漢晉書褒貶直堪春
秋擬帝蜀黜魏尊本朝皇皇正統論非侈千秋亂臣必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七

寒豈獨操賊奸魄褫觀閣令史本蜀臣三國尊魏義何鄙
覓千斛粟作佳傳識見庸庸固應爾孫于奇詭王混滄鄧
謝冗複滋無取野民昔紀寓懲勸亦復屈身事逆楚曷若
彥威貶僞朝大義遂爲紫陽祖書堂兀坐閱滄桑不聞中
原沸鼙鼓英雄割據競戈矛書生筆削嚴鉞斧卽今公去
千餘年四山猿鶴悲煙雨松風猶作清嘯聲谷花尙妍精
舍址坐令勝蹟久煙埋墨池蒼涼復何是清河張君真好
奇日策筇杖生仰止山椒爲闢讀書堂歲歲生徒奠清醑
應招八君此遨遊棗木之塋相尺咫余亦弱冠觀羣書論
史幾合前人旨生逢明盛希利見有道貧賤聖賢耻甘

年浪跡走燕齊辜負茲鄉好山水何時蠟屐踏碧霞手摘
溪毛拜靈宇舉頭卻見卓筆峯一尖屹立青雲裏

袁江謠

國朝 胡光瑩

家在袁州瀕江住扁舟慣逐袁州路上灘下灘路迢迢臨
風唱作袁江謠袁江之水清且淪袁州城下好揚舩十里
五里碧灘接一篙搖出青山青昌山突兀劈江起截斷江
流從此止鬼斧神工誰所開等閒放出袁江水綠江一帶
石巉巖舟行曲作之字灣舟人搖手客勿語銜枚偷渡蛟
龍關輕舟出峽波如箭順流直指分宜縣買魚沽酒且爲
歡轉眼鐘山又前面鐘山邈迤曳秋煙微現中流一綫天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七言古

六

放篙著石石怒語四山響答聲鏗然下流灘少波紋漾迭
連章貢同奔放推篷回首望袁江袁江遠出千山上篙師
擱槳語客詳客行千里慎勿忘水面嶙峋那足道暗中險
阻最難防我聞此語三太息比似人心不可測君不聞忠
信從古涉江湖世間險阻無處無

五言律

送青苗鄭判官

唐 劉長卿

三苗餘古地五稼滿秋田來問周公稅歸輸漢俸錢江城
寒背日溢水暮連天南楚凋殘後疲民賴爾憐

送張觀歸袁州

唐 李嘉祐

羨爾湘東去烟花尙可親綠芳深映馬遠岫遞迎人饑欲啼初日殘鶯惜暮春遙憐謝客興佳句又應新

自袁州還京行次安陸先寄隨州周員外

唐韓愈

行行指漢東暫喜笑言同雨雪離江上蒹葭出夢中面猶含瘴色眼已見華風歲暮難相值酣歌未可終

王涯刺袁州祖席得秋字

韓愈

淮南悲木落而我亦傷秋况與故人別那堪羈宦愁榮華今異路風雨昔同憂莫以宜春遠江山多勝游

送友人歸宜春

唐紀唐夫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五言律

五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確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陔曲秋期欲送君

永州送姪歸宜春

唐鄭史

宋玉正秋悲那堪更別離從來襟上淚盡作鬢邊絲永水清如此袁江色可知到家黃菊坼亦莫恠歸遲

昌山渡

唐王子山

疎柳離江驛殘花別楚雲未甘魚共葬猶得雁同群久矣離騷國居然亂散文厚顏蒼水使深謝闔城君

送鄭谷

唐曹鄴

無成歸故國上馬亦高歌况是飛鳴候殊為喜慶多暑消

嵩嶽雨涼吹洞庭波若便閑吟去須期接盛科

楊岐山

唐劉廓

千峯圍古寺深處做樓臺景異尋常處人須特送來松杉
寒更茂嵐靄晝還開欲續遺碑語含毫恨不才

南源山

唐姚偓

修徑投幽隱輕裘怯暮寒閑僧能解榻倦客得休鞍白雨

鳴山麓青燈話夜闌明朝梯石路更仗筇輿安

贈仰山禪師

唐張喬

仰山因久住天下仰師名井邑身雖到林泉性本清野雲
看處盡江月定時明彷彿曾相識今來隔幾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七

題鄭谷江畔桐齋

唐僧皎然

客齋開別徑坐占綠江濱流水非外物閑雲長屬君浮榮
未可累曠達若為群風起高梧下清絃日日聞

梁燭處士辭金陵相國杜公歸舊山因以寄贈

鄭谷

相庭留不得江野有苔磯雨浙尋山徧孤舟載鶴歸世間
書讀盡雲外僧一作客來稀諫署搜賢急應難惜布衣

題進士王駕郊居

鄭谷

前山微有雨深巷淨無塵牛卧籬陰晚鳩鳴樹裏春時浮
應寡合道在不嫌貧後徑臨陂水菰蒲是切隣

題仰山通智塔

唐 僧齊已

嵐光疊杳冥曉翠濕窗明欲起遊方去重來繞塔行亂雲
開鳥道羣木發秋聲曾約諸徒弟香燈盡此生

謁鄭谷

僧齊已

高名喧省闥雅頌出吾唐疊嶂供秋望無雲別夕陽自封
修藥院別掃著僧牀幾夢中朝事久離鴛鴦行

復寄鄭谷

僧齊已

白髮久慵簪嘗聞病亦吟瘦應成鶴骨閒想坐禪心上國
楊花亂滄洲荻筴深不堪思翠蓋西望獨霑襟

寄仰山通味禪師

僧齊已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左

大仰棲禪處杉松到頂陰下來雖有路歸去要無心鳥道
峰形直龍湫石影深經行誰得見半夜老猿吟

寄雲蓋山禪師

僧齊已

曾尋湘水東古翠積秋濃長老禪棲處半天雲蓋峯間牀
饒得石雜樹少於松近有誰堪語瀏陽妙指蹤

獻鄭都官

唐 僧虛空

早晚辭班列歸尋舊隱峰代移家集在身老詔書重藥秘
仙都訣茶開屬國封何當答羣望高躡傳巖蹤

吏隱宜春郡

十首 存六

宋 祖無擇

吏隱宜春郡年豐獄訟稀餘糧委南畝茂草滿園扉天意

憐艱食民心耻畫衣萬分行樂處車馬有光輝

吏隱宜春郡溪山若畫圖藏鱗時自躍幽鳥靜相呼曉浪

噴寒雨晴嵐鎖綠蕪漁樵本吾事搔首重踟躕

吏隱宜春郡山城少客過靜中窺物理閑外養天和春暖

尋花塢宵涼翫月波將迎者誰子勞逸兩如何

吏隱宜春郡放懷詩酒間未能慚下里幾欲效中山杜甫

藩籬窄劉伶幕帟慳高吟與沉醉榮辱詎相關

吏隱宜春郡窮通懶更占矜名遭巧譖晦迹喜深潛昔慕

狂為聖今師智養恬優游無一事不覺歲時淹

吏隱宜春郡追惟二相賢易瑄李德裕節明天寶日業茂會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三

年友善曾何累朋誣亦自煎瑄坐與李適之韋堅等善貶宜春太守德裕為王播李漢

等所誣貶宜春長史不才非不幸異代若差肩

次分宜 宋 蔣之奇

分得宜春地東偏一畫屏洪陽仙洞古龍姥故祠靈雨過

溪浪長春回草徑青道傍人下馬指蘇讀碑銘

萍鄉卽事 蔣之奇

地接長沙近鄉名自百聞毛山千嶂雪玉女一墩雲拱木

扶霄上飛泉觸石分霜風萍實老日斷楚江濱

贈仰山簡老 宋 黃庭堅

簡師飛錫地天外集雲峯孛石松根瘦欲臆竹影濃山寒

侵壞初澗響雜疎鐘客聞西來意無言凭短筇

寶積寺

宋黃次山

古古今今路長長短短亭倦依衡岳寺歸看楚江萍會即
新開徑重繙舊帶經稍甘魚白曰甯問麥青青

題袁州紫翠軒

宋彭汝礪

點淡襟橫野迢迢面古城丹青難盡意紫翠漫為名山石
開新雨溪楓照晚晴杖藜饒縱目談笑不無情

玉女峯

宋洪炎

玉女何時見茲峯獨挺羣古容餘佛座虛室但爐熏林隱
投壺電山橫出岫雲自慚非屈宋欲賦不成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三

化成巖

李若水

翠石黏雲濕寒巖帶蘚深樹含懷古意水印讀書心經濟
神猶在幽棲徑可尋青檀吾舊物稅駕卧山陰

宜春臺

宋孫覲

聞說宜春好層臺試一登隴泉悲瑟瑟松雪見層層孤絕
烟中寺微茫樹下僧詩章傳寫妙不數畫師能

仰山

宋張徵

蕭寺藏幽谷谿流燕尾分松蘿諸洞合鐘鼓上方聞寶塔
開晴日龍潭隔暮雲躋攀窮勝境猿鶴自為羣

題鄭補闕山居

宋李侗

高節諫垣客白雲居靜坊馬餓餐落葉鶴病曬殘陽野霧
昏朝燭溪殘惹御香相招倚蒲壁論句夜何長

化成巖

宋鄭強

城郭囂塵外江山勝槩中鏗然一灘水和以萬松風夾徑
森奇石危亭納太空蒼崖不能語曾識贊皇公

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亭

伯者題詩亦頗不俗因而和之 宋朱子

鼎足爐邊坐陶然其一樽道心原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
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廣照院

宋黃人傑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王言律

九

落寞源頭寺因官得少留黃花暗經露紅葉晚知秋破屋
回山影清鐘喚客愁征人未諳此明發去還休

遊仰山寺

宋鄒登龍

施地開金利神因結佛緣怪松盤獺徑古木護龍淵雲罨
春山亂禽啼夜月圓路遙歸不得好借土方眠

登郡學稽古閣晚望

宋蔡柟

簷外川原迥烟中草樹微山城暮吹角客子淚沾衣歲月
經身老行藏與願違歸禽帶落日渺渺背人飛

題張氏鍾秀閣

宋王雲

卜築顛郊屏登臨野趣宜鷗邊春浪濶草外碧雲低畫憶

王摩詰詩慚杜拾遺徘徊半樓月殘夜水明時

普通禪寺

宋僧德惠

古寺何年有巍峩入杳冥水如僧眼碧山作佛頭青瓦礫皆能說虛空亦解聽道人心已死牕下卷殘經

樂隱軒

元譚觀

一徑縈門曲重簷壓路危杏花村店酒楊柳野橋詩地暖鶯來早山深雲出遲雨餘動東作旋鑿蔭田池

柴門櫺木扉村店野花稀栗熟酒初釀黍香雞正肥園紅曉霜改品白暮雲歸衆鳥從林盡天空一雁飛

歲暮田事畢農談相往來茶香冰澗水詩思雪村梅甕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奎

荊柴酒爐深榻拙灰陽和露消息東作又相催

過夏侯郎中故宅

元虞集

五代屯田集三爲列郡師綠袍分草色畫袖別花枝雨過雙虹舉風生駟馬遲惟應橋下水常見拜恩時

次萍鄉

明歐陽鐸

明發宜風館秋陰得氣饒雲昏山欲斷泥濘路偏遙近縣峯頭塔橫江屋底橋舊時銅漏刻強半土中焦

桐岡書屋

明楊士奇

桐岡白雲淨中有讀書軒竹色清依檻波光綠遶門吟詩暢餘興把卷詠微言亦有幽棲者時來共討論

謁韓文公祠

明 李夢陽

刺史為邦地遺祠竹木森此來瞻廟貌千古見人心臺傍
宜春寂江連下浦深可招魂不返風雨四山陰

其二

李夢陽

袁州山在城韓廟倚山青冕服前朝貌文章百代名石苔
猶馬路春竹自鶯聲立望潮陽近翻翻海氣征

宜春臺春望

李夢陽

勞勞世路裏今望始臨臺人倚楚天盡風驅湘色來密雲
生曉暝遠水上春雷尚有干戈淚凭軒眼倦開

葛仙壇

明 簡繼芳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七

苔磴強躋攀齋居太乙壇雲深疑作雨山靜故生寒白石
僧能煮黃精客可餐長生如有術吾欲訪劉安

過分宜望鈞岡廟

明 王守仁

共傳峯頂樹古廟有靈神楚俗多尊鬼巫言解惑人望禪
存舊典捍禦及斯民世事渾如此題詩感慨新

袁州九日

明 皇甫汈

信美登高日宜春有舊臺花非吳地發雁是楚天來郭外
千家盡牕中萬壑哀此鄉多旨酒聊覆使君杯

宜春臺眺望

明 張銓

飛閣鬱岩堯憑陵客興豪乾坤留勝蹟風物想前朝野樹

含烟密孤雲度雁遙鄉關何處是北望首頻搔

其二

張銓

臺以宜春勝登臨恰好春竹風如款客花氣欲薰人山色
平依檻江流曲抱城昔賢棲隱處凝伫倍含情

次崆峒韻

張銓

選勝舒高眺翛然獨上臺雲連粵嶠外春接楚天來浦晴
催花雨山殷起蟄雷生平饒感喟懷抱若為開

同立齋夜集宜春臺

明趙志臯

為眺宜春臺翻驚秋色來江空寒月上山遶白雲迴喜有
賢人酒慚無楚客才相依對寥廓頓覺旅懷開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七

宿報恩寺

明趙濂

古寺傍東城遊人暫駐旌松風吹短袂竹蔭愜幽情日霽
雲容澹花繁綺色明上方聊假寐中夜梵音清

淨安寺

明宋九儀

靜域臨江滸僧堂瞰石門烏雲隨去住鐘鼓自朝昏天棘
閒蔬圃空階剩路痕猶懷元閣草燈火夜中渾

道中卽事和韻

明孫燧

古樹陰連棟晴雲低度牆春深庭草碧霜凜徑苔荒排闥
山橫翠環清水滿塘短吟聊引興不覺動三湘

龍江雪霽

明楊遇用

雪色開江浦晴曦動曙天平蕪涵宿溜野樹破寒烟「水
浮光轉千峯遠翠連南來數行雁搖曳白雲邊

半邊山

明鍾价

每望山餘半山行穩不驚賓從宜款段父老與班荆空谷
花叢笑幽林鳥語迎層巒多豁目淡淡岫雲生

翠巖亭小集分得遙字

楊遇用

別業臨江渚幽尋一徑遙池魚依凍藻籬雀戀寒條酒伴
林中暢茶烟竹外飄醉餘凭望處隔水見歸樵

遊東樵書院

明周業孔

車馬全非郭烟雲半是村雙池平抱戶一徑曲通園柳樹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矣

搖書幌梨花落酒樽七年經史意重得細評論

過法雲院有感

即水南寺

明趙錦

寺改僧仍聚林空鳥自稀昔人藏寶地老衲晒禪衣代謝
猶如此人間半是非我來追在蹟長大發歔歔

南源山

明姚偓

修逕投幽隱輕裘怯暮寒閒僧能解榻倦客得休鞍白雪
鳴山麓青燈語夜闌明朝梯石路更仗筇輿安

遊謝山

明彭箋古

躡足謝山上肩輿路幾程殘花四五樹啼鳥二三聲雲向
山腰起人從樹頂行羽流如有約兩雨路傍迎

宿珠泉寺

明劉冠英

不與塵緣接臨池多好山暮鐘宿鳥聚春雨落花間泉噴
珠千顆禪空月半彎偶來方丈憩靜裏一開顏

劉長者讀書堂

明劉芳譽

厭俗橫青眼尋幽陟翠微門深鎖蘿薜徑滑翳苔衣
書堂寂迎風崖樹欹雲關鐘磬裏拂石坐忘機

翠巖亭

明張汝誠

路繞青山曲亭孤綠水旁風帆懸晚照沙鳥覩寒光
終耕鑿濠梁儘坐忘當樽裁白雪吾輩總高陽

贈藍近山珏學博

明李一德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九

北闕除書遠南溟振鐸賢衣冠餞洛濟簫鼓度瀧川
雨滿枕椰暗風輕翡翠妍青氈多暇日應理舊時篇

涵遠軒

萍鄉學署

明熊啟光

彷彿杜陵老依人又卜居畋漁異邱壑探擷半琴書
樂志通遊屐閒情判草廬一瓊存雅量涵遠意何如

登春臺次崆峒韻

明周相

偶于長夏季獨上宜春臺暑氣三伏謝秋聲十日來
楚雲含薄雨吳地隱輕雷風送花香至芙蓉遍處開

宿慈化寺

明張勉學

古刹煙霞外征驂風雨邊入門清梵遠禮佛定光圓
野菽

勤僧供香醪試佛泉宰官曾說法衣鉢賴茲傳

遊慈化寺

明敖和

乘驄之上國便道過南泉古塔朝擎日危樓暮接天碓喧
寒澗水香吐博山煙老衲多清興相邀看白蓮

秀江遺閨

施閨章

荒城十日坐獨客萬山中風俗巫師重征遶閭井空朝烟
含宿雨夏夜語秋蟲漫說靈泉酒愁顏不易紅

發宜春

施閨章

新霽岫雲輕春風送客行高臺迴嶂隔深樹雜花明村逕
半牛迹山田皆水聲出門纔幾日鷓鴣已先鳴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百

自分宜之安福道中

施閨章

山腰通石磴人影入青蒼高隴分田細回峰劃水長問炊
迷野店飲馬歇村莊遊賞撥鄉思餘春殊未央

石乳洞

施閨章

窈窕尋幽壑青冥得洞扉半巖垂乳竇不雨濕人衣徑黑
山魃走雲蒸石燕飛近江清絕地行客到來稀

登鈴山

施閨章

行役且登臨長橋倚碧岑問泉尋舊井策馬歇高林城郭
江雲合亭臺野蔓深數株松樹古已受斧斤侵

化成巖

施閨章

春晴巖自濕幽處是雲根竹密初疑暗鶯多不厭喧江帆
連雉堞烟樹暖漁村故友風流甚題詩滿眼存

其二

施閏章

古樹垂藤匝繁華夾路生爲亭當怪石選洞錫嘉名晚照
遙峯見高飛獨鳥輕無僧堪共語擊磬數聲清

自瀏陽還萬載

國朝 史大成

青霜三日曉微雨萬山東澗斷危橋渡峯迴遠徑逼僕夫
移樹杪烟火出雲中行路難何有歸思逐雁鴻

贈萬載令范抑菴

史大成

撫字朝廷意催科好酌量遙知民力竭應不異吾鄉亂後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夏

花州在公餘荔子香慙慙能愛惜風雅卽循良

瀘洲卽事

國朝 陸魁春

興來探勝地小艇渡瀘洲雨色烟波午江聲草木秋飛梁
橫北郭高閣起中流一鉢伊蒲饌空餘古宅幽

湘東作

國朝 李來泰

已歷江關險還吟楚澤歌路經三峽迴山抱九疑多岸遠
留鴻爪煙寒有釣袋水流天際近好寄洞庭波

自蘆溪陸行過萍鄉抵湘東

國朝 潘耒

袁江源盡處閒道走湖湘城冷如郵落山荒似戰場披圖
江甸盡改火梵天長旅館明燈夜何人不念鄉

初夏同吳泰巖廬洲即事

國朝 鍾 珉

新霽增江色空明遠不迷地原紅杏里舟偶綠莎谿暑偏
輕詩酒時平重鼓聲野芳清畫水日影未曾西

登化成巖呂祖閣同青巖作

國朝 吳南岱

勝蹟貽唐代天書見草萊閣從山半出仙自岳陽來吳楚
文章合風雷石洞開願言清夢裏指點脫塵埃

分宜夜泊

吳南岱

薄暮雨瀟瀟輕舟纜柳條市荒人語細夜靜析聲高日月
催雙鬢風雪愧二毛因思故相業猶有萬年橋

過秀溪臺小菴

國朝 胡鴻漸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臺

曲徑通方丈幽光繞綠叢開軒延月露拂坐受松風雲護
三秋菊霜吟五夜桐天花何處落到此覺心空

登宜春臺

國朝 夏九疇

誰起臺千仞登臨興自如飛簷橫碧落複道隱晴虛揮塵
雲連座憑欄露洗裾山河千里日空翠攬無餘

宿萍鄉貽邑令

國朝 晏斯盛

邑居西江上高城百尺臨水流三楚近山過九嶷深社里
喧春鼓晴光散夕陰高言來令宰妙緒可清心

宿蘆溪

晏斯盛

溪源探歷盡釋棹若登仙繞市門臨水懸階樹接天夜深

愁瘴雨夢裏識檣烟斗室寬於舫無虛借一座

蘆溪阻雨

國朝 查禮

起坐天初曙煙浮蓬背涼千林雲氣白一日雨聲長溪斷
鄉民渡山停旅客裝生涯問何事鷗鷺笑人忙

登宜春臺

國朝 張世埏

春烟留樹杪鼓興此遙登聳翠超千堞凌雲累九層苔荒
餘古木坐久一山僧寥廓江聲外悠然感廢興

清門懷舊

張世埏

重到清門日霜兼木落時蒼松依舊主古柏感新知遙想
同人醉閒吟解事詩嶙峋江上石晚釣與誰期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臺

集雲峯

國朝 劉幼發

大仰接清天羣峯勢若連瀑珠飛作雨嵐氣結成烟霧裏
山容失雲中塔影懸仙跡何處是丹竈火猶傳

仰山

國朝 陳繼道

淺霧山根起空林烟樹濛落花含宿雨啼鳥弄春風草色
幽岩裏濤聲荒澗中藤蘿深秀處石徑一溪通

宜春臺

國朝 梁穆

孤臺千尺迴闌檻俯飛鴻禾黍西風外人家寒雨中溪雲
過水白返照射山紅古蹟憑誰問蒼烟起暮空

出城南循山徑登湖岡臺飯僧舍暮歸

國朝江阜

出郭看人穫秋田穰極香地偏村徑古歲檢老農忙碧澗
波澄玉青林葉戰霜遠烟松頂見指點稅層岡

一杖穿深竹憑高攬眾峯田分暮畫界林響谷傳鐘屐滑
新開徑烟寒舊種松白頭僧更老揖客步從容

劉慶永孝廉携尊招同潘元功遊化成巖

國朝沈廷瑞

數里入雲峯留題憶舊踪危亭誰語石卓午但聞鐘徑轉
苔紋漬巖高林影重探尋元不厭小立倚長松

行宮寺坐月

國朝魏權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五言律

臺

古寺疎林影平拖一帶烟江邊知有閣嶂外恐無天人立
蒼苔月山空破壁禪老僧談往事淒切不成眠

月臺山寺

國朝常維楨

香刹山城近庭階盡碧苔雲霏千樹台風漾百花開入院
知僧靜聞鐘見鳥回莫愁歸路晚自有月明來

登化成巖

國朝劉長發

偶窮登眺日忽到翠微間夾徑多新竹高亭納遠山巖幽
苔跡滑洞古石紋斑檢點前題在吟詩興未闌

楚王臺懷古

國朝趙鳴鏜

環嶺餘烟霧孤城半草萊感時何易盡懷古一登臺葉落

楓林暮聲飛牧笛哀悠悠萍實渡客思自低徊

宜春臺

國朝劉權

秋風愁落木懷古上春臺秦嶺人初過袁山雨乍來鳥低
青嶂外旣掛碧雲隈不盡登高意黃花滿目開

夏日化成巖偶作

國朝黃在中

兩岸春聲急巖扉盡目閒野雲愁外合谷鳥夢中還欹枕
送長夏憑軒揖遠山暮鐘何處起明月滿禪關

夜讀半雲菴漫興

國朝宋希陳

漏滴催幽客殷勤意最真燈孤惟有我僧定若無人斗室
含虛白疎林散幻塵一翻風雨過庭草又生新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五

雜憶

國朝張鵬翀

尙記來時路湘東夢屢遊市聲連野碓帆影起沙鷗紅入
湖蓮膩青來郭樹稠吳雲迷近遠孰與送歸舟

最憶袁州道清池白石邊人行深柳暗魚戲小荷圓童稚
吹蘆管筠籃賣蕨拳重遊定向日對酒意茫然

似昨萍鄉過復與接暮春縣衙嵐樹裏郵店水雲濱詰曲
彎環路嶽嶽歷落人回頭朋笑處愁殺獨歸身

下秀江

國朝沈起元

翠嶂袁峰廻蒼茫秀水孤腥風暗虎過落日怪禽呼天自
雙崖漏波從亂石驅愁將千尺雪驟染一莖鬚

袁州簡家弟教授爲之

國朝 湯斯祚

萬疊園青嶂魚鹽午市喧孤城寒背水秋樹遠連村江路
經三峽雲山識二袁宜春臺上作言與惠連論

寄新城魯厚畚時官萬載教諭

國朝 宋仕玠

藜藿在隄徑足音空谷虛漫思蹈海士憑寄豫章書落拓
那堪道支離長自如相逢應不識蕭颯鬚毛疎

簫曲峯前月憑瞻百里天誰知咫尺地少別十三年欲就
胡公教空思下瀨船龍江烟樹濶相望意茫然

分宜道中

國朝 張 叔

行路無多阻焉知行路難
旅人是客霜重月知寒寸命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夏 夔

慚千古微軀整一官水聲何湍激半里又前灘

郡城修築方新登望志喜

國朝 熊曰華

曉日衝寒出秋高太守城經營留物力山水合天成石轉
江流壯橋分雁字平萬家烟縹紗未雨見深情

龍河書院卽事

國朝 魯 鴻

別業依城北蕭然水石間有時招月醉盡日看雲閑
烟雨門前渡牛羊屋上山隔林聞犬吠鐘定覺僧還

吏隱吾何敢山林興未輸談經淹日月行路識生徒亦有
榛苓夢其如松菊蕪故人重勸駕懷古意躊躇

永昌寺

國朝 僧 祖

便作偷閒想芒鞋願逐 迦難酬行脚債小辦蓋頭茅柴水
無他侶茶爪有故交滄波真浩蕩聊與寄浮泡
夙業消難盡鑪香手自焚禪心今寂寂塵夢昔紛紛施食
馴聞鳥栽松宿去雲鄰僧談了悟何以謝殷勤
何處真消息名言悟者稀修心到也未苦行是邪非得句
無妨拙參禪不諱機自憐魚失水僧蠟捻如飛
幽棲得古寺一水隔塵園十笏慚逾分雙林未許攀身如
柳于大心似石頭頑此福應須惜晨鐘暮鼓間

東山寺

國朝 王政光

提屐來蕭寺寒風度曉山鳥鳴深樹裏犬吠密籬間遊客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一

尋碑遠高僧策杖還禪堂何所有梅影入簾間

湘東送人

國朝 歐陽鉉

連朝頻送客今汝又長征別酒難為醉當歌空復情夕陽

明遠樹秋意在孤城此去瀟湘路聞猿應寄聲

宿法雲院

國朝 袁壽齡

白雲遮不住一徑入禪林僧少寺逾靜樹多山更深禽魚

通佛性鐘磬打人心此夕塵中念何曾半點侵

晚抵袁州

國朝 聶銑敏

莫辨袁州路蒼茫暮靄凝沙灘橫淺淺烟黛鎖層層樹隱

孤城月橋分曲岸燧韓公遺跡在講院憶前登

紫蓋山

國朝 辛文彬

古寺嵐光滿寒陰積未晴青松含雨意綠竹助風聲春暮
花仍放山空鳥自鳴悠悠澄俗慮鐘磬有餘清

南岫菴

國朝 袁汝璧

沿洄經數里路盡寺門開流水澗中出白雲深處來籬邊
孤犬吠野外一僧回問我因何至名山訪古臺

登鈴岡

國朝 蔡文鸞

曲徑盤桓上崔巍紫霧中南臨翠嶺疊北望碧天空淺水
流輕帶長橋駕彩虹數楹餘古殿頽落任飄風

曲泉洞

國朝 張錫疇

袁州府志

卷九之七

藝文 五言律

袁文

勝蹟伊誰鑿江流曲處通石門懸絕壁洞口納輕風出沒
三山下滌洄一道中響泉琴韻譜到此識天工

崇勝寺秋夜獨坐

國朝 劉師殷

暝色依山寺翛然淨客心孤燈誰絮語秋夜響高林遣興
癡沽酒聽經不蓄琴蟲聲來四壁凄切助清吟



藝文

七言律

送柳使君赴袁州

唐 劉長卿

宜陽出守新恩至京口因家始願違五柳閉門高士去三
苗按節遠人歸月明江路聞猿斷花暗山城見吏稀唯有
郡齋牕裏岫朝朝空對謝元暉

暮春宜陽郡齋愁坐酬劉七待制 唐 李嘉祐

子規夜夜啼楸葉遠道逢春半是愁芳草伴人還易老落
花隨水亦東流山臨睥睨恒多雨地接瀟湘畏及秋唯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君為周柱史手持黃紙到滄洲

酬別李袁州

唐 竇叔珣

少年輕會復輕離老大關心總是悲強說前程聊自慰未
知攜手定何時公才屈指登黃閣匪服胡顏上赤墀想到
長安誦佳句滿朝誰不念瓊枝

量移袁州張韶州端公以詩賀因酬 唐 韓愈

明時遠逐事何如遇赦移官罪未除北望詎令隨塞雁南
遷纔免葬江魚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暫欲
繫船韶石上下賓虞舜整冠裾

山中臥病寄盧郎中

唐 伍唐珪



十年研釣水雲間
住僻家貧少往還
一徑綠苔凝晚露
滿頭白髮對青山
野僧採藥來醫病
樵客攜觴爲解顏
空戀舊時恩獎地
無因匍匐出柴關

別宜春赴舉

唐 盧 肇

秋天草木盡凋疎
西望秦關別舊居
筵上青樽今日酒
篋中黃卷古人書
離山且作啣蘆鴈
入海終爲帶角魚
長短九霄飛直上
不教毛羽落空虛

射策後作

盧 肇

射策明時媿不才
敢期青律變寒灰
晴憐斷鴈侵雲去
暖見醯雞傍酒來
箭發向憂楊葉遠
愁生只恐杏花開
曲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二

春淺人遊少
盡日看山醉獨回

下第歸宜春酬黃頗餞別

唐 潘 唐

聖代澄清雨露均
獨懷惆悵出咸秦
承明未薦相如賦
故國猶慙季子貧
御苑鐘聲臨遠水
都門樹色背行塵
一從此地曾携手
益羨江頭桃李春

謫袁州道中寄子美

唐 張 羣

去年醉到江花老
憂患相寬獨與君
今日天涯又春色
却尋高處望吳雲
青紅染出化成寺
羅縠翻開秀水紋
風物感人音信少
眼前雙燕謾紛紛

題黎少府宅紅蕉花

唐 張 咸

吹簫回水石喧天外鶴歸松自老巖間僧逝塔空存重來
白首良堪喜朝露浮生不足言

雲蓋山泉

唐 廩

危嶠高高幾十層梵王宮裏一泉澄引來石竇明如玉瀉
落山厨冷似冰淨影不關秋賦客清音時警夜禪僧從茲
渡口潺湲去勢入滄溟豈可仍

題鄭都官谷仰山居

唐 僧齊已

檐望層層映水天牛乘岡隴半民田王維愛客難拋畫支
遁憐才不惜錢巨石盡含金玉氣亂峯深鎖棟梁煙秦爭
漢奪虛勞力却是巢由得穩眠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四

綠陰亭

唐 袁 皓

綠陰亭檻枕江流辭去重來三十秋百里溪山都在目一
川風月幾回頭官分皂蓋終期老職奉皇華不自由珍重
斜陽兩山水他時相伴寄漁舟

梵林寺

袁 皓

梵林遺址在松蘿四十年來兩度過盧水東奔彭蠡浪萍
川西注洞庭波村墟不改居人換官路無窮過客多衣紫
腰金成底事凭欄惆悵欲如何

崇信寺

唐 張 諤

鴉啼殘照下層城僧舍初寒夜氣清風動竹枝垂地影霜

芭梧葉落階聲不遲將母傷今日無以爲家歎此生都下
苦無書信到數行歸鴈月邊明

袁州作

唐韋莊

家家生計只琴書一郡清風似魯儒山色東南連紫府水
聲西北屬洪都烟霞盡入新詩卷郭邑閒開古畫圖正是
江村春酒熟更聞春鳥勸提壺

崇眞觀

唐劉望

鼎湖冠劍有仙踪晉代眞人羽化同九轉藥成丹竈冷五
車雲去玉堂空仙家日月蓬壺裏塵世烟花夢寐中徒有
舊山流水畔老松枝葉苦吟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五

及第後寄宜春弟姪

唐易重

六年鴈序忍分離詔下今朝遇已知上國風光初曉日御
街恩渥暮春時內庭再考稱文異聖主宣名獎意竒故里
仙才若相問一春攀折兩重枝

聞宜春諸子陪鄧太守玩月

唐黃顥

一年秋半月當空遙羨飛觴接庾公虹影迴分銀漢上兔
輝全寫玉筵中笙歌送盡迎寒漏冰雪吟消界夜風須向
東堂先折桂不如賓席此時同

送曾德邁歸甯宜春

唐曹鄴

湖東山水有清輝袁水詞人得意歸畿府爭馳毛義檄一

鄉看侍老萊衣
縱開瀾岸臨清淺路去藍關入翠微
想到宜春更無事
併將歡慶奉庭闈

郡城放猿獻衛使君

唐 易 偁

千巖萬壑與雲連
放出雕龍在自然
葉灑驚風啼暮雨
月凝殘雪飲流泉
臨期莫似三聲日
避射須依遶樹年
應解感恩尋太守
樊蘿時復到樓前

送閣門廖舍人知袁州

宋 楊 億

駸駸五馬動征塵
太守風流世絕倫
身事漢廷為小相
家傳楚國是騷人
烟波莫歎重湖遠
桑梓仍將別墅鄰
麥穗微黃稻苗綠
朱幡入境便行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六

樂遊堂

在東湖

宋 祖無擇

晴烟幕幕湛湖光
勢勝俱然占一方
拂水萬絲楊柳弱
倚風千蓋芰荷香
縱遊閒泛蘭舟穩
半醉狂眠石榻涼
公退每來多度日
却疑身出利名鄉

和閣運使以詩見獎吏隱宜春郡詩

祖無擇

狂吟何足詬風騷
和寡甘降郢唱高
敢望與言同子夏
競推多可似山濤
九成豈後虞韶美
一字終虛魯史褒
自笑潢汙不盈尺
猶將學海去滔滔

東湖

宋

李 觀

萬家城東雅入詩
半湖雲靄卷殘暉
老龍借雨慵離蜃
幽

鷺逢人慣不飛岸僻自宜安釣石水清誰礙濁塵衣使君
公退便遊此却恐吾王急詔歸

化成巖

宋李觀

交臂尋幽歲已殘瘦藤枯石重躋攀忽逢陰洞龍開室下
瞰寒溪玉繞山猿鳥窺簾如舊識藤蘿引迳人蹊間遊人
自向紅塵去日暮老僧催閉關

清熙閣

在東湖

宋王占

選勝開軒俯北城登臨風物有餘清畫屏疊翠千峯秀玉
鑑涵虛一水明絕境忽逢幽鷺下賞心時覺白雲生欲知
太守忘機否鷗鳥逍遙盡不驚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七言律

七

清熙閣

宋趙資道

滿園桃李繞池阿下瞰長江萬頃波晝靜無風澄古鑑源
深有路接天河花茵草帶隨堤盛漁唱樵吟隔岸多政暇
閒邀賓侶賞夕陽歸處引笙歌

春山磋玉水澄藍勾引扁舟到碧潭岸柳新絲梳晚日塞
鴻歸翼挾秋嵐興饒席客揮金椀睡足巖僧下石龕怕見
篙師理回棹清尊未得恣沉酣

送何水部蒙出牧袁州

宋李宗諤

三省郎曹素髮垂兩朝頻賜五時衣一麾又守江城去千
騎方從澤國歸醴酒河梁秋草潤卸舟湖岸暝烟微宜陽

邵客多才子誰伴山公醉夕暉

寄袁州曹伯玉使君

宋王安石

宜春城郭繞樓臺想見登臨把一杯
濕濕嶺雲生竹菌冥冥江雨熟楊梅
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還隨驛便來
錯莫風沙愁病眼不知何口為君開

送何水部蒙出牧宜春

宋李虛已

宜川三月水東流秀出江南二十州
紅旆使君今日去白衣舉子昔年遊
海潮賦就藏書府薺渡詩成在郡樓
國史待修循吏傳早飛聲政達凝旒

虛明觀

舊志作王觀 宋黃大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八

甘卓祠東瀘水西插雲梁棟跨鯨鯢
初驚蓬島在平地又恐桃花出此溪
露草池塘鋪翡翠風筠闌檻撼玻璃
景星舊事誰優劣名實纔分事不齊

寄袁守廖獻卿

元豐五年大和作

宋黃庭堅

公移猥甚叢生笋訟牒紛如蜜分窠
少得出肱成夢蝶不堪衙吏報鳴鼉
已荒里社田園了可奈春風桃李何
想見宜春賢太守無書來問病維摩

廖袁州見答并寄黃靖國再生傳次韻寄

黃庭堅

春去懷賢感物多花飛高下罨絲

傳聞治境無吳虎更

道豐年鳴白鼉史筆縱橫窺寶鈔

寶作樓神記徐鈔作神錄當時謂寶鬼之

董詩才清壯近陰何寄聲千萬相勞苦如倚胡床得按摩

次韻奉答廖袁州懷舊隱詩

元豐五年太和作

黃庭堅

詩題怨鶴與驚猿一幅溪藤照麝烟聞道省郎方結綬可容名士乞歸田嚴安召見天嗟晚賈誼歸來席更前何況班家有超固應封定遠勒燕然

袁州劉司法亦和予摩字詩因次韻寄之

元豐六年大和作

黃庭堅

袁州司法多兼局日暮歸來印幾窠詩罷春風榮草木書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九

成快劍斬蛟鼉遙知吏隱清如此應問鄉曹果是何頗憶病餘居士否在家無意食蘿摩

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

崇甯元年道經萍鄉作

黃庭堅

中年畏病不舉酒孤負東來數百觴喚客煎茶山店遠看人穫稻午風涼但知家裏俱無恙不用書來細作行一百八盤携手上至今猶夢遶羊腸

宜春別元明用觴字

崇甯四年作

黃庭堅

霜髯八十期同老酌我仙人九醞觴

術者以吾兄弟皆壽八十近得重醞法甚

妙明月灣頭松老大承恩堂下草荒涼千秋風雨鶯求友

萬里雲天鴈斷行別夜不眠聽鼠嚼非關春茗攬枯腸

和歐陽元之清明金氏園中賞花韻 黃庭堅

詞情句法少陵風休問去年今日同美酒但浮今日白好
花還作去年紅初時麗景增春重侑坐新妝特地濃聊插
一枝陪樂事鏡中不是少年容

真如洞

黃庭堅

石洞呀然古一方深如曲室敞如堂山中路與紅塵隔物
外人驚白晝長靜聽乳泉聲滴滴閒敲石鼓響浪浪自慚
薄宦徒勞力得近仙家九館傍

南園道堂

宋辛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十

縱步幽園晚未回已馴魚鳥莫相猜垂楊當路從教折細
草沿堦不費栽花樹影中流水過林梢缺處遠山來一筇
春事無人共踏破空庭幾點苔

無訟堂詩 有序

通志作阮閱 沈昭遠

袁人稱好訟比來假守見其士力學而知廉聽民
樂善而好儉嗇於是待以平恕宥以寬簡愚則教
之不從則刑之踰兩月而牒不盈百謂之好訟可
乎因以郡圃之堂名曰無訟聊以雪袁人之謗庶
幾後來者以平恕寬簡
為治而可以無事矣

欲為袁人雪謗聲因將無訟榜堂名他時芟舍棠休翦近
日園扉草已生自是索瘢求大察却疑束矢聽難明要知
木樂農桑處請看東郊隴上耕

題福勝寺

宋張栻

朝宗秀水琉璃碧擁縣高山翡翠青三峽原無天下險五
臺端是地中靈羊腸紫棧平如砥魚貫朱甍巧似屏中有
神仙來作牧斗南夜夜燠台星

題寶積寺

宋方雲翼

暫脫城闔馬足埃僧牕高卧白雲堆青山影裡春醅解黃
鳥聲邊午夢回坐懶且推書册去吟清時喚茗甌來要知
門外無車轍十日新生一徑苔

仰山

宋李冲元

紺嶽千尋入杳冥我來心地已澄清孤雲欲作人間雨流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十一

水空傳物外聲老柏倚巖高轉瘦寒花著雨墜還生故人
頗怪歸來晚遠寄新詩照眼明

仰山

宋胡致隆

山下清泉迸石流山前松竹自春秋猿吟古寺偏深處雲
在諸峯最上頭一老有靈飛遠渚二神無語鎖寒秋諸天
更在藤蘿外欲到峯前恨未由

羅霄洞

宋白玉蟾

仙境閒尋採藥翁草堂留客數霄同欲知山下雲深處直
入人間路不通泉領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
心在閑難遂明月馬蹄塵土中

桃源洞

宋 陳浪顛

秦人避世桃源後更著桃源在楚鄉古往今來一塵迹漁歌樵唱幾斜陽眼前不見落花面空裡但聞流水香試捧寒泓漱牙頰擬吞瑤屑下詩腸

送元上人遊仰山歸泐潭

宋 王庭珪

兩刹峻峭隱翠岑却攜拄杖出烟林來時飽喫東禪飯歸去泥添古佛金絕嶺松篁青玉瘦上方魚鼓白雲深是中不可著言句且聽半山鸞鳳音

題易著明書齋

宋 張士遜

秋風里巷孝廉家莎徑蓬扉掩自斜霜雪滿簪新白髮筆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瓢一室舊生涯一年未展垂天翼八月終乘上漢槎莫指雲峯待深隱聖朝無客卧烟霞

題李都官道堂

宋 王 雲

高挂朝冠返故鄉靜延真侶創新堂不容閒草依堵砌已許歸雲宿棟梁愛客定須添酒病惜春應未減詩狂肯同阮巷分南北松竹交陰隔薛墻

贈宜春易著明

宋 王 曾

雉省榮遷拜命新魚符重佩出關頻停驂却訪枌榆社戀關迴瞻析木津水蕤有誰詢政術江山終日助吟神一壑嶺外遙相望應合趨庭問主人

送龍川歐陽縣尹

宋黃滔

絲綸閣下十回袍，獨上南船去莫招。出宰不嫌官俸薄，過家未覺駟騑遙。長溪白石晴雷轉，深洞黃茅毒霧消。想見行春有佳句，坐令遠俗變風譟。

宜春堂

宋劉嗣隆

一簇亭臺直亦難，公餘到此幾盤桓。山高不似城中景，樹密偏宜雨後看。風送江聲穿郡郭，日推雲影下峯巒。當時吏部曾遊否，何事無文石上刊。

宜春臺

宋李原吉

五臺風物遍曾觀，獨愛宜春瑞靄間。塵外鎮閒清玉宇，城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中孤起小蓬山，千屏畫展濃嵐遶。一帶長拖秀水環，醉眼幾回堪極望。欄杆凭暖未曾還。

莞爾堂

宋向高

槐蔭參差日轉廊，時看野鳥下橫塘。閒牕綠映簾簾淨，流水紅浮菡萏香。坐有琴觴真道院，徑通花木似禪房。文楸珍簾疎簾裡，與子同消夏日長。

黃花驛

宋馬子巖

黃竹歌成雪未休，黃花渡口上橫舟。百錢買酒可能醉，千里懷人不奈愁。歲事只餘旬五日，家山猶隔兩三州。飛雲在目還知否，肯爲雕胡一餉留。

普通禪寺

宋鄭強

綠藍青黛染晴山院鎖層巒疊嶂間
庾嶺插天雲漠漠曹溪瀉地水潺潺
燈燄星點清宵靜鑪裊裊煙絲白晝閒
疑是神仙直洞府公餘幸得一躋攀

宣風驛

鄭強

涉水登山道路賒青黃草色間幽花更深無奈秋風冷
夢破已驚明月斜隱隱似聞銀漢鴈飄飄猶汎使星槎
來朝更向昭萍去歸計茫茫未有涯

宜春臺晚眺

元虞集

長沙王子舊層臺古佛神龕寶殿開
秋水繞渠三峽漲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兩

雲垂雨大瀉來萬家烟火細
縕合四面峯巒紫翠堆
最憶老藤陰覆地空中幾見異僧回

過福勝寺

虞集

江頭說與老禪知
菟水觀山豈定期
白髮自來無處所
黃花更老不嫌遲
爐烟遠座寒留宿
缺月窺禪夜誦詩
惟有峽中三石徑
千年幾度見來時

次前韻

元僧一初

老却黃花客未知
回舟旬日漫相期
龍江話月銜杯久
懶逐看雲步履遲
天地長懸司馬記
山川有待杜陵詩
錦囊收拾同誰側
耳聳聲入思時

昌山渡

元 歐陽元

昌山峽口日西斜一帶垂楊近酒家水漱樹根龍露爪石
排江岸虎交牙為尋佛寺穿深竹且趁漁舟過落花再拜
靈均獻蘋藻月明環珮下汀沙

憶樂隱故址

元 譚 觀

朝暉初歛夕陽收雲自無心水自流縱飲直將杯似海
遊聊以榻為舟橋分草色斜通寺樹罩山光半入樓歸隱
始知閒是樂誰人肯向此中求

和虞學士登宜春臺

元 郭 鈺

萬家平地擁高臺
窗戶層層近日開
鶴致瓊花迎帝子
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五

持貝葉禮如來雲依老樹秋如畫
峽東飛濤雪作堆惆悵
當年歌舞地碧桃開落幾千回

哭宜春義士彭維凱

并序 郭 鈺

維凱復袁州遣迎監郡某元帥以下歸視事守土
將某忌其功遂殺之

風折旗竿卧落暉殘兵揮淚脫戎衣徒聞卽墨田單在不
見成都鄧艾歸獻凱何時承寵渥爭名自古抱危機宜春
元帥還相問近報洪州未解圍

題分宜胡於信釣翁詩卷

郭 鈺

嚴光不作漢廷臣今日聞君亦隱淪
草笠暮歸三峽雨竹

竿晴釣五橋春長歌鼓柁知音少滿卷題詩人畫真馬上
行人莫相問白鷗波暖最相親

登宜春衛公巖

郭鉅

衛公舊日讀書處淪落孤亭紫翠中野迥紅花分暮雨天
晴木葉響秋風武皇國勢資雄畧牛黨私讐累至公論定
是非誰復在晨鐘空托梵王宮

武功山

元賀守約

勝日武功山下路碧桃花落澗泉肥道人新構雲邊屋童
子猶看劫外棋緱嶺風清笙鶴遠昆池灰盡石龍飛此行
欲借薇垣露爲寫重遊壁上詩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六

李景隆師敗

明黃子澄

仗劍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
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彘何日見齊桓尙方
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

被械寄家弟

明龍鐔

一陣西風破鴈羣兩年消息未通聞祇圖宦達從先進豈
料才疎負聖君黃壤好將收白骨青鸞無復駕紅雲信知
秋雨梧桐後剪紙招魂誦祭文

蒞鄉道中謁濂溪祠

明王守仁

木偶相沿恐未真清輝亦復凜衣巾簿書曾屑乘田吏紅

豆猶循畏壘民若水蒼山似過化光風霽月自傳神千年
私淑心喪後下拜春祠薦渚蘋

宿萍鄉武雲觀

王守仁

曉行山徑樹高低雨後春泥沒馬蹄翠色連雲開遠嶂寒
聲隔竹隱晴溪已聞南去艱舟楫漫憶東歸阻杖藜夜宿
仙家見明月清光還似鑑湖西

九仙宮

明嚴嵩

鶴馭鸞駮去不還千年遺蹟在人間應隨絳節朝金闕尙
隱丹爐閉竹關福地烟霞元不改洞宮雲水自長閒無因
得問長生訣乞取刀圭一駐顏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七

洪陽洞

嚴嵩

二仙何代隱巖阿澗綠山青長蔣蘿塵世總經桑海變丹
坵長占水雲多天臺到擬逢桃實石室歸疑爛斧柯思向
此中尋靜侶因率俗累欲如何

寓靜安寺書壁

嚴嵩

山城下馬對寒松古寺重門一徑中林靜已知巢鳥定月
明初覺梵堂空驚傳警鐸敲殘夢愛聽絃歌振古風却歎
此身渾似寄萍蹤明日又西東

十二日風雨次宜風館和王伯安韻伯安有天際浮

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之句爲一篇警策

明歐陽鐸

馬蹄石路失新痕
潦水橫流一段渾
兩邑封疆中作館
幾家雞犬自成村
枕邊聽雨塵懷淨
山頂看雲樹色昏
最是宣風天萬里
幾人此地謾銷魂

送伍給事謫萬載丞

明湯顯祖

年來清奏出陪京
每向秋江送客行
給事舊從關令尹
爲丞新失漢公卿
星通百粵蠻差少
地接長沙濕較輕
自是世情能物色
不妨黃綬去逢迎

洪陽洞

明葛焜

仙人羽化跡猶新
幾見滄桑度劫塵
谷有雲霞長蔽日
村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六

無雞犬絕相隣
神奇幻出難題品
圖畫傳來未逼真
瑤草石田何處覓
桃花流水謾尋津

洪陽洞

明徐之孟

策馬歸途訪二仙
追遊今日縱探元
十三境界分靄谷
千億神奇總洞天
雨歇空山銷暑靜
風吟高翠放懷偏
問天欲駐斜陽路
耐可前村已暮烟

宜春臺懷古

徐之孟

帝子何年翠輦迴
千秋臨眺重堪哀
空傳碧海求仙去
謾說黃河似帶來
萍實歌殘橫野渡
風雲飛盡見荒臺
只今芳草陵前路
歲歲春花自開

輓劉處士

明李時勉

紫閣雲孫世共誇
林泉幽隱老烟霞
門前種竹為三徑
屋裏藏書過五車
舊友每尋陶令宅
行人猶問鄴侯家
朔風蕭瑟空齋冷
惟見梧桐幾樹花

廣報觀

明易節

翼翼仙宮傍紫霄
玉皇香案御烟飄
天河倒浸星壇近
風露寒生月殿遙
琪樹枝頭巢鸞鷲
碧桃花裏聽笙簫
倦遊久欲長生訣
且向雲房覓子喬

袁州謁韓文公祠

明邵寶

一上春臺草陸離
忽瞻遺像起遐思
江山恨少滕王賦
風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九

水愁多二女祠
石廩不知雲去地
雷塘猶想雨來時
憑君莫引飛鴻望
萬里騎龍任所之

鈐岡書院

邵寶

堂成未落奈行何
却喜年來復此過
地僻儘容徐孺榻
山深堪唱武彝歌
鳥聲似領春風淺
草色應霑夜雨多
讀罷新碑放舟去
鈐岡雲盡秀江波

宜春臺春望

明孫燧

都治東南舊有臺
暮雲登眺畫圖開
隔林啼鳥催詩句
小院飛花入酒杯
疎密人烟聯萬井
細縕瑞氣接三台
仰山千古遺靈在
棟宇巍巍亦壯哉

宗濂書院和陽明韻

孫燧

道脉傳來認未真，浪叨儒籍混儒巾。一從夫子開圖學，孰謂中原有敝民。庭草更添新意思，池蓮不減舊精神。千年廟貌重瞻謁，猶見春風拂藻蘋。

鈐山贈熊茂初太史

明 徐桂

清秋雲岫倍相鮮，選勝携壺此地偏。却怪江流翻樹杪，祇忻山色到尊前。星分牛斗雙龍劍，雨別岷峩萬里天。莫謂此宵離析易，松風蘿月更堪憐。

湘東夕照

明 劉志

湘東倒晷照晴虛，錦浪粼粼畫不如。白藕花寒人渡後，青山雲淡鴈來初。悠揚牧笛平沙遠，杳靄僧鐘古木疎。西岸夕陽東岸影，幾多好景在桑榆。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于

游謝山

明 劉世科

仙境天開第一峯，萬松深鎖翠微中。等閒時有霧禽語，湛寂應無車馬蹤。丹鼎烟銷飛兔返，經臺人去白雲封。琪花瑤草千年景，便是人間玉蕊宮。

淨安寺

失名

龍江江上一奇峯，遙望樓臺聳碧空。夾道喬松招夜月，滿林幽竹喚秋風。迎人野鳥間關語，惱客巖花爛熳紅。讀罷傳燈回首處，禪關時有白雲封。

九日集宜春臺

明 高為表

江南庾信思堪哀，北極雲深首重迴。
風露城邊木葉下，兼葭洲上鴈鴻來。
千山暮色浮湘浦，萬里秋陰起漢臺。
短髮未須增感慨，長吟聊醉菊花杯。

登春臺望珠泉

童子時隨先大父台宜春

明 蔣如奇

登樓恰似再來身，漫說兒童體未真。
絕嶺封雲思隱士，閒壇煮石憶仙人。
喜栽瓊樹千花爛，驚鴻明珠萬斛新。
先後芳徽殊映發，百年長藉澤如春。

秦和觀

明 秦善昂

迢迢仙境若難尋，身到蓬瀛小翠岑。
架棟倚天香霧合，闌干傍日曉光臨。
碧桃紅杏千年實，翠柏青松半畝陰。
重沐相從情思好，更煩揮翰寫清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王

秦和觀

明 張益謙

仙真昔日記曾遊，遺跡如今度幾秋。
宛若瑤池環翠水，空疑蓬嶠在丹邱。
風雲上接元都界，星斗遙懸紫綉樓。
不歸丹竈冷數回，延月轉西樓。

人日遊化成巖

明 李 科

草堂幽興近如何，人日攜朋訪薜蘿。
烟際嫩黃傳酒柳，雨餘新綠上江波。
隔簾喚酒花爭笑，掃石尋詩字欲磨。
清賞未酬山半碧，夕陽歸路擁笙歌。

送宋培節還康樂

明 范欽

秦淮秋日錦帆開江上芙蓉半酒杯
天府蜚英稱弱冠帝鄉作賦見雄才
星隨使節南昌遠日計征途北斗迴
歸到重陽無別眺仙郎高築讀書臺

謁文公祠

明 沈存仁

韓祠斜日俯江濱松檜陰深一徑分
北斗晴臨遺古殿南山翠合自宜春
雪消梅嶺迴陽馭雨禱雷塘擁畫輪
千古蒸嘗瞻廟貌郡人猶自薦芳蘋

禪師臺

明 吳三益

金燈隱現古禪臺竹繞松圍佛地開
四面雲山環袖轉萬家圖畫帶江來
花鋪鳥徑飛紅葉水湧龍泉釀綠醅
白象而今猶在石山僧果乘到蓬萊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晨鐘暮鼓似醒余屈指登堂四載餘
匝地青苔無客到參天翠竹傍僧居
煙花閒與分香閣粥飯何妨共木魚
偶爾窺園慚破戒簾風吹散一牀書

禪師臺

明 吳崙

誰信東流去不回公時原道已堪哀
龍門自有千尋柱瘴海何妨百折摧
春到芳原皆錦錯秋空木落見崔嵬
憑欄極目江天外疑是當年霽色開

謁文公祠

明 嚴堯日

誰信東流去不回公時原道已堪哀
龍門自有千尋柱瘴海何妨百折摧
春到芳原皆錦錯秋空木落見崔嵬
憑欄極目江天外疑是當年霽色開

蟠龍山

嚴堯日

羊腸歷盡見龍湫，澗道窮源得廣疇。
古寺因緣餘礎在，僧名行一燈留。
溪山到此天疑盡，石磴還來景自幽。
更逐白雲歸大仰，煙霞迷望隔丹邱。

謁黃太常公祠

明 周應治

先朝釋褐侍東宮，蹇蹇常思竭匪躬。
湯武一朝伸大義，夷齊千載效孤忠。
貞標自不磨青史，正氣猶能貫白虹。
却怪江河趨漸遠，獨留砥柱障頽風。

吊龍觀察次韻

明 沈 棟

天命陰移事已非，孤忠有淚向誰揮。
抗師豈為全忠計，就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遠何辭濺血衣，骨返龍江蛟欲吼。
氣浮紫蓋鶴來歸，即今日月還依舊。
惆悵先生絕調稀。

題廣報觀悟元樓

明 韋明傑

西郊飛閣上干霄，卓劍仙風奕世飄。
古木龍巖環界繞，羣峯縹渺望中遙。
雲封石屋留丹鼎，月滿空庭聽紫簫。
漫自登臨舒阮嘯，冷然出谷恍遷喬。

靜安寺

明 龍愚卿

菴竹橋邊訪舊林，上方隨起翠微陰。
和風梵宇疎櫺透，皓月禪房曲徑深。
三世種緣甯問報，一經揮麈自須尋。
松窗蓮榻重相過，細與山僧話古今。

過謝公祠

明 劉芳譽

古廟幽沈瞰卓峯山雲長擁畫滕臙年深樹杪盤蘿薜地
迥書臺長蕞蓬斷碣無文消古字乞靈有客扣晨鐘夕陽
幾度明簷疑是仙來駕彩虹

康樂橋

劉芳譽

彩虹長卧碧灘頭傑閣凌虛四面秋柏古枝頭巢鶴嶽江
空日落暮帆收千年夢草人何在一片浮烟水自流獨倚
危闌傷往事白雲相對思悠悠

浚渠亭

明 郭叙

清泉澄澈白雲來繞過山亭一鑑開惠澤久知沾萬姓德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孟

星今喜映三台鶯花時送簾前具絃管頻推席上杯處處
甘棠歌不盡峴碑宜立向春臺

曇華寺

明 簡繼芳

昔年舊識僧誰在此際重來日已曠石鼎寒煙餘宿火茶
鉅新汲著殘鑪繩牀有客供桑落竹籬何人賦木奴禪室
香山渾不異松風蘿月可能俱

康樂橋

明 鄧繼耀

謝家春草賦江東此地津梁駟馬通百丈虹光亘地軸千
尋錦浪蹴天風帆歸小市官亭驛旛拂靈祠古栢叢煙路
牛羊喧渡口迴瀾猶頌濟川功

浚渠亭

明 陳伯獻

渠水年深塞欲乾
縈紆開濬見潺潺
江雲帶雨寒添潤
野竹迎潮暗入山
曉汲萬家瓶
澆開春耕千頃
枯樵閒使君
經濟豐碑在
召杜聲華伯仲閒

楚臺夜月

明 徐連

潭陵龍旆駐昭王
世往名存事可傷
夜靜東來吳月近
雲開西望楚山長
幽藏野鳥鳴高樹
影落荒巖送夕陽
遙憶登臨惆悵處
築臺空負重賢良

洪陽洞

徐連

洪陽二老愛幽清
空室遺踪有數名
寂寞久荒爐火永
玲瓏遠應渡篙聲
雲霞陰潤苔先綠
石燕飛翔雨後晴
幾度遊人題古壁
洞門無鎖月長明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五

宿清風閣

明 黃鳴喬

嶙峋傑閣欲摩空
借榻今宵興不窮
黃樹催濤登枕畔
羣峯擁翠泛牕中
如何島外烟霞趣
却與城邊市徑通
未遑初衣歸一壑
泠泠兩腋已生風

宣風公館用韻

明 朱應登

絕壁雲間過雨痕
緣江漲擁碧流渾
溪田決溜疑無徑
竹嶼籠烟別有村
暑氣趁晴威更烈
客行當午思饒昏
扶藜病體供驅使
未羨江淹賦別魂

宣風公館用韻

明沈淮

宜陽山前莎草痕春泥釋釋水流渾客傷遠道無留轂人
拜新年不出村三日暄蒸北風作清曙陰霾江氣昏野館
蕭條亦足賴梅花為我招吟魂

書慈化方丈壁

明高琬

公事匆匆不暫閒且停驄馬訪禪關雨餘石徑莓苔滑霜
重園林橘柚殷洗鉢池邊雲淡淡繙經窗外水潺潺自憐
良會談元久忘却斜陽墮碧山

九日宿慈化寺

明張玠

匆匆征旆指天涯偶此投閒暫息車水漲洗開山脚石鳥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驚衝落樹頭花叢林一徑穿雲出寶藏千幡拂日斜莫問
皇華塵世事黃梁未熟夢還賒

奉命有事於武當還宿慈化寺

明鮑懋

肩輿盡日為王事暮宿南泉古道場海藏天風翻貝葉月
臨雲母散沉香龍降虎伏禪心定鶴唳烏號客思傷獨坐
空房渾不寐恍然身世在西方

何筭亭見招宜春臺

明孫慎

宜春臺上試春游積翠層軒曠遠休歷歷雲寰圖畫裏溶
溶曲水浪花浮二王臺榭閒幽草百代河山自古州驄馬
不妨長作客長安遙望總添愁

夏日宜春臺簡李何二公

明 蘇 祐

詠梅雅興會東閣問月幽襟舊錦袍何羨古人風大違好
襟今日興俱高浮青遠岫傾瑤華裊筆輕雲上彩毫北闕
仁瞻雙象魏南天正滯一鴻毛

元日宜春亭各賦臺字

明 徐 曠

郭裏青山雪際臺玉屏斜枕秀江開東風並馬穿花度元
日何人載酒來烟草細分湘浦雨寒潮先動海門雷凭高
會看陽春調驚見瑤華落上台

宜春臺集宴

明 王 喬齡

清秋雲盡露華乾一上高臺客思寬神護龍宮臨碧落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七

涵蜃氣俯驚湍文昌石古苔紋合洗硯池空樹影寒樽俎
何當名勝地遠心猶在倚欄干

筆架山

明 馮其恒

綠滿平蕪石一拳微分數嶂筆牀偏不從萬疊迴巒出獨
與千秋泮水連山樹影臨毫散采江霞色映錦飛箋文閣
再有松煙染指顧量磯錦硯圓

登宜春臺

明 張 春

萬峯迴合紫雲堆一水縈流錦幃開吳楚東南真勝概乾
坤高下信浮埃花枝爛熳初經眼地主逢迎數舉杯
醉吟乘月去定期歸老及春來

郭伯季竹隅招飲宜春臺

明劉松

臺三峽自名州今與王孫結勝遊鐘磬無心驚野鶴琴
尊隨處狎沙鷗城雲初散千峯合烟樹平臨一羣浮甚欲
曳裾凌絕巘可堪才薄賦登樓

東山曉鐘

明陳宏策

迎盈 曉曙色映窗紗鳥度疎鐘過遠符名協東山思謝展
氣隣北極辨劉霞誰輪佛日懸霄漢忽聞宗風轉法華極
日平曠青靄際遲回江上泛金沙

贈彭水部

明吳山

羨君今作治河使却憶扁舟共濟時寒夜客窗頻過酒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六

藝文 七言律

三

流擊節並吟詩風塵擾擾原無定松柏蒼蒼久自知結綬
彈冠如可慶青山綠水更相期

翠巖亭

吳山

翠巖宛在龍江上占斷青山萬疊幽泉石座間成一笑乾
坤高處著雙眸紅塵不到亭常靜明月來時夢正悠老此
巖居何所事清風千古說巢由

贈彭水部

明張春

四郊烟雨馭輕雷水漫河橋畫鷁催聖主正須經國計使
君應是濟川才湖山杳靄開淮甸雲樹霏微接楚臺莫道
玩京都邑盛年年憑仗商舶來

徐仙亭

明黃裳

憑空我欲問徐仙
草徹瑤亭不記年
半卧固知為白石
鶴歸猶復認青天
江萍似斗應曾見
海棗如瓜恐亂傳
惟有寒梅與疎竹
繁風籠月碧雲邊

文昌閣

明侯世屏

中天高閣插江頭
鎖盡稠江萬里流
秀水飛花頻繞帶
春臺疊翠恍懸旒
門前芹藻披風醉
檻外星辰徹夜浮
今古人文關地脈
郡人猶自說盧洲

篆篁館有懷

明譚嘉猷

自憐肺病未曾蘇
且向深林獨據梧
亂木風聲隨遠近
空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九

苔草木自繁
紆漫言五嶽真
禪客仍是高陽
舊酒徒縱使
悠悠俱白眼
寸心還與月同孤

重經昌黎祠懷古再韻

明袁業泗

公昔移潮來楚荒
海天山斗共徬徨
諫書詆佛乾坤定
原道匡儒日月光
萬古人心留不死
千年廟貌祀遐方
而今四海猶多難
願得如公惠此鄉

詠黃郡伯重修珠泉亭

袁業泗

為訪城南踏逕苔
珠泉重對賞心開
澄澄媚色侵桃岸
點點瓊花入鏡臺
幾度昆明啣照後
重驚合浦逐波來
當年樓閣增佳麗
已識騷人作賦才

宜春道中見大守公暇

國朝 笄重光

城中烟井似山中城外千峯遶萬峯欲上高臺看牧馬畏
聞荒戍度歸鴻三苗戈甲何時斷兩稅誅求盡樹空笑爾
昌黎堂內客年來愁苦賦備工

分宜道中

笄重光

宜春臺下分宜路極目山巖虎豹藏一道江流飛野艇千
家山郭付殘陽石橋漫說當年相鐵騎頻傳異姓王我欲
繪圖憑人告九重應有淚沾裳

再任宜陽入境有感示郡人

國朝 王延禎

斜風細雨透重衣山徑蒼茫鳥自飛郭外山橫烟樹台城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頭臺迴薜蘿稀隔江虎豹依然在滿目村圖半又非寄語
袁陽諸父老昔年子晉又重歸

九月二十二日化成巖

王延禎

乘興重過俯碧湍江天秋色集晴巒江前沙暖烟還綠嶺
際楓高葉早丹僧舍淒清松子落仙巖窈窕洞門寒自憐
未是山中客空向青山着意看

宜春臺

國朝 施閏章

高臺聳出赤城霞客到春風正着花曲磴寒烟真鳥道滿
城芳草幾人家雲中疊嶺當牕盡樹杪澄江遶郭斜共說
隋空見鶴嶽憑欄身在楚天涯

許將軍元公置酒語石亭亭是予初構遇雨飲竟日

施閏章

陰崖細靄入青冥坐石提壺向晚汀乍見華筵山鳥怪共
驚急管野樵聽酒酣沾濕從花雨吏隱蕭疎見客星緩帶
雅歌君不忝風流他日記吾亭

初遊洪陽洞

國朝朱 鼐

洞門深鎖白雲間採藥仙人日往還寒澗水流鸚鵡綠蒼
苔花落鷓鴣斑千年瑤草香猶在萬古丹爐火未閒我欲
尋幽最深處不知何日徧躋攀

昌山峽

國朝吳南岱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昌山野渡白雲中閣森森古樹叢兩岸溪聲喧晝夜半
天梵語落虛空人當暝氣全消暑路接灣心自轉蓬莫以
一官悲執掌由來濤夢在松風

九日登宜春臺望昌黎先生祠堂有感

吳南岱

黃花蕭瑟故城隈極目荒祠覆草萊萬里雲山迷北望三
秋鴻鴈滯南來上書祇灑憂時淚搗管何當起傲才聞道
荆湘撤烽火一尊聊向薜蘿開

北郭民有誅茅築室者喜賦

吳南岱

頻年未見棲遲影此日欣聞版築聲尚有鴈鴻書此可

無燕雀賀新成黃花摘去供餐秀碧水流來佐飲醕寄語
桃源諸隱逸此方久矣不知兵

化成巖限韻

吳南岱

谿深沙淺漾輕風曲徑迷人度幾峯好鳥儘教臺檻過青
山不放酒杯空漢唐碑碣捫誰是盧李風流喜再逢勝會
那知身在客漫尋歸路月明中

次前韻

國朝鍾琇

春晴送暖入輕風郭外登臨江上峯荒蕪驚傳碑異代層
巖喜到閣凌空路經絕頂非曾歷山與清心似舊逢野老
不妨環客席壺觴倚杖醉歌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半壑松濤一徑風稜稜層折冠羣峯偶尋古洞天應近爲
上高樓目更空僧舍茶烟鶴夢起江春草色馬蹄逢塵心
久與谿雲靜又到梅花翠竹中

次前韻

國朝施維翰

不怯清寒擘柳風輕衫白袷萬層峯人同闔苑顏生玉影
入冰壺月照空布穀數聲憐寺寂樵柯三兩隔溪逢昌黎
守郡曾來否應有題名石壁中

登宜春臺

國朝周體觀

乘風獨上最高臺漠漠川原古郡開深谷入雲江折去崇
山無路鳥飛回孤城小市人烟淺久戍長征鼓角哀萬里

鄉關歸未得天涯歲暮雨相催

化成巖

國朝周體觀

聞道山巖古洞幽仙人已去洞空留雲中白鶴何時見江
上青峯迥自愁日暮野猿爭客坐天寒落葉滿山樓到來
欲就桃花隱細檢丹方煮石頭

重修秀江橋

國朝張浩

不日功成百丈橋臥虹長莫雨飄搖玉環吞吐盧洲月盡
鷓鴣參差秀水橋俗吏愧非舟楫具高人堪向北坵招即看
多士鍾文筆題柱應追司馬標

昌黎書院

張浩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隱隱遙峯列翠屏崢嶸廟貌望中停樓臺高下春風曠木
葉疎濃古院青諫草當年榮入夢文章此日勒為經試看
俎豆千秋永疑有星雲護石銘

宜春臺

國朝鄭燧

百丈嵯峨倚閣開留春更上官香臺瀟湘水盡寒雲入吳
越山隨夕照來帝子何年移翠輦龍宮千古鎖蒼苔午風
謾謾簷前過遙送泉聲到酒杯

化成巖

國朝廖文英

雲護蒼巖綠帶襟人傳仙指出堪林鷓鴣啼歇松團翠狹
猿悲餘古篆陰石上書聲留鏡月花時流水答鳴琴朗然

飛去不知處天外春秋世外心

昌黎書院成大守李公偕寅屬諸公月季課士恭記

國朝 胡文衡

斗山百代重明裡棖楠鼎崇課士類原道閣前看帶草景
韓堂裏慶傳薪指疑不似鶯湖辨奏後還隨鹿洞新何幸
親承邀德造雲緋星萃後先身

高岡雅詠

國朝 張壽朋

人中巢許白衣冠不愛華軒愛考槃帝女瑤臺雙鳳起仙
郎桂樹五枝攀青山雅足供棋局白日何須問羽翰況我
八公招可致定將鴻寶授劉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詩

陳敬齋表伯沈朗思漢宏兩妹丈同遊化成巖倚壁

間韻

國朝 胡衣德

晴江一艇渡東風爭躡幽巖最上峯水激機舂聲到檻雲
橫屏嶂勢凌空亭邊剩有石堪語洞口渾無仙可逢一樹
桃花當路發年年笑我旅塵中

總宜樓望月

國朝 潘子達

朗峻庾樓高入雲畫欄佳氣自氤氳窗吞河漢知天近幔
捲星辰倚戶勻把酒漫邀花下飲鳴琴疑在鏡中聞蟾宮
此夜誰爲主一段天香此處分

石乳洞

國朝 朱憲

一壑烟霞古洞幽曾乘佳興漫遊遊已聞鶴駕鸞笙遠還
有芝田藥井留病骨可能生羽翼忘機相與度春秋今朝
喜訂重來約不識山靈得許不

珠泉亭

國朝 江啟濂

不知卓錫飛何日照檻盈盈水一川珠泛晶盤看錯落韻
流石罅聽潺湲殘霞碎逐遊魚入明月深隨翠苻牽燈火
牛龕僧卧穩浮名回首埒溪烟

蟠龍山

國朝 劉長發

靈山遠在白雲邊徑轉巒迴望若連鳥道千層環石磴龍
門百丈濺寒泉好風時向松間度清磬遙從竹外傳坐覺
涼生懷袖裏不知身惹碧雲烟

袁山

劉長發

翠聳高峯玉削成祇今泉石帶餘清人因峻潔偏傳姓山
以幽棲亦擅名大小雙螺環北渚東西疊嶂繞江城崇巒
極目窮攀陟想見孤高處士情

步山故址

國朝 陳忠道

層層苔石步青霄嘯傲凌空訪二蕭雪谷朱霞知曉霽渚
田雀舫到初潮龍湫虛豁泉聲咽鳥道縈迴石磴遙呼吸
何由通帝座登高疑得望雲輶

化成巖感舊

國朝 袁起濤

草長莓蕪亂碧蘚登臨記得暮春天雲收翠色花添韻雨
過晴嵐柳帶烟帆影高低移洞口潮聲吞吐近巖前老來
杖策西郊路峭壁依稀似昔年

湖岡臺

國朝 黃在中

湖岡臺上款柴扉松竹侵人翠濕衣澗噴雪濤天際落鶴
通梵語日邊飛林深寺靜僧眠早路曲峯高客到稀極目
雲中千萬里浮生如夢欲何歸

宜春臺

國朝 湯斯祚

春臺何在撫荒邱灰劫茫茫望古愁袁嶺鼓鐘晴入暮秀
江雲樹冷涵秋碧蕪斷瓦昌黎院紅葉西風盧肇洲無那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安掛浮客夢灘聲此夜傍孤舟

鄭谷讀書臺

國朝 嚴宗璧

臨空臺閣許追攀曾有高人此往還花發深林爭秀麗水
維極浦響潺湲星河半落庭前樹雲霧全銷雨後山惆悵
風流今已遠鷓鴣聲韻動江關

登宜春臺

國朝 習廷獻

春臺畫棟逼雲端高踞宜陽縱大觀山接文峯呈砥柱水
奔昌峽倒迴瀾晴光入望關河小瀨氣凌虛宇宙寬莫倚
輶軒徒笑傲萬家都在下方看

宜春臺

國朝 沈起元

望秋却上宜春臺，臺迥秋高倦眼開。
黃葉亂飛袁水去，碧雲中斷楚山來。
文章名士餘殘碣，香火金仙鎖綠苔。
惆悵千年幾興廢，不勝蕭瑟雁聲哀。

春臺曉日

國朝 陳廷枚

平明高望曙光寒，淡蕩春山露未乾。
一隊牛羊依草沒，滿城烟火着風團。
陽回黍谷蒲初綠，日影花磚桂早丹。
士女負暄歌復旦，五雲深處識天顏。

化成晚鐘

陳廷枚

夕陽蕭寺訪山僧，雨後疎鐘萬象澄。
覺世忽傳天上語，冥情猶見佛前燈。
扶藜月影竹千个，滅沒嵐光松十層。
頗怪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江湖名利客，更無餘暇說三乘。

盧洲泊月

陳廷枚

昔時蘭苑化蒿邱，訪古郊原載月遊。
兩岸書聲空梵語，半天春色下漁舟。
玉壺影人平江淨，皓魄香生碧樹幽。
萬里臣心冰一片，荻蘆烟影上樓頭。

南池珠泉

陳廷枚

一灣止水抱城南，照眼珠流淵自涵。
日射波光澄碧海，月寒夜氣繞青嵐。
使君飲馬塵心淡，父老烹烟玉液甘。
十里平疇流蔭遠，何人廉浦愛停驂。

雲谷飛瀑

陳廷枚

奔濤響半岳岳深寒氣四時嚴玉龍怒吼雲千尺蒼
兕驚湍雪一函遠浪排空搖白日飛車控練濕輕衫好風
十里歸鞭路吹送清冷浣俗凡

仰山積雪

陳廷枚

春風萬里盪天驕報道邊城積雪銷時西陲燮理有懷天
意厚山川無恙雁聲遙寒生雲谷龍雙螯翠積冰壺水一
瓢我欲羲和回日馭忍留陰凜在陵若

釣臺烟雨

陳廷枚

一抹江天白鷺飛中流若箇釣魚磯眼前勲業誠餘事竿
上絲綸聊樂饑騷客偶留河畔醉漁人空趁夕陽歸蒲帆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六

十幅來何暮煙雨桐江似此非

袁山積翠

陳廷枚

乾坤納納鳥飛孤大小袁山入望殊日照中峯高士在雲
懸半嶺畫圖無氤氳潤洒桑麻地磅礴靈鍾滄海珠采秀
方將凌絕頂不應踪跡久江湖

暮春偕弟雋亭及同學諸子遊化成巖遇劉孝廉响

邀閱石洞題咏即用壁間韻

國朝 熊日華

披襟亭上獨當風萬疊晴山拱一峯翠竹巖前搖日月浮
雲天末蕩虛空昌黎一去長相憶司戶千年豈再逢石谷
銷沉蚪蚪字足音流響綠蘿中

懸崖一逕度松風洞口新雲起半峯笑折開花香欲破臥
看飛鳥眼全空煙霞甯復愁知己山水何曾嘆不逢語石
亭荒春草綠微聞消息梵聲中
春暖輕衫不受風晴絲一縷繫高峯雙魚連躍江湖動一
鶴孤鳴天地空羽客到今無姓字名山自古有遭逢南華
豈是逍遙地蝴蝶翩翩夕華中

化成巖懷古

國朝魯鴻

選勝當年結構勤野曹猿鶴自爲羣蓮歸古洞春光在石
抱空亭夜語聞千載勳名餘落照一時恩怨總浮雲宜陽
自具江山勝何必平泉草樹芬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五

自湘東遵陸至蘆溪

國朝查慎行

黃花古渡接蘆溪行過萍鄉路漸低吠犬鳴雞邨遠近乳
鷺新鴨岸東西絲纒細雨沾衣潤刀翦良苗出水齊猶與
湖南風土似春深無處不耕犁

冠山閣觀萍水

國朝顏培元

橋連閣外水平溪派向東流轉入西幾度漁歌知境遠一
篙雲影覺天低青旗酒市橫斜岸綠樹人家左右隄別愛
鰲洲風景好數叢芳草自萋萋

楚臺夜月

國朝尙崇年

百尺臨天灝氣涼秋懷何處問昭王洞庭水濶波如練雲

夢山深樹有霜風景幾會分代謝人情空自感興亡憑虛
一曲寒光滿疑是題詩會柏梁

萍實橋

尙崇年

迢遞滄洲舊板橋閒聽漁父話前朝昭王未辨威吳策萍
實先興霸楚謠草木有情青史在江山無恙翠華遙行人
日暮多秋思誰向津亭倚洞簫

萍實橋

國朝 羅瀆祚

客到橋南別有情吳時萍實晉時名羣山樹色平依檻一
道江流曲抱城淺渚靜餘春草碧水鷗閒逐暮雲輕共誰
細數千年事隔岸商船笑語聲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甲

康樂橋

國朝 常維楨

勒馬孤村疏竹外溪流時帶落花輕幽林雨後雲知去野
徑人過鹿未行鳥送春歸聲切切風搖樹晚影橫橫杜鵑
猶自啼深處似有依依不舍情

課農

常維楨

長夏循行徧隴阡村村頻囑莫貪天晨須藿食趨田早晝
莫松陰枕石偏月落記牽門外犢雨過休洩澗中泉課餘
暫息垂楊下多少兒童聚馬前

早秋勘荒宿新庵

常維楨

沿流投止見禪關修竹千竿屋數間僧向溪邊依石坐鳥

從谷口伴雲還低垂綠樹迷幽徑遍起紅霞繡暮山豈是
閒遊恣倩宿巡行只爲惜民艱

重建文廟有感

國朝 宋希商

無端難發起西封慘說干戈到處空百里燎原無吠犬一
城積礫有哀鴻軍營未息烽煙警文廟誰傷草莽中幸際
清廉常邑宰起衰振敝有成功

嚴方伯孟衡

國朝 林有席

介溪水碧鎮潺潺派衍前川灣復灣清德人稱揚伯起義
方家識寶燕山馬肝拭後餘華髮鹿足憑時駐舊顏何似
蜀江江上石寢門高臥色爛斑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黃太常湜

林有席

國本全憑老太常先生東角語難忘申韓未敢空陳策吳
楚從來欲僭王嗜殺劉忠如病虎流言管叔亦貪狼回思
四百年前事碧血淋漓照夕陽

嚴壺嶺

國朝 鄧嗣禹

偷閒時復陟嶙峋石磴盤空迥絕塵到眼雲煙騰靄靄沾
衣嵐翠溼勻勻林花着雨飄香遠山鳥當風送語頻仰止
有心懷岱嶽敢云身作最高人

南岫菴

國朝 林有彬

木落高風萬壑哀長空幾點雁飛迴乾坤睥睨排空去吳

楚山河入望來縹緲仙蹤悲浩劫年年佳節想登臺穿松
日暮尋幽徑月照疏林把酒杯

綠陰亭和袁皓韻

國朝 歐陽薰

多才太守足風流吟倚危亭麥正秋兩岸樹陰遮水面一
軒山色簇江頭朝中譽遠思田叔物外情高想許由輕掛
雲帆又東去不堪從此憶僊舟

聰明泉

國朝 鄧錫禮

老去空餘弔古情歸田閒步小西城沿溪載訪前賢蹟有
井能留後世名通籍無須談甲第讀書時覺羨聰明定知
宋代官聲好一勺親嘗水味清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盧狀元肇

國朝 袁壽齡

閒將逸事綜前朝賦就天河又海潮學術能師韓吏部功
名不黨李文饒千秋介節傳盧石一代雄才奪錦標遙望
狀元洲畔水風光此日未全消

黃忠愨公祠

袁壽齡

謀翦強宗志在燕平生遺恨失金川新朝科甲無雙士歷
代文章第一篇人笑皇孫供燕啄天憐碧血與牛眠精忠
昔感風雷異原澤今逢雨露偏

仙臺山

國朝 嚴宗定

仙女從來不下山特穿山屐入煙鬟鏡臺攬照人千古蓬

鬢時梳月一彎羞作巫雲攜雨至待題紅葉送秋還指揮
遠近峯巒列更乞天花點玉顏

彭徵君釣臺懷古

國朝 袁一菁

當年垂釣幾經春寵錫翻令愧隱淪濟世無心煙水痼聖
朝有道帛書掄十行御札馳中使一甕閒雲戀逸民漫道
徵君同鄭老至今猶說舊絲綸

湖岡臺

國朝 易家驪

山中寂靜啟禪扉屈曲松梢擁鐵衣別徑風傳花氣繞叢
林雨過鳥聲稀參差遠岫浮千壁浙瀝幽巖響四圍最喜
山僧望日月悠然頓與世相違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三

湖岡臺

國朝 袁起涵

翩然遣興眼前途為愛湖岡景物殊怪石嶮崎凌北斗香
臺盤鬱俯南湖雲移塔影花枝瘦雨過丹池草色腴縱步
只宜攜酒賞幽篁深處喚提壺

飛劍潭

國朝 張一清

萬里奔騰出此中更誰倚劍耿長空傍巖欲釣波心月出
峽先乘谷口風噴石草翻蛾子綠湧磯花沒雉頭紅壯懷
恍惚延平過破海終看戴角龍

靈泉

國朝 袁克生

一泓水鑑最澄清自是靈源巧綴成影映晴光懸日色波

生綺縠名雲情臨流宛對桃溪曲聆傷如聞琴韻鳴此日
錦鱗時獻瑞芹宮彩筆煥文明

上真觀

國朝 蔡文鸞

路轉山根草四圍石橋斜渡釣魚磯地臨春水鴻鳴近樹
帶朝陽鵝影稀道院霧沉疑虎伏禪堂磬響識僧歸行遊
到此情無極一片浮雲是客衣

宿法雲院

國朝 袁人伯

虛堂夜靜悄無聲耿壁孤燈暗復明半榻茶煙遲客坐一
庭花月契詩情身依佛座心俱寂臥到禪房夢亦清陡覺
晨鐘驚宿鳥窗前聚噪報新晴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四

化成巖

國朝 潘士豐

屐齒探奇屈曲尋參差古木鎖煙深巖宜習靜耽跌坐松
解投機響梵音涼雨洗開千嶂色濃雲時送一城陰溪山
我輩都知己舉酒相邀質素心

文筆峯

潘士豐

當年拔地立基初一柱擎天卓筆如煉石近城封管字花
磚向日拜中書月明雁影傳奇字秋老蜚聲賦子虛占斷
江天風景秀霞箋濃寫兩飛餘

筆峯野望

國朝 袁克紳

筆峯高插五雲間一任春秋自在還霧合乍疑霜嶺凍雲

深漸覺墨莊環編年紀月情無盡染翰刪詩興未闌聞說使君曾入夢曲江宴罷得餘閒

蟠龍山

國朝 袁廷鈞

幾回盤曲入雲隈歷盡羊腸古寺開峭壁嶙峋從地聳飛泉灑落自天來野僧經夏不知暑山客題詩欲掃苔漫道蟠龍終隱伏會須霖雨走風雷

桃源洞觀石鐘石鼓

國朝 黃抱奇

避世秦人不紀年嶙峋怪蹟各森然歌鐘彷彿雲端送上鼓依稀檻外傳響徹山僧無覓處音隨漁父棹歸船源頭現在鈐岡地何必武陵訪若仙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聖

占星閣

國朝 胡壽先

崢嶸名閣倚天邊極目層霄斗柄懸西望青山來楚道東流白水下吳川晴雲到榻留還去帆影移窻斷復連爲念張公遺世後閣前春草尚芊芊

化成巖

國朝 彭維舉

層層石磴薜蘿叢煙水蒼茫一派通亭館於今留斷碣松杉依舊嘯春風草荒曲徑雲連寺花落禪堂鳥下空極目南天憑眺遠夕陽江外數青峯

龍洞

國朝 鍾師唐

和風暖日兩相招踏破溪間第幾橋人說五丁開嶂骨我

愚雙屐躡山腰雲根種地誰能翦雨意懸巖未肯消劍化
梭飛君莫訝養成頭角待翀霄

春臺晚眺

國朝 易曰廉

何處登臨望最真綠楊城郭古宜春臺牙吳楚從前界詩
待盧黃以後人歸鳥共隨殘照下落花偏與晚晴新何須
王粲登樓賦日日他鄉寄此身

釣臺烟雨

易曰廉

昔人幾載釣魚去此地猶堪泛釣船古跡摩挲餘一石荒
臺寂寞已千年灘聲雜沓芳洲雨樹影微茫遠渚烟更有
輕裘兼短笠依稀來往白雲邊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律

五言排律

哭

金鰲洲書院

國朝 易樹年

一洲盤踞水中央創始何年結構良碧瀨洗心空翳障新
筠到眼悟文章樂羣儘得他山助敬業方知古味長願與
諸生同努力鰲頭咫尺快飛翔 左右有匾曰敬業日樂羣

五言排律

送從弟豫貶袁州

唐 劉禹錫

何事成遷客思歸不見鄉游吳經萬里弔屈向三湘水與
荆巫接山通鄢郢長名嗟黃綬繫身是白眉郎獨結南枝
恨應思北雁行憂來酷楚酒元鬢莫凝霜

重歸宜春寄朝中知己

唐 袁 皓

水香甘似醴知是入袁溪黃竹成叢密青蘿夾岸低暖流
鴻鵠戲深樹鷓鴣啼黃犬驚迎客青牛困臥泥有村皆績
紡無地不耕犁鄉曲多耆舊逢迎盡杖藜殷勤傾白酒相
勸有黃鷄歸老官知忝還鄉路不迷直言干忌諱權路恥
依棲拙學趨時態閒思與牧齊稻梁饒燕雀江海溢鳧鷖
昔共逢離亂今來息鼓鞞穴鼠重燒布水蠶仁吐絲直須
天上手裁得領巾披

仰山

宋祖無擇

維南牛斗下萬仞聳崔嵬日上光先占江盤勢却回一方
蒙雨露幾處對樓臺不逐秦鞭去曾經禹載來雲生峯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五言排律

七

淡水泮谷喧厓險外煙嵐變深中洞府開巖花春灼爍谿
鳥暖鵲毳飛瀑含清籟飛龍走疾雷平川蕭廟閤半腹鄧
壇推精蘊瑤瑰寶竒鍾杞梓材僧軒宜薜荔樵徑怯莓苔
旁睨龍洲橘前瞻庾嶺梅仙經饒地肺賦筆遜天台神物
多靈貺農田少旱災隱居須獨行吟詠亦難才未脫紅塵
累徒嗟白髮催夢頻生枕席賞每到樽罍預恐瓜時代圖
歸作醉媒

秋日遊化成巖感興寄局中諸君子

國朝

楊應瑤

衛公留跡處乘興遠探尋初地雲霞古幽巖藓磴深荆蘿

志險澁扶杖歷崎嶇洞已青蓮闢軒猶翠鬪陰提封歸掌
握圖畫入登臨俯仰香燈寂徘徊景物森懷人思往哲卽
事費清吟既許身爲國何妨口鑠金太和年邈邈長史跡
駸駸炎微遭重貶丹旻獻六箴孤忠看自昔雅道感從今
茂叔傳光霽昌黎擅藝林文章欣可述理學更須任且從
編摩役聊抒賞析心周官陳禮樂禹貢別瑤琛曠識參凡
例虛衷聽酌斟春秋存特筆史記有遺音要使康黔首毋
徒拂白蟬同人遙在望灝氣正盈襟素業眞堪託浮榮詎
足歆江湖雙老眼節序一秋砧詩罷重回眺蒼煙起夕岑

干叟宴紀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五言排律

甲八

恩詩

國朝 劉大智

臣本寒門士江鄉食楚萍爰

恩儕齒序誌感切心銘史館叨

封秩

臣以子鳳詒官翰林學士疊蒙恩封

兒曹憶課經

特科逢六啟臚唱第三聽敢快泥金捷教依杖火煖文章
期報國詩禮媿過庭就養娛華白勤官勗汗青拔茅邀
御試視草頌詞聽勉以儒臣職奚堪學子型遽膺持節
命益戒濫竽聆薄采芹池秀偕登桂岫馨全家

天祿飭昨歲使輅停

臣子廣西命日

學政代還臣偕詣闕下復恩旨垂詢臣年歲准預斯

宴聞

詔徵千叟希光祝

億齡當春朝

紫極垂老叩

形廷鼎饌初嘗鸞瓊漿滿泛醴章身錦璀璨如意玉瓏玲
拜

賜歡無量賡歌

壽且甯自知矜寵至曷罄語言形晚遇甘回蔗新年瑞數
莫願承康爵屢珠斗朗弧星

五言絕句

寄鄭谷

唐王貞白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一 五言排律

四九

五百首新詩緘封寄去時祇憑夫子鑑不要俗人知

慶豐堂十閒詠

宋祖無擇

吏散鈴齋掩閒眠到日斜無端是春夢容易繞京華

鄭聲良可厭閑按七絃琴欲識調絃意理人先理心

年長身多病閒抄已試方未甘先犬馬畢命報恩光

青山日相對閒看白雲生誰謂無心出中含濟物情

晚按三杯後閒烹北苑茶色香俱絕品雲泛滿甌花

偏州賓客少閒作道家裝迹靜心還靜逍遙覺日長

雨露輕埃息閒吟面曲池游鱗時對擲雙破碧漣漪

朝來因試筆洲答故交書莫怪音塵絕吾心與世疎

潮老無功業閒思惜壯年桑榆如有待猶可勒燕然
晴軒足清趣閑與鶴開籠寄語北山侶無驚蕙帳空
記萬載風俗三絕
祖無擇

居民覆其屋大半施白瓦山際雨三家如經新雪下
官酷米爲麴釀出成紅酒里社醉豐年便是宣城耐
田中多峭石蒼玉亂欹斜怪似湘中見封域近長沙
化成院二首
宋 孔武仲

化成真化出絕險起朱欄直下臨無處江城一掬看
登覽多清興衣襟有白雲松風不知際山籟坐中聞
萍鄉
宋 劉克莊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五言絕

三

聞說萍鄉縣家家有絹機荒年絲價貴未敢議寒衣
崇信觀
宋 陳 裕

漠漠山城裏秋深寒氣生江村煙雨內遙望不勝情
題分宜縣橋
元 郭 鉅

雲從溪北生雨過溪南響溪上蓑笠翁倚闌看水長
東湖
國朝 熊日華

風漾水中石舟橫山澗月白露澄微波水天同一色
宜陽道中
國朝 魯 鴻

暑倦馬行疲松陰鞭暫駐孤雲連雨飛目極斜陽路
翠巖寺
魯 鴻

古寺遙臨水招邀得此君
梵聲與清磬疎冷入秋雲
六言絕句

寄李袁州桑落酒

唐 郎士元

色比瓊漿猶嫵香同甘露仍春十千提携一斗遠送瀟湘
故人

秀江卽事

國朝 熊曰華

燕剪春風河上人鋤細雨山根煙影一帆遙意生涯半入
江村

龍河晚眺

國朝 魯鴻

芳樹落霞綺麗淡雲將雨清酣遊望海鴻歸去聲聞江北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五言絕 六言絕

三

江南

七言絕句

夜發袁江寄李穎州劉侍郎

唐 戴叔倫

半夜回舟入楚鄉月明山水共蒼蒼孤猿更發秋風裏不
是愁人亦斷腸

袁江口憶王司勳王吏部二郎中起居十七弟

唐 李嘉祐

京華不啻三千里客淚如今一萬雙若箇最爲相憶處青
楓黃葉入袁江

楚昭王廟

唐 韓愈

邱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
間茅屋祀昭王

尋易景說尊師不遇

唐崔江

爛熳紅霞光照衣苔封白石路微微華陽洞裏人何在落
盡松花不見歸

郡城聞猿

崔江

怨抱霜枝向月啼數聲清繞郡樓低那堪日夜有雲雨便
似巫山與建溪

煬帝壇

唐王觀

大業君王萬里行玉輿此地昔曾經荒淫自是違天意不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聖

省當年見德星

黃花驛

唐薛逢

孤戍迢迢蜀路長烏啼山館客思鄉更看絕頂煙霞外數
樹巖花照夕陽

上蘇使君

唐伍唐珪

江西昔日推韓注袁水今朝數趙祥縱使文翁能待客終
栽桃李不成行

寒食獻衛景溫使君

伍唐珪

入門堪笑復堪憐三徑苔封一釣船慙愧四鄰教斷火不
知厨竈久無煙

龍興寺

唐 易 恩

百尺古松松下寺寶幡珠蓋畫珊瑚閣庭甘露幾回落青石綠苔猶未乾

盧肇讀書臺

唐 鄧廷簡

鍾山高高鍾水綠昔有高人在幽谷臺荒只見草萋萋萬卷不留誰更讀

送春二首寄呈祖袁州

宋 李 觀

去年春盡在宜春醉送東風淚滿巾今日春歸倍惆悵棲遲不是去年人

東君此去幾時來雪裏梅根待暖回莫似山家寥落甚蟠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三

桃千歲始重開

宜春臺

李 觀

謫官誰在外蓬萊惟有宜春最古臺千里待看毫末去萬家攢作畫圖來

萍實里

宋 黃庭堅

楚地童謠已兆祥果然所得屬昭王若非精鑒逢尼父安待佳名冠此鄉

葛仙壇

宋 周 允

稚川不戀晉衣冠勾漏燒成九轉丹行滿已隨鸞鶴去後人徒爾拜空壇

雨湧泉

宋周兌

楊岐山下出靈泉與海相通亘古傳洶湧便知天欲雨爲
言陰石不須鞭

化成巖

宋張嗣古

雨餘山石洗孱顏臥虎蹲羊各自閒杖屨貪穿秋色好不
知衣惹蘚痕斑

迢迢綠野送平流喚得風光入小舟撐破蘆花波底月淡
煙衰草不勝秋

長松吹斷晚來風水底輕溶落照紅獨立黃昏無一事好
山忽在暮雲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四

登妙高亭

張嗣古

雨栽綠錦五成畦風捲黃雲下照溪點點平山明落日漁
舟撐取暮霞西

到袁州

宋朱子

馬蹄今日到袁州山木蕭條四面愁多謝晚來風力勁翎
雲寒日共悠悠

袁州刺史幾何人韓李流芳獨未泯道喪時危今日意九
原遺恨一時新

袁州道中作

朱子

今朝已是臘嘉平我獨胡爲在遠行白髮荷門應注想青

山聯騎若爲情

分宜晚泊江亭望南山之勝絕江往遊將還而舟子不至擇之刺船徑渡呼之子與伯崇伫立以俟因得

朱子

寒水粼粼受晚風輕舟來往思無窮何妨也向溪南去徙倚空林暮靄中

過袁州人言石乳洪陽之勝不及一遊作此

朱子

人道歸雲未足誇洪陽石乳更餘衍連環一夢難紆軫回

首西風又日斜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五

宜春溪上

宋楊時

斜斜疎柳照清漪藉藉殘紅自滿溪刺眼藤梢牽不斷欲尋流水路還迷

定叟弟頻寄黃葉仰山新茅口占小詩

宋張栻

瘴雨昏昏梅子黃午牕歸夢一繩麻江南雲映忽到眼中
有吾家棠棣香

集雲峯頂風霜飽黃葉洲前水石清不入貢包供玉食祇
應山澤擅高名

坡公貶草茶未爲確論予謂建茶如臺閣勝土土茶之佳者如山澤高人各有風致

木易
瓶也

仰山

宋陳袞

絕頂龍洲照碧空
落雲殘霧畫重重
斜陽一掃羣山靜
畫出溪南雪後峯

仰山

宋李叔銓

煮茗徘徊溪上雨
杖藜徙倚竹間風
塵埃不縛雲煙步
又入清涼境界中

仰山

宋陶定

蕭然清境世間稀
巨竹喬松合翠微
一徑巧穿雲外去
鐘聲依約送人歸

小仰山

宋蕭炳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美

萬丈青山插碧天
真人煉藥石依然
功成自此飛昇去
屈指如今八百年

抵袁陽

宋施德

聲聲啼鳥叫鈎輈
山自巔岈水自流
西望長沙三百里
行人道是古袁州

曲磻縈紆樹密蒙
放船正值棟花風
王程不及村南好
水碓無人晝自舂

黃花渡

宋阮閱

曉渡黃花溪水湍
鳴榔身在小沙灘
盤斜曲踏畚田去
露下星稀霜月寒

宣風道上

阮閱

馬蹄西去夕陽催濃淡寒山翠作堆北鴈無情怕秋熱帶
將寒信過江來

湘東驛至萍鄉

阮閱

萍鄉路與醴陵通溪上長亭草木中行盡江南有山處門
前隔水是湘東

萍鄉

阮閱

春盡江南歸已遲湘南風雨度花時無因親取湘江色携
看江屏畫竹枝

分宜

阮閱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七

扶疎碧樹想吾廬近隔清江幾舍餘少聽光風吹剩水未
妨蕭寺曝新書

萬載

阮閱

門橫路斷竹爲籬雪色漫漫瓦屋稀

居人以獨木爲瓦
覆屋望之如雪黃

頌青腰墟市罷

男子葛布婦人青裙
三日一墟其俗頗陋

盡沾紅酒夕陽歸人

皆飲
紅酒

春波亭

阮閱

數葉荷衣一短檠春波亭上倚斜暉無人會得詩中話凭
盡欄干又獨歸

洪陽洞

宋劉清之

稚川仙去憶浮邱携客巖前問舊游懷古臨風一杯酒
花楓葉不勝秋

過蘆溪

宋王觀

蘆蕭溪水碧粼粼洞鎖煙霞別有春亂石只聞多誤馬
挑花不是解迷人

毛仙山

王觀

雪鬢雲消次第開玉童家住此山隈只從道眼潛窺破
落盡巖花更不來

玉女峯

王觀

層折山花寄阿魔茫茫仙意果如何千年舊跡今蕪沒
惟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庚

有長松掛辟蘿

黃花渡

宋姜迪

回首瀟湘二十春江南投老未安身如今再過黃花渡
遙想湘山似故人

大通院

宋張南仲

古寺臨川大道傍老僧慣見馬蹄忙洪鐘尙記唐光啟
幾度高樓下夕陽

宿蘆溪開化寺

宋郝大聲

可惜邯鄲夢未成數敲僧舍粥魚聲一作魚寒燈有意催人
起早踏沙溪曉月行

玉虛觀

宋 范成大

觀去宜春二十五里許君上升時飛白茅數葉以
賜王長史王以宅為觀觀旁至今有仙茅極異常
草備五味尤辛辣云久食可仙道士煮湯以款客
白雲堆裏白茅飛香味芳辛勝五芝採葉煮泉摩腹去全
勝石髓畏風吹

江西道中

宋 劉克莊

丁男放犢草間嬉少婦看蠶不畫眉歲暮家家禾絹熟萍
鄉風物似幽詩

落梅堂

宋 蔡 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堯

何人度曲有新工吹入梅花短調中但覺斷雲低落日不
知香雪暗隨風
萬點瓊英散不收孤城月墮四山幽幾多畫角風前意莫
向梅花落處求

經湘東

宋 侍其備

醉中忽忽到吳頭望見長沙却倦游不逐征鴻過湘浦還
隨流水下南州

萍鄉道中

宋 黃 昇

路入萍鄉信馬行野花香好不知名官卑無補公家事時
向田間問耦耕

羅霄洞

宋僧德最

江南二月春無邊谿竹十里花爭妍兒童且莫吹羌管我欲臨流枕石眠

南泉丈室

元虞集

鑪香滿座兩垂簷借得方牀午夢甜泉上老龍還記取山翁曾此聽華嚴

白巖山永清院

元歐陽元

道人獨坐白巖阿巖下皚皚白石多曾到普陀南海岸白華無數擁盤陀

清暉閣

歐陽元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李

巖前高閣扁清輝碧瓦朱甍映翠微老子懸車還故里倚欄何日看雲飛

鍾令公讀書巖

元滕賓

巉巖石室漱江東昔隱唐官越國公勝迹不磨遺像在書聲時落半天風

宜春舟次

明陳宇

客塗寂寞曉風寒舟次宜春近石灘苦竹叢深山鷓雨令人却憶鄭都官

仰山祠

明王守仁

特修江藻拜祠前正是春風欲暮天童冠儘多歸詠興城

南兼說有溫泉

古廟香燈已有年增修還費大官錢至今楚地多風雨猶道山神駕鐵船

登宜春臺二絕

王守仁

宜春臺上還春望山水南來眼未嘗却笑韓公才多事更從南浦羨滕王

臺名何事只宜春山色無時不可人不用煙花費妝點儘教刊落盡嶙峋

宜春臺仰山祠步陽明先師韻

明 鄒守益

高樓俯瞰萬家春帶雨穿雲更可人四顧峯巒如浪海中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空

流屹立自嶙峋

優詔歸來又一年愛山不用買山錢興來欲啖安期棗笑問山神借鐵船

望雲亭

明 詹景鳳

孤亭巍構鳳凰東萍實重山蒲沼中欲奉北堂邳水遠白雲遙望日長紅

曇華寺

明 陸世勣

龍泉此地稱佳勝老吏偷閒且暫登無數曇華巖外落老僧石上說傳燈

望雲亭

明 簡繼芳

天際山頭若鳳儀使君亭構有新碑徘徊終日緣何事一片孤雲萬里思

次萍鄉

明羅欽順

邑小猶能滿萬家山耕溪釣足生涯倦來不暇聽更鼓睡覺東窗月已斜

分宜道中

明王士昌

野菊花黃楓葉丹衝寒日日據征鞍擔囊行旅休相訝蠻尉於今屬漢官

瞻思臺

龍孝子廬墓處

明歐陽材

重來廬墓倚斜暉雲掩松楸欲掩扉一自蓼莪詩廢後有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空

誰更舞老萊衣

書分司壁

明夏寅

一萍千古得名鄉國號雖存芋姓已好鬼逐巫皆舊俗却無祠屋奉昭王

萍鄉

明楊載鳴

故園煙樹渺蒼蒼楚水巴山去路長最是孤懷無賴處亂峯飛雪度萍鄉

武功山 二首

明馬猶龍

知坐茅菴翠幾層懸猿猶戲萬年藤白雲峯頂千秋月深夜寒光照定僧

獨有空林出梵音
愛山不覺住山深
閒來欲問齊雲路
落葉蕭蕭不可尋

縣廳書事

明 袁 采

庭下幽花照眼醒
綠陰成幄晚風清
何時拋擲銅章去
小艇煙波弄月明

遊洪陽洞至半而返

明 張 銓

人間何處覓蓬萊
洞府幽奇此地開
却笑凡身仙骨少
未窮靈境便歸來

化成巖

明 傅行簡

巖石虎走萬山揖
長江龍蟠百舟集
梅花已晚桃花明
馬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三

上東風彩雲濕

獅巖

明 劉芳譽

獅踞巖空蹟尚留
書巖人去幾春秋
世間事物消磨盡
惟有寒灣長對流

化成巖

明 祝德修

巖竇幽深風且柔
旒磨蒼壁紀重游
竹林恰喜七人足
京兆何如五日留

聖岡靈祠

國朝 熊大彬

一夫作難誦雄圖
靈爽遙應倦故都
當國是誰容至此
茂宏原自愧夷吾

分宜夜泊

國朝 施閏章

橫江石鬪亂流通夕照漁舟冉冉紅渡口
婆娑看不盡寒泉深寺綠陰中

狀元洲

施閏章

鷓鴣城下水東流草色青青過白鷗
漫把浮雲看富貴至今人說狀元洲

袁州讀鄭守愚集

施閏章

高文冰雪寸心孤笑殺人呼鄭鷓鴣
秀浦城南君故里江山何事一詩無

野見

國朝 吳南岱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齋

屋傍巖根窗傍溪綠楊翠竹自東西
兒童饁罷日方午樹上老鷄三四啼

溫泉

國朝 鄭燏

千山攬遍未須錢薄暮荒村又得泉
熱不因人寒不冷亦狂亦狷亦神仙

仰山家守愚公讀書處

鄭燏

大仰岡巒映碧潯鷓鴣聲倚古松陰
萬山煙雨孤燈下應有雙龍聽夜吟

鍾山峽

國朝 鄧廷言

古往今來事可悲江山長是昔人非
花開花落知誰主惟

有年年蝴蝶飛

昌山

國朝 晏斯盛

崇山如劈兩峯青
水激山梁似建瓴
穩挂片帆凌絕壁
東風遣使借山靈

仙臺假寐

國朝 趙炳旭

峭壁孤雲傲翠屏
微風殿角散幽馨
石牀棲定華胥夢
滿樹流鶯啼不醒

昌山道中口占

國朝 張世綏

驢背容人飽看山
洪陽咫尺白雲間
東風一路歸鞭杳
吹送詩思任往還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全

青蓮洞

國朝 方直

氣結清虛香欲開
芳心未許老莓苔
泰華此去浮雲渺
玉井應知並蒂來

語石亭步月

國朝 陳繼道

石亭月冷照泉流
滌暑多應午夜遊
古刹斜懸空際影
一聲清磬萬山秋

狀元洲

國朝 梁穆

一灣流水千株柳
盧肇當年構草堂
我欲題詩頻闔筆
宣城七字在宜陽

鄭守愚

國朝 江為龍

篇署雲臺真俊逸同時李杜可齊驅緣何一代風騷去卻
只人呼鄭鷓鴣

盧洲

國朝 劉長發

一簇寒煙鎖碧流野僧乘月渡扁舟人間莫訝無仙島又
見蓬萊第幾洲

雲峯道中

國朝 宋希商

盛夏炎蒸按轡回雲峯迎我入雲隈無端風雨前村過剩
有餘涼馬上來

紫蓋山

國朝 辛 嗣

偶上龍山第一峯禪關時有白雲籠高人身在蓮花府隔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奕

斷煙嵐數十重

竹山洞

國朝 張 鏊

洞門虛廠幾重關怪石玲瓏水竹間蒲地白雲春雨後風
香數樹碧桃閒

秀江道中

國朝 魯 京 新城

雨絲風片綰愁輕盡日孤舟十里程夢入層灘穿詰屈岸
花吹送鷓鴣聲

萍鄉驛館

國朝 張鵬翀

黔陽萬里接炎荒遠夢先愁度夜郎行盡三春程未半萍
踪今日過萍鄉

秀江道上

國朝 湯斯祚

峽偏江深午日微老鷓愁嘯下危磯榜人扼險爭呼噪攫食前頭竟不飛

十里五里分宜路鍾山昌山重塞天未必瞿唐遠過此此中三峽怪來傳

石盡江谿駭浪巾薜莎深碧爰澄泓棹聲驚起白鷗鳥一半青山飛去明

黃花去歲峽旁磯孤夢新霜重着衣正是宜春江上燕年年十月老忘歸

兩過秀江十月見燕

萬載山中追和同年辛景洵題壁原韻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李

國朝 熊日華

風高鶴嶺羽書遲飲馬巖城欲暮時十八渡頭飛鳥盡一緘米雪故人詩

夏日過月臺山寺

國朝 魯鴻

康樂風流蹟已陳卅年手澤尙重新

寺有先大夫通政公題額老僧未解沈吟意翠竹蒼松是故人

蟠龍山

國朝 袁一菁

雲飛谷口渡寒泉山到蟠龍古剎傳歷劫不灰三乘法鐘聲猶自破晨煙

遊萬載上鄉三絕

國朝 李榮陞

有元鄉校盛江南下里生徒鹿嶽參辛苦榮甥恢廟器祇
今無路覓張巖獲富里

晉世名流蹟可思襄陽建業往來疲彥威於此留貽厥燕
沒書堂紹者誰書堂村

正議不磨萬古傳正峯不缺一錐圓卓哉此筆尼山授漢
晉春秋綱目先卓筆尖

雨渡袁江

國朝 袁壽齡

遠近峯巒半有無江南江北影模糊扁舟飛渡桃花浪人
在長橋煙雨圖

因公事至集雲峯西林寺題

國朝 陳 崑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七言絕 詩餘

矣

馬蹄得得上高崗甫卸征鞍謁梵王最是一簾新雨後稻
花風送晚來香時七月

禪房寂寞嫩涼歸燈影淒淒月影微夜半不知僧課早誤
聽官鼓起披衣

詩餘

萍鄉道中

宋 范成大

酣酣日腳紫煙浮妍暖破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氣午夢
扶頭 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穀紋愁溶溶曳曳東風無
力欲飜還休調寄眼兒嬌

宜春道中野塘春水可喜有

舊隱 范成大

塘水碧仍帶麴塵顏色泥泥穀紋無氣力東風如愛惜
恰似越來溪側也有一雙鷓鴣只欠柳絲千百尺繫船春
弄笛 調寄謁金門

徐仙亭

宋卓世清

流水一灣西晚坐孤亭靜不見高人跨鶴歸風竹搖清影
往古與來今休用重重省十里梅花雪正晴月掛遙山冷
調寄卜算子

萬載煙雨觀

宋趙師俠

江流清淺外山色有無中平田坡岸迴曲一目望難窮波
面白鷗容與沙際野航橫渡不信畫圖工路入神仙宅翠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詩餘

李

鎖梵王宮 俯晴郊增勝概氣橫空雲林城市層列知有
幾重重更上危亭高處徙倚欄干虛敞象緯逼璇穹要盡
無邊景煙雨看空濛 調寄水調歌頭

宜春珠泉

明吳之直

青衫白袷城南路坡陀側一窻靈泉深注綠淨絕纖塵照
見人眉宇滾滾素沙爭沸湧更歷歷珠璣迸吐無數想潛
通地脉天風暗鼓 疑向繡嶺宮前把驅山神鐸湯湯移
貯爭似此中涼况復清如許人是延陵吳季子便飽酌何
慚子女歸去載滿船瓊液誇他南浦 調寄珍珠簾

金石

唐

朱之問題龍鳴寺額 在萍鄉龍鳴寺

蘇將軍廟碑 在萍鄉縣東蘇將軍廟 唐歐陽詢書今不存

房相國瑄碑銘 柳宗元撰李華銘 刺史王涯為刻石

僧至閑甄叔禪師塔銘 在萍鄉縣北楊岐山唐大和間僧 至閑撰僧元幽書

劉禹錫乘廣禪師碑 在萍鄉楊岐山下劉禹錫撰並 書劉申錫篆額今存見集古錄

黃頌文宣王廟碑記 在學宮 今不存

南平王鍾傳鐘 在郡北開元寺唐光啟三 年洪州刺史鍾傳所鑄

南唐

徐鉉上真觀碑記 在牙宜 今不存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金石

李

宋

徽宗崇甯四年御碑文 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上行而下効 則政修而民安朕奉承先志述而

行之靡有遺舉又更法定令布在天下凡為民而已吏 怠不虔輒因緣為姦託法以便私倚令以騷眾法以便

民而反戾於民豈朕志哉蓋部使者廢於舉察州縣苟 簡無愛民之心有害法之意宜令諸路監司悉力奉行

有懷姦廢法不如令者按罪 以聞仍令御史臺體訪彈奏

理宗寶慶御碑文 朕親御路朝首興教化士風所繫尤務 作新比年以來習常澆漓文氣卑齷純

厚典賈視昔歉焉豈涵養之未充抑薰陶之或闕咨爾 訓迪之方毋拘內外之殊各究乃心俾知所嚮矯偏適

正崇雅黜浮使人皆君子之歸如古 者賢才之盛副予至意惟爾之休

慶宗咸淳六年牧民訓御碑文 惟天生民惟君司牧都鄙 盈區分劃九服乃建州伯

此維與宅民吾同胞咨爾保 昔藝祖紫雲一誓睠焉牧養 言如天地爾念哉悉爾心

祿祇頌說迺惠迺康惟庶惟平惟爾典常視民如身視
郡如家視屬庸如子是可以為民父母矣勉旃愈往各
勤我班
瑞之分

王冀公題樓霞閣額 在城內 高真觀

黃庭堅寶積寺碑 在萍鄉縣南寶積寺宋崇甯元年庭堅主
書并書樂靜室德味厨入還堂額又嘗

書府城仰山
寺額今無存

三絕碑 在府學內叢桂堂宋州守祖無擇建學盱江李觀
記河南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額世號三絕

祖無擇慶豐堂碑 舊在府儀門西宋州守祖無擇撰河南
柳淇書京兆章友直篆額文詳藝文

阮閱修城記碑 在府署儀門
前詳藝文

趙資道六君子碑 在州宅西軒宋宣和中因齋前生竹六
根不疎不密若雁字然州守趙資道立

以六君
子名之

袁州府志 卷九之八 藝文 金石 三

韓綜李衛公祠碑記 在化成巖宋郡守韓綜以衛公
讀書於此記其事刻石巖上

張魏公浚四益碑 在郡齋四益堂宋張魏公
書其子郡守栻為刻石

元

袁州路修建記碑 在府署儀門
前詳藝文

明

袁州府糧則始末緣由碑 在府署儀門
前詳藝文